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六冊目次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二）（宋）張君房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雲笈七籤 一百二十二卷（一）

（宋）張君房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諸家氣法

宋白玉蟾撰

用氣集神訣

神集於虛桑榆子曰虛無蓋為象也而安於
神也心中智者也安而無欲則神實實為精
王而氣和正如此之時一任所之唯久彌善
行之不已體氣至安謂之樂天樂天者虛而知
之者樂天則壽身外虛空亦天也身內虛通
亦天也習之久久乃明生焉虛中生白窓自
內知之久習彌廣而精上合於明明則內發。
即可修用是以道君保而傳之於至人以助。
自然以調元化修之於身而應於天犬乃五
行順斗地乃五嶽安鎮人乃五藏保和神乃
五靈運御是故性虧五德凶惡順焉真人存
用五氣法先當勿食葷血之物勿履淹污絕
除欲念被身口意三業清淨別造一室沐浴
感潔以立春日鷄鳴時面月建寅方平旦坐
調氣服日叩齒三十六通叩齒欲深而微緩
漱咽津液嘗目左右各三掫閉目都忘萬
慮放于太空無起無絕良久覺身中通暖當

摇動支體任吐納氣即又調息當抱守氣海
朝太淵北極丹田真官稍用力深滿其太淵
則覺百關氣歸朝其內也如此數過復冥心
太空若東方洞然無有隔礙徐舉引氣使極
存見五藏覺東方青帝真氣從肝中周廻內
外一體念身中三萬六千神與青帝真氣合
又調息咽液良久起立再拜事竟如此日日
勿閒至驚蟄面卯也盡卯節至清明日面辰
存黃氣從脾中周廻內外洞徹也至立夏日
面巳存赤氣從心中周廻內外也芒種日面
午也小暑面未存黃氣從脾中周廻內外也
至立秋日面申存白氣從肺中出周廻內外
而夏禹得之因而傳世非禹所以統也夫三
元九星三極九宮以應太陽大數其法先舉
左一跬一步一前一後一陰一陽初與終同
步置脚横直互相承如丁字所亦象陰陽之
會也踵小虛相及勿使步闊狹失規矩當握
固閉氣實于大淵宮營目自三臨目叩齒存
神使四靈衛已騎吏羅列前後左右五方五
帝兵馬如本位北斗覆頭上杓在前指其方

三才五行萬靈之目也夫掌訣以握固為總
法所以運魁剛封五嶽關三晨捉鬼道攬河
源固真氣而攝其氣凡指訣女人尚右男子即尚左
道以散其氣凡指訣女人尚右男子即尚左
險陽之體然也大指屬土食指火中指木無
名指金小指水從根節為盂中節為仲頭節
為季指甲之目為五行刀支刀支主殺也斬
邪誅逆用之五氣既全當隨五類互相制伏
無不如意握固法以大指掐四指根人畢鬼
道三過隨文閉氣握之指節具十二辰亦隨
其相生相剋類例用之也

諸步綱起於三步九跡是謂禹步其來甚遠

常脊建擊破也歩九跡竟閉氣却還復本跡又進是爲三反即左轉身都遣神氣綱目直如本意攻患害除遣衆事存用訖却閉目存神調氣歸息于大淵宮當咽液九過其禁勑符水等請五方五帝眞氣如常言眞師曰先習五氣一年乃習三歩九跡星綱一年無差然後行諸禁法隨意剋中如神也能清愼守道久久飛仙度世古人眞仙聖王皆得之以佐世治俗但世傳不眞妄生穿鑿唯按此行之乃見其驗先師云三歩九跡如既濟卦得○星綱眞訣又須修習五帝之氣及握固掌訣○始合其宜是以通徹眞原也若但受持符圖實錄不得師傳修用之門終不獲靈驗一如錄文不爾且謂尊奉供養而已爲之善緣用資來業者掃飭爾

五厨經氣法 并敘

臣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言義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致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不利而云安身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沖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爲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金其形生者在乎少私寡欲抱樸柔和遊心於澹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閉必先故聖人垂教以撿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導其和向晦宴息以室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含一精義可以入神生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爲訓注臣草茅微賤恩需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俯伏慙懼徊徨如失臣惜頻首頓首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京兆明觀道士臣尹惜上

老子說五厨經夫存一氣和泰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玉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則此經是玉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厨故云玉厨關

東方一氣和泰和一氣者妙本沖用所謂元

氣也中用在天爲陽和在地爲陰和交合爲
泰和也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爲泰
和繇後形質具而互常用矣故老子曰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也則守本者當外
紀二受以全生分內存一氣以和泰和泰和
如昊兄乎得一而性命全矣故老子又曰專氣致柔能
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爲卓宅則一氣沖用
與身中泰和也故云得一如此修生養神
之道皆合於泰和矣故老子曰萬物得一以
生和乃無一和言人初稟一氣以和泰和若
不知其名玄理同玄除玄妙也理性也此言
一氣存乎中而和理出其性性眷反德而妙
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至和既暢非但無一
亦復無和不可數詣如土妻地故老子曰吾
其明是法如是持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
○
和暢則是法皆遣遣法無住復何所持以不
持爲持故云是法如是持也
北方莫將心緣心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蓋
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
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淨則正慧湛然鑒明
而塵垢不止淵停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用
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染外存諸陰內
無慧照常心既衰則和理亦虧矣故莊子曰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還
莫住絕緣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

忘知之後睹彼閑者虛室生曰則吉祥止矣
共以意思意想受塵生今焚和焉得生白故
老君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亦不求無
思意而不復思但不緣想受則自發慧照慧
照之發亦不自若求無思即涉想受與彼思
意無差別故老君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意
無有思內存一氣但令其虛虛即除和和理
自暢則不緣想受納和強似意名既非境識
所存是以於思無有故老君曰用其光復歸
其明是法如是持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
○
和暢則是法皆遣遣法無住復何所持以不
持爲持故云是法如是持也
北方莫將心緣心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蓋
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
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淨則正慧湛然鑒明
而塵垢不止淵停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用
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染外存諸陰內
無慧照常心既衰則和理亦虧矣故莊子曰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還
莫住絕緣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

慧日得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等為
絕緣心亦無緣絕湛然常寂何所住乎故老
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心在莫存
心慧照湛常則無云心在心忘慧照故曰莫存
亂不前而不迎心緣則無絕而無住矣真則
守真淵真有期常心慧照清淨不雜也若湛
彼慧源寂無所染亂無知法亦無緣心則泰
和含真本不相離故云守爾
西方修理志離志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住
也前絕外境受此絕內性受也言修性者心
有所注心有所注但得通照外塵已絕境識()
無住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性修及初圓照無
滯內外俱靜玄之又玄則離於住想矣積修
不符離上令修性離志則內外俱寂無起住
心亦無空心空至忘行忘次來次滅若積修習
不能忘泯起修一念翼引千劫內照既搖外
塵成起則與彼離志不相符合矣志而不修
志若心無所注則何由漸悟必因所注而得
定心心得故云志也不修志而不修者明離志而不
積修容修而徒性足則寂然圓照矣已業無

已知因心住而悉業清淨故云已業內忘諸
已外忘諸物於慧照心無毫芒用則於已業
自亦忘知故云無已知也
中央諸食氣結氣夫一氣散為諸氣聚結為
一皆泰則慧照常湛今口納滋味以充五藏
身衆泡沫以載其形生者受散於地凝漚於
水熏熱於火持息於風四時迭生趣受誠動之弊
故淪沒一氣曷汨泰和合真本氣四事受氣六()
氣放非久定結也氣歸諸本氣四事受氣六()
染生弊地水火風散而歸本根誠既則從
所受業矣隨取當隨淺深應者受納也淺者發
用也夫想有二受業有二應隨所受納法用
其微若泰和和一則一氣全和致彼虛粗請
之復命復命得常是名正受正受淨業能生
慧照慧照湛常一無所有則出入無間矣不
者則食氣歸諸四緣業成滯於六趣

谷神妙氣訣

訣曰玄氣為吾籍落元氣為吾屋宅始氣為

吾牀席天爲玄氣正清從我頭上而下入我
舍止我腑臟川九天從我兩目而出水爲元
氣正白從我左右脉下入我舍止我肺關川
九天從我兩鼻孔中而出地爲始氣正黃從
我口中而出願其三氣俱來覆被其身周年
竟歲永無窮極次舍人身中七十二生氣髮
爲清城君頭爲三台君眉爲八極君兩耳爲
決明君左目爲玄明君右目爲元明君鼻爲
周天玅戶君口爲列元玉戶君齒爲八土君
舌爲無極君咽爲校尉君喉爲九卿君肺爲
華蓋君膽爲長命君胃爲太倉君大腸爲食
母君小腸爲導引君左腎爲玄妙君右腎爲
玄元君腸爲越道君三焦爲玄老君兩膝爲
小車徘徊君兩足爲雷電起君願師子取口
中七十二生氣常當在師子身中不得妄出
次念嬰兒眞人赤子三君爲我存泥丸行絳
宮守丹田不得妄出嬰兒宇子元治人丹田
中主人長生無爲眞人宇子丹治人心中主
人萬神長生赤子宇太上治人頭中主人延

年益壽制靈不死長生事畢上一在人腦中
其神赤子是中一在人心中其神眞人是下
一在人臍下一寸三分其神嬰兒是凡人九
生之道一切由是念之不止即見神矣腦爲
紫微宮心爲洞房宮臍下三寸名丹田宮人
常念三宮中神氣則可長生火視次念身中
五宮六府五藏肝爲木宮心爲火宮肺爲金
宮腎爲水宮脾爲土宮亦爲五藏肝爲左將
軍府肺爲右將軍府心爲前將軍府腎爲後
將軍府臍爲中騎大將軍府頭爲上將軍府
內者見外外者知內內內五行六府五藏五行
者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脾爲土謂
之五行肺爲玉堂宮尚書府心爲絳堂宮元
陽府肝爲清冷宮蘭臺府膽爲紫微宮無極
府腎爲幽玄宮太和府脾爲中和宮太素府
謂之六府肺藏魂肝藏魄心藏精腎藏意脾
藏志謂之五藏五者在天爲五星五星在地爲五
行在物爲五色在天爲五星五星者東方歲
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
鎮星在地爲五行者金木水火土在人爲五

藏者心脾肺腎在物爲五色者赤青白黑
黃所以有間色者甲己爲妻夫以黃入青爲
綠丙辛爲妻夫以白入赤爲紅丁壬爲妻夫
以赤入黑爲紫戊癸爲妻夫以黑入黃爲紺
故今有間色者甲爲木乙爲林丙爲火丁爲
灰戊爲土己爲赭庚爲金辛爲鐶壬爲水癸
爲泥夫木氣有所生火氣有所長金氣有所
殺水氣有所滅何以明之木氣有所生者春
三月萬物皆發故知木氣有所生者春也火
夏三月萬木皆成大故知火氣有所長秋三
月萬物皆死故知金氣有所殺冬三月菜蟲
執蟻動皆飛走故知水氣有所藏藏夫木氣
有所生木榮有華而死者何白妻來女歸春
三月木王甲乙歸得金故亦有所遊夏三月
月有所長土有所生季中死者何辛爲丙妻
金氣出辛爲有所殺裁所以先青後赤至熟
其黑者何土得水正居中央癸爲戊妻夫土者五
著何丁爲壬妻丙乙歸得水氣故令黑癸
先白至熟而赤者何裘始入七月被金故曰
熟赤者辛爲丙妻爲庚乙辛得歸火氣故令
赤金氣有所殺至秋八月蓁萎而生者何乙
爲庚妻以得木氣故有所生乙爲庚妻以青
入白爲綠夫五行更爲夫妻者何皆有威制
故土欲東遊木往刻之戊嫁己爲甲妻木欲
西遊金往伐之故甲嫁乙爲庚妻金欲南遊
火往殺之故庚嫁辛爲丙妻火欲北遊水灌
而滅之故丙嫁丁爲壬妻水欲南遊土往竭
之故壬嫁癸爲戊妻夫五行有相刑滅毀
或死者何木之穿土不毀火之燒金不滅者
何木火者仁陽氣好生不殺金之伐木死水
之滅火死皆陰氣好貪故所刑皆死五行者
心爲火行肝爲木行肺爲金行腎爲水行脾
爲土行爲五藏法五行肝爲木所以行水而
沉者何已爲甲妻得地氣令其沉肺爲金行
所以得水而浮者何辛爲丙妻得火氣故浮
脾者土得水正居中央癸爲戊妻夫土者五
行之中發助土故脾得水上不至上下不至
下正在中央者何癸爲戊妻夫土者五行之
中義說之以合五行意木從亥生盛於卯死
於未亥卯爲陰賊不可與百官百事不言水

從申生盛於午死於辰申午為貪狼不可行
用辰日對未日酉戌日為公新酉
惡公正

辨雜呼神名

日字長生
月字子光
天公字陽君
北斗字長史
雷公字吾君
西王母字丈殊
太歲字微明
大將軍字元莊
已上男知不兵死女知不產亡入水呼引
陰入山呼手孟字入兵呼九光遠行呼天命
凡呼之皆免難

弩名遠望一名單威張星之主
弓名曲張一名子張五星之主
矢名續長一名信往一名傍徨熒惑星之主
刀名脫光一名公詳一名大房虛星之主
劒名陰陽

戟名大將參星之主
鏃名鉤傷一名鉤狄
鉾名牟一名默唐
楯名自障

已上有兵革即呼其名所無傷害能福於
人大吉良矣

中嶽郝儉食氣法

平旦七七四十九咽
日出六六三十六咽
食時五五二十五咽
晡中四四一十六咽
日中九九八十一咽
晡時七七四十九咽
日入六三十六咽
黃昏五五二十五咽
人定四四一十六咽

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子能修之可長
存名曰飲食自然華池者口中之唾也呼吸
如法咽之即不饑矣初絕穀三日七日小極
頭眩愼勿怪也滿二十一日成炁氣力日增

欲食可食即息禁陰陽不可妄失精氣也食穀乃通老君道經絶穀氣第三法曰先合口引氣咽之滿三百六十巳上不得減此咽之欲多多益善能日咽至千益佳咽多而食日減一餐十日後能不食也後氣常入不出意氣常飽不食三日腹中悄悄若饑或小便赤黄取好棗九枚或好脯如棗者九枚念食噉一枚若二枚至三枚一晝一夜無過此九也意中不念食者不須噉也常含棗核令氣入口中常行津液嘉

○十二月服氣法

正月朝食陽氣二百暮食陰氣一百六十暮食陰氣二百

二月朝食陽氣一百八十暮食陰氣一百八十

三月朝食陽氣二百暮食陰氣一百六十

四月朝食陽氣二百二十暮食陰氣一百四十

五月朝食陽氣二百四十暮食陰氣一百二十

六月朝食陽氣二百二十暮食陰氣一百四十

七月朝食陽氣二百暮食陰氣一百六十

八月朝食陽氣一百八十暮食陰氣二百

九月朝食陽氣一百六十暮食陰氣二百

十月朝食陽氣一百四十暮食陰氣二百二十

十一月朝食陽氣一百二十暮食陰氣二百四十

十二月朝食陽氣一百四十暮食陰氣二百六十

○二十四氣服氣法

夫陽氣者昇取之氣也陰氣者吐取之氣也此二氣十二月中日日旦暮能不絶者周天一竟又一周天足則與天同齡矣

三一服氣法

夫欲長生三一當明上一在泥丸中一在絳宮中下一在丹田中人生正在此也夜半至日中爲生氣日中至人定爲死氣常以生氣時強卧瞑目握固閉口不息心數至二百乃口小微吐氣出之日增其數數得滿

二百五十即絳宮守泥丸滿丹田成數得滿
三百則華蓋明耳目聰身無疾邪不干司命
削去死籍移名南極爲長生閉氣之法以鼻
微微引內之數滿乃口小微吐之小吐即便
以鼻小引咽之如此再三可長吐之爲之旣
久閉氣數得至千五百則氣但從鼻入通行
四支不復從口出也自欲通之乃從口出如
此不止仙道成矣饑取飽止絕穀長久

服三氣法

○華陽諸洞記云范幼沖遠西人也受胎光易形之道今來在此常服三氣三氣之法常存青白赤三氣如縱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自飽便止服之十年身中自生一色光氣遂得神仙此是高上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目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驗

服氣雜法祕要口訣

天關中爲內氣口爲天關生神機手爲人關
九處表足爲地關生命扉並黃庭內景云神
盧中爲外氣神盧鼻也神盧之中常欲修治
黃庭外景云凡服氣皆取陽時夜半平旦也
即東南向靜而端坐叩齒三通三漱咽之則
兩手相摩令掌心熱捺拭面目便以大拇指
上下捺其腎骨七過即捷回鼓氣以滿天關
訶勻爲度閉口而咽之旣勞腹訖徐徐出神
盧中氣其神盧中當修治之鼓勞每須相應
一鼓一咽一勞爲相應也其鼓之咽時天關
莫開恐生氣入腹而爲疾也
夫服氣須安神定志徐徐咽之急即心智中
之並得臨時自消息也所貴常行不欲閼日
如初服有噫氣上即鼓而却咽無使出氣泰
○百服三百服有他故即二十三十服行住服
和不爲蠹屬必若噫上氣元
衿于曰元氣融和不爲蠹屬必若噫上氣元
和之氣耶然初服之時特以氣退未得全協
事須斯慎且以元氣行之也若主再主氣海
不受必若著玉藏之十蓄有兩氣如此故命
不宜受情忽下部有即泄之不妨每鼓咽氣
須調和徐緩不欲天關中有聲若咽急恐下
部氣祕令人脫肛慎之如服內氣久而自通

通即服無時美但饑即服之飽即止要鼓咽
之際常存思氣入五藏流行即從手足心及
項三關九竅支節而出忽有疾即思以氣攻
其病處何疾不愈如要服氣休糧即不論咽
鼓努多少常令腹滿爲度勿令腸鳴若饑即
時服三五咽以意自調息勿須仰卧即氣難
下損人心胃凡氣相應即腹中有聲愚者謂
之腸空即有聲有聲即損人其不然矣此由
雷鳴電激陶鍊陰氣百關流潤真要深門也
夫服氣多方若非鼓努之法不爲真妙或有
人未解咽服氣未通流便虛其心忘其形肆
日劾忘必無所成多因困弊也夫鼓努法本
服自然元氣流利藏府氣既長存人即不死
何暇於外思慮吸引外氣夫人氣盡神亡神
去則身謝故知守元氣不失胎成皆秘訣所
傳者幸勿疑夫行氣候閑時鼓十咽二十咽
含令腸滿然後存思行入四支有事之時即
一咽一行氣手足須著物候氣通流若虛心
忘形然後煩蒸之氣散出四支精華之氣凝
歸氣海久而自然胎成封固支節得雷鳴相
應當鼓轉其腹令氣調暢也夫服氣導引先
須舒展手足鼓咽即按身左右精思入骨節
行引相應令通不斷調之行氣導引又宛轉
盤迴存思氣從手足關節散出古經云有行
氣導引非至道口傳密而得罕有知者夫行氣導引
若饑時服候腹滿乃行之若食飽後旋行之
桑掬子曰飽宜為飲字之誤也修養者平居
無飽況行氣之時乎若兼服氣導引當候閑
時習之非尋常可作也夫服氣導引當居靜
密房室不欲處高屋當風如過暴風疾雨害
方可爲之若欲四支覺須歇息候其體乾氣和
充悅也若能導引服氣不失其時則神氣常
清形容不易暴脂虛肉不生永無諸疾矣世
人或謂服氣與胎息殊誤之深矣胎從氣中
結氣從胎中息父服則清氣凝而爲胎濁氣
散而出胎成可以入水蹈大世人或依古方
或受非道者以秘數之貴其息長不亦訝乎
殊不知五藏無常服之氣一時閉塞關門並
知是胎中自然之意但煩勞形終無所益時

人服氣多閉口縮鼻皆抑忍之但須取息長
不知反損問曰氣外氣內二氣俱出五藏焉
得內外吐納不同桑掎子曰此言二氣俱出
五藏耳內氣即大論也外氣當息之氣即府氣也但
入至榮衛非自中而有者也焉得留之出於
玉藏子答曰服內氣鼓努之時即胃海開納
真氣封固納訖即還閉徐出外氣自然有
殊夫抑塞口鼻氣俱不通不通即當損五藏
此乃求益而反損也且人健時開氣息即易
有疾乃求甚少而功即多當勤行之也問曰夫上
用力甚少而功即難制豈不失之極也若服內氣
士先導引後出入下士先出入後導引何也
答曰上士先導引穢氣隨舉動散出下士後
導引恐其穢氣入支節不散此則學氣導引
得與不得有殊桑掎子曰上下猶言先後遲
也緊於功用淺深非賢愚之位斯道也
豈愚者之為乎但有賢而不能者也天師云
內氣者一吐氣有六氣道成乃可為之吐氣
六者吹呼嘻嘻唏呬皆出氣也桑掎子曰忽
一本為呵大抵六氣之用與他本有五不同

也時寒可吹以去寒時溫可呼以去熱暑以
去風噓以去煩又以去下氣噓以散滯呬以
解熱凡人者則多呼呬道家行氣不欲噓呬
長息之恐也悉能六氣備五氣五氣備三氣三氣備
氣二反桑掎子曰凡人者喜怒者慈衆罪之
氣不絕於中率誠廿醉外物之味未離於口
若即便棄長息則穢濁之氣無洞盡之期徒
得道者無思無慮無榮無欲合其浩然之氣
又焉取於嘘呬哉彼視虛呬猶決捉耳
凡服氣畢即思存南方赤惑星為赤氣大如
珠入其天關中流入藏腑存身盡為氣每日
一通此其以陽鍊陰去三尸之患又古消子
留口訣令想火鍊身為炭道者商量火氣非
自然陽猶但恐傷神未可為也其精者真人
密傳至妙猶思行之勿疑桑掎子曰云商量
者定度君之意也夫存想之中掌假分別其
自然與非自然今若如所言則存之與想得
高自然否況人間鍊丹亦用火則火與炁氣
同是天地之中一物耳亦何擇然凡導引服
氣之時衣帶常欽寬若緊急即損氣氣海悶

桑榆子曰損謂限滯之也非能傷之夏冬寢處飲食常欲温勿食酸鹹油膩之物食之損五藏五藏猶即神不安猶狗肉生果子尤忌尤忌

定慶居士鍊氣法

每服氣餘暇取一靜室無人處散髮脫衣覆被正身仰卧展脚及手勿褰固淨席一領逢垂著地其髮梳以理之令散無席上即便調氣氣候得所咽之便閉氣晝令閉又冥心無思任氣所之氣閉即開口放出氣新出喘息急即且調氣七八氣已來急即定又鍊之如此有暇且十鍊之止爲新功恐氣未通擁在皮膚反致疾也更有餘暇又鍊之即更加五六鍊至二十或四十五十並無定限何以爲則如服氣功漸成關節通毛孔開煉到二十三十即覺遍身潤或汗出如得此狀即是功効新鍊得通潤則止漸漸汗出即好且安心穩卧不得早起衝風等如病人得汗良久將息即可著衣徐徐行步小言笑氣若事證思身輕目明百脉流注四支通暢故黃庭經云千災已銷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出殘亦以却老年永延夫鍊氣者晝夜頭及午時任自方便候神情清爽即依前次第迅坐修咽勤勤致之不得墮慢忽有昏閉欲睡即睡不得昏閉欲睡之時強爲即却邪亂其意邪氣亂失正道也如新服未有正氣即較昏昏已後亦無昏況矣桑榆子曰所言頓勤不得墮慢又說任方便不得勉強消息之勢在於此矣則知勤勤不在勉強依事備墮慢藏修急遽乘自然以運則氣行矣夫鍊氣者即不得晝日行之十日五日有餘緻覺不通悟四體頻閉即爲之常日無功不用頻也桑榆子曰陰陽合節即不爲災診此云常無功若如所言爲之何害但以不止於無功將欲爭有效何以言之借如夫帝勤鍊而併功倍功必反爲大旱也知摩亦然

太清王老口傳法序

此卷口訣並是楊府脫空王老所傳授其脫空王老時人莫知年歲但見隱見目若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蟬蛻轉脫故時人謂之脫空王老也多遊楊府自言姓王亦不知何處人耳每逢志士即傳此訣云松妙方若傳非其人自招其咎此卷並學有次第。

志。以此屢言食物且食氣松妙切資斷食使穀氣併絕但能精修此法知騰陸仙道不遠耳

說隔結

凡人腹中三處有隔一心有隔初學服氣者（第二）覺心下胃中滿但少食久作之自覺通下

初學時必須安身閑處定氣澄心細意行之久而不已氣入腸中即於行住坐卧一切處不妨胃中氣未下入腸中來即不得顧處作難初服氣皆須因入息時即住其息少時似

閉滿其息出時三分可二分出還住少時咽之咽已又作至腸中滿休必須日夜四時作為初學人氣未入丹田還當易散意欲得氣入丹田縱不服氣亦氣不散四時者朝暮子午時是也如覺心滿悶但咬少許甘草桂亦得其滿悶即散丹田未滿亦不至滿悶也元。

凡初服氣日夜要須四度朝暮二時用仰覆勢夜半及日中唯用仰勢其仰勢用低枕仰卧縮兩脚竪兩膝伸兩手著兩肋邊即咽氣（第二）只咽十咽氣即滿丹田中待一時咽了然後以意運入鳩中其覆勢以腹坦牀以意搖胷令高手脚並伸牀即咽十咽每咽皆以意運令緣脊下從熱藏中出

說覆仰法

每朝暮服氣先覆後仰每咽氣皆須一下下作聲尋聲連入丹田中緣春下亦須作聲若解作聲每勢只十咽即足如不能作聲三十五十咽亦不足要須解作聲始得不解作聲徒勞耳

凡咽氣皆喉中深咽不得淺淺即發嗽

凡咽氣每一迴咽中間十息五息亦非事停歇從容任意不解用氣咽淺即當時息耗

凡咽氣不得和唌咽氣須乾咽中間有津液來別咽之咽液亦須用出息咽之若用入息恐生風入極須用心也

凡初受服氣法要請祝受法了已後平常自用氣亦不要請祝與人療病當應請祝

服氣雜法

凡服氣四度外或非時腹中覺氣少氣力不人語話氣力不少出入行步無倦怠也

凡服氣未堅固多從熟藏中下泄宜固之

勿令下泄以意運令散

凡初服氣必須心意坦然無疑無畏不憂不懼若有畏懼氣即難行

凡服氣若四體調和必須意思欣樂自足不羨一切餘事即日勝一日歡快無極

凡服氣不得思食坦然無所念若得若然忽思食必須抑捺如不在意抑捺心即邪矣如渴羨薛筋湯湯中著生蔗少許更煮一兩沸喫一椀其渴即定薛筋者落石松是于亦得或蔗漿湯亦得若能自抑捺縱終日對嘉饌亦無所欲

凡服氣但不失時節丹田常滿縱出行人事亦不可廢若久久行慣縱失一時兩時亦無所苦

凡服氣成者終日不服氣氣亦自足至妙不可窮盡

凡服氣得臍下丹田常滿咩唤語書終日對人語話氣力不少出入行步無倦怠也

凡初學服氣氣未堅亦不可過勞勞即損氣仍須時時步行少地令氣向下大精

凡服氣成欲得食即縱食食亦不障氣縱飽食咽氣氣還作聲直至臍下一成已後兼食行氣亦無妨

凡初服氣欲行以氣推腹中糞令盡且勿食二十餘日彌佳若入頭即食理不得妙
凡服氣日別喫少酒亦好如或思食喫少許上出第一勿令從口鼻出若從口鼻出散雖養百味飲食但得虛肌身受諸病漸入死地
至誠感神百無所畏
凡人飲酒令人身中元氣常從口鼻中出今制令不出
蠱毒逢即被傷能服元氣久而行之諸毒不能傷一切疫病無得染但恐不能堅持如能堅持久而自知其妙
凡初服氣氣悶多從下洩悶須制勿令洩以意運令散即好
凡初服氣不用喫果子恐腹中不安穩又恐氣衝上從口欲出即須咽液。
凡服氣了或氣衝上從口欲出即須咽液。
凡初學服氣或太多腸或脹滿攪轉作聲不安穩即須數數以意運氣逐却腸中宿糞即好必須數數逐却糞令肚空其氣在內即得
送令下咽液勿咽入息恐外氣入
凡初服氣不逐糞間仍攪轉不安穩任下他一兩下寬快雖下洩失氣續更咽添之若洩一下添之若兩下或至三下四下還須計數添之意者常令丹田氣飽足爲佳
凡服氣周徧不須閉氣想但依平常以意運

之如飢抑搡却自定渴即住飲水寧緩辟葯飲無妨如有氣衝上即咽令下能咽氣咽唾送之令下亦得凡滿悶只從心胷間即衝上耳

凡服氣宜日服椒三兩服每一合椒淨治擇去目及蒂以酒水薢葚飲菜汁送之令下益氣及推腸中惡物此是蒙山四秘

辨腸轉數法

凡仰咽氣入于腸運入鳩中覆咽氣運令從熟藏中出凡人有熟藏生藏行之一月日氣盤屈腸轉數多者爲上聖人十二轉已下或十轉九轉七五三兩轉者是賤人腸麤而短聰而無智麤屬聰長屬智能得腸長爲上如腸短更細不是類也

凡人腸長者氣易周腸短者氣難周

凡初服氣時腸中攪轉作聲即須右脅著牀以右手搘頭以左手牽左脚令屈直身及直右脚咽氣令咽入右脚中出腸中即可久行氣每下作聲遠盤屈處作聲皆自記得屈數其聲流轉幽幽隱隱然小聲即是流通好也人腸中又有四緣又有節次有二十四次久行氣要氣下即覺有節次次數亦自記得凡元氣與外氣不相雜若咽生氣須吏即從下泄出去不得停腸中

凡腸賢士大腸十二節小腸二十四節上士大腸九節中士大腸七節其氣每至節經過皆自覺至節須用氣即過其洗腸多飲漿

服氣十事

凡服氣總有十事所謂心爲神氣肝爲禁氣肺爲殺氣脾爲道氣腎爲元氣并陽氣陰氣。

和氣外服氣內服氣名爲十事令時正咽者只是內服氣一事耳至如外服氣者譬如別人在別處患左脚腫痛禁之自引外氣運入已左脚中彼人即自差所謂遥禁法以此而論妙不可解

凡若運氣得應頭腦中即頭腦中熱氣上運氣向脚亦如此若先運陽氣即覺脚冷然後始熱應何故如此緣陽氣排陰氣出所以如此先運陰氣亦陽氣先出脚如大熱然後始

脚冷他皆倣此若能運氣入頭中始免面瘦

已上九條

服氣軌則即須得知已取其精妙久而自佳腹中食盡後並不過三七日即自得其要兼食行之事似違至於腹中氣四十日始應得盡亦有更出若者待令後自看若有腥血黑物黃物等出即是氣氣盡也如斯物未出即不能令氣偏身周行體中藏除日夜以淨飲食酒醬葱蒜等於無人處鋪設四拜誦祝或七徧二七三七徧祝曰

無你婆帝無你俱沙諦多寫無你歸婆薛二噦○

切能持禮婆薛訶事訖噢諸飲食不盡者致東流水中

凡運氣十五日已前可令氣從頭及手出十五日已後從兩脚心出常用氣時喘息喘息出盡即閉氣令氣極更莫令入即咽之有強壯即多大精三四下即得常人作即少大都三四下即得不飢右脇著牀卧展右脚縮左脚膝左手攀右膝頭可經四五端攀膝頭用少力時左脇著地卧又如前少時仰卧手攀兩膝即以左右手攀膝用少力餘如前三事總須高枕作之治病等用由　者如欲逐食令出即作兼取安穩氣極者舉常初仰卧看氣與心脾骨齊即休取飽即服氣者別服氣即弱肚高即脹滿大都三下兩下取卧者自料量看氣出極即閉之勿取入息良久即氣攻頭上度更熱即得鼻中喘息從月一日至十五日左畔十六日至月暮右邊用此得冷時用熱氣寒不能寒得熱時用冷氣熱不能熱得熱時用熱法如冷時用冷法依熱法不至熱即引入息自然冷出息始得作熱○

入息極作熱不得此是自法左畔肝肺氣青左邊著青氣右邊肺肺氣白右邊著白氣氣上即孔合氣下即孔開衆開咽氣自然盡盡常用氣時因喘息出盡即閉氣令氣熱更莫令入即咽之有強壯即多大精三四下即得氣出極即閉之勿取入息良久即氣攻頭上即諸處熱即得鼻中喘息又前言服氣噢諸湯藥等爲初學人氣於三丹田中不住多有反出或兩脇服滿以此藥散氣或言初學人

力微服餌助通或言益氣通也且初學不可
不知久久總不用爲妙譬如嬰兒居胎中湛
然不動服何藥物有何人言事須服藥若未
悟其深妙此不可不與商量耳但如嬰兒
他皆做此莫錯用心特宜大慎不然入邪也
方中有祝後人加之古本無矣王老報書已
具尋來問非夫至人豈能致此甚善甚善此
可謂元氣通流不死之道復何疑哉夫寒熱
之氣者用氣則得此事用功畢要在口訣非
筆所能傳也五通他智者但行之不已三尸
○自除三尸既除五通何遠可懸解於心也忌
死穢諸穢雖若能避之大好如必不可避之
見訖即存心家火氣從頂而出徧燒其身訖
即取桃皮四兩竹葉一斤以水煮取湯沐浴
此亦可以解穢初見之時仍須閉氣若涉深
水能閉氣內息此已得道氣狀身魚龍豈能
爲害夫行道之人入水不避蛟龍此之謂也
更不假外助今往往親見狀若鬼神者夫氣
通之後則心合正真而鬼神不能變形固是

常理復何足怪但凝心內照莫取莫說自然
降伏諸魔得來曾得豈在一二所論也
夫神仙法者與此法了無有異此法精思靜
慮安形定息呼吸綿綿神氣自若百病不生
長存不死所謂身安道隆度世法也

神息法

神息法者觀心遣照動念即差當用心之時
氣自無滯當用氣之時心亦不生兩法相須
事同脣齒何謂不相應善思念之勿有疑慮
夫隱景藏形者當勤修此法使退皮煉骨身
○合太無刖所遇咸通雖山河石壁無有擁遏○
之者此必然之理
右已後口訣並學有次第今口訣非初學人
法爲當學人初兼食服以此屢言食物且服
氣秘妙切資斷食使穀氣併絕知勝險不遠
也

服氣問答訣法

問云或有心腹不好或痢疾等於氣如何答
曰但能絕食服氣其疾不過數日必愈
問云或有心腹不好或有病患或須止痢或

須冷或須熱亦擬自問得當否故不敢隱令
僕實未通願垂傳授答曰生藏在脾上熟藏
在脾下近脊所以覆咽吞辭緣脊從熟藏中
下耳凡咽氣仰排水覆排食食藏在右水藏
在左凡咽氣久即自至鴆僕雖當時咽未至
鴆頭每五更皆須自應鴆或云容自應鴆鴆
健一如見敵耳凡覆想緣脊下只以意想腹
中近脊髓聲不入熟藏中出仍令脣從右邊
下
問咽氣滿下泄不得禁亦非事舍後有腹答
○曰自勝中先有滯結所爲不須忍覺欲出即
放令出肚中即不鳴

須酒令吐心留中疾極精

姑婆服氣親行要訣問答法 此法傳自李波家言姑婆者波之姑婆也

所云食訖令排糞盡若爲用氣排糞答云其
腸中先來已經盪滌淨訖不食日久若過難
事要須食訖即用氣排之凡生藏在脾上熟
藏在脾下可咽氣從生藏排下過至熟藏其
糞即盡如不用作糞即當時排之其食不變
色而出候食出可飲一椀薤葫飲洗滌腸中
常令淨潔其氣即易流行

問所云若不須於口鼻出氣即閉之不限時
節於諸處出息若爲答其閉氣內息洗先以
略說訖但得穀氣盡腸中空閉氣令氣熱更
莫令外氣入即得鼻中喘息餘閉法日久當
自悟

問若爲得隔塞開通答凡服氣欲得速流通
無隔塞會須百物不食即得咽氣入于腸一
月日始入盤腸其盤腸轉數多者爲上聖人
十二轉已下或十轉或九轉七轉五轉三兩
轉者是賤人腸麁而短者聰而無智其氣須
上。即上須下即下須左即左須右即右若爲。
所云用氣自由但行之日久自得通暢小小
口訣非筆所宣

問云常服閣如隔數重紗自氣入頭入眼極
明徹若爲答其眼漠漠如隔紗者只爲用氣
不堅致令如此但能運氣入頭溜入眼中從
曾前過注入肝中即得眼目精明光色異衆
亦無飢渴兼自通得內氣其法不可卒言者
何荅凡服氣欲得循環身中百物不食腸中
滓穢既盡氣即易行但能忍心久作自覺神
情有異四體日勝一日腸中既淨即開目內
視五藏歷歷分明知其處所訖即可安存此
五藏神常自衛護久行氣人眼中別人善惡
視人表知人裏但日久行之亦能驅使此五

藏神以治人病其內息法用氣日久即得多
時若兼食飲酒漿等即內息不成其深奧義
之處不可卒陳

問云其宿有患處作意併氣注之不過三日
五日必愈荅其愈病法腸內及四肢有患處
。但用氣法攻其病處想氣偏攻其病即散必。
請不疑自服氣來癥瘕腳氣皆悉除愈初攻
病時若痢五色膿亦勿畏之病出之候
問云須肥用氣即肥須瘦用氣若爲荅若須
瘦即用元氣運令入頭即甚枯瘁

敢問冬月單衣不寒若爲答先運陽氣即覺
兩脚冷極然後始熱爲以陽氣排陰氣從脚
而出所以先冷而後熱陽氣以至徧體煙燻
如春月也

敢問從八月九月來鼓靡動即行冒寒即面

項好痒不可忍以手搔隨手即隱軫起如風
軫脚及胷亦何也答所云秋來患如風軫者
此為正氣來入皮膚與穀氣競又為元氣弱
排皮肉間風邪未出所致舊云初服氣時令
服椒粥令膚勿服為上其椒粥能動心起癮
疹痒癢

有○敢問咽氣不已盛夏沸子渾身者何答所云
要日沸子此為身中有五穀水漿等津液所
以得生但空腹服氣表裏虛疏此疾如何得
亦爾

敢問夏月熱氣攻頭頭裏悶若為去得答此
為丹田氣陽塞不通所致宜速併氣攻之令
前後經脉開通即無所疾

而○敢問從十月至今日每初夜卧至枕連
逐出亦不令變色亦不至痢如兼食服氣候
食非宜之物得痢者則須絶食以氣排之其
痢即止

敢問常服裏氣一道向上又一道氣向下從
頭一道經面亦至肺何也答此是氣
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從項一道向腦後

欲○敢問閉氣攻病待十咽小腸煮熟滿然後始
得閉氣攻為當總不須咽即閉如何答其用
氣人常令下丹田氣足然後始閉氣偏攻病
處亦不須數咽數閉

敢問盛冬極風雪寒時鼓聲動須要入朝若
為咽即能禁得此極寒風雪氣答但用和氣
運想使周身而行風雪亦不能為害

敢問咽訖小腸煮煮早晚得弔問哭泣了更
咽得否答其弔死問疾憂慼哭泣道家所忌
必不得已而為之者可登時於一淨室處安
坐安心用元氣排惡氣出盡然後依法服元
氣使足即服丹田中氣氣足即運氣令入四
肢體中

敢問今年十月行至灞橋北盜東北寒風忽
時眼腫面腫一宿始可十一月冬至後行人
事至未崇坊盜冷即眼痒以爪甲掻之當時
兩眼皆腫不知當此若為禁禦得眼之不腫
○答凡服氣人皆居山藪法即易成豈有盜風
觸寒便致於病只為頭面素多風疾氣推未
盡風在皮膚所以如此但正氣流行得入毛
髮舊髮換新髮生訖此疾若眼腫甚者以氣
偏注於肝肝受正氣即眼目精明亦無腫痒

敢問咽十咽五咽即小腸煮煮一食久拍之
聲已無矣若為得終一夕小腸常煮煮答其
初用氣人令朝暮子午服者為氣微弱不能
久固所以令四時服欲得氣相續也但無數
氣即正氣常存

敢問固氣不令泄之時用力固為當以漸固
又用力固即小腸微痛並若為治答凡初用
氣甚難固其氣多從熟藏出但用想固之勿
令數泄其小腸微痛者是用氣時取氣傷多
生風入腰故也每覺微痛即泄故氣以新氣

補之即愈也

敢問從數年以來常患脊痒今年十一月初
脊痒自定移於兩臂痒脚及脛亦痒何也答
此是正氣初入脊間排風邪下之候也推此
風邪兩臂令下出盡病自愈

○敢問從冬至後來每初夜卧時氣從頂習習
下至脚夜半後先腰脚暖此氣漸上至頂何
也答此是元氣初行可引此氣周身而行甚
善矣

敢問有時兩鼻孔裏氣直上頭而滿面氣行
何也答云氣直上衝頭者此是逆行氣之候
凡氣從後向前行為順從前向後行為逆

敢問初夜仰卧即三五咽兩手一時熱氣出
如煙須臾渾身連頭面至脚通同一家熱氣
絡繹行如春月雨晴後天上及地上陽氣相

似連臂連曲躅脚跟皆熱氣行徧皆從兩脚
大拇指甲及兩脚心下出左手極汗何也答
此是和氣初行循環經絡節氣今度日久行
之自通玄妙非紙筆之所陳

敢問有時腦連項頸自涼冷氣行甚覺好何
也答曰此是正氣行於心肝之間若覺傷寒
鼻塞眼熱白精不明可用此氣發時即愈此
法亦療時行黃病瘧疾等極効

敢問有時口裏暖氣游颺行即入齒前透過
齒後經過六七齒三十餘度皆入齒內外行
何也答此是氣欲入骨先有此候但堅行之。

齒後經過六七齒三十餘度皆入齒內外行
敢問有時玉枕連項頸暖氣突出何也答
鼻塞法亦療時行黃病瘧疾等極効
敢問有時口裏暖氣游颺行即入齒前透過
也答曰此是正氣行於心肝之間若覺傷寒
之自通玄妙非紙筆之所陳
此是和氣初行循環經絡節氣今度日久行
大拇指甲及兩脚心下出左手極汗何也答
似連臂連曲躅脚跟皆熱氣行徧皆從兩脚

骨脊於蠕蠕雩不痛哉

一法與萬法皆同不須看諸方術徒役使其
心但久用功自到微妙是將載於紙筆只如
嬰兒居胎中豈解尋諸方術邪前早具述恐
道者猶有錯失秘諸丹方故再言也然在勵
身持心訣至微妙是胎息之宗原初學
之柄蹬若有看此法不見秘妙之言無由得
道故今附此訣於後必不得容易傳示非道
之流定招殃咎宜大慎之焉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二

金丹訣

玄辨元君辨金虎鉛汞造鼎入金祕

眞訣後方上篇

夫金虎鉛汞者不出五行萬物生成因陽而
結因陰而生陰者道之基陽者盈之始陽不
能獨立陰不可自生人民萬類皆稟一氣判
二儀從混沌分後因兆立基句屈伸違而生
四造化父母成形還本各歸其根變化也陰
陽相奪法象乃立坎一雖二從陰歸陽大一
水二從陽歸陰水二大一前者象後者質如
震巽爲蓮卦生成但以符結陰氣變爲白馬
牙陽氣變爲金砂金砂入五內霧散如風雨
雖無外一施妙用無極此皆長生出世之方
還丹之至道元君三景眞人每至元日會議
得道之子有分者感天曹赤帝君勑以金簡
朱書乃示此訣若內行不眞心生猶豫口是
心非終無得理學者但行不二之心道師必
當自至以戒後來者也

旨教五行內用訣

訣曰辨藥并火候法象上清眞經諸仙籍秘
錄纂要及歌中但遇五行不出數內水一火

一者陰丹氣也氣能存生外修得一者陽丹
丹成服餌功能內固性命外化五金乃知修
行不二至藥無變天人合道理契自然非陰
不生非陽不成還丹交媾不出於水火金木
土猶即符應候丹自成矣丹基在一但辨得
眞鉛眞汞二物眞陰眞陽大道也故託易象
藥不須斤立三百八十四銖象月兩弦上下
對望二八十六故立一十六兩剩少即不合
交象節符用事也坎雖爲藥天地爲爐乾坤
爲鼎巽爲蓮卦生成但以符結陰氣變爲白馬
牙陽氣變爲金砂金砂入五內霧散如風雨
雖無外一施妙用無極此皆長生出世之方
還丹之至道元君三景眞人每至元日會議
得道之子有分者感天曹赤帝君勑以金簡
朱書乃示此訣若內行不眞心生猶豫口是
心非終無得理學者但行不二之心道師必
當自至以戒後來者也

旨教五行內用訣

訣曰辨藥并火候法象上清眞經諸仙籍秘
錄纂要及歌中但遇五行不出數內水一火

二木三金四土五土無正位遊於四季五行
生於土土生於金金生於水水生於木木生
於火甲之精結媾萬物成形生死歸於后土
土主黃金主白但看雞子內黃外白二氣相
感分判自然豈假外物爲情而反也

一北方黑子水金之寄位五行之始道之基
黑鉛朱砂中性白伏火名曰天生鉛也
砂中性白伏火名曰天生鉛也
二南方赤午火之正數火寄位朱丹丹者南
方之異名朱砂鉛之父母仰月也
○
三東方青卯木道之本宗陰陽父母爲物各○
稟一氣皆同此祖所貴負陰抱陽甲之精曰
大之本父母月魄也
四西方白酉金神水之寄位轉址成西卯酉
相望金木相剋水火交運以成大道陰之精
月魄也
五中央黃戊己土華池之寄位黃能制水不
流自死土是還丹父母也生死在於父母父
者火母者土剋伏萬物不起各依本父母故
曰金鼎土釜故云三五與一不差也

訣曰有積陽之精其數有九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合和萬物布氣生靈日之烏黑也色
黑象北方壬癸水名曰陽中陰精陽含陰也
是以雖支丙丁大宮得九之名結氣未英錬
之固形三五與一龍虎來迎古之仙者錬日
之精身歸純陽飛遊太清且水錬水類而含
陽性外陽而內陰陽象黃陰象白是知外赤
裏白故水銀生於朱砂中是汞產於鉛也此
明陽中有陰不孤陰寡陽也
訣曰月者積陰之精而成坎位其數守一陰
○
陽含牙魄魄相應陰陽也如日月之有蟾烏○
奎陽兩氣雙白色象西方庚辛金名曰陰中
陽精陰含陽也是以坎支壬癸水宮得一之
名氣結玄英諭人皆因父母傳氣而成形遞
相含育自然之道藥物象月從陽而受陰胎
而含陽精外陰而內陽陰象白陽象黃故外
白裏黃是以白金生於河車河車者大赤色
之名朱砂也故云砂產於金此明陰中有陽
不孤陽寡陰也
訣曰朱鉛二物入爐合銷燦取其精添入丹

魂之中用土乾其聖如神故得稱姹女者鉛也砂者白金也金基黃輕黃赭也

訣曰一者丹基水也鉛在內二者火基木也符在內五者土基母也金在內修丹不悟眞一之理互說金石爲藥又不得鉤符火候環

丹因何而立乎

訣曰大丹並非金銀銅鐵鉛錫曾青雄黃五治疾並無延駐之功

養諸雜金石等蓋各有奏備語制伏君臣可訣曰朱砂得傍門制伏治世疾駐顏無長生

訣曰金爲父木爲母震爲長男兌爲少女白三十六氣從情成性象偃月晄月出沒之象

訣曰從月一日受符六氣從性成情十六至生皆順天道而爲也

又天地之靈孕日月之精以處陽位來含離氣以應六丈

訣曰金爲月精日之精否極泰來陰盡陽生故水銀生於壬方來居火位相交以成大丹

老爲少陰之精物極即反已老却少逐之長貌也金水道幷俠以金爲黑鉛陰中陽生反流珠故云丹砂流汞父戊已黃金母也

訣曰凝流珠爲白金此明白金從一中成形

流珠者水精之名受含符信曰汞飛起爲

訣曰世人不悟朱砂者鉛之母符者丹之父

訣曰朱砂是鉛之祖還丹之基鉛生於朱砂故云汞生於鉛砂產於金悟者萬無一焉

訣曰朱砂陰汞天符運育日月滿足自生出

日陽來此是陽爲君陰爲臣二汞本一物無

銀爲河車雄黃爲土金銀爲母並非至藥之源凡鉛者銅鐵草並有鉛及有鈆鉛並凡鉛也眞鉛者千母相得其情也

水金之母也千母相得其情也

訣曰金爲月精以處陽位來含離氣以應六

二訣曰寶丹本乎一物而生自無外入譬如蚌
吸月華之氣爲珠在腹豈有異類而成
訣曰太丹有三品上者汞中者丹下者砂悟
者歸一無二全虎含陰位屬西方眞氣內藏
訣曰黑鉛入仰月配合爲夫妻陽魂合陰魄
龍伏籍白虎制取本類相聚故曰參同
兩情自和同世人不悟正五金八石是陰之
總數配合運動爲丹若八石者八卦五金者
五行火候也
訣曰不容之木是甲之父母所以受制於金
金孕水安水必存金木孕火制火必假木
○
訣曰鉛水者砂中自生之液主陽汞水者砂○
中抽出之液主陰是鉛水制汞水
訣曰鉛水者符也汞火者砂中抽出之液故
云鉛火制汞火水合其性火合其形二物在
鼎中被眞符制之遂不飛走然氣相臨吞蝕
變化得稱大還
訣曰丹砂不精得金乃并參錄不偏至聖至
靈世人不悟見金視之如土藥曰太玄陰符
道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合爲還丹故名龍虎
龍者陽氣木也虎者陰氣金也

生於陰暗之處時人不知金公之理金者太
白之名公者物中之尊呼之曰鉛
訣曰金入中宮太一大庚成赤鳥守黃鳥蒼
龍伏籍白虎制取本類相聚故曰參同
訣曰黑鉛入仰月配合爲夫妻陽魂合陰魄
兩情自和同世人不悟正五金八石是陰之
總數配合運動爲丹若八石者八卦五金者
五行火候也
訣曰不容之木是甲之父母所以受制於金
金孕水安水必存金木孕火制火必假木
○
訣曰鉛水者砂中自生之液主陽汞水者砂○
中抽出之液主陰是鉛水制汞水
訣曰鉛水者符也汞火者砂中抽出之液故
云鉛火制汞火水合其性火合其形二物在
鼎中被眞符制之遂不飛走然氣相臨吞蝕
變化得稱大還
訣曰丹砂不精得金乃并參錄不偏至聖至
靈世人不悟見金視之如土藥曰太玄陰符
道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合爲還丹故名龍虎
龍者陽氣木也虎者陰氣金也

訣曰受持二木漸順永難得伏未是大丹且
要服食可治世疾延壽守至九轉蒼狼黃色
守三年太元之氣足色歸北方黑色服之一
刀圭金粟之小分長生住世刀圭可割永一
斤成白道守五年服食可三鉢長生一鉢可
點鐵水銀各一斤成赤道守九年畢法服食
可二鉢長生住世點水銀及五色瓦爍各一
斤用藥一鉢各隨本色成寶

肘後方下篇

經曰甲者木之祖其數三成數九正位生
於東方青寄位丙丁萬物之師火之父母日
之精魂陽之始祖照曜成形名曰魂日者在
天爲且符能發泄萬物在地爲地符雲氣萬
物陽氣分判故稱木精青腰使者陰陽二性
契證參同金砂火并三五與一還丹自靈三
者木陽精之父母陰柔陽柔亦是陽精照耀
結孃生成強名金砂天地之至精也丹者陽
之陰柔陽反爲臣二也朱砂是謂之大鉛五
者土主母陰中陽精陰之陽柔陰尺爲君一
也黑鉛是謂之水基九鉢陽魂謂之眞水爲
居雌位陽中陰三錄陰魄謂之黃銀爲居坎
位陰中陽故號水銀火相交混沌自并剋

不得已死者內一九口中埋之不腐禽獸並
同藥守九年取四鉢和黃土一斤水煮三日
成黃金用之不道殃罰七祖身爲下鬼天道
秘密容易輕洩見世必招仙官譴謫種種不
稱意神理同然順慎無咎

正隱甲法象天符用火并合金造鼎
肘後方下篇

經曰甲者木之祖其數三成數九正位生
於東方青寄位丙丁萬物之師火之父母日
之精魂陽之始祖照曜成形名曰魂日者在
天爲且符能發泄萬物在地爲地符雲氣萬
物陽氣分判故稱木精青腰使者陰陽二性
契證參同金砂火并三五與一還丹自靈三
者木陽精之父母陰柔陽柔亦是陽精照耀
結孃生成強名金砂天地之至精也丹者陽
之陰柔陽反爲臣二也朱砂是謂之大鉛五
者土主母陰中陽精陰之陽柔陰尺爲君一
也黑鉛是謂之水基九鉢陽魂謂之眞水爲
居雌位陽中陰三錄陰魄謂之黃銀爲居坎
位陰中陽故號水銀火相交混沌自并剋

復歸一成形無外物故云陰大自會其符理
由人消息即合天道聖意上品
金丹第一訣曰火鉛制大火自滅陰陽進退
數七八受氣分離在半月三十道窮起復處
養育通靈九箇月
又曰陰陽二汞同一形先後配合自有情用
金反應為神水池得母由木精真符交運
天地反逆三一并
体本父象悟者得之丹自靈化實服食長生路
行符合天符法象
訣曰夫修金丹合符法象大儀易道行符初
侯陰陽用符陽氣混沌分判冬至後一陽衝過甲子
勿用陽氣發揮傍通情也譬喻萬物萌兆並行
為上元從子時起始為一陽生見龍在田又
動發驚蟄受陽用事謂之一陽生過甲為火之
父母故法喻用大便象十一月受陽故從子
起伏法喻行符合刻漏分氣用符合斤兩喻。
也符動生於辰巳至二周半午首分氣終於
戌亥非子之正位
經曰還丹行符法象祇喻天符陰符行度易
道合更漏五行四時運轉無差二十八宿斗
杓諸星位並所主休咎吉凶之兆修丹法象
正用不在數用之限行符定用法本火在下
古法行符象喻也
經曰陰長生翻符在上象冬至夏至陽陰上
下故上用符守鼎審依文象進退斤兩然用
經曰日月玄象五行起伏始數為一陽生象
天地發揮傍通情也譬喻萬物萌兆並行
經曰但取春分晝夜停用符陽文漸生至大
壯法喻從一至十五象春夏火木用事從文
入武十六日取秋分晝夜停陰文漸生至陰
盛月盡法喻秋冬金水用事從武入文並喻
合更漏一百刻故應天之玄象藏伏沒在晦
閏合朏朒之數也即天道日月行度無差
經曰符從子起亦非火之父母子者陰中一
爻之始子喻斤兩造化軸轄之總數是陰陽
起伏法喻行符合刻漏分氣用符合斤兩喻。
也符動生於辰巳至二周半午首分氣終於
戌亥非子之正位
經曰還丹行符法象祇喻天符陰符行度易
道合更漏五行四時運轉無差二十八宿斗
杓諸星位並所主休咎吉凶之兆修丹法象
正用不在數用之限行符定用法本火在下
古法行符象喻也
經曰陰長生翻符在上象冬至夏至陽陰上
下故上用符守鼎審依文象進退斤兩然用
中陰陽符共信四五鉛而兩合
經曰起坎離符共信四五鉛而兩合
父母故法喻用大便象十一月受陽故從子
動發驚蟄受陽用事謂之一陽生過甲為火之
為上元從子時起始為一陽生見龍在田又
勿用陽氣混沌分判冬至後一陽衝過甲子
侯陰陽用符陽氣發揮傍通情也譬喻萬物萌兆並行
訣曰夫修金丹合符法象大儀易道行符初
行符合天符法象
体本父象悟者得之丹自靈化實服食長生路
天地反逆三一并
入武十六日取秋分晝夜停陰文漸生至陰
盛月盡法喻秋冬金水用事從武入文並喻
合更漏一百刻故應天之玄象藏伏沒在晦
閏合朏朒之數也即天道日月行度無差
經曰符從子起亦非火之父母子者陰中一
爻之始子喻斤兩造化軸轄之總數是陰陽
起伏法喻行符合刻漏分氣用符合斤兩喻。
也符動生於辰巳至二周半午首分氣終於
戌亥非子之正位
經曰還丹行符法象祇喻天符陰符行度易
道合更漏五行四時運轉無差二十八宿斗
杓諸星位並所主休咎吉凶之兆修丹法象
正用不在數用之限行符定用法本火在下
古法行符象喻也
經曰陰長生翻符在上象冬至夏至陽陰上
下故上用符守鼎審依文象進退斤兩然用

陰谷子依灰候葭莩爲依尤佳但消息皆
陽向陰伏藏通如土蜂穴勿令氣泄
經曰從一至第七日半便象一季以次遞子
即加子坎位故明陰內一陽生法象故從
子起爻動始數應陽奇陰偶合六四銖同兩
五十六計符共當六十符望前爲陽望後爲
陰陰生從十七合十四漸退至立冬冬至五
行數盡終三十實數共計合符日用都依六
爻上下生成終始數正用符日計都合五行
天符六候足爲陰符陽符各守界受氣之總
數經曰起伏法象陽符陰符藥物並不得逾
斤故合大演一周周而復始乾坤大理運軸
大數又合乾策二百一十六坤策百四十四
總喻合天符行度之數即火符自然初候兩
日半一氣三十時二周半至五分氣符歷十
二支五周計六十時行符五日一候足當用
五爻十符第二候兩日半一氣三十時二周
半至午分氣還歷五周計六十時行符至十
三十符
經曰十五日前爲白月陽符火本用事後十
五日爲黑月陰符金水用事退符衛討合還
九起爻動始數應陽奇陰偶合六四銖同兩
用二符初爻爲定還子發泄陽動之始混沌欲
復始法象天符建子發泄陽動之始混沌欲
分潛龍未見須過甲爲陽之父母分氣爲陽
道上元始陽動行符宜復用事便象初九併
用氣候以喻孟春每行符巡歷十二辰周半
終○巳三十時二日半起午分氣又二周半終○
支計六十時以象仲春二九象法坤兌氣交
初候五日第二候陰陽起伏天地初交法喻
季春屬上九事後過分氣計爻符用翻譯但
從子至巳午亥畢還復起第三候至初九分
氣屬陰道上元陰生退符異卦用事便象孟
秋漸退候歸三十五行數已盡起伏志在用
火失在抽添即氣候錯令若依玄象無虧神
靈自契一象不足與爻礫無殊進退明守期
候還丹自成夫修至藥須用眞鉛汞子母混

池自相扶炁燦應氣候金水相并歸戊己交
合象嬰兒受氣於母母隱子胎子藏於金中
合孕自然金精石液相反一飛一伏陽推陰
謐像鷄子黃精在母而隱伏外白裹黃河車
運轉須臾脫胎象萌芽伸屈萬類各稟一氣
而受形然未有功能變化神足作用故立養
育感動大丹明喻故用法象方合聖意託易
道五金八石六爻生成乾坤互用運轉正氣
定五周分午首終亥起子進退加爻藏伏時
節乃合天道參同自然須依更漏用火即合
符不差但依晝夜停用符每十二辰遇子即
如行符一月便象四時或九月或三年或守
畢法九祀而終喻大演九周太一君臣人民
合局之數丹自靈矣能內固性命外化五金
轉弄顏色服食多少及變世實說在辨藥龍
虎肘後方

金丹訣　朱陽真經華玉女說丹經

金華玉女訣

太極元真帝君自洞庭陵王屋登天壇周覽
以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祇先昌宇
從時六玄宮主悉以天衆會於靈靈親龍軒
鶴騎仙伏森列駐于空界時帝命天老采龍
踦詣六玄女修敬帝者即軒轅黃帝也證位
曰太極元真君矣天老爲丞相故勑之往六
宮問以起居六玄女也六宮主亦各遣仙女
采鶴踦詣帝君修敬事畢甲寅宮主太玄金
華玉女登靈堂不起仙座浮遊至于帝前白帝
君言仙導我於天界諸天之中通禮天王仙
真道衆咸仰聖德玉皇寶籙三洞秘文大道
真經普明法要帝君當知天策降靈位爲仙
王子同本師是慶嘉福
元真曰子暗昧至言不知以何法事而同本
師玄女曰史黃元君是吾本師太陽元精是
吾本服即今太清宮左瓊室神丹也是名天

地元寶謂生丹是以天帝命我策居寅宮號
曰金華以旌法域
元眞曰子當受玉皇寶籙太陽元精經然知
其靈化至明是眞神道而終未達其性太陽
元精以何因緣至太一君易名龍虎玄女曰
以吾法位足辨道源龍木德也虎金精也丹
砂生木鉛華出金金華之德帝知之矣子何
言哉
元眞曰太陽元精爲水銀耶爲鉛華耶二物
合成爲元精耶玄女曰非也我昔於紫微上
宮見太上說太陽元精左正之靈與道合并○
化元之英淪於水以黑見於火而明託體水
銀之胎而非水銀之形五行相生太陽元炁
還伏爲精何者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
火火生土土之精生石石之陰精爲玉石之
陽精爲金金經云一五之中分陰陽爲金玉
故謂一陰一陽之道金之精生靈液靈液之
精生水銀水銀之精生丹砂丹砂之精生陽
光陽光之精生元炁元炁之精生神明神明
爲眞靈眞道其成矣

元眞曰何謂陽光玄女曰丹砂之精也夫靈
液猶金之血也水銀猶金之髓也丹砂猶金
之神也太陽元精猶金之父也故陽光是丹
砂之精居金火之位而生元炁元炁是金之
子也
元眞曰何謂生丹砂丹砂爲木精何謂爲元
炁子未知之玄女曰其體於運數然也支乘
其干納音相會以從五行分成陰陽者也夫
金爲酉酉配金金嫁火逐猪而入鼠穴以生
水也故永色帶酉而白體爲子而液子配水
○水乘牛隨虎以入鬼穴而生木也故鉛生帶○
子而黑體爲卯而凝卯配木爲龍而稱父酉
配金爲虎而稱母夫火能固物而存元炁故
服元炁者炁質永固神合元和以通靈也
元眞曰元精至炁通靈上藥止於是耶尚在
妙用乎玄女曰有之昔吾與天衆朝會太一
神君聞无上大道演度天人宣說法要其一
名金液其二名九轉神丹以救衆眞普救世
苦
元眞曰其理云何玄女曰以簡左味液金成

水流注五藏堅滑四支調補百神潤澤六腑
變易毛膏赶久生形其力神速
熹銀元眞曰金液然矣九轉丹其術云何玄女曰
元眞曰既九轉矣復云何哉玄女曰以左味
化硇以硇爲度以調蚌粉狀如塊泥圓餅塊
用是爲九轉矣
陽也九九相乘化之爲砂其不爾者粉白可
以餅歸鑪收鉛爲砂砂而復餅終始數九九
一二兩兩七以兩化斤沸如亂星星滅事畢
刀圭奉日
元眞曰善哉吾道臣矣金華復位未幾而六
宮宮主及衆眞飛仙毋毋悠悠退香隱冥過
虛空界爽爽暉暉黃光曜明於寰宮之中有

赤輪炁中太一神君現於明輪之間雲軒羽
蓋滿其光界山川赫日黯無晶光是時太微
眞人朝拜於蕎壇之下方明力牧天老風后
等同時讚禮儀而靈炁霏微於其光中晻曖
徘徊遊翔繚繞太一神君與無鞅仙衆深隱
玄中帝君臣衆幷六宮御女山林道衆數千
萬人咸生无上道心得不退志
玄解録

余少抱甚疾專意修養至於金石服餌亦當
勤求竊見時之好事者不顧貨財大修鑪鼎
骨然而往往有爲藥所誤醫救莫及何哉豈
根源不正數師法不明數致終始不相副如
此之甚也余因覽道書偶見九霄劉泓丹藥
要訣乃斟俗徒都未窺至道之毫末而妄自
誇衒誑誘時人凡所施爲無非自伐之捷逕
能無慙乎眞仙之言定不誣矣余久懷滯惑
方困於是今故扶其要語書之座隅目之曰
玄解録冀覩之時疑攄盡釋雖未達金液
守身之術當必免委丹傷命之虞亦天年之

幸也如有同我斯志者固願攻其未悟耳大
中九年乙亥歲五月十七日甲午纂

辨金石藥并去毒訣

僕安帝時有劉泓者久學至道棄官入山後
至延光元年十一月九宵君來降焉懇道士
不知燒丹之正道乃指陳至藥之根源分別
雜丹之門戶并解金石毒守仙九方傳付於
泓訖之如後

九宵君謂劉泓曰夫學錬金液還丹并服丹
砂硫黃并諸乳石等藥世人苦求得之將爲
便成至藥不得深淺竟學服餌皆覓長生不
死者也並不悟金丹并諸石藥各有本性悚
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從義軒已來萬不存
一未有不死者劉泓再拜稽首問曰何也
九宵君曰世人所造金丹服餌皆求長生愚
者即劫力以資俗事又欲將至藥求點化金
錢榮其行尸以養僕妾但一起心即是必死
之兆至藥亦無因而見也准教藥無雙能公
無二用又不知藥有至毒造丹成後世人只
知餘甘制河車礦石引針硫黃乾水銀將謂
制金丹了便無毒矣假如先賢錬秋石以地
霜結爲石能引生汞亦能制金石毒亦能壯
金石毒如有服者中路毒發不可禁止必見
死矣縱不死亦卒患瘡此爲先兆也秋石
云解毒且見朱砂及粉霜毒并硫黃等被秋
石制伏豈能解毒矣先聖遺教世人難知爲
知之者真仙也不知者凡人也

泓問曰變化銅鐵之藥並不堪服何也君曰
緣點化藥法多用諸礬石消硇之類共結成
毒雖能乾制水銀及化銅鐵其用火時候亦
與至藥不同緣毒成結在其中終令千鎗萬
化毒終不出亦如人有毒心毒在心內必不
從外入亦如木中有火火元在內其點化之
道本亦在內各受其性色目法作不同焉遞
相生各懷毒性雄雖消硇雜類相助其火候
不展天時地理之法或近或遠者蓋不稟天
道而成則知古往仙人不服此藥明矣緣有
大毒造化之力不足故也

泓又問曰點化之藥爲有雜石眾毒固不堪
服常聞換頭紫粉七返丹砂更無慕硇所雜

可以服否君曰此二藥世人千百中無一人
解作縱能爲之亦不堪服何也且換頭紫粉
是仙人所合之粉以爲宮室之用緣有硫黃
在其中水銀入硫黃舍太衰豈可服哉又七
返丹砂雖煥今伏大本無四象五行筋骨血
返丹砂即病血盡則死矣
肉陰陽炁不全如服之令人五藏血乾凡人
血少即
泓曰世人修服丹砂頭堀不破顏色如故大
火燒之不動者服如何君曰凡朱砂凝結之
初皆於砂石中成質緻是光明者飛之每斤
○只得十二兩水銀其四兩即是山澤滓滯之
物其滓滯懷大衰道士若解出滓便相和服之
服者則泄人炁脉乾人血液豈得有益乎況
從古已來道士未經至仙之教皆謂伏大丹
砂是死水銀矣言金砂入五內有不死之兆
甚錯矣世人豈不知從前服者未有不死之
人唯硫黃獨體不入他藥猶能去人積冷但
不可多服緣是純陽炁不全耳其他小術固
所不論
泓問曰何藥則堪服可以延駐君曰我仙人
所錄至藥例皆日魂月魄四炁爲象日魂不
離日裏月魄不離月中假如至藥亦不離從
木而生何也木帶青以象水銀內含其火火
爲陽以象朱砂朱砂屬離離南方火之位火
爲朱砂亦同木中有火矣配木火入中宮之
土土能剋水火能生土而乃道成如人初生
嬰孩及長大還爲人父母遞換相承本處其
一至藥根本亦不處二道之無根以心爲根
道之無用以四時受炁生各得其所爲用
道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至藥服之不死者蓋
○爲不參雜諸味無奏銷成汁爲器或方或圓
並能赫然通徹晝夜光明然始堪服去人昏
沉定人神思除邪魅耐寒暑皮膚潤澤髭髮
不白返老成少千日可驗故服之不死
泓又問曰至藥有幾般君曰眞正之門有三
名各有三一禁法不可輕傳於人何謂不可
三日九轉下仙上丹其三般丹出一門而異
爲一曰神符上仙上丹二曰白雪中仙上丹
輕傳假如神符若無太一宮天一宮成者即
名白液終不成器緣以天一宮名其三一不

可傳白雪若不堅不成冰不入硝青不變
黍亦共粉霜姜無別亦如日無烏而不明月
無桂而無暈繩相似緣引凝成堅冰青如礬石
引針其三一不可傳也九轉曾青白雪成結
即入紫宮用緣以凝四黍納萬象而成質其
三一不可傳也夫至藥若不受四黍混沌豈
得號曰龍虎之丹所以我仙人天地之玄化
同日月之光如神符白雪修錄功畢始有上
昇之路九轉即返老成少頹如處子善同南
山矣其三一之訣不許輕傳豈不宜哉

○劉泓曰三一之旨玄矣秘矣未知何人即可○
傳授君曰如吾者即可傳授夫三一者造化
之機關也非獨至藥有之凡人身中亦皆自
備人若能修身中三一者即子母不相離神
黍自相守怡怡和煦光照明白子不見至陽
之月當晝之景手風雲不去纖羅不動碧空
澄徹豈有障翳哉人亦有之若能常調三一
不應不生與碧空之黍相合內外光明虛無
同體者亦可昇騰矣世人或有竊聞此道者
云是服黍乃鼻吸口吐鼓腮強咽立可致其

殞斃亦猶藥中錯服毒丹不可救矣所以身
中三一與至藥三一不殊其身中三一亦不
可輕傳也

泓又問曰如有人先服丹砂及乳石硫黃紫
粉黍粲者如何救解之君曰已服死者不可
言也如有後服者只可救之遽須相勸道士
志造守仙丸救之可存性命假如換頭紫粉
緣不入缺白雪為骨為陽及無調青入者
即名大毒紫粉人服不看多少遠近如喫雜
物觸犯不問日月遲晚如發不在醫療例不
出三日五日無藥可救如硫黃紫粉伏火丹○
砂及諸乳石若發服守仙丸猶可救之十有
二三命在若曾服諸石藥雖未發能防備者
服守仙丸尤妙

泓又問曰三大丹既延駐人命無毒知末畢
功可以服否君曰神符白雪九轉未經太一
宮者四黍未全不可服如有人誤服者忽覺
發動不安但急服伏龍肝汁并甘草湯生蓼
豆汁乃立定少見命終何也緣此三藥並無
雜類相挽只空大毒乃不至死除三般其餘

丹砂之流雜物一朝一夕強餐服之如或發動命即危矣

劉泓曰守仙丸丹可得聞乎君曰守仙五子丸此法仙家所秘然令擇有道之士教之以一時以物篤急攜看乾濕得所泉手丸之如梧桐子每日酒下三十丸如要加減以意斟之忌猪肉蒜芥蘿蔔等服之百日先服金石藥姜蜜蓋亦益金丹之炁通流於五藏潤澤血肉蒂委惡除髭鬢如漆返老成少皆因制其陰陽炁兩性彼此相備矣秘之通玄先生制五子守仙丸歌以讚其妙歌曰

返老成少是還丹不得守仙亦大難慈見贊○斑令却累一日但服三十丸松竹本自無啟故金液因從大制乾五子可定千秋旨百歲如同一萬年

陰真人論三品大丹之靈効亦云五味守仙之草藥尚能守生相助如不得上昇且為地仙永不死矣為其制一切丹砂及餌諸石委永不發動又益靈丹之功威行於榮衛也決定無疑矣陰君之意言五子草藥尚能令人不死即神丹之功可知矣今以傍有助於守仙丸故附之于後

右出

三月採蓮子草取汁二大升拌藥末令乾又取杏仁一大升取好酒研取乾盡乾後七八月採蓬葉搗取汁二大升拌藥末令

車前子

餘甘子　覆盆子　菟絲子　五味子

守仙五子丸方

書去繁也

玄兼述三丹之功極備但無修丹之法今不○通

○先生張果進上此方玄宗大喜祕於禁中通

道士見之錄出遂傳於世至唐開元中通玄

雲天不見矣劉泓乃於山中刻石書記後有

往往爾宜熱恩流傳以救未悟者無忘吾言吾將

爾時謨其性命令故一一教示并粗舉三丹大略

九此法仙家所秘然令擇有道之士教之以

劉泓曰守仙丸丹可得聞乎君曰守仙五子

動命即危矣

丹砂之流雜物一朝一夕強餐服之如或發

夫陽丹也陰丹可以上昇陰丹可以駐齡陽丹者還丹也陰丹者還精之術也黃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求至此之謂也王屋眞人劉守依眞人口訣進上

千萬歲求此之謂也

王屋眞人劉守依眞人口訣進上

代宗眞人姓王名長生遊諸名山不常厥所臣於王屋山獲見故為之王屋眞人眞人自言東晉朝人也一妻姓劉自言太宗朝人也夫婦之顏俱若冰雪探幽索隱亦相隨臣親伯父名登常學道於壯歲恬山事張果先生五十餘載凡壽命一百一十六歲天寶十四載春三月告諸子曰元忞錯謬不可久俱我行三山海上以求名藥若來期稍遲汝等勿怪遂去而不返其年十一月果有緑山之叛臣家本儒業於道術頗著隱居王屋十有餘年每見樵翁未常不敬修行不輟果遇異人即王屋眞人是也因問臣出處親族乃自言曾與臣伯父同事張果先生見愛之情更加數等當時臣已朽邁耳目不聰眞人見哀授以此訣遍來諸疾減退雖未返童顏漸覺似於少者

化為精髓者也古仙經云有十種仙其一曰堅固精色而不休息俞精圓成名之行仙者千萬歲求此之謂也

訣曰不敢爲主而爲客此一句借道經以說其事也夫先舉者爲主後舉者爲客主者先施惠於人也客者受施於人也若施於人者則情散精竭受施於人者精固而情專以其納和忝以助陽夫何患焉然則陽亢爲災陰盛爲菑陰之菑忝也慎莫從高自投擲夫陽怒急於

○事於陰門而側身也所爲將閉諸陰先側其身也隙所謂命門在精室之下接脊之末黃庭經云玉池養靈柯不復枯閉絕命門保玉都斯亦明矣然則俱不得縢則害生靈柯玉壘不言可知也補之其道將如何將欲自明故自問之也玄牝之門通且和此補之道也所

若不補之則成其病彭祖者陰養陽精命可長生此之謂矣舉陰能養陽即知陽亦養陰實也徐徐王壁補前功既通之後縢理必虛

謂之矣又自古道者相傳云欲得不老運精補腦正在此矣大抵是忝爲精若此即化精爲忝賡咸子授黃帝之道曰無搖爾精蓋用此法也嫋嫋靈柯不復空靈柯不復空忝充

○

謂陰陽相合更相補養夫玄爲鼻主入忝牝爲口主出忝出忝與命門入忝相應一出一入忝息即止亦無定數諸忝不泄俞相續不斷惰極即凝結爲精精既補爲何疾之有銷散三尸用此法也夫本來合實虛即蟲生菓蠃之類也

本來合虛實即蟲生木蠹之類也三尸在三丹田也三丹田者上丹田腦髓是也中丹田心虛是也下丹田精室是也所以心有竅是合虛也哀憙塞之即生蟲也精室腦髓是合實也施瀉過度即生蟲也若合虛者今虛合實者今實三尸之蟲自當消散夫何患焉因之有肌膚悅澤如春花返其童顏是此術也許流百脉填血腦向之所務亦已畢矣彼靈柯既不空矣且宜摩拭手足按摑筋節既自當精炁流布散入肌骨百關通利其在茲乎○

許逊流也故精却上而逆流也夫婦俱仙此得道者夫以陽爲主陰爲客助主當安矣俱獲暢達非仙而何然此乃仙之階矣至於羽化上昇亦猶此矣欲求此生壽無極陰戶初開剔消息此二句即眞長生久視之道也夫長生之術如接樹焉以命續命者也然則接樹之法雖以枝接之至於妙用之要假元炁陽和之力續命之法有同於此夫陰門初開必有血候初止勝理始通陰陽相感此時也者將有孕也夫將成後人之命而續我前命事既相類理亦昭然唯於此時要在勿洩然自古道者相傳皆言施之於人則生子存之於已則生身此之謂矣然此法要尤在春初當萬物發生之時故當與其盛矣凡一歲是延十二歲十二歲者天地一周矣頻十感而延一百二十歲此舉軒轅上昇之道矣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四

○

金丹訣

太清金液神丹經 并序

夫玄虛之號既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道之為言覺覺猶悟也有一夕之寢者則有一旦之覺矣有大夢然後有大寤覺夢之極其可略言乎聰生謂之弱喪欣死謂之樂無樂無所樂有不足有聰有則甚惑樂無亦未達達之所體也但運陶鈞之上潛搞不疾之途寂耳達生則通泰生則順然後蕩以兼忘為人搆生由所以製經設教紀載異聞錯綸道俗剖判三極先大明通順然後蕩以兼忘為人搆生復暢其玄虛紀道者也其神德之狀感興所及自陽也盛稱有德然後統之以無待此老子行忘導引准況太和之液也盛稱吸新吐故納津潤利益生入玄玄門具其身神不使去人也利用出入群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由此其權見於清明而為萬物津渠也利用者神炁也神炁日喪之由神炁四體之用而愚俗不知須神

魂而生人不可須臾無炁不可俯仰失神無
炁則五藏焦爛失神則顛屢而亡尸得炁則
生炁聲相索為強神去則炁而炁逝則人衰百拙
皆知貴死而樂生而不知生治之功在於神
炁是以鼓出其心而起其炁屢誡其神而那
炁不受其靜而守其真者罔不免於危廢
之先也既覩日月而長流即莫知生編跡於
萬物萬物既做其有得失吝而復生無有津
○
○
基之門其楊必兆其對互生明人不可以不
情精守炁以要久延之規和愛育物以為枝
葉之福矣其道經焉其德經焉推宗明本窮
玄極妙絕衆枝於真根攝萬條於一要緬然
而不絕光矣而不耀既洞明於至道又俯弘
於世教其為辭也深而不淡遠而可味磊落
高宗恢廓宏致煒寂觀三一之樂操鏡營六
九之位閉炁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胎養五物
以要靈真之致三一者腦心腑三處也上一
泥丸君在頭中中一絳宮君在心中下一丹
田君在臍中存之則煒煒於三府忽之則幽
於一身好生者存之為巢亡身者廢之為
敵也故煒煒安觀三一之樂矣扶仙經云子
欲長生三一當明道正於此從夜半至日中
為生炁從日中至夜半為死炁常以生炁府
正催卦吳目拉閉炁息於心中數至二百
乃口吐之日日增數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
閉炁數之至二百五十即絳宮神守泥丸常
滿丹田充盛數至三百華蓋明耳目聰舉身
無病邪炁不復干正女來合使令長生無極
○
也標統營六九之位者六閉止則御於六炁
九者九丹之品號太真王夫人已真記之焉
老子云從朝至暮常習不息即長生也凡行
氣法者內氣者一吐氣者六也云內氣一者
謂吸也吐氣六者謂大可容也症四容出氣
也凡人之息一吟一吸夫欲為長之息宜長
也息氣之法時寒可大時溫可吟吹以去寒
吟以去熱嘻以去病又以去風呵以去煩又
以下氣噓以散滯四以解極炁四者長息之
謂能通六氣位為天仙營者自然神氣謂操

祀九丹之仙術之秘旨在於升紐氣存時
年命過而不墜閉息以爭三辰之年者
此言十行氣也夫行氣之法先安其身去諸
谷謂穀菓諸葱菱而和其氣不與意爭若不宜
且止須臾和乃為之常守多倦氣至則形安
此
光比年矣胎養玉物以要靈具之致者乃是
清氣來至則自覺長息形熱則溫口閉十而
自甘香溫液既多玉藏長存則壽與天地三
形安則和息和息則氣清氣清則清氣來至
枯絕者反生抱生氣者年逾登景漢以陵蓬
遊雲巔以逍遥至乃面生玉光體有奇毛吐
木欲大無翮而飛分形萬變恣意所為塞江
川不異瓊蓬破山梁不煩斧斤叱咤則雲雨
野冥指麾則叢林可移其神難紀其妙叵微
大哉靈要不可具述度後生不達未接高會
傑浪無涯遥迫千載神師象賢拯我險津越
自因蒙仰聞玄路坦然無關而不可開非不
可開弗能開矣諸弟子密視玄根覩枝其鍵
鈴焉弟子趙昇王長乃顧影撫心慨愧交集
靈鑒罔極乃遣開人玄朗內鏡卓然先拔鎖
研所通殆則上聖之真側聞其義輒傍以為
解復舉其管閱悉諸所見操較高旨而斟酌
之焉
金液丹華是天經泰清神仙諒分明當立精

誠乃可管玩之不休必長生六一合和相須
成黃金餌之光入華池名曰金液生羽衣千變
萬化無不宜雲華龍膏有八威却辟衆精與
魑魅津入生朱兒乃騰飛所有奉詞丗未衰交
我神言宜見隨九老九烝相扶持千年之鳥
水人亡用汝求生又所據太上景電必來降
玄柔雜佃為我用委帛精糟蔫化仙人
一金玉斷弗等強趨命必隕神言之載勿笑
弄交經佩身為可放棄雲露韜常如夢雄雌
之黃養三宮泥九真人自溢充緯府赤子駕
玄龍丹田君侯常豐隆三神並悅身不窮勿
使霜華得上通變物九色在釜中玄黃流精
隱当林和合陰陽可飛況飛則九天沈無梁
女御神龍流珠之英能延年華蓋神水乃億
丹華黃經必成金水銀鉛錫謂楚皇河上妣
千雲液踊躍成雪霜起和東拜存真王陵為
山僻陽為丹子含午精明班建是用月烝日
中官明朔燭夜永長安天地爭期遂盤桓傳
汝親我無極不相管溝殃乃延冥都言罪
自相生先死父母何其冤為子禍上考不全
祭書冥廢于明宣玄水玉液朱鳥見經日用
之故不過山林石室身自錄反汝白髮童子
嗤太和自然不知老天鼓叩鳴響懷抱天中
之山似頭腦玉酒競流可大飽但用把焉仍
壽老千年一劑謂究竟丹文玉盛務從故見
我外旨已除病何況神經不延命禍入泄門
福入寡科有天禁不可抑華精蓄蔫化仙人
連城大璧危更堅長生由是不用牽子將不
信命九淵秘要思之飛青天此太清金液神
丹經文本上古言不可解除君作謨字顛出

之合有五百六字

作六一泥法

礬石　戎鹽　滷鹹　礬石

右四物分等燒之二十日止復取左顧牡蠣
赤石脂滑石凡七物分等視土釜大小自在
令足以泥土釜耳合治萬杵訖置鐵器中猛
下大九日九夜藥正赤復治萬杵下細篩和
以醇醲苦酒合如泥名曰六一泥取兩赤土
釜隨人作多少定其釜大小以六一泥塗兩
土釜表裏皆令厚三分日中暴之十日期令

乾燥

合丹法

取水銀九斤鉛一斤置土釜中狂其火徒二
至日下晡木銀鉛精俱出如黃金名曰玄黃
一名飛輕一名飛流取好胡粉鐵器中大熬
之如金色與玄黃等分和以左味治葛杵令
分暴之十日期乾無令燥拆拆即輒以泥隨
護之取越丹砂十斤雄黃五斤雌黃五斤合
治下篩作之隨人多少下可五斤上可百斤
內土釜中以六一泥密塗其際令厚三分暴
之十日又擣白及屑下細篩又以苦酒雄黃
牡蠣一片合搗二萬杵令如泥更泥固濟上
厚三分暴之十日又燥如入大更拆拆半發
者神精去飛若有細拆更以六一泥塗之密
視之先以釜置鐵鋗上令安便以為戾燒釜
四邊去五寸然之九日九夜無馬屎稻米糠
可用又以大附釜九日九夜又當釜下九日
九夜又以大擁釜半腹九日九夜凡三十六
日藥成也寒之一日發視丹砂當飛著上釜

如奔月墜星雲錦九色霜流煒燁又如凝霜
積雪劒芒翠光玄華八幽羅光紛紜其悉似
紫華之見太陽其色似青天之映景雲重擾
綻縱英柔繁宛乃取三年赤雄鷄羽掃取之
名曰金液之花若不成者更燒如前法又三
十六日合七十二日理無不成要即通火令
以時不可冷熱不均均則三十六日而成不
復重燒之也釜拆則無神服之無益況之小
今出三分乃佳又當猛其火增損之以意矣
平旦澡浴薰衣東向再拜心存天真靈官諸
君因長跪服如棗大復斷小豆上士七日登
仙下士七十日昇仙愚民無知一年乃仙耳
若心至誠竭齋盛理盥容旦服如三刀圭乞
立飛仙矣但道士恐懼或慮不精便敢自服
三刀圭即者神丹烈驗初服三刀圭皆暫死
半日許乃生如眠覺狀也既生後但復服如
前累米之法知其賢愚之日限也凡已死者
未三日以神丹如小豆一粒發口舍服立活
先以一銖神丹投水銀一斤合火即成黃金
不可用當弄大之金成簡盛丹丹經以繩盞

暴之先淨潔作苦酒令釅不可用也既
成清澄令得一斛更以器著清涼處封泥密
蓋泥器四面使通而半寸許以古甎甎黃金
九兩置苦酒中百日可發以和六一泥用之
名曰金漿也金在醯中過三七日皆軟如餉
屈伸隨人其精液皆入醯中成神烏也百日
欲出金先取冷石三兩搗爲屑絞三斗冷水
徐徐出金清一宿金復如故初發器中取金
勿手挩之則金軟碎壞若無金者亦可借用
若土釜大則醯多不限之一斛也又隨醯多
少或減損金兩數也丹砂雄黃雌黃先搗下
重篩飾治令和合著密器中又令器上口如
大也又取雲母粉二十斤搗下細篩布於地
令上見天以穿艸桑葉十斤布著雲母上百
時以清水三斗洒桑葉上即畢冥出丹砂露
器於桑葉上發其蓋臨暮日欲出還丹砂蓋
在於室中別以席覆桑葉於地如此七日從
甲子齋日始訖辛未日旦於是黃龍雲母液
盡入丹砂中天雨屋下為之露丹砂當晏謹
視護或恐蟲物穢犯之多反側丹砂令更見

天日訖又治一萬杵閉鑵須申時俱內土釜
中簡令平正勿手抑實以器著清涼處封泥密
蓋泥器四面使通而半寸許以古甎甎黃金
九兩置苦酒中百日可發以和六一泥用之
名曰金漿也金在醯中過三七日皆軟如餉
屈伸隨人其精液皆入醯中成神烏也百日
欲出金先取冷石三兩搗爲屑絞三斗冷水
徐徐出金清一宿金復如故初發器中取金
勿手挩之則金軟碎壞若無金者亦可借用
若土釜大則醯多不限之一斛也又隨醯多

祭受法

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升千年沈一斤
沈香也水人三頭雞頭也皆令如法者若用
之治取米令淨漬其米或蒸或炙之隨意用
三盤盤用三盃餘內別盤盛座左右燒三香
火通共一座令西北向主人齋七日或三日
訖施祭祭在于時潔衣服三拜謹請九天
皇王三天眞皇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太上
眞人虛無丈人眞官太丹王女天一君王中
黃夫人九皇眞神下降某郡鄉里某甲室中
因又三拜三叩頭三自稱曰
今日吉辰齋志奉迎太上諸君丈人乞俾住
華輦憩駕須臾因重上香少頃又三拜良
久而跪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久論愚俗
積罪罹考禍從深重解令奉屬太上道君永爲
脫三尸令百尤除解令奉屬太上道君永爲
神民常愿清虛以正識身思過因緣得開玄
路即日受先師告其金液之經披看妙祭薰

然反生乃知天尊靈貴非世尸所陳豈其頑扑可得希聞是不敢輕祕故祀啓天神至尊一書委席一傳之誓已備如本科將輒花佩永年無泄無漏唯願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當扶某一身使享壽延年所向諸合早得從心合丹液之英依傳校之科敬受師節度言畢又九叩頭九自撙令徐徐聲讀出若不能諷本呪文可執卷讀之也又重上香酒畢送神藥速辦棲遁山林別啓告祈高上諸皇以上頌三天真皇九老仙都君又一拜起曰上頌九氣丈人又一拜起曰上頌太上真人又一拜起曰上頌虛無丈人真官又一拜起曰上頌天一君王又一拜起曰上頌太丹玉女又一拜起曰上頌中黃夫人又一拜起凡拜畢起立稽首曰上頌九天真王又一拜起曰

太清金液神丹陰君歌

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翱翔登天丘黃赤之物成須臾當得雄雌紛亂殊可以騰變數行厨室人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寧驚必來游凡六十三字

本古書雖丁佳書作金液還丹之道其方用大銅箄開孔廣三寸半令箄厚四分高九寸二枚其以一枚爲蓋蓋高五寸也治熟礬石一斤鉛丹半斤夫礬石先火燒二十度搗萬杵又鐵器中猛火九日九夜復萬杵下細篩調之以淳苦酒和之如泥塗銅箄裏令上下俱厚四分是第一塗也修之法即復當以雄黃雌黃之精以淳醯和復塗兩箄重令厚半分此第二塗也第

增 兩 丹 筆 祭 又 上 一 頌 上 神 誦 又 合 神 扶 永 一 扑 然

三次霜雪也其上蓋亦如下蓋法塗之內
霜雪不滿寸半已藥內霜雪中以上蓋蓋之
再用代赭无屑如前以塗其會牢塗之無令
泄泄則華汽飛去已復塗之宜於陰燥處
今其大乾置於釜竈火馬通火中央作銖豎
安之蓋令去地高三寸猛火亦佳也火前後
左右去蓋皆三寸不可不審詳精占也如是
後至十日更近左右前後各二寸如是二十
日復便近火去蓋一寸如是至三十日左右
前後五十日名曰黃金黃金者中神藥可以
成黃金也如是又火二十日合七十日藥成。
名曰赤金所謂赤金者此中神藥可成赤金
名曰金液還丹即欲作黃金取還丹一銖置
一斤鉛中即成真金矣亦可先內鉛於器中
光火爲水及內刀圭赤藥於其器中臨而觀
之五色飛華紫雲亂映蒼鸞玄黃若仰看景
雲之集也名曰紫金道之妙矣其蓋上紫霜
名曰神丹服食以龍膏澤和之令如大豆大
平旦以井華水服之日一九七十日六丁六
甲諸神仙玉女皆來朝之侍左右前後導引

服百日恍惚往來無間出入移時至矣百五
十日玉女皆謁侍旦夕爲其侍易形如具玉
之色得變化自在常見按摩致諸行廚寶物
也金主爲肌肉還丹爲血脉主致神上下無
極出入無間得與日月神相見又旦旦當漱
華池玉漿便常飽溢玉漿口中液也玉漿主
爲骨髓筋肉益人精炁上昇不勞不倦長生
久視龍膏澤者桑上露著桑葉上平旦綿拭
取之煮火乾藥取七清汁合鴈羊髓分等煎
以爲棗膏亦可長服令人填滿有美色銅箇
亦可大作向者所作寸數是還丹之一劑耳。
增損隨宜也作棗膏法一劑用三斗大乾棗
六斗水煮之令棗爛又內三斗水又煮沸合
用九斗水絞去滓清澄之令得三斗乃內鴈
羊髓六斗投汁中微火更煎如飴狀無鴈羊
髓者鴈羊膏亦得可用取雄黃雌黃精之法
雄黃雌黃各一斤細擣治萬杵一篩得所用
六一泥故土釜以著其上下合之即取新燒
瓦屑合并和泥釜固濟無令泄炁暴令燥坼
又泥之次以葦苫三日三夕燒釜底及左右

也盛稍華上著如霜雪即成矣若簡大亦可作取釜蓋上著霜雪者用之作霜雪之法取曾青礬石石硫黃戎鹽凝水石代赭水銀等七分合治萬杵不須節也以淳醯和之令混泡則淳自適即置土釜中封泥皆如泥神丹土釜法又以代赭白礬屑塗固濟不可令洩也事事如封前者無異以葦火炊其下及左右四日四夜小猛之神華霜雪上著以三歲雄鷄羽掃之名曰霜雪可加丹砂雄黃雌黃三種亦與前分等合為十種也名曰金華凝霜雪如此還丹之道畢矣還丹不先祭作不成又齋三日以清酒五斤白脯一二斤祠篤神炙鋼簡用蘆葦者是天馬極當用葦耳要宜須馬通火也葦火自難將視至於燒雄黃雌黃之稍及燒霜雪自宜用葦火不與銅簡火同也金華凝精霜正可服使人不死耳非是霜雪不中內著銅簡中用也霜雪所用皆青戎鹽凝水石皆黃藥不可用交代非真則藥不成也泰清金液神丹凡五百七十六字第七字金液凡五百六字還丹凡六十三字

鄭君曰夫仙人飛沈靈驗難論實非凡庸可得閱閱自丹經神化者著在實驗是故天尊真人隱秘此道夫真靖二事不相離愚人返述故見示之高逸然達者亦奚不以方寸知之故見示其文為不達者耳其智豈限耶經非有求仙之志固不教也是以太真夫人猶語馬君云與安期相隨少久其術可得而傳如淺希近求則房戶閉堅真人尚實惜如此豈是下流所宜與我陰君繕書數通封付五岳若好道之人能潛身山林精思至味其能○

又於其道者神仙自當開發石笈顯然而示之自非篤志慕道者於是丹經秘要便永藏幽矣馬陰二君何但仙人而已至於觀察緯度知國存亡審運命之盛衰驗未然之必然救生民之大慈作群方以定物名始接聖齊光玄照萬品可謂明矣可謂神矣弟子普聞得道真人傳說所言往往稱歎教其實練乃異人同辭豈可令清真之音墜而不書乎故書二君神光見世之言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附于元紀丹經載之焉諸有道者可攬

南陽張女機撰

金丹

丹論訣旨心照五篇

旨叙訣第一

參同契云諸術甚衆餘有萬餘即知大丹之妙唯鉛汞二物爲至藥也非用四黃八石若大丹有石藥之氣入二物中即有大毒凡言死水銀固生人即須陰陽之氣水火結成爲○大丹服之即長生若用礬石硫黃砒砂等燠伏乾爲藥服之有大毒久久損人砒砂有食銅腐鐵之功豈堪服食礬石有殺虎之能此可固爲深誡大凡學者傳得一小法即言世人少健將丹與人服之反有夭横之變深可哀也自後見者生嫉賢皆言丹石發於癰腫蓋此課惑之徒致謗金丹之功不可凡石乳之類能不食爲妙不可以徇情索強而服之致枉夫者世有之矣宜審省解之藥須定論叙防葵甘草湯斷出之可服大藥也且大丹是

天地玄元正真之炁太皇衆仙之食色四象
以成形依乾坤而自化結成紅紫色變爲丹
名曰正陽專陽元陽一名還丹豈凡夫容易
而會奉道君子審而保之傳付得人道不衰
矣天生造化用合三才依易象而布封順陰
陽之炁候一年之大終日月之度數而成丹
也固可得之古仙皆因此而成仙也長生久
視凡夫聞之撫掌大笑智者一聞悟解大契
眞元余實不才故引三聖眞人歌證之金丹
論明之更不煩他說夫還丹者彼日月運成
○還其本元却歸本丹砂玄色名曰還丹丹有
三等一名正陽丹上元也二名專陽丹中還
也次名元陽丹本一體而三品並大還之宗
也不知此妙不可言修丹術事乎又單以滷
水煮伏丹砂獨伏水銀並不可服何也孤陰
無陽也久久損人不是正陽之位又有用曾
空煞水銀雄雌咸亦不堪服食此互相傳受
非眞聖之良藥何也八石俱有妻金碧經云
捐去五黯不用八石訣云不用藥用五行理
之要也

明掛章第二

夫硫黃三兩能制水銀一斤故知汞力不如
硫黃汞一兩之力如牛一頭即知硫黃一兩
制水銀五兩水銀力不如硫黃也如此比功
力大丹不用硫黃用眞鉛也眞鉛五兩能制
水銀二斤信水銀力不如鉛也故知陰能伏
陽非陽能伏陰此之爲反也夫至道求長生
養志不得大丹終無得理忽遇此訣皆多積
福方得知此秘文若博非人皆七祖受殃及
損子孫凡修大丹不在藥味事在五行精究
○易象明辨節序之運移知日月之度數陰陽
相使神仙之要合道之宗軌不可信八石四
黃非長生之妙藥夫鉛汞大丹之根五行之
本八石之主金性冷居其陽坎中一陽汞即
生於朱中是也石性熱居其陰離中二陰鉛
中金眞鉛也故曰陰陽相合所以陽即是君
陰即是臣石浮金沈義之明矣君臣相得浮
沈得度藥物和合即神仙之要妙也若不知
君臣不明本類徒費千金終無得理必知君
臣合乾坤之要大丹之術自明矣且以鉛爲

君能引五藏以來為臣能煞三尸通於神明
光于四海故真人訣云用鉛不用鉛五金生
於鉛中用鉛不用鉛五金出自鉛中此至玄
之言也賢者審而知之方知道可成也用鉛
不用鉛五金之精髓七寶之良媒夫大
丹味與天地而齊畢五金切忌於鉛將何物
而制之五金歌曰以黃牙為根黃牙是何物
又欲用何鼎器黃牙不是鉛不離鉛中作孤
用何物而作又曰不用五金八石
剛子問曰用何物而生魏生答種禾當用粟非類不可
成也若以五金八石為之即狐兔不乳馬驚
崔不生鳳何異將膠補釜毀瓮病用野葛乎異
類不同種安能合體居黙金須用金化銀須
用銀黃牙鉛裏得方知道此親鉛若得真不
失家神鉛若不真其汞不親白虎是腦黃牙
為根青要使者赤血將軍此青汞中有丹砂
也非用曾青也若人得此術可保重之若泄
之當滅壽殃子孫陰符云師者言不同道者
祕之恐招有咎也夫慕道之人至誠感神曉
會其義方知大道難求世人罕會蓋是愚迷

不見其義雖積覽方書一無成者何也由其
不遇至人明師一一言之乃措意罔象自為
多有此輩余曾於嵩山見司馬希夷修大丹
喜乃問訪之曰火已五月余再請之希夷又
祕奈何欲明此道恐此子虛為累日久見之
不成也希夷又云大道有三般內用一人看
逐於鉛汞中制伏雄黃也果非大藥之妙只
是罔象尋丈自為之爾又見李尊師子虛於
二味中入硫黃亦言內用一人看此二子並
非正解傳處悞也余憮而哀之二子根性不
純熟迹不及於真終無得耳且內用一人即
看戊己之鼎此子不了虛而為之徒經時苦
果不遇人非余之過皆道不合人五金歌曰
不慮藥不聖恐藥而不正不怕藥不神恐藥
而不真若智者曉會此義是正真通靈真人
也何慈龍虎大丹不成可謂日月在手造化
由心真實不虛之說耳龍虎真文云虎者真
鉛也龍者真汞也反鉛為黃牙反水銀為真
汞真鉛不枯真汞不飛即此非世間水銀也
已出一切塵俗耳馬自然歌訣云汞生水銀

兎鉛因靈牙是出世爲還丹速人不能要求
與水銀別速人用之拙若丁此眞源可以凡
俗陽後之學者固不過眞師傳矣
訣曰用鉛八兩爲陽爲乾爲虎又水銀八兩
爲陰爲坤爲龍此二物能變化無鉛亦陰也
本黑水一也一陰也又一丈陽也水銀木三
也朱砂爲大大數二大中陰也故藥匀有陰
陽遞相制伏爲於玉藥此二靈物是天地陰
陽之正象豈有凡間八石四黃爲丹乎智者
詳之此大
○
言乾坤剛柔配合龍虎八兩屬乾八兩屬坤
一兩有四分一分有六銖一分應一卦一兩
應四卦八兩有三十二分以應三十二卦坤
有八亦應三十二卦合六十四卦通之本也
二八共一斤以應六十四卦銖有三百八十
四象一年三百六十日古仙觀易象合乾坤
應於節候一年大畢合用天數豈更有四黃
八石何必以合之乾象乎口訣云黃牙一水銀
二木三火二水一金四土五法象天地在此
中矣孤陰亦不可孤陽亦不可訣云白金爲

君本黑金精也西方之位太陽之精金君經
云鍊銀於鉛神物自生灰池炎鑠鉛沈銀浮
潔白見實可造黃金牙又隱言名黃輕又曰
黃牙又名秋石西方之位石是兌長之名其
性陰陰中陽也是長生之至藥牙是萬物之
初也故號牙緣因白被火變色黃故名黃牙
淮南王號秋石王陽得之名黃牙太古眞人
名遂丹至訣言二物至靈而堪爲大丹眞人
曰金於鉛中九鍊受水火炁呈水銀於太陽
中受炁呈此二物各於陰陽中受炁畢故聖
○
人採之爲大藥相和入土器中上下水火昇
降功畢千變萬化物遇相類相從此龍吟雲
起虎嘯風生道之交感非類不可若以他石
藥參雜意希化實與潔劫而無成此二物太
古眞人之法千金不可傳也金丹之證矣

金丹論第三

夫丹砂太陰之精本受太陽之正炁因火變
白居青帝之首爲汞之名是木生于火自合
穩而里靈鉛本黑精化爲西方庚辛正位是
以金生水水生木二物自相匹敵若非至靈

至聖何以成丹乎大凡愚人或言豈有餌金
丹而長生久視余常懸而傷之自古眞人聖
人皆錄藥致長生蓋百千萬數人皆知之豈
有不信乎皆指泰皇漢武然大丹之靈不救
自形之禍昔劉玄穆事魏先生看火一年忘
情有疑遂不遇而早夭徐景休懃心積德不
怠家祖師教以藥長生而仙今在太白山亦
一千餘歲此二子疑以不疑咫尺萬里得與
不得雲泥有殊今眷而言之足可信矣且陽
春既發令節已行萬物承春之氣花落子孕
○感而實堪人食之此豈非目擊自然乎且
五穀而可濟人之命豈目擊而不見之乎況
至藥靈丹服之而不變骨爲眞人矣自是世
人迷忘所計不信不修不遇不爲乃虛度百
生沈累多劫足傷乎會衆顯求色慾以名利
所係形枯質朽三官奉命被陰司誅罰又何
以得長生乎又按討多非損己敗正奉人物
而成自家業又何遇至人傳受乎修心靜念
攝心歸道可遇若誘毀先德侵擾無辜又何
以開之也夫五穀尚能滋神養炁是敗腐之

物猶延人蓋況神丹而無玄德之功換
凡肌脫病貧駐顏益命與子論之目擊可知
耳不欲廣陳委細事涉繁詞其餘妙旨清虛
盡著金簡徐君魏先生淳于公此三人各通
至術並神仙之流近謝玄沖蘇耽二子亦羽
化金丹之客人皆知之何言及矣況名山鄽
市往往有物外之人混俗之間自忘姓字非
志道同好何以知之請審非言勿輕泄悔今
子得罪持詩金丹與聖人令子沈千劫之困
矣子不聞參同契云金與砂爲主稟和於水
○銀即二物自靈矣又聞不用藥用五行即具○
金水火土也又不聞白馬牙好丹砂百二
八和兩家又淮南王錬秋石黃帝美金華又
鉛不是凡鉛眞鉛眞丹砂二物相疋敵伏錬
成一家逕火近九轉自然成黃牙又化白
藥變花紅流來秋石自相同流珠入體虎吞
食不知何處認金公又自古燒丹者難窮鉛
汞情若人知此理修制自通靈又孤陽不獨
化單陰獨不成本來同二物自有變身明又
龍虎相逢遇何時不自顧白液共相吞相吞

作夫婦隨化成黃牙逐時依后土若得紫河車便是神仙顧又修丹若得訣神用便由人煞在我手參詳定爲眞修丹不得術煞歲月中丹藥號金公金公爾是鉛本向鉛裏蒙

生損心神莫錬枯鉛汞施功似土塵又天地日分明向君說遂者又忽忽黙汞安鉛裏金花

生陰火大衰陽炁并自發紫河車服食堪長又一箇月白漿初凝恰如雪兩箇月如酥略同此花不是藥圖自枉施功此者神仙

黃牙變漸成憶初相見日難着水銀形陽極大衰陽炁并自發紫河車服食堪長又一箇月白漿初凝恰如雪兩箇月如酥

瀾自古帝王居至今何足看又白液壚中化南山塵積年爲丘山芒芒苦倏中生死成波

大還丹成牙自見非此實爲難太古眞人

說如今得見懽方知神不誰須道將即安中有五彩靈變化伏其般十月脫胎出令人見

得真鉛理修持必見終又鉛汞合天地修作

術何曾不大通熟念參同契仍依古類同但

得之修不開與道契宿緣深傳之得人正在

約略同此花不是藥圖自枉施功此者神仙

分明向君說遂者又忽忽黙汞安鉛裏金花

月中丹藥號金公金公爾是鉛本向鉛裏蒙

損心神莫錬枯鉛汞施功似土塵又天地日

生煞在我手參詳定爲眞修丹不得術煞歲

車便是神仙顧又修丹若得訣神用便由人

作夫婦隨化成黃牙逐時依后土若得紫河

月二物抱持如黙血五箇月飛騰戀母聲鳴

咽六箇月行到子宮陰炁絶顏色似鵝兒請

君分明別七箇月垂陰受炁手足厥八箇月

欲成藏府含凝血九箇月點點成球長毛髮

十箇月母子分明欲相別此時母困子體全

似見顏容上如雪鉛脫胞後鉛上肉白如雪

更向瓶中温養之名爲食乳肌膚悅出見妻

炁當依訣築成入赤色六十日出妻服食此

藥如兒在母胎精神爽玄分肌骨勤君學者

須精微莫枉悠悠拋日月此中玄妙不能說

有次第莫虧虧但能修得黃牙成變轉之功

不休歇食長生換白髮有白髮救孩拙仁者

得之修不開與道契宿緣深傳之得人正在

心非道者罪將沈得亦爲災禍害侵閙造化

不容易取次不得輕傳付君不聞古人有祕

詞妄有傳之殃七祖君須信不在疑賢者通

明必得之今日燭君千萬意歷歷結盟當記

之陽初復十一月用下火也陰起始十一月

用至四月陽極至五月一陰生轉火候也爐

寄中央戊巳土鼎上下互相湊實守固之勿

今走消息不失看節候有龍有虎相奔驟嬰兒寂寂頰初幼母養之母肌瘦子成母困長相救陽極乾陰極坤乾坤四象易之門六十四卦修中尊龍虎相噬自相吞立生定位此中存水火爲媒撝我鬼陰陽養我明神昏入節運移霜寒與温看漸變黃芽根日月相催母感恩日之結實立眞門千秋萬歲生子孫審巖松愼多須論此道玄微未可言時人笑道濁昏渾寧可深居市與村莫將妙藥示凡人見之輕○

金匱長生之術付道人自有天官録名字

大還丹宗旨第四

夫言還丹者即神仙服食也自古之天人留此術降下人間傳付於後自黃帝得之白日鼎湖昇仙若古往神仙不一一具言也夫論還丹皆垂藥而爲之即丹砂之玄珠金汞之靈異有仙自然還丹生太陽背陰向陽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地自然還丹自流汞抱金而孕也有丹砂處皆有鉛及銀四鉛是白虎與汞爲匹敵也二物爲之君臣爲有雷丸持日月陰陽炁四千三百二十四萬三千二百年成上仙天人還丹下界神仙修錬鉛汞一年成取十一月一陽生下大至來年十一月成丹象上界仙人天人聖人取食者還丹此自然還丹是仙人天人聖人取食之今修者象而成之大千之數服之亦長生羽化與天同功問曰何以一年象天生還丹之數答曰上界一日一夜爲人間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又一日十二時一月三百六十時合一年四千三百二十時象天生自然還丹此亦上界。○

眞仙流傳人間有依法度日月精炁四時運移得成服之皆延年上界上士修眞契理羽化上昇中士服之地仙下士延年長生不死服食之間別有法矣

赤松子玄記第五

赤松子曰丹砂之精有白有朱合火得白是虎號朱是火丹丹中生汞三者同一體也白虎金象西方之炁含五彩之瑞包八石之異鉛是白虎與汞爲匹敵也二物爲之君臣爲

天地夫婦爲子母神也妙之與三黃同不與八石類迺然造化而修制之爲丹也余昔遇道人傳授修合之合符已至羽化耽歌訣之歌曰

神仙難測鉛汞人不識鉛汞天地精陰陽天地力功歸於戊已能生一切食萬物用土功土是母之極母養一切子子亦因母殖三物自通靈三乘玄元直功在成垣固神在堅柔識必在於人成由人所心憶心靈藥自靈心迷藥難測至道至心虛玄中妙難思智者○

得宗源他年致雲翼

梁朝四公訣

梁有四公子東界外神仙周廻八極至於四周千界之上至于天下入九幽四人云聖人有歌曰

鉛汞合神功交歸太玄旨全在五行中盡入三才智神仙超留至門服食令人異若得真鉛門神仙自然矣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七

金丹部

金丹序

抱朴子曰予考覽養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校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

出子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移服此而不仙則古無仙矣往者喪亂奔播四流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在雲日之表者率皆相似其所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人各有道書數十卷亦未能悉解之也但寓目之耳時有知行焉斷穀及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大略皆同理亦無異或有得道機經者以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予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止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也予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其誇誕自譽及

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
半矣口之與書微有妙說或謂願聞金丹而
今無復有得之者惟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
之或有得丹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
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
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
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救名山
以修斯道予從祖仙公又從元放授之凡受
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予師鄭君
者則予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
而家貧無資買藥手親事之洒掃積久乃於
馬跡山中立壇盟而受之并具諸口訣訣之
不書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
校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予故他
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予受之已二十餘年矣
貲無擔石都能爲之但長歎耳有積金盈櫃
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如此不死之法就令
聞之亦高無一信如何夫欵至粘則知聚蚊
之薄味觀鳧鴈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
之道則使人不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
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
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
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徒自
苦耳夫五穀猶能沽人人得之則生絕之則
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
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
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終天不朽服此二
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
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精之養火而不滅銅
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
也金丹入身中沾治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
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悠悠皆是然萬一時
偶好事者而復不值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
天下之有斯事也予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
示後之同志好之者精修之方而爲之足以度
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
想見其既必自知出嶽潛而浮滄海背螢燭
而向日月聞雷電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
知寸介之細也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

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窒礙而欲迫巽風葬
藍舟而啟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
作之有深淺致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
及猶一啜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
丹之一者也猶自遠勝其草木之上若凡草
物燒之即腐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
成丹砂其去凡藥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
仙獨見此理其去俗人一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
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
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
丹砂何得獨爾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閒
仙道大而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眞人愍將來
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脫死亡之
禍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
文若眞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眞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膚近思
求也予少好方術負笈諸門不憚艱險安有
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感安知末
者而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哥

惟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
咸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
者傳貴爲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夷
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貴焉可強哉世人飽
食終日未必能動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
共遨遊逍遙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
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林籞以奚沸或
荒洗踪竹或眺綸綺或挾弦以疲筋骨或
博奕以棄功夫閒至道之言而如醉覩通
之事而晝瞑有身不惜勤之死地不肯求問
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焦悴之漫汚
之而有道者自實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
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
得者古之聖人富貴以當得之而鮮得者是
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
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見
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得決意信命
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小効但使
得三二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
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

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為無則世人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精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處於求長生僥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為暗惑若所忌(忘七)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同照人心亦安足孤信哉

黃帝九鼎神丹序

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極已與天地之服七日仙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須臾成黃金又以玄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大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者藥不成也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丹名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可步行水上服之三尸九蟲皆消壞其身中百病皆愈

第三丹名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不死又能辟五兵服二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見如形

第四丹名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

風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
斤大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
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
王女至前
第六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
即成黃金
第七丹名桑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
汗和之服九十日仙也九十老翁亦能有子
與全公合大之即成黃金
○
第八丹名伏丹服之百日仙也以此丹如核○
許帶行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鬼精
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
第九丹名寒丹服一刀圭即日仙也玉女來
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此得一
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
餌九丹欲界天則昇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
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矣

太清神丹法

抱朴子曰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即
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十篇云其上七
篇不可教授其下三篇世無足傳當流之三
泉之下三篇者是正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
元君者大神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驅
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
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夫
子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
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愚民不信謂爲
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
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惟知美食好衣聲色
○
富貴而能悉心盡敬盡命奉殁之徒慎無以○
神丹告之令其笑道慢真益罪也傳丹經不
得其人即不告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案以
分之莫輕以其傳之也知此道者或王侯爲
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以作黃金金成取百
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
同也祭當別稱名銜各檢署具用金斤數

檀天二十斤
北斗八斤
并五斤

日月五斤
太一八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壯五斤
門戶閫罡清君各五斤
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草囊盛之徑去無
日於都市中衝風之處嘿祭放棄之徑去無
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自恣用之耳不先以
金櫃神必致災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
事鬼神也在導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
丹知之不易為之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
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
本儒生多才思善詩及丹經讀并序述初
學道隨本師末列已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
人甚分明他作此太清小法難於合九鼎經
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當合之日先生華池
赤童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九轉丹遲速勿驗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日之後暴之昇
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
須臾翕然俱起煌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
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以丹封泥
之塗於土釜中猿火燒先文後武其一轉至
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知之耳其轉數
少其藥力未足故服之用日多乃得仙遲也
其轉數多則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
速也

九光丹法

九光丹與九轉丹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
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
白礬曾青磁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
五色為二十五色色各有一兩而異器盛之
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發其
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尸取黑丹和水

以望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至可召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然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坐見萬里之外吉凶所知皆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貴賤貧富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卷中

五靈丹法

五靈丹一卷凡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礬石曾青慈石磁石戎鹽太一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之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轉丹耳

岷山丹法

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踦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爐中覆以汞暴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大百日盲者能視百病即愈髮白還黑齒墮更生

五成丹法

五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取雄黃燒取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三歲薄苦酒上比百日此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狼牙取治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搔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即變化在意也又以朱草和一刀圭服之能乘虛而行之朱草葉如菽生不群長不雜枝幹皆赤莖如珊瑚多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化為金漿以玉投之即為玉醴服之皆長生

金液法

抱朴子曰金液法道士張蓋踦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黃金一斤並用玄明龍膏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並用玄明龍膏太一旬守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即成水其經云金液入口則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年一出藏之石室合之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之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仙

者但齋戒百日若欲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若半兩則長生不死矣萬害百妻不能傷之可畜妻子居官秩在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後昇天者乃齋戒服一兩便飛仙矣

十日出以黃玉臼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卒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錄一升又取此丹一升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以塗刀劒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椀飲食俱令人長生○以承日月下得神約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者不死也以金汋和黃土內六一泥臼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復以火灼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大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

之

口訣曰不知本法盡其方而合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監人甚近不可不知耳

抱朴子曰九丹成為仙藥之上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其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大力不可令失其適動若致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惟金為難得耳古

秤一斤於今秤二斤半不過直三十許萬其

便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耳都合不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也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七

太上八景四藥紫漿五珠降生神丹方一首一名三華飛綱丹 出仙

太上真人所以廣賜衆天鈐落紫空晏觀七朝遊萬方寔由四液之飛津五珠之丹皇覺朝遊萬方寔由四液之飛津五珠之丹皇矢逢衆三英以八駢御飛綱以保真分神易景遐通上清者也兆觀琅玕之華則降生之丹立馬既餐九氣之高章而九陰之戶啓矣○長年在於玄覽得道存乎精微所宜注神具氣棲心冥幾證五神於紫房鏡混合於太微月華合於結璘日暉洞於鬱儀靈要朗於九晨把數液以虛飛王經唱於明景煥龍拳於扶桑晨把數液以虛飛王經唱於明景煥龍拳於扶桑於圓塗電散疾於震雷居洪淵而不溺踐兵刃而不危將塞也則萬戶捷閉欲通也則積滯俱蕩沈飛無方隨意所宜大哉靈化之丹帝一九陰尊其光暉服盡一劑後三光而不衰藥名口訣

第一綂陵朱見七兩口訣是丹砂巳超者是也

第二丹山日蔥四斤口訣是雄黃取明者

第三玄臺月華三斤口訣是雌黃也

第四青要玉女五斤口訣是空青也

第五靈華沈腴三斤口訣是薰陸香

第六北帝玄珠一斤口訣是消石

第七紫陵文俠五兩口訣是紫石英　舟者

第八東桑童子七兩口訣是青木香

第九白素飛龍八兩口訣是白石英

第十明王神珠七兩口訣是真硯拾朱者

第十一五精金羊五兩口訣是陽起石

第十二兩華飛英五兩口訣是雲母光明者

第十三流丹白膏九兩口訣是粉霜

第十四亭昊獨生六兩口訣是鷄舌香味辛者

第十五碧陵文俠五兩口訣是石蜜

第十六倒行神骨五兩口訣是戎鹽

第十七白虎脫齒四兩口訣是金牙石

第十八九靈黃童三兩口訣是石硫黃

第十九陸虛遺生五兩㊀於是龍骨依之者
舌者倍
第二十戚文中王六兩㊀於是虎頭陽陰骨
㊁用
第二十一沈明合景四兩㊀於是蚌中赤子
已穿者亦可用仁舍新者
第二十二章陽羽玄四兩㊀於是白附子
第二十三綠伏石母五兩㊀於是礬石取墨
針者可用
第二十四中山盈脂七兩㊀於是太一餘糧
㊀
㊁用中央黃也

右二十四味合二十四神之炁和九晨九陰
之精凝液結日月之明景也以次別搗從丹
砂始令各四千杵藥皆用精上鮮明者搗藥
人當得溫慎無多口舌者當先齋戒三十日
㊁

記搗藥別處盛室潔其衣服沐浴合藥可三
四人同心齋意隱靜而處藥忌之法亦如齋
藥例搗藥都畢以藥安著釜中安藥次第之
法先內丹砂次內雄黃次內雌黃次內空青
末後乃內太一餘糧太一餘糧在衆藥之上

也二十四種都畢皆當復次令克釜中以小
柳箆子攪令相薄又以水銀五斤灌諸藥之
上都畢又徐徐安上土釜以黃丹泥泥其平
際以牡蠣泥泥其外際一寸陰乾十日取竫
拆又上泥之畢又通以牡蠣泥泥其外面上
下四邊厚六分又應先作六一泥土釜內外
作泥法東海左顧牡蠣成壁黃丹滑石赤石
脂蜘蝫黃土凡六物皆令分等搗治下細絹
篩和以百日苦酒杜酸醯者和畢更搗二萬
杵六一之泥成以泥兩土釜內外漸漸薄泥
㊀
日曝令乾竫使經時箱上泥都畢令釜內外
各厚一寸半如此泥釜了作六一泥隱量取
足用凡作泥之法皆以苦酒和泥無令蓋者
河東大鹽可用又以東海細鹽二斤內一斛
苦酒中攪之去滓以和六一泥計比為準作
竈屋長四丈南向屋東頭為戶屋南向為窗
窗屋中央作竈竈令四方四面開口以大鐵
鏡鏡施四脚以著竈之中央上下相遠高下
之法以意裁量安隱之所盛藥土釜好安著
鏡鏡上以好麤火於下燒之令去釜一尺許

洞通視火勿令暴猛足十八日訖更令火去釜下一寸復五日日足更令大猛成也可復寒之七日而徐發視八景四藥之華皆懸著上釜以三歲白雄雞羽掃之成以
上飛網或名九晨上丹凡八名也
錬麻腴法
錬麻腴之法用清水五斛麻腴一斛葱薤白各二斤合水腴葱薤四物合煎取一斛止作紫藥腴當以寂靜處發火以木蓋蓋銅器上
勿令腴煙散出錬腴亦可單服以致延年凡
藥之華未盡起者可更合泥固濟如前法使密更
乃發藥煙變成明月珠五枚仰繫著上蓋皆
景以絳幔送以清水則絳雲見覆飛登上清
佩此五珠則以映天下與日月景同名此丹
五珠絳生以行上清者用一倍火之五珠既丹
成勿發復更火之日如前火畢又寒之二十
二日乃開明月五珠又變成三華飛剛之龍
發釜之後便悅惚長大神光采華吐氣興雲

所謂隱龍者也既乘之而行以造九晨之宮故高上經曰子乘隱龍與天無窮夫火之倍者計先火一日後火則應二日又後火則應四日又後火則應八日又後火則應十六日每事加此爲數

取作虎腦之法用馬衙莠一斤細搗爲屑以虎腦六兩和此屑爲餅而陰乾既乾更搗而幷取六兩餘者投之於東流水中陰乾虎腦三年內亦可用也不必新乾而必佳也乾時以綿囊盛之勿以塵附用薰陸香而勝者○先多塵須當以湯水洗錬去垢取令光明而○無時者可用

取鐵十斤於鐵器中煎熬投此二九如鵝子之時耳投二錬成紫磨玉投三錬成玄梨錬景玉

取八景丹淳搗三萬杵日服一九如小豆大身生玉光壽同九晨體香聞三十里燒一九如小豆大辟百疾惡氣諸鬼不祥而香芳十日不絕取一九加黍米含之而嚥則變化隨意任心藏形蔽影從橫天下欲止即吞此九乃息已死未三日服一九如大豆立活當發口和齒迸以水又以一九鎮心則魂魄自還而四體溫軟也

取鉛十斤於鐵器中煎熬投此二九如鵝子黃合搥須臾成金投三九即成紫金帶一九則山海之神來朝以一九塗門戶則一家無病辟鬼精日服一丸百日則色如處子三年而面反嬰童也以一丸如小豆大投水中龍魚浮出而水沸以一丸如大豆大投火中而○光停一日許

上清高聖中黃老君洞真金玄九陰九陽真王經太上靈儀結舜章八景神丹文皆刻於東華仙臺不宣於世上自非宿有仙名者不聞見也傳授之法皆對齋思神審可付與立盟爲誓約無宣泄其授帝君九陰訣盟用青綠一結以爲盟誓其受太上靈儀文盟用絳紋二十四尺此日暉之誓也其受太上結琳章盟用碧紋二十四尺此月華之誓也其受八景丹經盟金鏤三雙此無常童子圓變之

誓也今用四盟引九晨以為約指日月以為
信必無宣泄心齋天地也若不崇信誓身為
下鬼七世父母受拷水火捷蒙山之石投積
夜之河紫經師之校盟物也當施散於寒窮
救貧窮之急厄拯山川之饑夫洛神靈之公
用矣若私割以自贍會蔡以為利者則經師
之七祖長受拷於地獄身入風火其痛也哉
又弟子經師私心相愛所以見根本也道德
統厚則人鬼無間根本既親則魂魄自寧若
仙之本末矣

崇崇始慢終不常其德者何年命之能長何神
之可要乎得其領會者始可與言尋道之

第一章六篇

九還金丹二章

上證品合元章敘

大洞鎮真實經皆隱秘真鉛真汞真汞者則。
上品光明砂抽出汞轉更合內水火之法然
名為真而光明砂一斤其中合汞十四兩抽
出汞訣先取筋竹為筒節密處全留三節開
孔如彈丸許中節開小孔子如筋頭許而容
汞溜下處先鋪厚臘紙兩重致中節之上次
取丹砂細研入於筒中以麻緊縛其筒蒸之
一日然後以黃泥包裹之可厚三寸埋入土
中令筒與地面平筒四面緊築莫令漏泄其
氣便積新燒其上一復時令大透其筒上節

汞即流出於下鋪之中毫分不折忽火小汞出未盡尚重而簡合大數足如紅馬牙紫雪砂抽汞一同此訣錄別訣飛抽者損折積多而簡抽訣最妙然具列於章上品也

錬汞添金出砂品第二

凡同類丹砂雖抽出汞未可則添於合金化砂砂終不出七篇猶未周備且投金化砂秘於錬汞訣其汞則重受內水火氣過本金相投合化而便生砂錬汞訣取汞一斤石硫黃三兩先搗研為粉致於熟鉢中下著微火鑵縫下汞急手研之令為青砂後便將入於熟鉢子可受一升以黃土泥緊泥其縫外厚可二分以蓋合之貼緊密固濟致之鑪中用炭大一斤於鉢子四面養之三日鉢子四面長頻有一斤炭三日後更以文武火燒之可用炭十斤分為兩分每一分上炭五斤燒其鉢子忽有青焰透出即以稀泥急塗之莫令焰出炭盡為度寒三日開之其汞則化成紫砂分毫無失其紫砂用黑鉛一斤於鼎中鎔成汁次取紫砂研細投入鉛中歇去火急手炒令和為砂便就鼎中細研鹽覆蓋可厚二分緊按令實固濟武火飛之半日靈汞即出毫分無失然依七篇反數投化合金生砂如第二反其化實砂篇中用汞則兩度用石硫黃燒令成砂兩度入黑鉛却抽歸汞添金化砂第三反莢砂用汞則三度燒令抽入第四反出妙砂中用汞汞則四度抽燒第五反化靈砂用汞還五度抽錬第六反出神砂用汞汞亦須六度燒抽如第七反化出玄真歸靈砂用汞汞一依前七著石硫黃燒成紫砂七度用黑鉛抽歸靈汞每度燒皆用石硫黃三兩却抽歸汞則用黑鉛一斤轉轉燒抽火候依前一訣其汞燒抽變錬則合其內水火之精氣亦合七篇之大數自然水火金三光稟氣相合會精而化靈證真也

修金合藥品第三

且陽元之竅通陰氣所感伏成形鬼謂之兌金兌金則成見陰質更而含陽精漸令去其滯氣靈汞投化轉轉增光反濁歸清然後正

陽之體其修金用藥宜合無令其靈通於七篇也石盬本稟坤坎之精陰極之氣結其成質方而稜如片石光白似顆盬之類味微淡於顆盬功則能伏制陽精鎖化火石之毒力與石硫黃敵體變鍊功性能發明金精去伏陽精消化火石之氣獨用伏制則力稍微合於石盬陰毒則甚矣

○北庭砂所稟陰石之氣性合陽毒之精功能消敗五石之金各遣從於本性能成能敗力並於硫黃去穢益陽其功甚著本質亦作生而淺紅色光明通透為上七篇中用之能反魂成鯉鍊伏陽精增明吐輝若合硫黃用功水土之氣結而成質其方水土氣本而黃赤其盬赤隨氣而生號言赤盬味微淡於石盬力則能鍊伏陽精增明吐輝若合硫黃用功

○夫赤盬式盬是也所出西戎之上味稟自然中用御正陽之炁復歸真元其功甚矣

持明砂者雖稟陽精從陽所養體如琥珀質似桃膠其性和而能銷漉陽金革陰滯質若真也

投少許入其水中水色青碧數日不異者是石膽所出於萬嶽蒲州稟之靈石異氣形如琵琶本性流通精感八石液化五金陽遇之合硫黃赤盬稟坤坎之精陰極之氣結其清歸中宮若欲識真銅鐵以火燒之色似紅金伏制熟鍊頗最有功又以銅器盛水

陽精消陰化鬼元真運轉偏假其功鉚金遇之精消鬼敗色微稍青光者力大凝黃色者力次赤黃色者力小合和大丹伏鍊消化須其力大者用之察元氣辨其高下然合七篇化金生砂砂漸澄清明威乃證於九丹也

中三品陳五石之金品第四

夫五石之金各皆稟五神之陰精合於山澤異氣結而為魄

鐵所稟南方丁陰之精結而成形鐵形堅服之傷肺

銅所稟東方乙陰之精炁結而成魄銅性戾服之傷腎

銀所稟西方辛陰之精神炁而為之質銀性戾服之傷肝

鉛錫俱稟北方壬癸之氣錫受壬精鉛稟癸氣陰終於癸故鉛錫俱能反鉛所稟於陰極之精也鉛錫性濡滯而多陰毒服之傷心胃

金所稟於中宮陰已之魄性本而剛服之傷腸損肌

右金之五性例多陰毒久服之即傷肌敗骨促壽損命凡世之士本求長生不明五金之性檀意將其鉚石之金轉轉修煉且其鉚石之金皆受五神陰濁之氣結而成質質體沈重雖遇四黃能變易其體陰毒之性終不輒飛縱令鍊化為丹服之亦乃傷於五藏乃其本性也至理殊乖欲服求仙與道彌遠

四黃制伏品第五

四黃者雄雌礵硫其質皆屬於中宮戊土之位性各含陽火之毒能敗五藏之金若別制伏去其火毒則能成易變轉五金之質若能制伏炬火色而不易本元有汗流通即其功。

能變銅鍮而化成黃金之質若伏火色變白如輕粉津液流利者化其五金盡成白銀而四黃功力各稟本氣變化其五金雄黃功能變鐵雌黃功能變鍚礵黃功能變鍮硫黃功能變銅硫黃功能變銀化汞且四黃功能反鐵為銅反銅為銀反銀為金轉轉變化其硫黃功力最高能添陽益精反濁歸清此乃是七十二石之將也其四黃過於赤盬大朋砂石膽則伏質歸本不易其色若過石盬馬牙消石膽亦伏於火

則變質反而爲白色如輕粉是以大洞實經
鄭君修眞內傳論其七十二石制伏訣皆須
舍元肥胎以黃土等分和鉛粉及石腦作鼎
伏之緣土與四黃類鉛又能消火之毒石腦
伏石毒其修眞傳中諸石變通之訣文理稍
頻不能具載且略陳四黃五金伏制之弘規
乃列之於品第耳
陽金變通品第六
陽金者所稟陽之精五神吐符會氣託形爲
丹砂丹砂而外包八石內含金精金精先稟
氣於甲受形爲丙出胎見壬結魄成庚增光
陰陽昇降各歸其類且如鉛石五金俱
受五神陰之氣禀結亦分爲五類之形形質
變狼至性沉滯永則稟五神陽之靈精會符
爲一體故能輕飛玄化感遇萬靈求本託
胎於丹砂位居南方易胎乃爲壬水水則見
形於北方降魄成庚庚則西方白金鍊形本
於天運之於人養育運鍊累積
甲之東方青金精增於戊成則中宮黃金也
化禀歸雌功成於九以陽金變動用化機
運候質易胎合其五方之體然後受天地華陰

夫合大丹先須積陽之精反紫金運動變遷
化五神消形去質輕化通流假之眞水然火
功推演志精九九數終眞水內火黑鉛石硫
黃是也鉛屬北方壬於水硫黃性稟南方丙
丁火眞鉛者舍其元氣從鄒石燒出未經栝
抽鍊之者爲其眞鉛也

合和品第七

○取其眞鉛一斤反玄眞絳霞砂中紫金十五○
兩二物各別於其鍋內消爲汁乃均合一處
去火急手炒令爲細沙入硫黃五兩三物於
鉢中熟研之一日然後遷於鼎中運火燒之
六轉每轉添陽鑪鼎火候列在於火候品中

夫大丹鑪鼎亦須合其天地人三才五神而
造之其鼎須是七斤反中金二十四兩應二十
四氣內將十六兩鑄爲圓鼎可受九合八兩
爲蓋十六兩爲鼎者合一斤之數受九合則
應三元陽極之體蓋八兩則應八節鼎并蓋
則爲二十四合其大數然後將其合丁紫金
砂入於鼎中造鑄訣於甲辰旬中取戊申日於西南
申地取淨土先墾土爲壇壇高八寸廣二尺
四寸壇上爲鑪鑪高二尺四寸爲三台象通
氣○上台高九寸爲天關九竅象九星中台高
一尺象人間十二門象十二辰門門皆須具
扇下台高五寸爲地關八達象八風其內須
徑一尺二寸然致鼎於鑪中可懸二寸下爲
上臺子承之其臺子亦高二寸大小令與鼎
相當然後運火燒之

火候訣夫用火之訣亦象乎陰陽二十四氣
七十二候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二氣爲
一月十二月七十二候則應二十四氣爲十二
月爲一周年陰陽運足矣而丹成矣起火
之時取十一月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動火從
子門起火五日用炭三兩須常有熱炭三兩
在其鑪中不得增少次開丑門發火五日用
炭四兩次開寅門下火五日用炭五兩次開
卯門著火五日用炭六兩次開辰門著火五
日用炭七兩次開巳門著火五日用炭八兩
此六門是陽門火須堅安炭如陽氣復發動
次至午門著火五日用炭九兩次開未門著
火五日用炭八兩次開申門著火五日用炭
七兩次開酉門著火五日用炭六兩次開戌
門著火五日用炭五兩次開亥門著火五日
用炭四兩此六門火須橫安炭亦象乎陰陽
氣候從子門起火至亥門周旋十二時門然
計用炭七十二兩在鑪應七十二候之數則
成四象十二候六十日兩月爲一轉則開看
之更添石硫黃二兩和紫金砂於鉢中以玉
槌研之半日却入鼎中封閉固濟依前每門
五日運火燒之

運火訣運從甲子日子時於子門起火用炭
五兩丑門用六兩寅門用七兩卯門用八兩

辰門用炭九兩巳門用炭十兩至午門却退
炭歸九兩未門用炭八兩申門用炭七兩酉
門用炭六兩戌門用炭五兩亥門用炭四兩
此第二轉運火每門五日為一候周旋十二
門成十二候六十日足計有八十四兩炭鑪
中增第一轉炭十二兩應十二節之數則候
又添后土雄石硫黃二兩和砂重研却入鼎固濟之
又依前運火同遣十二門每門五日為一候
運從子門起火五日用炭七兩其炭長須應
○七兩數內有熟炭在鑪中不得增少又丑門火五日
用炭八兩次寅門火五日用炭九兩次卯門
火五日用炭十兩次辰門火五日用炭十一
兩次巳門火五日用炭十二兩次至午門火
五日退炭歸十一兩次未門火五日用炭
至十兩次申門火五日退炭至九兩次酉門
五日退炭至八兩次戌門火五日退炭至六兩其十
七兩次終于亥門火五日退炭至四兩次子門火五日退炭至
一百八兩炭在鑪中增於第二轉炭二十四
兩應二十四氣之數終十二門六十日足候
鼎寒開看色微欽紫又添石硫黃二兩出金
砂和研令相合則却入鼎中固濟之亦依前
門門五日火候亦從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子
門起火五日用炭九兩則開丑門著火五日
用炭十兩次開寅門著火五日用炭十一兩
次開卯門著火五日用炭十二兩次開辰門
著火五日用炭十三兩次開巳門著火五日
用炭十四兩次至午門却退炭至十三兩次
至未門火五日退炭至十二兩次申門火五
日○退炭至十一兩次酉門火五日退炭至十
兩次戌門火五日退炭至九兩次終亥門火
五日退炭至八兩此轉十二門周回計鑪中
有炭一百三十二兩又增第三轉炭二十四
兩亦應氣候足寒之開看其合砂色漸轉金
紫光色若星璀璨流輝又添石硫黃二兩出
金砂於鉢中和硫黃熟研却入於鼎中固濟門門
令緊密視之上下無銖編泄然後依前門門
運火亦取甲子日子時起火從子門先入炭
十一兩亦五日次丑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二

兩次開寅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三兩次開卯門著火五日用炭十四兩次開辰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五兩次開巳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六兩次至午門退運火五日用炭卻至十五兩次至未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四兩次至申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三兩次至酉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二兩次至戌門入火五日用炭十一兩次至亥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兩從子門巡十二門周計用炭一百五十六兩炭在鑪中旋繞其鼎積運燒之六十日數終於亥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兩從子門巡十二門周計用炭一百五十六兩炭在鑪中旋繞其鼎積運燒之六十日數終於亥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兩從子門巡十二門周計用炭一百五十六兩炭在鑪中旋繞其鼎積運燒之六十日數終於亥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兩從子門巡十二門周計用炭一百五十六兩炭在鑪中旋繞其鼎積運燒之六十日數終於亥門入火五日用炭十兩從子門巡十二門周計用炭一百五十六兩炭在鑪中旋繞其鼎積運燒之六十日數

○增於第四轉炭二十四兩其鑪內鼎四外紫○增於第四轉炭二十四兩其鑪內鼎四外紫○增於第四轉炭二十四兩其鑪內鼎四外紫○增於第四轉炭二十四兩其鑪內鼎四外紫

氣迴繞看之如霧候寒開鼎見金砂色轉化為紫光之丹丹內紅星點點似欲輕湧更添石硫黃二兩和於鉢中熟研半日則却入鼎中封固潛然後依氣候運武火一轉還丹從次丑門火五日用炭十八兩次寅門火五日用炭十七兩次卯門火五日用炭二十兩次辰門火五日用炭二十一兩次巳門火五日用炭二十二兩次午門火五日退炭至二十

一兩次未門火五日用炭二十兩次申門火五日用炭十九兩次酉門火五日用炭二十兩次戌門火五日用炭二十一兩次亥門火五日用炭二十二兩次子時子門起火五日用炭十七兩轉炭七十二兩應七十二候足其鑪鼎中紫氣迸天日月失輝山河震发乃是丹成之候也歌鑪出鼎於香壇之上寒之然後開看其丹赫然輕飛脫離於質如芙蓉花九層連於鼎蓋之上下五日分毫無失其鼎內有滯反○二十四兩如紫金色其紫金一九麻子大亦○制伏汞一斤及五石五金盡化為玉寶然則還其鼎於三洞各鎮其功功合鬼神具迫然蟬蛻此乃還丹之力其實偉哉

成丹歸真品第九

夫仙者有品格真則一同如七反之丹砂功力甚著服之亦得高仙向未證其真仙也緣上有質礙之體未能輕化離於五神猶為真水世人所以銷鑠且九還之丹成飄飄輕化迫脫去質圓光洞煥氣耀衝天過物而化無

有異尋也千鼓萬輪終不銷化而精光轉益得
服之者當則羽化雲飛便爲高上之眞人也
故積精而致仙積仙以成眞者則超於至陽
與天地長久騰凌雲霧寧制萬靈役使群仙
(廿一)
不倫陽精眞試世類淪化惟眞長存也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六十九　　從九

金丹部

七返靈砂論并序

御撰陳少微字子明撰

于自天元之初從衡嶽遊於黃龍止于寤館
忽于巖穴之中遇至眞之人授於靈砂要訣
告曰吾自得許仙君之後仙君授訣於吳天
師天師授於同郡丁眞人今本即眞人所出
也假如丹砂之本訣玄理深奧固難卒尋好
(廿二)
道之流志慕神仙之者若不究其眞元沈淪
於塵俗自上古仙經文皆祕密隱蔽不言不
顯露于世予常悲然今述爲靈砂七返篇及
金丹志訣二章并爲序論矣

論曰丹砂者太陽之至精金火之正體也通
於八石應二十四氣丹者是金感於火名之
(廿三)
爲丹汞者是水去於金而名汞丹者受陽精
而候足汞則離本質而體不全故丹砂是金
火之精結成合玄元凝正之眞氣也此是還
丹之基本大藥之根源德合則萬象生焉體

離則杳冥難測經曰陽精赫赫得之可以還魂返魄故餌陽精者所以長生服陰魄者死而為鬼丹砂是陽之正氣赤帝之君據於南方火之正位尺如丹砂之體數種受氣不同惟三種堪為至藥上者光明砂中者白馬牙砂下者紫靈砂餘有溪砂雜類之砂不中入至藥服餌所用光明砂一兩服之力敵紫靈砂牙砂四兩白馬牙砂一兩服之力敵白馬八兩如溪砂土砂之力不可比量也或曰一等是丹砂俱受太陽之精氣因何有溪土雜類之砂力有小大者答曰光明砂者受太陽清通澄朗正真之精氣降結而紅光耀耀名曰光明砂白馬牙砂者受太陰平和明徹柔順之精氣降結而白光璨璨如雲母色者名曰白馬牙砂紫靈砂者中受山澤之靈氣結而成砂而色紅紫名曰紫靈砂如溪土雜類之砂俱受濁滯不真之氣結而成砂即混沌無精光也故不中入至藥所用且如光明砂一斤伏鍊得十兩伏火鼓得至寶一二兩明知溪土之一斤伏鍊得十二兩伏火鼓得至寶六兩溪砂土砂雜色之砂一斤伏鍊可得六七兩伏火鼓得至寶一二兩明知溪土之砂受氣不清滯濁參雜高上賢明之士先揀其砂次調火候在意消息而成七返七還且金石之中至靈至聖至明無過於丹砂者也懷袖致之一兩尚自辟邪魔況乎伏鍊入於五藏者哉且如七返七還異名同體而返者是丹砂化為金還者是金歸於丹經曰返我鄉歸我常服之白日朝王皇或曰七返者是丹砂屬火變鍊成金假名為七返者乎論曰七返火之成數是七度變轉以應陽九之極體也且七度變轉者是丹砂鍊治得伏火也鼓成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成黃花銀即是第二返將黃花銀化出砂伏火鼓成青金砂即是第三返將青金變化出砂伏火鼓成黃金即是第四返將黃金變化出紅砂伏火鼓成紅金即是第五返將紅金還化出砂伏火鼓成赤金即是第六返將赤金變化為砂伏火鼓成紫金即是第七返靈砂之金而

舍積陽精真元之氣足矣而將紫金變化爲
砂還丹得服之者形神合當輕舉且世人多誤
取石硫黃呼爲太陽之精和汞而燒七返且
俱倫如何得成正真之實切見世人伏鍊衆
多終無成者蓋緣遂遂相傳至於後世予甚
哀之只如第一返伏火丹砂服餌一兩即去
疾病服之二兩即髭髮玄青服之三兩即
則乾成能變化者故號曰青龍若翔翔而爲
顏色悅紅服之四兩即延年益壽第二返砂
名謂之朱鳥上品者生辰錦石穴之中而有
之一兩即體和神清返老歸童第三返砂
數色中品者生於交桂亦有數類下品者生
於衡邵數種品類皆緣清濁體異真邪不同
降氣分精感通金石受正氣者服之而通玄
契真爲上仙矣受偏氣者服之亦得長生留
世且上品光明砂者出於辰錦山石之中白
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爲一座生色如未開紅
蓮華光明曜日亦有九枚七枚五枚三枚一
枚爲牀座者十二枚九枚者最靈七枚五枚
生者其次每一座當中有一大珠可重十餘
旨常欲周濟爲功大道垂恩咸願同歸玄境
遂作靈砂七篇金丹二章并述火候次第藥
物品數高下列之於後章以授賢明至誠君
子得而實之即福壽無疆輕泄之人殃其九
祖亦不可誣言而蔽道慎莫寫志用則賢愚
可鑒而授之矣

第一返丹砂篇

本經曰丹砂者是萬靈之主造化之根神明
之本而居清玄總御萬靈動之則離體定之
則乾成能變化者故號曰青龍若翔翔而爲
名謂之朱鳥上品者生辰錦石穴之中而有
數色中品者生於交桂亦有數類下品者生
於衡邵數種品類皆緣清濁體異真邪不同
降氣分精感通金石受正氣者服之而通玄
契真爲上仙矣受偏氣者服之亦得長生留
世且上品光明砂者出於辰錦山石之中白
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爲一座生色如未開紅
蓮華光明曜日亦有九枚七枚五枚三枚一
枚爲牀座者十二枚九枚者最靈七枚五枚
生者其次每一座當中有一大珠可重十餘

兩爲主君四面小者亦重八九兩亦有六七
兩已下者爲臣周繞朝揖中心大者於座四
面又有雜砂一二斗迥抱其王座朱牀於其
座外雜砂中揀得芙蓉頭成夜安紅綃中光
明通徹者亦入上品又有如馬牙成白浮光
明者是上品白馬牙砂有如雲母片白光者
是中品白馬牙砂圓長似笋生而紅紫色者
即上品紫靈砂若是白片狹角生青光者是
下品紫靈砂如交桂所出但是座生及打石
中得者形如芙蓉頭而光明者亦入上品如
顆粒成三四枚重一斤通明者爲中品片段
成明徹者爲下品如衡郡所出總是紫砂打
破石中得紅光者亦是下品之砂如溪砂有
顆粒成而通明者伏鍊餌之亦得長生留世
未得爲上仙矣如土砂生於土穴之中溪砂
養於溪水之內而土石相雜故不中入上藥
服食使用如座生者是最上品之砂若得其
座中心主君砂一枚伏鍊入於五藏則功勲
便著名上丹臺正氣長存超然絕累更服至
七返九還自然覩鍊尸滅神怡體清陰氣都

消則合而輕舉永爲上眞之飛仙也故知陽
之眞精降氣而圓光周滿無有偏邪但是伏
鍊之砂作芙蓉頭成而圓光通明者即是上
品神仙服餌之藥經言丹砂者自然之遲丹
也世俗莫測其元只如王座之砂世人總知
之如金座天座是太上紫龍玄華之丹非世
俗凡夫之所見知也其王座則俗流志士積
功修鍊服之致仙其金座則宿有仙骨清虛
練神隱之巖穴則其神仙採與食之便當羽
化昇騰高清矣其天座則天上天仙眞官而
所收採服餌非下仙之藥也其玉座砂受得
六千年陽靈之清精則化爲金座黃堂中有
五枚層層生四面四十五小珠珠周繞金座
受一萬六千年則化爲天座天座則座碧當
中有九枚層層而生四面七十二枚周抱在
於諷誦太虛之中常有太一之神護持上元
之日眞官下採其山忽開光明照一山如火
其天座砂眞官收之其世人不可得而取採
也故丹砂之元溪祕賢明之士志慕輕舉者
切須辯其藥品高下然可調其火候合其陰

陽伏制自然而契於高真矣

陰陽制伏及火候飛伏法

經言陽精火也陰精水也陰陽伏制水火相持故知冰炭不同處勝負終有歸且丹砂是陽精而須陰制陰制者水石塩馬牙消玄英化石是也如玉座光明砂一斤制之用石塩六兩黃英化石各二兩產外生光明砂一斤可用石塩及馬牙消各四兩黃英化石各一兩白馬牙砂一斤用石塩馬牙消各二兩黃英化石各三分紫靈砂一斤石塩馬牙消各二兩制之○

二兩黃英化石各三分如溪土雜類之砂力小每一斤可用石塩及馬牙消各二兩制之其所用石塩和黃英化石細研爲粉入鍋以文火養一日即鼓成汁後和馬牙消重燒令赤先用砂塩鼓成汁後方入前藥用之其光明砂大者須打碎如江荳大小然後入於土釜中先下石塩次下馬牙消和水文武火煮夜煮三十日不得火絶日滿淘澄取砂入於鼎中用陰陽火候飛伏其鼎可受一斤且鼎者有五一曰金鼎二曰銀鼎三曰銅鼎四曰鐵鼎五曰土鼎土鼎者煮器是也入砂於鼎中用陰陽火候飛伏之飛伏法訣曰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用八氣二十四候一百二十日周而砂伏大畢每一候飛伏去五日內用離卦坎卦一日用離卦坎卦者水煮四日離卦者陽火飛之一日初起陽火用炭七兩竪安鼎下須熟炭七兩不得增減每一轉後忽有黑氣却增炭一兩飛之增炭至五轉後忽有黑氣和汞霜飛出則收霜和鼓了石塩半錢重於加炭二兩使入鼎中以玉槌輕手研之令汞入盡即依前却○

安鼎中用坎離火候飛伏至十二轉後每轉上合有汞霜可二兩來飛出其霜虛光鼎中藥色漸欲黃紫收其霜及汞和石塩一錢重於鉢中熱研了入鼎依前大候飛伏至十八轉加炭三兩其藥色欲赤至二十轉後每轉增炭四兩只有半兩已下汞霜飛出其霜堅硬如青金片黃白光明亦和石塩於鉢中研之入鼎飛伏至二十四轉其砂候足伏火畢矣而色紅赤光明可觀其砂伏了更須

用鹽花包之重以黃土泥裹固濟入陽鑪
武火白燒之三十日後出砂安淡竹筒中封
之入寒泉中埋三十日然後淘研輕飛者
分抽服餌洗重者即鼓成金汁且上品光明
砂伏大了其色紅赤淘澄下可有金星砂六
兩光明燦爛中品馬牙砂伏大了色紅鮮淘
澄下有金星砂四兩下品紫靈砂伏大了色
絹紫赤淘澄下亦有金星砂三兩如漆土雜
色之砂伏大了色或赤亦無光彩下無金星
砂上古高仙皆錄服其真丹砂而道成也其
上品光明砂者即是真砂也賢明之者須在
意採索其真精然可合還丹耳且伏大丹砂
出寒泉了可使鎔鼓令見真實鎔鼓訣每一
兩伏大丹砂可用鹽花半兩真鹽花於鍋底
次入伏砂於鍋中候鍋及砂與大同赤然後
鼓之千下即金汁流注名曰白銀而面上黃
花漠漠潤澤光芒可愛是天地之中至真之
寶也如將服餌分抽取一兩作三百六十九
丸用棗肉和之為九每日服一兩九欲服此
丹砂先須潔齋七日然以晨朝東向庚心叩

諸告
三清紫微眞君太一眞人先師仙官水火之
靈頴服此靈砂丹於五內永保形神合於至
眞呪畢禮拜七拜然後服之凡服丹砂後不
得與臭穢陳積之物及諸生血家屬之肉生
死之穢尤不可觀故經云陽精好潔陰尸好
穢常須虛和其志澡雪其形以助陽靈之眞
氣也自然神怡體清而神仙可俟也

第二返寶砂篇
本經曰錄眞合於秘妙錄妙合於至靈錄靈
合於至神至神者合於至道道合則昇勝玉
清而為高仙矣且錄砂而得寶者是至眞之
藥化寶而生砂者即成立感之靈丹也
化寶成丹訣曰將其丹砂中白銀四兩打作
鍋子安一通油蔴靴子中其靴中可受一升
其寶鍋子可瓶子底大小先將此銀鍋子著
北庭砂一兩石膏一兩麒麟竭一分三物和
研以苦酒調如膏塗於鍋子四面令乾以黃
土為泥包裹之可厚一寸二分便於糠火中
燒三七日然後白炭武火燒三日去泥取寶

鍋子安瓶子中入真汞須是本色丹砂中抽
得者同類感其氣而轉轉生砂故上仙真經
秘而不泄者爲此子母之法恐凡愚之心見
知也然入真汞於瓶子中後即著水五合常
須添瓶子中至五合莫令增少文火養一七
日後令乾固濟其口便以武火迫之三日而
紅黃沙湧出於寶鍋子之上將其砂又依前
添汞常令有汞八兩在瓶子中不得增減亦
依前用文武火候養迫令生砂出即收之每
四兩寶計收砂一斤其寶即枯乾焦脆而精
○盡化爲砂瓶子中每只餘二兩青黑灰耳將
其砂依前篇入藥煮三十日後淘取入鼎中
還以陽火候飛伏五日爲一候一百日足其
砂伏火矣火候加炭兩多少一依前篇飛伏
五日爲其砂伏了不用著鹽包裹燒之便可
鎔鼓訣得亦依前篇鹽爲使引令金汁流注
此寶砂一斤修鍊而得十五兩伏火鼓得黃
花銀十三兩色黃光浮容體潤澤而內外黃
名曰黃花銀也如將此砂服餌入寒泉出火
毒寒泉法入土深埋三十日出後淘研用棗
肉爲丸每兩亦作三百六十九每日清晨東
向虔心服一九服此寶砂丹後自然慮靜神
清涌氣不入而志不擾則漸證於神仙之階
也

第三返英砂篇

本經曰陽元積習而英氣自會於眞精眞精
感化而神丹可得耳故曰錄眞致華眞華通
應而化爲金英之玄砂也化寶砂中白金而
生英砂訣曰將其寶砂中黃花銀四兩打作
鍋子還依前篇作用可瓶子底大小爲之用
○蒲州石膽一兩石鹽一兩硇砂一兩共三物
和苦酒研調如膏塗其鍋子四面令藥盡爲
候候乾以黃泥爲銼包裹於糠火中燒二七
日後用白炭武火燒之一七日去泥出鍋子
依前安入通油瓶子中入眞汞四兩清水五
合文火養之二七日後更添汞四兩又文火
養一七日候乾緊固濟武火迫之一日其砂
湧出於寶鍋之上而紅黃狀徹光耀不可言
而乃收砂添汞計取砂可得一斤則數足使
將其砂入於鼎中依前篇用火候飛伏亦五

日爲一轉內三日用坎卦即水炭之三日初起陽火可用炭七
離卦即陽火飛之三日初起陽火可用炭七
兩每一轉後即增炭二兩至七轉後有汞霜
飛出瓦可二兩來其色黃赤光燦燦飛在鼎
蓋之下收其霜於鉢中用蒲州石膽一錢重
和苦酒及砂以毛翅輕手熱研之相入後却
入鼎中飛伏經十八候九十日足其英砂
伏火畢分毫無少便可銘鑄亦依前篇用鹽
花引鼓之即實汁流下而清英光潤名曰青
金青金者是陽精漸著從兌見震然坤歸離
○此是陽精變轉起歷之終始也知將此英砂
服食每兩先用餘甘子半兩生甘草二兩煎
取汁於白銀器中煮二七日後澄取砂入安
淡竹筒中入土深埋三十日後出以羔肉
和爲丸每兩亦分爲三百六十九每日清晨
東向服之
三清上聖仙官然可服此英丹後自然嚏慾
無嬰掌血不入端居淨室而神和體輕與真
人爲儔矣
第四返妙砂篇

本經曰乾體陽腥離精新明良雪輕餅陰魄
消化乃是青金精液感汞而生砂英氣相因
集而爲妙名曰升化砂
妙化砂訣曰將青金四兩運打爲鍋子用赤
鹽半兩石硫黃半兩大鵬砂半兩北庭砂一
兩蒲州石膽一兩凡五物和苦酒研爲泥塗
其青金鍋子四面以炭火炙漸漸過令藥泥
盡乾爲候一依前篇用黃泥爲毬包裹之以
猛火中燒二七日後即白炭武火燒之一七
日畢去泥出鍋子依前篇安瓶子中入真汞
○四兩清水五合不得增減養之二七日後更
添汞四兩又火養經七日後令乾固密之以
武火迫之一日而妙砂湧出可有四兩即收
之更添汞四兩亦依前文火養之令生砂出
即收取計收砂一斤即數足矣其砂入鼎中
依前篇用火候飛伏亦五日爲一轉內二日
用坎卦是水養三日用離卦則陽火飛之飛
伏火候一依英砂篇中用大加增炭數多少
經十六候八十日而妙砂伏火畢則金屋光
瑩映徹紅耀不可言爲至英至妙之丹砂也

如將鍮鑄汞須用鹽花為使引令金汁流出便成黃金其金凝黃皎潔精彩光耀既至坤位至返歸清此則是陽烝變錬合於真妙而自然形離精漸見故經曰從陰而返歸陽自濁而

○砂後漸漸精恩通微濁陽之氣消華則形神

百六十九每日晨朝向東服一九自服此妙

埋之三日後亦入淡竹青筒中入寒泉

器中煮二七日後出以棗肉和為丸每兩分為三

半兩生甘草一兩紫石英一兩煎取汁於寶

位至神仙也若將服餌每一兩先須餘甘子

返歸清此則是陽烝變錬合於真妙而自然

形離精漸見故經曰從陰而返歸陽自濁而

便成黃金其金凝黃皎潔精彩光耀既至坤

虛白洞合於至真自然超其玉京而會金闕

也若志士得其舍元錬真之訣如神仙之事

豈遠哉

第五返靈砂篇

本經曰陽德播功而垂光運動其元精元精

流化為英砂轉而入妙妙氣變錬而生萬靈

故知玄妙玄聖轉轉而增光感激真精自然

靈化且靈砂者是前妙砂中黃金轉感汞而

生砂砂出收之此一鼎中計收砂得三十兩

化靈砂訣曰取砂中黃金八兩打作圓鼎可

受四合又將二兩金為鼎蓋其鼎內先著石

硫黃一兩赤塩一兩北庭大朋各半兩共四

物和苦酒研如泥塗於鼎內及蓋內外調勻

藥盡候乾即以黃土為泥包裹之可厚一寸

文火四面養之三七日似不通手為候三七

日後漸以武火迫燒一七日晝夜不令絕火

七日滿寒之去泥重以甘土泥其鼎外可二

分即懸安鑪中其鼎下周迴令通安火使入

真汞四兩於金鼎中著水二合以蓋合之火

養經七日其鼎下常有熟炭火五兩不得增

減其鼎中續續添水長須二合不得令乾在

意消息莫遣失候七日後更添汞四兩又依

前文大養之七日後令乾緊固濟其口即武

火迫之一日便生紅光靈砂可收得五兩紅

砂即須史入真汞五兩於鼎中鼎中常令有

炭八兩不得多少亦文火養之七日後令乾

即固濟之便武火迫之一日而生砂砂出則

收之更添真汞於鼎中又文火武火養迫令

生砂砂出收之此一鼎中計收砂得三十兩

便止則數足矣其金出砂後精竭而枯薇無光澤之色秤只可重四兩以來不耳其猶華與汞相感結盡化爲靈砂也故經言眞汞者皆是本也丹砂中抽得汞添用之若伏鍊光明爲藥頭者即光明砂中汞轉轉添用如用白馬牙砂爲藥頭取白馬牙砂中汞添用汞轉如將紫砂爲藥頭者即收紫砂中汞添合如溪土砂中所出汞者名爲雜頭氣色終不相感且光明砂一斤抽汞可得十四兩而光白流利此上品光明砂只含石氣二兩白馬牙砂一斤抽汞得十二兩而含石氣四兩紫靈砂一斤抽汞得十兩而含石氣六兩上色通明一斤抽出汞只可得七兩而含石氣九兩石氣者火石之空氣也如汞出後可有石胎一兩青白灰耳亦於前實砂篇中略述眞汞之訣而未周細鄭重言之所是抽汞用事具列於金丹前章之上品也其黃金鼎中抽收得靈砂三十兩數足訖不用陰煮便依前篇用陰陽大候飛伏還五日爲一候內一日用坎卦是水煮一日四日用離卦即陽火飛之四日初起陽火用炭九兩每轉後增炭二兩至五轉後每轉增炭三兩飛出收其霜和砂於鉢中著蒲州石膽三兩飛出收其霜和苦酒熟研之半日依前安鼎中用坎離二卦火候飛伏之經十四候七十日足其霜砂伏火畢砂既伏火金彩光輝色如石榴花精彩藥頭光曜日月一切妻龍蛇神鬼見之潛伏目不敢舉可得言至寶哉其砂靈而難鼓鑄若欲銘之先於潔淨之處取淨土爲鍋鑪絕諸穢雜用鹽花和靈砂等入鍋鼓之二千鞴始得消鎔即金汁流注凝而鮮煥名曰紅金者是陰魄之氣變錬而盡正陽之精挺立而垂光此是陽靈之眞金也如將服食一依前篇用餘甘子生甘草紫石英煮取汁於寶器中煮二七日火候藥數多少亦依前篇煮了入安竹筒中固濟其口入土深埋三十日出之以棗肉和爲丸每兩丸作三百六十九九如麻子大每日清晨潔心東向啓告

三清上帝君眞仙官衆然後叩拜而服之即

得心神明達徹視表裏身生紅光而調合於至眞也

第六返神砂篇

經曰妙極則靈通靈通則致神神合則道全道全則玄景具降便昇玉清而爲高仙矣且神砂者是九靈構精寶風凝集玄華標結而化爲神砂則煥燦玄黃光輝照灼而名爲神砂者也

化神砂訣曰取前靈砂中紅金九兩鑄爲寶鼎可受五合又將三兩作實蓋蓋之其鼎內○亦先著石硫黃一兩大朋砂一兩赤鹽一兩北庭砂一兩共四物和苦酒熟研如泥塗其鼎內及蓋周廻令勻盡爲候候乾以蓋合之著黃土泥包裹可厚二分爲則一依前文火養之二七日後即武火迫燒之七日令與火同色赤後令去黃泥重以甘土爲泥泥其鼎外可厚三分即置其鼎於鑪中入眞汞六兩入鼎中用水三合徐徐添之不得令乾文火養七日後更入汞三兩文火養之三日候冷又固濟封閉令緊密即武火迫經二宿即盡

化爲紅光神砂收砂又添汞八兩依前文火養七日後便武火迫二日亦化爲砂收之又添汞七兩亦以文火養之武火迫之令生砂出即收又添汞五兩亦文火養之武火迫之令出砂收之又添汞三兩亦依前法文武火候養迫之計前後收得神砂可三十二兩足即止將其砂入石硫黃四兩蒲州石膽二兩和於鉢中熟研半日便入炙寶金鼎中陽火飛伏其陽火者純離卦火候伏之還五日用炭九兩每一轉後加炭二兩○一候初起火用炭十兩每一轉後加炭三兩如有絳金霜飛出其霜紅赫照耀光彩射目收其霜於鉢中和砂六轉後每轉出砂於鉢中熟研之却入鼎飛伏至七轉後每轉加炭三兩如有絳金霜飛出其霜紅赫照耀光彩射目收其霜於鉢中和砂用蒲州石膽一分和苦酒熟研之半日却入安鼎中用火候飛伏伏經十二轉六十日足其神砂伏火畢矣其色赫爽含輝紫光洞徹不可言爾若得鎔鑄訣一依前靈砂篇法度和蓋花鼓之即實汁流住凝成赤金精光如火故號曰雜已之金者神也其丹砂便可以服餌每兩亦分爲三百六十九以彙內和之

為丸服餌訣一依前篇且服此靈寶神丹後
自然神靈骨輕身有光明足跡眞境而為上
仙也
第七送玄眞絳霞砂篇
本經曰靈寶靈蓮則感應而神攝歸眞積精
自然玄霜絳雪騰雖流通流通則為高眞之
靈仙也且玄眞絳霞砂者是神砂中赤金寶
乃號為玄眞絳霞之砂
鼎養汞而生砂其砂則紫霞紅英五彩輝幼
化寶生砂訣曰取前篇神砂中寶金一斤鍊
作圓鼎可受七合又將寶金五兩為鼎蓋其
鼎內先須用石硫黃四兩赤蓋二兩壯庭砂
二兩大騰砂一兩共四物以苦酒和研如泥
塗其鼎內以藥盡為候候乾則蓋合之黃土
為泥已裹可厚一寸依前神砂篇文大養之
二十七日後即武大燒七日寒之去其黃泥重
以甘土為泥泥其鼎外周迴可厚二分半即
安鹽中入眞汞十二兩於鼎中著水三合不
得遣乾徐徐添水則以蓋合其鼎文大養之
七日其鼎上常令通手為候七日養候乾繫

固濟其口即漸漸武大迫之三日開鼎看之
其汞即盡化為絳霞玄砂也其砂不得吹之
便更添汞九兩亦依前文武火候養迫之日
數滿開看又盡化為砂又添汞六兩於鼎中
固濟文武火候迫促之日數足又開看亦化
為砂矣更添汞五兩還以七日文火養之後
即武火迫之一日而成其砂紅紫五彩霞光
晃耀在其鼎中可三十二兩分毫無失又出
其砂於鉢中用石硫黃七兩以玉槌細研之
一日却入於此神砂赤金寶鼎中固濟其口
○
今緊用純陽大候伏之七日為一轉即開之
出砂和苦酒一合熟研而却入鼎飛伏七日
為一候初起火用炭十三兩每轉加炭一兩
至三轉每轉加炭二兩便有五色輕絳霞
霜二兩飛出於鼎蓋之上連連如麥顆即收
之和砂於鉢中用蒲州石膽半兩苦酒二合
熟研却入於鼎中飛伏經七轉轉須開看
即入石膽苦酒和研方可入鼎中伏之伏經
七轉四十九日足其砂伏火畢矣便以武火
炊之一日可用炭二十斤分為四座迫燒之

然後開之一日開鼎看其玄真絳霞之砂文彩輝赫雜錯霞光洞耀於日月可言至寶哉極陽玄元之砂丹也如鎔鑄玄真訣用蓋花和鼓引令實汁流注而凝紫光雜名曰絳霞紫金也若將服餌即以羹肉和為丸每兩

亦分作三百六十丸每日清晨東向服一丸

眼光此丹砂後餘忽則合形而輕舉駕飛龍遊於十天八極之外豈不優游哉此玄真丹砂

一丸點汞及鉛錫銅鐵一斤立化成紫磨黃金光澤不可言耳余自神遘該教啓於玄慈○

悠在俗之賢明而述為七篇二章此篇本從大洞寶經中仙君九品蟲章隱文錄真妙訣所出禁文甚重非賢莫傳豈頑愚悖戾行尸徒見聞耳傥可忌之哉愍世上古仙之真妙也

太清真人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傳

內丹訣法

還丹內象金鑰匙并序一名黑鉛水

昌利化飛霞山真一子撰

亦名紅鉛大龍訣

夫金液還丹并諸經訣者無出古文龍虎上經魏伯陽周易參同契為還丹經訣之最妙也莫不以鉛火為宗龍虎為祖諸家經訣中有明鉛而不明火者有說虎而不說龍者雖則互有指陳實則殊途歸於一理盡一源也○丹訣中有太白真人歌四句少即少矣妙即妙焉實為真指龍虎之幽微全露汞鉛之宗旨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從水中生此要言二十字可謂泄天地

互用之機分陰陽反覆之道水虎真汞之本火龍真鉛之門還丹根基於斯盡矣實為真秘之言不易之詮也余因撰諸異鉛水虎論紅鉛火龍訣養演真人之微蹤開秘訣之循途也名之曰還丹內象金鑰匙火龍水虎論

燕誘將來用祛未悟者也

黑鉛水虎論一

夫黑鉛水虎者是天地妙化之根無質而有氣也乃玄妙真一之精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日月之宗水火之本五行之祖三才之元萬物賴之以生成千靈稟之以舒慘至于高天厚地洞府仙山玄象靈官神仙聖衆風雨晦朔春夏秋冬未有一物不因鉛氣產出而成變化也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又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是真一之精聖人異號為真鉛則天地之根萬物之母是也豈可以嘉州諸鉛硫黃硇砂青盞白雪雄黃雌黃消石銅鐵金銀水垢水精凡砂凡汞桑霜楮汁松子柏脂穢汚之物白石消石夜霜朝露雪水冰漿其諸蓁土雜類之屬草木衆名之類已上皆誤用不可備載也或問曰其真鉛如何乞為指的將示未明答曰黑鉛者非是常物是玄天神水生於天地之先作衆物之母此真一之精元是天地之根能於此精氣中產生天地五行萬物豈將天地之後所生之雜物呼為真鉛即誤之甚矣緣此精上為星辰下為真一之精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氣也乃玄妙真一之精為天地之母陰陽之和合長養萬物所隨太陽柽遠不過二十六度故我先真聖師株此陰精設其法象誘會太陽之氣結為神丹故經云太陽流珠其性猛烈急而難當若不以方便法象留連取其至精安肯等閑住於雜物之上非我此方正氣純粹之精鑄成鼎器運養周生難見龍虎相吞夫婦合體而成神物哉

紅鉛火龍訣

夫紅鉛火龍者是天地妙用發生之氣萬物因之以生有氣而無質故將一年三百六十時又於一月三十日感於一月三百六十時又於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內朝夕各作一卦又移此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陷於五日六十時內復象一卦三百六十爻陷於五日六十時內復象一月也兩日半三十時便為三十日又象一月朝暮各占一卦又作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復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又於兩日半三十時內却分十五時應半月一十五日用事復

將此半月從一至十五日又陷於十二辰中
自子後至巳前六辰之內係三十卦計一百
八十爻便象冬至後到夏至前應半年一百
八十日也自十六日至三十日又陷於六辰
之內午後至亥前六辰之中係三十卦計一
百八十爻便象夏至後到冬至前應半年一
百八十日也春秋二分在時內二分二至於
一日十二辰中都合三百六十象一年之氣
始復☰至乾☰☰自遘☰☰終坤☷循
十二辰候分震☳巽☴離☲坎☵艮☶兌☱
○
圜合天符三百三十六度是晦朔陰陽刑德
交會天地變化萬物生成之數也皆依刻漏
運行奉取氣候入神鼎中使真鉛天地之母
受此運用而產神猶易曰乾之策三百六十
日足陰陽起伏運用一年周星萬物之大數
也凡一年計三百六十日計四千三百二十
時每日朝暮兩卦計六十卦舜卦六爻合計
三百六十爻又奉得一年三百六十日計數
奉得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氣在神室中凡五
日為一周合六十時應一月六十卦用事六

十時係卦三百六十爻便應三百六十日一
年也又奉得一月內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氣
於兩日半假如有一月三百六十時便象一
年三百六十日於三百六十時內用六十卦
將六十卦氣候又陷於五日六十時內用六
十卦時為一周又象一年復於五日內分兩
日半計三百六十爻復象一年也又分三十
卦一百八十爻移在半月十五日朝暮各一
卦計三十卦又將此十五日配在半日六辰
之內共分得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便象半年
○
一百八十日也每一辰內於二十四氣中分
得二氣七十二候中分得六候此氣候逐子
後午前六辰陽火入神室之中各有裏暄氣
候符證五立變化之功此六辰是冬至巳後
夏至巳前半年一百八十日運火合天符動
靜盈縮造化萬物之數也聖人感於一百八
十日節候陷於半日六辰之中計奉得二千
一百六十年正氣入於神室中養萬靈也如
晨午後六辰周合一日夜大數卻奉得四千
三百二十年正氣在一日夜之內也還丹之

道要妙在震巽起陰陽之中復進分退退之
符十二數周行一年氣足次推運用龍虎生
成數滿周星神精炁大進氣而出即非常炁
前六辰數時刻並同亦象夏至後冬至已前
也午後亦六辰陰符分得氣候即符與已
一百八十日也所有震巽陰陽進退之符刑
德相背圓缺相交出入抽添起伏否泰即少
有不同也此是合天符進退周星造化萬象
生成潛運之數也故先真到此皆傳在口訣
至試輕泄勿使非人知之令竊弄神機妙用
也諸經訣云月有大記明六百篇卦炁行於
世也今不備錄六百篇大記並總真論同星
數集篇相類集道士細思道加返掌也今
所云一日一夜內運陰陽符火入鼎中如震
復至乾六卦為陽火也自巽遷至坤六卦為
陰符候火也一日一夜內合攢得四千三百二
十年正氣在神室中生產神精也全休內百
刻也凡一時攢得三百六十年正氣一日夜
攢得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氣一月攢得一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正氣一年攢得一百五十
五萬五千二百年正氣也故經云人服金液
還丹一粒如稻米許三氣限滿必獲上昇三
成數滿周星神精炁大進氣而出即非常炁
六百年正氣年壽也如常服食以壽限無量
出天地三界之外純陽真精之身有生而無
死天地陽九否泰動靜常數服金丹之人逃
出陰陽之外九陽之表故壽年無數也賢達
思之此外乃無上至真之妙道也遇者得無
保秘之緘于心口以待賢能者哉

凡一月三百六十時一年十二月合四千三
百二十時象四千三百二十年內卯酉二卦
息符一年內合數共除出六十日兩計七百
二十時象七百二十年來內胎符火數實十
箇月計三千六百年合天符合三百六十度
符合參同契六百篇大記也其餘出息七百
二十年是金沐浴其精之限微哉此法是大
丹紅鉛黑鉛龍虎交媾生成乾精坤粹真砂
鉛炁之上道運大之秘訣養赤龍之魂方也
先真聖人心之隱文希夷之妙道也非防閑
沒近之事矣故經云既得真鉛又須得真正

爲此事也經云得在交氣抽添凡運節符火數一一皆依約刻漏晝夜一百刻分四時五行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不可分毫差若使四季不調五緯失度即其砂其汞不產龍虎不交故經云纖芥不正悔吝爲賊是也賢達君子反覆思之無意輕動令不合天道則令天地數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至于劫石有消象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也時有習常道者止余東隣聞余斯言忽叩扉而至大咍而謂余曰吾聞昔先聖有言曰死生有命脩短在天又西域書云天地之間有純陽之精者謂存神氣而於有中無存幾希天地之內萬物從起豈有不拘常數而長存哉數盡皆歸於空空者無也又聞言人之生如箭射空力盡還墜今子謂云餌金液還丹之人壽年無數復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者子言得非習偏見有好惡之虛准乎余答曰吁呼此蓋鄙僿偏執之談也豈通聖論哉且鄙僿偏執之人焉能鑒混元微造化之端擘陰陽之表歟豈將

睫目之附近度量參廓之幽端乎且乾坤之氣而生成萬物諸法運遞而出始因元判受折陰陽有萬法焉有萬形焉得泉石焉且陽數奇九之數也相須陰陽之氣相禪乾坤之內故互用之數未有無用之物類也且九地之下無陽精而純陰濁氣也九天之上無陰精而純陽清氣也有修積陰之氣者盡棄魂神於无中煉妙有任定而性寂靜故死而爲陰奚之鬼也有純陽之精者謂存神氣而於有中煉妙全身形而入無形故生無死爲天上神仙也且鬼神者受積陰之氣陰鬼之道尼貴無形故棄陽而煉陰之氣氣積即息息即歸陰陰即歸兒有得死者故名寂滅寂者凝靜也滅者空無也鬼道貴無形蓋任空寂於真無中煉妙有爲下土陰中清虛善爽之鬼神非尋常之有也鬼神陰靜之中以斯爲妙道有陰中妙門煉陰中之妙法煉陰之法故有大小以有大小之門天上之神仙者受純陽之精神仙之道貴有形故棄陰而煉陽陽氣積而動動即返陽陽即歸生生即得仙不死

者故名曰上昇上者輕也飛也仙者昇也衆
也仙道貴有形益運氣於真有中煉妙無爲
上天九陽中清真妙靈之神仙即非常之無
也神仙於陽動之中以斯爲秘道有陽中之
妙門消陰之鍊陰陽之妙法煉陽法有大小門非一也
積陰之精附地積陽之形奪天天地自然之
道非有爲也故易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故
修丹者術士鍊純陽出陽精取而服之變爲
純陽之身是以說天乃從其類也故名之曰
上昇九天天上無陰乃純陽陽壽之境出乾。
坤陰陽之表故壽限無數也真炁無也故不
同乾坤之內有數之物且上天不有爲無空
寂之形不可服丹故陰教無純陽之神仙與
下士定寂之鬼明有優劣非等倫也純陽之
真無死數積陰之神無生數此真陰真陽俱
出天地之表故無常數也且天地之間陰陽
錬真形二門於斯無別理也又問曰陰陽二
門錬眞形之法得非西域瞿曇氏之法邪中
華李老君法邪答曰余始只以明天地之間

錬凡爲聖陰陽二門出世之道元不說李老
君瞿曇氏之法邪若以二眞造化之法即二
眞何多於天地乎此二眞皆能監天地賊陰
陽變化之情煉陰陽純精之道俱無成數之
身故後世立此二眞爲陰陽之名耳
眞俱曰修道故道之一字是陰陽二門衆妙
之法強名也玄玄善號也故總之曰道老君
瞿曇各得道中之一門爾故皆出陰陽之外
俱得無生死之數也又問曰今修道之人存
神養氣復煉金液陽丹服食以至爲純陽之
。
眞修陰寂之人可得服丹乎答曰修陽之人。
蓋存陽冤留暖氣故餌丹以助之成純陽之
身修陰寂之人棄陽冤而就陰鬼陰寂之形
虛而冷不可以受陽丹也若服陽丹即陰形
豈可爲純陰妙化乎即陰寂不凝煉妙空不
生妙有不生空也又問曰陰陽鍛汞別
有丹藥乎答曰陰寂之形空中有
空有中不有爲藥空寂之形不可服丹故陰
教無丹藥也此義船然賢達可見但性理凝
寂絕相離言即真爲空妙有而已修陰之人

得此言之爲心印通此以往無別義也又問見聞曰窮閫高僧中有出沒自在死生任情接跡明史述金液訣形于丹經又僧雲巖師作氣術論行於世皆同道家忽暫亡而起忽躡空而行陰教之中豈曰無之吾仁之言陽法有二粗立事端且僧佛圖澄生死自在著於二粗立事端且僧佛圖澄生死自在著於顯自由得非空寂乎吾曰嘗有何難明哉其上界陰教歸空寂即此二僧皆留形住世隱

○僧玄風辭其眞義也吾向來修陽法外修僧形法豈分外貌乎情變化眞有偽寓乎惟達摩師氣訣正是外內不出入疑定空寂中煉妙有之法便是空寂中煉陰即入九地之表將欲並教天下得否曰不可也治世之道無出於文也斯陰陽互經歷死生終有門二路各分一一門陰靜中於中有虛寂修成陰中神此是西胡衛別有陽中道道祕在仙籍動指天地根此根號眞一眞一天地先天地因而開令人採取精煉爲庚辛石邀取木中龍合之令契窓忽然

出世之道固知二主之旨難通三教之情令既開命宴是飽於玄風辭其眞義也吾向來井蛙謾鵝哉乃惟而退余所略書陰陽二門錄眞之至道意者爲上智之人明達而自知無勞論也愚昧無知勉論不及也中智之人心或進退往往執言不迴多云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復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斯言舉世鮮有不言者遂便顢頇待死迄眞失正迷於所苦自甘取也即輕薄無知泛濫之徒豈可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用生成乎豈知陰陽互情乎陰陽相盜出沒乎余因達還非淫欲虛誕詭沽謂於賢達者哉於斯復有向○丹有長生無數之辭故少立通論以示同人。

美索乎同心之子幸鑒于斯

歌曰

大道生吾眞陰陽達吾質寄生天地間生死互經歷死生終有門二路各分一一門陰靜中於中有虛寂修成陰中神此是西胡衛別有陽中道道祕在仙籍動指天地根此根號眞一眞一天地先天地因而開令人採取精煉爲庚辛石邀取木中龍合之令契窓忽然

爲夫妻漸生男女出十月男女生却化爲金
液金液作神丹餌之天地畢書情告同人何
妨留意冤目月疾如風三萬六千日

還金術三篇并序

陶 植 撰

植嘗讀金碧潛通經至魏先生云三五與一
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謂一者水數
爲五行之始色稟壯方包含五彩終之合道
理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爲牝爲牡然後還
日精於月魄結粹華於冲氣靈運潛應與真
合同即非人間術士所能窺測竊見今時學
者咸謂水銀可以爲金丹硃砂可以爲河車
硃不知汞生於鉛鉛產於金既不辨眞途假
他物譬如緣花以爲子斷體以安孕傷殘既
遍精氣莫全舉世作迷途之人喻氣非混成
之子泛泛志士同歸有待或詢古人妄設終
无此道愚甚不取也故倣經義爲術上中下
以質之同志爾

術上篇

古之人所以假易象而爲經者謂至道與天
地配如太上始分一氣爲二儀二儀判然後
有三才伊乾坤運而品彙貞坎離用而金水
并此道之樞也男冠女笄牝牡相得氣交體
合應變無方此道之用也日月運矣寒暑節
矣滋液潤澤施化流通此道之驗也陰伸陽
屈陽用陰潛一往一來推移合性道之返也
此乃明于剖一氣以法天象地自有合於無
爲者矣豈假他物而成之乎今謹按黃白內
經神農云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白者金精非
世間金黑者水銀非世間銀又龍虎經云若
鉛外黑內懷金華金華者爲青龍爲黃爲乾
居木位其數三又曰被褐懷玉外爲狂夫夫
玉者爲白虎爲丹砂爲汞爲坤居土位其數
五故曰三五即和諧八石調正綱紀三五則
土木之位合而言之其數八又曰金爲水母
母隱子胎水者金子藏母腥此言金水自
相含孕蘊積於母中須造化而生也又曰長
子雖父體因母立基此言砂產於金汞流
爲子以金養子雖體而榮道合自然事根至
妙不可不思也潛通訣曰玄白生金公巍巍

建始知此明丹砂生於鉛金碧歌曰赤水流為汞者弄明瑜此明汞非外入也自是乾坤交媾受氣而生欲生不生換手其有文章故經云聖人不空生上觀願天符天符信也降地氣應是陰陽交接而流珠下也流珠者汞謂之流汞矣經曰砂流朱汞父戊己母土榮相發相生更為久母且水銀不在五行之內○也月情性既分真終始自相因為乾坤矣牝牡異名須以類合如有差謬不相涉入矣故曰頻同者相從事乘不成實又水以土尅木以金水何由而得生還返何由而得行又焉能變化由其真殽且古來歌訣唯讀鉛之功效人間凡物也又參同契曰桓汞當以粟覆鵝自然是為驗變化由鉛與水銀非類不相為用用其情性相依還返正位朱砂非龍虎配合故曰雜類不同種安能合體居故古歌云莫壞我鉛令我命全莫破我車廢我還家又曰鉛斷河車空所作無功鉛破河車絕所作無處出又五篇曰鉛中有金金中有還見實別實修心煉形賢人得道又曰空修鉛中金不修金中實此數者聖人明喻以示後學猶慮不曉故鄭重而言之亦知龍虎二事本乎一物者也得其理者喻諸返掌迷其理者擘彼上天但以世人未悟遂使後學捨近學遠之易從上天之難用意迥切去真逾遠紛紜難識真假相亂或曰用鉛耶或曰用水銀耶若以水銀為之乾坤其可立乎剛柔其可分乎必以雜鉛而為之則金水何由而得生還返何由而得行又焉能變化由其真殽且古來歌訣唯讀鉛之功效不說水銀之精妙以二事共成不得不兼而○美之乎必以水銀為言但假鉛氣而成河車何得遺本而逐末乎作者之意既其如彼後學之見又且如耕石種稻緣木求魚期於有獲難矣又況文字所傳者非精妙之至閫訣所受者非至人之還夫知與不知猶千里之與指掌兩自非真人曷辨真理今特與衆人為論者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又焉知道隱乎言與不言之間哉

術中篇

凡言水銀可以爲金丹者妄人也言朱砂可
以駐年者不知道也不知道惑妄人之言去
眞遂矣夫汞者姹女之別名砂者鉛中之至
寶丹經所謂砂汞者比其眞訣也且鉛中有
汞猶人之有情性情性於人非外物也砂
汞猶鉛之有情性情性於鉛非外類也三一之道修性合情然
後可以返魂還元若引外物爲情爲性不可以返魂還元也若積陽爲天聚陰
爲地天否地閉神明見焉雖元化一施妙用無極且世以金木水火土合之寒暑宴榮若
○春夏秋冬日夜相易陽之用也以金生水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陰之用也若天
地在乎手造化由乎身自凡聖名列金簿
與黃帝老子爲先後所以頴悟門而無別徑
也凡我同志庶幾於此者要在細求眞訣務
以師授不可以訣閱淺說多言或中之義所
希企及矣噫今之人不達神明之意未通天
地之理按文責實以意推披珠不知古人與
其不可傳去矣徒攝枝葉不得根本述述相
指詎可復追植林野緜儒豈曰先覺常給侍

功俾造化故定兩弦之數以二八合上下得
乾坤之體也積六十四卦極天地之數用卦
又云文文彼摘而三百八十四神存乎其中
矣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
有四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總一萬二千五
百二十所以應萬物之數備剛柔之體又天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所以成變化而運返也若積陽爲天聚陰
爲地天否地閉神明見焉雖元化一施妙用
無極且世以金木水火土合之寒暑宴榮若
○春夏秋冬日夜相易陽之用也以金生水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陰之用也若天
地在乎手造化由乎身自凡聖名列金簿
與黃帝老子爲先後所以頴悟門而無別徑
也凡我同志庶幾於此者要在細求眞訣務
以師授不可以訣閱淺說多言或中之義所
希企及矣噫今之人不達神明之意未通天
地之理按文責實以意推披珠不知古人與
其不可傳去矣徒攝枝葉不得根本述述相
指詎可復追植林野緜儒豈曰先覺常給侍

銀爲之有頃之間當爲白煙矣又焉得解散○
爲水焉蓋欄干手明者省之可以一言而衍
眞僞耳術士得之則正性不惑正性不惑則
爲道日親而根本自正豈假外名遣妻絕粒丘
壑然後希遇哉故再叙情性原其砂汞重解
先聖指象立喻之意誨貽於後賢也

術下篇

經曰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通樞其數一
又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知太玄之精爲
道根本當其樞紐天地鍛煉陰陽理契自然

長者側聆斯義以為砂汞無乾坤不可得也
龍虎捨金公无自入也或陳梗槩以備錯悞
焉歌曰
仙人拍手雪成圃黃花欲入紫河難子母一
時流作水變化還同九轉丹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一

宋張君房

金丹

太清丹經要訣 并序

余歷觀遠古方書佥云身生羽翼飛行輕舉
者莫不皆因服丹餌詠言斯事未嘗不切慕
於心但恨神道懸邈雲跡踪絕徒望青天莫
知昇舉始驗還丹伏大之術玉醴金漿之方
淡乎難窺香焉靡測自非陰德何能感之是
以五靈三使之藥九光七曜之丹如此之方
其遺差近此來握翫火而彌篤雖艱遠而必
造緣小道而亦求不憚始終之勞詎辭朝夕
之倦研窮不已蔑有異聞良以天道無私視
聽因之而啓不違其願不奪其志報施功效
其何遠歟豈自衒其所能趨利世間之意
在救疾濟危也所以撰二三丹訣親經試錄
毫末之間一無差失並具言述按而行之悉
皆成就然人之志所重者性命其危春露其
脆秋霜俯仰之間相顧如失榮華貧賤誠為
不住之容憂悲娛樂並是難留之事以此而

言深可歎矣余比讀諸方故亦不少覩其梗
槩倒多隱秘味之者翻增其惑說之者返益
其迷遂使修鍊之流不見成功之處豈其古
人妄說耶抑由學道之輩自不能考其旨趣
也余所陳方意於文記間如視掌中一試披
尋莫不洞照相知之士通鑒名人有所不同
心之取證故列為三篇耳處士孫思邈撰

諸丹目錄三品

初陳神仙大丹異名三十四種
太一玉粉丹太一召魂丹返魂丹更生丹全
生歸命丹四神丹太一神精丹神變丹神液
丹假使通神丹五靈丹昇霞丹雲化丹三使
丹捧香丹太一丹使者丹奔雲丹控鶴丹八
石丹飛日丹素月丹度厄丹持節丹絳色紫
遊丹雄黃赤丹赤雪流珠丹紅景丹赤曜丹
重輝丹紅紫相間丹辰雷丹月流光丹水銀
紫霜丹

右所陳諸小丹法等雖時所稱用然其丹
異名未必各知之所以今並列之
次陳神仙出世大丹異名十三種

黃帝九鼎丹九轉丹大還丹小還丹九成丹
素子仙童丹九變丹太仙霞丹太和龍胎丹
張太夫靈飛丹昇仙丹神龍丹馬仙人白日
昇天丹

右諸大丹等非世人所能知之今復標題
其名記斯篇目而終始不可遽值也是以
其間營構方法並不陳附此其有好事者
也但知其大略也
次陳非世所用諸丹等名有二十種
八景丹金華丹玉晨丹神光散靄丹凝
霜積雪丹奔星住月丹墮月驚心丹金波玉
華丹茅君白雪丹白雪赤雪丹紅絳垂璧丹
七星辟惡丹七曜雲英丹流石鮮翠丹金輝
吐曜丹太清五色丹北帝玄珠丹感靈降真
丹群鬼昇雲丹太白精丹

右按其方服之神仙既藥物難具營作非
易所以但列其名不復陳其法式若好事
者宜以廣知其名也

造六一泥法

凡飛金轉石唯以六一爲要自遠代諸賢銷

錄之流莫不感敬其事大都相傳法者皆用
礬石赤石脂左顧牡蠣礬石滑石戎鹽滴醯
等義妄用於方其方法又各各不同作之例皆不能精
了古來名方要術無不備經試錄就此之中
未有不盡其理不見一事近縣縣者余常爲
之發憤興歎不能已矣自謂古人隱秘斯術
且誰將來學者又按古方並同礬石用黃土
泥燒之經多即自然成其細粉余遂依法燒
之經兩三日竟不覺有異謹因閑暇更依古
方燒錄可經十日已來以指微捻乃成烟粉。
光潤可愛亦細膩希奇更取新礬石燒之二
十餘日到加乾石全不一種始知一切方法
不可率爾輕試之不依古法即云無驗如此
者舛目皆是又礬有種類不同所出之處各
異并州與嵩嶽出者爲良自外者不堪入用
錄礬石法凡錄礬石器以黃土作之其狀似
竹管可長五六寸闊三四寸以礬二三分其
口已上先作蓋蓋之礬石內簡訖別以細沙
并黃土等分爲泥泥筒周遍可厚一二分許
餘火炙之令乾又更泥泥又更炙炙令乾熱
然後入鍊燒之但使將息伺候得所必萬無
一失
造燒礬石鑪法其鑪要高二尺明闊一尺其
下四面各開一小門子擬牽風擊火也又時
時去積灰一頭別一筒鐵釜大小與藥篇相
稱高可三四寸許即以鐵釜置鑪中筒於釜
上以炭燒之七日明使晝夜火氣不絕恰好
更不勞多日滿取之研極細別以赤石脂雞
子白和爲泥作餅子可厚半寸潤四寸曝。
之令乾右於礬石鑪中燒之一日更細擣篩。
極細研之別入生赤石脂細擣篩訖與成錄
者等分相和訖又以礬石及赤石脂二分
和之爲泥稀稠得所攪之令極熱用之泥釜
周匝一泥以後即一手取藥更不得重看其
藥氣永不畏先余用之多過唯覺善莫能加
焉
礬石宜取燉煌者輕手掎之以馬尾蘿下篩
之訖直鐵鑵中炒以猛火熬令汁盡又擣篩令
細每計赤石脂與礬石二分相和訖計所和

之粉五兩內可加戎鹽一兩油鹹二兩合和
亦無妨不著亦得凡作六一泥者只爲固濟
欲使牢固今只二種摻爲泥又加一二種亦
損者何煩多種其六一之名乃是古人隱秘
之語其六上加一便是爲七以七種藥爲泥
故云六一也世人不識不知何以名之六一
也滑石所出處其石本出東華州今人不究
其根本乃用崑峯所出者爲六一泥所謂圖
北向南於理殊非所允又其石性有數種硬
者細細擣之篩研令熟用之益佳

○左顧牡蠣法左顧牡蠣者意本取其細膩比
試向經二三度亦經火鍊而用者皆無意即知此一味乃是無用之物
若更有別法用之爲佳者非余所知也
戎鹽法戎鹽本方亦不的言出處既不知所
出即知出戎鹽之地亦不知用何者爲良見
人皆云識之實不能知就是南人所出以南
土無有此鹽故關中所出者爲是余復隙此
愚見亦不知是人識者宜詳而用之雖貴之
有能然用勢亦相似好事君子知之焉

滷鹹法此物本出同州東北隅去城可七八
里生陂澤中其狀似河中細顆鹽其味苦而
不鹹本方亦不言出處人用平澤中地有鹹
柔之處因辨其土白嫩之色者爲是令推其
所由於理又全乖錯用之無驗特爲於此同
州所出者若入六一泥用極理粘好令但攀
石赤石脂礬石等並依所陳之法細用之則
不復須此藥矣諸好事者於此更勿猶豫也
本方亦云用蛆蚓糞爲泥亦曾用之乃與常
土不異於理殊非所宜

凡六一泥所言諸藥等其有所用之徒並不○
能精識其委曲雖時有識者又不開將用之
法求鍾乳之妙理亦難爲具悉今著條件六
一泥者味雖不多用之極善直云固際神膠
足得爲上何必要須六一也凡按古方合鍊
多不見成者古人但恐文繁所以不能具載
其事以此作者遂無一法能就非深知其本
末者則孰能照其出處乎

造上下釜法

右下釜鑄鐵作之深三寸明闊八寸底厚六

分四面各厚四分其厚閘半寸厚三分平穩作之勿令高下之也右上釜作之高一尺明閘八寸厚三分許唯飛雄黃上高五寸以外不平下釜長釜並依樣作之大都形勢更不過此法其間上下釜但能將息用者永無破壞之日余自好道術已來向二十載餘種種歷試備嘗經涉其中校殊無所不爲之者並無成法資財壁塲不免至於困弊今用此上下釜始誰其艱辛其上下釜即須用以六一泥塗之其泥○和稀稠得所楼刷遍塗之日曝令乾乾後依前塗臨乾之可三四遍計厚三分許必無壞時其上釜以泥一二遍亦好不塗亦得今以六一泥塗上下釜者乃久亦何必須土墜釜也楠和乃是舊法用既無驗難舊何爲若有所不知亦不簡於今昔古人賢則賢矣然不廢於此事多不能知其理也

造雲法

右其門高六寸闊五寸以鐵爲之其埃勿令向上宜下開之可高三寸半許闊二寸半若向上開者大則微翳向下開之爲佳也

用六一泥固際上下釜法

右留前所調和泥用小鐵匙均厚三分以來塗訖又緣合下釜上輕手按之勿令過度即以六一泥周迴遍泥其際乾即以文火細細使積漸就乾若有拆裂處復以鐵匙取泥泥之周悉直至藥成以來更不勞再視此法易而且要也

太一玉粉丹法

朱砂一斤　雄黃一斤　玉粉十兩

右玉粉極硬難搗但以生鐵臼擣之以輕踈絹羅之再度即得入用磁石粉十兩其性極硬亦依玉粉法治之以水沉取細者用之節用亦得

紫石英五兩　白石英五兩　銀粉五兩

空青十兩　流黃雪一斤　用鹽雪

右以打作薄以河東鹽合擣研令細絹節下不盡者依前更著鹽研節以盡爲度即以藥末等和以醶醋微濕拌之曝乾可十遍餘上先以白鹽藉次布藥末等訖又以鹽覆之

即以上下釜相合以六一泥固濟以文武火
九日九夜寒之一日一夜開看燥徹如寒霜
素雪之狀又似鍾乳垂穗之形五色備具無
可比象又更還取藥三遍以醋拌如前以白
盥末覆籍一依前法布之更無別異如此可
四五轉記一依鍊金英丹法鍊之訖然後將
服其勢力不若金英丹二種藥並能延人壽
命愈疾除此一小有隱丹消毒之者並幽深
難解自非妙閑訣法豈造次而可悟也今所
陳列一無隱秘冀有雅好之士請於此無惑
焉○

太一三使丹法

水銀霜一斤　朱砂十兩
石亭脂十兩　雄黃十兩

右朱砂等三味別擣訖和布置不異前法還
以銀霜布諸藥上帛覆之合上下釜固濟飛
之凡用猪負革脂者是老母猪近眷藥邊脂
也

造紫遊丹法

朱砂　雄黃　曾青　石亭脂各五兩

右別擣研水銀十兩別研石膽三兩別擣篩
白石英別熬令沸盡取三兩此別味恐是錯
多是白礬石其不沸也陽起石三兩別擣石
膽六兩別擣篩取東嶽者用之礬石五兩亘
爾篩生用之朴消六兩別研篩礎石三兩別
擣篩又朴消三兩和諸藥餘三兩用覆諸藥
上自外者並依前法治理如前醋拌令依法
十遍餘止其布置飛鍊日數重轉一依前無
異同也凡承前已來飛鍊諸藥等精訖皆須
重轉三兩度然可堪用比見丹無驗唯覺妻
○
皆者爲轉數不多所以無驗矣但飛錬未曾
重轉者如此雜石未得丹者氣盛在藥中不
妻何待然聖人設法意在救厄難且世中庸
愚情在名利先不開藥理復不究方書或見
說方或聞傳說因即孟浪頑心自謂更無比
類復有無知之輩視聽未弘疾疹既纏豈與
力惜未之於彼又偃仰風神肯在得物爲未
欲悃於容色余亦不欲論之於此然性命之
事非輕但雜石稍堪服食實爲非久請有道
若予審而詳之勿忽有失理於毫微幸改之從

正耳

造小還丹法

右五味擬和令調以棗肉和爲丸如大麻子
許每食後一丸去心忪熱風鬼氣邪痓蠱毒
天行瘟瘧鎮心益五藏利關節除腹滿心痛
中惡蠱顏色明耳目熱毒風眼五百丸瘟瘧
前功能不可具載略而言之餘依本草

○服一百九天行飲下十九蠱毒準上心忪二〇

十九每食後只可二三九不可多服至如

又法

石亭脂四兩　水銀一斤

鉛黃華三兩　金一兩箔研

右之末硫黃三兩先布罐下爲籍次下前三味
詑又布餘一日硫黃末爲覆次下蓋都畢以
六一泥固濟火先文後武七日七夜止又寒

半日開之其中盡化爲丹煥然暉赫光曜眼
目潛此丹一兩用牛黃麝香各半錢重於洪
州土鉢中以玉鎚研之極細用棗穰九如梧
子每日食後棗裹之食三九治風顯痼失心
鬼魅魍魎等久服凝骨髓益血脉潤肌膚出
顏色安魂魄通神仙也

造艮雪丹法

汞一斤以鍊成十三兩錫破以次計之即時
合者八兩汞六兩半錫其中雜藥謹錄如左
具白礬六兩於鎗中以火熬沸盡使乾訖○
即揚篩爲末用此錄白礬令時錄六兩并得
五兩黃礬四兩爲末於鎗中熬使乾更擣篩
爲末太陰玄精二兩擣篩爲末朴消二兩擣
碎熬使水氣盡爲末伏龍肝四兩爲末取一
兩和塩及諸藥增鹽六兩擣篩爲末於鎗中
熬取乾初錄錫三適訖更鎔投好醋中般錫
妻更於鎗中鎔訖以水銀投錫中以鐵杖攪
使相和置薄掘地作淺坑子以一張紙籍下
取寫勿流於地上紙上留者水銀和銀是也
仍以好醋煮之使濕即急蓋其上次熬鹽使

乾訖厥黃蘗白蘞伏龍肝二兩總和摘勿留於臼中搗輕紗篩訖以苦酒拌和之令多少汎汎如狀之爲末以雞蒭度之入少許醋拌勿使濕聚取二兩伏龍肝籍釜下餘悉按使平實次以鹽燥末二悉按使平實次朴消還以悉按使平實即內藥但平撥不須實以悉多少汎汎如狀之爲末以雞蒭度之入少許醋拌勿使濕聚取二兩伏龍肝籍釜下餘悉按使平實次以鹽燥末二悉按使平實即內藥但平撥不須實以悉

火三日兩夜開藥收取如恐不盡所有器者并鍺中藥滓總和於一小盆中取少醋漬之使稍濕復時開取上釜藥精更微研之下釜餘滓亦使稍濕復時開取上釜藥精更微研之下釜餘滓亦

使纔潤細研之訖以一悉內底蓋鹽依初飛法固濟前訖著火兩日一夜即開看所有水銀○使纔潤細研之訖以一悉內底蓋鹽依初飛法固濟前訖著火兩日一夜即開看所有水銀○

並皆盡矣取藥即休此藥主鎮心安臟除邪瘴惡氣療忤風癲風痸等疾飛藥三兩轉已後可研令捣細以棗膠和爲丸丸如麻子大每日服四丸若不覺有異者漸加至六七丸每旦服之不過三二九其藥性微冷若先患冷疾不宜服之治傳尸瘧瘧鴈時氣一切熱病入口立愈神效若用入面脂治疒黯太陰主精出汗亦立愈神效若用入面脂治疒黯太陰主精出汗亦

如玉質無異其形似蟲甲以殊黑重者不堪黃明者上也

造赤雪流朱丹法

右雄黃一斤擣輕紗篩訖以苦酒拌和之令泥泥日乾乾更拌如此十遍止與白鹽末拌和以鹽覆籍固濟一日一夜後以微火炙六一泥令捲乾漸加火勿須猛更一日一夜即加猛大令其下釜旦暮常須與火同色不得(十二)

變時令火微弱如此燒三日三夜止寒之一復時開取上釜藥精更微研之下釜餘滓亦掎以藥精相和飯拌令泥泥依前布置丈武火一如前法燒之藥成煥然暉赫並作垂珠○色絲之狀又似結網張羅之勢光彩鮮明耀人目睛見之者不覺心神驚駭惟宜安心若有卒暴之病及垂死欲氣絕及已絕者以藥細研之可三四麻子大直置鷄子黃許酒灌之令藥入口即扶起頭少時即差其口噤不受藥者可斡上齒而灌之令藥入口以手按之下復及捻動之使其藥氣流散須臾即甦治其鬼邪之病小小瘧疾入口即愈此藥神驗不可具說但撮一粒悵造次無人解錄用之

錄太陽粉法

石亭脂十斤　鹽花五斤
伏龍肝二斤　左味三斗
右石亭脂破如豆大用鹽花和左味煮之七日七夜其脂以布袋盛之懸勿令着鐵着甚性盡出研和前伏龍肝令均入內釜中先布鹽花安亭脂盡上還將白鹽爲蓋丁固濟之三日三夜文武火依前法鍛訖寒之半日開謹案本草云石亭脂味酸溫有毒主治婦人陰蝕瘡瘍惡血堅筋骨治頭禿心腹積聚邪氣冷痺在腸胃逆上氣腳冷疼弱無力及鼻○
一切惡瘡瘻下部漏瘡止血殺蟲蟲治腳氣罗子陰瘡陽道衰弱婦人體羸血氣腹內雷鳴但是患冷諸藥不能療者服之不過三五日念服之法令研粉令極細以飯和爲九九如梧桐子大每日空腹服五六九酒送之若兼餘單藥爲九服之益佳也

造金丹法

黃金八兩錯碎爲末
水銀八兩以前合末鎔鐵罐一箇收爲汎
雄黃一斤　雌黃一斤
右以前雄雌二味細研如粉乃和之皆於六一土釜中密固濟炭大九日九夜煅之寒二日刮取飛精先別作筒用淳左味鉛叙丹作泥塗筒裏令拭乾又以左味飛精如軟泥內筒中堅之以銅蓋覆上六一固濟作鐵鈎懸筒令底去地二三寸爲通大煴之常令筒底微煖六七十日寒之發取藥赤如丹即成也更研治以棗穰和丸如小豆大旦以井花水向日服一九七日至女來侍二百日行廚至三百日壽與天地齊此方似金液而小異若○
爲通難得用糠大亦得也

造鉛丹法治一切熱及見忌癍痧疾

鉛四斤鎔取　水銀一斤壹研令碎
右取黍穀二斗蒸之令破蒸熟以醋漿水投穀中密蓋五六日令爲醋炊用單帳中土篩安神中攪和似煎餅趁取鉛銷之投泥中拌半即於好錯中更淳鉛令銷煖來投一斤鉛中待渴凝以繩子繫之懸於鑵中二七日其精自下醋中收淘說令淨和朴消消石各一

而如飛丹法三遍飛之每轉三日收取精以
飯和爲丸丸如麻子大每有諸熱病者皆治
之

水銀一斤　石事脂半斤

已上二味入瓶固濟用黃土紙筋爲泥泥瓶
子身三遍可厚一大寸已上用炭盛合瓶子
口以六一泥固濟之可厚半寸用火三日三
夜一日一夜半文一日一夜半武日滿出藥
打碎取新青竹筒盛和醋於筒中又於大釜
中重湯煮之三日夜常令魚目沸日滿以水
淘去研鹽令細用棗穰和少麝香丸之欲丸時和少酥
及用塗手不然即著手丸如梧桐子大每日
朴消如前煮一復時出藥淨淘曝乾搗爲末
極細用棗穰和少麝香丸之欲丸時和少酥
食上服之五丸去諸風疾明目補心二斤已
上愛白功力既多卒難陳述忌與流珠方同
亦用麝香一錢秤之流珠方在後

造流珠丹法

硫黃一斤鎔中以小麻油煮之取黑爲度即
用灰汁煮之去油訖即研鹽於鎔中伏之用
六一泥固濟鎔口以文火經一日兩夜又用
武火漸加以鎔赤爲度去火待寒出藥清水
淘去鹽味取酒七升蜜半升亦云一升蜜一
如紫精丹法煮之三日三夜出藥清水淘去
酒味曝乾搗篩以棗穰丸之更搗五六千杵
至熟尤佳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每日三十
丸覺熱即減至十五丸長年服者每日只可
五丸所有冷風等病無不愈者忌猪羊雜

七返丹砂法

汞一大斤安究瓶子中究統合之用六一泥○
固濟訖以文火漸燒數至六七日即武火一
日成如此七轉堪服其火每轉須減損之如
不減恐藥不住也

造玉泉眼藥方

右取水精二兩末之乳半合和究瓶中盛之
密固濟勿洩氣埋地下百日出之置一盞孔
燻之一日開之青白如玉取鉛錫成鍊者三
斤鎔之以此藥九如梧桐子大投中攪之爲
具白矣若眼不見物及赤但不損睛取一丸

如泰來大黙目皆尤良

右三味先搗槐子以水攪之去滓取汁和前
藥內不津器中埋舍北陰地入土一尺以上
覆之百日發取名曰太一神水取河中青白
石如桃李大者五升取北流水九升煮之一
沸以神水二合攪之又煮一沸假石熟任意
食食之五日後萬病愈一年壽命延永火服
白日昇天矣取神水二升漬生鐵二斤十日
化爲白銀矣

○

石以堝澤之先下雌次下兌取柳木攪令均
次下黃蘗一分准前攪之令均瀉出成劍取
黃土和左味作堝乾之即取黃蘗硏砂胡同
律各一兩赤土一升和左味爲泥裹之內中
三四固之令窓大之十餘遍以甑拭令黑氣
盡爲度如難盡取赤鹽和左味爲泥裹之亂

髮纏之入火燒之其赤鹽作解如是更爲數
遍以黑盡爲限然取硏砂作漿牛糞火燒之
佳也

又法

雌一兩　兌七錢　鍮銅一錢

右合洋咸鋌待冷又入火燒之令極熱投馬
通中冷將鎚鍱之入火燒之又鎚令鋌薄如
紙剪破如指大取黃土爲泥作堝子堝分硏
砂二分搗爲末取黃蘗一升末之同律三子
蓋之訖布雌葉於中以前藥重重裹之窯固
堝口於牛糞火中燒之一日一夜常令堝赤
以好爲度矣

又法

雌兌對作波斯鹽綠赤土胡同律硏砂等分
以左味爲泥裹之厚三分猛火之如此五十
過已上即以金牙一兩末之以漿水三升煮
之從旦至暮時以赤布裹雌棲木懸之勿使
著器任用之

又法

硏砂一兩　紫鉚一兩

右以猪脂和爲泥槐堝底洋離出之如朱而光澤丁爲薄鋌以赤土十兩水之風化灰三兩硇砂三兩赤鹽五兩赤石脂五兩石鹽三兩右已上藥必須精治之以左味和爲泥可離鋌大小布紙上厚一二分裹三鋌寸洋大之以赤煙盡爲度閒之以左味洗之准前裹火之以燢洗之三十遍即表裏赤光爲梵天寶也

伏汞要法

夫汞遇火則飛不能使住凡所爲者蓋亦多矣若非物制伏不可爲之今以藥伏之爲不失一

烏頭　赤石腊　石鹽　白鹽　胡椒　雄黄　華撥　黄黎石　黄硇砂　黑鹽

右搗爲末以左味和爲泥圍作鍋形以汞置中巾裹之以横本穿之入釜煮以左味三日夜出之入霜鉢中還以左味和烏頭硇砂雲母等分研之七日三易藥洗之以油鹽硇砂少許入釜中煮之一日夜任用也

素真用錫去暈法

右以取白不限多少打令薄厚似紙方二寸十斤已上始可爲之多則熱氣相蒸少則不堪取一瓷器可物多少令滿從下布之一重森葺如此重重相次令滿器口大小蓋之涂固令密埋地中經百日出即成不得欠一日其馬通屋下安置日滿出之鎔一斤和上鈆一兩若較加鈆堅加白其森取赤皮者佳左味取三年者然可用著少鹽一如食法

素真用允添白銅法

白銅一斤　錫一兩

右令洋之渴酒中出之打破取伏汞一兩胡同律二兩油腊一升煮令腊盡胡粉色赤即伏火即以前允體鎔之投水中取白黑二礬胡同律硇砂白鹽各二兩合洋之瀉安鉢池中成矣若脆不任用即火之令赤投牛脂中十遍即柔矣

赤銅去暈法

右取熟銅打作葉長三寸闊三寸取牛皮膠煮之如粥以銅葉內中以鹽封之內鑪中火

之今煙盡粗赤出冷之於砧上打之黑皮自落如此十遍已上止即以醋漿水煮今粗佛燒葉赤肉漿中出之以刷刷之於堝中研之洗肉漿中散爲球子其色黃白至十遍止不須更瀉成兌凡十兩可得三兩成入梅漿洗之今白也

波斯用苦楝子添鈆法

烏梅一斤　苦楝子一斤
硇砂一斤　波斯鈆二斤
雀糞一升　賀州鐵一斤　兌五兩

右取苦楝子二升熟酒研之新醋二升雀糞半升研之鹽一合相和令調取桑木作槽長八寸闊三寸深七寸置前藥於槽中鎔波斯鈆一斤下少硇砂熟攪之候清瀉槽中藥汁裹冷出之用甕措洗令淨炙令乾明時用之

素眞用鐵法

右取生鐵擣碎篩細研十兩打錫爲薄如杯形裹上末用攪木爲及熱研之令光然後入錫杯了重入甘堝中入風鑪內火之候鐵欲動不動即取勿令絕碎紙裹著鑪中鐵上其鐵即沸看錫凝定即安兌添之沸其兌以鐵上如不相入即更下勿即藤其兌鐵即和即以鐵鉼研兌下掠却不淨看兌不動即下鑪

素眞用鈆要法

成鎳波斯鈆二兩　兌二兩
硇砂三豆許大墮三指撮

右置堝中相和鎔之成鎔少時又火之令赤偶著鹽水中如此四五遍止即以梅漿洗之

六七過以白爲度入梅漿先燒令赤然後投漿中其漿亦瓷器中火之令熱

素眞用雄黃要法此法內雄黃似合

入紅後伏二黃法內

雄黃一兩　雌黃一兩

右置豬脂中煮之三百沸即取熱銅十兩兌三兩令洋攪之取黑礬末投中住也

素眞用鐵法

右取生鐵擣碎篩細研十兩打錫爲薄如杯形裹上末用攪木爲及熱研之令光然後入錫杯了重入甘堝中入風鑪內火之候鐵欲動不動即取勿令絕碎紙裹著鑪中鐵上其鐵即沸看錫凝定即安兌添之沸其兌以鐵上如不相入即更下勿即藤其兌鐵即和即以鐵鉼研兌下掠却不淨看兌不動即下鑪

中熱灰覆上良久還將餌扶餘熱氣以竹筋
點水次允上三兩遍止任意用之勿即膝其
蓳大如指其子亦堪食稍飴少許生在山中
或生平地纏草而生蓳上有刺刺相對生葉
如邊鳥齒大如指葉葉相對取時勿驚動仍
取其根必須陰乾勿令日乾七月八月子熟
赤色其鐵取犂頭鐵白色佳餘並不堪用

伏雄雌二黃用錫法搥佐合有雌黃

今元本內開

雄黃十兩末之　錫二兩

○鎔中合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甘堝中
火之其甘堝中安槃子以蓋合之密固入風
鑪吹之令堝同大色寒之開其色似金堪入
伏火用之佳也二物准數別行

造硇砂礬池法

硇砂五兩　烏梅半升碎　左味一升

右以土釜中煎之五分減二堪用

造梅礬法

梅二升去核碎之

右以水一升鹽半升土釜煮之燒令赤洗之

右各二分擣篩爲末以茵草汁合和丸丸如
鷄子大燒一丸百鬼皆來抱朴子用此藥悉
三奇丹也

錄礬石伏汞法

并州礬石十斤

○擣爲末以瓜州礬和左味拌之三十遍入釜○
飛之每二十一日一開更加生礬石三分之
一還拌生者飛之生者性利相接即止三十
日已上者鍊鐵之欵光明可愛百日彌佳右
取帛裹之內筒中蒸三日夜末之一兩粉劑

汞一斤若令赤左味煮之令乾色紫赤止釜
中不上唯法燒之以赤礬上圍之入風鑪大
之百日風化爲灰唯礬石三斤用脂一斤鐵
器中炒之以脂盡爲度汞十斤礬石鐵器猛
火之攪令煙入即成然後土圍前汞密封

錄丹合殺鬼丸法

硃砂　雄黃　雌黃　黎蘆　鬼臼
桃仁　烏頭　附子　半夏　石硫黃
巴豆　犀角　鬼臼　麝香　白赤朮
鬼箭　蜈蚣　野葛　牛黃

內釜中大火之九日夜止任用之能先以脂熬
熬後入堝中大火之一百日猪膀取鑪中熬之
加礬石末一度如錫再度如石

造白玉法

右取大蛤搗搗爲末細研之取一斤內竹筒
中復內消石寮固之內左味中二十日成水
後取白石英半斤搗作末投筒中即凝出之
好炭火之令赤即成白玉亦服餌之也

造真珠法 二首

右取光明蜂殼削去上皮以醋中煮之令熟
出細條之丸作珠大小任意取鉛破腹開內
珠置中還隨令合蒸之令極熱出珠未蒸前
鑽孔以豬毛穿中又取雲母以白羊乳煮之
數沸出令溫以珠著中漬之經宿然後洗令
淨成矣

以繆膠和蜂屑作珠隨意大小鑽孔近草大
後炙令乾以兩增支一麗置珠兔上復以一
兔蓋上泥塗四邊作竈形以草大燒之令赤
出之取蜂屑盛筒中四箇口內於瓷器以左

味煖之十日即色變珠成

造石碌法

銅青一斤
雌黃五兩
石黛半斤
梔汁一斤

右和合日乾入盡用之精妙也

造石黛法

蘇方木半斤細研之

右以水二斗煮取八升又石灰二分著中煮
之令稠煮令汁盡出訖藍汁浸之五日成用
雲叉七織裹之七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二　　道二

內丹

大還丹契秘圖 并序

叙曰大還丹者乃日之魂月之魄二曜精氣之所致也本乎南方火位變化北方壬癸之中歷涉五行包含五彩功齊天地難可備書混沌爲先象其元氣分判清濁以神爲助八卦相配日月光曜合成大丹所論火候以朔望爲據言藥物則鉛汞爲先鑪鼎華池真人○定位神仙讚讚類成十二章以象十二月用曉求真之士將傳志道之人耳

混沌華池第一

夫華池者玄元始初之氣造化天地之象三一之數雄雌而未分清濁浮沉不定處乎潛龍之位故君子守道候時得之者分析有無超凡入聖經云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知玄爲萬物母聖人秘之不形文字口口相傳知其訣者爲仙耳

青

白金

白金黃牙第二

言白金黃牙者非金銀銅鐵鉛錫水銀朱砂五金八石鉀鉛之類是乾坤媾精太玄流液感氣而成且如人之有身皆因父母傳氣而生非肉所化玉藥亦然坎男離女情性相依結氣而成白金黃牙爲天地之先經云有名萬物母時象九二見龍在田如修得之者即仙道俯拾而取之益人顏色堅固骨髓如人食玉如玉之潤此之是也○

五行第三

夫五行者水生木水銀也非世間水銀木生火朱砂也非世間朱砂火生土神氣化生非世間土土生金白金也非世間金金生水黑水也非世間水金伐木赶火土王四季終始相因五行相生相赶共成玉藥若取外金

本水大土何得聖人倫謨三五與一之功故
知述者素絲可悲岐路可泣無師執文萬無
一得求真之士可不勉力精脩勤志于

四象第四

夫四象者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

卷內除已注扰
外餘並取宜象

青龍者東方甲乙木水銀也汞之不清攪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捨潛藏變化無盡故言龍也

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經云子若得一萬事畢汝女之異名五行感化

朱雀者南方丙丁火朱砂也剖液成龍結氣成烏其氣騰而為天其質降而為地所以為大丹之本也見火即飛故得朱雀之稱也

玉精之所致也其伏不動故稱之為虎也

玄武者北方壬癸水黑汞也能柔能剛經云上善若水非鉛非錫非衆石之類水乃河車神水生于天地之先至藥不可暫捨能養育萬物故稱玄武也

如志士燒鍊丹鼎知此四象者十方天人莫不贈奉古經云四神之丹此是也

外黑內紅色一

汞砂

戴埰阿華水之真內有所文成真之道

夫言鉛汞者雖流液爲汞炊結白爲鉛世人以黑鉛鉼鈆太生銀窒陀僧銜鉛黃花黃丹等爲鉛此大謬也且鉛中有金金中有還丹是知黑水中生白金白金變黃金黃金變紫金紫金合五色名曰大還丹豈不明乎何得更將水銀汞以成質之物爲鉛經云爲鶴○

在陰其子和之又云虎嘯龍吟物類相感豈誑言哉且汞爲情鉛爲性情性相合曰常道曰自然識非外物也幸願精思其理天不遺於志願之

歌曰

鼎鼎不用鼎藥藥元無藥用鉛不用鉛意向鉛中作賢者審思之用鉛依前錯

日月第六

天日月者天地之至精也藥中即以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中有烏屬陰月中有蟾屬陽

白金產於河車中即陰中有陽水銀生於朱砂中即陽中有陰此二者聖人相傳賢人相授實訣具明非凡常術士所能窺也

日

月

如知日月在手手造化萬靈事無難也訪神仙聽日月之精爲長生之道實可重矣

明藥色第七

青色

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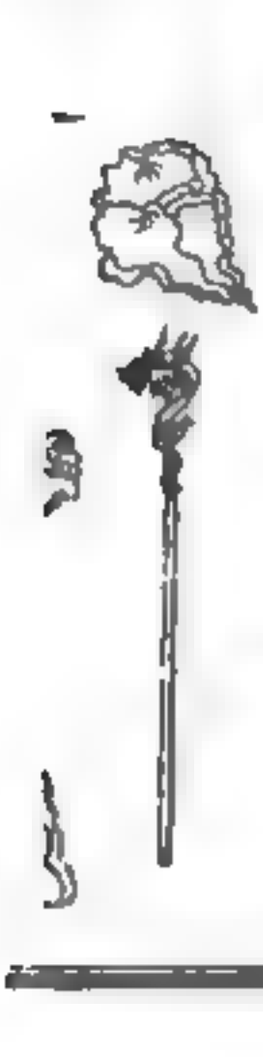
赤色

黃色

得此白金服者可爲地仙

得此黃金服者爲中仙

得此紫金服者爲上仙
夫藥之雖與者玄水生白金白金變紫雖與者玄水生白金白金變黃金黃金
金變紫紫金變黃金紫金含五色名曰大還丹又古歌
曰一物有五彩永作仙人祿按今之修藥但
以置盛用火養之永無變化緣不伏火餌之
便閒大腸而出返喪天年實可慨哉終不可
得之也但在精之審之神仙必無所誤義理
曉然即人麤心不細詳得此意與陰丹合義
理即不同互有修創唯可火而披尋方可見
其也○



大還丹之象

大哉無處不包無細不通若驗象於天則十
方天人莫不瞻奉若驗象於地則宛萬得離
塗炭若驗象於身則身神並爲飛仙

排雲控鶴壽杖般沽自由鑄鏡投一切魑魅
十方神仙以此爲無價珠乃如意神珠也無
可無不可勉力修之

九還七返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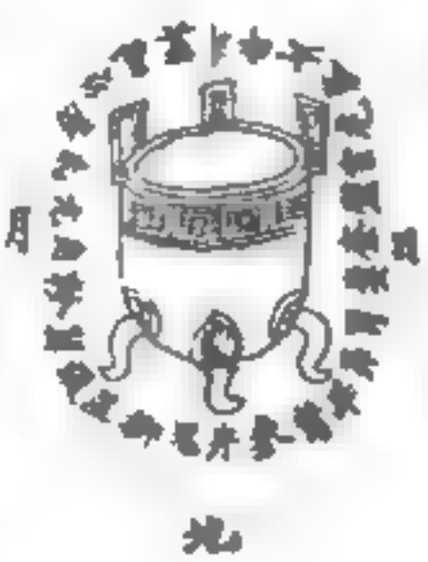
夫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
日只如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生
化萬物從寅至申爲七返于至坤爲九還此
則不曰還丹大還丹須得三千六百年氣候
亦如是以小而明大只如一日有十二時六
時陽六時陰陽象春夏陰象秋冬若然者一
時象一月一月有三十日三十日有三百六
十時亦象一年即一日十二時象十二年三
百六十日象三千六百年還丹之功畢人以
十月成身丹以十月脫胎人通相通超凡入
聖豈不了然乎

君無友喪國臣無友失忠蔡人無友喪家道無友失真所以玄元與尹喜宿契孔子與漁父合機馬明生與陰君閻合青牛與惠遠而會同豈非良友者乎且今之求道上至王侯下及庶民萬端無一得者何皆由不擇其友也天主藥由心所感志士應感而歸者衆天道無所不燭時機未精多生殺處又失前功為靈官之所呵何以然耶何王侯心希早成情無專志近疑術人轉託所使監守致令凡眼所窺而疑成至藥若然者即率土可為仙耳

又曾經傳授至藥先須清齋七日立置壇宇燒名香掛十方繒綵用黃金百兩以為心信投簡破券向天設盟方可傳授若不然者雖賊天機之罪殃及九玄七祖身被天地水三官所誅豈合輕師豈得自從胷臆造次而窺真聖至藥者哉夫人臣得遇此國寶曾受口訣者隱而不獻君父信為老耄是為不忠之臣不孝之子矣

金鼎第十

夫言金鼎者上應天下應地中應人民天平地正人民昌泰天歌地盈萬物養害故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可明矣世人所修多用黃金白銀銅鐵鉛錫之類為鼎此即大謬矣又於諸色鼎內用鹽或礜石錫粉或枯鉛或黃花曾青石膽之類為匯焉巧言云天中復有天人飾詞也此聖人又何謬若然者黃帝不合鑄鼎於荊山其鼎高下尺寸錙銖厚薄十六病如後



鼎法高一尺二寸重七十二兩其數有九內圓一尺五寸當有放脚下去地二寸半底厚二寸身厚一寸半深六寸內受三升半蓋厚一寸耳高一寸半鼎有十病一忌秋夏鐵不精好鑄不及時二不懸胎鑄三肚大四脚短曲五口大耳小六上下厚薄不勻七沙竅漏氣八不潤滑九不依尺寸十鐵皺有此十病並不宜用

大鐘者是斬之城郭如無城郭爲邪氣所侵高象蓬壺檢象五岳壇有三層鐘有八門十二支月隨斗建厚薄尺寸高下一一自有國家莫不開露聖意者乎

高四尺厚六寸內圓三尺五寸門周二寸亦有八門也○

太一鐘於壇上高二尺厚六寸內圓三尺五寸門高二寸闊半寸十二支周迴一寸閒壇隨便宜又華池鐘高四尺厚六寸八門周迴二寸壇隨便宜餘象圀也

大候第十二

凡一斤藥有十六兩每兩有二十四銖一斤有三百八十四爻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有二十四氣每月合一兩一銖半一氣陰陽之氣候從冬至建子日辰起大此年日月大小數至陽生合得多少兩分錙銖分毫○如又動時開閉門戶相應月隨斗建生殺有時不迴月倒之如後若仙如綠貫珠明者省悟矣

開鬻門應杜門斗建子支應午其一日冬陽生一兩一銖半氣其年三百六十日此一月終陽氣合得三十二兩初九龍潛也候時而行確乎其不可拔也小

十二月 坤為地 二陰爻

二見龍在田君德也小數六日

八月上弦 平如繩

正月 泰卦 三陰爻

君子進德可存義其小數九日

二月 大壯卦 四陽爻

其月終陽氣九十六兩時象九

開休門應殺門斗建卯支應酉

中水銀上下無定小數十二日

三月 夬卦 五陽爻

其月終陽氣一百一十八兩時

象九四或躍在淵欲及時也藥

開休門應殺門斗建辰支應戌

其月終陽氣一百六十兩時象

九五飛龍在天得其志也藥積

陽為天小數十五日

四月 乾為天 六陽爻

亢龍有悔此時藥火盛須察防護其日積在前月耳

五月 姤卦 一陰爻

開閉門應生門斗建午支應子

其月一日陰生一兩一銖半一

象陽滅亦然至月終陰生三十

二兩時象初六履霜堅氷聲于

金招明藥金花凝也小數十八日

開休門應殺門斗建未支應丑

其月終陰生六十四兩時象六

二直方大明藥至此欲成白金

六月 遯卦 二陰爻

地道光也小數二十一日

七月 否卦 三陰爻

閉閉門應生門斗建申支應寅

其月終陰生九十六兩時象六

三含章可貞智光大也藥不動

如山數小數二十四日

八月卦象三陰爻 ䷊

開傷門應蓂莢仝建酉支應卯
其月外陰生一百二十八四時
象六四括囊無咎無譽至此否泰
未定須勞心力未相形即俱之
吉也小數二十七日
歷二十三

九月卦象三陰爻 ䷋

開開門應生門仝建戌支應辰
其月外陰生一百六十四時象
六五黃裳元吉比纂物文而自
美享之極也小數三十日後日
月亦寄此也

十月卦象三陰爻 ䷁

開休門應殺門仝建亥支應巳
時象上六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生一百九十二兩并陽之數
三百八十四兩日積在前月至
此生藥周畢也

○

已上從子月冬至日起火至亥月有三百六
十日都計得一百六十四兩陰陽氣候內外
兩月沐浴即三千六百年此以小明大大還
丹之功畢

歌曰

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持日月安鑪裏微微勝
倒天地精橫簸陰陽走神鬼日蔑月兔若箇
識識者便是真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已
無陰那得死

又歌曰

歷二十三

九還七返三五一龍虎相將入神室灰池閉
鍊天地間方知大還功已畢乾坤不合相違
遇志士元知在天地十月懷胎毋子分賢者
何會更運氣

歷二十三

此先聖之象莫令凡俗輕開恐不曉其真道
○
之情錯毀微祉前人開銷福壽神仙考罰折
算奪紀殃及九玄七祖慎之

又歌曰

不須勞力別求仙碧落雲梯在眼前會劾鼎
湖延日月皇嗟東海變桑田三清未降蒼梧
印五帝驚書火候篇深屬瑞臺珠珮客還丹
莫妄與人傳

死驚開
景八門休
杜傷生

夫玉道真旨以凝性錬形長生爲上所謂凝性者心靈也乃内觀不動湛然無爲雖云凝心一也乃有二德二德者謂住心空心若凝住心則身境與道同形性俱超此真得長生不死高真妙道也若凝空心即性超而身沈此得脫腔尸解之下法也蓋住心無心即真道自會名虚無之身實有之質矣此得性遺形之妙不得錬形之要名爲清虚善爽之鬼故經云下仙者即脫腔尸解之法是也凡此二説成道之旨若得性遺形雖速成然不契道旨蓋上士保生者以爲蹺法而不修也凝住心神形氣俱得得者壽延萬歲名曰仙人又錬身成炁成炁成萬年名曰真人又萬年錬氣成神名曰神人又錬神三千年名曰至人又錬至人三千年成道人而證高真之果此道爲上品之真爾及三萬六千年至真方具然初學凡人習之者如毛成之者如角於是無上法毋爲太上道君説元精經令收度好生保命之人蓋古有龍虎經旨天地自然野生還丹者案上經説一千八十年生真金鑛真金鑛一千八十年生真丹砂真丹砂一千八十年生真水銀真水銀一千八十年成還丹爲得天地陰陽五行真氣都合四千三百二十年元精結成出名山幽靜巖石之間自成成時光照千里上真仙官降下採之凡學者難得之又無上元精法毋懸念修行之人遂令以時代年採虚無之氣成真金真金成丹砂丹砂成水銀合三才爲用以法促捉四千三百二十年成還丹備矣服之便登無上至道白日昇天又古仙得道聖人猶恐初學之士一年之内寒暑侵傷又令將初地聖藥成製凡藥成靈藥生小紫河車天生黄牙爲延駐還丹服餌者定命長生漸可登真唯未有羽化之大功此並依師口訣及解真經之要妙不顯者令略而顯之以凡證聖以外曉内述易鑒難集爲圖論將俟好生君子比驗立十二圖表十二辰位全聖功神明之道陰符經云日月

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此之謂
也乃各證注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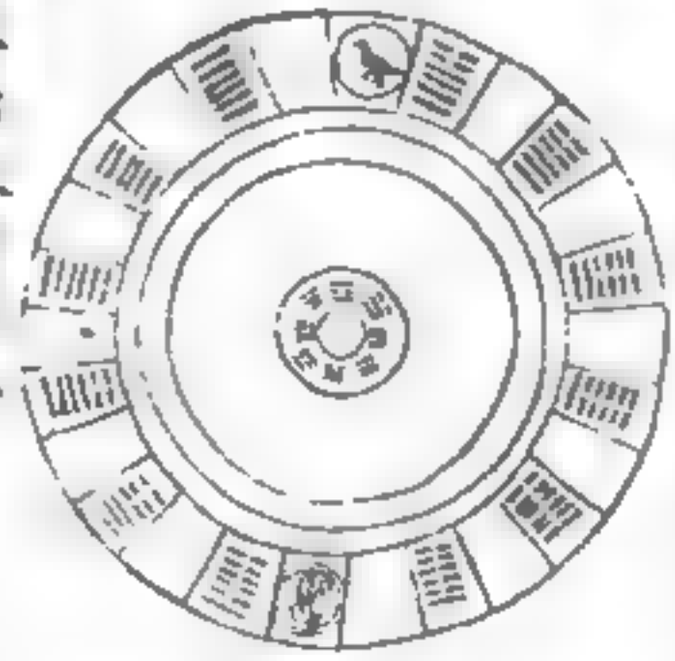
三十輻共一轂圖第一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河上公曰古者之車三
十輻共一轂轂中有孔故輻共轅之法一月
之數也蓋以小制大以寡御衆陰符經云日
月有數大小有定是也經曰當其無有車之
用莊子曰無用之用夫一輻者凡車亦無用
之

日月要訣三十七字法曰

一爻三爻五爻七爻九爻十一爻十三爻十○
五爻十七爻二十爻二十三爻二十五爻二
十七爻三十爻周而復始四千三百二十年
元氣生此歌曰時代日月應替年周而復始
道自然十月胞胎九轉滿卯卯者二月也大本象曰時
時用事二意左旋右轉對相

採真鉛來圖第二



今法及元君陰君古滿子碧通子等行符開
落三花在上弦花即符也古法開落三花在
下弦法曰律呂者陰陽之位也陽爲律陰爲
呂肯霞子曰一陽生爲春夏一陰生爲秋冬
陰終坤陽終乾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
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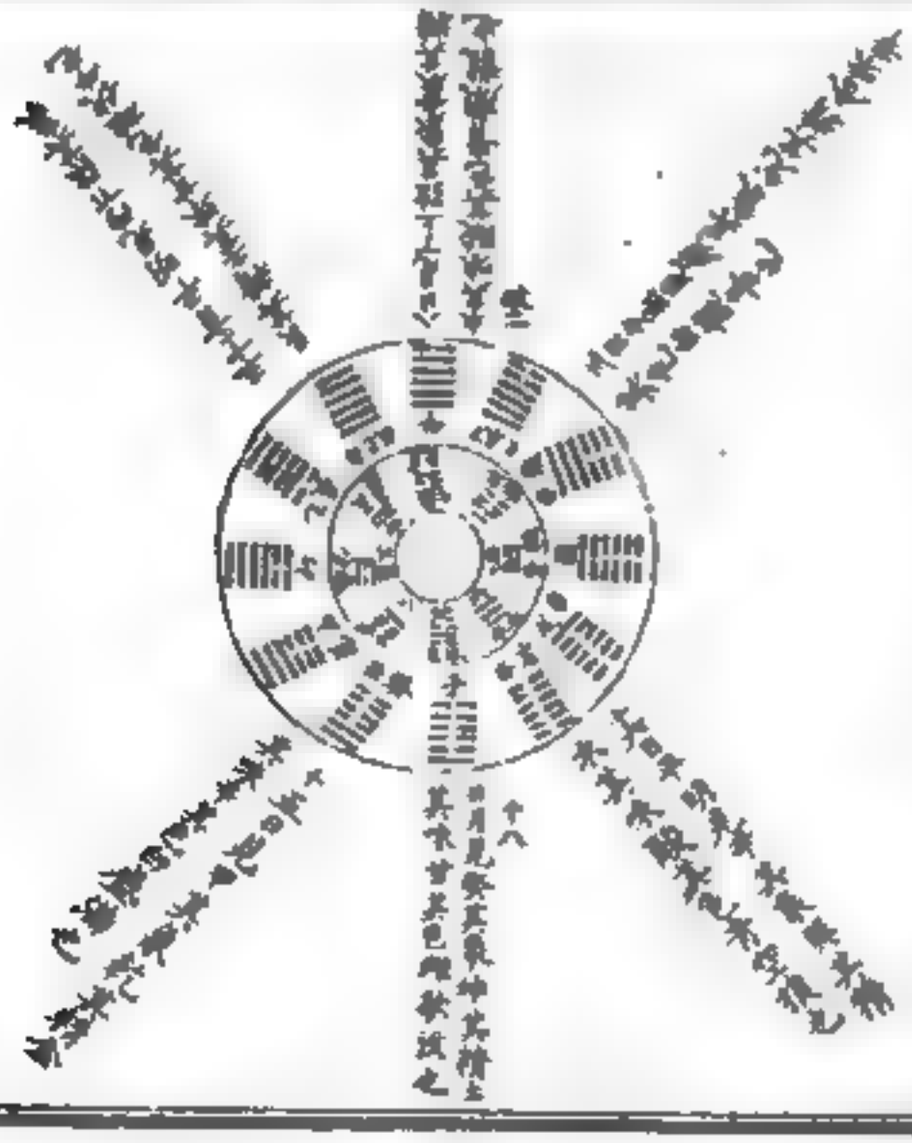
十六

凡此圖者日月火鏡之妙也若不悟此法象
即還丹速矣哉

從外第一畫黃地赤卦赤紅第二畫白第三畫
青第四畫綠紅第五畫白卦赤赤并心並紅色
○

夫鉛者玄元之泉泉者水之源也人但見泉水流出于石窟之中奔騰莫知泉源自何而○至亦如元氣生有萬物成熟莫見元氣從何而來也故道經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是無狀之狀焉夫天輪左旋五星與日月右轉火鉛象日珠汞象月月行疾一日一夜行十二度日行遲一日一夜行一度月一周天日一年一周天凡六者六候一月之法也通者通十二辰知龍虎行藏六合六律六呂產見十二周之要也○

六通圖第三



遲爲日疾爲月何用多羅亂分別眞鉛本是火宗精眞汞好飛含赤血男精女血既相包血生肉筋精產骨全籍良媒與結婚養成赤子方堪悅

經云汞者洪元之光萬物之宗也汞宗者赤龍也赤龍者即丹砂也非凡丹砂乃太玄流液二千一百六十年元氣所成號曰虛無眞丹也

知陰陽六候昇降訣

三日允越于庚微明八日震坤起戲于上弦

轉侍十五日乾健見滿于田享十六日巽損

入于辛二十三日艮上離艤于丙下弦三十

日坤順恠恠恠陷于坎革革者隔也夫此日魂月

魄若交精萬化在天生萬象在地生萬物在

人生萬神在藥生萬靈矣要假三花力四子

共相經欲知黃老意秘妙在中庭此言俱說

畢學人醒不醒

陰陽交映圖第四

外青中心黃色

日月交鉛汞合故經曰和其光同其塵是謂

玄同又曰復歸其明此之謂也

古今大同小異配合

十三

崔君使天鎮星呼辰星會乾坤立兩弦生育

十九

萬物三姓子與崔君法同又元君亦有此法

者使此法當日天地元氣交立道之本本即

丹田也經曰本立而道生此是也

諸仙君使熒惑星呼辰星兩箇七十終三旬

元氣始交大同不離辰星爲元首

艇埴圖第五

艇者和也埴者土也經曰艇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爲和土爲內外之器內者鼎器

也非凡用之器鼎也乃受神汞之鼎器也故

陰符經曰爲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

機鬼藏此之謂也鬼者炁氣也無用者乃不

用之器焉留精于鼎內成三寶寶者龍龍者

木精之神光也按元精經云大道君曰太陽

元精是左正之靈與道合并服之身輕而長

生又曰火能固物堅存元氣服元精者氣質

永固神合元和以通靈焉元者則真火之精

也

鑪郭第六

鑪郭者外艇埴也如人之城邑居君民也故

陰陽萬神憑鑪郭感應而立聖功而成還丹

三極之道備矣

暴曬紅色畫青色日月星辰取宜

夫北斗隨天輪一日一夜一周行八方鼎轉
八門同遊十二神生化萬靈二精交感四象
相生五行相尅相反萬物生矣龍虎還丹萬
靈具矣留隨于鼎內七鬼鬼者虎也虎者金
精金液之神也故玄女謂太一帝君曰金液
金水流注五藏堅滑四肢調養百神潤澤六
腑變易毛骨延久生形其力至神足矣
○

神室圖第七

大九轉

第一品紫霞室

經曰鑒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服上
九轉丹居上三天服中九轉丹居中三天服
下九轉丹居下三天蓋道氣神感如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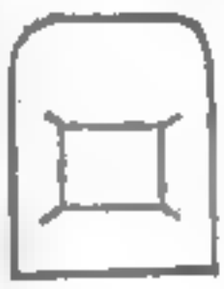
中九轉

第二品紫霞室

夫室者非凡室也謂三清神室也經云三清
者太清上清玉清之宮室也謂紫微宮紫霞
宮紫晨宮三宮者三丹田也上中下三品也
三品者小還中還大還三丹立三宮宮中各
三神三三成九宮生三九爲大九轉之室小
九轉之田中九轉之宮乃神道所居真人出
入居遊之門户觀視之總腑也皆有八卦大
神營衛扶持聖道制惡興善之境也
○

下九轉

第三品青真室一曰紫微室



內景經曰瓊室之中八素雜葉者本也八者
川也室者青真之室也瓊霞晨微同體異名

也夫曉之者即修生修生者必成真人焉又

雜者九天之炁合集之景也

周易七十二候圖第八

周者三周也三三生九周九周者九還也要

者三周日周月周年周歷七十二候四時八

節二十四氣二十四氣者旦暮一月二氣十

二月法虛足即運育鉛汞成還丹之功也

○七星朱書

周易七十二候繇度訣

䷒臨卦不鳴未濟卦斗宿五度

䷯恒始交水山蹇卦斗宿五度

䷟豫挺出山雷頤卦斗宿六度

䷧蚯蚓結中孚卦斗宿五度

䷡麋角解山火賁卦斗宿三度

䷗水泉動地雷屯卦牛宿三度

䷐鴈北鄉水雷屯卦牛宿三度

䷳鵲始巢地山謙卦牛宿四度

䷭野鷄始雊大澤睽卦女宿十一度半

䷨鷄始乳地風升卦虛宿七度

䷖鷙鳥厲疾地澤臨卦虛宿三度二十五

分半

䷆水澤腹堅地澤臨卦

䷸東風解凍雷山小過卦危宿六度

䷦蟄蟲始振山水蒙卦危宿四度

䷩魚上氷風雷益卦危宿八度

䷴獺祭魚風山漸卦室宿十二度

䷢鴻鴈來地天泰卦室宿五度

䷊草木萌動地天泰

䷩桃始華水天需卦壁宿五度
䷭倉庚鳴澤雷隨卦壁宿五度
䷢鷹化爲鳩火地晉卦奎宿九度
䷍乙鳥至雷水解卦奎宿八度半
䷟雷乃發聲雷天大壯卦婁宿二度
䷡始電雷天大壯
䷣桐始華雷地豫卦婁宿十一度
䷤田鼠化爲駕天水訟卦胃宿五度
䷮虹始見山風蠱卦胃宿九度半
䷸萍始生澤火革卦昴宿二度
䷶大雨時行天山遯卦
䷼涼風至雷風常卦張宿十度
䷻白露降水澤節卦張宿九度
䷧寒蟬鳴天火同人卦翼宿八度
䷗蟋蟀鳴火山旅卦畢宿十一度
䷺鴻雁來風水渙卦柳宿七度
䷦玄鳥歸雷地豫卦婁宿十一度
䷪羣鳥養羞風天小畜卦參宿六度
䷅雀入大水爲蛤地水師卦畢宿五度
䷖菊有黃華山天大畜卦觜宿一度
䷓水始涸澤火革卦昴宿二度
䷯鴻鵠來賓雷水解卦奎宿八度半
䷲雁北鄉雷天大壯卦婁宿二度
䷵蟄蟲坏戶雷山小過卦奎宿八度半
䷎水始冰地山謙卦觜宿一度
䷝地始凍雷地豫卦婁宿十一度
䷋雉入大水爲蜃地天泰卦井宿二度
䷐虹藏不見澤雷隨卦壁宿五度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地山謙卦觜宿一度
䷒閉塞而成冬地澤臨卦觜宿一度
䷛鶡鳥不鳴山火賁卦角宿五度

艮坎戶風地觀卦角宿八度

水始凍酒風地觀卦

鴻鴈來賓雷澤歸妹卦亢宿九度

雀入大水化爲蛤天雷無妄卦氐宿七度

菊有黃花地火明夷卦氐宿九度

豺乃祭獸澤水困卦房宿五度

草木黃落山地剝卦心宿五度

蟄蟲咸俯山地剝卦

水始氷艮卦尾宿二度

地始凍水火既濟卦尾宿八度

野鷄入水化爲蜃火雷噬嗑卦尾宿七度

虹藏不現澤風大過卦箕宿四度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坤卦箕宿六度

閉塞而成冬坤卦

胞胎胚胎混元圖第九

在胎成人證　在藥成神證

並金色

夫包者交也交者五陰之下一陽潛龍建子之初卦也謂一生二二者丑也一者子也子至丑丑即臨卦也至寅三陽成胎胎者泰也陰陽二氣并和氣三也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謂子丑寅發生之氣也故胎者泰也在混沌爲天地間在人爲精血氣在藥爲水火土鼠化牛牛化虎此三象者希夷微也三者混沌出太一經云爾

鷄子石英證金丹含光圖第十

在人證精血成形　在藥證鉛汞成丹

並白色

鷄者證金也子者證水也金水者鉛汞也陰符中男少女之道石者堅永止艮卦也謂殘金衰木舍光之喻也英者暑也清淨一物舍五色玄英之令象也故引凡而喻此英出蜀峨山及中國華山即白石英是也映日而

理瑜諸證神寶圖第十一

理瑜者五色玉出西漈窓山即生運丹之類也以證本色之真鉛矣山海經云理瑜之玉爲良黃帝是食是養乃軒轅服而仙也又經曰五色發作說寶玉之符彩玉子靈符曰應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凝脂青如泰碧黑如點漆說此之玉德五氣以喻運丹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象故引爲神寶之證神寶即鉛汞也

運丹五行功論圖第十二

運者運其本質丹者赤色之名五者五星五帝五藏五性五經五味五金五氣五方五色五嶽也五行者亨布也功者通曉之用論之如後

北方壬癸水色黑五音羽卦坎神玄武令主
冬五金主銕五味鹹氣臭腐象開星辰岳常
五藏腎外通耳性主智五經易始數一成數
六黑元精服之補耳益智神經曰腎爲出故
官太和府固添髓血滋洞聰令人性智聰禍
錬肌毛髮綠陰邪懼水不能漂溺通太陰而
合隱出入遊戸月輝中無影水曜不能見益
特水玉鉛精紫微帝君靈元之益也
南方丙丁火色赤五音徵卦離神朱雀令主
夏五金主銅五味主苦氣臭焦象盛星熒惑
○
岳衡五藏心通目性主禮經亦禮始數二成○
數七赤元精服之補心神益陽光補固肌骨
化陰滯經云心爲絳宮元陽府内流此府外
滋目威令人性禮真行不踐迹輕騰陵陽是
大不能燒是陽毒不能熱身與太陽通元而
合現化日光類中無影大曜不能察蓋特炎
帝靈元之益也
中央戊己土色黄五音宮卦坤神后土令四
季五金主黄金味主甘氣臭香象含黒鎮岳
當五藏脾通鼻性主信五經主樂始數五成

數十黄元精服之補中黄宮太素府脾神益
志氣滋性信錬五形和九氣加聖惠伏萬山
親五老地岳不能埋閉土曜不能傍窺蓋神
五星帝威得靈元之益也
夫還丹者極一冲二和三參四旋五通六達
七政八靈九極十具無上之真道豈不明明
可覩其義乎凡人有才貌不可學若遇大丹
即變見如意故經云無可無不可皆可矣按
參同契太易詔圖言一象此圖含象衆美方
得通靈又古經及元君訣并草衣子碧通子
○
變化圖皆錬丹之名或號如意珠天帝得之○
爲鋒宮珠天龍得之爲頂上珠鑄劒則伏萬
邪萬凶奇杖則煞活自由以一粒磨凡銅鐵
鏡能別一切精魅魑魎古藏之物昔黄帝實
鏡亦是也元君以一粒書符作法尸解及召
集五岳靈神立至驅策自由元陽子曰乾動
而還丹成枯樹得再榮人服而長生雲遊紫
府
又古先真曰土石五金悉化成寶枯骨再返
朽肉重鮮

又古嵩子曰服之者日月長而命益延大海
竭而神轉壯
又眞白先生曰服之飛騰于太清之上逍
于造化之中看海水爲丘陵覩凡生如聚沫
此非天地之功實是還丹之力
又葛洪曰余學道三十餘年覽諸經訣數萬
餘卷上古以來高眞上仙無有不以還丹金
液爲大要也
又元君金液訣曰服一銖斗子立成黃金色
身故黃庭經云五行參差同根飾
○又曰三五合氣本一八仙歌曰一物含五彩
永作仙人綵
又三景訣云至藥一氣不足與元礫無殊何
以言之蓋人五藏元神生命扶身若五藏皆
眞則藏腑氣和身命昌錄實存精元氣全形
固肌膚神明凝現靈性相并永無沈蕩之眛
矣若五氣不和則勝負相刑性超而形墮性
既歸空身即沈朽是以强弱奉散闕足欹傷
不交沖和終無久視之道且如凡人身也一
脉乘即衆脉亂而患生況五行靈元闕一者
乎夫四黃八石五金等非不是天地之精蓋
緣五氣不全孤陰寡陽頑滯之物不拒五行
皆無定性故得不可爲至藥也可以理病之
小藥終無長水羽化之用若要長生須服五
色鉛汞丹砂黃芽之藥包含五色五味五行
者乃是內明始無而眞有也
蓋道經曰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
可既又靦君曰綿綿不斷謂之黃芽變化無
窮名曰丹砂
又云服之一生不死造化來了留根
○又青霞子曰汞是砂之精牙是鉛之脚但了
宗枝用即不錯
又古經曰金丹留身至道全神萬般別法徒
勞苦幸然若不遇師傳不易措手是故石藥
損令悔矣及哉學人君子幸請審之眞證旨
略無緣述矣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二

內丹

古龍虎歌

陰君真人註

太朝太師魏國公曹文恪公參於羅浮山葛仙翁遇授斯道

四者混沌五行之祖一曰會青爲使使爲氣氣爲筋二曰陰中陽爲日之魂魂曰之精精爲陽陽爲父父爲肥衣三曰從白液化爲聖水水是陰中陽陽爲骨骨爲氣而化白液白液化爲髓四曰水銀爲內之系化爲血血化毛髮毛髮悅度膚爲皮郭而成質可知三箇月成形十箇月生餘兩箇月沐浴合一年、終質稟天成象遵用五行而輪轉得名天地至寶如人受天地正氣亦爲至人我大道仙人藥實不同在世有價之寶祇如世間所用金銀珊瑚瑪瑙真珠之類並量其功價以貴賤論之雅我仙丹象日月之光明徹此時法天象地之寶令人服之可得長生天地齊畢皆是渾自然混沌之氣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如在碧潭之中即是自然之道也學仙之士勿令錯用意妄將變黃白藥錯服食如道士得我自然之道四氣混沌至藥但服食一千日則知神化路不遠矣如四氣不足即爲神化無憑亦象至人日月不足豈爲至人乃知至人合天地文理爲聖世人以時物文理爲哲哲者自爲聖人乎乃自明其道採世間機運動以功成法爲量其作事報性遵迂時並變化爲厄塩唯我三清告神化藥實即得保命長生天地齊畢其道不合傳之如傳在得人付之緣道本無形以五行氣相伏爲根人本無五毒而心爲志如心惡即言由言出即行球行球即道不成所以三品之丹付賢不付愚愚者心盾於世終日覓仙方書訣而命之不得其道性性由心也休非服藥導引充治谷神竟蜆蜆蜆

力焉夫桑不王者由實育之力焉伏如人不
食即無力食桑氣氣衰使無食力乃事不辦
矣大功皆從力而生成大壯矣桑無力即無
實而安身白陰金花水生龍虎龍虎本從虛
無氣中相承龍虎正道感化運得四時大地
成象之形始龍龍虎皆然生稍四時實桑各有
所歸生於無地始於道本元者得名龍虎龍虎
中生有象之質和合相吞伏之氣所如從虎氣
降陽二性和合自然從暮去易即成之三一
尹一之法論玉皇門中四氣節雪血內加永
之論不是老符勿令其陰陽時候差錯桑月
初養大從一日數九九之法此三一法並是
內三一之法用十二箇月火候管十二時配
十二位行九會桑八卦合五行黃帝於皇人
處請問三一之門因此旗傳口訣受之如世
有仙士付之亦多令義并書方訣上以口
付之若不依此三一規矩解萬叔小法能
變黃白救世財寶如積山亦未免身死矣終
不是保命之法學而知之者為善矣赫然還
丹日月光顏星辰透明雲中見路共還并成
神識分明亦如木中有火火雖不露其色如
青中帶赤氣服之一千日化內質換骨通靈
實身定規反老成少感天神助之通神明不
得報妻他露即如未得道之日可以成道矣
雖未滿陰功之間且得度世不死矣可加大
道無路不失其根本人不失其父母之道體
陰此一方外其妻制伏水銀黃白不得為其
道之門也訣中恩深會者有數百歲之閒生
死不住仙士傳之遞相保護哀哉流言更無
別故訣中玉桑教人長生之門玉桑與世實
到仙人桑實千錄萬化金丹專錄今人服食
丁得神壹得長生之路所以我惜時貴命輕
財也愚者即惟貴世之有財寶救一朝一夕
妻妾榮華君屍走鬼輕命而時至自滅亡百
處之間死者莫知其數元君所以哀哉世人
流行集中抄道已化真人勿令妻運動各令
四人師業守道安貧共成實命之業亦名卯
酉二八二八成一斤之數白液白雪是也白
雪歷水是也所以言將卯酉二八合八二性

月於丹砂勿令常人知之以火鍛九九午之
位也然三一中云三日一候三三如九數足
其紫帶黑色者元君讀之惜於後世仙士所
論訣願明於師勿令心二可以長生備矣
可如天本無親以心爲親天本無私以心爲
私天本無災由人與非天與人學不達於師
于其道於父母即天道長久矣即人師導備
矣所以論玉事不二至樂無變天人合道明
然可增其福大不報矣若骨多即肉不勝骨
肉多即骨不勝肉俱由節可驻其力猶
○
增也如無力即如有袋不盛物直能立焉無
嬰兒不慈母即如無筋焉能由
主力也無力自無种化之功如會者一言見
三枝枝條不會者即經歷千書萬訣不見爲
愚人好求仙求黃白不尋讀仙書究其至實
者多好黃白不見一兩不覺身亡賢者好其
玉藥雖未見藥之玄門且積善如然神無變
利之心守道安貧天不可罰矣善慶從人師
自成其玉且從義軒之前後累代求仙者得
之幾人哉

又歌曰
生成數極一百八陰氣相從自凝結赫然紫
色成還丹服餌長生不可說
又歌曰
丹砂一味更無別子母相生無休歇人世不
知費財寶悟者爲之大還訣
源真銘
有訣不彰有序不述得之感之可傳可說
○
藥異名
一名土之父二名水之母三名號黃牙四爲
○
七十二石晶
又歌曰
黃芽天生物子母相汩沒子母不相拖母向
子中出
和合相假歌
玄之又玄在眼前陰中有陽道自全陰陽不
離得和合練之服之得神仙
又歌曰
一名準中成二號大道名採嶺不斷添之自
盡

在天爲雲　又藥歌
終不言　霧露在地爲泉源數盡陰陽盡得之

甲子下大雪　又歌曰
足自周旋從此堪爲兩分首　又藥歌
一名眞源秋石二名大道精冤還丹採之合
宜離塵是眞仙客　又歌曰
日月非我形陰陽自成質乾坤造化中六合○
皆歸一　又室歌
壇壼爲宮濛之又濛一旬方一候一沐又還
濛數足自靈聖乾坤處處通　（三）
金丹金碧潛通訣　（三）
神室者丹之柩紐聚石父母砂汞別名出陽
入陰流曜二方列數三軸法象水火制猶王
者武以討叛文德懷柔土德爲王提劒倨戈
以鎭四方坎離數一二南北獨爲經故冤七
十二名之長剛柔稟自然金火當直事水土
相含受雄雌併一體用之有條理變化既未
濟終即復更始初者火當旬候辯得子母仍依舊旬候數
曆合天心陽爻畢於巳正陽發丙午自丁終
於亥水火列一方守界成寒暑東西表仁義
五行變四時如是陰陽之互用順三一而得
其理神室設位變化乎其中神室者上下釜
也設位者雌雄配合之窩也變化爲砂汞砂
汞者金土二用無定位張翼飛虛危往
還性不定上下以爲常獨居不改化獨處於
○
中宮包衆石爲丹祖宗有無相制朱雀炎○
空紫華耀日砂汞沒亡訣不聊造理不虛擬
韵文申與叩索神明演爻徵卦五行爲諷坎
雄金精離雌火光金火自伐水土相尅土王
金鄉三物俱德四海輻輳以致太平並由中　（三）
宮土德黃帝之功也金火者真也丹術著明
莫大乎金火窮微以任化陽動則陰消混沌
終一九實精更相持藥有三百八十四銖銖
銖一斤爲十六兩也金精一化青龍受符當
斯之時神室錬其精火金相運推雄陽翠玄

水雌陰起黃金陰陽混交接精液包元氣萬
象魂產生感化各有類衆丹靈跡長莫不由
於是元君始錬汞神室舍洞虛玄白生金公
魏魏建始紀初三五以相守飛精以濡滋玄女
演其序戊巳貴天符天符遣漸剝難以應玄
圖故演作丹意乾坤不復言丹砂硫汞父戊
已黃金母鍾律還二六斗樞建九三赤童戲
朱雀變化爲青龍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
龍虎自相尋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
金半斤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
○
甲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爲汞汞者弄明璣月
盈自舍虧十六轉將滅乾初缺成巽平明月
見辛乾再換成艮二十三下弦下弦水半斤
月出於丙南乾三變成坤坤乙三十日東北
喪其朋月沒於巳地坤乙月既朢土木金將
化繼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八卦列布雖運移不
失中調火六十日變化自爲證神室有所象
生震兌乾乾坤括始終如上三十日坤
鷄子爲形容五嶽峙潛洞際會爲樞轄發大
初溫微亦如爻動時上戴黃金精下履坤元

形中和流汞情深含應三才乾動運三光坤
靜含陽氣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可不堅
乎錬化之器包括飛凝開合靈户希夷之府
窟造化之泉源陽氣發坤日暴南極五星建
珠日月合璧金砂依分呼吸相應華蓋上臨
三台下輔統錄之司當密其固大錬申宮土
金入水北方土水金三物變化六十日自然
之要先存後亡或火數多分兩違則或水不
定同處別居剛柔亢行不相涉入非大之忒
責謹於土土鎮中宮籠罩四方三光合度以
致太平五藏內養四肢調和水涸滅影含曜○
內明金水相瑩潤塞沈燿調火温水發之俱
化道近可求土水獨相配翡翠生景雲黃赤
混其精紫華數太陽水能生萬物聖人獨知
之金德尚白錬鉛以求黃色焉爲生中宮黃
金不飛灼土煙雲起後有無五相制上有青
龍居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錬銀於鉛神
物自生銀者金精鉛者北靈水者道樞陰陽
之始始故生銀鉛化黃丹寄立五金爲鉛外
黑色稟北方內有銀精被褐懷玉外似狂夫

鉛爲鉛子子隱鼎中汞者鉛子子藏母肥煮
真妙漠似有似無灰池炎灼鉛沉銀浮潦白
見寶可造黃金殼爲金精水環黃液徑寸以
混三才天地初分混若鷄子圓高中起狀似
蓬壺閉閉微窓神運其中爐鼎取象固塞周
堅委曲相制以使無虞自然之理神化無方
磁石呪鐵間隔潛應何況鷄子配合而生金
土之德常與汞俱自火記不虛作已下重解
前文丹術既著不可更疑焉故演此訣以輔
火記焉庶使學者取象下文云文字鄭重說
與世人豈不熟思是其義也

陰昜變守訣

叙曰世上之人率多嗜慾傷生伐命今古共
同然不自防悔將無及仙經曰夫人臨終而
恩還善病成而方求桑天綱已發何可追之
故賢哲上士惜未危之命懼未來之禍理未
病之病邊拂衣人棄攝心歸道道者炁也炁
者身之主主者精也精者命之根故愛根重
炁然後知幾乎生炁黃庭經曰方寸之中謹
蓋藏三神還精老復壯養子玉樹命如松急

固子精以自儐又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
死作令神泣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
青青長生火視未有不受精保炁而能致之
也陰丹百御之道世莫得知雖務於炁而不
絶慾者亦未免殆哉故曰人常失道非道失
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修養君子深宜自省
也

大還心鏡

寒山子玉訣云但悟鉛眞藥必自神但記汞
正桑如自聖修之合聖天地同慶得因師傳
爲道之經所以古之聖人不直言之愚容易
託之周易寄之五行合之符契眞仙之理莫
若大丹之神歟大凡人間之大丹疑誤萬端
有智者了解用之一神所以秘易成難貴道
不可輕也昔三聖遺言著之金簡名曰參同
契世皆寫之悟無一二得其理者未敢造明
其事者猶豫因循疑來假忽而邁榮華肉目
金玉榮心財色介懷百年空棄長生之道罕
有留心不知爲色欲勞神光陰侵歲以此之
故遂有多疑或至人述以遠近之丹愚者便

說秦皇漢武秦皇即口是心非貪情肆欲漢
武乃雖慕玄境心在色情何得而長生不死
何不言黃帝與上古人乎黃帝傳玄女還丹
之術言補全素於丹田後人不訣眞宗誤入
御女之道豈太上仙女必無對心說傳色之
心愚者惑之做於萬古其歌訣書在金丹論
中者得可明矣余早年慕道幸得傳眞免奉
仙師親承旨教只論鉛汞之妙龍虎之眞去
四黃之大非損八石之參雜要在鉛汞合天
地之元紀包日月之精華上冠於乾下順於
地總七十二石統天地精光修鍊成丹服之
延駐何不信乎且五穀既能救命豈可不奉
神丹黃精猶服長生勾吻服之必死目擊可
見眞聖奉之然神丹至寶萬人之中得者罕
宿契道合火留心志非一朝一旦可致耳然
還丹之靈不敢自刑之禍聖人憫愍不敢宿
業之殃此亦在人心弘道旨又不可信任狂
非惑之神術乎本以大丹心鏡者明心彼心
明丹中至藥不惑他物物非其類丹必不靈
心非道心修成必禍此深可戒而省已修性
也論大丹唯一陰一陽謂之道即合天機也
一金一石謂之丹亦合天地也一金者眞鉛
中白虎是也一石者丹砂中水銀是也陶埴
眞人云若用世間水銀化白煙此眞言也神
符白雪門馬眞人曰汞與水銀別迷人用之
拙即知此言從凡化聖聖不離凡因凡入聖
凡中有聖聖中出凡即知水銀本在丹砂中
出合鉛汞成至寶色還本丹丹更不能却歸
水銀即眞汞矣既至眞汞即從凡入聖可以
統領萬靈即馬眞人云汞與水銀別也自後
之學者寡學生疑至此矣陶眞人云若言非
世間水銀又云砂產於金也汞生於鉛也此
非世間何不審之妙旨矣自古眞人皆從凡
入聖與大丹同契以至上昇而迷者多惑如
丹唯一陰一陽龍虎二物鉛是水一之名北
方河車金生於水金數四水數一共爲五也
汞是青龍東方木生火木數三火數二丹
砂大之名二與三共爲五也五土無定位四
季立名水與金共五木與火共五故曰三五
道還丹道之玄也還丹之妙罕有玄解知之

者聖人乎可爲造化在乎心變轉自由耳不
知眞訣假如念誦眞歌不過師受終無成理
余憶昔年迷課徒歷山川一事不爲虛棄財
貨忽然指悟如醉醒焉目前可致煙霄足知
大道不遠蓋人秘易爲難恐愚者傚之容易
即天官減算神道奪壽故眞人誡經云世皆
延年爲人身命漸被陰境侵之以至陰死也
豈陽生之神術乎夫不修行益生損人侵物
何長生乎雖遇至人道不相契固不傳其非
人乎科儀云希長生還丹取成大丹不可不
知鑪鼎也知鑪鼎又不可不知火候也知火
候又不可不知心也既知心又慮多難與宿
狹也萬一自知又不可妄傳授於人也道不
傳即廢傳非人即殃故知萬妙不得其心也
心爲出世之宗丹爲延年之藥服之陽宮即
陰司落名已後縱往亦神解上仙此眞聖之
言不惑矣余悟古賢眞旨至參同契金碧經
古文龍虎傳三聖遺文衆眞歌訣不離其妙
之鉛汞乎恐後之有疑未決者更序之於心
鏡必欲明其大道照曜眞元藩學者緇佈之

昔晩愚者感誰之說悟而見受可謂青雲可
致明月當明序而說之知不惑衆者矣

太清神丹中經敘

元君曰元君者上帝之師也其人大神能調
和陰陽驅役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驟駕
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錄之焉人生死咸
由之矣猶言本亦學道服神丹之所致也非
自然爾況小兆乎勉力求生勿得懶怠上士
得道昇爲仙官中仕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
道長生世間賢者勤之吾不虛言元君曰凡
言聖人神人仙人此三人者皆是學而得道
者也非天生自然矣但德有優劣官有等畢
故雖神雖聖雖仙猶言人者明其素是人也
天神之自然生者則但言神不言神人言神
者以尤氣爲體言人者猶有骨肉也但已得
道能隱顯變化不見聞耳凡初得仙者但言
仙人若得昇天往來大神之處則位爲眞人
若得補天曹官職乃位爲神人也老子及太
一問元君曰凡服神丹而長生者豈神靈候
之乎將自樂之力也元君曰長生之事功由

於丹丹之成由於神神不枯則作丹不成也
故將合丹必正身心守善不履罪過神明衆
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已矣

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鮓飯上仙靈方
王　君　法　師

方藥

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鮓飯上仙靈方太極法使二千二百歲中得
傳十人無其人祕之勿泄一日有其人聽須
授之十人過限不得復授受之者皆立盟約
誓卷不宣漏院有方之師青帛三十尺金錄
兩雙代秋血之信傳非其人宣泄賫丈身考
○三官死爲下鬼提漾山之石填積夜之河凡
受書齋十日授者亦然然後乃得對傳之太
極真人曰夫受生烝於五穀者結胎育物必
抱穀氣之流精也舍真萬化亦陶五穀之玄
胤也若子寄形於父母因所生而攝其生
矣不緣所生之始本而頻廢其所因者未審
不枯竭於偏尼斷年命以雕傷手當宜因其
所由順其精源凝滯柔和微而散根使榮衛
易錄於日用六府化穀於毫漸也故因穀以
斷穀者乃衛明之良術緣本以去本者乃攝

生之妙迹耶於是南燭之東暉招始牙之
朱靈五液夷淚關百通亞神樂三宮魂來魄
寧復以是九液華泉夕飲靈精鳴鼓玉池呼吸
玄清華肢童於規方胃滿填乎空青所以千
竿一荅壽隨年榮歲與槃進飛步仙庭也服
盡一劑者命不復傾五雲生身體神氣清亦
能久食百關流事亦能終歲不飢還老反嬰
過食即食不食即平其上仙之妙方斷穀之
奇靈矣
生白粳米一斛五斗更舂治折取一斛二斗
得稻名有青者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
稻米是也青米理虛而受藥氣故當用之盛
泊勿令鼠雀大穢物臨見之南燭草米葉五斤
燥者用三斤或都用三斤亦可雜用生及皮
莖在多瓦木淹漸一斛二斗米耳不搗斤錙
之則度之以意消息之其樹是木而葉似草
故號南燭草木也一名猴藥一名男蘡一名
後皁一名惟那木一名草木之王生高高少
室抱犢巖頭山名山皆有之非但數處而已
江左吳越多其土人名之曰猴菽或緣叔粗
與其名相髣髴也者取汁極令清冷以漸米
米擇炊之灑漉皆用此汁常令飯正作紺青
之色乃止預作高格暴令乾若不雜雜得他
藥者但作此亦可服日二升勿服血食亦以
填胃補髓消滅三蟲爲益小遲但當不及衆
和者耳亦神仙食也上元經曰子食草木
之王氣與神通子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頹此
之謂也合藥之始當先齋三日乃得爲之尤
禁房室穢漫藥不行也此上真之方不同他
事山林諸道士但按此而用耳若不辦諸雜
物及貧者又或無米但單服此葉或持爲散○
或以蜜丸服之皆得仙也近易之草而俗人
不知知猶不用可不哀哉初欲服者要當先
作和者三二劑劑盡無復和乃單行耳先宜
填胃關故也有資力者自可常和而服之得
効尤速百害災病不復犯也單以米合猶爲
小遲要自愈於胡麻术桂之單行也服之使
人童顏聰明延年無病又不令人有憂思之
心矣禁食血肉生之物若暫極令乾旦以清水

須二升或一升再服之如食狀亦可水送餐
及以葉搗此飯爲屑以和白蜜重搗藕杵九
如梧桐子大日再服服五十九乃佳有急於
乾飯之益也其日過食亦食無苦也如不得
食羊乎耳又常當漱玉池之華以益六液和
用空青七兩精鮮者先細擣重絹羅之夫空
青者虛曜而益眞填胃而明眼强筋而補液
增精而童顏上仙品石也若施之以房室則
氣竭而神亡害殺立驗可不愼哉又用丹砂
一斤精微者先細擣絹篩之夫丹砂者朱明
而陽煥填骨而益血强志而補腦增氣而理
肺使人百節通利關樞調和上仙品石也忌
血食履殮濁及房室犯之者上氣生癥積骨
枯之病又用伏苓二斤白好而不朽者以水
五升煮之三沸焙乾而細擣重絹篩之伏苓
者通神而致靈和蔥而錄鬼明目而益肌厚
腸而開心又與南燭二烝相養調藥理衛亦
可單以乾飯和之尤良禁食酸及猪犬肉忌
見血鯉犯之者藥勢不行無益於身單乾餌
飯合茯苓擣篩蜜丸如前服之良又用荊木

抄鞭葉華陰乾者五兩乾葉益佳細擣千下
重絹篩之荊木葉華通神見鬼精取荊之時
勿令鷄犬見也凡合此藥者皆宜靜密勿以
藥名字以語不同志者所將使人不得不示
之耳慎之凡四物擣篩都畢又合內曰中重
擣一萬杵畢乃以合泼青乾飯中善令調市
盛以布或絹囊著飯中蒸之微火半日許令
釜中水多少如乾飯斗數數反側囊四面令
通熱市若釜中水竭而飯不市者更以意增
水做火也畢出囊飯著高格日中曝之取令
極燥以藥泼乾飯訖又以清酒合泼飯令浥
浥耳然復內囊中當得大飽內囊飯畢以蓋
密飢上勿令氣泄塵入又曝飯當善分解之
勿令相滯令均乾極乾歷歷可耳不可搗之爲屑
九以白蜜梧桐子大日服八十九日畢服使
人長生延年又和用白蜜二斗清酒一斛
右二物皆令精好以蜜投酒中攪之調和畢
以薄泼餌飯於大器中皆令通市浥浥爾乃
出日中曝令燋乾乾復內如前凡一斛二斗
令作十過泼飯或七八過泼之取令浥浥調

市亦務欲薄漬使調而數於日中暴也用酒漬飤飯都畢乃內囊中復蒸如前畢出乾令燥於此亦可擣而丸服如梧桐子大日再服八十丸又和用一斗酒一斗清水若井花水淋沃之極令清徹以南燭葉一斤或二斤漬之或煮之一沸出令汁正作紺青色小令漉也又內白蜜五升或一斗著青汁中攪令勻和畢又以漬飤飯如前漬令調市日中乾之唯欲多漬乾也須盡清汁乃止又輒復蒸畢日中乾之極燥青精飤飯之道都畢矣若釜○甑蒸之不相容者亦可分蒸之也合藥當用月之上旬於寅卯日別安釜竈也若藥歷歷者但服五合送以飲若藥相結謾不解者乃擣蜜丸計五物合爲八十丸平旦一服或再服作之也服畢隨得食飴初服之始不便絕穀也當減穀以二升半爲限一年後減爲二升三年後減爲一升四年後減爲半升減之以至都盡至於五年令人輕明大驗自此以後亦能一日九食亦能終歲不食食飤乃多

爲減服飤飯百害不能傷疾病不能干去諸思念絕滅三尸耳目聰明行步輕騰十年之後青精之神給以使令坐在立亡能隱化遁變招致風雨一劑輒益算一千長服不死凶年無穀或窮不能得米者皆單服南燭或和茯苓或以蜜和南燭或雜松栢葉會用相參非但須穀也但當不得名之飤飯耳皆宜參以吐納咽液以和榮衛常當如此飤飯須雲牙之用雲牙不須飤飯而行事也若和用古秤者日服二合半耳服不患多唯患不可供故二合半以自節限耳初服藥不便斷穀也此上仙之名方去食之妙道矣

太上巨勝腴者有入室弟子仙人趙成南嶽真人告曰吾昔有入室弟子仙人趙成子者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欲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故自死亡於幽州上谷玄丘中石室之下死後五六年有山行者見白骨在室中露骸冥室又見腹中五藏自生不爛如故五色之華瑩然於內彼

山行人歎曰昔聞五藏可養以至不朽白骨
胷中生華者今本視其人矣此子將有道不修
中道被試不過乎因乎披之見五藏中各有
一白石子鎮生五色華如容狀在焉彼人曰
使汝五藏所以不朽者必以五石生華故也
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取而吞之去復四五
年而成子之尸當生彼人先服石子以成子
當生之旦而五石皆從口中飛出如蟬狀隱
隱雷聲五色洞明徑還死尸之藏因此成子
巨勝肢也一名女倩主治五藏補中益氣除
改形而起如二宿醉睡之間其人心懼恍惚
○
因病日甚乃至入山尋視死尸所在到石室
前方見成子偃挺洞嘯面有玉光而問之曰
子何人哉忽見有五老仙翁披錦帶符手秉
羽節頭建紫冠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
藏寶石者此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
瘡禁而失言此人比歸達家瘡痡亦匝一門大小
同時俱死族亦遂滅矣

本千條歸真氣通浮煙血奔流精衰哉先身
飛莫不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弁醴華英
會以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正
心向東凝精屬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
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
藏此文乃上清八會龍文大書非世之學者
可得悟了者也太素真人顯別書字受而服
之求其擇注於太極帝君焉雲草玄波者黑
巨勝肢也一名女倩主補中益氣除改形華英者棗也五光
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白石英也
○
法當種薤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者唯就鋤。
壅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任藥名爲五
光七白靈蔬取薤白搗令如泥以和白石英精肥者十斤黑巨勝肢
一斛五斗白蜜凝雪者五斗高山玄巖絶泉
石孔之精水二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厲
砦者五枚先好於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
卵之小小者好瑩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
之餘迹先清齋一月或六十日令齋日訖於
九月九日先築土起基高二尺作竈屋屋成
作好竈口向西屋亦開西户也當得新大鐵

釜安竈上於九月九日申酉時向竈口兎東
向內五石于於釜中於是乃先投一枚於釜
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婁埋塊固骨
鎭肝守精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氷全次又投
一枚於釜中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慙元父理精玄婁鎭肺守
養肺神使氣不朽肺上生華十萬億歲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赤帝公石帝君同音玄婁理神抱慶鎭心守
養心神無及無沈心上生華華武玉林次投
一枚於釜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婁元父理液混凝守
養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魂鎭脾守
養脾神使無崩頹脾上生華白日上昇投石
時皆各開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
五再拜又取雞白五斤好精覆於五石之上
畢內竈灌雞上畢內腕一斛五斗漬竈上畢
乃格度腕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入
清水使不滿釜小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
十日平旦發大當取直理之木燔燥好薪不
用竈突及木皮不淨薪也微火煮之纔令陷
劣沸而已勿使過涌溢大沸大沸則五石消爛
當屢發視謂其下火當先視腕格處所若煮
水煎竭輒當益水使盡二十六斛水而止又
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腕二寸格畤量以
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寒之於釜中下火反
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石平旦向五方
各拜畢兎以此腕雜以東流水以次服之。
餘水及腕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聞之
再服時亦如初投石於釜中時一一按視而
服之也畢又五再拜畢若藥煎既成而視無
復石者非有他也直五精伏散隱靈化形故
自流逐於雲腕之中無所疑也但當日服五
合以酒送之神變反質各自鎭養五藏矣自
於五藏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愼不可猛火火
猛石精飛去津瀆壞爛雲腕熬殆不可服
御又雲腕之味香甘異美強骨補精鎭生五

藏守丹爐疑液長現養魄真上藥也以好器盛
之密蓋其上即日服二合爲始日以爲常若
腋窒煎強者亦可先出服石後加腋更和腋
煎取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三十
九大都丸不如腋服佳也趣復任人所便便
則安於體體便則無不佳常能服此腋者乃
佳若先腋盡當更合如前內白石英五兩鎮
釜底一兩輒一枚祝說如法但不復礪石使
負而煮需重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
常燋竭之湍若不欲更此合腋者亦無損於
前五石此腋名玄女玉液一名飛龍雲腋一
名錬五石之華膏服之十五年內外洞徹壽
長天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服可夜視真人
云此方愈於錬八石之餌全勝於玄水雲母
之王漿既服此五石之後神司命東御五老扶華帝君賀賀或三十
輒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五色華
也若其人或雙適太陰權通三官者內既及
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
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大神內閉太一
錄神司命東御五老扶華帝君賀賀或三十

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
即更收如育肉生津結液復質本胎成形濯
質乃勝於昔死之容也真人錬身於太陰易
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太微天帝君詠曰
太陰錬身形勝服九轉丹華容端且嚴面色
合靈雲上登太極開受書爲真人
太上肘後玉經方八篇
葛稚子庵道元
昔葉居子春師禮具署雨邦寒無懈無怠僅二十年乃口
授玄法手錄聖方曰若求跨鶴昇九霄未易
致也若優遊乾坤之內守顓然之氣容色不
改日清朗壽數百年不歸可得矣然神仙
秘術不可使傳失其人長安年中巢居子以寒
棲子賢人也使沐浴齋戒乃授其事至貞元
八年寒棲子以余不揆陋微游放自適所從
來者匪世俗之士無聲利之交若天與之正
性謂不虛授乃傳之余以隱棲子文華之士
昔登上科忽遭駭鶩息心道門僅六七年其
玄法秘術無不得之而至理之要曾似未遇

顧余有此遺禮留愛父之而言余知其志士
也心志爵祿避時稱騶雅之什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者哉必當羽化雲飛豈止鶴齊壽
寶曆乙未歲霞棲于盧道元敬持太上八方
細蘊玄寶一軸以授隱棲苑君敬之哉戒之
哉

三乾天父地毋七精散方第一
三坤風后四扇散方第二
三離太王君河車方第三
三艮黃帝軒轅臺王母四童散方第四
三震青精先生餌朮飯方第八
三巽王君河車方第三
三坎黃帝傳高丘子高丘子
三兌玄洲女青君傳弟四凡欲傳授誓不
三乾天父地毋七精散方第一

竹實三大兩九蒸九曝主水氣曰精地膚子
四大兩太陰之精主肝明目黃精四大兩成
已之精主脾義理膏子三大兩九蒸主耳黑
明目松脂三大兩錄令熱主風狂痺痛桃膠
四大兩五木之精主見竹苣膠五大兩九曝

五叔之精
右方昔黃帝服之上昇後欲傳者立壇焚
香啓告
上帝然可授之立盟不泄四十年一傳之
稱若違誓傳之太上奪算七代受考於水
官慎之

三坤風后四扇散方第二
五靈脂三大兩延年益命仙靈皮三大兩強
筋骨松脂三大兩主風痺澤瀉三大兩強腎
根朮二大兩益氣力乾薑二大兩益氣生乾
地黃五大兩補髓血石菖蒲三大兩益心神
桂心三大兩補虛之不足雲母粉四大兩長
肌膚記曰

右方風后傳黃帝黃帝傳高丘子高丘子
傳大茅君大茅君傳弟四凡欲傳授誓不
妄泄若輕授非道之人考延七祖右藥十
物各如法擣篩仍擣三萬杵同錄過白蜜
和搗一二萬杵酒服日三十九

三巽王君河車方第三
紫河車一具王母歌曰紫河車一龍潛變易

如老還童神湯無益下文注甲當汗牛者百
大人是也東流水洗澈血一百遍搗洗五十遍
四大兩主眼暗乾曝和合生乾地黃八大兩桃仁牛膝
子四大兩主除不足巴戟天二大兩欲多服
右八味合搗篩三萬杵冬月散服夏月九
太上科之慎數慎數
大茅君傳弟哀章盟契約誓不侵泄進則
嬰童之狀肌膚如凝脂昔王母傳大茅君
之服以塞九如捨桐子大志服八年顏如

杏子六斗水研之取一石八斗入鐵釜中煮之先以羊脂搽鐵釜令三斤脂盡即下杏子汁以攪火煮之四十九日乃取以搾子煎九如大豆日服一丸三兩爲一劑夏娠服三劑爲少女復白日上昇此方出於夷門子上經立盟勿泄傳者殊及七代慎之慎之

又杏仁丹方

取杏子三斗去其中兩仁者作湯綬三四佛內杏子湯中便須手摩令皮去熟治之置盆中折之倩其汁度得七八斗棄其滓取一石釜置猛火上以羊脂四斤摩釜中令膏脂盡○著釜熱復摩之令盡四斤脂內汁釜中煖以糠火并鹽砂大如四五日藥成其色如金狀如小兒哺服如鷄子黃日三服百日父母不能識令人顏色美好

三次赤松子荀杞煎丸第七

荀杞根三十斤取皮別著九蒸九曝搗粉取根骨煎之添水可三石後併煎之可如稀飴即入前粉和丸如梧桐子大服之一劑壽加百年北方赤松子以傳李八伯立盟不泄如妄傳天殃將罰

三次青精先生飤米飯方第八

白粱米一石南燭汁浸九蒸九曝乾可三斗已上每日服一起飯下一丸三兩爲一劑夏娠服三劑日後可三分之一盡一劑則腸化爲筋風寒不能傷顏貌如青絲顏如米玉此方若人服之役使六丁天兵衛侍秘之勿傳當授神仙切慎妄傳

太一餌琨雲屑神仙上方并日就

夫茂實者翹春之明珠也芭勝者玄秋之沈靈也丹棄者盛陽之雲芝也茯苓者終晨之伏胎也五華合煙三氣絢精調安六氣養魂護神能用得其方位爲天仙老者復壯反嬰童顏千害不傷延壽萬年三春茂實一斛名曰茂者茂於陽精也故爲藥首若三春不得合藥者藏茂實於密器中封泥之須用乃開之到來春不佳者不復用敗者勿取注蟲茂也此物難藏當素精盛燥器盛之若茂實變成水者當絞去滓以茂水和藥也黑巨勝屑三斗先熬令香乃擣爲屑投苓十斤細擣下

從爲屑白蜜五升乾棗一斗大者剝皮去核
蒸過搗令相和調清美酒五斗凡六物合搗
令和內一釜中微火煎令凝如糖以可丸者
乃出著容器中更分擣三千杵丸如鷄子中
黃大日服三丸夫擣藥爲屑皆令極細輕絹
篩又內釜中煎之當數攪和之以蓋釜上合
藥欲得別處不欲得人多聞見服此藥者六
年白髮還黑面有童子之色行步如飛身生
玉光災害不傷駕雲上昇位爲眞人

又說藥逐年功劾服藥一年目明耳聰强志
○而通神二年愈勝三年瘢瘡皆滅四年體休
氣充五年行步如飛六年白髮還黑面有童
嬰之色此藥補胎益氣充精開明上仙方也
道士有單服此藥而升度者不可勝數此不
比於常方而宜用合餌之

靈飛散方傳信錄 雲笈法附

余與憲臺察史博陵睦叔有遺世保形超踰
山海之契嘗共話求學之士探擬賒謬聚訟
近實虛務遐閒求易凡鄙便冀飛昇謂金丹
坐延而仙籍立致夫處心不實於道練形未

異於常齒髮不駐顏色隨謝是氣血內耗而
容狀外變疾病未脫者欲交煎天生速死不
及常理區區晨昏多此類也今所爲異必求
良方先驗容齒與俗流自別知常限不迫方
可冀久視倏仙練神清虛求餌芝玉因約宗
精要近拯形骸有新聞閱互相曉導睦叔異
日謂余曰有客詰棊都尉者鶴髮早垂童顏
近復訪其所餌曰靈飛散之功共知此方在
千金第二十八卷睦叔又曰聞勳曹員外郎
范陽君棊常與修氣道客吳舍人丹講求此
方丹曰千金近略率多不真定此方本出太
清仙經可求正文如法合餌君棊私誌亦未
卜所獲時寓畏累于故李中書泌之宅暇日偶
入小佛室有經帙盈几皆斷爛罕全雜委無
次軸閱將半忽遇一軸標首完整文墨甚華
題曰太清真經發視乃靈飛散方卷君棊執
讀欣契誠懷即齋靈文驟告於丹丹焚香頂
奉游手持捧謂君棊曰此真官曲遺靈應特
延紀於仙書是觀後學睦叔以余與君棊莫
逆分至傳信可憑約就咨訪便求傳寫余驅

乘詣門問與聞叶因得抄錄與聊叔同之又方中味以雲杉爲主是歲余授鍾陵奏肆而廬阜在封部之內爐峯跳波脉注屋壑居人方士皆引湍春雲水沐日曝流霜瑩雪九珠旋螺宛若天造貨於村市資爲衣食常肆所積日取無限此方難要唯益一物有是行也實天借心謀亦將考利同志不然何契會如此似先約話余私貯靈感不志寢興行商洛數程息豹藏鄣舍客有自內鄉來者曰有鄭採融攝牢前邑年踰從心之五而姿鬢不老。

目童不昏理劇接賓與强仕等力問其所得曰常獲神方余至邑徵訪乃靈飛散所致考其傳授乃藥力驗應云昔歲見唐主簿有道流口付說是靈仙上方欲窺功用可立變鬢髮融有覩客頼鬢已衰將試靈驗因求合分服三十日客之容髮頓易前狀融丰劑之効亦保數十年不改恨其藥力未成便闕服餌又遠謫窮賴資貨多乖今比凡流猶有所異復說在長安日傳張裴二駙馬皆目變効童符前聞則此方神奇驗實相接眼覩口問精

爲明徵又孫處士道門上流精窮方要掾此編錄固非偶然余與脩叔同之又而得之約誓心服之以邀効證他日之異續此編書元和七年四月五日高陽許推書心記實

靈飛散方 出太清經 第一百五十三 卷

凡欲致萬神求昇仙皆先潔齋清已香水灌頭沐浴五體益善百日之後乃可致神明欲求仙者當從北嶽西嶽中嶽真人靈飛散得而服之必得神仙矣真人曰凡欲求神仙不老長生久視白髮更黑齒落更生面目悅澤肌肉有光從表觀裏者當服靈飛散老君曰此方術之要神仙之道必化之本道士服之神仙不難術士服之遊於華山凡夫服之年去更還老翁服之返生童顏老君曰服此藥者可以不老十日服之三年不食服之五年可壽二千六百二十四歲我非一人皆得真道保成神仙

雲母一斤成錄者 茯苓半斤亦可一斤 柏子

仁七兩　石鍾乳七兩　菊花五兩木丁一
十五兩木四兩一本人參七兩乾地黃十二
兩木丁十五兩桂心七兩　續斷七兩
以九物治下篩訖以生天門冬十九斤擣糜
絞取汁以煮九此藥汁多可和之汁少者漬之
著銅器中懸著甑下蒸黍一斛二斗熟出藥
曝乾更治擣之令細篩服一方寸七旦服無
毒可多服餌當食十日身輕二十日耳目聰
明七十日髮白返黑故齒皆去若落者而
得更生取後
下止九如梧桐子可得八十一九曝令燥訖
視九表裏相見如明月珠或似螢火精珠或
赤或白此仙人隨身常所服藥也欲令頭髮
時生者日服此七九至髮生不白不落若入
深山不食亦可作此九日七九不飢乞若頭
髮不落未白但可服散可壽五六百年不白
耳白者如前法已白服藥可至一百一十七
年乃落耳求道必仙要至神仙髮齒更生如
三十時求道服藥不頭白齒落老而服之
得仙之要齒骨尸解遁之下者凡作此靈飛

散服之三日力倍五日血脉盛七日身輕十
日面目悅澤智慮聰明十五日力作不知極
徐行及馬二十日力不復當三十五日夜視
有光

治雲母法

白塩一斤和令雲母一斤並擣之

右雲母糜勿篩內重布囊中投擣之水汰塩
味盡內絹囊中懸令乾即成粉一法以塩湯
煮之盡解如泥狀擣之爲粉
又法雲母一斤大塩一斤漬之銅器中三四
蒸之一日於臼中擣之爲粉
又法用朴消水三升煮治雲母一斤取成粉
燥舒之向日光看無芒便好有芒勿服服之
久後病殺人宜精治之此本於盧司勳所得
正經上傳寫記經中云擣雲母糜後入重布
囊中投擣之令須入皮囊中投擣大底不如
取塵山水碓舂擣者最爲輕細自造恐功不
至忽有麤芒者損人慎之服藥後禁食鯉魚
能斷一切魚爲上恐刀砧所相染害不輕
又禁食血是生內生乾腊之類血黍是熟血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五

方藥

神仙錄服雲母秘訣序

本草經玉石部云雲母味甘平無毒主身皮死肌中寒熱如在車船上除邪氣安五藏益精明目下悉堅肌續絕補中療五勞七傷虛損少悉止利久服輕身延年悅澤不老耐寒暑志高神仙一名雲珠色多赤一名雲華五色具一名雲英色多青一名雲液色多白一名雲沙色青黃一名磷石色正白生太山山谷齊雲山及瑯琊定山石間二月採澤瀉爲之使采無多少日視之色黃白多青者爲雲英色青多赤名雲珠如水紫仙經雲母乃有八種並好服而各有時月白多黑名雲母此六種並好服而各有時月

官人令虛勞為丸散用之益正腸胃除殊為
末出琅琊琊在彭城東北青州亦有今江東淮
有廬山者為勝以沙土養之經月生長今錄
之用類石則柔潤如粉拍細取百草上露乃
勝泉流水亦用五月茅屋水制之也

本草經云雲母上品藥味甘無毒生太白山
谷脅雲山及琅琊北定山石間二月採澤瀉
為之使有八種各有名向日視乃別之色黃
白而多青者名雲英宜春服之令人身輕入
水不寒增壽四千年

色青黃煌煌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
令人身輕耐寒暑增壽三千年

色如承雲作白作黃名雲沙季夏服之身輕
生光耐風寒增壽二千年

色黃白鼎鼎名雲液宜秋服之堅筋骨通經
脉增壽一千年

色青白多黑名雲母宜以冬服之身輕入火
不灼增壽五千年

多皎然白而明徹者名礫石四時皆服堅筋
骨通經脉增壽五千年

色駮駮純黑若有黑文斑斑如鐵者名雲膽
不可服令人患淋發瘡

色雜黑而厚強肌者是銅鐵間雜名地碌不
可服伐人命

又赤色厚重名陽起石是五雲之根別將入
藥用不可服凡五雲之根厚一寸有一千八
百年重以土沙埋新盆蓋着陰地歲月既久
便自生長

又雲母五名第一精者名雲光第二名雲英
第三名雲珠第四名雲母第五名礫石

○

錬雲母法 九十方

錬之法先薄摩去沙土亦可先以東流水漬
數日乃椎破而磨之訖又以水淘汰百許過
極令清乃隨逐用之逐用者當以五月久
茅屋漏水於白甕器中漬之百日漉出若有
水垢不潔更以東流水浴之數過漉令燥其
浮細者亦別器盛之八月中以新布兩人
各持一端亦可繫竹竿頭於山野淨草上拂
取朝露紋汁隨復拂汁足淹雲母乃止不必
一朝取足又以漬雲母六十日已外便可取

用著溫暖處勿令寒凍欲爲粉者便漉取令燥作熱皮囊盛急繫口手按捺之從旦至中辟靡靡出以絹篩過餘滓更按捺取盡止若猶不細以指撚看尚見炅炅星文者更於大木盆中以少水渡如泥研之良久以水淘汰細絹濾漉取餘滓更研淘取盡清澄之亦可按竟旦以紗蔕麤篩之乃於白甕燥盆中研之絹渡如法亦善亦可先研以麤絹澄令燥乃用皮囊按細絹篩之亦可露水漬百日出令燥擣以絹囊於水中漉汁澄乾治之凡如此皆成粉唯令極細如麪指撚無復光明乃佳若猶嫌不精可以露水煮粉散沸出口懸燥乃更臼擣重絹篩之速用者取洗竟薄摩絹囊盛內湯中出浮寒水中又內湯又浮水中如此十過易水令冷候視囊出曝乾革囊裹桷便成粉

又法取礬石三斤皮囊盛沒湯中令消釋乃以雲母漬汁中一宿則韌如紙更水洗去沫研按所宜急成粉礬石有微妻特須洗去

又法礬石四斤以東流水四斗漬之取汁以

黃蘗皮器盛雲母十斤燒令赤內汁中又出更燒使三過止加鹽如雞子大內汁中燒投令汁盡乃止水洗去沫漬澄自碎成粉若不甚細更按篩之用硝石亦佳

又法雲母十斤葱白五斤鹽三升水淹煮之葱出以水洗去鹽味研按隨意則成粉務其精至也

又法擣麻母葉汁以漬五雲母則糜如泥研成粉麻母生山谷其樹如梓樣純白色葉似楸而細折之有白汁山人蒸食之

又法露水八升作湯分半洗洗雲母二十斤令燥以水漬漉皮囊槌之從旦至中乃細絹篩滓復槌令得上好粉五升

又法薄摩雲母十斤硝石二斤絹囊盛置銅器中酒一升水二升半合煮上煮之沸出囊投寒水中用酒復煮如此十上十下靡然於水中槌汁出漬澄成粉此出玉清法

又法取成汰雲母以地榆及汁漬一月細濾

治碎令熟又以佛湯濯之去灰煮十餘過凝乾取十斤煮以桂五斤細槌研以水二升半煮之令桂盡熟又以佛湯濯之去灰煮十餘過凝糜此雀卵法
又法苦酒漬雲母四十五日出治之水漬攪去酸味凝之單絹袋盛水中按令汁出澄之
此越師法
又法以茅屋水三升銅器煮佛同攀石三兩取雲母粉三斤雲母一斤煎五六沸出乾治挑為粉
掏綿內雲母一斤煎五六沸出乾治挑為粉
凡錄治五雲惟宜精熟不爾傷藏致疾或於
腸中生長不可復治故方家殷勤備說治之
以丈不如沸多服不常不如少服而長久也
○
中山叔卿栢桂下玉匱煮雲母方
取雲母五色具者細擘之以茅屋溜水煮秋
百草上露以漬之百日內草囊槌之絹篩者
竹筒中塞口懸觀下白沙一石填其上蒸之
一日烝達去之更內黍稻米一石蒸一日烝
達又去更內稷稻米一石蒸一日烝達去之
乃以白蜜一升和合於銅器中湯上煎令可

九九如麻子以星宿出時一服三丸日再三
十日加如梧子大三丸常以鷄鳴服一丸三
十日身輕目明五十日腹中蟲七十日三蟲
去八十日皮膚光九十日入水不溺面白易
骨三百日走及奔馬一年為真人又云年七
十已上四百五十日已後乃得仙此是用一
斤法多合者益之一云用二升
兗師方回自服雲母方
取雲母粉三斤雲溜五升煎之且竭內松脂
三升洋又內崖蜜三升合烝之從旦至暮下
○
寒暑自凝如餌服如彈丸日三服可飲水而
食棗七枚久服騰山越海神仙長生寒暑不
侵也
又韓衆服雲母方
雲母粉一升大麥屑二升合煮令熟去滓服
赤松子服雲母方凡二方
雲母三斤硝石一斤以醇醞酒漬雲母三日
細破內生竹筒中以硝石俱內復以升半醇
醞酒內中大上煎乾攪勿住須臾出置

板上半日當細成粉平旦以井華水服寸匕日一服百日三尸下正黑如泥盛以筒葬之於冢火百日許惆悵不樂過此乃佳二百日還少如童子藥盡更合

又方葱白蒸擣絞取汁二升桂屑雲母粉各一斤合內生竹筒中安一石米下蒸之成水曝凝乾服之還老如少童雲母澤瀉爲之使

又方雲母一斤澤瀉二兩末天門冬八兩末茯苓八兩末右四味和爲散每日清旦服方寸匕漸至三匕

七日酒下佳九仙君曰以白露水和露粉服一方寸匕日三服一百日先生二百日三蟲伏尸下其惡血從鼻出夫人稟性不同受炁亦異或虛或實有熱有寒初服時皆有覺編以意消息如覺體中熱膚口乾燥即須加三兩味冷藥和粉服之若覺冷即加熱藥候炁宣通藏腑調適然可單服服時乍少常令不絕初服粉苣勝一升蒸曝乾研碎水淘取汁以粳米和汁作粥稀稠得所如人腹內腹用粉一七和服緣粉臘苣勝粥得滑利流向下

凡人皆上熱下冷然久可依方服之

九仙經云雲母者千二百種之精七十二氣雲之英體精而光不爲水毀不爲火焦天地相終日月同耀採雲母取山陽面者爲佳也

昊先生服雲母方 九二方

薄削生竹筒盛白鹽半升木盆蓋漆之埋井傍濕地深五尺十餘日爲水又內硝石一升化爲水乃內雲母粉二斤復漆固口埋之十日出與白蜜分等鐵器中蒸之凝如餌服或九如梧子日三服身光耐寒暑

王清服雲母法

取前方所搥成粉者一斤參門冬屑半斤白蜜半斤合和內生竹筒器蓋之蒸三斗糠米下半日許出當如餳狀常服彈丸大日三服長生不死惟忘服之

崔文子服雲母方

取前地榆灰所潰成粉者用青竹筒各長尺五削去皮盛之令不滿五寸以綿掩口悬住甕中細沙壅之竹口出沙上五寸蒸之一日可復悉取置新甕瓶中綿塞口漆周密之以

春分日內井底秋分日出之先取白蜜一升
鍊牛脂二升蠐螬半斤於銅器中微火煎和合
乃內雲母又煎可丸止吞如梧子大三丸日
三服之三年則不飢渴耐寒暑不畏風濕五
年白髮却黑形體輕强長服神仙
越法師服雲母方
取甜苦酒漬成粉者以生竹汁微火煮之三
日三夜已更以清水鍊之乾三十日後以葱
湯和如糜於瓦器中蒸之半日已出乾之和
以白蜜服如梧子大三丸日三服神仙度世
越女元明服雲母方凡九方
雲母粉十斤先取竹汁一斤內器中內桂半
斤勿屑之合盛蒸之五日五夜當水盡爲度
出內銅器中真丹二斤白蜜三斤攪令相得
復蒸一日當如餳狀盛以竹筒丸之如酸棗
大每日服一九一月服之還年滿一歲成童
子
又法搗葱白華絞取汁二升肉桂屑雲母各
一斤合內生竹筒中蒸之一石米下成水曝
凝乾治服一刀圭日三服二十日還年十歲

有童子色四十日似嬰兒百日入火不熱入
水不寒
又方先以桂屑一升蒸成水乃內蜜雲母於
中又蒸之成膏服美酒下之一月覺效
又方桂十斤削取心得三斤擣篩葱白花四
十斤熟擣絞取汁和桂屑內生竹筒中蓋實
容口懸蒸黍米五斗熟即化爲水又內雲母
粉一斤一日復化爲水日服一椽斗日三服
二十日貌如童子
又方葱漦和桂屑漬之三日絞去滓以和雲
母粉內於薄竹筒中蜜固口內醇苦酒中二
十日成水服之一椽斗日三服壽數無極
又方葱漦三升桂屑二斤雲母屑五斤合擣
和內生竹筒中埋陰地入土三尺百二十日
盡化爲水服一椽斗日三服服之長生
又方葱漦五升桂屑半斤合和銅器蒸之又
內雲母一斤渡埋地中與地平密蓋三日盡
爲水服一勺日三服長生不老
又方雲母粉一斤白蜜三升內銅器中漆固
口埋北垣下三十日出之器中已化成漿水

飲之多少自在服二十日身生光三十日風
濕不傷百日成童子
又方雲母五色具者細擘於硝石湯煮沸即
投寒水中如是九度止乃以日乾之盛鐵器
中燒之與大同色即出注白蜜中攪之相得
如糜乃以絹絞去滓取汁寒凝如膏先食服
如彈丸日三服神仙長生
都合攪如粥內生竹筒中漆固口埋北墻下
○
老君餌雲母方凡六方
雲母粉一斤硝石白者一斤搗篩白蜜三升
三十日出之盛銅器中稍稍似水若酒中服
二十日身生光三十日露不著身五十日入
山辟虎狼水火不能害百日出窈入冥樂橫
反覆便成仙人
又方雲母粉一斤蝦蟇脂如彈丸白硝石寒
水石各如彈丸春內竹筒中牢密封口埋濕
地深四尺九日出以塗手執火不熱如熱更
埋七日乃成可服之服藥一升日再服百病
除身面潤澤二百日與天通達
消玉石法

取美玉一斤細末之內雲母水中十日乃消
可服半斤諸石屑內中皆消不但是玉此方
秘妙勿傳
又方雲母粉二斤硝石一斤合搗如泥內甕
中漆固口濕地埋深三尺亦可懸井中去水
三尺十日化爲水服一撮斗日三服稍加之
却老還少身形光澤
又方雲母粉一斤薄削生竹筒盛之朴硝二
兩置上密封其口內蠶屎中七日化爲水出
凝蒸之填以黃土三夜或至四五日入消更
○
以黃帛三重密固置陰花池中七日又爲水
出曝屋上三日下內五六丈井勿至底十日
成餌潤澤名雲液服一刀圭日三服洞視千
里百日長生
又方雲母粉天門冬屑茯苓屑各三斤合治
白蜜丸如梧子大服三七丸稍增至三十九
十日後日再服二十日後日一服欲服雲母
先須作此法服然後可單服餌凡服雲母禁
房室履淹穢及食五辛血鯉之烝
仙人鍊食雲母方

此方所以不依古方是東海女子費曙與兼
山隱居遂求移隱居得之方云凡服雲母粉須
煮一椀粳米粥稀稠得所著一匙雲母粉就
攪和服之仙經云此藥多能述之雖盡凡欲
合藥先須祭竈辦以種種香華五果酒漿酥
蜜油等大須潔淨藥成之後百無所忌凡合
藥必須擇神臨日案經用除成收開建滿日
神必來臨藥何不有神驗不得用乾破閉之
日合藥不好服無驗不効又欲得春夏合佳
或初秋七月亦得八月半已後不得承冷雖
成不佳又不用近火亦不用湯漬藥大忌其
藥欲得覓器盛服之佳又云欲玉椀銚研藥
益人漬雲滋最佳已前並神仙秘法傳者勿
傳非人藏之金匱曰法臧言曰少長寒微早
嬰疾瘵遂投山谷尋訪良醫因之服餌綿歷
年載云云

真人常服雲母方

搗葱白塗汁二升桂心半斤以葱汁和雲母
一斤蜜半斤總內生竹筒中蒸一石米飯中
藥成爲丸服三十丸日再服之獲神仙雲母

上藥爲君主治萬病略之如前唯禁血葫蕎
生鯉魚膾迎三送七已後任食

凡服雲母粉老人服之三七日骨髓填滿舌
聲清亮丈夫彌健是藥之驗也少年服之二
七日有驗已前雖明服法未明冷熱大便秘
滯和飲服之如冷大便滑和酒服之良

劉錬師服雲母方

採得雲母礼先以木槌側打令葉葉開去沙
石訖以布袋盛覓中取東流水浸之每五日
一易水浸二十日已來便漉出於大木盆中
淘洗以淨爲度然即卸入布袋盛之內釜中
依前法煮一二十日候水減即添之每五日
一易水即須澄取雲母粉卸入袋中煮但候釜
中雲母捻如麵即止還入木盆中淘洗曝乾
以木杵臼擣爲粉其擣時須紙帳中勿令風
塵入擣了即依前法入絹袋擺入瓮盛欲煮
雲母時先須煮五茄地榆取濃汁以大瓮盛
之用此水旋旋添入釜中依前法煮之如無
消石亦得校難爛每斤五茄即取二斤地榆

鯛類而長凡擇雲母須去黑硬及斑翳者但向日看光明透徹青白者爲上

化雲母爲水法 見三方

取葱涕如無涕取葱熟研代之按取柱心搗爲末消石研之以二味拌雲母粉埋向墻陰 十三

地一月日並化爲水李夫人云但取葱汁和雲母汁盡爲度又取前件雲母重入袱絹袋中過依前法投之候雲母汁盡爲度如此兩過上二法皆應以青皮竹筒中盛之審固其口也

又方雲母粉二斤硝石一斤合搗如泥內甕○中漆固口埋地深三尺二七日外取態井中七日化爲水

又方雲母一斤白蜜三斤合和於銅器中微火煮之令沸以一器覆上漆固之埋北壁下入地三尺四十日化爲水名曰雲母漿服法糗米飲下

李夫人化雲母粉法

取雲母側敲重重劈開爲葉便入銅器中煮十數沸令腹系微即以滋布縫作袂袋以前件雲母入袋中盛之又於盆中瀉腹水相和熟投若得白汁旋旋傾入別盆中又用暖水和投之候得漉汁即瀉入別盆中以雲母汁盡爲度又取前件雲母重入袱絹袋中過依前法投之候雲母汁盡爲度如此兩過上二法皆應以青皮竹筒中盛之審固其口也

又方雲母粉二斤硝石一斤合搗如泥內甕○中漆固口埋地深三尺二七日外取態井中七日化爲水

又方雲母一斤白蜜三斤合和於銅器中微火煮之令沸以一器覆上漆固之埋北壁下入地三尺四十日化爲水名曰雲母漿服法糗米飲下

李夫人化雲母粉法

取雲母側敲重重劈開爲葉便入銅器中煮十數沸令腹系微即以滋布縫作袂袋以前件雲母入袋中盛之又於盆中瀉腹水相和投之候得白汁即瀉入別盆中以雲母汁盡爲度又取前件雲母重入袱絹袋中過依前法投之候雲母汁盡爲度如此兩過上二法皆應以青皮竹筒中盛之審固其口埋地一月日並化爲水李夫人云但取葱汁和雲母汁盡爲度如此兩過上二法皆應以青皮竹筒中盛之審固其口埋地一月日並化爲水尤勝硝石云硝石損骨如雲母不得用鐵器修砂盆中煮鍊爲上雲母一斤白礬四兩以研碎百沸湯化爲漿初但○礬汁拌雲母袋盛蒸七日後更入礬汁漬之一月日並爲粉訖以三重絹囊濾之水飛澄倖爲粉訖即以黃溪砂中蒸之七日亦以礬漿拌之

成粉雲母一斤用白蜜二升鍊蜜澄濾訖入竹筒以漆固口埋入地三尺一月化爲漿如未成漿濁在更埋半月日時寒即一月成也

服法每日空腹以井花水二合調雲母漿一合服飲少酒無妨忌羊血

煮雲母法 凡二方

雲母五十斤硝石半斤取雲母側打壁成葉
詣便入羅布袋中於清水中擺洗去穢令盡
然始入釜中和硝石煮六七日當爛成粉
又取五茄皮及葱涕煮雲母即入絹袋中洗過尤妙
爛成粉其成粉雲母即入絹袋中洗過尤妙

真人服水雲母法 凡二方

葱莖取汁桂一斤治下篩雲母一斤粉之合
盛竹筒中蒸之一石米頃滅火使凝令乾服
方寸七日三服三十日顏如玉服百日入水
不溺入火不燒雲母有五種色今時人多不
能別法當向日看其色詳瞻視之乃可用耳
正陰視之不見其雜色並見如多白者名雲
英春宜服之五色並見如多青者名雲液宜
秋服之五色並見多黑者名雲母宜冬服之
英春宜服之五色並見多黑者名雲母宜冬服之
但有異色多者名雲沙宜季月服之其色晶
晶純白多者名磷石宜四時服之色如黃而
堅者名雲精春秋冬夏常服餌之

五雲母之法或以桂葱玉和之爲水或於鐵
器中以玄水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內竹筒
中埋之爲水或以蜜酪爲水或以秋露漬之
百日以韋囊盛之爲粉或以無心草汁合餌
服之一年則病愈三年老翁化爲童子五年
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枳棘不傷與
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不腐火之則焦雲母
內火中至時不然埋之不腐故能令人長生
又云服之十年雲母變之純黑起者不
可服令人淋發瘡唯當以餌之皆當以茅屋
雨水東流水若露水漬之百日沙汰去土石
乃可用耳

又方搗葱莖絞取汁二升桂一斤搗下篩雲
母一斤粉之三物都合成竹筒中蒸之炊一
石米頃一日化爲水出凝之曝乾治服一方
寸七五十日作童子百日入水不溺履水不
寒

神仙服雲母方

取雲母五色具者十斤細擘去黑者取精光
明淨者八月露時以露粉成粉令細熟向日
看無芒乃可用也取成粉二升內生竹筒中
寘塞其口飢中蒸之又以白沙覆上蒸之一

日一夜去沙更裝一斛黍米復蒸一日一夜去黍米履裝稻米復蒸一日一夜乃出雲母內銅器中加雲母一升合和之浮於鍍湯上煮之半日雲母消盡令可丸丸如小豆大以星宿出時服三九日三服至十五日後體輕目明五十日後腸化爲筋七鷄鳴時服三九復十五日後增四九日三服十五日後體輕目明五十日後腸化爲筋七十日三蟲伏尸盡下八十日身光潤九十日入水不溺入火不燒百日後皮膚更生二百日更易筋骨毛髮三百日後行如飛龍走過之精天之精氣日月之光神仙之藥非賢勿傳

○奔馬一劑仙道成矣二十里四十服三百日得仙五十至七十服之三百六十日得仙八十已上服之四百日得神仙矣雲母者五石之精

傳

真人食雲母方 凡四方

雲母五斤松脂十二斤茯苓十斤附子四十五枚棗膚十斤凡五物合搗三萬杵細末曝乾作三斗漆苦酒內中封令清使得一斗五升不津器盛著衆手搜令相和埋著地中滿千日乃出藥自成無疑藥成時其香三里聞之服之一斤身中三蟲伏尸盡下百病皆除內銅器中加雲母一升合和之浮於鍍湯上煮之半日雲母消盡令可丸丸如小豆大以星宿出時服三九日三服至十五日後體輕目明五十日後腸化爲筋七十日三蟲伏尸盡下八十日身光潤九十日入水不溺入火不燒百日後皮膚更生二百日更易筋骨毛髮三百日後行如飛龍走過之精天之精氣日月之光神仙之藥非賢勿傳

○又雲母粉一斗大麥二升合煮熟去滓服其汁身即生光長年不老

又方桂一十斤削取肉以得三斤搗篩葱白四十斤熟搗布絞取汁桂屑內竹筒中覆蓋上窖封口懸蒸五斗煮取汁桂屑內竹筒中覆蓋粉一斤一日復化爲水日服一盞四十日狀貌如童子

雲母粉法 凡二方

雲母粉一斤硝石四兩朴硝二兩白蜜五升右蜜煎令相得和雲母粉如煎餅麪以竹筒

盛之用盖盖之以泥四边勿令烝湿埋地中
一二尺許一百五十日熟服之光澤肌膚顏
如童子
又方雲母粉一大斤澤瀉四兩蜜五升煎
二升取三升朴硝四兩硝石四兩桂心三兩
右件雲母粉等和如煎餅麪以竹筒盛之其
竹筒去青皮漆固濟其口待漆乾即埋於井
北去井三尺五寸深七八尺用手下土實之
埋一百五十日乃出其色凝碧洞徹清明可
服之百病立愈久即長生
○赤松子見授雲母神散方
吾見上仙真人學道遊山下戲大海之濱見
一丈夫沐浴光白鮮明異常而問之云吾服
神散而得身光白鮮如是也因見遺方云日
取雲母粉清旦以井華水服之方寸匕即身
生光澤
蒸雲母法
法須東南作竈釜上燒桑柴蒸之九日九夜
凡煮雲母一斗用塩花二升和之
終南衛叔卿桂下玉匱中素書服雲母粉
方
右以雲粉一斤白蜜一升合於銅器中重湯
上煮令可丸丸如麻子以明星出時服三丸
鷄鳴服七丸三十日身輕目明五兩腹堅七
兩三蟲下八兩皮膚光澤九十日八水不滯
入大不灼百日易骨二百日走及奔馬一年
飛行自在便可昇仙
雲母長生斷穀丸方
雲粉三斤白蜜二升銅器盛湯上煮以淡竹
瀝三升漸添令盡用麪左右攪之勿令停手
○以竹瀝盞為度合時須護淨勿令鷄犬婦人
見服時先嗽一頓好飲食任意食之盡飽明
旦空腹即取藥一丸如鷄子大向生禹方服
兩劑萬病出齒落勿怪不經月必更生平復
凡欲食麪時皆著三兩匙雲粉相和作食不
覺有別異
雲遊棗法
雲母粉一斤白蜜三斤右和合銅器中大上
令沸停冷以内新甕器中密封以板覆上乃

埋北壁下入地三尺四十日化爲水名雲漿
先齋戒三十日以王相日平旦取井花水一
升雲漿一合和飲之日三服身出光澤臨雲
不著降王女感神仙
服雲母畏忌法

芹菜葫荽猪肉鯽魚大麻子鮎魚諸陳臭等
味不畏餌藥但殺粉力黄衣米醋亦不可
忌制粉力難行糠醋稍通喫若但擬求治病
增益延年增壽亦不假須斷葷若血肉若僧
仙道須特慎之爲佳

○
雜藏法師療病法

療人五勞七傷虛損發汗出以粉粉身手脚
之雲粉入肉不見乃止加食即汗出並是虛
也數數粉摩之欲除肌膚中風能多塗身令
人骨膩療人疳濕瘡以粉和粳米粥服之
差即止療人金瘡以少許內瘡中粉和粳米
粥兩服當差永除痕跡下部病五十年
不差者日服粉二度二十服永差十餘日斷
療時行疫毒壯熱頭痛心腹脹滿及患黄以

粉三兩和粥半椀稍稍得所冷暖如人體日
三度服之立斷

療金石發動頭痛身體壯熱以粉一七和冷
水二合服之日三度即止療患偏風半身不
遂口喎面挾精神悶亂每日以兩七和飲服
之以差爲度兼以粉摩身極佳也

療七種風氣冷熱煞心腹脹滿連胃徹背痛
無常處胃中逆氣以粉一七和酒三合及粥
等日三服以差爲度神驗

療骨蒸盛熱唇口乾燥四肢羸瘦不能飲食
○
依前方服粉不過三斤悉皆除愈

療十二種心痛飛尸但依前服之亦愈

療白痢多年不差者用三七粉和粳米粥服
之二七立効忌血食油滑帶下不止服諸藥不
差者以粉內下部兼依前法服立愈驗

療刺風如行針刺如前服并以粉摩身特忌
房室五辛等

療盜妻下血不止及三蟲痔漏如前服驗

療腹中冷食不消將粉摩身并以方寸匕好
酒冷合和服無不差

瘵冷及疫癘癰瘕者但准前以清酒服之不過三斤永除魯有人被蛇咬踩上通身腫苦痛甚不得屈伸即以針刺歌其妻煮以粉和酒服三兩七兼將粉少許塗所咬處少許時毒汁出即當消歇比見有人因醉亂以刀刺著三處皆深腹漏諸藥不能救逐將凝粉三七爲兩服服之凝血內散經一食久即下部血出并解血片便無痛苦渙如氷釋因知破血有驗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五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六

方藥

靈寶遷魂丹方 并序

夫人生稟於五行拘於五常則爲五味之所賊八風之所攻爰自飲乳至於耄年莫不因風而喪命或多食而過飽或失食而甚飢或飲噉太多或乾渴乏水或食鹹苦或啜酸辛或畏熱當風或惡寒親火或庭前看月或樹下乘涼或刺損肌膚或撲傷肢體或時餐燥○藥或多啜冷漿或久絕屏悼或日多放泄自此風趍百竅毒聚一支遂使手足不隨言詞蹇澁或痛貫骨髓或瘕聾皮膚或痺甚蟲蝗或禎如鐵石或多疾瘦唯健忘好嗔血脉不通肉色乾瘦或久安牀枕起坐須吏語澁面虛雖活如死或總無疾苦卒暴而亡男即氣引於風女即風隨其血未有不因風而喪命者也世人不能治其風但以藥攻其內安有風在五臟六腑之中四肢百脉之間而湯飲之類曷能去乎假令相疾而醫用藥乖誤雖難

經素問三世十全欲去沈綿其可得也余久
居太白抱疾數年篤藥皆施略不能効後有
一翁遺余此藥服都五粒疾乃全除稽顙叩
天求其藥法然肯傳授誓不輕泄余故錄於
石置諸靈室後人得之者宜敬之無或輕授
自貽殃咎但依法修錬何慮不神夫灸藥制
燒藥燒藥制煮藥煮藥制生藥生藥使煮藥
煮藥使燒藥燒藥使灸藥遞互相制遞互相
使君臣俱具父子固全遂得陰陽各有其緒
陽藥制陰以引其陰陰藥制陽而引其陽此
藥雖不能致神仙得之者但服一旦許則壽
限之內永無疾矣如已患風疾及撲傷股飾
效重者不過十粒有人辛亡者但心頭未冷
取藥一粒以醋調一粒摩臍中一千餘下當
從臍四面漸燒待服開後熱醋下一粒入口
即活但是風疾不拘年月深遠神驗不可具
載其功力無窮九如芥子大日曝乾收之凡疾
人不問年月遠近先次以紅雪或通中散茶
下半丸如或風症甚者即一丸良久以熱茶

投之令患疾人漏三兩行依法發葷豆湯下
一粒當以他人熱手更互摩之患處良久熱
徹即當覺內有物如大走至痛處所苦當
時已失矣一二百日及一年內風疾下疰不
得者服一粒後當時可行步一如不患人至
重者每瀉後服藥一粒後歇三五日間依前
服紅雪先瀉後服丹藥但每日服不過一二
粒平復如本打撲損多年者天陰即疼痛動
不得者尤驗只可一兩粒服此藥多者疾愈
後藥力當伏脚心下男左女右但有所苦發
心念藥隨意則至此藥神驗功効非智能測
其法

光明砂一兩一分　陽起石　磁毛石　紫
石英　自然銅　長理石　石亭脂　雄黃
已上七味各三大兩
金薄二十四片光明砂研如麵以蕎麥灰汁
煮三日淘取秤雄黃研如麵醋煮三日淘取
秤石亭脂研如麵酒煮三日淘取秤之
已上五味各四大分研如麵生用
蓮志　巳戟天　玄參　烏蛇　仙靈皮

本香　已上五味各五大分

延胡索　木胡桐律　已上四味各六大分

石硫黃　雄黃　朱砂　自然銅　已上二味各三分

陽起石　磁毛石　紫石英　長理石　已上四味同一瓶子入金薄覆蓋不固口以火炙三日火常去瓶子三寸不得甚熱

又鍾乳十兩以玉椎研七日如麵即住用熟絹袋貯繫定頭漫漫懸於鍋中煮以水二斗煎取一斗內減鍾乳水三合研生犀角一千下將其餘鍾乳水煎遠志等五味仍加蕤蓍子五大分拍碎同煎令水至七升去滓取此藥水別收貯候入皂莢仁時同研用又煎取一口即一分也

煎取一瓶子內以金薄覆灰埋。

灸絹袋貯繫定頭漫漫懸於鍋中煮以水二斗

子二寸第二日火去瓶子一寸第三日火近瓶子至夜煅通赤無火妻

瓶子一半歇口燒三日第一日火去瓶

造化無殊又此藥就後分爲

○

令壯士研三千下候可丸如芥子大不得

太大此藥功勑

三大分如品字取一口即一分

又加錄了蕤清一大兩名爲破棺丹蕤消即

上好蜀清有蜂鉢者即得也於銚子內火上

錄令汁盡取爲末入於藥中或有暴亡不問

瘛狀但肢體未變者可破棺打齒熱醋調下

一粒過得咽喉即活十救八九其丸如菉豆

犬餘砂並依歌訣

還魂丹歌訣

水又煎青木香等四味至四升去滓又取藥汁煎半夏只以陽洗十度相破當歸細剉二味各一大兩煎至三升去滓澄淨又地黃汁一升無灰酒一升童子小便一升此三味與藥汁三升都計六升於淨器中文武火養成煎候至一升即下諸殼金石藥攪勿住手待如稀粥即去火下牛黃等五味生藥末熱攪令極勻即下皂莢仁炒其子打取仁杵爲末秤取六大分龍腦二分於盆內研如麵入藥中并所研犀角汁同入於乳鉢中

硫雄砂隔銅居上磁起長排紫作頭全上下
三中各二第一句說石藥四味依此次第入
乳子第二句說四味亦依前次第入乳子第
三句說金薄上下各三片中間兩片隔石藥
此燒銅令滿三休一冷燒一冷去依藥法三
日止乳烹四五俱歸一乳即鍾乳烹即煎也
四五二十七乃二斗水煎至一斗也去滓一
斗也取一仍須十一修即此一斗鍾乳水煎
草藥十一味末十一修也煎到三時還要出
和煎至三升也地和童酉一時勾也黃酒壹
○
于小便三物是也去大石歸安靜室是去大
入石藥待如膠肌肉五生稠肌肉和入鍾也五
生即生牛黃五味用也別盛三合鍾間水外
邊于下轉牽牛此即鍾乳水磨牽也
修金碧丹砂變金粟子方治一切風
延齡駐顏治萬病養化貫
先作泥毬子泥用黃丹白土瓦末鹽醋煖用
螺爲胎不得令有微隙陰乾傍邊安乳去螺
更燒過即取好光明砂研搗爲末以紙卷灌
入了用一大蚯蚓和毬子泥搏泥令爛却固

濟孔子待乾更打一鐵鏍子安於鐵鼎子中
安豆鉛鉛汁入鼎中其上可二寸已來即以
擣大養長令鉛輭爲候如此一百二十日加
大取出更於地上以大鍛過候冷出之其藥
如青紫螺子揀取黑末不中用者分藥一半
以青竹筒貯用牛乳蒸五過三度換乳乳皮
堪療黙黙取出入地坑半中三宿細研以棗
米飯爲丸如棗米大年四十日一丸年五
十日二丸年六十日三丸其力更別不得多
服治一切風延齡駐顏治萬病養化貫
○
末於甘鍋中用好黃蠟一兩以砂末上下布
蓋固濟頭乾了厥大中養四十九日以大火
鍛候冷開皆成金粟子取鼠尾一焉鍮三兩
粒子粟便化爲真西方也
取玉漿
修羽化河車法
長用
大三
大兩
將此玉漿和鉛子一切
臨時取粗子大小真鉛
頭向上安在鍋底之中

先明砂四兩揀取如皂莢子大者瓜州黃礬半兩已上取三年米醋拌細勻如泥將用一裹其米砂待乾別取上色西方丰兩打作薄劑作小片子更裹砂子然後取武都上色雄黃一兩曾青一兩細研以左味煎以膠調將雄青末捏成小餅子將裹前砂待乾將埋醋爲膠泥更裹一重總了直待乾用真鉛爲槖鉛則別有法取鉛銀六兩打作合子其合子須相度處口拒深下二寸四分深廣上一寸二分即取○真鉛鎔於合底可二分即排砂如蓮子樣更以真鉛蓋更鎔砂重重取盡了即以真鉛蓋却取滿合却先打銀朱子末定六一泥固濟待乾取五斤爐用消石錄過兩度了細擣用取鐵鼎可容得前合稍寬者實其爐擣作陷穴合處是爲外槖以爐鎮持了蓋却鐵筋貫定固濟待乾掘一地罐深一尺六寸闊一尺四寸以馬通火燒四十九日開鼎以鐵筋撥塹槖看銀合槖處爲金色即去火取出如未更燒七日取待冷開合剔下黃礬及雄青

留著取一粒細研水銀二兩於鐺中微火取藥半豆大鞭上便乾鍛成寶且惜莫用別取光明砂十二兩研碎和前伏火砂同研依前用米醋煎溲成團取前內槖細擣篩築爲槖即取前剩下者雄青細研鋪底了安砂團更以蓋子上了便乾入鼎別泥鐺著槖末填滿依前來固濟待日以大火鍛出鐺取藥如前當成上色西方也此名第二轉藥金汁車若要服食出毒入寒泉一月日却以乳蒸用楮汁丸如粟米○

大延齡治萬病每日服只可一丸若志心盡一兩壽年五甲子神秘不得偏然輕泄傳非道之人受其殃者

神室河車方

別取光明砂一斤細研以左味拌取一宿纍于可貯得藥者將拌砂藥成槖將伏了砂細研醋調泥槖內乾了著汞八兩以二兩火入鐺養一百二十日成紫金即將投名山不宜用告上玄青名仙籍也其神室收取要用時坐於灰中著汞六兩用二兩火養一復時成

真上色西方也參同契外丹亦云龍虎之訣即金華黃芽之品祕

九轉鍊鉛法

取鉛十斤汞一斤以器微火鎔之用鐵匙攪取其黑皮真令盡每一遍傾在地上復器中鎔之凡如此九遍訖即下汞即用猛火熬作青砂色如不散即趁熱研之即變爲青砂矣更於一鐵器中盛醋傾砂醋中訖用鐵匙研令熟又醋煮取鉛黃於瓦上令乾取黃牛糞汁并小大麥麵亦得和所熬青砂作團如鷄子大或作餅日曝乾一本云陰乾於燎爐火上鞴袋吹取鉛精名鉛丹其性濡更著器熬令至熟其色盡赤又出醋中研令熟至澄著瓦上使乾於器中熬令熟紫色又別以一器取好酒一升下赤鹽二兩和投器中相得即取紫色丹一時寫著酒中待冷出之此即名九還鉛亦爲丹名曰九轉紫鉛丹也

金丹法

礜黃一斤通明者加研如粉水北亭砂三兩明白者加研如粉山池石塩二兩右三味藥並同相和令勻便取鐵合用末酢研上好香墨濃塗鐵合內三遍候乾便入此三味藥於合內以文火過合令熱候藥化爲汁出盡北亭陰烝住火候凝冷便用硝石四兩細研如粉入於合內實按了以粘紙封定合足候乾方入於鼎內用法泥固濟其法泥用鴈門代赭如雞冠色左顧牡蠣赤石脂等三味各細擣如粉入伏火北亭汁勻和入日內杵一千以來方用固濟相合并足周迴唯務堅密爲妙合鼎上用鐵開關定切在緊密候陰乾便取鉛三斤於銚子內鎔化作汁鎔鉛計漸漸灌於鼎內直至鼎滿爲止三用小鐵杓子抄於合足四面候勻遍又更添求以來便選賊各日夜半子時起火初六兩且加六兩至六十兩滿足後藥鼎冷定用水鐵鑿擊破合去黑鎔開合取藥真如金色便入於乳鉢內研細如粉

伏火北亭法

北亭砂三兩明白者以黃蠟一分半鎔作汁拌北亭令勻作一團子以紙裹炒風化石灰

一斗用一磁鍾先將一半風化戊入於鍾內實築內剜一坑子放北亭於內上又將一半風化戊蓋准前實築物用火三斤以來漸漸加火至五七斤復時足乃起亭十斤火鍛令通赤火盡候冷取出用生絹袋子盛又搥一地坑子可受五七升滿添水候泣盡水安一細磁碗於坑子內五横一杖子懸釣北真袋子於碗上更用一盆子合蓋周回用濕土壅盆子勿透氣三復時並化為水取此水拌前件三味藥

化庚粉法

上好庚一十兩禾五十兩貯於一鍾內常用火煖將庚燒令赤投於汞內柳篦攪化盡為度用塩花三斤與金泥同研唯細便入一大鎗內勻平上用勘盆子蓋鎗以泥固濟周迴令密慢火鍛之却令汞飛上以汞盡為度吹用煎湯沃塩花候塩味盡為度其庚粉於盤內日曝乾後細研入在藥內雄黃八兩如鷄冠色者研如粉蜂黃八兩通明葉子者研如粉戎塩四兩研如粉金粉十兩右五味藥並細研如粉別換鼎合一依前法用米醋漉研香墨勻塗合內還用文火逼合令藥作汁一依前法用硝石四兩細研如粉安在合足內實按以麵粘紙封定合足便固濟合蓋入於鼎內唯前法泥固濟合足合上用鐵鬧鬧定後陰乾一依前法先取鉛三斤於銚子內鎔開取出用生絹袋子盛又安一細磁碗於坑子內五横一杖子懸釣北真袋子於碗上更用一盆子合蓋周回用濕土壅盆子勿透氣三復時並化為水取此水拌前件三味藥

化庚粉法

上好庚一十兩禾五十兩貯於一鍾內常用火煖將庚燒令赤投於汞內柳篦攪化盡為度用塩花三斤與金泥同研唯細便入一大鎗內勻平上用勘盆子蓋鎗以泥固濟周迴令密慢火鍛之却令汞飛上以汞盡為度吹用煎湯沃塩花候塩味盡為度其庚粉於盤內日曝乾後細研入在藥內雄黃八兩如鷄冠色者研如粉蜂黃八兩通明葉子者研如粉戎塩四兩研如粉金粉十兩右五味藥並細研如粉別換鼎合一依前法用米醋漉研香墨勻塗合內還用文火逼合令藥作汁一依前法用硝石四兩細研如粉安在合足內實按以麵粘紙封定合足便固濟合蓋入於鼎內唯前法泥固濟合足合上用鐵鬧鬧定後陰乾一依前法先取鉛三斤於銚子內鎔開取出用生絹袋子盛又搥一地坑子可受五七升滿添水候泣盡水安一細磁碗於坑子內五横一杖子懸釣北真袋子於碗上更用一盆子合蓋周回用濕土壅盆子勿透氣三復時並化為水取此水拌前件三味藥

用鐵鑿鑿去黑鉛取合其藥當作紫金色每一分於乳鉢內細研可制汞一斤立成紫磨黃金此非人世所有是神仙秘授著於助道須知足乎

伏藥成制汞為庚法

汞一斤藥一分於新鐵銚子內藥置汞上用茶椀子蓋固濟如法安銚子於火上專聽裏面滴滴聲即將銚子於水內淬底如此十數度其汞已伏研砂如黑鉛砂子別入甘鍚鎗鞴當為紫磨金其於變化不可具載

四壁櫃朱砂法

四壁櫃朱砂其法能除風吟濕腰骨體悅澤顏色久服無疾延年益壽

針砂一斤　硫黃四兩　朱砂三兩
白礬四兩　塩一兩

右以濃醋一斗五升煮針砂硫黃二味令乾以火鍛之待鬼焰出盡復放冷研別入硫黃朱砂一兩又用醋一斗五升更煮候乾依前鍛之鬼焰盡即止放冷以水淘取茶汁去其針砂澄紫汁極清去其水盡陰乾即入白礬塩同研內甕瓶中四面下火鍛之候瓶內沸定即止待冷出之細研以醋拌爲櫃先用槃一半入鉛桶中築實即以金薄兩重朱砂入櫃上又以餘櫃蓋之築實以四兩火養三七日即換入銅桶中密固濟用六兩火養三七日足

即用十斤火鍛之任火自銷其鑪出藥朱砂已伏於潤濕地薄攤盆合一復時出大臺丁細研以棗肉和丸如麻子大每日空腹以溫水下五九以銷作桶可重二斤以銅作桶可重三斤毛半

方藥

大洞西華玉堂仙母金丹法

右用雄白塞三斗真丹精明有白華者三斤凡三物擣令和合著銅器中蓋器上以器著大鍍湯中令浮銅器桑木薪微大煎鍍令窖及藥皆乾於銅器中出器涼之三日又曝燥擣爲散還內銅器中又窖蓋器口以器著竈上覩中好桑薪蒸之三十日。

當以白日竟日大蒸之夜不大蒸也日數足出丹作高格曝燥之又擣三萬杵細篩爲散又內銅器中蓋器上如初時法著大鍍湯中浮煮銅器三日三夜訖都畢名曰仙母金丹一名西王母傳華止白飛丹也涼之三日爆燥更擣三萬杵篩細爲散以凝白塞九如小豆大平旦服二十九日常服之者長生不死面有少容如女子若讀大洞真經而服此丹者萬遍既畢立乘雲升天不得復住止世間觀戲於風塵中也其不誦大洞經者而服此丹便得長遊於世上矣服此丹無所禁食食飲之宜任意耳常在人間周旋俗中人不覺也所謂真仙混合隱化八方矣先齋三十九日以七月七日日中時合此丹也

鎮魂固魄飛騰七十四方靈丸

雲母四兩　雄黃四兩　真珠四兩
硝石四兩　玄參四兩　梔子中仁四兩
龍骨五兩　豬零四兩　青丘霜四兩
虎杖花四兩　陰乾鵝舌香二兩　青木香
二兩　沈香二兩　薰陸香四兩　詹糖
二兩　戎鹽三兩　空青八兩　丹砂八兩
石兌四兩　白石英二兩　太陽
嬰童羽衣二兩　太陰精上菜華二兩
桃華四兩
比結陰精流華一升二合當以九月建日取之蓋別器中結怱凝精素華丹一升二
陰精流珠一升二合當以冬節日取之蓋
別器中十一
合二十七種皆已見二十六種搜入白塞成二

十七種上二十四種法二十四神三種應以
三元之精炁上應九晨結魄凝魂五色硫黃
化形變景無有常方故人服之神鎮氣安當
以三月建日合藥五月壬日服丸始合以次
從雲母起各別擣三千杵匝栝華合二十四
種合七萬二千杵畢各置一拌中未得擣藥
仍告齋三十日訖事令童女侍者皆令少口
慎言好性善行內香膏芳之人互藥於二十
四拌中露著中庭三宿勿令鷄犬外人見之
不使聞哭泣之聲露畢以次內藥著釜中第
一內雲母次內雄黃後內栝華內二十四種。
都畢皆當以次序相覆令竟釜中以北結陰
精流華一升二合次內神華陰精流珠一升二合畢以
升二合次內神華陰精流珠一升二合畢以
清稷粉一斛二升沃藥即以上釜蓋之令上
下四面四邊內外密厚七分故以雲母在下
其烝衡上栝華在上其色冠下故有次第也
當先作六一泥泥土釜二枚用東海左顧牡
蠣戎鹽赤石脂黃丹滑石矾燐黃土六分皆
等合治擣細篩和以百日米醋和畢搥令勻

以合成六一泥也泥兩土釜內外漸漸薄泥
日曝令燥燥則再上內外令厚二寸半都畢
仍作甕南向安銙孤著甕中央釜底令去地
一尺二寸未擣燒之九日九夕令火去釜九
寸九日九夕進火令近六寸又九日九夕令
大王底三寸合三九二十七日畢寒之三日
發開視藥起飛精仰著上釜神藥成若不起
更泥如初又進火如先二十七日寒之三日
無不成也取三歲雄鷄羽掃取之仰著上釜
神藥則名飛丹紫筆華流精有百變之色玄
光映煥七十四方服之一銖身生流光七十。
四色在晝則三魂童子立見石晝則七魄化
生七形之童衣飛羅羽裾神與玉輦立到於
前盛之金柈精凝釜底則爲玉胎瓊液之膏
和以白蜜更合於曰中臺向擣之令七萬杵
一銖爲一丸丸畢密器封之露著中庭三日
三夕畢清朝服一丸令三日服三丸即能乘
空步虛出有入無令玉女七日合服七丸即自
能浮景霄霞身生五色五嶽神官五萬人衛
從身形

東向服九則致青霞綠軒青龍控轡青陽
玉童九十人青腰玉女九十人東嶽仙官九
千人來迎兆身
南向服八則致絳霞雲軒赤龍控轡絳宮
玉童八十人太一赤圭玉女八十人南嶽仙
官八千人來迎兆身
西向服六則致素霞玉輿六龍控轡耀靈
玉童六十人素靈玉女六十人西嶽仙官六
千人來迎兆身
北向服五者九則致皂霞飛蓋玄龍控轡太極
○玉童五十人太玄玉女五十人北嶽仙官五
千人來迎兆身
向戊巳之上服三九則致黃霞玉輿十二飛
龍控轡中央黃機玉童十二人黃素玉女十
二人中嶽仙官一千二百人來迎兆身服五
九即致五嶽仙官奉玉札風章請兆之身上
詣九官金闕之下受署真仙之號可謂靈九
之妙大哉乎凡諸變化七十四種金銀寶玉
赤樹絳實立生水火有妙於琅玕八景四藥
絳生神丹之用不能一二具處特略其大化

之微爾
凡欲遊戲五嶽周流八極不拘仙官之勞意
悼典局之類未欲昇天者目可不須服五方
之九但常服三九七九之數固魂鎮魄飛騰
七十四方遊遊五嶽壽同三光餘可依五方
之數耳若服五方之九便爲五嶽之司五嶽
之司便有局任不得適意也

南嶽真人鄭披雲傳授五行七味九
方

上皇保命固精丹訣用藥味配陰陽精氣五
○行之精君臣相佐固精保命養氣安神調理
五藏補養六腑虛敗自充衰朽復潤血脉壯
盛筋骨長堅髮白重黑胎髮却生功効如神
錄不可盡丹藥非道無以延其壽道非藥何
以養其身道藥相扶何慮不壽其沈痾某自
幼年好學經方陟嶺穿崖登雲渡谷尋師訪
道僅二十餘年暮齒五旬衰劣尤甚若心既
火但渴至玄遂到南嶽靈巖山得遇志士授
傳某此術盟誓丁寧與某修合之門服藥之
法忌鷄犬穢惡鯉鱉葷血莫非潔淨處精專

心修製某遂修合依方服之經三月已來頗覺精神有異五臟之內調暢得安氣力之間自然强壯又服經半劑其効不可名狀如年三十之人服一劑如十五童子奇哉靈藥其方如後

疎黃二兩 ○之精白龍骨二兩月之精
安息香半兩犬之精栢子仁二兩木之
精兎絲子二兩土之精五味子二兩金
之精肉蓯蓉二兩水之精

右件七味藥其香用胡桃人隔杵別擣其餘○
並搗羅爲末和合以甦蜜日用棗肉爲丸如小菉粒大每日空心無灰酒下三十丸忌鷄猪魚蒜欲修合服藥之時須用丙寅丙午日或蚕日所合和以火命人面東合之忌孝子師僧婦人鷄犬皆不得見服藥日王相方淨潔房內經半年後若近房色常損穀炁即精氣永固不洩也神効不可具

九真中經四鎭丸

太一神仙生五藏填六腑養七竅和九關錄三魂曜二童保一身長生萬歲四鎭丸方

太一禹餘粮四兩定六腑填五藏
真雪歸一兩以和禹餘粮止開筋百病
薰陸香一兩以和雪歸薰五藏內
人參一兩補六腑淸浊助禹餘粮之勢
鷄舌香一兩除胃中客熱止疾悶

凡五種以禹餘粮爲主四物從之先內禹餘粮搗一百杵次內四物合和爲散

丹砂四大兩搗魂魄鎭三神理和氣
甘草一兩以和丹砂開肌膚去白蚤
青木香一兩以助甘草去三蟲伏尸

乾地黃一兩以和百疾補髓滿腦血
詹糖香一兩補目瞳薰下閒

凡五種以丹砂爲主四物從之先內砂搗一百杵次內四物爲散

茯苓四大兩填七竅柏久產和靈閒七
白朮一兩以和茯苓開神生明目瘦
乾薑一兩以輔朮勢除熱疾閒三閒去
寒熱
防風一兩補漏痺除煩滯止飢渴
雲母粉一兩澤形體面生光補胃血

凡五種以茯苓爲主四物從之先內茯苓搗
一百杵次內四物成散
麥門冬四兩去心焙神精棗實取肉丁青
乾棗青一兩以助麥門冬發血脈去心熬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中氣塡臟內外去疾
胡麻一兩熬令香黑
龍骨一兩潤大水養肉易止白
凡四鎭神丸合二十種藥令精上者其五物
爲一部皆令成散先取禹餘粮部搗三千杵
次入丹砂部搗四千杵次內茯苓部搗五千
杵次內麥門冬部搗六千杵又內白蜜四升
搗七千杵又內白蜆十二兩搗八千杵更下
錄案令可丸若剛硬更下案令柔復搗三萬
杵藥成丸如鷄子中黃許大分爲細丸而服
之以正月九月十一月上建日合之滿日起
服之百日中壽量服五丸當先一日不食後
日平旦乃服服畢然後乃飲食如故千日之
後二百日中服七丸二千日之後三百日中
服二十丸三千日之後四百日中服三十丸
計爲藥鎭神守中與天地相畢此藥萬年不

敗若常服此藥一切不問服雜藥餌之輩若
欲合此藥先禁戒七日永不得入房室無令
鷄犬小兒婦人見修合之時當燒香設一神
席於東面爲太一帝君太一君太一上元君
坐位心常存呼呪之服藥時當亦心存之以
向月王此所謂四大以鎭四神除百病令人
不老遠視萬里之外白髮却黑齒落重生面
日悅澤皮理生光服之一年宿疾皆除二年
易息三年易氣四年易脉五年易體六年易
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齒九年易形十年役使
鬼神威御虎狼妻物不敢不敬近

黃帝四扇散方

大黃君以校中黃
松脂　澤瀉　乾薑　乾地黃
雲母　桂心　朮　石上菖蒲

右八味精治令等分合擣四萬杵盛以窯器
勿令女人六畜諸汚殘等見豆以酒服三方
寸匕亦可以水服亦可蜜丸如大豆許二十
丸至三十丸此
黃帝受風后四扇神方却老還少之道者也

我昔受於高丘先生令以相傳耳

王母四童散方

胡麻四大兩九蒸九曝黑記者去皮熬
令黃香天門冬四兩高地記甘者乾之
白茯苓五兩白實者末雷丸煮曝乾
術三兩時月採記大者桃仁四兩雷煮
好者仍須大熟搥解拔取人熱湯浸去
皮夫乾黃精五兩高地蒸者乾之

右六味精治先燕胡麻後入諸藥搗三萬杵
細羅爲散每日平旦以酒服三錢匙再服宜
○漸加之亦可水服如九即銀窯和之更搗萬
杵九如梧桐子大自二十九加至四十九

帝女玄霜掌上錄

一名帝女玄霜二名瓊漿三名玉液四名地
母乳五名甘露漿六名九轉陰丹七名醍醐
酥自古神仙雖餌金丹無不修此陰丹者且
如黑鉛屬水其數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能生
萬物豈不因陰陽乎夫丹者是陰陽龍虎
及至修錄了號爲正陽如此即孤陽也既孤
陽不可立身須假陰丹而相資以爲梯航也
其數隨陽數用九也若論津潤五臟灌注華
蓋上添泥丸下補精元大藥不得玄霜服火
而難見其功大丹出於契中陰元玄霜出自
秘錄所以術士難知也今具著修陰丹
白雪玄霜法

取上好黑鉛一生者二斤汞半斤先於銚子
中撥漏令細絕厄便將汞投在鉛中兼攪鉛
作堝子大小臨時用瓷瓶子一只汞裹通油
者便取上好醋五升貯在瓶內即於穩便房
內明淨處室向陽者下手作假陽極之時當
○合道氣也便安瓶子於土坑內其口與地平。
待鉛堝安瓶口上更以紙三四重紙上又安
瓷碗蓋之若是陽極之時七日一度取出其
堝上如垂雪倒懸見風良久自硬掃取後其
瓶內醋損即須換如此重重取至一斤霜即
於瓷碗內入甜漿水用柳木槌殺研漸漸入
漿水如麵糊末在椀四面安在飯甑中蒸蒸
了又研以清水淘澄乾又用清水殺研末在
椀上土甑內又蒸研淘准此法五度入飯甑
四度入土甑蒸之其土甑蒸時椀口上別用

一口椀合之如此九轉足即須用熱綿袋盛
以清水於銀器中擺過後一復時用却去清
水以綿蓋器口日內曬乾掃下又用柳木槌
研了其色始如春雪亦如麵勃其味甜濃甘
美拾在口中冷如春氷若有人修得者以塞
九如梧桐子大日服五九至一歲萬病不侵
經夏不渴但洗頭生油調塗頂須臾至胸心
目吟神功難述若引大還丹返老爲少甚由
洋液行之孫氏歌曰
玄白霜玄白霜龍虎君中立爲長萬物不從
陰所生即問孤陽何處養
○螢火丸方

黃帝受黃轄四物仙方

一曰鴻光　二曰千秋　三曰萬歲　○
四曰慈墨實各此四物帝曰此四物形
狀若何丁侍聞于黃轄曰鴻光者雲氣
也千秋者棒柏也生於名山之間萬歲
者澤瀉也慈墨者黃實也一云鬼箭蔟各一
方用雄黃雌黃各二兩螢火鬼箭蔟各一
兩鐵搥柄燒令焦黑鍛爐中厥羊角各一
分九物各如粉麵以鷄子黃并丹雄鷄冠血
九如杏仁大作三角絳囊盛五九帶左臂上
從軍者繫歷中居家懸戶上辟盜賊諸蠱劉

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行武威北卒遇
虜大戰敗績士卒泉奔潰獨爲寇所圍矢下如
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矣輒墮地終不能中傷
虜以爲神人也乃解圍而去子南以神方救
其子及弟兄爲軍者皆未安被傷俱得其驗
傳世寶之及漢末青牛道士封君達以傳安
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傳於人間一名
延年九亦名玄武威九今載在千金翼中所稱
也

一曰鴻光　二曰千秋　三曰萬歲　○
四曰慈墨實各此四物帝曰此四物形
狀若何丁侍聞于黃轄曰鴻光者雲氣
也千秋者棒柏也生於名山之間萬歲
者澤瀉也慈墨者黃實也一云鬼箭子

右件雜爲末以白松脂和搗爲丸如梧桐
子大每日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服七年効可
壽千歲久服之與天帝相守帝恭拜之

真人駐年藕華方

右一物七月採藕華七分八月採藕華七分八日採

藕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藕實九分採合道卒
矣服方寸七撿南陽劉長生長生居清渊澤
中北界長生服藥七十餘年不壯不老長服
神仙藕實一名水丹芝一名加實一名芡實
一名蓮華一名芙蕖其葉名荷其小根名羊
大根名藕其初根名茭與鷄頭爲陰陽以八
月上戊日取蓮實九月上戊日取鷄頭實十
月上午日取藕各等分陰乾百日治之正月
上寅日旦井華水服一方寸匕日四五後飯
服之百日止主補中益氣力養神不飢除百
病久服輕身延年不老神仙鷄頭實一名鴈。
實一名天門精一名天禹一名雚味甘治濕
痺腰脊膝痛補益氣彊志耳目聰明久服身
輕不飢神仙也

老君益壽散方

天門冬五兩去心焙白朮四兩　防風
一兩去蘆頭麤地黃二兩　細辛三分
乾薑一兩地黃炮桔梗一兩去蘆頭天
雄半兩地黃去皮瞿麥桂心半兩　遠志
一兩去骨心肉蓯蓉一兩酒浸去皺皮澤
瀉一兩　石斛半兩去根剉　栢實半兩
實麩粉半兩　石韋半兩去毛　杜仲半
兩去麤皮剉牛膝半兩去苗　白茯苓半
兩　菖蒲半兩　五味子半兩　蛇牀
子半兩　甘菊花半兩　山茱萸半兩
附子一兩去皮臍　半地黃去皮臍

右件藥搗羅爲散平旦酒服三錢冬月日三
服夏半旦一服春秋半旦日暮各一服藥後
十日知效二十日所苦覺減三十日氣力盛
四十日諸病除六十日身輕如飛七十日面
光澤八十日神通九十日精神非常一百日
已上不復老也若能斷房長生矣

驪山老母益壽散方

黑豆五斗
棗一斗

右件黑豆淨水淘過蒸一遍曝乾去皮又蒸
一遍又曝令乾麻子以水浸去皮共棗同入
甑中蒸熟取出去棗枝三味一處爛搗又再
蒸一遍圍爲拳大又再蒸之從初夜至夜半
令香熟便去火以物窨蓋之經宿曝乾搗羅

為末任性喫以飽爲度通泻得實新汲水麻
子湯栢湯第一服七日三百日不飢第二服
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腰中寒癖飲癖
仙若是奇人服即得長生甚是殊妙切不可
亂傳若食犯之損人如要食即以葵子爲末
煎湯服之其藥即轉下如金色此藥之驗也

○

文始先生絶穀方

雄黄半兩細研爲餘粮一兩　麥門冬
一兩半去心焙白蘞一兩燒灰雲母粉
一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搗一千杵丸如梧
桐子大欲服藥先作牛羊肉麥稻米飯飽食
明旦服三十丸以井華水下之可一月不飢
矣

○

太清飛仙法

方曰當取松脂枝苓各一十二斤先次水清
枝苓一七日朝換水滿日曝乾以醇酒二
斗入清枝苓七日出曝令乾月食一斤欲不
食即取松脂錄去苓乾汁以大温之內枝苓

中治合和以白蜜三物合服之月各一斤百
日身輕二百日寒熱去三百日風頭眴目去
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腰中寒癖飲癖
悉去六百日頹色駐七百日面黑去八百日
黑髮生九百日冬蘞滅千日兩目明二千日
頹色易三千日行無跡四千日諸痕滅五千
日夜視光六千日肌肉易七千日皮脉藏八
千日精神彊九千日童子導萬日形自康二
萬日神明通三萬日白日無影四萬日坐在
立亡日服食慎勿忘但過萬日仍縱横變名
易姓昇天耳

○

太白星官洗眼方

嘉州刺史張評士中年已來夫婦俱患疾
求方術之士不能致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
樹槐星辰以祈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
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
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
書生曰吾雖是書生亦醫術人聞使君有疾
故此來爾家人入白評士欣然曰久疾不接
賢客客既有方藥願垂相惠書生曰但一見

使君自有良藥評士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爲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評士如其言而備爲書生即避勝地自爰穿一井至夕見水令評士齋潔焚香忘心取水洗之評士眼疾頓勝輕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即其數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辭曰爲用金帛爲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懇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拯子重疾吾子○修奉之心念念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智此法○今俾救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法曰

子午之年五月丙戌日十一月卯辰日丑未之年六月戊亥日十二月辰巳日寅申之年七月戊子日正月巳午日卯酉之年八月子丑日二月午未日辰戌之年三月寅丑日九月未申日巳亥之年十月申酉日四月寅卯日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評士再拜受之言訖書生昇天而去此乃精誠通感之應也

張少真錬九轉鉛精法

青鉛二斤（系多者用四五鉛餅精者四斤不拘用中伊陽及波斯甘紫者爲上）

右置一仰月鐵釜量大小著鉛用猛火炒之候鉛訖微底勾攪之須臾自成青砂但勾攪不停變盡即止欲便成鉛黃花者即將青砂猛火不歇攪之久之即成鉛黃花乃取青砂於竺中少少益苦酒即用攪酷不拘用醯者澄清細好訖於大上爆乾須臾微微大過之取爲汁流黎入左味圈之磁粉入左味也不得此法圈鼓之不成鉛曝乾即入鑄造鐵鍋內上下用雙皮袋猛火鼓之其青砂須臾即變爲鉛從鑄道流出下著一鐵器盛取以盡爲度其色明白名鉛孫八返九轉成紫色凡一斤鉛九轉耗折十五兩得一兩強名曰金公丹一曰紫河車一曰金狗子一曰九轉鉛精可用之矣別有經在上清靈寶中及龍虎正錄中

茯苓數方

茯苓三大斤去黑皮剉如酸棗大甘草

右以水六大升先下甘草煮取三升傾出去滓澄粟渴者又入白蜜三大升牛乳九大升和搜杵煎盡及熱出搜令散擇去赤膜又更熟搜令如麨陰令乾日三四服之初服二方寸匕稍加之任性大忌松菜米酢桑耿合

二小兩劍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七

不須著乳臨時著乳下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八

道教部

政八

方藥

三品顧神保命神丹方敘

若夫胤者五行之秀氣二儀之純精津液流形體分三品之別剛柔爲用功標百錬之奇故能匿銳燕國白覓翹而貫日潛芒豐匠紫雲發而衝星在物之靈莫斯爲最雖表名於允域實取効於離方是以上古聖人歷審諸味甘而無毒可以養神遂變柔成剛從羸入○妙或作規而寫圓壁或爲矩而象方諸鑒同明月之輝藏於習坎之地金水相合自表生成之數玄臺吸引太陽之精因其自然而生故即體之名爲佩麥合安於坤德爲酒熱而且宣秉成氣於震宮爲藥温而又潤以斯相和合而服之再餌晨脯一無所忌可以堅實骨髓嬴體變而成剛可以悅澤肌膚衰容反而爲少至於男女之道房室之間婚媾數百取御之儀儀項亦具辟鬼除邪蠲病去疾風勞虛悸之輩墜疽癩之徒餌一劑而

便療匝三周而亟愈復本質於平素如曾嬰
而有佳倚處三周而亟愈復本質於平素如曾嬰
依八節順四時採百物之初生合衆藥而爲
長或乾或濕爲散爲丸適寒暑以調和隨道
引而消息一服之後萬事都捐心若死灰形
同槁木渾穢日去清虛日來通幽洞冥驅神
役鬼純粹不覺其獨絶糧不覺其飢腸漸化
而爲筋髓漸化而爲骨體生羽翼身若虛空
駕鶴乘龍將煙霞而迴駕長生久視與穹壤
而相侔斯則天仙之上品也若也不救物表
取足人間初服之日閉情無逸一二三年微
用節宣八九十歲方始仕使耳目唯有聰察
神彩彌加精明頹與日而俱新智將年而共
遠力則拔山扛鼎倒曳九牛誦則一日萬言
五行俱下鋪筵席展千載之任意所爲倘仰六合之
中高視數百年外雖未能觀東海以成桑田
諸西母而摘桃實抑亦優游自在其地仙之
亞歟語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去病總
三者以爲言唯此可以備矣豈與夫種石斟
偶功効相侔膚體纔衆充塞發徹已過中外

可得同年而語哉但代人述於攝養自致危
脆苟徇目前不圖久遠以爲壽有定極非關
藥餌所資自然者飲鶴羽掌得斯須吞烏喙
行爲丘死既能促之使短豈不能延之使長
信彼而不信此斯爲惑也不亦愚乎且食鐵
之獸得其麤猥猶能猛健有異毛族況人爲
之取其精粹取其輕清而無殊特之姿不獲
延長之壽未之有也余以胤丹之妙功用無
比故申述舊方更爲新題庶有識君子知此
詳之不虛也其有餘小功能并合和節度隨
時附出並論之于後大唐開耀二年歲次壬午正月乙未朔十五日己酉蘇遊撰

上品顧神保命篇第一

論胤功能第一

論曰凡鐵胤丹體性沉緩若欲純服獲驗多
遲蓋由臟腑先虛故也若本元實寧有是乎
麤藥服之其効必速何也如兎絲子之得清
酒煮爲屑之佐黃蘗故以草藥先導之冀相
宣發也又草性速發而易歇鐵性遲効而長
久是以服藥之人鮮餌便獲驗者此皆藥力

非關鐵功也鐵性沉緩服者初未即効謂言藥無功中道而絶此蓋同於蓄艾勞而無益者焉故三品方中皆兼草木以相宣佐耳是以本經云上中藥並堪久服今制三品兼而用之若姬后之腹太公漪巨川而須舟楫者矣鐵丹雖與金丹同類而長服者終無發動之期所以不言解療之法喻如俗間食器盛鐵爲之未嘗聞有患鐵之人以此而論用堪久服至如硫黄雲母乳石之徒有爲湯酒服之或作丸散餌者而服之者既衆發之者猶多莫不瘥其寒熱毒常皆穿腦裂胃則重衰熱酒未解其藥冬則處泉寒食穿耕其溫少服猶豫於斯多餌翻令壽夭事皆目擊本古共知以此而論詎堪久服若欲方之鐵胤豈可同日而語哉故本方云鐵主堅肌柔痂明目鎮心實體者也唐安魂定魄熱風虛損驚悸癲癇如斯等疾悉皆除愈能久服者令人體氣壯勇一人當百志意剛決心力無敵每一見聞終身不忘延年長壽絶粒休糧駐顏返常黑已白更變又有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痺莫不能愈服滿千日行及奔馬又按本草經云鐵味辛甘平而無毒熟鐵鐵精消溫火服微熱生鐵鐵漿微冷冷熱雖殊俱至明日鎮心安魂定魄實五臟堅肌膚除心煩去黑子療熱風皮膚中氣風癲癇驚悸悒惡瘡痂疽疥癢胃腸中氣塞不能化食諸下部惡病陰癩陰痿肚蛊五痔皆悉主之別錄云鐵屑燒之投酒中飲主賊風風症又云以鐵圈燒赤投醋中青布裹之熨腋下多時除胡臭及汗氣又鐵漿及鍛家磨鐵汁澄清飲之令婦人斷產又以削鐵合半夏湯能療氣嘔反胃等疾又仙方古錄有鐵丹既非常藥人怯不能服又以鐵化爲水飲之鎮心强記除風去熱又有服鐵末法終不遠此又按古今經方唯金玉不可銷服令人心腸焦爛有毒故也唯銀鐵二種乃堪久服無毒故也常有人服胤具一年之中少覺異常二年中間氣力益健三年之後十倍加常自茲已往漸更健壯口鼻之中氣息衝逸遍餌諸藥皆不能過至於房惟特苦強盛行坐之間童不委歇若去此弊

可依別方即余所述開性開情者本具上品
第中又近代有增損此方加諸胡藥云益心
力不强陽道余觀其方多用胡椒畢撥蘇葱
乾薑蓽澄茄等總十餘味和胤丹服孝其藥
性熱而且補又兼下氣寧有不强陽道乎應
是矯俗之人故述斯詐以惑凡庶矣嗟乎莫
不由貴速賤近之所致也余制開性閉情方
藥既中華不傳矯俗之子凡此功効實珍
昭學道之賢不復遲城頻經試驗今故出之擬
奇異合和等法列之如左

造胤丹法第二

凡欲合鐵胤神丹者必先辯諸鐵性擇其善
者乃為之古方多以雅州百丈建州東翟為
上陵州都盧為次幷州五生為下又祥柯及
廣郴二州所出並不煩灌錄即堪打用此即
自然剛也又嘉陵榮資四州所出功力與廣
郴相似而灌剛之時要須百丈者相參乃堪
服用又新州及忠渝等州所出並力薄不堪
用而硤州所出與當陽連接故亦其次矣過
常用並不如荊州當陽者最佳自古以來楚

金等一其性勁快服者必俊快江漢英靈山
水之應也鐵者感山水氣以成其形而服之
者必當俊健又說者云遠左軍中有刀千口
用斬賊幷甲俱斷諸刀相刻皆不遠之或問
其故云是當陽鐵造衆並奇異咸共惜之以
此而論其俊如是今之合鍊用此為佳又灌
剛之時必須揀栗等炭餘皆不堪用調停火
色唯須善別生熟失宜即不任用其方曰

剛鐵一百斤取自然成剛鐵上次取將
剛玉淮已上者佳

○

右取前件鐵打作鏡中央開孔容指許狀似○
壁形面徑五寸已上一尺已下厚三分許兩
面刮削令極平淨亦有打作方鈸長七寸闊
四寸厚三分上微開孔盡此百斤作鏡畢

次作神水法

調和府藏鹽一升煎作赤猪 六
玄壹引鐵礪石十兩毛亦得
清淨花水一升半盖大作兩

右以花泉和鹽攪令消次內引鐵末畢若用
壹更作准此數為之以此神水澆鏡兩面令

濕穿於長鐵著上片片相去三分許先埋甕於地中爲架架上重重安之以瓦盆合甕口其甕狹得貯物者良若無可用新者爲佳畢盆上覆土可厚一尺許每日鹽水灑上令濕滿一百五十日發之其面有嵐如鐵衣之狀以刚刀刮取作紫赤色於鐵鉢内以玉椎和清酒研之唯須極細畢更添酒泛取浮者傾置別器中澄取澱曝乾更和酒研泛澄如上法再三爲之畢即堪服用所有癰者更研令細准前泛取以盡爲度其埋甕處勿使婦人小兒鷄犬污物犯之若先患冷氣癥癖并從○

記者於前井水加鉛乳末十分欲加增陽起者加陽起石末十分並須本搥細自非年七十以上者不加陽起石出太山黑白二色者佳用又法清水一斗九月二日者佳人

餘並不堪用又法清水一斗九月二日者佳人

童臺引鐵一斤毛木得和嘿鏡面令濕自外如前又一法甕底穿作一小孔甕下掘地作一小溝内常使有水流不得露風日如是百日即成有嵐多前若急須之五十日亦得余

謂此於山間則可爲之又云明日欲埋甕今夜須宿齋淨心當埋之時勿令婦人小兒鷄犬疾病人見之又以成滿除日爲之復得福德建王盛潔等地埋之最佳

開性閉情方第三

論曰余以至道幽玄求之者寡縱有好生君子而鮮能終卒者莫不由染習尚存情慾仍在致使南宮朱火錬質靡期北府黑鍋刊名何日窮斯等事披覽經方自製閑性閉情絶諸淫思頻經試用心若死灰則於入道之賢神安志定攝生之士髓實命延因是衆疾自療群妖斂迹恒餌不絶仙路可昇故爲之方○

嵐丹三十二分　萱草根二十四分日乾

女貞實二十四分　龍葵子二十四分切日乾

青木香二十四分　苦參十八分切日乾

白瓜子十分去皮　乾蒲桃三十八分擣碎

杜若根十二分去皮　蓮子三十二分去皮心乾

右十二味合治如法淨室中清潔童子擣篩之諸子有脂澗者共處擣如膏令細乃和散

更擣令極細調若春月合者以櫻桃實汁和
丸非此時者以大麻子汁煎為稀麵糊以丸
之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丸日二服以酒若
蜜湯薑飲等下之忌五辛血味陳臭之物

其二

胤丹十二分 蘘荷一握 乾之
款冬三分 甘草六分 炙
梔子三合 薑草根八分 切炒
韮子五合 炒令黃 薏苡人六分

右八味合治如法於淨室中令童子擣篩和
以白蜜丸如梧桐子大以棗湯服二十五丸
日再服漸加至六十丸禹忌猪肉蒜魚麵
血葵五辛陳臭物

四主保神守中安魂定魄可以去俗
長服神仙方以建壬日亥始

胤丹一百二十分 茯神八十一分
人參三十六分 赤箭十分 去心
麥門冬二十四分 牛膝三十二分

右六味以棗膏和丸梧桐子大若飲
酒服十二丸日二服加至二十四丸止四

常服滿千日則腸化為筋色如童子髮白更
黑齒落再生力敵十人經三千日行五百里
走及奔馬能役使鬼神滿七千日形體骨髓
皆易更受新者五藏朝拜青腰玉女皆來侍
衛滿萬日白日昇天上謁太上玉宸君拜為
仙公壽與天地相畢忌大醋陳臭物及遇死
喪孝家合藥時勿使小兒婦人鷄犬殘疾不
足人見之

五主留年還白堅實骨髓通神延命
長服方以六丁日為始

胤丹一百二十分 茯苓三十二分
著目實八十一分 牛膝七十二分
桂心二十四分 天門冬三十二分

右六味以棗膏和丸梧桐子大若飲
酒服十二丸日二服加至二十四丸止四
時不絕若宿有風病者加防風三十二分有
氣者加橘皮二十八分胸腹滿脹者加枳殼
二十四分去皮膚枯乾者加栢子人三十二
分無心力加遠志二十四分去心夢泄精者
加白龍骨二十四分若精澁者加桑寄生二

十四分有冷者加乾薑二十八分有熱者加乾地黃二十八分生作之服經一月皮膚內風風並盡滿百日筋脉中風並盡滿一年體中腑中風並盡滿二年髓中風並盡滿三千日形體皆易瘡瘢總滅

乾地黃二十八分　白朮　聰慧　六丁　沙山川妖邪惡鬼不敢近之諸山林神皆來謁見深宜秘之忌如前法

六主鎮精神補髓肉堅如鐵氣力壯

一勇一人當百長服方以五日爲始

胤丹一百二十分　乾地黃八十一分

兎絲子七十二分蒸茯苓二十四分搗黃

徐長卿三十二分　巴戟天七十二分去心

六味宴和丸如梧桐子大若飲酒酒服二十丸日再服日加二丸至三十二丸爲恒

四丸日再服日加二丸至三十二丸爲恒百日雄氣大至語聲豪亮行步如風經得年萬病消除筋髓充實力敵百人惟房之慎之

七主開心益智

胤粉一百二十分　菖蒲八十一分

遠志三十二分　人參四十九分

龜甲二十四分炙　署預二十四分

○

龍骨一十二分

右七味宴和丸如梧桐子大酒服二十四丸日三服別加二丸滿三十二丸爲恒服得百日心神開悟二百日耳目聰明三百日問一知十滿三年夜視有光日誦萬言一覽無忘長生久視狀若神明忌羊血鯽魚雞物

八主無草藥和丹服者單餌防萬病

方以甲子日爲始

胤丹三百六十分

右件以棗膏倍之和爲丸研令相入丸和麻

子大一服七丸酒服或井花水皆任意服且
朝日晩兩時服之漸加至二十丸爲恒服經
百日腰腎實三百日五臟皆實滿千日骨髓
堅强夕御百女終無所勘若生男女聰慧如
神顏色光華若童子滿三千日行三百里
力舉千斤身重三百六十斤樹徑尺者拗拉
折之能萬日必證神仙雖然要不如和上品
藥三五種味服之佳其驗速耳

九延命澄神論

論曰凡上品藥養命安神將服之人須持上
法若能真心奉道苦節求仙如是修行神仙
可冀若不求仙出俗取樂人間自服之後一
年斷慾要令藥力成就骨髓堅充因此百病
消除真氣來入身神既具藏腑端嚴妻裏清
澄魂魄雄盛內與道合外以辟邪所有功能
一如經說若未能頓絶淫世華百日以來
微用宣演此之意況以理可知如不能慎徒
服無益斯可謂楊湯止沸不如離薪也故說
云鷄鶩養委績不供口此之謂也至於坐卧
居處極須清淨衣物衆具並宜香潔鞋履離

物不用借人則雜氣相亂正氣不居則魂魄
散越多諸夢想則神識不澄神識不澄則志
誠不定志誠不定則情懷燥擾情懷燥擾則
有始無終有始無終則於服餌養生有能終
卒者鮮矣若居處清淨衣香廚潔藥物精新
懷形一定服餌不輟志存長年不雜交遊唯
知內視依方禁戒受氣實精如是十年則諸
仙畢至青腰丞翼咸侍衛之六甲直符任其
馳使十二守士應巷俱臻綵八使天官隨懷即
感若能階此已證神仙何拘於長者爲其營
辛血屬仙家大忌乃至山藏之處亦勿履之
若正療病暫時所不論耳三品服餌丸散任
情隨時取宜亦無恒唯消息節度觸類引之

上品養生道盡於此也

中品和形養性篇第二

十主頭面諸疾可以和形長服留顏
還白方以立春日爲始
胤丹三十六分　槐子十九分
夜千十二分　牛膝二十四分
防風十二分

右五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二
服別加二丸以三十九爲恒服得百日緑身
頭面所有諸疾悉皆除愈服得周年白髮總
變色如童子身輕目明能滿千日見諸鬼神
夜視有光忌諸肉陳臭物

十一主心腹諸疾可以和形長服駐

年還白方以主秋日爲始

胤丹三十六分　蛇牀十二分
人參十一分　白朮十二分
茯苓二十分

右五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二
服別加二丸至三十九爲恒服得百日緑身
心腹所有諸疾悉皆除愈服得周年白髮更
黑顏如十五女子日可四五頓食定心神能
滿千日役使山精忌桃李大醋陳臭等物

十二主四肢諸疾可以和形長服反

顏還白方以夏至日爲始

胤丹三十二分　山茱萸十八分
牛膝十二分　石龍芮十二分
杜仲十二分

右五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二
服別加二丸至三十九爲恒服得一年腰脚輕
四肢所有諸疾皆悉除愈服得一年白髮總
利陽道不衰白髮更黑耳目聰明能滿千日
尸蟲亜死四大舒緩調和關節去諸頭痛多
生男女忌豬肉惡魚肉陳臭物

十三主曾諸疾可以和形長服更還

白方以主秋日爲始

胤丹三十六分　蛇牀十二分
白朮六分　白芷六分
防風十二分　細辛六分

右六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再
服別加二丸至三十九爲常服得百日緑身
明目氣香潔肉色肥澤眼目頭面輕利風邪
亜除九竅通爽五藏安和去諸煩滿忌生菜
陳臭菜等物

十四主人福薄少媚令人愛念好容

色延年方以主春日爲始

胤丹七十二分　麥門冬三十二分

萬歲二十四分　牛膝二十四分
蕎實二十四分　獨搖草二十四分
右六味褰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二
服服加二九至三十二丸爲帋服得百日皮
膚光悅二百日面如十五六童子三百日媚
好具足見者皆愛神彩縱逸不可名之有所
好來莫不依允忌五辛魚肉陳臭生菜等物
十五主利關節四肢九竅通百脉令
人能食輕身長生方以此爲始
胤丹八十四分　天門冬四十二分
苦參二十四分　白朮二十四分
青木香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桂心二十四分　甘草十二分
茯苓二十四分　牛膝二十四分
右十味褰丸如梧桐子大一服十五丸日再
服服加二九至二十四九止欲得陰大而堅
小便清利者加澤瀉二十一分多風者加防
風三十分多頭風加芎藭二十四分山茱萸
二十四分舉預二十分若內傷絶者加鹿角

服二十八分多續斷二十分熱者加乾地黃
二十四分忌桃李蒜菜陳臭鯉魚醋等物
十六主安神强記方
胤丹八十一分　防風三十四分
遠志二十四分　天門冬二十一分
菖蒲二十四分　人參二十四分
茯苓二十四分　通草十二分
右八味褰丸如梧桐子大服二十九日再服
加二九至二十八九止服得三百日舊日之
事皆總記之六百日平生習學者悉記憶然
九百日誦萬言終身不忘志氣虛豁聲音柔
和所有熱風皆悉除愈身神具臟安服九
年耽慧若神頗色充美終身不惱及獲神仙
忌羊肉鯽魚大醋陳臭五辛等物
十七主心虛恐怖驚忪不定方
定目參丸之
胤丹八十一分　茯苓四十九分
卷栢三十一分　龍齒十二分研
人參十二分
右五味褰丸如梧桐子大一服十二九日再

服日加二丸至二十四丸止服得百日惡梢拯
即定服二百日迅雷不驚臨危不懼神安志
効定延命無窮肌肉充華顏如童子終身不絶
驗若神忌大醋豬肉陳臭等物

十八主辟邪鬼魅山精魍魎等方以
（十八）
五月五日臘日合之

胤丹四十九分　蘇合香三十分
青木香二十四分　安息香二十四分
麝香十二分　生犀角二十四分
羚羊角十二分　白木香二十四分

右八味以棗膏丸如小豆大一服七丸日再
○
夕各一度薰香即差若山行野宿燒之則
群妖斂迹不能近若欲召真神燒之則仙官
至王女衛形若能火服滿百日衆汗皆香
日所卧床枕吐氣言語香氣遠聞非說可
論曰凡中品藥性爲宗至於服餌皆須導引
相助能兼上法尤益其性房帷之間月惟一

魚肉生菜桃李及陳臭等物

十九主荒年絶穀不飢去俗方以成
（十九）
臘日爲始

胤丹一百二十分　白朮三十六分
天花菩三十分　天門冬九十一分去心
真蘇合二十四分　茯苓三十九分
（十七）
松栢十二分　錬蠟四十九分

右十二味爲散好錬蘇三斤入鼎爲丸如彈
○
子大日服五丸久久不飢渴飲冷水及醇酒
爲佳身輕目明力作不勌可以入山往險亦
無所殆火火服者神仙也其辟邪魅妻蟲地
魅皆不敢近亦甚省睡至夢相見如晨事識
與神通久久語知幽冥間事當容之忌血味
生菜鯉魚大飯陳臭若絶穀者則都不食餘
物

二十養性宜食論

洩年五十已上四十日一交此於藥餌過無
妨損但爲藥力未成骨髓須實所以制之是
三年一發可御百女然鐵有鑒形之明鬼神
懼飾其鉾精魅媿彰其實所以妖邪魎魅終
身免之然三年始服一劑劑即百斤計有千
餘日也此非藥力將成精靈自衛其功効一
如方述四時消息臨時制宜所論服日皆依
下注當服之時須食牛羊麞鹿雉兔鷄鴨魚
酒麪之屬以助藥勢大說如是自外依常中
間亦有禀受盛衰不同强弱不等或一年藥
力乃盛或數年始効此並受性不同氣候有
異未可怪也此謂單服如兼單藥則一依其
方所陳功効漸後若修行上道不顧妻孥可
行上品閉情真法此則强身益智永絶驕淫
朱室紫房何能遠矣予自服胤丹來向欲周
歲中間覆驗非筆能申惟恨過之失期晩也
今故具述廣宣流布有道君子知我志焉

下品療疾麋鹿脚篇第三

二十一主心風虛弱健忘心家諸病

方以上戊巳日合

胤丹三十二分　茯苓二十四分
遠志十二分　人參十二分
右四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十二丸日再
服加二丸至二十四丸止服盡更合病差仍
停忌大醋陳臭等物

二十二主脾風虛不能食脾家諸病

方以庚子日合

胤丹三十六分　白朮二十四分
甘草十二分　菖蒲十三分去皮
右四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十五丸日再
服加至二十丸爲佰忌桃李蒜菜生冷難消
之物

二十三主肺風虛羸嗽或氣上肺家
諸疾方以壬午日合

胤丹三十六分　天門冬二十四分
五味子十四分　紫蘇子五合
右四味蜜丸如梧桐子大一服十五丸日再
服漸加至二十一丸爲佰忌鯉魚生冕大酢
醎等物

二十四主腎風虛腰痛腎家諸疾方

以定日各之

嵐丹三十六分　杜仲二十四分
牛膝二十四分　鹿角膠十八分炙
右四味窄九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日再服漸加至三十九爲恒忌生菜生魚

二十五主肝風虛目暗肝家諸病方
以雨子日各之

嵐丹三十六分　車前子二十四分
梔子十八分　決明子十八分
右四味窄九一服十九漸加至三十九爲恒忌五辛熱毒物

二十六主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痺乏氣少力弱虛方以四時宜爲

嵐丹八十一分　肉蓯蓉三十九分
白膠二十四分炙　防風二十四分
地床仁十二分　兎絲子十八分
署預十二分　枝本十二分
五味子十八分　杜仲十八分
桂心十二分　牛膝二十四分
右十二味窄九一服二十五九日再服漸加至三十九爲恒忌大醋生菜陳臭等物

二十七主房帷間衰弱方

嵐丹八十一分　巳戟天皮二十四分
肉蓯蓉三十四分　地床仁二十四分
兎絲子二十四分　鹿角膠十八分炙
右四味窄九如梧桐子大一服二十九用鷄子和亦二十丸忌如前法

二十八主宿食不消心腹冷痛服滿得漸加至三十九忌如前法

虛鳴不能食方

嵐丹十八分　車前子二十四分
乾薑二十分　白朮十二分　當歸十二分
右八味窄九一服二十九日再服漸加至三十九爲恒忌同前法

二十九主心腹積癥瘦腹大方

嵐丹十二分　黨甲十分炙
蟬甲十分炙　牛膝十分
大黃十分　附子八分炮
防葵八分　桑耳十分全色者
右八味窄九一服十九日二服火疾根者即

差忌如前法

三十圭五尸九注骨蒸傳屍復理減
門方

胤丹二十四分　獺肝二具炙
安息香十分　蘇合香十分
鬼督郵十一分　白朮十分
青木香八分

右七味九散任意每服七九日再服微即服一錢七忌如前法

三十一圭痂癰疽手足孿躄鼻柱○斷壞者方

胤丹一百二十八分　天門冬八十分
地膚三十六分　茯苓三十六分
黃連三十四分　苦參八十一分
黃蘗十八分　白朮二十八分
蒼耳子二十分　乾地黃二十四分
枳子仁十四分　枳殼二十分
犀角十二分

右十二味搗篩飲服方寸匕日再漸加至三七爲度忘如前法

三十二圭消渴中晝夜飲水乃至一石不能食方

胤丹四十分　苦參三十二分
知母二十八分　栝蔞三十二分
黃連三十八分　麥門冬二十四分○
青木香八分　白朮十分

右六味生地黃汁及竹瀝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九日再服微即服加至四十九忌如前法

三十三圭痢下黃赤水若鮮血無時○度方

胤丹十二分　茯苓十八分
黃連二十四分　黃芩二十四分
黃蘗十八分　龍骨十二分
犀角十二分

右七味篩飲服方寸匕日再漸加至三七爲度忘如前法

三十四圭冷痢下膿血下部疼痛小腹滿方

胤丹十二分　乾薑二十四分

吳茱萸二十四分黃連二十分
厚朴二十分炙　茴蒜二十分去皮
白朮十二分　赤石脂十八分
右八味下篩飲服方寸匕日再服漸加至二匕疾愈當止忌如前法

三十五圭小兒驚癇壯熱發作有時

方

胤丹二十八分　龍齒十二分
半黃十三分　茯苓六分
人參八分　蜥蜴膽八分
麥門冬八分　甘草六分炙

右八味下篩以牛乳和五錢匕服之日再盡一劑但驚癇除差亦終身不染時氣永定心力開聰明强記不忘亦不患溫氣無辜等疾忌如前法

三十六圭目閒服中三十六疾方以

胤丹八十一分　通草三十二分
車前子七十二分　決明子三十二分
枳子二十二分

右五味擣末以麥門冬汁煎溲爲丸每食後服二十丸日再服盡更合能滿千日夜視有光火火能跳赴深谷身輕目明心神清朗忌五辛酒肉陳臭等物

三十七圭耳聾耳中三十六疾方以

胤丹八十一分　磁石三十八分
葛蒲十八分　通草十八分
玄參十八分

右五味以葱涕溲爲丸一服二十八丸日再服滿千日則聞百步中人語聲事周萬日則神與物通有所警誡皆聞語忌如前法

三十八圭鼻塞鼻中三十六疾方以

胤丹八十一分　通草三十二分
細辛二十八分　乾薑三十八分
滿黃十二分

右五味以生地黃汁煎溲爲丸一服二十八丸日再服滿千日聞百步內香周萬日人聞藥物則知善惡

方

胤丹八十一分　黄連七十二分
升麻三十二分　檀桓二十八分
天門冬二十八分 去心

右五味以砂糖和丸一服二十八丸日再服 二十日
滿千日厚唇如朱丹面色赤白肌肉潤悦滑脉
異常與人談論見者歡喜功能不可具言忌
如前法

○

四十主身體麁皮膚甲錯多諸瘢疥 千秋
身中三十六疾方

胤丹八十一分　千秋七十二分
胤丹四十分　人參三十分

桃仁四十分
海藻二十四分 去毛者洗之
狸陰一具去毛炙○

右五味擣丸如梧桐子大酒服二十丸日再
服訖任意忌豬鷄魚蒜 四十三主少小脫肛或因虚冷者主

之方

胤丹三十分
肉蓯蓉十分

右四味擣丸如梧桐子大酒服二十丸再服
無忌又兼胤丹傳肛上三五度差

卷柏十二分
兎絲子十分

胤丹八十二分
茯苓三十二分
赤石脂二十八分 去心

右五味以麥門冬汁煎和爲丸一服三十二
丸日再服滿百日所患皆愈周千日則問一
知十聞雷聲亦不驚悚神安志定萬日備通
鬲目之事見則自悟若多以菖蒲代高良薑
可以常服

四十二主陰瘡痲瘋瘟氣等方

蒺藜子十二分

狸陰一具去毛炙○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忘行丸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鬼箭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人參十分　兎絲子六分　牛膝六分　署預六分　柱心四分　蛇床子四分

右十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石斛六分　苟杞子六分　茯苓六分　遠志六分　肉蓯蓉六分

右十二味依常法服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二十八分　人參十分　兎絲子六分　牛膝六分　柱心四分　署預六分　蛇床子四分

右十六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嵐丹

治男子婦人痔瘻脫肛腸風下血及五痔諸瘻

嵐丹三十分　覆盆子十二分　牛膝二十分　當歸十二分　兎絲子十二分　五味子十二分　乾地黄二十分　桂心十二分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漸加至二十丸忌猪肉冷水生葱蕪荑菜

丸爲恒

古鐵胤粉方

夫金玉之藥停置積久終無自壞以其自然生因其自生故名爲胤凡斷割萬病非胤不克理藥化金鐵不成勁利堅健既剛既快或光輝燭地或銷鎔變化邪精懼其鎰形鬼神畏其剛利夫人但貴玉石藥不知鐵胤強筋骨益氣力使心健人勇身體輕利療五勞七傷補腰脚不足尤療虛損反白變黑延年益壽補精填髓起陰發陽增長業命無三五婦

則不可輒服功効極多難可具記其法取精○剛蒸鐵打作片如笏形兩面磨礪使淨作三四十枚以水淨拭即側著甕中放賣上蓋頭泥之置陰凋處百日開取盡生胤也以竹筐刮取其丹色赤黃於甕鉢中玉碓研篩三遍以酒浸三日少渾即轉瀉別器中輕細飛過者醞酒取淀著下者棄之其隨酒者又澄一日更傾者酒取下胤淀日曝乾棗肉爲丸如梧桐子大初服十五丸日再服漸加至三十丸用所澄酒服益佳百無所忌

後代名醫造鐵胤粉

右取蒸胤鐵一百斤任意大小打作葉厚三分許兩面刮削平淨如鏡長短方圓任意作訖取白鹽一合磁石毛一兩磁石亦得水一合半和鹽攪令消內磁石末更若多亦准此爲數以此鹽水澠即側著甕中令蓋口其甕先盛醬者佳新者不堪蓋訖埋甕於北陰地下使不見日蓋甕上可一尺許每日以鹽水澠之一如前法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八

符圖

五嶽真形圖序

東方朔

五嶽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舊筆蜂芒存身長火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嶽真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黃帝耳

○五嶽真形圖之後又命拜青城丈人署廬山爲使者東嶽太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諸得佩五嶽真形入經山林及太山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群官來迎子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所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從群官來迎子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道士入其

破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太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遂猶豫登符釜山而已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有常處察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圖之後又命拜青城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黃帝耳

東嶽太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諸得佩五嶽真形入經山林及太山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群官來迎子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所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從群官來迎子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道士入其

中嶽所部名靈皆來迎拜中嶽君服黃素之
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
龍從群官而來迎于中嶽五土之主子善敬
之太上常用三天真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道士
入其所部之山川神並來迎華山君服白素
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
白龍而來迎于
北嶽恒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道士入其
所部之山川神皆來迎北嶽君服玄流之袍
戴太真實靈之冠佩長津悟真之印乘黑龍
而來迎于
青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嶽之
上司以總群官也丈人領仙官萬人道士入
山者見丈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
庭之印乘科車從衆靈而來迎于廬山使者
黃帝所命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位蓋五嶽
之監司道士入其山者使者服朱緋之袍戴
平華之冠佩三天真形之印而來迎于亦乘
科車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嶽之副主也領
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極黎民閱校衆仙
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道
士入其境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啓明之冠佩
道君之玉策而來迎于或乘科車或駕龍虎
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衡嶽儲貳時參政事
今職似輔佐者也道士入其山者潛山君服
紫光繡衣戴參靈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
之車而來迎于
諸佐命山君並輔卿嶽君預於位政道士入
其山佐命服朱袍戴仙華之冠佩太上真形
之章而來迎于所乘無常東方朔言古書五
嶽真形眉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群
方飛天之書法始於烏跡之先代也自不得
仙人譯注顯出終不可知也凡道士欲佩圖
進取山象及書古文卷畢以此題外面

五嶽真形神仙圖記

神仙圖曰一切感到妙應備周或天或人或
山或水或飛或沉或文或質皆是真精之信
有守總號爲符符驗證感皆由善功功無妄

應其路莫因悟立功其符必現現而未得
兼者由功行未充方應修戒積精存神常想
真形受符佩服妙氣入身智慧通達士通
人懃容邊崇消災厥惡精則有徵徵則神降
所願必從諸是以三五傳用至今但後人善少
得之偏頗或時遇值旨訣不明明之者希希
故爲貴貴不可妄得得不可妄行臣擇君而
奏君卜臣而傳傳奏非人兩受災官下未達
者上行之宜奏未通者下修之宜潛密則各
保元吉詣和則俱享利貞君臣父子男女師
○
朋更相聽號喻疑則勿行了然無惑正信同心○
上下和睦必通神明玉帛鍾鼓禮樂外形三
牲百味嗜慾之事日損之教止殺之科明者
驚悟不復曲言令錄古迹記時不因風移俗
易三牲可伴觀妙之徒勿拘文以翳理緣本
取悟必守源以究流源一生二二爲父母不
可忘常當存念

老君中經曰東王父者清陽之氣也萬神之
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人亦
有之在頭頂精氣爲日在左目中名伏戲字
倭昌西王母者太陰之氣也姓自然字君思
下治崑崙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
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
右目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倭玉人須得王父
母兩目中讀之乃能行步視瞻聰明別知好
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精明相得
萬世常存人之兩乳萬神精氣陰陽之湊液
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母之宅上治
目中遊戲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此陰陽
之氣人欲長生神仙務和陰陽之氣中有
○
神神驗有符符次於神神爲符本本是誰乎○
太一父母也太一祖宗源本之主父爲東帝
母爲西君應感赴救隨念而來來無所從而
來去無所至而去衆生大感都應有方寓崑
崙益立官殿大會集乎大嶽位居五嶽之端
符信之始始於此方元氣周迴北斗分下天
地交泰父母轉居人能得者混合玄黃驅使
六甲正定五行常以歲暮三元之朝諸王之
辰拜訊父母練符建德上乘玄元制化一切
賞罰分明始氣蕩滌正之以符常起王初受

符施行應當拜者皆迴向日最五嶽真形神
仙圖記並出太玄真人漢初有司馬季主師
事太玄仙女王女仙女號西靈子郝居季羽
石室大有官中有諸妙法玉訣備具諸受五
嶽以奏孝文帝帝不能勤行又教賈誼誼未
練習粗誦本源文帝受書坐於宣室未央殿
前王室也相還歌稱祚曰書因問鬼神事誼
具道之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
不及也雖有此言猶斥遠誼誼既失志法遂
不行後孝武好道少君為之王女感降圖文
○宣明不能專修徼復散逸季主同學道士季
守及西門君惠圖識兼精知劉季當為天子
光武中興詣上此科帝務未遑信用踈略建
武七年此年日蝕積為災陰陽變係四方
多豐風橫及至八年上自西征額川盜
賊河東擾亂遣京師躁動求福神明方士道術
頗被信用乃徵道士郭憲代張堪為光祿勳
從駕南郊委以祭事遍歷五嶽行戒立功後
不能從善法又絕至桓帝時仲甫賣箅遊刀
城市上以供酒脯為百姓祈福外人爵禮即
皆設之遂近歌恩昏朝所忌李公嘉遁左生
徵行葛孝先為孫權修之多諸効驗李方回
為晉武修之亦有休徵世塵難蕩善始少終
元帝過江鮑太玄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
廣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
傳滕叔叔傳樂玄真條流梢廣約在至誠修
行准寀也

王女授漢武帝真形圖

西王女既降漢宮武帝見王女巾器中有一
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也
○不審其目可得贍聆否王女出以示之曰此○
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來今當
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
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
神勤志也帝叩頭請求不已王女曰上皇清
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海河之
長短察丘山之高卑名立天柱安於地理植
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
以館真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棲大帝乎扶
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治滄海

島養九老之雲祖瀛玄夾長元流生風麟翳
窠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
碧黑俱波波則震蕩群精諸仙玉女聚乎滄
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
河嶽之盤曲陵廻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
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盡形祕
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
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
波雖不正然數語山澤扣求之志不忘於道
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愼如事君父泄
○失凡人必致禍考也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
瓊笈妙韞發蒙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
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
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
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
丁通真逐靈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
策精之書左一混洞東蒙之文右庚素胎攝
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
斑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
金光藏影化形子午卯酉八棄十決六靈威

儀丑辰未戌地直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
順行寅巳申亥載九紫度亥光內現中方凡關此
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萬精驅
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通知其一未
見其他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
真今日聞道是生命通會聖母今當賜與真
形修以度世夫人方今告徹應須六甲六丁
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告
誨磷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火
之草幸甘雨之漉不敢多陳帝落隕不已王
○母又告夫人曰適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
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處科禁將以與之然
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精潔至
誠速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
夫人當愛之矣吾當億與夫人共登玄隴羽
野及曜真之山視童子王子就吾所請太上
隱書吾以三九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
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難違來
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來
朱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久而已七十歲矣

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畢當匝而成之何緣令主人稽首謝其乙流血邪夫人曰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又宜宣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毋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子妄說則泄說而不傳是爲術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五嶽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實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下授於劉徹也直以徹救救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傳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氣淫暴眼時不紅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乎懃而行之適可庶於不死乎

明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應之耶夫人曰謹受命矣但環掌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文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衰於昭生之符矣環以來并賢大女郎抱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大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受於人彼男官也今正勅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隱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本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今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術泄天道矣願不罪焉阿姑真形之貴賤於懃志亦以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姆笑曰亦可超乎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但到浮虛山勅青真小童出若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史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囊以出六甲之文曰第子柯昌言向奉使絳河

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群龍猛獸事畢過門授
教承阿母相邀語劉徽家不意天尊三尊下
降於濁晃不審起居此來何如侍女紀離容
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徽封一通付信旦徽雖
至云尊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
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
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鬼哭於
兼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而族有功妄兵勞
而縱白骨奢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
上怨已見於天氣詈言玄聞必不得度世也
○
值尊見勑不敢有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
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神
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克已反善奉敬
眞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千徽念
道累年齋亦勤矣累椅名山願求度脫校計
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誠奉上
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害使萬兆勞殘
怨魂窮鬼破搥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貪之辭
耳未徹仰天向帝而呪曰

九天洁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
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神役神
形辱安精年榮授徽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
神天光榮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
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壽徽得在四十之
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
示其福禍敢告劉徽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
中黃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
姓　名陵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仙宮以
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同萬
○
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游於浮廣推此始運
館於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君留從所願不
存所授命必傾論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願
用節文以示衆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
夫五帝者五方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靈
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
臺子其寶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
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
函緘以蘭簡之帛約之以紫羅之索印之以
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如無其人

八十年可頻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
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
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傳非其人謂之泄天
道得人不傳是爲蔽天實非限妄傳是謂輕
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
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
路受土形而骸裂蔽者言龍耳於來世命雕枉
而卒殁輕則禍終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
則暴終而墮惡生棄疾於後世皆道之刑禁
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
形圖帝拜受之

五嶽真形圖法并序

弟子葛洪曰夫至道无形機妙難論神仙之
事誠非小醜所宜緣尋然世人不覩其門皆
謂之无既見真驗復皆以語人是以清濁華
體香臭絶倫若道士得秘聖之書皆當吐於
一人口者則靈真之文將墜於獨見何緣得
存流於百代乎洪謂傳授當必得其人豈可
都敝邪自江東都无有此書若鄭君復秘而
不出則斯文永翳也昔曾以此白鄭君曰道
書人皆有之始三皇天文大字及靈書至妙
修勤求慕時忽聞見五嶽真形在目録之首
吳越之人无有得傳將斯文之不出文貴而
不授乎不審先生有此書與不儻令魚目之
珠映於九陽之光淆丘禿石夔眄南和之肆
若遂仰瞻天真則洪心堅念深鄭君曰此書
吾似有之傳授禁重不可妄泄傳非其人罪
及必至凡道士輩雖心希清正而行多不備
不備則有慮禍詣急令致禍之書而爲刀鋸
爭是以先流得之者又不敢輕以授人便自
都絶正如此耳卿極有心必能通玄暢時是
故相告且勿宣之吾先此書受於青牛先生
自吾受圖以來未傳一人依仙科當付一人
乃得絶身棄迹耳世上波波不可復俾行當
以此文與卿復復是一年許七月閑夜見呼
告曰吾方當去可具素寫圖洪乃齋戒祭受
本施用節度皆出於鄭君也鄭君説青牛先
生仙人封君達本隴西人也初服黄連五十
餘年入鳥鼠山中服鍊水銀百餘年還鄉里
年如三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行聞

有疾殆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之或爲下針應手皆愈世多得其驗劾
都不以姓字語人人通識乘青牛爲名耳人
問復二百餘年入玄丘山中不知所在青牛
先生言人家有五嶽眞形一袟各遣五神來
衛護圖書所居山川近者山澤神又常遣侍
官防身凶逆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辟除五
兵五瘟可帶履鋒刃又司人之玄穢古人之
不正不正者禍身玄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
慎(○)人有帶此文及執持以履山林者其山地
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尊貴圖信鬼神猶執罕
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隋哉鄭君言在家
多用大牢或少牢飯粢之物殆崇厚者也其
去尸安神若家富財豐而竭蓋參其欲置牒
傳授祭用粢花脯五斤酒二斗凡祭非唯得
與同志人若大祭饌多得分一家飲食之耳
食脂者除災辟禍複諸惡氣祭五嶽文以好
紙朱書之
請五嶽儲佐等君郡縣鄉里某干年
年月歲在某日子男生州郡縣鄉里某干年
若干歲謹修道明科告齋請五嶽君霍潛儲
君青城丈人廬山使者諸佐命八山神君
中或密室中西向勿令人見祭用白米粢脯
謝災屬以月建齋三日又須夜半之時出庭
語或汙濁神炁產乳童穢是故齋祭靈圖爲
雜有婦女鷄犬塵穢生於郡界墮慢出自言
無邪又非酒多所出唯當恭而已矣家居混
林獨處可虧祭也所以然者山林幽寂棲心
來請合凶禍遠遂求欲得願長生延年若山
一歲報一祭圖令人居家富昌宦身升隆行
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隋哉鄭君言在家
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尊貴圖信鬼神猶執罕
於神明益善也亦如祠山川移厚耳古人祭○
多用大牢或少牢飯粢之物殆崇厚者也其
去尸安神若家富財豐而竭蓋參其欲置牒
傳授祭用粢花脯五斤酒二斗凡祭非唯得
與同志人若大祭饌多得分一家飲食之耳
食脂者除災辟禍複諸惡氣祭五嶽文以好
紙朱書之
請五嶽儲佐等君郡縣鄉里某干年
年月歲在某日子男生州郡縣鄉里某干年
若干歲謹修道明科告齋請五嶽君霍潛儲
君青城丈人廬山使者諸佐命八山神君

二十五斤清酒一斛以十杯酒著一按上无
按新布巾上亦可燔兩爐香大例祭餘酒以
別置盛座左隨杯數真粢花脯餘脯著柈盛座
右取可食菜覆祭上令花脯在菜下有果尤
良安施既畢主人立而不拜因以朱書章紙
著按上圖著按後席上若別有所道當令聲
載出口祭食須訖也祭畢即於祭所室中燒
幸文煙盡取灰以雜水湯中令舉家各取少
多噴漂面目手足令人目明无患辟兵却鬼
去尸安神若家富財豐而竭蓋參其欲置脾
傳授祭用粢花脯五斤酒二斗凡祭非唯得
與同志人若大祭饌多得分一家飲食之耳
食脂者除災辟禍複諸惡氣祭五嶽文以好
紙朱書之
請五嶽儲佐等君郡縣鄉里某干年
年月歲在某日子男生州郡縣鄉里某干年
若干歲謹修道明科告齋請五嶽君霍潛儲
君青城丈人廬山使者諸佐命八山神君

東嶽泰山君　羅萍括蒼佐命
南嶽衡山君　黃帝所命霍山潛山儲君
中嶽嵩高山君　少室武當佐命
西嶽華山君　地肺女几佐命
北嶽恒山君　河逢抱犢佐命

太嶽衆官君千山百川諸墟陵真仙地主源
澤丘阜大神有泰清三天玄錄飛精羅下主
者皆登遊降於某郡縣鄉里村中齋處某
昔以某年月日受先師真像如干早按九都
千明之科九天○
二十五神千山百源皆遣侍官營衛圖書防○
捍某身某身生長濁世動多違離才非通真
識淺術薄未得遠避風塵游適林岫抱持靈
圖汙染穢氣文禁深重懼以抵觸謹告虔齋
祠誠照至心當令某長生久視所向无前出
官藏匿金石爲開精光神炁常在身中願欲
如意昌盛隆豐謀議者反死毀謗者反傷令
此二十五神千靈侍官長守某身擁護靈文
日月代序當復以開某居在郡縣鄉里中因
九光使者威明大夫謹請祭文如此細書如

道家章狀其所書山神郡縣鄉村上叙年月
姓字當如常法自從後應所道斟酌出入隨
意耳此是歲祭儀若祭酒祭者兼建道家之
治位鄭君云神饗下是太上道君致神符仙
人祕魯女生所出以付封先生者
昔黃帝遊覩六合後造神靈見東中西北四
嶽並有佐命之山唯衡山峙立無輔乃與昌
宇力牧方明等章詞三天太上使霍山潛山
爲南嶽儲君拜青城山爲丈人署廬山爲使
者令總衡嶽以鼎鎮巢德真而爲主備君者
衡山之副君也吳越人或謂霍山爲嶽其實○
非正也

授圖祭文

某以胎生肉人白骨子孫軌酒羣惡流濁世
移運遇有幸得奉大化濛濛蕩穢俗許以更始
修心慎連希企靈真風夜馳競不敢寧捨昔
以某年月日歲在某處受先師甲乙真形按
九都干明之科許得傳授謹按道法當付良
家各有同志道士某郡縣鄉里男生某干年
如干歲小心勤翼必能宣啓靈化敷正神炁

即以今年月誓書授其真圖委繕告盟禁以
不泄天親同心常相愛護不得棄元榮末要
榮希利其五八大約禍福所期重已審人住
之處爲謹齋祭以符雅即一列上
受圖祭文
某胎生肉人枯骨子孫生長濁世染亂罪考
宿行積殃福高丘陵天啓其衷得聞聖化心
開改跡好生樂道仰慕靈感思求真應庶蒙
清潘以延性命常捨穢率善願爲種民鎖求
○遐年當須天啓登山履川亦賴靈助往心道
門不敢携貳並仰貢方物自輔信誠以今即
日受五嶽真形藏戢一已與之終始五八有
期永无中泄傳授相親愛護同忝蹈齊榮辱
天科所祐不敢慢情抵犯禁網遵受法訣付
之于心謹清齋告祭以爲其始唯即一列上
三天章奏太上除某三尸登書生錄刻題玉
札緘之絳府五方靈嶽各遣五神千百山川
時差侍官營守圖永防護某身使長生永存
壽延億千
晉紱靚施用法

靚按黄帝九篇玉匱內真玄文此書是三天
太上撰次所出曾聞之於先達也言西王母
紫蘭宮室通書此矣在諸宮墉玉女仙人服
衣皆以此形書之昔遭中黄太一以此圖下
授名山隱逸有仙錄者結約五八之年而傳
也自无運命之通莫見其篇目矣如魯女生
山中受之皆此也仙人玄道士佩此類文入
山林川澤所經諸靈神皆出郊境奉迎焉然
五嶽各有所部東方之山則屬東嶽其西嶽
南嶽北嶽亦同唯平地江河淮水及中央之
○山陵皆統之中嶽之部也諸入山抹八石石
象石腦流丹珠飛節黄子石髓柱英芝草諸
神藥自无五嶽佩之此仙物終不可得也欲
佩之法以青爲繒或用白爲繒或盛以紫囊
或帶之頭上或帶之心前或肘後山无大小
皆有靈神神來見形自稱某山某甲來迎拜
也是太上真人以爲竹使策文五嶽衛此圖
書如今世人二監司之章飾狀所以丘山之
神而來拜謁也受付之法限之四十年一傳
歃血委誓而約人有此文在家者五嶽君各

遣五神來奉衛國文所居山川源澤諸靈各
遣侍人營護子耳他人憎嫉謀議口舌凶逆
賊害及官繫子者五嶽所衛二十五神及山
川侍官即白所居之部嶽君嶽君即使鬼物
反害彼人自中也奉之者不可不淨身清神
若行邪亂慢不尊所受忽賤靈信輕傚宗末
者禍至滅家不可不慎入山无其真形則衆
精壞人採藥不得真形則魂炁不定三尸亂干衛士不得
不得真形則群靈蔽之爲道士
此文皆不成但就有此文以佩身乃是彌綸
○
衆神橫行天地在家則神人奉衛入山則群
靈奉迎採藥服芝草則其仙營護結疫涉害
則妖災自滅爾乃處往實來真驗福福將有
道者其秘而尊焉漢元封元年西王母授孝
武皇帝

雲笈七籤卷之七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

宋朝天台道士張君房纂集

符圖

洞玄靈寶三部八景二十四住圖

大運告期赤明開光三景朗煥五劫始分元
始天尊與十方大聖至真尊神无極太上大
道君飛天神人玄和玉女无鞅之衆同坐南
浮洞陽上館柏陵舍中清淡空泊素語自然
盡音十合妙唱開真諸天權樂日月停輪星
宿默度九天仰聞河海靜波山嶽吞煙龍麟
踊躍人神懽焉是時太上无極道君稽首作○
禮上白天尊今日侍坐太漢開昏无極世界
一切見明法音遐振澤被十方過泰因緣劫
劫化生轉輪聖位住居總真方當玄御部判
六天考劫理運料度種民推算長夜檢實三
官役勞任重權成難言敢附靈風回獨披心
前與元始天王俱於長桑碧林園中聞天尊
並告大聖尊神云洞玄天文靈寶玉奧有三
部八景神二十四圖上應二十四真中部二
十四炁下鎮二十四生靈章璀璨妙絕空洞

覩之者九天書名金簡記錄生死得仙來運
當促三五傷喪萬兆短命流沒八難風刀痛
體五苦備嬰淪於長夜不覩三光无知受對
任運死生撫之生化痛感人神今大慈道行
忠澤普隆伏願天尊有以哀矜冀發玄科教
所未聞使未見者見未成者成福流一切億
劫恩而蒙訓授輒當承神鼓風因流陽波清
蕩三界肅檢鬼部正六天賊斬羣邪安國
育民使陰陽等明化既興道暢太虛矣於是
天尊仰而含笑有青黃赤三色之氣從口中
而出光明徹照十方內外无幽无隱一切曉
明金書紫字玉文丹章文綵煥爛在三炁之
中三部八景神二十四真各從千乘萬騎在
空玄之上輔衛靈文諸天日月流灑華光衆
津交灌飛香八纏萬聖稱慶一時禮真天尊
告曰今生一切憧勞難辟傾心露蘊情無遺
隱當依玄科七寶鎮靈黃金爲增授予神真
之道道尊法重四萬劫一行下世度人極則
冀降泄則禍臻今已相告明識之焉太上道
君欣喜煌煌唯北向而立又手聽命天尊登
命九光太真十方飛天侍經玉郎披九光玉
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
圖盛以白玉立空之案九色之巾雲精空結
飛文錦蓋覆經上諸天大聖无極天尊飛
天神王三天真人同時監盟燒香散花誦詠
靈章旋行宮城繞經三周一依舊典俯仰之
格自然威儀付度道君法事粗畢三景復位
衆真退席是明赤明天中是男是女莫不稽
德歸心信向皆得明悟天中是男是女莫不稽
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後聖李君出遊西河歷
觀八方值元始天王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
龍三素飛雲道士從羣仙手把華幡師子白鶴
簫歌邑邑浮空而來同會西河之上李君稽
首請問天王昔蒙訓授天書玉字二十四圖
雖得其文未究妙章雖有圖讚而無其像修
之奉誦妙理難詳今遇天尊喜慶難言願垂
成就極其道真於是天王口吐洞玄內觀玉
符以授於君使清齋千日五香薰體東向服
符子形神備見自當洞達諸疑頓了李君稽
首奉承教旨具依天儀長齋千日東向服符

三部八景神垂見口吐金書玉字二十四圖
空中而明文彩光鮮洞徹無窮羅縷自然是
時即命主圖上仙而畫圖焉金書紫字玉文
丹章於此成音自南極上元九光太真王夫
人東西二華南北真公五嶽神仙清靈真人
所受真文並是後聖所畫圖像而各係之焉
真人沐浴東井圖上部第一真氣頌
天河灌東井石景水母精圓光拂靈羅玄暉
瑩高明元始披重夜天人逐月生沐浴蘭池
上龍負景庚鉏金童灑香華玉女流五星冠
帶濯玉津練度五仙形體香萬神降乘景登
高清
神仙五嶽真形圖上部第二真氣頌
妙哉元始道五靈敷真文上開龍漢劫煥爛
三景分十部飛天書安鎮五帝神靈嶽承玄
宮鬱勃吐寶雲上有不死烏殖牙練五仙玉
芝玄中與體潔自生黃精思高靈降交遊上
帝君
通靈決精八史圖上部第三真氣頌
三景吐靈華晃朗八門開中有智慧神被服

飛天衣八史通靈氣玉符洞精微寶雲映玉
字巨歐振天威煥爛八會宮紛紛靈人飛思
精招真氣五符生光輝八景策玉輿上登入
紫微
神仙六甲通靈圖上部第四真氣頌
靈宮飛天女六真宴虛陽抱日負明月仰攝
三晨光通靈宂幽微洞觀朗十方招致自然
廚五芝六府昌變化練萬神分形改正容乘
虛步玄都高奔入空洞時降金霄人解衿三
素房攜契策飛蓋遵運昇玉京
神仙九宮紫房圖上部第五真氣頌
紫房暎高清宮室互相扶香煙繞日月飛天
翳太虛至真大聖衆蕭條詠羽書開度諸天
劫塵沙始一周九氣固靈運長保天地居精
思安能速紫宮生我軀
元始太清圖上部第六真氣頌
太清無遺際青氣鬱紫微靈風迅七寶琳樹
何婆娑紫鳳鳴長條龍麟交橫馳太上觀十
方諸天整法衣旋行繞宮城三周長夜開若
能思靈氣自得乘景飛

神仙真道混成圖上部第七真氣頌
蕩蕩元始初混沌氣未分三色無中化迎合
靄慶雲幽冥生真景煥落數靈文鬱朗長夜
府植立天地根自然妙真氣淳淳常存運
通九天界開度諸天門
神仙西昇寶籙圖上部第八真氣頌
乘運迅靈氣駕景昇西宮之造玉那國萬乘
來相從神魔稽首伏天王並歸降分金執正
法世恭道德王故施正真氣別號度一方是
時有道世稱曰福德堂
○靈寶神仙圖曰上部八真神圖以洞天元始
之氣化生自然八景上真在人身中致上元
生氣精心內思八真見形千乘萬騎運致景
雲載人上昇
玉符

第一景聰明神名覺元子字道都色白一景
玉符上元洞天炁部一景神 特並朱書

第二景髮神名玄父華字道衛色玄二景玉
符上元洞天炁部二景神

第三景皮膚神名通衆仲字道連色黃三景
玉符上元洞天炁部三景神

第四景目神名靈監生字道童五色四景玉
符上元洞天炁部四景神
○

第五景項髓神名靈謨蓋字道周色白五景
玉符上元洞天炁部五景神

第六景赫神名益曆輔宇道柱白玉色六景
玉符上元洞天炁部六景神

第七景鼻神名仲龍王宇道微青黃白三色
七景玉符上元洞天炁部七景神

○第八景舌神名始梁峙宇道岐色赤八景玉
符上元洞天炁部八景神

神仙國曰八景神真玉符上元洞天自然之
氣次部上部八景鎮在人身上元宮中服之
八年八景見形爲已通達幽微之事洞觀自
然坐在立亡降致天仙千乘萬騎雲輿羽蓋
白日昇晨

神仙通微靈化圖中部第一真氣頌
大道妙無像運氣凝高真結空自然生靈化
表三神朝引五星精中翁日中津夕食黃月
華寢卧練五仙變景隨空化儉欵立自然
神仙踊靈九天圖中部第二真氣頌
蕭蕭九天氣清澄自高玄慶雲翳重虛金闕
承紫煙中有太極宮道君羅大千青林蒲泉
梵十方並飛天南陔福德堂四座皆須宴散
華慶我願道遥無波津
神仙九變圖中部第三真氣頌
○妙化因空感專思通至靈上食九天氣導引○
五雲精三日練萬神一日九變形脫身遊九
域遊戲三界庭乘景望太素靈風翁綠軿飛
煙繞十絶黃旛召萬靈諾天降羽儀翳入
上清
神仙常存圖中部第四真氣頌
默念招幽真專靜神自歸漏盡外應清正氣
自爽微積感妙真降六府生光輝玄會空相
和萬物應福迎八景流澤雲蓋煥落迅羽儀載
我大梵外逍遥乘空飛

神仙守一養身圖中部第五真氣頌
導引九天氣庫手尅身形遏斷邪魔運璧飾
練光明鳳翔通真氣龍超制萬靈辰旦泰真
會暮身覺神生恬悅還守一靜思正氣侍神
備景自飛高昇入上清

種仙守神舍景圖中部第六真氣頌(一)

泥丸百關營中元抱一官丹田三靈府混合
生神王二開紘九天呼吸日月光五星與玄
滋流演六胃充靜思為氣歸神安形亦芳三
種仙寂嘿養精守志圖中部第七真氣頌(一)
部八景神名素靈生字道平色白洞玄○
無○終

中真二景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色白洞玄○

中元二景真符部二景神

中真三景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色赤洞玄

中元三景真符部三景神

降咽芝五神開導引光明徹萬劫體不衰
靈寶神仙圖曰中部八景神圖以元始靈寶
洞玄之氣化生自然中部八景在人身中中
元官致中元生氣精思八年八真見形千乘
萬騎運致神仙羽蓋飛行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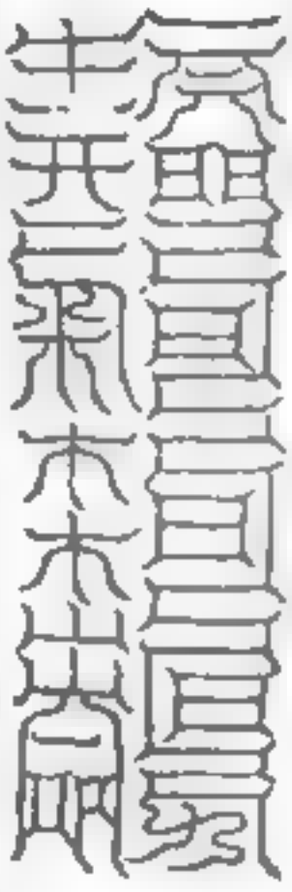
中真一景腎神名百流故字道通九色洞玄(一)

中元一景真符部一景神

中真四景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色青洞玄
中元四景真符部四景神

中真五景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色青黃
洞玄中元五景真符部五景神

中真六景左腎神名春元真字道卿五色衣。
洞玄中元六景真符部六景神



中真七景右腎神名象他元字道主白四色
洞玄中元七景真符部七景神

中真八景脾神名寶無全字道壽正黃色洞
玄中元八景真符部八景神

神仙圖曰靈寶洞玄中元八景真符以部中
部八景神其鎮在人身中元宮中服之八年
中元八景見形為已通靈達神洞觀八方神
芝玉漿五氣雲芽身中光明神仙乘騎飛行
太空

神仙六陰王女圖下部第一真氣頌

靈飛秀太微玉女翠朱瓊窈窕飛空出飄飄
乘空生玄妙自然氣六陰安常形遐念希良
會仰眄降六丁携景金房內姝婉娉精神玄
感自相求豈期形與名變化因款發應感神

目靈

神仙九元導仙圖下部第二真氣頌

玉清輝玄都十聖迴紫微神仙披雲出紛紛
流羽衣香華隨風散十天乘空飛丹霄暎輕
蓋日月澄靈曜仰思妙真降神感因心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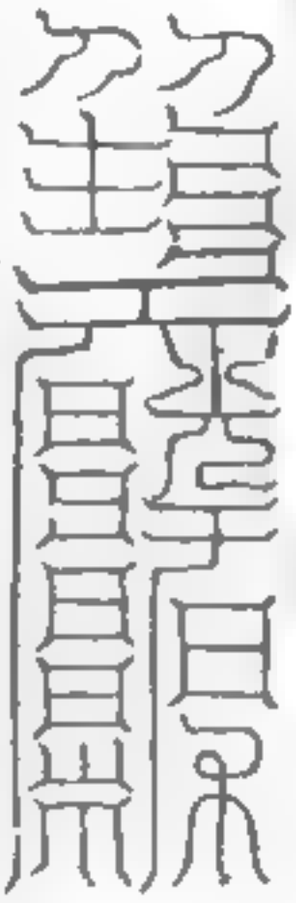
神仙導引圖下部第三真氣頌
鬱鬱五雲芝玄暉吐玉光凝津洞靈府徘徊
日月宮五色理高真流津灌十方吸吸不覺
疲飛天並金容導引養靈氣玄脯六胃充精
恩易致感安坐覩空洞

神仙洞中皇寶圖下部第四真氣頌
澄氣理太玄蕭蕭群真居下治諸名山洞房
清且虛五色煥日月列號衆仙爵上統紫微
宮總錄天寶書中有守一士精思待洞開五
老監魔試心端情自厭身度水火宮名入九
天閒圖上御諸天氣總爲萬仙君巍巍至道
宗落落大範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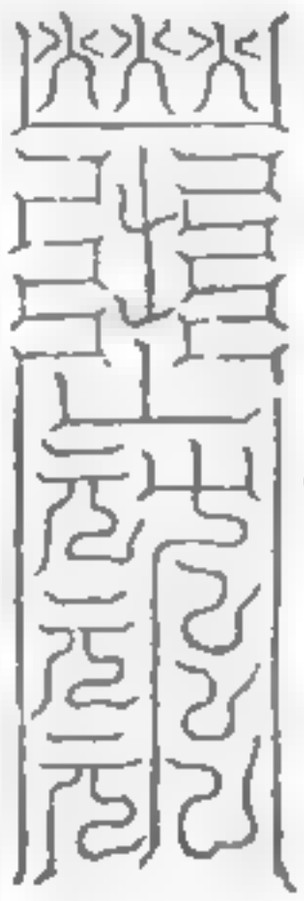
神仙變化圖下部第五真氣頌
變化空無中五行充身形洞思自然氣金木
水大精土爲隱側府六戊合景庭玉女愛衣
常老壯應響生細入毫髮裏大包山嶽靈種
殖通神草身與八史并萬化隨所欲逍遥可
娛情

神仙採芝開山圖下部第六真氣頌
茂霜條上有採芝人被服乘羽飈靈洞萬劫
靈嶽鬱嵯峨翠草凌景宵五芝秀玄嶺仙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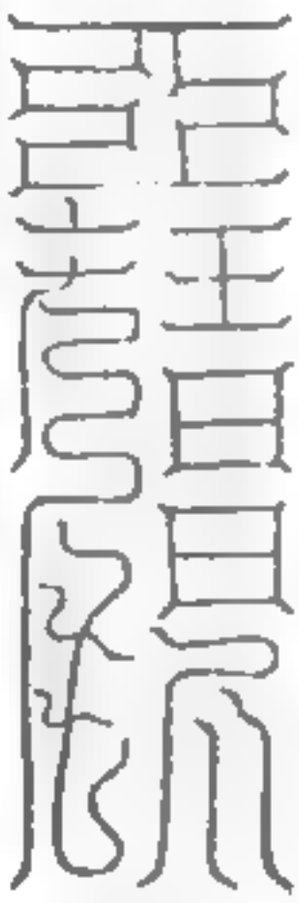
下真二景窮胸肠神名光勝庾字道還黃赤色
洞神下元二景靈符部二景神



下真三景大小肠神名逢留字道廚赤黃
色洞神下元三景靈符部三景神



下真四景胴中神名受厚勃字道虛九色洞
神下元四景靈符部四景神



下真五景胃脘神名廣朕宅字道仲白色洞
神下元五景靈符部五景神

下真六景兩脇神名辟假馬超字道成赤白
色洞神下元六景靈符部六景神

下真七景左陽神名扶流起字道圭青黃白
色洞神下元七景靈符部七景神

下真八景右陰神名包表明字道生青黃白
色洞神下元八景靈符部八景神

神仙圖曰靈寶洞神下元八景靈符以部下
部八景神真鎮在人身下元宮中服之八年
下元八景見形爲人養精補氣鍊髓凝真身
生光澤八景雲輿載人飛行
玉清七寶神仙圖總三八部真氣頌

子欲存身當得養身圖
子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
子欲求道法先沐浴臭穢當得東井圖
子欲定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嶽圖
子欲通神靈洗先訣八精當得八史真形圖
子欲通吾行廚當得六甲通靈圖
子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
子欲奉道法當得太清圖
子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
子欲通道機當得西昇寶籙圖
子欲變化當得靈化圖
子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
子欲躡大道當得九天圖
子欲隱存身守神當得常存圖
子欲定身心守身神寶當得含景圖

出紛紛靈寶仙道遠七寶林五色煥金銀振
譽衆真會靈歌慶萬神精思三八景超步登
霄門

五稱符二十四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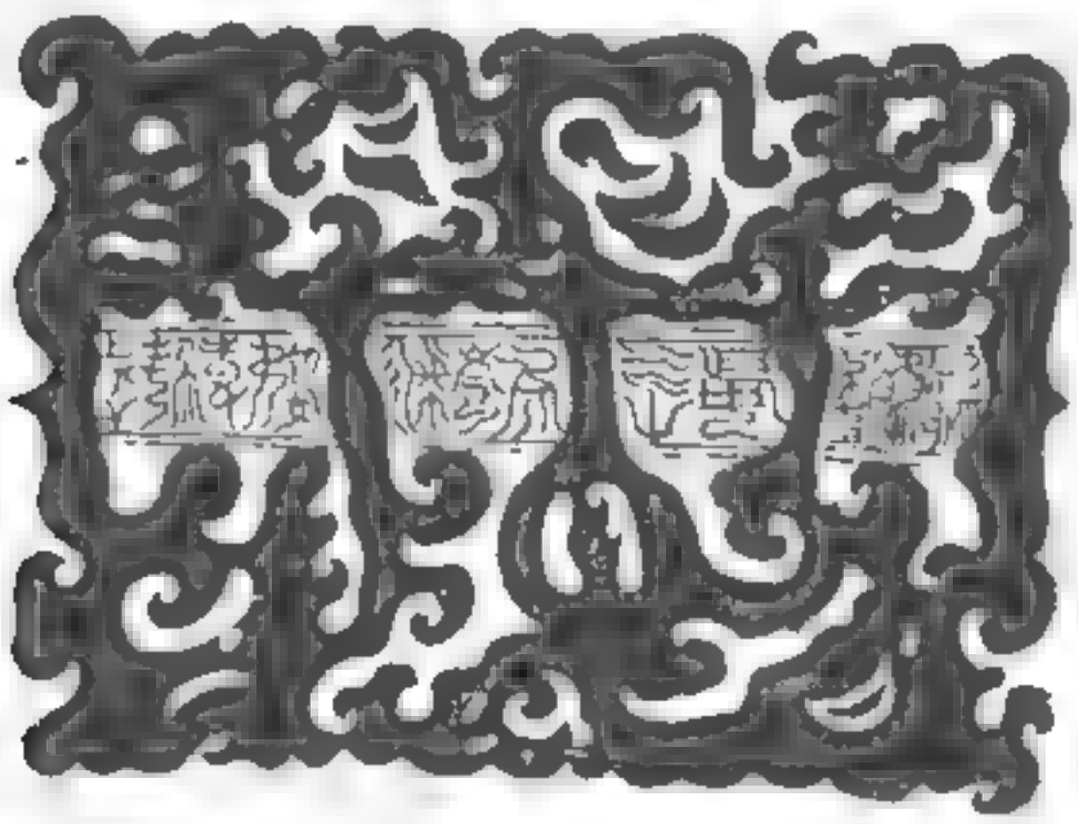
五稱符上經云

子欲靜潔白致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
子欲娉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
子欲致仙籙當得九元道仙圖
子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
子欲爲變化當得金液當得太一圖
子欲臨鑑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
子欲昼五嶽求神仙芝藥當得採芝閒山圖
子欲保神形別邪精魔魅當得明鏡圖
凡二十四真圖天之寶也子能得之必得
長生齒齒高仙飛步太清也

元覽人鳥山形圖

太上曰無數諸天各有人鳥之山有人之象
有鳥之形峯巖峻極不可勝言室臺寶殿尊
神所居林澗鳥獸狩木石香花芝草衆藥不死
之液又難具陳之無益於學學者自應精
尋得一知萬了然究知教須題名是故標文
妙氣結字聖匠寫之以傳上學不泄中人妙

氣之字即是山容其表異相其蘊珠姿皆是
妙氣化爲成焉玄達之忍閉目見之周覽既
畢行火有徵妙氣既降內身能飛久錄得妙
肉去妙充其翔似鳥出遊三界之外其神真
人入宴三清之中總號人鳥學者遊山緣山
至道永保常存自非至精勿妄叩也 十六



太上曰人鳥山之形質是天地人之生根元
氣之所因妙化之所用聖真求其域仙靈仰
其神敬而事之存而念之受而帶之精而行
之和而審之無致懈怠三氣調均生身赤子
爲道種民在世行化入山研方出處自在魔
不敢當於是朝致五嶽使役八溟從三天之
君佩日月之精知之不死習之永生諦之合
智光之同神其山之上元始天王所居其山
之下衆聖真仙所處其山之氣生五色之水
名反魂流液成脂名震檀之香西王母初學
道詣元始天王三千年道成德就應還嘉篇
之山臨去辭元始天王共刻銘人鳥山上虛
空之中製作文字字方一丈懸在無中以接
後學于今存焉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圖畫
山形佩之於肘天帝寫空中之書以附人鳥
之體百年一出以傳真人道士有此山形及
書文備者便得仙度世遊宴崑崙能讀此書
萬過修行不賀文言天帝君即遣使雲車羽
蓋來迎不須服御丹液無勞導引屈伸精之
不休自獲昇天矣太上曰凡能清齋三月別

於靜室修行仙人當降自以文字語人受之
密遵速得成真道士佩之役使萬神正月有
甲子二月有壬申三月有戊子一年之中唯
取三日祭酬畢有甲子一年三祭也祭時皆齋清嚴
事愼勿妄泄書文若年中無此三日或有而
邂逅趣得,畢甲子之夜露出中庭不須壇案不可他
禁斷明月之夜掃淨席南向北敷別席向北施禮
知家自厩掃淨席南向北敷別席向北施禮
先以明鏡九寸面者置座中央紫紋複拿以
單座上紫錦褁巾覆藉山國正安鏡中清酒
○
三杯置圖之前香脯棗栗圓菰鏡外酌酒半
杯漱口捻香即位閉目叩齒三通存思依常
鳴鼓發爐亦如常法又三捻香臨目見太上
大道十方天尊元始真王人烏山元氣生神
大帝君雲駕羅列布滿空中同來向座良久
仍密稱名位(一)姓名奉請太上大道十方(十八)
天尊元始真王人烏山元氣生神大帝君一
切諸靈官今日吉時良散蕩芬芳奉獻至誠
仰希垂降(二)畢某等稽首禮拜(仍禮三拜伏
地閉目存(三拜畢三捻酒招畢又放如此三
降座良久乃起又三搖酒長跪
稱位(二)畢姓名上啓
太上大道君十方天尊元始真王人烏山元
氣生神大帝君一切靈官今日吉時良散蕩
芬芳奉獻至誠仰希垂降(三)畢某等稽首禮拜(仍禮三拜畢三捻香啓起倚送神稱位(三)畢
存小醜賤(四)畢不敢多陳不勝踴躍屏營謹
招三啓都畢三捻香啓起倚送神稱位(三)畢
稽首禮拜(三拜畢三招酒招畢又放如此三
姓名上啓
太上大道十方天尊元始真王人烏山元氣
○
生神太帝君一切靈官緣恩上請紆迴雲儀
神駕已整還昇三清(五)畢慮慕俯仰屏營唯
願大慈流布洪恩(六)畢得道謁見王宮後宜
有請仰希重降(七)畢某稽首禮拜訖起復爐
未復爐畢東一椀酒漏浸四周畢依次飲之
也同志者還房進酢不得妄與非法之人夫(十九)
妻接侍皆同此法不同不得交會此禁至重
明各愼之清齋千日丹書山形於薄紙上方
三寸至五寸玉池之泉向王吞服一服長生
不死二服神仙飛行三服昇登尊位與道合

同清齋起圖佩之三年晨夕誦文吉日修事
慎終如始一千日限足遊行山澤感制五嶽
三河四海八溟九地一切神靈奉迎拜謁功
德流布五羊七年不過九年超登三清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

太朝奉仙宮度真君邵元芝等奉敕撰道

庚申部

上清元始譜錄太真玉訣凡二門又名解形遁變法五光三尸門

三尸三惡門

第一門名色慾門一名上尸道一名天使界
第二門名愛慾門一名中尸道一名人使界
第三門名貪慾門一名下尸道一名地使界
此三惡之門一名三尸之道一名三徒之界
○常居人身中塞人三關之口斷人三命之根○
過人學仙之路抑人飛騰之魂爲學之本而
不落尸於三道之上去慾於三界之門真何
由降道何由成夫學上法宜遣諸慾滅落尸
根道自然成克得飛騰上昇三清

三尸五道門

第一門名色累苦心門一曰太山地獄苦道
第二門名愛累苦神門一曰風刀苦道
第三門名貪累苦形門一曰捷山負石苦道
第四門名華競苦精門一曰作江河苦道

第五門名身累苦魂門一名吞火食炁鑊湯
苦道
此五苦五道之門常居於人身係人命根過
人招真之路斷人修仙之門為學之本而不
解形於五道之上滅跡於五苦之下衆累不
斷沈淪罪門何由得脫騰身遊變流景玉光
也夫欲上學當先斷諸累絕滅苦道真自然
降神仙自然成克得變形遊寞諸天落上尸
之道當青書上玄澈慈斬尸變景流光王符
著頭上當於色慈之門比向衙刀請一杯清
水面臨水上師於弟子後叩齒九通呪曰
上尸青慈自除身過天徒之界形魂無
沌無心盲號彭倨變化九種鳥頭蛇軀魍
魎魍司人過咎斷人命根氣散神遊放浪三
宮小蟲無幼真人甲乙佩籙帝符色慈已斷
死路已除元始有命請斬尸頭三台監形速
出無留滅根絕種勿使遺餘甲乙練真三宮
清虛五帝監映太一定書北元沐浴冠帶行
騎飛度天界流景玉輿遊變上清乘晶遨遊
畢取所衡刀師以繞弟子頭結九過下所卷
玉符理於色慈門下以杯水灌上行此之道
上尸即滅色慈自除身過天徒之界形魂無
復苦惱之患太真上道慎勿輕傳以次進中
門而落中尸當黃書中元滅慈斬尸
變景流光玉符著心前於愛慈中門向王捉
刀向腹請一杯清水著前師於後叩齒十二
通呪曰
中尸彭質號曰中黃愛慈自居依腹逃藏沈
浮變化形無常方執人魂魄走作三宮赤子
馳競使人發狂慈性良神罪由小蟲真人甲
乙上帝已做身佩玉符丹文金章列名元圖
三慈已忘元始符命斬滅尸形斷根絕種勿
得飛揚甲乙當練五符休粮真仙安鎮藏內
生光五帝監映太一列行中元沐浴寇帶衣
裳解形遞變流景玉光飛昇上清食息太空
長保自然天地無窮畢以次進下門而落下
尸落下尸當向白書下元滅慈斬尸變景流光
玉符著兩脚上於下貪欲門向南橫刀於兩
足上請一杯清水著足下師於後叩齒三通
而呪曰

下尸彭矯貪欲自禁白色混沌體無常形依
人兩足訣動人情言白得失走作魂靈三宮
擾亂赤子不寧貪慾小蟲實備幽冥真人甲
乙三錄已清慾門斷塞不受邪精元始急令
三台臨庭速出無陽及汝弟兄九種子孫一
時斬形五帝度真太一記名下元沐浴冠帶
羽青玄度三界上飲元精解形遁變流景上
清飛玄步虛三界蔣明畢三界既度便度五
苦之道

解形遁變飛度五道之法當作新水一通巾
○
履並新於第一色累苦心門上黑書解形遁
變滅度地獄流景五符置兩足下北向平立
師叩齒五通呪曰

解形遁變飛度五道呪曰

天界超凌雲端魔王保真氣合目然七祖同
昇飛步天門五帝監視萬神咸關畢脫中解
結埋符於兩足下脫履而去次進變慾苦神
門於愛慾苦神門上白書解形遁變滅度風
刀流景五符置兩足下西向平立師叩齒九
通呪曰

雲行飛步遁變玉光解形脫跡散髮翔翔人
界無拘乘虛空行天魔已保五道開通趨度
風刀形升上宮畢埋符兩足下去之勿顧

論庚申存童子去玄靈訣凡五法

頴陽經曰童子者心神也衆神之主玄靈慾
人耳目鼻口身意玄靈者三尸六甲神同遊
內外其神威有色象觸物皆欲令人重車馬
玄黃靡利飲食多有求欲不知止足行妨身
害也先鍛錬其心使絕欲者不欲令不欲者欲
觀○欲如道志道如欲大底苦於色味其色味。
者情欲之府喪亂之原不得求言亦勿求有
至道人云欲者不欲不欲者欲玄云至人惜
言以制欲物心自有而生欲有者欲之主言
者道之釜道契則言忘欲無則事息此語無
不如在至人乃消息之消一百刻息一百刻
息滅消加稽古之道也刻過也每過為一欲
靡啓一門就萬欲中窺離去聲一門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動用消息必襲其跡注云欲為
玄氣除心根無為有欲情慶施至敬無私念

故文曰敬勝欲者吉欲勝敬者亡審自訓雖
專氣致柔每爭一刻皆以謙道而尋之覺氣
沈睡生尋理不出乃疑無內省大丈夫憂責
其心節慕聖賢與論洗寒歷述切故經云少
則得多則惑注云少謂退方寸之源本來無
事則可應萬物而不亂也天道惡盈神道託
靈知心惟微達理至靜積習有常自成廣大
貞一會通之謂也常思往者來者今者之事
注曰往謂已過之事來謂未然之事今謂即
日消息之事了然自知動無二過常於欲者
○
擘不欲之欲於心尤苦當如割截肌膚叩物
懸解乃可超生死之門浴澄淨之境研之不
止聲參太極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以息情欲
節滋味清五藏通神明至真久壽之要道
制六欲神法
舌者榮辱之機禍害之閘亂之所生者必言
語以為階故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也六神各
主其欲斷欲識於理咸宜用平若併平之
則弱塵生矣是以對境先從欲制六神謂六
欲門耳目鼻口身意識亂神機之路也意從
內發哥在於物物從外入經自何門應接之
時心盛知見常起悲欲性本不生此應物之
義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閉一孔百事之根皆
出一門當緣斷之務摩啓一門消之於未形息
之於未亂令心壯於欲用壯處謀壯乃全也
黃庭曰負甲持符開七門備豫之謂也夫性
者本乎心情者本乎性情動則性亂性亂則
心荒心荒則務神伐性亡無日矣故對物識
交之際於中不有情欲欲至識動物之常情
若對心真無形欲何用能止而順動不窮也
○
啓妙一門復其生源本無流動神用澹泊端
息安恭令魂魄和通意處精密養之以忘欲
之以生若物應心推動亂而惑我乃息機
深敬介如石焉不可轉也久當委順遺形言
忘理析言忘理析故積其弱以為強捨其美
而自廣矣如覺物去情餘進退未決謂不欲
之欲也宜息心謙下潔誠責已超然雖欲氣
靜安神候心見欲如朽木虛空是欲者不欲
也道之相應必有所因信乃心師安為動主
動識生於無地無地自是宜安正舉理之時

萬緒踪心乘念飛趨昏機內應真興不彰爲
爾心神傳習成妄濁氣薰灼世業堅深正用
決邪神戀欲謂玄靈也交戰於內而致斯
也若不誓心惕厲反僞逐真乃隨欲居心是
滋淺慢以一乘之性馭六賊之情情與物親
性與道合聖正自埋去邪勿疑之也又言念
玄靈欲我懈怠當建志弘願苦節安貞如謀
必成如戰必克仁而能武正以毅情大丈夫
天地同心清寧無事常自激勵若對嚴君肅
然一門謙以養德煩結都盡欲境不生是不
○
欲者欲也欲不生則神不死也斯乃靜勝欲
消諸難將解恒退藏於密爲夫能解難辭故
以處安也險必庇安宜其對境悟心爲難於
易視無前欲往有功也功成身退天之道得
魚忘筌之道也黃庭曰經歷六腑藏卵酉轉
陽之陰藏於九常能行之不知老其此之謂
乎凡心者公平之司非親於欲而疎於道玄
靈習之然矣欲心躁滑道性深微不自執爲
任其浮動情之所變物莫能全人有心識不
覺發動得非潛慎玄靈之運哉宜加鑒倒也

至人哀其迷方示其生理見於不見知於不
知感通神明是謂道用言之者甚衆行之者
罕及實志之不至耳且亡喪猶影響履真豈
獨遠哉其三尸者託陰氣以爲靈感私欲而
致用邪蘊藏府變生亂習世相組織流落貪
昏非天機清明至數沈濁者不能易其心矣
觀我生無無能彰有色爲空影欲是影實欲
生則三尸生欲滅則三尸滅古人云欲者不
欲不欲者欲反覆自明之謂也去尸成道之
速者先外制聲色名利內平喜愛惡退心
○
自察徹底真無真爲實無餘欲動靜能知身
世不礙宛其見情類殉物而死聖人興悲於
物兼濟爲心者以此苦心零於情卓然虛靜
尸乃無處潛留則遁跡而遊常思正道朗然
不寐尸亦無再宅於心仍心私言曰所欲者
玄靈之欲不欲者玄靈不欲也嚴心王而使
之零以身爲國心則王也王侯能守之萬物
將自化三尸其如予何故君子存而不忘亡
理而不忘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神定而性
命可全也若荒怠不敬冒于寢寐貪于飲食

尸乃千變萬化隨欲而歸令人世患日深多
愚早亡道書曰勿與爭曲直當滅人壽算也
爭尚如此其況大者淪於世務非達者之莫
棄玄靈飛去心神凝定則五方秀氣入於靈
臺滋於童子經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其中有物惟恍惟惚而童子生焉黃庭
經曰窺離去魯天地有童子窺猶欺也毋欺
其心敬於天地之間不欲一物則神氣不衰
也夫天地者陰陽列位也童子者人神至精
聖人修之以真行之以勤若能克己勵志不
出三年道成矣乃心中有白氣拂拂然生光

明久習彌廣

又有甲存童子去玄靈法

六甲存童子日辰其人年月令算日減被玄靈
伐命至夜半起坐端策私誦玄靈名彭僑彭
質彭矯七過無令耳聞也依守清淨法動用
消息之宜繼晝不睡六甲庚申日守之亦耳
黃庭曰晝夜不寐乃成真此之謂也
顏陽書下篇略例容成公曰凡算先扣上古

盡日六甲積日辰變見天地甲子諸神算心
清靜而應之以十二律和之聲同於律者先
存童子童子可以合道
存童子童子可以聽之若存童子先去三尸
可以合道

治脾腎舌術

甲子旬玄靈多遊黃庭幽闕靈根之內令人
好色淫欲意亂精施貪湿咏妄言笑
右旬內日辰及年月日命算日結舌正言閉
目思神依經肇啓一門欲者不欲不欲者欲
他旬做此即於靈根却咏保氣靜意令真腑
○
藏主意意者氣之帥也意寧即腑奉其旬正
五方秀氣應律於心而玄靈自化矣其道開
精光急宜咏齒咽液令靈根堅固靈根舌本
也其下有華池通腎池不欲枯竭津液同源
腎舌相因耳若人依法守之心乃清零去尋
其神日生故經云藏養靈根不復枯閉塞命
門如玉都藏謂無言養謂咽液腎宮主壽故
曰令門玉者津液之狀都猶聚也容成公曰
凡人兩腎有日月命門左男藏日右女藏月
虛無相生寒暑相成男女相形中有二神皆

衣青子能見之可長生書敬玄光夜履真跡
久視道也
治鼻口喉龍術
甲戌旬玄靈多遊神廬天閑氣管之內令安
香潤臭入鼻關心也
右旬依髻啓一門於神廬用平香臭治中毛
專氣寡言養精飲液消氣管口吐濁鼻引清
綿綿若存如此玄靈不復入人腦則上元清
靜矣故經曰神廬之中當修治玄膺氣管受
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
天假其生地成其形天地造化有爲物性清
着能久濁者多咎則知本乎天真可謂至人
親於地利爲是爲貴形有三關之號鼻與天
通用之不窮餘可知也
治肺心耳術

甲申旬玄靈多遊玉堂靈臺神關之內令人
貪欲亂神憂傷魄叛道離德輕煩勞也
右旬依髻啓一門於靈臺不妄是非不妄察
聽除色去味吐納寬舒乃乾坤合氣之所
謂玉堂靈臺也必在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則

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閉守三關
勿令邪氣得入玄靈無所施其巧上關口也
中關手也下關足也閉者閉固之異名耶謂
心拄物慾也洗五藏有節度修六腑令潔清
能調三關則爲治五藏修六府矣五藏者心
肝脾肺腎也六府者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
也藏爲陰府爲陽迭相生也不求道而道自
至不求有而有自來不出三年坐見萬里之
外豫觀成敗辨天下筆數如響之應聲也
○
治兩眉間腦舌中神術

甲午旬玄靈多遊明堂泥丸靈根赤宅之內
令人妄視昏麻重味輕言也
右旬依髻啓一門於三丹田收視養心精識
自保屏其寢夢節其言語飲食靜於閨閫於
舌二府相得命門自開洞視其華把二府
腎舌也精液相得元氣周通防淫慝幽關
閉見炅明堂者正室也真一常遊其間一氣
含三周流變化未始有極天地之氣棄於真
一真一之氣從道而生也故經曰明堂四達

法海貧真人子丹嘗我前固守一門於三靈不求道令道自見三靈者三丹田也眉間入三寸為上丹田心為絳宮中丹田臍下三寸為下丹田守真為精神不散合三以為一也所思則存不思則亡攻之不止通天合道天人玉文六甲諸神自於左右而與人言玄靈滅矣

治肝目身中陽氣術

甲辰旬女童多遊臺寸田陽氣之內本人甲辰旬女童多遊閭臺寸田陽氣之內本人喜怒忘規此違忌寢恐懼歸忘即怪於疹也

右旬依摩啓一門於身中莫敢辦怠端心默念含垢默聽令魂魄太平志氣不衰怠喜怒哀慼節五味色音甘此者皆亂正氣也修鍊心闘童子清淨則玄靈不能為祟也左目為日王父治其中右目為月王母治其中人能守之與天地相保日月齊明外本三陽自去內陽三神自生外本者玄靈也內陽者三閭神也故經曰視魂欲還天魄欲入淵還魂返魄道自然此之謂也真性自然非所造作逆我於忘不繫有無則還魂返魄之道也

治兩手足術

甲寅旬女童多遊四閭之內令人手欲妄持足欲去行也

右旬依摩啓一門於四關握固思手不妄持足不妄行嚴整其心動用清靜玄靈不復得安便飛去故經云口為天關精神機足為地關生命扉手為人關把盛衰關門柱蒼闔兩扉丹田之中精氣微兩扉開雙門連於下閭也奇動則扉開精液則令竭善閉藏者真氣會於丹田化為赤子矣

三尸中經一名去尸駐色得不死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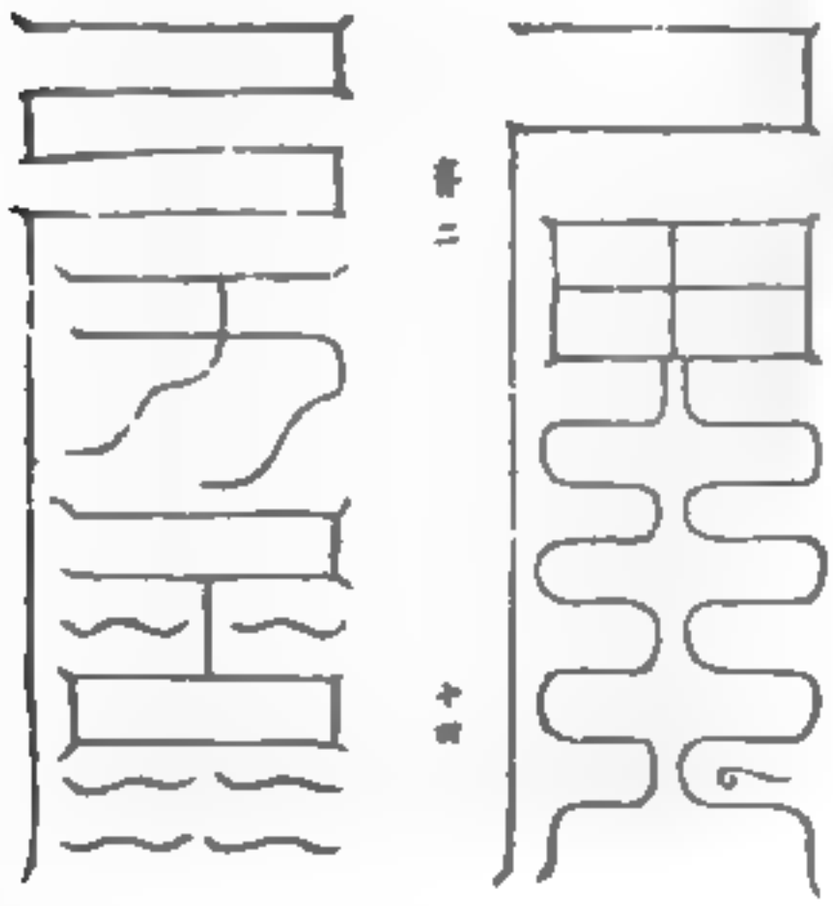
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肥胎飽味於五穀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于天魄入于地唯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既不精即為禍患萬病競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

伐人五藏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啖食物
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𠋥在人足中令
人下關撮擾五情勞動淫邪不能自禁此尸
形狀似小兒或似馬形皆有毛長二寸在人
身中人既死矣遂出作鬼如人生時形衆衣
服長短無異此三尸九蟲種類群多細蟲長
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蟲貫心人死白蟲長一
寸相生甚多長者五寸躁人五藏多即殺人
兼令人貪食煩滿腑蟲令人多咳嗽胃蟲令
人吐哯不喜臑蟲令人多涕唾赤蟲令人腸
鳴虛脹蛟蟲令人動止勞劇則生惡瘡頭瘡
癰瘕瘕瘡癬疥痼癩種種動作人身中不必
盡有亦有少者其中有十等就中神人最多
之即可矣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曉
體疲少伏牀數覺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
告天帝又太上律科云庚申日北帝開諸罪
門通諸鬼神訴論群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
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勸過
過毫分不遺經曰三守庚申即三尸滅形七

守庚申三尸長絶乃精神安定體室長存五
神恬靜不復攝攬不迷不惑不亂不淫瞑怒
乎息真靈衛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之時
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
為害耳

去三尸符法符並朱書

太上曰三尸九蟲能為萬病病人夜夢戰鬪
皆此蟲也可以用桃板為符書三道埋於門
閫下即止矣每以庚申日書帶之庚子日吞
之三尸自去矣帝以六庚日書姓名安元命
○



庚申部

三尸篇

洞章曰太上三氣化為神符號曰三元無量

洞章制命六甲運使五行率離還合却死來

生消除三鬼條蕩五神五神一曰五尸三鬼

一曰三蟲蟲尸互名參神亂鬼三尸上尸中

尸下尸也五尸青尸赤尸黃尸白尸黑尸神

祝曰三尸五尸俱入黃泉吾升清天保長生

樂史世世居天王

神仙守庚申法

常以庚申日徹夕不眠下尸交對斬死不還

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中尸交對斬死不還復

庚申日徹夕不眠上尸交對斬死不還三尸

皆盡司命削去死籍著長生錄上與天人遊

戒大月八月庚申彌佳宜竟日盡夕守之二

守庚申三尸伏沒七守庚申三尸長滅

庚申夜祝尸蟲法

常以庚申夜中平坐叩齒七下擊額呼彭侶

次叩齒七下撫心呼彭質又叩齒七下撫心呼彭矯先兩手心書太上祝曰
吾受太上靈符五嶽神符左手持印右手持
戟日月入懷陽氣出清氣入三尸彭倨出彭
質出彭矯出急急如律令

用甲子日除三尸法

常以甲子日夜半時披髮東向坐呼腹中伏
尸名字第一之名蓋東第二之名彭侯第三
之名蝦蟆一呼其名以右手撫心三過尸當
應人便不復去言人過也又云男用左手女
用右手撫心留伏尸即尸不離人上告其過。
人但能勤行氣閉氣者身中神亦自安爾久
之消尸

六甲除三尸法

法曰清心掃除中庭正向北用一案三杯羅列案上以井華水著中甲子日夜半時披髮置後三拜跪稱臣自某州郡縣鄉里曾孫某甲奉請北拯三台君斗中眞人請以三杯水除去三尸令某修道得神仙因飲三杯水先從東起飲時祝曰

日月君水除我頭尸次飲中央祝曰眞人水除我腹中尸次飲西杯祝曰日月君水除我足尸畢拜臣三拜左廻還牀卧當應夢見人辭謝去者止不爾未去者後甲子日當又如此勿忘

除三尸法

常以鷄鳴時漱取醴泉咽之三而止徐徐定氣勿與人言語

祝去伏尸方

以正月五日七月七日取商陸根細切以玄水。漬之三日陰乾可治爲末服方寸匕玄水。服下日三服百日伏尸盡下出如人狀瞿埋之祝曰

伏尸當屬地我當屬天無復相召即去隨故道無還賴常先食服之禁一切血肉辛菜物

厭尸蟲法

眞人曰江南多白芷草掘取根細擣末以沐浴用之此香乃三尸所憎者

又方

三月三日取桃葉一云桃根擣取汁七升以

大醋一升同煎令得五六分先食頓服之隔宿無食即尸蟲俱下

右合和令相得於微火煎之令乾稠可丸之如麻子大日再服從三丸漸加至二十一丸經四十日百病自愈三尸自出服之百日肌膚堅固千日令人長生不死與天地相保不能俱言後當自知

下三尸方

貫衆五分 主伏蟲 白蔹蓋十二分 主長蟲 敗醬根三分 主白蟲 蕪荑五分 主肉蟲 石蠶五分 主蛟蟲 厚朴三分 主肺蟲 狼牙牙四分 主胃蟲 雷丸六分 主赤蟲 殭蠶四分 主腸蟲

右九味物搗令黃合擣篩之鍊蜜丸如梧桐大以粉漿服五丸日三服之漸加至十丸二日瘥聚下六十日百病愈服之先從小

仙人下三蟲伏尸方

茯苓十斤商陸根削去上皮但取下白者五斤清酒麥麴各五斤并炊釀之酒置盆中封之二十日藥成搗之但淳大豆熬之作末如餳狀合丸如大彈丸日服三丸十日以去猶益如雞子黃上尸者百日中尸六十日下尸四十日當瀉出上尸如手中尸如足下尸如雞子上尸黑中尸青下尸白此三尸與人俱生常欲令人死至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每至其日當拘制七魄及守庚申夕於是三尸不能得動矣是庚申夕人夢與他諍鬪者是魂與尸魄鬼鬪夫魂常欲令人身安故靜魄常欲令人忧惚冀欲人早死故欲攻奪此之謂也

凡道士醫師但知救方治身而不知伏尸所在上尸好實食千億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若不下之但自欺耳去之即不復飢心神靜念可得延生其人貴其道道士尊其藥賢者樂其法愚俗笑其事所以言人死為尸骸者乃是三蟲之號位也當服當陸散者乃自除

去三尸不必酒釀而服之也槐子亦苦能服氣者不用此術又異氣是青牙五方之精道士服之二十一日三蟲走出矣

神仙去三尸法

異人去三尸延年反白之方宜服浮水玄雲之髓此自然能生千歲一變百歲一化先變後化藥之精英也故可服之而得長生也丹光之母者松脂也浮水之髓者茯苓也能伏鬼神卻死更生松脂流入地中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千年變爲丹光○丹光之色赫然照人丹光千年變爲蜚飾芝蜚飾芝千年變爲夜光夜光千年變爲金精金精千年化爲流星流星千年化爲石膽石膽千年化爲金剛金剛千年化爲木威喜夫金入火不耗入水益生夫松脂變化蓋無常形故能沉淪無方上升太清此飛仙之法勿傳其非人方曰當取茯苓松脂各十二斤以水漬松脂七日朝陽去水以薄酒二斗與茯苓合漬之日暴令乾月食一斤欲不食用練松脂去苦臭以火湿之內茯苓中治合和以白蜜三物合服之月各一斤百日身輕二百日寒熱去三百日風頭眴目去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腹中寒癖飲癥氣去六百日顏色住七百日面黑除八百日黑髮生九百日炎瘢滅千日諸痕滅五千日夜視有光六千日肌肉易七千日皮脉藏八千日精神強九千日童子薄萬日形自廉二萬日神明通三萬日白日彰四萬日太一迎五萬日坐在立七日三食愼勿忘但過萬日仍自縱橫變名易姓升○

天遊數皆可耳

神仙去三蟲殺伏尸方 凡二方

韋陸根味酸有毒主胃中邪氣塗癰腫殺精物鍊五藏散水氣根如人形者神生故墟田

問三月八月採韋陸一名夜呼一名蕩根一名當陸一名莧陸一名長根一名商陸草一名神陸一名白華一名逐邪一名天草一名逐陰之精此神草也去三蟲殺伏尸去面黑益智不忘男女五勞七傷婦人乳產餘病

帶下結赤白皆愈
右用麴十斤米三斗加天門冬成米一斗釀
酒漬章陸六日便壽服五日食減二十日穀
皆盡腸肥容氣充茂諸蟲皆去耳目聰明瘢痕
悉滅以月宿與鬼日加丁時取商陸服如棗
核三遍士常種此藥草於靜室之園使人遁
其屋百端審察災源急宜詳解逆為人之備
無令侵淫故訣稱用建日修法破日服符及
造藥術欲為消去即其尸鬼亦常忌此日也
兼慮人用月晦庚日開執之日故於此日能
迷淪人意俾眠睡造作夢寐顛倒非常或
緣人性之所畏惡輒變此物恐怖多端或於
眠中喚人名字或假吏卒收錄執縛或託人
父母兄弟責罸於已或夢妻子困病死喪使
人悼惶悲哀哭泣或夢塚墓狠籍尸骸或若
乘危為其迫塞或若犬來咋嚙或見牛馬奔
衝往來號吠倉卒抵踏或鳥豕之形千狀或
蟲蛇之物萬端或顛倒其巾冠或訐揚人過
惡比皆其所為也可先期一二日閒收心斂
意以道自慶庶幾行法而去之耳仙經云凡
服仙藥先去三尸其方如左

取富陸根四十斤削去麤皮細切之以水八
斗於東向竈煎之令減半去滓更煎之令可
服如梧桐子大丸塞作之勿令人見又一
方章陸根三十斤正月二月九月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採取過此不中用取章陸根淨洗
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納囊盡盛懸屋
東頭六十日陰燥為末以方寸匕水服旦先食

又方

風屋舍服北麗月方丸斗

右三物篩搗爲散常以空腹酒服一七日再服七日而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後當翔於盆中即見三尸蟲狀以綿裹之葬東流水中微哭之呪曰汝死屬地我得升天別道而歸(各二)更勿反顧之經三日後或自於日中大哭煩惱忧惋勿自訝之後當爽朗爲道人耳

劉根眞人下三尸法(此方與前才稍類但別出耳)

眞人曰欲求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志意定志意定則嗜慾除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

伏尸常以月望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故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欲去之法用此方

劉狗脊七枚

蕪荑二兩

右藥並皆依法事持幷羅爲散以清水服一合日再服七日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其形似人以綿帛裹之埋於東流水呪曰

子死屬地我當升天易道而歸勿復回顧三日之中當恍惚後乃佳耳

神仙古方傳授所來(二首)

朱璜者廣陽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下事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眞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急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違丘因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升乃愈後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乃與老君黃庭經令讀之告曰日三過通之能思其義當度世丘遂與璜俱入陽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歸故鄉白髮盡黑(○)顏更長三尺餘還過家食止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存焉

沈文泰者九嶷人也得紅線神丹去土符還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往嵓峯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黃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遊稚川記

僧契虛姓李其父閔元中爲御史契虛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

明皇幸蜀羯胡陷兩京契虛乃入太白山食栢葉絶粒過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髮髻皎白謂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窩遊仙都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窩遊仙都謙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通旅有棲子必犒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棲子導師去矣及梯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棲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棲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虛怠焉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一棲子年甚少問契虛所詣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棲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川但不知其路耳棲子曰與我偕行可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俱登玉山涉得至矣棲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絶俱至危嶮巖嶽十八餘里至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棲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絶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遇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昊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峯迴抜石徑危峻契虛駐惑不敢前去棲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

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峯川源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危徑纔橫尺餘長亘百里棲子引之躡石而去頗加悚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棲子遂登而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懸竹棨而下棲子與契虛入竹棨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城邑宮闕瓌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棲子指而語曰此稚川也與契虛俱詣其所仙○童百輩羅列有一大仙謂棲子曰此僧爲何而來棲子曰此僧願遊稚川久矣故挈而至一殿中見寇冠見大仙貌甚偉據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棲子命契虛拜謁且曰此稚川眞君也既拜召升階問曰爾絶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眞君曰此未知道不可留此即命棲子引登翠華亭見亘空丹檻雲蟲內一人袒而窮髮長數十尺凝膩黧黑洞瑩人心目又命契虛拜曰此楊外郎因隋室奔亂入山得道非其瞬目乃徹視之徹視者寓

目人世耳拜請恕寤而開日光若日月之朗
焉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乙友君
名潤亦得道人也既而棒子承眞君之教引
契虛歸人間凡所涉歷皆是來時所經之路
契虛問棒子曰眞君問三彭之事我所未了
何答曰三彭者三尸之姓也常居人身中伺
人之過欲令人死每以庚申日條列人罪目
奏于上天學仙之士不去三尸無由得道徒
苦無益也既及平地在泰川矣亦不知棒子
所之契虛自此居太白山未嘗言稚川之事
○貞元中從居華山榮陽鄭紳吳興沈事自京
出關值契虛見契虛絕粒不置庵嬰鄭異其
不食訪其所遇因話其事鄭甚奇之自閩東
却回詣其舍契虛已適去不知所之鄭君述
稚川記耳

夢三尸說

道書曰言人身中有三尸蟲居三丹田好惡
人性欲得早亡每至庚申日上讒于帝請降
災禍於人故人多夭枉禍厄修錬者用術及
藥以去之則年長不死有廣平人宋彥華家

于濮上好儒文及術伎因於道者處受術及
藥百計求去三尸忽一夕夢三人古冠服而
立堂閤之內彥華問曰君何人乎答曰吾即
是君身中三彭也欲辭子故來相告耳彥華
夢中責之曰吾受生于天天賦有命命有短
長必自悉矣聞君好居吾身中讒賊幻惑惱
亂吾神使邪夭禍厄則喜而去吾何負於君
輩哉今吾師道術以救汝汝不速去必遭楚
苦三尸曰子能聽我言將以辨吾非罪而以
辭子可歟彥華曰何也答曰吾之族陰陽之
精也上係太虛自無入有凡人有生質則上
帝乃領吾兄弟賦于人中主其魂魄謂其性
而保其中也蓋人中及壯則百緒之爲貪財
食溺邪淫矯詐欺誣奸狡佞妄外示正直內
趨僻違不孝友不慈惠抑民掠財逞形恃勢
潛窺陰計自豐其家喜利忌賢輕貧叶富晝
夜役使兄弟甚勞苦哉吾之疲倦且錄其尤
以害之得速死冀吾有暇耳不如是何得適
哉今子若好道不必去吾兄弟子但修中正
抱榮去味遠世棄欲息役沈光滌清三宮凝

定九府日月內燭星斗高臨則吾兄弟優游
清閒雖千萬歲與子周旋寘靳外物吾無夢
役又何敢息況讒賊乎今子且愛榮好奢戀
世情命駕婦矯謀財色既而返逐於我我今去矣
若上彭去則子言語倒錯耳室目瞎容貌滋
味無復暢也中彭去則子親謀失算治官乖
政榮業壯圖文詞術藝無復通也下彭去則
子風月蕩絕馳騁艱難坐立無復強也子孫
廢滅魂魄飄沉如此則子返為行尸非人也
夫人之大處世賴我兄弟以為精識思慮子不
修中正保元氣而迎我以罪豈非戾乎言訖。
揖彥華將去彥華夢中牽其袂而留之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財不活今吾不能保其真矣
子且為我留居共子謀財不復反覆矣三彭
倏然躍入其鼻怳而驚乃寤自後但以積財
為業不復更言道術滇洪先生曰吾聞大道
虛無無一物可辨自無入有萬賦形也人稟
中正不可自邪也中正則天地合其神豈小
蟲能宮乎三彭誠有靈者豈能制天地乎亦
信人自不端陰役其內則更有小於三彭者

固能致禍矣是其說可深信歟宋氏多金能
轉貨營餘財所慕道藝今盡鄰矣與子話夢
故書以傳之笑其惑也如此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二

庚申部　中山玉櫃經服氣消三蟲訣

昔大黃帝君太古無名云文黃帝君者則黃帝有焉會群臣於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曰夫人養生全真遊觀於天庭問止息於洞房中得與泉聖齊群駐童顏而不敗者則何法最寶廣成子曰夫人以元氣爲本化爲精精變爲形形雖好生欲能竭之故欲不可縱○縱之則生虧制之則生盈盈者精滿氣盛百神備足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形虧虧盈盛衰物之常理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榮極息來物盛則衰有生死是天地人之常數也聖人智道爲物以法堅身庶養育之門無犯形本

則合於元之道者也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竅一

節百關者號百神之神爲九節之用九節者一掌二脘三臂四膝五有項六膞七脛八足一本作白石三名血尸號下尸伐之腎空人

眼耳鼻舌身意者謂之六識常隨心動動念則識使使之是故制之則寧用之則成奈之則悟任之則其又有三魂伏於身七魄藏於府故云肝藏魂肺藏魄脾藏志心藏神腎藏精此皆百神六賊共靈之主也宜防濁亂輕躁動○作違之不寧自致敗傷而已保其玄關守其要路道以真一爲主關以專精爲要躁既食百穀則邪魔生三蟲聚蟲言三名伐人三命亦城三尸一名青姑號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睛面數口臭齒落鼻塞耳聾髮禿眉薄

皆青姑之作也一本作青石二名白姑號中

尸伐人腹空人黃庭心旋意辭肺脈冒勞氣共傷胃史飢過度皮癬肉燋皆白姑之作也

一本作白石三名血尸號下尸伐之腎空人精髓腰痛卷急疑痺醫頑跛疼腰痠陰萎精

場血枯乾骨枯骨血尸之作也一本作血枯此
三尸者流僞嗔胎魂欲人之心蓄其速死是
招邪魔生也人死則尸化爲鬼遊魂亦非
業天趣之業起常於人心識之間使人事行
皆尽罪狀速人過惡十者則奪受其訶九集
絶想寒暑以甲寅日丙日天曹下誥地府
微本隨善惡無於二日之中參合必開本丁
音運內景云勿令七祖受殃患但不許以道
得於非人即去七祖受其殃也今言當有何患
是亦依道奉行保無殃咎也夫上仙以元氣
爲宗中仙以丹術爲本下仙以藥術爲首量
此三者夫何以久皆以勤勞神餌金服石動
貨貨泉失於歸寂蓋不得自然之理乖於真
道矣昔大隗爰訓曰生吾有身憂吾動勞念吾
飢渴關情縱欲過患斯起遂虧於玄化之道
也此廣成子述初古大仙要道所得之初旨
也於是太黃帝君謹心神觀想元氣用存玄
理先靜丹元觀想自然融於歸寂也乃感太
一真君持玄元內景氣訣妙經一篇授之帝
君帝君爾後降中嶽復會群仙宣是妙經因

彈尸鬼安魂曜養精髓固形神保天地者非
氣術而不可得倚矣指制情欲斟滅蟲尸使形
神不枯朽須服神氣還元還本通此皆不可
仵也且我大仙以氣術爲先元氣是本是以
太和爲宗沖元是本及吾歸之於妙寂之於
玄化之於無用之於自然自然輕舉昇於玄
玄出入無間其道恬焉與道通靈當有何患
音運內景云勿令七祖受殃患但不許以道
得於非人即去七祖受其殃也今言當有何患
是亦依道奉行保無殃咎也夫上仙以元氣
爲宗中仙以丹術爲本下仙以藥術爲首量
此三者夫何以久皆以勤勞神餌金服石動
貨貨泉失於歸寂蓋不得自然之理乖於真
道矣昔大隗爰訓曰生吾有身憂吾動勞念吾
飢渴關情縱欲過患斯起遂虧於玄化之道
也此廣成子述初古大仙要道所得之初旨
也於是太黃帝君謹心神觀想元氣用存玄
理先靜丹元觀想自然融於歸寂也乃感太
一真君持玄元內景氣訣妙經一篇授之帝
君帝君爾後降中嶽復會群仙宣是妙經因

名中山玉櫃服神氣經此君嚴受行是經於
師奉傳然得分明知其的實以爲諮夫太一
真君者是北極太和元氣之神神通變化自
北極紫微宮經過於天地間滋育萬物在天
則五象明焉在地則草木生焉居人則神識
靈焉在鑒則五行察焉在北則四運變焉聽
之不聞視之不見持之不得無形無狀而與
萬物作狀故謂之玄謂之象所感無不應所
以真正爲玄關專精爲要路倚於此者無所
不通也碧巖受之相次顯示使其將來不滯
迷惑經曰夫欲服氣服元氣爲本以歸宿爲
玄妙若不得此門及不知玄關要路則終不
能成就功德也經之要言故不妄語夫求仙
道絕粒爲宗絕粒之門服氣爲本服氣之理
齋戒爲先當持齋戒然揀好日晏靜一室安
置牀爲其齋以心清意淨無諸躁動止可二
七日若不先齋則不得神氣內助若不存想
則神氣不得內補夫欲修行要當別置一室
好土香泥飾明窓高敞牀榻厚煖衾枕新
潔不得使雜人穢污輒到其中其中地須深
鋤深二尺篩去滓礫除諸穢物更添好土築
搗平實更羅細土拍踏令緊既得平穩動須
灑掃務其清淨室中唯安書机經櫃每一度
焚香念玄元無上天尊又念太一真君又可
三一三元五藏六靈一身之神冥心中齒
靜默思之也太一前真君有五誠誠心依之尅
獲神應一者不得與女人語笑同處致尸鬼
感亂精神二者勿食一切葷臊五辛留滯冷
脩之物若食之令三尸濁觸五神三者勿入
一切穢惡所夫吊死問病至人爲殺戮炊
罰攝魂大怒大怖精神飛散就中死尸道人
大忌像之至大尚不宿尸人之至靈尸之至
穢也或恨衝見當以挑皮竹葉湯浴訖入室
平卧存想心家火過身焚燒身都烟然使之
如盡然後閉氣咽新氣驅逐腹內穢氣使攻
下泄務令出盡當自如故四者勿與一切衆
人爭於是非忿諍鬪競及抱小兒減人算壽
損志傷神五者勿得欺調一切事陰神不助
常慎言語節度行止勿對北旋觸犯太一紫

微秒罰非細若有違此五戒於二七日間眠
夢之內自有驚覺覺悟於人務人修善其事
秘密勿泄於人所言內景氣狀妙經一篇良
有是也夫景是內秘之事唯自己心內知之
固不可編泄他人也

說三尸

真人云上尸名彭侶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
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為物常居
人脾至修法之夜即宜右覆臥則脾不得動
脾不得動則三尸不得作惡耳亦乃一助也
是夕心中祝言曰

三尸九虫我已知你所能也若眠中閒喚誤
應者即當起正坐叩齒十二通心中祝曰
吾知汝是三尸九虫耳但知行正意役使萬
中勿與相應對也常先預思憶勑戒之本無
能變化矣

說三尸所居法

上尸彭侶居人頭上在泥丸宮中一名上丹
田官却入眉後三寸自有宮殿樓閣
中尸彭質居人心後却入三寸三分居其間
名曰中泥丸一名中丹田自有宮殿樓閣
下尸彭矯居人下丹田亦名下泥丸在人小
腹去臍下三寸却入腹三寸七分自有宮殿
樓閣

候三尸法

候三尸屋舍蘢障者是腹中尸蟲共相依
若忽夢起是尸蟲會也重者皆與女人交通者其尸蟲會
止若夢與女人交通者其尸蟲會也重者皆
成病若服丹砂有功者當夢大火燒其屋宇
服諸藥有應者當夢父母喪亡妻子被殺或
是姊妹兄弟之屬或女人或塚墓破壞失去
棺槨及被五刑死者此是尸蟲皆將消滅候
也

趙先生口訣祝尸蟲法 凡三法

趙先生口訣曰欲祭三尸九蟲法常以月建
之日夜半之時寐出中庭正立東向平體正
氣叩齒三十通訖舉頭小仰即復下頭小俛
因燕液二十過又向前仰西手二七過前後
仰縄手為之竟祝曰

南昌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甲除三蟲
伏尸將某周遊天下過度災厄訖徐徐起廻

還卧行之三年尸蟲消滅若月中有重建者
亦重爲之修此法欲齋戒獨住不欲雜錯人
衆務令寂靜勿使知之及六畜鳥獸並不聞
聲爲此法易行無恍惚之患

又法

先生曰欲除尸蟲之法春月擇甲乙夜視歲
星所在朝之再拜正心竊祝曰
顧東方明星君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如松
栢生年萬歲生不落願爲甲除身中三尸九
蟲盡走消滅常擇潔靜頻行之爲善此仁德
○樂生書

又法

先生口訣去三尸九蟲法常以月晦日日出
諸畢事有蟲三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
所所時東向日所出處禹步三祝曰
日中有蟲蟯蠕蛄腹中有蟲蚘白從凡三祝止之祕
而勿傳

東方氏制三尸法

二人並共坐上著遠遊冠服玄袍坐於冥老
帳中下視口目耳鼻清濛神氣謂之上一拘
西部之魂次存心中有太一太帝絳宮真人
二人並共坐上著九陽冠服丹南逸景之袍
坐於朱陵帳中下視四體清波肝肺膽腎昏
令淨潔如五色玉謂之中一拘四肢之部精
次存臍內有太黃老君黃庭真人二人並共
坐上著十靈之冠服黃羅之袍坐於黃錦帳
中下視脾胃之下孔竅令分明如白素謂之
下一拘制骸魄於是三尸無從得動矣

紫微宮降太上去三尸法

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蟲人之生也皆寄形於
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蟲
爲人之大害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
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魂昇于蒼天魄入
于黃泉唯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
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輒與人作禍害心痛
疼悸伐人性命上尸彭倨在人頭中伐人眼
目令人好作惡貪食衆生或口臭齒落中尸
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藏少氣多忘令人好

作惡賊食衆生或作惡夢驚恐不安下尸彭
矯在人足令人下瞋搥捶五情踴動不能自
禁若尸爲神則害予是故復疰不絶又云上
尸彭僊名赤口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
頭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
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
家實非亡人靈也身中三尸九蟲穆類群多
夫學道修長生者若不先滅三尸九蟲徒煩
服藥斷穀求長生不死不可得也後人謂先
聖經方虛誤乃未究害之所由也此上聖之
至訓真人之祕言宜可勗哉制之法要至庚
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罪滿五
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捄伏七守庚
申三尸長絶太玄鍍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
安定五藏恬和不復搔搜

太虛真人消三尸法

真人曰常以春甲寅日夏丙午日秋庚申日
冬壬子日瞑卧時先搗朱砂雄黄雌黄三物
等分細擣以綿裹之使如棗大臨卧時塞兩

耳中此消三尸錬七魄之道也明日日中時
以東流水沐浴畢更新整飾牀席易著衣物浣
故者更覆屐先除澡之都畢又掃灑於寢牀
下通令所住一室淨潔平安扶卧向上閉氣
握固良久微呪曰

天道有常改易故新上帝吉日沐浴爲真三
氣消尸朱黄安魂實錬七魄與我相親此道
是消錬尸穢之上法改真易形之要訣也四
時唯各取一日爲之

思念道誡去三尸法

老君道誡教子防躯外如空城裏如丹朱外
常不足内實有餘保道五藏勿得發舒行正
念道常覆子躯思道念道坐致行厨思道念
道常以道俱内懷金寶外帑如無保神受氣
萬邪不拘長生在已三尸自去百病九蟲皆
自消除身過千災仙人鄰居

五行禁文除尸蟲法凡三法

五行禁文曰常用朔望之日日中時臨目西
向存兩目中出青氣心中出赤氣腑中出黄
氣於是三氣相繞合爲一以冠身盡見外洞

徹如光之狀良久乃叩齒四十通畢而嚥液
此謂錬形之道除尸蟲之法久行之佳也
又法一
常以七月十六日去手爪甲燒作灰服之即
自滅消九蟲下三尸
又法
凡寅日去手爪甲午日去足爪甲名之斬三
尸
存心中赤氣去三尸法
經曰常念心中出赤氣上行通喉嚨以意閉
之於泥丸為之不止三尸自去長生久視司。
命刻名著不死之紫錄也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四

道成後以付弟子茅盈以傳南嶽夫人使授
學道者當為真人
尸解
太極真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經說
上宰總真西城王君昔受之於紫陽公施行
釋石精金光藏景錄形法
夫石者鍼之質精者石之律全者劒之幹光
者刀之神藏玄飜亂景錄四實之形揮割百
魔映彩五星覩旗七元激烈大兵者矣軒轅○
有橋山之葬所以劒舄在焉王子有渤海之
塚劒鳴空挪王喬有京陵之墓而劒飛沖霄
斯實真驗九玄精應太虛神方之靈致感劒
之妙化也諸以劒尸解者以劒代身五百年
之後此劒皆自然還其處也幽響無間恍惚
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書矣為之者見之
者唯當應之於心耳
軒轅自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而軒轅疾崩葬橋山五百年後

山崩空室無尸唯賓劒赤鳥在焉一旦又失所在也一說云黃帝丹成乘龍上天羣臣攀龍髯拔墮於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唯劒舄在玉子者帝嚳也曾語鍾山穫九化又失所在玉子者帝嚳也曾語鍾山穫九化十變經以隱避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塚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玉子墓者窒中無所有唯見一劒在北窻上自作龍鳴虎嘯人逐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既發墓時亦當在五百年之間也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劒在室人適欲取視而劒忽然飛入天中也案神劒代身五百年後劒自歸其處當是靈人使故有崩發者令劒得出而上飛沖天乎

尸解敘

夫尸解之道如為小妙既令希者情阻聞者不及以一死鎮其路亦無所復論唯彭鏗遊山鳳綱市朝四皓假首以素八公變形萬化亦吾所不願矣自有方諸刻名應得尸解之仙者或稟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或情向頹佳此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非向所論諸君衍門子葦既飽上藥而故為尸解者也吾昔受先師尸解上方委化之道雖不得複用常所依依今向塵埃四會交兵激合三官驅除疾賢宮道言神仙者致病尋俓利者富貴志道求生者亦何為彼彼於風火之中束帶以入乎牢市者哉今密出尸解之方可各以傳示弟子應得為真人者用之潛遯足以遠凶惡施之而逝可以盡子孫之近戀隱之而遊可以登名山也若夫道數兼備方術斯明役使百鬼招召衆靈坐在立亡分氣散形雖處三軍而觀鋒不能兵雖行凶危而災癘弗能干雖入市朝而百官不能生者可無復施尸化之遷耳夫此之解者率多是不汲汲於龍輪樂安棲於山林者矣

又敘

其語曰吞琅玕之華而營丘墓者衍門子高丘子洪崖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濮陽滑縣高丘子墓在何中聞喜縣洪崖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此三郡並云上古死人之空塚也而不知高丘子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

水又受琅玕華丹於中山復託死乃入玄洲
受書爲中嶽真人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
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崖先生今爲青
城真人也漱龍胎而決死飲瓊漿而叩棺者
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服金丹而告
終者藏延南張子房墨翟子是也挹九轉而
尸鬼服刀圭而蟲流者司馬季主箏仲君燕
昭王王子晉是也夫尸解託死者正欲斷以
死生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肯腐骸太
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遁逸世之夫塞兆
民之源望也

造劒尸解法

真人用寶劒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當自
齋戒百日乃使鍛人用七月有庚申日八月
有辛酉日作精利劒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
四分厚三分半以杪九寸爲左右刃處其柄
任長短取適也頭可安錄錄也唯使長三尺
九寸耳

錄錄者鏤刻劒錄也錄左右面刻之作刃字
面有九刃字也錄背上刻作巳字作九巳字
也深刻之字刻皆從刃背而下順刃也順錄
而刻之也

諸刻處欲得以金銀廁填之益分明佳也劒
身中有刻象在後錄中央復有竪起如小半
錄者名之曰伏基內錄刻左面爲日字刻右
面爲月字先又圓刻日月之外爲郭也所謂
伏日月之光基五百年還出以揮五嶽入以
藏無間下以制九陰上以承玄冥衛足以逐
邪魔威足以鑒七精仰以映錄五氣俯以代
身化形矣欲知劒之左右內外以劒正指南
使劒背在上使劒刃在下也於是乃以東面
爲右西面爲左東爲內面西爲外面所謂迴
鎮黃赤縱到五行步斗舍陰斬電割風者也
斗謂七星陰謂六丁之神也劒杪九寸有兩
刃處並刻兩刃中脊上內外面各作三丁字
從兩刃頭始作丁字分以三寸爲一丁字字
順向劒杪

此劒恒置所卧林上枕擿被褥之間使常不
離身以自衛也既足以逐辟邪魔又可以照
映五形爾乃神藥題之即得遨景潛冥九

此劒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乃太極四真人靈劒之模範也或謂曰分景或曰揮之上質非世人所得但取精鐵按而作之準其成範也此神刀但當論鋩質有利鈍耳上人皆陶昆吾之石冶西流之金鑄而作之亦足以流景逸眞隱靈化形藥既陳矣將不待西吾之質乃成其妙也凡鐵亦皆可用也所穴百鳥羣遊聽風鳴而絶響麟角堂銳於虎存在於範質而已夫虎狼惡獸閒麟唱而竄西吾氣九十息畢開目忽見○狼之爪牙裁風聲堂狂於鵾鵡之猩手所貫在於靈音神氣道妙發煥德爲群物之軌眞爲至空之柄足以鎮萬精之眩惑威千凶之馬驟虛任意所適或可改名易姓還反故鄉○當易著太一迎服留故衣巾以覆劒也乃乘又乃生蟲既劒入棺即復劒形不復爲尸形無所忌難矣劒成死尸與眞不異又有鬼氣也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太極眞人命太一使者齎馬執控并迎以實衣悅惚而來不知所以然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而我易服束劒流景變迹徒相衛比肩對目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遁三辰巔徊日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實衣無縫衣也劒字子千名良非若未用劒之時眠卧常

尸解次第事迹法度

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劒而卧又以津和飛精作丸如大豆於是吞之又津和作一丸如小豆以口含緣拭之於劒鐶容時劒名字祝曰良非子干今以曲晨飛精相哺以汝代身使形無洩露我當潛隱汝暫入墓五百年後來尋我路令請別矣愼勿相悞上昼太極言功八素祝畢因閉目咽氣九十息畢開目忽見太一以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於是上馬顧見所抱劒已變成我之死尸在彼中也臨時當易著太一迎服留故衣巾以覆劒也乃乘○馬驟虛任意所適或可改名易姓還反故鄉無所忌難矣劒成死尸與眞不異又有鬼氣又乃生蟲既劒入棺即復劒形不復爲尸形也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太極眞人命太一使者齎馬執控并迎以實衣悅惚而來不知所以然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而我易服束劒流景變迹徒相衛比肩對目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遁三辰巔徊日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實衣無縫衣也劒字子千名良非若未用劒之時眠卧常

祝呼劒名字曰良非子千神全揮靈使役百精令此我長生萬邪不害天地相傾雷容祝於劒鍔之中上馬時以蔵景錄形靈九二枚着劒嚢中結空嚢口着被中良久已復變成劒嚢中劒也二三年間乃忽然自失之耳此曲最飛精一名七陽日精之華蓋琅玕之併倒矣此丹復能流遁散形分景蔵毫四海不能容其體粟米固能纏其外者也隱廻七度昏蔽三光實其妙矣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九之化者皆不得返故鄉返故鄉則為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

尸解神杖法

赤書玉訣云當取靈山陽向之竹令長七尺有節作神杖使上下通直甘竹乃佳書黒帝符著下第二節中白帝符第三節中次黄帝符第四節中次赤帝符第五節中次青帝符第六節中空上一節以通天空下一節以立地蝿封上節穿中印以元始之章又蝿封下節穿中而印以五帝之章絳文作韜長短大小足容杖卧息坐起常以自隨行來可脱杖衣隱以出入每當別着淨處以杖指天天神設禮以杖指地地祇伺迎以杖指東北萬鬼來形乘杖行來及所施用當叩齒三十六通思五帝直符吏各一人衣隨方色有五色之光流煥杖上五帝玉女各一人合共衛杖左

右微祝曰

太極真人誡大傳受此雖年多者所謂道初起耳上古之世平當全其限中古世衰漸可半之下古世亂三分之一乃可傳授不但此法而已長生大道亦然若必是其人亦復不限下古謂金馬之世也事在太極真人誡中

太陽之山元始上精開天張地甘竹通靈直符守吏部御神兵五色流煥朱大金鈴攝異上兵出入幽冥召天天恭攝地地迎指鬼滅滅妖魔束形靈符神杖威劍百方與我俱生萬劫之後以代我形影爲吾解神

[illegible]

與我俱生萬劫之後以代我形影爲吾解神

昇上清承符告命靡不敬聽畢引五方炁各五

五咽合二十五咽止行此道九年精誠不懈

神真見形杖則載人空行若欲尸解杖則代

形倏然之間已成眞人朝拜以本命八節日

當燒香左右朝拜此杖則神靈感降遺則成

矣○

水解 凡三

辛玄子

長梁溺死西王母勑都北帝愍之勑三官攝

取骸還魄復得成人度命南宮令正差領東

海侯補禁元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

段季正

道跡靈仙記云代郡段季正隱士也晚從司

馬季主學道渡秦川溺水而死蓋水解也今

在委羽山中

王進賢

王進賢者琅琊王衍之女也遭石勒略共侍

女名六出赴黃河自誓不受辱即投河中時

遇嵩山女仙韓西華出遊見而愍焉撫接二

人救而度之外示沉沒內實容濟矣西華即

將入嵩高山授以道要今在華陽易還宮中

矣六出本姓田漁陽人沒儀今田諏孫也年

可二十二三體貌端正善有志節故能與進

賢同赴於河又田諏曾有陰德行善福及六

出故亦得仙也○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四

尸解

太極真人曰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錄蛻也軀質變也五屬之隱適也雖是仙品之下第而名山或崇明世教令生死道絕欲斷子孫之其稟受所承未必輕也或未欲昇天而高棲近戀蓋神仙為難矣或欲長觀世化憚仙官之劬勞也妙道一備高下任適固不可用明○

觀生以制其定格也所謂隱回三光白日陸沈者也又云以錄形靈丸塗大炭刖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一丸和水而飲之抱木而卧則他人見已傷死於空室中謂之兵解凡百縱任即不得還故已也當娶妻名易容貌爾昔有人作此法入林慮山積三年而復還家也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反望故鄉此謂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閻其間隙豈妻以死加之也

戎胡授舜十轉紫金丹敘

集靈經云昔舜移平陽而欲出都於蒲坂路逢北戎之胡以柱形而觸舜舜曰異人哉而左右執胡而咨之舜曰是老胡矣命釋之左右捨胡令去胡回曰余以柱故而得見於汝君不柱而不見於余者何逐不肯去左右以狀聞舜曰致之左右不肯進謂左右曰天子鄙我也以命命所繼於汝君也然余非汝君不日致致由於汝君之至致余余自致哉遂卧為本土之歌左右以狀而告於君君曰致而不來者慢於余致也就人之國慢人之本○

者諒有以也遂命駕迴之於胡所仍卧不起舜就而請之曰客抗於主主無於主之禮請客據客禮朕就主事焉胡曰禮也何如而遣余之生也余不知禮而生余之長也不約而長生而不知禮而天生之長而不知禮而天長之生長天之道也禮者忠信薄也今為天子不知所生而改改於禮說惡能達生而體也舜聞而吒曰胡豈聖人歟朕當受教遂禮之胡乃授舜十轉紫金丹方遂南巡於九疑尸解而不返

太一守尸

夫解化之道其有萬途或隱遁林泉或周遊異域或覩逢聖匠或會遇真靈或授錄而記他生或文帶而傳仙訣或坐死空谷或立化幽巖或髻髮但存或衣結不解乃至水火蕩錄經千載而復生兵杖傷殘斷四肢而猶活一足不化五藏生華若趙成子之類皆名著紫府籍在丹臺是得三官太一守尸而不泯也太一守尸而號務猶收宇歸會昌一名解萌一名寄頻蓋尊主性命也○

景霄真人

高聖帝君言景霄真人曰欲刻名玄紀迴天九霄解形之法當以五月五日上合之時沐浴清齋正中入室燒香北向九拜朝禮玉天畢北向叩齒十二通思齋室之內中有丹雲之中煥爛於一室之內存五老仙伯在丹雲之中披髮青衣帔冠通天玉冠手執青文之錄思領仙玉郎著雲錦之袍冠七寶玉冠手執白銀之簡思見二真為我記名於白簡之上結錄於青文之編以我簡錄付監真使者定錄左仙上剌九天帝王七聖凡下簡錄定名五老仙伯領仙玉郎化入我身絳宮之中便祝

朱明南丹慶合上陽天元交會六願內昌九聖七真齋靈壇臺上剌玄簡結錄西官刻書正音明達四通丹雲迴霄來降我房飛羽儀衛翼羣光左策朱鳳右從游龍六轡同舉超登華堂五老攜契四極齊雙長保玄暉日月同光畢又七拜禮七聖咽七氣止行此七年則玄紀得道之名於上官九霄迴映昇入無形○

太玄陰生符

靈寶太玄陰生之符真人其祭黙服佩皆有法在本經

太極真人遣帶散

真人曰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後去或刀或劒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既得脫去即不得迴憩故鄉及父母妻子之愛也惟此散化即當解之潛於衣帶之上緊結而繫之閉息作法而去頗易於他爾方藥如後

水金一大分丹砂二大分水銀三大分
庚鉛四大分黄土五大分
右共細研之取九陰神水調勻塗衣帶上繫
結之當自脫去但見其尸卧於林箕間
軒轅黄帝
黄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
能言聖而預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
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
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云黄帝採首
山之銅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昇攀
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
而悲號故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烏號焉
讃曰
神聖淵玄　邈哉帝皇　暫在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昇昊蒼
窴封大辭
窴封者黄帝時人也世傳爲黄帝陶正有人
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火則以教封子
封子稽大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
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窴北山中故謂之窴封
軒轅黄帝
黄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
能言聖而預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
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
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云黄帝採首
山之銅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昇攀
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
而悲號故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烏號焉
讃曰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寘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
王徴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
死轉近矣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絶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予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受
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
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
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
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
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覺其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
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日

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先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墜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器盛水著兩甕之間吹而噓之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澡之皆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舉眼即見千里上物亦能久矣其務魅時以服之佯死尸解而去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遇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有見其乘鶴駕(駕)上(上)嵩高首焉

讚曰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清平吉

清平吉姑國人也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而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門又尸解而去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文帝時賢大夫鄧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竊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言之陋今舉貴不服四時不和徒趑趄而言相引以勢相延以利賢者乃何羞爾夫內無餓寒之累外無刼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而無言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不德也鳳凰不與鴟雀同群公等瑣瑣何足知長者乎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高者安勢高者危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宋忠抵罪賈誼感鵬梁孝王墜馬吐血而死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宮中師

西靈子都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去之際留枕席以代形粗似如其身不異也家人乃葬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碑讚云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類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把枝扈之輝顏如少女髮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寧人也少好養生服桂屑後與司馬季主俱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太玄仙女得尸解之道

徐謦

徐謦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遁術能收東邪精錢塘杜氏女患邪謦爲作術召魅即見丈夫著白帢舊衣入門謦一叱之即成白龜一旦爲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峭山斫春柴日暮謦未返明旦共見謦在山上腋挾鎌荷樹而不動或向前抱唯有空殼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鍊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誕繫獄俾死良久蠕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龍述

龍述不知何許人（曾大）也於金山得神芝寶如梧桐治而服之日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

王方平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C）洛之要遁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握已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記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材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躬學道也方平在躬家三十餘年躬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

高遠後語躭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
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躭知其化去不敢下
著地但悲啼數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
具棺器燒香就牀著衣至三日三夜忽然失
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
日躭覺或謂躭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
知躭將終故委躭去也方平乘入括蒼山過
復棄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羙山擇以自足
具住焉門蔡經家

聚巳 大新

樂巳者罽那人也好通不修俗事太守詣與相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巳曰聞○樂巳者罽那人也好通不修俗事太守詣與相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巳曰聞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巳曰唯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冊冊如雲氣狀須臾失巳而閨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巳前後入朝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巳後至而頗有酒態酒至又不飲即西南嘆之有司奏巳大不恭詔以問巳巳頻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謫人爲臣立生廟今旦耆老皆令臣飲不得即委之是以頗有酒態適來又觀臣本郡太火故冥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書問成

都果信云正旦日兩自東北來而有酒氣後
爲事而誅即兵解也

女具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儁之女也幼少有善行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適化遊洞天素臺在易建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羙山擇以自足也

女具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通變化偉嘗從出而無衣甚愁之妻即爲致兩繚無故至前偉好作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以少藥投其所以煎水銀須臾成銀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通不得已妻尸解而

去

劉憧

劉憧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
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
有所修爲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

用藥多自採識草石乃窮于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檻車載往蔣山採藥暮還廷尉憺後以兩短卷書與徼吏不敢取憺焚之一夜失憺關鑰如故門吏行夜得憺送還廷尉憺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殲後勿釘棺也既被殺後數日文帝疑其言使開棺不見尸有竹杖云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蘇公受服术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主諸水兩官玄賓善數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爲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爲無無亦有有爲所以我目都不見物亦不見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其所論緣端據如此桐柏諸靈仙亦不能折之自云昔於蓬萊過宋晨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火在於東陽谷口攜弟子登崖穴處御六氣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聽爲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大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藥冠履而歸下馬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作如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徼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畧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冢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枝萇尋亡

陰君傳鮑靚尸解法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鑒識洞於幽元沈心冥思人莫知之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

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濾者俱杜陵北鄉人
同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
遺於靚等使易世變錄改氏更生合爲天倫
根宵雖異德蔭者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
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勅召之要行之
(廿六)
神驗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大興元年
(十二)
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
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此人徐徐動足靚奔
馬鏡及已漸遠因問曰相觀行步似有道者
此人曰吾仙人陰長生太上使到赤城君有
心故得見我爾靚即下馬拜問寒温未及有
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計至
蘇峻亂是足十年君慕道久矣吾相當得度世
爾仙法老得仙者尸解爲上上尸解用刀下
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其異身遁去勿復還家家人謂刀
於牀上矣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傳靚此
是其人也用竹木皆以神丹藥筆書太上太玄陰
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皆美一爲十廣
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

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

折象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黄老之業後師
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篤尚養生玄
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爲多藏厚亡無益散千
(十三)
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賓子文有言我
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刻
亡日尸解如蛇蛻而去

吳猛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殊無憍慢色夜寢在父母邊未曾離
也夏月多蚊虻不搖扇有同寢人見猛在不
惠蚊虻問其故猛云恐蚊虻去我及父母爾
得道後登廬山與三弟子越三石梁至一處
高堂多珍玩不可識弟子乃竊取一物欲以
示世人還見向經梁化小如指須臾晝昏猛
知弟子有過失使送還方得度後太尉庾亮
迎猛至武昌便歸自言算訖未至家五十里
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無尸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之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但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聞召取關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棊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乃欲窺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爾慈曰知君欲殺故乞去爾曹公曰固無此意君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相留乃為設飲慈曰今將分贓願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酒南冷慈解劒以攪酒須臾劒都盡如人磨墨之狀初曹公問慈求分盃飲酒謂慈將使公先飲以餘酒與慈枝簪以畫盃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寸許慈乞飲盡之以杯撫屋棟盃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盃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盃已失慈所在舉坐莫不屬目還問所常住處曹公欲殺之知慈是以免死乃勑外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奄忽失之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公公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受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聞召取關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棊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乃欲窺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爾慈曰知君欲殺故乞去爾曹公曰固無此意君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相留乃為設飲慈曰今將分贓願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酒南冷慈解劒以攪酒須臾劒都盡如人磨墨之狀初曹公問慈求分盃飲酒謂慈將使公先飲以餘酒與慈枝簪以畫盃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寸許慈乞飲盡之以杯撫屋棟盃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盃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盃已失慈所在舉坐莫不屬目還問所常住處曹公欲殺之知慈是以免死

慈即飲其半送與公公不喜未即爲飲慈乞飲盡之以杯撫屋棟盃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盃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盃已失慈所在舉坐莫不屬目還問所常住處曹公欲殺之知慈是以免死

王延

王延字子玄扶風始平人也九歲從師西魏大統三年丁巳入遁依貞懿先生陳君實機時年十八居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特相友善又師華山真人焦曠共止石室中餐松飲泉絕粒幽處後周武帝欽其高道遣使訪之

焦君謂曰世道陵㚟佇師拯援可應詔出以弘大法吾自此逝矣延來至都下久之請還西嶽居雲臺觀周武詔修所居觀宇以山高無土運取爲勞延點告玄真願有靈貺忽於觀側巖間涌土取之不竭又山上無油延置一甕爲貯燈油之器一夕自滿累歲然燈用之不減既居山頂杜絶人寰毎有人來寄客二青鳥先來報之其鳥如烏常飛左右延毎登仙掌蓮峯攝衣前行如履平地將至即有二青鳥先來報之其鳥如烏常飛常有猛獸馴衛所止其三洞玄與真經玉書皆焦君所留俾後傳於世周武以沙門邪濫大革其訛玄教之中亦令澄汰而素重於延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要乃詔雲臺觀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勑置通道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七卷凡經像疏論八千三十卷奏貯於通道觀由是玄教光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稱位置玄都觀以延爲觀主又以開皇爲號六年丙午詔以寶車迎延於大興殿帝潔齋請益受智慧大戒于時丹鳳來儀飛止壇殿詔以延爲道門威儀之制自延始也蘇威楊素皆北面執弟子之禮仁壽四年告門人曰吾欲歸止西嶽但恐帝未悉爾是年九月委化於玄都觀體柔香潔儼然如生白鶴群飛彩霧徊合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煬帝初即寶位聞之尤加歎異賜物百段錢二十萬設三千人齋送還西嶽所至之處奇香異雲連屬不散入壙之日但空棺而已得解化之妙焉

王叟

王叟窶居冀氏縣四十餘年不知其所來狀貌七十餘矣常以針劄異於常醫有患邪疾者以刃傳其所用針砭開其喉取一物如蠐螬頭足並具獨少尾而已叟曰此物形狀足則人必死矣幸去之遠也疾即愈有背轉急痛如束縛者以刃割其背數寸去兩脇下筋各截尺餘其疾遂已或問針劄者皆不言覺有割之痛而疾立除矣如此得効者歷年不可勝紀忽謂人曰余明年夏初將有所適不可復住矣及期無疾而

卒隣里之間但聞香氣累月及瘞葬之時棺輕若無物皆以為尸解仙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五

尸解

洞生太帝君鎮生五藏訣

太極金華眞人以此經文刻於太微帝君紫微宮玄珠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五石異方津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歸眞氣適浮煙血奔流精哀哉兆身非眞不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丹醴華英會以七白靈蘂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正心向東凝精厲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此文乃上清八會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者也太素眞人顯別書字受而服之求其釋注於太極帝君焉雲草玄波者黑巨勝脽也一名玄清丹醴華英者蜜也五光七白素飛龍者石英也法當種薤菜使五月不掘拔唯就鋤壅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佳藥名為五光七白靈蘂擇取薤白精肥者十斤黑巨勝脽一斛

五斗白蜜凝雪者五斗高玄巖絶泉石孔之
精水三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厲瑯者五
枚光好於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卵之小
者好瑩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之餘迹
先清齋一百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
寔口向西屋土起基高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
上是九月九日申酉時向竈口跪東向內五
石子於釜中於是乃先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魂固
○骨鎮肝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養肺神使無朽廢肺上生華千萬億歲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憩元父理精玄母鎮肺守
赤帝公石帝君同音玄母理神桃康鎮心守
養心神無厌無沈心上生華華茂王林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嫈守
養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次又
投一枚於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魂鎮脾守
養脾神使無崩頹脾上生華白日上昇投石
時各閉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
再拜又取雞白五斤好者覆於五石之上畢
內蜜灌雞上畢內脾一斛五斗灌蜜上畢乃
格度脾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入清
水使不滿釜少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十
日平旦發火當以直理之木燥燥好薪不用
蠹蟲及木皮之不淨薪火煮之纔令楹劣沸
○而已勿使涌溢大沸當盡發視其下火當先
視脾格處所若煮水煎竭輒當益水所盡三
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
脾二寸格論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棄
之於釜中去下火反竈蓋其釜上五日乃徐
取五石平旦向五方各拜拜畢跪以此脾雜
以棗漆水以次服之餘水及脾取令送石子
入口下喉中耳聞之時亦如初投石於釜中
時一一按視而服之也畢又五拜再畢著藥
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由五精

伏散化形故自流透於雲腴之中無所疑也
但當日服五合以酒飲送神變反質各自鎮
養五藏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
猛石精飛去津湯壞爛雲腴熬臭不可服御
又雲腴之味香甘異美强骨補精鎮生五藏
守元凝液長魂魄眞上藥也以好器盛之密
蓋其上即日服二合爲始日以爲常若腴塞
煎强者亦可先出服石後加腴更和腴煎取
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九服之者日三十九
大都九不如腴服佳也趣後住人所便則安
○
於體體便則無不佳常能服此腴者石乃住
若先腴盡當更合如前用白石英五兩鎮釜
底二兩輒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礪石圓而
重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常燋
竭之淵若不欲更合此腴者亦無損於前五
石此腴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腴一名鍊
五石之華膏服之十五年內外洞徹長生天
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眼可夜視
眞人云此方愈於鍊八石之餅全勝於玄水
雲母之玉漿既服此五石五石入喉徑實鎮

五藏一藏中輒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
皆生五色華也

太陰鍊形

眞誥曰若人之死暫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
既灰爛血沈脉散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
七魄榮衛三魂守宅三元護息大神內閉或
三十年二十年隨意所出當生之時即便收
血胄肉生津成液質本胎成易形濯貌乃勝
於未死之容也眞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
官者此之謂也太微天帝詠曰太陰鍊身形
○
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合靈雲而能
登太極金闕爲眞人又云趙成子死後五六
年樵人入華山中見之蓋得鍊形於太陰之
道矣

水火湯鍊尸形

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嶷丁鬱絶五靈玄老君
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黃之胤太清之胄先
於元福棄賢世界始育天中年至十二性好
幽寂心說山水遠於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
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殆盡敷明於

地鏡山下過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飽患窮乏
年體體頗賴不服營身救於百姓遂致疲頓死於
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
山下九天壽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
神於朱陵之宮帝還金翅大鳥常數兩翼以
災滋天治天水拂其尸漂於無涯水過之後數明
罹落員曹郎渠初點天鬱皐之國北龍玄丘
獲其尸七百年中形體不厌至水却改運洪
四十年中又經山火火行燒燒尸形尸於火
○中受煉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
尸於大尚猶盛數明嗽嗹成洪雨大水以滅火勢
中爲邪所入六十年至一百二十年稍異於前緣
修行正一朝請生氣無邪所亂至六十年即
更延請六甲子一百八十年直至五六三
年更延至三甲子一百八十年直至五六三
真氣積實氣與神合所爲克獲從一百二十
百年陰陽三萬六千神氣集不散得爲尸解
○蓋死而葬生肉身周行五嶽七十四方一一○
受事訖即得白日騰翥飛行無待皆正一之
道或有劫修正一功滿成就洗滌玄祖黑簿
除名露影陽錄雖功成道著先未知道之時
積罪殃結毀破肌膚損傷骨脉成就之後得
蟬蛻留皮換骨隱路巖宂養骨髓滋皮肉千
日方朝五嶽受事與前等同功也或有積聚
幽結代不流善百邪必集飲啖貪淫損傷五
藏衰方曉知勤修正人雖成就名入仙民之
籍然質殃尸重道期將至質不能住即太陰

正一真人曰錄質者何其狀有三夫督長生之道皆須明曉生氣接續衰厄每甲子六十日爲一甲人間有六十甲爲陰甲天上有六

君號

陰陽六甲錄形質法

日爲一甲一甲人間有六十甲爲陰甲天上有六

君降體中五藏六府三百六十陰神侍衛閭
消肌肉露骨留五藏百神守衛或經一年二
年或十年隨先福深淺方降太醫博士再肥
骨肉徐徐如舊反生再起體如玉人或世事
嚴宂隱養形質經千日方遊太陰水帝受事
訖得為水府掾更居四海名山為封柱官積
功成就遷劾五嶽官吏即漸徐見真仙之道
王真人曰此三狀諫法並在下卷更不繁述

修九真中道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云夫人修身中九真之○
道身未昇登翳景示俗暫入太陰身經三官
三官不得攝也則九真召魂太一守骸三元
護氣太上攝魂胃肉不朽五藏不隕能死能
生能陰能陽出處入無天地俱生是道士精
靜營形感致九真之氣應也三元飛精以盈
虛太一抱尸而反質微乎深哉九真名字多
此不具錄之略鈔出在道例第九名數品中
又常存九真神常所居育乃在此房紫明之
北觀生績精防守玄谷出入命室遊遊洞闕
時入中宮上通太無太一守魂寢息幽庭

化形耀景

真誥第七云受學化形濁景易氣十二年氣
攝神魂十五年神東藏魄三十年指中骨還
附神氣四十年平復如生人還遊人間五十
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居廣寒之臺百年得
入峴瀛之宮

地下主者

太微金簡玉字經云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
真科一百四十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得飛
華蓋駕羣龍登太極遊九宮也夫至忠至孝
之人既終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
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
仙官又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者能
感激於鬼神使百鳥山獸剔其墳埏也至忠
者能公抱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殺身以激
其君者也比千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
此得變錄者甚多略舉二人為標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為地下主
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為東西南

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也

夫有蕭邈之才有絶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爲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爲一階也

榮貴有至慶至貞之才者既終受書爲三官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漸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也

階夫有至慶至貞之才者既終受書爲三官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漸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也

清爽之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漸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也

此以漸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也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遠後嗣或易世錄化改

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

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

左骨女留右骨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

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日視其

形如生人尸不強直足指不青手皮不皺者

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右此五條

之號令矣諸有英雄之才猶雖四海誅暴整

年歲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於三官

皆積行積仙不學而得但階級之難造道用

書爲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公

賓友以助治百鬼綵理死生此等自奉屬於三官永無進仙之冀坐殺伐積惡害生尤多故也秦始皇今爲北帝上相劉孝本爲南明公賓友有其人甚多略示於摽的耳齊桓公今爲三官都禁部主死生之簡錄晉文公今是三官之賓耳無豫真仙家事矣

蓂先生

十莫記曰蓂先生者古之神仙在黃帝之前常遊四海之外崑丘之下有蘭沙之地去中都萬里其沙隨步隨沒不知淺深非得道之士莫能涉之沙如細塵風吹成霧泛泛而起有石盆之花輕而堅勁一枝千花千年一開隨風靡靡名曰青藍花灼爍可翫又有魚鱉龍蛇飛於塵霧中光生因翫藍花常遊其地又食飛魚而死臥沙百餘年驟然而起形容復故乃作遊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靈壽光

神仙傳第十云靈寶先者扶風人也年七十
餘乃得木英丸方合而服之年如二十許建
安元年已年二百二十歲後死於江陵胡門
家殯埋百餘日人見之在小黃寄書與門門
得書掘視之棺中空無所有釘亦不脫唯故
履存焉

趙成子

南嶽夫人告曰吾昔有入室弟子仙人趙成
子者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棄爲之成子
後欲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故自死亡於幽
州上谷玄丘中石室之下死後五六年有山
行者見白骨在室中露骸其室又見腹中五
藏自生不爛如故五色之華燦然林內彼山
行人歎曰昔聞五藏可養以至不朽白骨中
生花者覩其人矣此子將有道不修行平將
中道被試不過乎因手披之見五藏中各有
一白石子鎮生五色華如容狀在焉彼人曰
使汝五藏所以不朽必以五石生華故也子
已失道可以相與因取而吞之去復四五年
而成子之尸當生彼人先服石子以成子當

生之旦而五石皆從口中飛出如蟬狀隱隱
雷聲五色洞明徑還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
形而起如一宿醉睡之間其人心懼怨因病
日甚乃至入山尋視死尸所在到石室前方
見成子偃據洞牖面有玉光而問之曰子何
人哉忽見有五老仙公披錦帶符手秉羽節
頭建紫冠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寶
石者此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紫
而失言比歸達家瘡遍已匝一門大小同時
俱死族亦遂滅矣

許玉斧

真誥第十許長史第三男名虧字道翔小名
玉斧幼有珪璋標挺清秀瑩潔耽塵務居
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火
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太和五年於茅山舊
宅年三十而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源館中
常去來四平方臺後爲上清仙公

張睿

真誥云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
因伏而不起遂乃夜解明旦視形如生此壇

今猶存歷然也

許道育女異

許黃民女道育宋孝建元年甲午歲於壞山亡世謂之許大娘卧尸石上尸壞不殯常有香氣也亦出道學傳第二卷

范豺

范豺字子恭巳西閩中人也宋元嘉中有名香數十斛細擣貲以作湯朝用湯自浴正中湯盡不復聞聲侍者入看見豺還著故時布衣披帽坐而無復氣江夏王令殯殮而不下棺蓋四日尸不臭送還葬於新亭豺亡時年○四十九膚貌顏色擣如初劉凝之爲豺作傳書置道書部不傳於世

喬順

喬順字仲產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山修道年七十不肯娶妻絕交接之道心不染可欲之地一旦歸家自言死日其時果死世人以爲知命既葬之後有見順於墩煌者前世傳之皆以爲昇仙故訣錄曰仲產知道通化神仙七十不娶畢命幽山

諸真要略

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武當山隱士南陽翟輔撰

抱朴子初受業於從祖玄其覽悟超至包綸之結形非性無以成其體故形長而煩性滋深年茂而獨欲念甚也是以聖人之垂道清淨以潔精神除煩以混元一故能冣括玄和照明無障而習凝有諸否除煩有深淺致使神裕有遠近慮能有彼此陵陽所以善噬霞於朝陽而不能釋焉夷於濤駕者也夫學窮盡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於心明者未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寂之真表也而責亟氏之闇洪災季占之迷靈貌謂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夫天地以元氣而著成聖人以性鍊而陶真元氣有渾煩渾煩在剖判之前剖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有冣度冣度在數見之內洪災生於渾煩之運故洪災不可以數見審也性鍊有苞玄苞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色形色然後有血機血機在觀揣之內靈貌生於苞玄之運故靈貌不可以觀揣得也是以至人不責

鑒於備達知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錄之有萬
平也昔者吾學於陶先生與邯鄲太子王
休長延問子甘元淑弘農張伯英青牛子封
君達河南卜文先陳留成仲式等俱受五氣
端玄經數子並以學達昇玄而吾以滯昧濁
質弗通味旨然所誌略猶可得而言夫人稟
生之有真僞神分之有巨細皆五氣之所流
也是以至人莫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
之源師導學者莫不明乎五氣之本以弘莫玄
之教王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性以闡天地之
和貫於五氣之用大矣哉夫五氣者陰陽之
中五常之氣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
藏之氣一象天地五行四時之賦也天以五
行爲五常人以五行爲五藏天以木府仁其
温爲春以主生生之常温精上結爲歲星以
照開篤之表人以木爲肝其識爲慈以爲温
恭喜悦之藏其藏精上形爲口以仕啓泄之
司象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敘之意也
天以火府禮其炎爲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
上臨爲日以宣曜明之道炎精上結爲熒惑
之星以表察司之禁人以大爲心其識爲哲
以爲鑒達之藏其藏精上形爲目以任光視
之司象天之有夏有日以生其明勝長大之
意也天以土府信其厚爲地主王季夏統維
四方以主産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結爲鎮星
以照公靖之表人以土爲脾其識爲公正之
藏其藏精上形爲舌以任審味弘當之司象
天之有土德以生其受宜辯重之意天以金
府義其涼爲秋以主成裁萬物之常涼精上
結爲太白之星以照斷肅殺之表人以金爲
肺其識爲氣風之藏其藏精上形爲鼻以任
猛決聲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
敦簡之意天以水府智其寒爲冬以主保實
澄廢之常義靈上臨爲月以宣晦皇贊玄之
道寒精上結爲辰星以表法慎之禁人以水
爲腎其識爲領以爲舍歆沈慮之藏其藏精
上形爲耳以主聽採聞鑒之司象天之有冬
有月以生其謀承納之意人之有五藏温涼
寒熯猶天之有四時也人之有耳目猶天之
有日月也人之有精神猶天之有太帝也精

神居乎心脾之中肺肝之間猶太帝處四守之內也精神以膽爲御坐猶太帝之居紫微宮也以心爲御庭猶太帝以太微爲御庭也以脾爲內室猶太帝以軒轅爲內舍也以肝爲咸池以肺爲天河以腎爲司閽猶太帝之有四守也紫微執計而先左故精神接膽而守肝是以人生莫不以溫恭慈喜爲先治也精神以氣爲衆與以行爲五識猶太帝以運爲術行以周乎天之在人亮清而爲嚴氣澂濁而爲咭聲夫氣之在人亮清而爲嚴氣澂濁而爲咭聲○揺延而爲音咭放舒而爲吁青平辨而爲言呼怒鼓而爲詈言深爲語語深爲談談深爲論論深爲議議深爲詖詖深爲譖譖深爲誘誘深爲諂

之爲性氣會機指精神適之爲情氣容隱模精神運之爲意氣合裹遇精神澄之爲慮氣美偶觸精神降之爲勇氣健精神榮之爲願氣仁垂注精神鍾之爲念念深爲矜矜深爲慈慈深爲愍愍深爲憨憨深爲憐憐深爲愛愛深爲憎憎深爲惡惡深爲悲悲深爲喜喜深爲啼啼深爲號皆肝府之氣也

起也

夫肝者精神首運之路也故嬰兒之生墜藉而先啼肝氣激也未知偶識於人寤寐怡然而獨笑肝氣浮也未知有揺於人抱支躁然而獨揺肝氣煩也多恐驚而無當捍之威善直一而無繁頑之欲皆精神未及周御於肺脾心腎四藏之氣也

夫魂魄者精神所首左枕爲魂精神所體右據爲魄故肝藏魂魂動爲恐肺藏魄魄動爲慴魂震爲驚爲怖故嬰兒之所以多恐驚者精神之所在肝也及其長有怯勇者膽虛爲怯膽實爲勇膽附乎肝生而怯膽附乎肺生而勇剛捍而生膽附乎肺柔澤而生膽附乎肝人怯積習徹聲而成勇者膽氣漸而增也人怯醉酒者氣清而爲溫恭慈仁深念之而滿也醉而吾怒作呼交錯不至其常者五藏之氣浮而亂也

精神御氣于肝氣清而爲溫恭慈仁深念之達其體恭而安其視泊而正氣浮而爲喜適

感會之悅氣煩而爲戲謔笑劇之極氣激而
爲啼號哀泣之至由是有樂極則悲悲極則
樂亦復爲憂恐怵惕愁懼之時皆肝府之氣
激動之中因事周環憧憂之所生也
精神御氣于脾氣清而爲公正弘惕吟詠閑
逸之思其貌則和而舒其視則平而莫氣浮
而爲輕委於物不慮之誤氣煩而爲寬慢驕
怠忽略之失氣激而爲矜擾怨恚嫉恨
忿懟躁塞之違
精神御氣于心氣清而爲鑒達周物之敏其
容是有決速之精氣浮而爲虛華矜妄輕談
○
詛語詬詈是非之論氣煩而爲躁怒著奢
華矜誕剋好勝人之傲其視則高而耽其與
人對則以貌忽人有簫然無偶之狀舉動不
自勝守氣激而爲脫輕颯躁之烈
精神御氣于肺氣清而爲貌威色尊不可抑
之顏氣浮而爲輕治貌列高深失准有不常
之色氣煩而爲凌傲莫顧之畜氣激而爲勃
然振勇驚急之害
精神御氣于腎氣清而爲謙儉約謹之節氣

浮而爲妄欲詳匿悔惱之弊氣煩而爲貪悋
嗜欲聚斂無厭之鄙氣激而爲衝忌陰邪謀
逆之毒夫人之生氣未嘗不煩煩者氣積之
大恒也過靜則清氣有生過動則浮氣益起
過發則煩氣益盛過觸則激氣益迅氣有流
謝故氣煩則急急必弊弊而多過者觸觸而
激激必竭竭則衰衰則精神散矣散則絶絶
則形體朽矣蚤過驕恣風厲入之則暴卒而
僵衰極氣盡則老斃而終此人生之所以死
也溫恭慈善之變變而爲諂柔而爲曲恭而
爲媚其俯仰之謹色色則虛而佞措佞措則○
姚而早其容貌有不安之候公正之變變而
自專無憚趨陛肆固之驕其措則好訐人之
行以爲已正之驗也貌威之變變而爲傲忽
凌誕之慢始嫉矜害其道格善其目則竭而
冗其色則顏而懍其與言則不稱憂人之徵
也鑒達之變變而爲巧佞機詭譎毀之姦其
言則易而若真其宣則浮而振亮其目睛候
膝則搖易而窈遠有不治守之動其操則不
能久居重定之謙儉之變變而爲慕妾陰違

之武亦爲殘虐僭逆之幹其視則下而變其直則巧而厥其意則驕而矣其與居則有憤憑之氣失矣失積則時有雪霜愆商之侵世犯也是以聖人之和天地達民有五氣之變故不以意利而化之也

上好逸豫愛民有由恭阿順之巧厚之以利則民競諂柔色順之媚以求之故邪僞化惑之俗興而木行篤直之氣失矣失積則咎氣有餘縮之差世犯歲星之忌災則有溫妄之疫民員司令之禁殃則有項痛煩殞奪壽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諂詭遺○

上好悲敎愛民有文辨彩豔之巧厚之以利則民競機飾浮詭流尚之僞以求之故佞爲俸聽化閒之俗興而火行哲明之氣失矣失積則日有病無光勃蝕之促世犯熒惑之忌災則有暑妄之疫民員司順之禁殃則有鬼魅忤痛心悶殞絶悱惱及狂逆妄圖不道之覬奪壽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譎詭之爐

上好嚴厲愛民有敢斷赽決之巧厚之以利則民競慷妄逞其害烈而水行義守之氣失陰圖禍背化逆之俗興而水行義守之氣失矣失積則月有厭虧魄傷運速不常之度世犯辰星之忌災則有陰妄之疫民員司錄之

禁狹則有殘痼滯瘵墜及盜賊獄訟奪壽
迫促殘命之死谷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凶
淫梵虐遺孽之爐化失五常之氣世運五常
之災民沈五促之爐皆榮辱爭奪恥怨仇侮
嫉妒之所生也

○怒喜愛惡生是非是非生賞罰賞罰化末之
無厭之盛也於是乎利害生榮辱榮辱生喜
食華服重嬪嫱之選利害炫耀長而茂之爲
男女偶適之間而已矣五德之後無故以玲
夫嗜欲之本勢不踰乎口實五味體充衣暖
夫民之生性莫非氣煩氣煩則嗜欲生焉原
之災民不自知已有五爐之民不自知已有五爐之固
其知拯民有五爐之難乎秖相激戾而生其
衆怨此不達之咎也故雖眛旦不忘徒苦心
而無成星言夙駕徒勞役而無濟夫道德之
運世也不眩民以煩利則民無所馳其欵求
不促民以煩辱則民無所忿其恥怨姦求恥
怨弗行則嗜欲自簡嗜欲自簡則民俗定一
民俗定一則太平淳樸雍和淑豫之深至矣
○
太平之民不自知在太平之世所以雍和淑
豫然也惡識夫榮辱爭奪恥怨仇侮嫉妒之
指哉

若夫嵎嵎之南而西北東北諸域之俗不傳
此東南赤縣之名教遺策而其民弗知有甲
兵攻伐之亂而其世弗知有相暴殺逆之禍
精保性常而大仙大賢慈淨之神出焉由茲
言之何瑣乎庸爾唯令故事之有乎夫爐
士之執政也勢傍典刑隆崇矜據明其權柄
識其寒暑欲以擅柬而懲違忤富貴而制蒼

可以未來乎賞罰之准令而能以遏之哉亂

生弗覺夫邵哉流末參差人情轉易已滑其
在始立意之頑而成其固弊仇衆濟逆之敗
也積代相習豈悟之哉是以燼士不可以任
之者也爲其將則禍大矣任之道學清淨之
衆則道學喪矣任之王者朝廷之列則王者
亡矣覩其血機觀其舉候豈離乎五變之氣
乎聖人之嬴教耳易可以審何亂之有哉惜
乎而固翼其甚哉是以至人之所以潛搜山
谷者豈好爲遁世之名乎蓋不欲以五燼之
俗滑其五清之氣也五燼之俗莫不以聲勢
相傾而亂其清氣者也觀其契色逞其聲音
欲無念慮潰中之氣者難矣事有爽違以已
求人欲無甲側媚悅之巧者希矣過有勢居
人求於已欲無驕凌豪御之張者鮮矣此三
者皆五燼殃氣有生之常也與之糅俗望無
亂清氣其可得乎是以道士不可得與其雜
處而狎之者也

九靈上實經云夫五情者陰陽五府之神氣
形於人者也故學仙者必隱靖山林潔修五
情欲清淨而精至以會真玄神應是以溫恭
慈悅之氣纖於肝木府之所賦也司命所守
也其治肝藏常以正月十日齋治少陽令人
肝氣生至二月八日定少陽應春風至三月
六日治陽明定春風至于四月四日於甘泉
東流水之北岸東面向朝陽之地晨早沐浴
蘭湯使身香潔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真
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左太禁上師之神上
宮左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叉手
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木府之真靈閒無他思
其禁不得有求於世利妄爲不柔之溫妄爲
不誠之恭妄爲不實之慈妄爲不衷之悅其
脩際攝息有定則肝氣真而無虛春溫不睦
之青不能得侵其實氣體節休和幹力强利
音無暴痛之疾司命之神奉之青龍護之青
氣繞之青旛調之東嶽之精隨之山谷之神
衛之若獨處林藪則百獸伏仁有自馴之驗
狼虎歸慈有忌猛之徵其修潔有積則青帝
之芝及黑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
之昇仙三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
木府則神第視峴崘之東少陽之域慈淨之

仙其神變能爲洪濛之溢涸能爲天地之倒
易能爲瓊宮玉宇滿乎天地之見木府少陽
之神性也哲明敏見之氣藏於心大府之所
賦也司慎之所守也其治心深則常以四月
四日齋定陽明受夏氣至五月一日應陽調
氣至于六月二十七日常以日中沐浴蘭湯
使身意清淨香火南面向日禮祈無上正眞
大道太眞內內及上宮太均之神宮內諸司頓首
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
大府之眞靈閒無他思其禁不得交接於世
○有規於世利妄爲不道之哲妄爲不順之明
妄爲不眞之敏妄爲不正之見其修潔攝息
有定則心氣眞而無煩夏暑不睡之晝不能
得侵其實氣其意明澄朗慧用道微妙鑒徹
眞性目無眯睡之疾司慎之神奉之赤靈護
之赤氣繞之赤波調之南嶽之精隨之山谷
之神衛之則鴻鵠鸞鳳之鳥應而歸之其修
潔有積則赤帝之芝及青玉之芝見於所行
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九千歲而息羸其潔
深大至著極於火府則神氣視峴崘之南太

陽之域太覺之仙其神變能爲洪濛之溢涸能爲天地之倒
易能爲瓊宮玉宇滿乎天地之見木府少陽
之神性也哲明敏見之氣藏於心大府之所
賦也司慎之所守也其治心深則常以四月
四日齋定陽明受夏氣至五月一日應陽調
氣至于六月二十七日常以日中沐浴蘭湯
使身意清淨香火南面向日禮祈無上正眞
大道太眞內內及上宮太均之神宮內諸司頓首
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
大府之眞靈閒無他思其禁不得交接於世
○事妄爲求名不體之公妄爲矯圖不淳之正
妄爲縱慢昏忘之弘妄爲專固不泰之重其
修潔攝息有定則脾氣眞而無怠衰豫安靜
而無憒濁塞悶體沈不收腫疽之病季暑不
睦之晝不能侵其實氣志意益沖而無厭免
之痟舌味藥物而無不進之滋屢尸之神奉
之黃龍護之黃氣繞之黃波調之中嶽之精
隨之四方群臣衛之萬鬼歸之其修潔有積
則黃帝之芝及赤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
得而服之昇仙二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

著極於土府則神第視峴崙之頂太和之仙
其神貴常寂不貴變動之見土府大坳之神
性也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也
司契之職司不犯森成道之神性也城陽鄰玉帝使往尊辰戌
日齋治人利氣至八月三日定少陰令人受
生氣至九月二十七日治厥陰令人受剛氣
常以日晡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
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右太
禁收土之神官右諸司頻首稽首三百數然
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金府之真靈閒
無他思其禁不得有御於世趣妄為騁逸抗
戾之尊妄為懷富之嚴妄為倨忽之威妄為
淫飾之儀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肺氣真而無
倦秋吟不睦之責不能得侵其實氣則喘引
和亮曾中無竭寒斷氣之妻司契之神奉之
之山澤之神衛之津梁之精侍之虎狼依之
為之驅用修潔有積則白帝之芝及黃玉之
芝見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七千歲而
息藏其潔深大至著柱於金府則神第視峴
崙之西少成之域成道之仙其神變能為偃
月之照能為行水而足不濡行地若水而地
不堅能為身上身下漂出水火之變金府少
陰成道之神性也城陽鄰玉帝使往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也
儀之義四不犯森成道之神性也城陽鄰玉帝使往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也
兩泌恰光威景動徐詳為儀譲倫妙容之氣
藏於腎水府之所賦也司錄之所守也其治
腎潔則常以十月十八日齋治厥陰受冬氣
至十一月十五日治太陰定五藏氣至十二
月十三日通太陽受腎氣至于正月十日皆
以夜半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北面向陰香
大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沆
瀣當作滋字太陰之神官後諸司頻首稽首
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水府
之真靈閒無他思其禁不得有馳於世務要
為傾邪之譲妄為失其常守及貪欲無厭之
倫妄為傾奪陰匿謂人不覺之妙妄為潛謀
新私之密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腎氣真而無
損冬寒不睦之責不能得侵其實烝則行步
勁速進退堅強腰窓玉房及胖胱股脛無疼

滯之疾其修潔有積則司錄之神奉之黑龍
護之黑氣繞之黑液調之北嶽之精隨之太
陰之神衛之靈蓂歸之其居水濱則蛟龍魚
鼈依之其修潔有積則黑帝之老及白玉之
芝見所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一萬歲而
息而飄其潔深大至著極於水府則神弟視崐
崘之北玄都之域太豫玉膏之仙其神變能
爲瞳天之變能爲他方遠膳之饋能以大爲
小以小爲大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之變水府
沉灑之神性也凡學道不能精立至潔於所
行則五府之神未嘉祐之而以服氣及進服
藥物藥精餌求丹石之小法多爲所敗矣設
小有効不踰五百年之力耳其術多退滑而
無成也夫殖至潔之氣於五府其精不泯及
蒸人遺莫不於九元之清而生之者也莫不
常爲仙爲神爲聖矣其齋法沐浴清淨所以
常於正月十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四
日五月一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七日八
月三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
五日十二月十三日者以道氣數之此日皆
天帝遊東井之日也是以行道輒當於此日
更起新意爲沐浴清淨之始倍加謹敬之爲
也其服氣法攝五情之息漸能有定然後常
以二月三日九日十八日二十七日若甲寅
乙巳丁巳甲子丁卯王相成滿日於山林隱
靖之處近東流水醮泉向陽之地地氣陽而
調也沐浴蘭湯以丹書玉房爲田字方一寸
玉房在臍下三寸精念玉房令氣致於丹田
去鼻中毛正偃卧兩足相去五寸兩臂去身
各五寸合目握固如嬰兒之拳是用滿舘爲
枕高可三寸若胷中有病可高五寸若病在
臍下可去枕既服氣不復得食生菜及生果
硬物服氣時食日減一口十日後可不食二
三日腹中或消消若飢選好肥乾棗上木煎
微得食之一日一夜不過此不念食者勿有
進致其飲水一日一夜可五升而已其太一
醮體亦可一日一夜五升勿絶口中常含棗
核者令人受氣且生津液故也如此則胷中
上下氣服腸胃致令得空虛空虛則和氣通
爲五神宗而助之則昇仙矣孔子家語云食

氣者神明而壽命教者智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雜食者百疾妖邪之所鍾焉是以食愈少者心愈開而延年益壽食愈多者心愈塞而年愈奪也翟煒擇周傳論云悠悠九天注注萬寓氣之所蒸產之所煩品物叢生迭相大小擾擾營營爲利害所纏有生之爲乎其猶塵粉之一聚浮於涔池之內有國之所域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是以莊周稱四海之於天下猶埜空之在大澤有國之於四海猶稊米之在大倉其中一世之是非芥石之利害焉足以經於曠然之念哉是以至人之所以輕天下細萬物也豈措心於矯亢之觀乎直以世利緜以干其智傑榮華無以褻其顧盼將在乎靖氣潔精其貴存真而已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八　　存九

宋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充翰林侍讀學士上護軍樂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張君房奉　勅纂

仙籍旨訣

道生旨

谷神子裴鉶述

鍾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棲真子楊君知余有道詣乎請述道生之宗旨余曰子不聽西昇經云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知生之所由又曰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非劫衆人是知修道之士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則茫茫然罔測道之來矣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曉耶楊生曰未悟予告曰欲曉則速具誓戒楊若再拜具詞曰某才器瑣微行能幽暗將掌血爲盟味以艷容爲歡娛罪根既深神彩益濁豈三魂之寧證被五賊之戰爭以悅恪而暢懷極其喜樂俄悼亡而感物過甚悲傷振蕩令門壞堂元氣虛羸漸通豈異尸居枯槁欲求何難骨立盥櫛錄寒暑煎熬既非金石之身須示風霜之變大患擬作微軀豈安實爲龍鬥野之

徒勞而覺幽玄之理步步就死兀兀不知人間
或有道高河上街入壺中覓服羽衣一遊而
縮其地脉珠幢玉節一舉而登其天門燮元
碟於金丹改容儀於玉液造化由已修行在
心魚鮾烟而重波骨雖枯而再肉伏以小子
蜾蠃之命纖芥之軀昏湯罔知敗亡有日忽
神鑒其毅天啓其心善造玄關志求道要慈
真仙而汲汲如飢渴中腸陋浮世之態態若
煙埃滿眼欲冀希奧之質長含蒙昏之問擺
去塵機冥投真朴推無形於恍惚見有物而
○
萌茅至此時則萬象空猶寸誠不撓敢冒旬
之靈將心而猶豫疑惧氷泮端倪瀆流荷重德
之實座仙童握節侍女焚香既得事之證明
龍龜請誓戒深訶存歸太上之清壇靖想虛皇
(本九)
而便頂丘山感深恩而已銘肝膈若非人妄
(二)
泄得士不傳則觸景罪殃動是受禍指陳白
契約丹誠無任驚悚如是子嘗語子生生所由人之
本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於其上是謂神光
焉眼之位屬肝者緑光明如日日出東方肝
然未有所著欻然感天地純陽真精之華入
於氣而相依憑氣遂養之是謂之神神之甚
微雖得水氣養之漬洗物之甲拆又不可以侵之浸之則其
之澆漬物之甲即死矣仍於水中純陽真精之華生為二
甲即死矣仍於水中純陽真精之華生為二
腎也二者以應陰陽之數逐陽水擎捧其神
與氣乃得烝與腎神之靈是謂氣為母神為
子道幹既育萬物成體子母既長不可同處
須放其子之造化成其窟宅然母亦安矣神
又須物引而離其母乃借水之兩點氣如腎
○
之數神以陽光守而疑之然又慮水之盛兼
五行不足無以成物而假土來尅其水慮土
尅其水蓋又假木來尅其土慮木尅其土盡
又假金來尅其木慮金尅其木盡又假大來
尅其金大若尅其金盡即內以水救之是謂
轉相生轉相制成物是謂人之眼(三)眼者與天
地合體五行足矣所以眼當中黑水也次黄
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其事明
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於其上是謂神光
焉眼之位屬肝者緑光明如日日出東方肝

在東方而屬木故肝藏得而管之黃庭經云肝神龍煙字含明注云日出東方故曰含明神者純陽也勢長飛動如天之日月而轉動也其眼漸上昇須照燭其外爲神之樞機而神則舍居其內而主其中神專眇其眼漸漸不覺已離其毋若眼者只要引神而離其毋後居外與神相應不可附其眼則依前不成造化矣其氣毋雖離其子終須養其子成長安穩若中途而廢則彼此不能安矣即須假木來生火是爲心爲使心而盛其神心之內空方寸乃受神而居其神曰靈也故謂心爲靈臺神是陽也心爲火焉故神得而居其內蓋水流濕火就燥之義道書曰心爲神之都是也所以心靈於諸藏者緣神之故非心獨能靈焉若無神之在內則與諸藏何異但緣心屬陽之故勢多飛動因益便乃不得停爾日但確然而定其神則心亦不動矣蓋須修道習熟不然者大難不搖動其心耳其次肝肺脾六府五體九竅毛髮之類皆神得而造化焉蓋取眼之規則耳即眼爲五藏之苗也

如此三九二百七十日則應陽之數極人之體備具矣然神自離其毋後更不復到本來凝結之處蓋人漸被五味沈之而不清泠神雖同用炁雖同行終不解却相養却相成但相反間令以子毋相離本者蓋緣未有窟宅諸體尚閙所以事須相離而各造化及其彼此安穩更不相吊省豈有子毋得爲順序哉今言心爲氣爲但意到則氣到令人或偶使氣到諸處則不解到根本從來相合處耳修道之士不可不留意焉脾去腎近者若眼中黑與赤遠矣足可明之其神雖都於心亦寄位于精中養其體潤其性保其骨髓使其堅強人之壽考神亦得久安於人體中矣凡人臨危險而毛髮寒堅者是神恐傷其宅爾若人之暴橫而死者元氣猶强而未離還元退本不得或爲匿鬼而憑陵於人蓋元神不病器用不錯耗使其然也則春秋云匹夫匹婦强死魂魄憑依於人是爲於强死中其神或漸耗未盡却被炁盛將去爲人則分明記得前生事也則鮑靚記并華祐識環之類大

約記得前生事者也童子暴機而死精氣未
散使其然爾所言精者積津氣而成若動搖
而出則神不安爲滑而次泄減耗神之用也
然心氣既壯水氣又盛人體堅強五味薄鍊
精之既竭神亦耗盡微微然漸與初來相類
則氣與神不相當既而無憑求住不得欻然
而去則氣與神不相當既而無憑求住不得欻然
而去歸空却成舊時真精之英華附之于天
地之元神也非五藏諸體之神
也元神能生其三魂七魄及諸體之神爾黃
庭經云腎神玄冥宇育嬰注曰腎精爲子故
曰育嬰二腎之中男爲精門女爲子宮精門
既閉腎氣亦泄不獨內陽而散內陰亦竭所
以腎爲陰之都心爲陽之都凡生化先從陰
而入陽是萬物從濕而生也蓋精亦從腎中
而出其子亦從腎中而成是不離腎藏耳大
約心之元神俱借其體而共治之三魂亦助
成爾但專爲害者乃七魄三尸句外陰邪之
氣而賊身往往神氣多不敵則人死矣人死
則三尸七魄暢爲夫元神君也尸魄之類亦
臣耳若使盡之臣亂其國而迫其君也若修
養其氣壯其神則七魄三尸終不能勝壽自
長生耳夫不疾暴死者蓋脉偶然蹶泄不到
一藏其藏既弱漸遂爲五行遞相尅至于大盡

陽脉絶則神去人自死矣蓋脉蹶澁不行而
阻之亦中有傷敗使其然也昔扁鵲治虢太
子病云所謂尸蹶也以陽脉下墜陰脉上爭
會閉氣而不達上有絶陽之脉下有破陰之
經絶陽之氣色氣管於脉故形濁如死狀夫
陽入支蘭藏之中時暴作者也良工取
數事者皆五藏支蘭藏蹶者生陰入支蘭藏蹶者死此
之拙者疑殆信有之矣於戲日營萬象心虛
異端神被牽驅身無管攝則室家無主國邑
○頃頻固其宜矣主人不修舍宇而外經營則
舍宇日有危壞矣夫人若知神之所主子晏
運行則修身了達之門可見矣若無所主但
任呼吸喉中主通理藏腑消化穀氣而已終
不能還陰返陽填補血腦又衆人之呼吸與
真人之吁吸殊矣南華真經云衆人之息以
喉真人之息以踵注云從根本中來又云其
息深深此其義也豈容易哉若但信其自呼
吸未有得道哉夫一呼一吸不得神守則不
全其呼吸耳真人曰若神能御氣則鼻不失
息斯言至矣又能咽其津以意送之至氣海
中則直灌其靈根矣呼今之人不脩神與體
彼此是非邪人能算盡萬物而不能算其神
與體何感而相成但記三歲之後事而三歲
已前昧無所知也若到算歸其盡處即自見
神與體元氣配合之根由則了然無二物知
此所謂深根固蒂夫復氣者復於本生之處
如周易復卦彖云一陽生五陰之下若還丹
之義非伏與服也其義明矣天為受氣之始
氣是有形之根氣不得形無因而立形不得
氣無因而成二物相資乃能混合聖人知外
用之無益所以還元返本握固胎息洞明於
內調理於中取合元和之大朴不死之福庭
夫神和則可以照微於五藏氣和則可以使
用於四肢道經云三月內視注一心守一神
則神光化生纓綿五藏凡人勞神役役無一
息駐於形中而布長生子竪中無壅精婦人
道成精氣有主則使男子竪中無壅精婦人
臍下不結嬰萬化之用莫先乎氣至人之用
莫妙乎神虛無之中有物謂之神窈冥之中

有精謂之氣呼其神與氣來既恍惚去無踪
兆其來也則難其去也甚易是以聖人悲痛
而惜之於戲世人何容易而驅其氣也不知
形者不可與言氣不知炁者不可與言神知
神者則資道矣易曰精炁爲物游魂爲變變
易不節人不長生所以王母有金璫玉珮之
道軒轅行內視返本之術不可不信之呼萬
物有終而天地長久人民有死真人長生乃
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
瑰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
養之効得者觀之實爲自悟耳今歷觀世間
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
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
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
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
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福生之鴻漸也且
神由形住形以神留故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
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
石之性不究四時順逆之儀久而服之反傷
和氣連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攝養
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也翻以學者爲

習熱用腋而明必得道矣

養生辨疑訣

和真子旅吾述

一炁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
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
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
末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
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
瑰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
養之効得者觀之實爲自悟耳今歷觀世間
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
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
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
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
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福生之鴻漸也且
神由形住形以神留故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
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
石之性不究四時順逆之儀久而服之反傷
和氣連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攝養
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也翻以學者爲

不肖以眞隱爲說適不亦傷哉或人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于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絶粒者驅役考召者清淨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聞其不死者也身歿幽壙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稟骨异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懸然于內神忧惚于外沈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于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速之尤矣今世人學凡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豈況妙本玄深窅窅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即應苟云靈骨無乃疎乎然夫服氣絶粒者道家之所尚人苟得之皆有不食輕舉之効使自吉腸胃無津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文爲戀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其烝暗減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逮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眞諦誠爲身外之庶名妄矣且元和之氣非時長而有之未有此形天地之間已有之矣經曰先天地而生即元氣矣此身有者父母交合精炁何以明之精留於身則身生精施於人則生人移此精氣結彼元氣彼既成於形此則受損耳內景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此在乎妙用之道元氣結之爲精炁身中之精元氣之本能使氣一泝精移之上元下元之中又休新氣旬日還爲精矣如彼釜熟其物則出之更添新者炊還無窮天地不足爲久壽矣上元戊滿百節自實老者反丁丁者反嬰○斯得上元下元我能經絡運度寬猛是則審○修我官神仙必得不修我官死之必赴人在氣如魚在水沈浮東西莫不由已修鍊經時百節盡暢炁若陽春火乃自知若有不通及疾病之處注意中元發火以焚之乃自通通則愈矣心爲絳宮絳宮者赤色猶火也存心引靈龜作證曾不知其烝暗減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逮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眞諦誠爲身外之庶名妄矣且元和之氣非時長而有之未有此形天地之間已有之矣經曰先天地而生即元氣矣此身有者父母交合精炁何以明之精留於身則身生精施於人則生人移此精氣結彼元氣彼既成於形此則受損耳內景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此在乎妙用之道元氣結之爲精炁身中之精元氣之本能使氣一泝精移之上元下元之中又休新氣旬日還爲精矣如彼釜熟其物則出之更添新者炊還無窮天地不足爲久壽矣上元戊滿百節自實老者反丁丁者反嬰○斯得上元下元我能經絡運度寬猛是則審○修我官神仙必得不修我官死之必赴人在氣如魚在水沈浮東西莫不由已修鍊經時百節盡暢炁若陽春火乃自知若有不通及疾病之處注意中元發火以焚之乃自通通則愈矣心爲絳宮絳宮者赤色猶火也存心

纔通即須行氣行氣之法但泯忘慮任神廬
微微元氣自然過體夫呉者百節毛孔皆自
有之能以意行之是賢臣化百姓矣何以明
呉之在身但以一丈之竹通其節以為一頭
口向中吹之氣起然達於筒中自有元氣相
撑而出人身中亦猶此筒思慮既絶元氣通
身遍身之復元然而定其取定之術具載下
元篇中審而行之萬不失一矣

下元歌

契真之道艱且難易動不動中如有寄那知有
無可超忽去住玄機此其義○

此篇調下元之訣契真之要甚不難人自狂
難艱艱猶閙暇矣能閉暇其身澄心絶想三
元俱通仙則近矣動不動者玄珠矣謂存下
元之中作一珠可彈丸許大焰焰然如動又
不動動中寄者注意於下丹田之中有呉漸
使呉細細於漸遂珠四合呉入足動中寄有
其珍珠矣中元住下元之珠元呉乃定定則
外呉不入內氣不出元然與天地同和命無
渥矣天地自傾我長自然矣黄帝於赤水求

玄珠赤水則赤血矣如玄珠在於氣中求此
珠珠得必生故使周象則無思無慮冥然之
後乃自得此珠矣欲知超忽飛昇之道切在
去機機去身存機住身死無機智中純白自
處得失之要此其義矣

後序

冲和子云余少學道長乃尤益天下名山靡
不尋覽踽危踔險散憚乎勞意有殊覩不遠
千里乙未歲步青城之燕谷幽邃百里松蘿
上蔭于天偶逢逸想人步入石窟窟内有真人
○云姓李氏不知何許人也垂髮過腰姿容冰
雪余再拜之怕怕如矣良久問從何而來余
因述誠禀願處机履之傍天幸見錄傲經四
十三載忽授三元之術如訣修之俾晝作夜
一紀之後往往自飛玄之又玄難於數數受
之者可三十一年傳傳非其人災罰可見行
此道者五幸陳矣並宜損之損之在漸不宜
頓矣一舉之後氣道元實自不食矣其大要
在于泯機機絶則呉不召而至不謀而成躬
自行之一一神效今為注解庶無後迷高尚

之徒幸秘斯訣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九

宋朝奉議郎尚書虞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張君房奉

諸真語論

經告

安非告曰衛風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祖勃鞮焉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冲自玲虛心待神營搏百絕捩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挽於絳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蘗薰心性情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澤跳踉奔趨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緣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堅幡飄飄不止或思作偽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眛於所無世務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轉於五道

長淪五
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亡是以有
兵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樣者人之
所不能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樣者人之
則是象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
漏愛過其心神出去常於欲事汲汲悵爲利
勤者傷惕惕懼結連黨友以自助者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欲莫大於僧
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
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
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
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
形故難終也
妙林經曰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
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鑑中象如

熱中炎如電中大如龍聲中聽如盲中視如啞
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鷄如龜中毛如兎中
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
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
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
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
有見心捨於微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
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離諸見乃得寂
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譬愚人畏
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生○
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猒離所得之
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
深實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
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體如
此名爲修習真道正行

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
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轡擐
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
善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
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
善則爲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
帝君有萬善則爲太上王皇帝元君曰萬善
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
算行惡奪算算盡命終算有多少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專精養神
不爲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忘念以定志修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
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
近真矣

道曰凡人還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
氣常至此害之氣皇徒還在於彼此道者之
行也徐來勤問曰何謂兼忘高玄其人曰一
切凡夫從煙煴之際起思癡染著諧有雜積
劫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
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名初

入正觀之相

盟威經云道無不在在師爲師在經爲經不
離中也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
流末還至本源源即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
以爲津既言忡用用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趣
速之求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
成者皆不久完三光永明天地常昭然

黃老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
述書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
其言善言詞者必通其意意若通道可得
也夫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於虛無者知
其有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
聖人見有書即知其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
其出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
道也知道即知其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
聽聽可等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
也謂之精精之媾也謂之靈靈之變化之謂
神神之化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

出入之謂魄主管精魄之謂心心有所從之
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措之謂志志
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
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
者動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
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通
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文子遂其先好
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
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
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
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
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
爲法不敢取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
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
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
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

真誥曰夫百思纏胷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
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扉得失之門眾愛
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不爲抱道不
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建功德吾時
見此偷徒作狗形吾即叱之令長作狗使常
御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盟威經云淫
犯內外逼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烝通
姦狡異類妖交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

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
在官無事素內錬紛錯不識其聰明爭競
不交於心智此道之在官也
太清中經云愼無閉吾以求寶也愼無傳吾
非其人也愼無閉吾絶其學也傳吾學者昌
閉塞吾學者雖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
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法則天地者何等不
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何水不流何
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氣者天地之元
也莫知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欲入氣以
輔其身
洞神諫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
莫上於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
起本於心心法不住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
境界能緣者名之曰心故萬品所起莫過於
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操名曰善惡
故縱欲爲惡息貪爲善善者能爲濟俗出塵
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染穢之瞢故聖人知無
形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託
於身則不能顯班借用身不籍於民則亡滅
不起故身心體異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超一
故能表裏爲用動靜相持身無獨往爲心所
使心法不淨惟欲攀緣身量無涯納行不息
故心爲凡聖之根身爲苦樂之聚聖人知患
生於心慾必由已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慾
凡俗之流其即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
心傷慢矜奢不知慢生於已情騁愚暴不顧
其身故以楊難所階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
用不知故聖達懸愚而垂教也

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
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
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也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徙
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悅於芳味肌體之於
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
○於趣捨則五藏淪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
心腑壅塞於內更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
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
所安者德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
而殆之
非三五難算普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
也非三五難算普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
雩弘掇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
笙潛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
奕敗算挽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
望鴻而奕敗算挽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
也
○
奕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
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奕道暴敗情有暫閒
也
○
醫無目而耳不可以察聲於聽也鑒無耳而
目不可以聞聲於視也醫鑒之微而聽察聰
麗之華不以滑性衰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
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
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風音不
彰情性未錄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包
水木性藏火故鑽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
能務學鑽錄其性則才慧發矣
吳竿質勁非箬羽而不美越紉性利非淬礪
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人不涉學
猶心之聾盲不知遠近祈明師以放心術性
之蔽也

明審者用心一也
善者行之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
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
也行不踊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
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
遽璩不以昏行變節頃回不以夜浴改容句
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莫缺耕於坰野
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杖善而居不
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
故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
○
眛暗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而行未有隱
而不彰修操於明行勃於幽以爲人不知也
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已知之而云不
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
若身常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
慚影獨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
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集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
則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也
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
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
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隨臨山隆谷霆差以尋
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
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猶以一衣
擬案暑一藥治瘵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誹
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兎故制
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拘禮者
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
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
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也
言以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
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辯
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辯而名非實
也故明者詮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
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是乃言理兼通名實
俱正
靈氣謂之神休氣謂之鬼煩氣謂之妖象雜
氣謂之禽獸妖氣謂之精邪氣之濁者愚癡

凶虛氣之剛者高嚴壯健氣之柔者仁慈敦
篤所以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萬善之要者道德孝悌功能也萬惡之要者
反道背德凶逆賊殺也若乃強然之善者即可知也若乃強然之
亦福之自然之惡者即可知也但有
惡者天亦禍之自然之惡者即可知也但有
爲小善者勿爲無福爲小惡者勿爲無禍小
善者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
足下爲一善以至於萬善一一而皆有福應
既萬善功滿乃爲九天大帝爲小惡者如積
小以成大從微至著爲一惡以至於萬惡一
一而皆有禍應既萬惡業滿乃爲薛荔從囚
衆永無原赦之期也

其躁自合於大道則有神有餘而形不足者
亦有形有餘而神不足者神有餘者貴也形
有餘者賤也假如石韞玉而山輝水有珠而
川媚乃知形有神而遂靈神有靈而乃聖是
以庖犧女媧神農夏后地身人面牛頭虎足
雖非有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也

陰陽粹靈胎化而成乃成乃生乃性乃情所
以性者陽也情者陰也性者靜也情者動也
性有愚智情有利欲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
者喜怒哀懼好惡慾也

形者生之具神者生之本形不得神不能自
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更相生更相成
形神合同可以長久形者神之舍也神之主
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
神之無形難以自固形之無神難以自駐若
其形不委役其神

夫清淨恬和人之性也思龍愛惡人之情也凡人不能愛其性不能惡其情不知淸亂踈親多傷其性慈哀離別多傷其情故聖人云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不失物之性情乃自然性情之道者也

理好憎之情則變弗近也和喜怒之性則爲弗犯也故喜怒亂氣嗜慾傷性性之相近習之遠如水性欲淸泥沙汚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不可以之速如水性欲淸泥沙汚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不可俱興故聖人損怒而從其性也性同者相善情同者相成扶其情者害其神爲其賢者困其性若是無其能者無所求也無其能者唯聖人耳

夫生死之道弘之在人生死常也雖乎在天但棄以自然則生死之道無可而無不可也或未生而已死或已死而重生或不可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或可以死而不死或有生而不如無生或惜死而所以致死是以致死之地則生致生之地則死或爲知而不可以死或爲時而不可以生或云勞我以生我以死死者惡物也不可好其死凡人心非不好其生不能全其生非不惡其死不能遠其死

草木反者帶甲而生鳥獸馴者守節而死經冬之草覆而不死在廩之粟積而不生一歲之苗死必在後有蠹之木死必在前卵生者輕淸生必在前胎生者重濁生必在後草生在莢木生在心及草木之死也乃莢心而無異鳥生乃在天獸生乃在地及鳥獸之死也乃天地以同歸

晴空之中有蠛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朽壞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夜則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者昌與人爭者亡是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以其不爭也

夫不祥者人所不爭垢辱者人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者則足矣得人之所不爭者則事夫創生殺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違天者

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故王法當殺而不
殺縱天賊當活而不活殺天德爲政如是使
後世彼長
君子之立身以玄德爲父以神明爲母清淨
爲師太和爲友爲虎爲龍與天地同終爲玄
其玄無心無意若未生爲孰守虛無而因自
然原道德之意探天地之情禍莫大於死福
莫大於生是以有名之名妖我之榮無名之
名養我之宅有貨之貨喪我之賊無貨之貨
養我之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
者禍之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
無憂富莫大於知足知足之爲足天道之祿
不知足之爲止害乃及已
五色亂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聲弗通
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
耳之鉗五味者截舌之斧
言者萬神之機關非言無以序形非言無以
暢聲非言無以序事非言無以化人言者腸
玄覩之像非言何以序人言聲而相須形響

而共俱
大德者受天下之大惡大仁者受天下之大
辱能受天下之大惡故能食天下之尊棟能
受天下之大辱故能爲天下之獨貴奔想飛
馳迅於遊鳥荒動滯固給於此此作爲若兩紋
勝附素踈壞之若流猶風速發色大亦然嬰
發猛虎惡光莫當慈之氣移不消其族放散
無常皐目涕著累色至玄亦不有足鈞魚不
餌網而不縛戈而不繳鉞而不然雖爲柯鋒
而心不施有道者處之有德者居之虎兕措
爪而無所處鬼神同群而無所懼狸鳥鸇鴞
不相畏恐狸犬鬼鼠不相避忤故君子自處
不辭不黨不曜不動不利不害常守靜不移
故成君子也

任重唯重其重必累居藏不藏其藏必捕好
淫與淫其淫唯昏好席與席終亡乃止後謀
不生攝亦俱然故攝心者若仰中著止意者
若以盛凌晝夜休休憂道不行是以道人愛
道不憂貧憂行不憂身
處惡不壞居穢不塵在弱不諍臨事不望期
謂志業之行可獨修之道者是故不行而知
不取而取故曰取
其味甘焉和而謂養其藥善焉衆和乃醫其
疾徒焉先後乃所其佃作焉日足獲矣故累
足成步著備成德接下舉高敷德以正載他
不修勤於三道三道託備通天達道是故太
初降於太始太始降於太素素正匠者其萬
備也鍾鼓鳴乎非乎耳聲水中有像非質不
映川谷有神不呼不返朴中有器非匠不崇
子有長質非功不苗故道加一切　從氣
滿太虛隨前降對有之以有無之以無道德
圓入不拘一切衆生假明而見其物假聲以
聽其音非謂聽見之所能因前而有之故道
人修於假明之明習於假聲之聲故能聽見
而不可彰體於未言之言知於未聲之聲故
辯言而可極是故真人所爲處異所造者返
何以故鑒知天道無親唯與善人
養盛貴葉功乃就之養神貴道真乃可登貴
本尚末上下通達敬根重枝天道可爲存安
得子可保終始珍道保身大道可因守默不

移故能廣載執直不曲故能道長本法無也
質真若渝抱一化元存元以通其道守本以
致其子故善道者吉審已者達察通者泰村
短者思奉賢哲舍高進務先沽是以真人常
以守一邁過摟而無脅動而不搖高而不貴
故能常貴
飾兵者不祥之器厥靚者無厭之至假使戰
勝何益乎命是以有道者貴於廉無道者貴
於貪國貪則民病好兵則民殘民殘無道
之極也○
去不修之道故能長生絕自聖之力故能無
德故能合大德之德是以進可進之進去可
發之發以斯之業故能果耳
質真若德著德者真積行者達和氣者聖不
行而知不見而明故曰他心力也是以道人
行於不足故能有足處下不讓故能成高夫
欲興太山之功要須寬居乃得成高為太極
之道要須廣德乃能達道故真人自早下細
以致標達

金庭鎮碌性同內珠兩人同名形性心別狼
是貪侶所求趣異故安危心珠所類各別
水之無味萬用榮之土之無氣廣載生物故
無味為味無氣為氣故成氣味處下居德能
為不失
累絲至疋累土至山累業至聖累靈至真故
萬里之涉累足乃達雲海中漾明行自悅敦
朴易匠是盈是願沖而不厥和而不嗄正道
易興而人反是
氣盈於內稠耀於外周流表裏沖及百節六
甲錯形流彈丹元敷道廣成無極太虛少而
不老昏而不老或先於人或遊太極無形無
色非品而利成之不居故能大成
伴豕而為群徒遊天下伴黑而為黨交行野
路去留無趣生死無在愚惡侶行通於天聖
無隱無伏皆至神明故真人治身不淫不弊
絕荒閑原錄神守一赤子安寧保國常道也
未豬那外非種同茂青苗共逸無可分別銀
鉤鐵鈐同室而藏遣不識任意之流無可分
別唯有審顧之士乃可了耳是以真人審正

投身而無有悋顏比學士而師事之何以故非其審者米湯同發莫有全之審已擇交而無湯敗一

其日莫宵長明不殆其月莫虧長登景曜刼運到滅墮會而沒是以道人託而不火功而不處自容自受正氣不離

道成四生廣育萬物性入萬類因人成器明行者器貪餌者飽絕是以道生一德生二人生三故天生萬物以人爲貴人能知貴可以成器若不知貴雜生其精諛斯理者大通無極○

夫真人者不爲而功高不拔而德集聲而不荅動而不搖五彩加形不以曜其目五甘入口不以爽其味故心流速於飛電馳想急於風雲是故折心不在嚴刑絕味不在五甘故去而不爲天道賦階津矣

萬嶮之途因路而達珠羅之服因針而成故學道君子非路而同趣異居而同心是以道不同不相爲謀非其同行之路殊而心是以道故以非同之同也

石利傷腰錢利傷身實利傷命心利傷性夫惟傷者善戒故異厲必申故割利去傷道必附將舉下取中氣必充養無階之期大願果常積在元氣而布和大康無英公子善衆米場由除煩結累心遺道梁會我無邊是乃無傷

真人散玉華以却穢金仙泮日精以拂塵八素座映以琪靈三元命仙以運冥明氣九迴神精入艱若能爾遐心於林室思神頹於自然招靈景之幽華榮朽老以長存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

守邪第一

七部名數要記

九守凡九篇

老君曰天地未形窅窅冥冥渾而為一自然清澄凝濁為地清微為天辯為四時分為陰陽精氣為人頑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骼根乎地精神入其門骨骼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而人有興居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雷肝為雷以興天地相比類而人之心為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度郤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閻且大尚猶篤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勞而不息今人之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內守氣第二

守氣第三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越外則肾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即耳目精而視聽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倅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氣意

者五藏之使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
搖動而不定血氣淫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
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
人愛而弗趨識使其耳目清明玄達無所誘
慕氣意虛無和靜而少嗜慾五藏使利精神
內守形骸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
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
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
口厲爽趨舍滑心使性飛揚故嗜欲使人之
氣衰教好惛使人之心勞傑疾至即志氣日
耗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
之謂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長得生也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
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
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
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自其貧而寧之弗
敢極也敢極即失至樂矣

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也好惛者心之累
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
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
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斃
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尊之弗敢越以
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
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疎無所親抱德煬和以
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
禍先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人即神以求無
不得也即神以爲無不成也

守仁第四

老君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
齊死生即意不懈同變化即明不眩夫至人
何不立之柱行無閒之塗棄不端之府學不
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屈伸俯仰
抱命而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
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止以義而
不可懾以利君子義死不可以富貴留故爲
仁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況於無爲者乎無
爲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量夫上觀至

人之論源道德之意以考世俗之行乃足薄
也

守清第五

老君曰夫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
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
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其所
以為制者異也神者知之源也神清即知明
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
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淨也故神清慧平
乃能制物之情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夫
鑒明者塵垢弗汙深也神清者嗜欲弗挽著
也故心有所至神既然之反之於虛即消燥
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
命之情而後可已

老君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
必不以趨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
自付若夫神無所奄心無所載通同修達澹
然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辯者
不能說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

矣

守清第七

老君曰人所受形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
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
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其所
以為制者異也神者知之源也神清即知明
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
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淨也故神清慧平
乃能制物之情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夫
鑒明者塵垢弗汙深也神清者嗜欲弗挽著
也故心有所至神既然之反之於虛即消燥
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
命之情而後可已

老君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
必不以趨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
自付若夫神無所奄心無所載通同修達澹
然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辯者
不能說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

乃真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物者不化
不達斯此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澤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故聖人不失所守
老君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
以處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
即得安其佐養生以安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聲壇五藏無積氣
禍福弗能撓滑毀譽弗能虧廓眾非有其世執
道乎夫日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
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峻故小有
所志者必大有所忘令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倦苦吾情精若泉源雖欲勿衰其可得耶今
盆水清之終日不能見塵瞬濁之不過一撓
即不能見方圓之象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
水也

老君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
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源也法天者
治天地之道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待
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

動為亂故曰勿惑勿擾萬物將自清勿驚勿
駭萬物將自理謂之天道

守盈第八

老君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
為稿悋天下之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
大者用兵侵伐小者居傲陵下用心奢廣譬
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損之
執一無為以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無為法
於江海江海弗為百川自歸故能成其大聖
人弗強萬兆自歸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
能不死人自愛故能成其貴萬物柔之勢以萬
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自輕則功
名不成天之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
以道治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倫書損缺
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
美也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江海
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畢謙清
淨謙讓者見下之虛心無為者見不足也見
下者故能致其高見不足者故能成其賢跂
者不立矜者不長強梁者非滿道者亡飄風

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而行
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況小谷處強梁之地
故不得不奉是以聖人執雌牝去此奢泰不
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不敢奢
泰故能長久也

老君曰天道極即盈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
人保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切德不衰天
道自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
惡亡好利而惡病好事而惡單賤衆人為之
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
為而成不執即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

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其位即二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
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驕多欲之人冥乎
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立高於世
即精神日耗以速久淫而不還形閉口距即
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妄之患夫精神氣志
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
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柔其形而與道沈浮
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備也百事之變無不

樂也即無不樂也即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
不樂以樂內者也故有以自樂也即至貴乎
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
要不在於彼而在於人而在於身
身得即萬物備矣故能立於心術之論者即嗜

欲好惰外矣是故無所患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
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勢名不鑒賢為妄
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其位即二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
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驕多欲之人冥乎
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立高於世
即精神日耗以速久淫而不還形閉口距即
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妄之患夫精神氣志
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
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柔其形而與道沈浮
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備也百事之變無不
應也

老君守弱第九

老君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
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守
孫子不新成

老君曰所謂真人者恬合乎道者也故有若無實若虛治其內不知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而復樸體性抱神以遊天地之間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無事之業機械知巧弗載於心棄捐事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無窮之變萬物畢羅莫足以概其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也

知所之弗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用如光之不耀如景之不炎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爲以无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方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行守大渾之樸立乎其寢不夢其知不萌其動無形其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知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所以能假乎道者也使神陽違而不失於无日夜無陰而與物爲春助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者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者也故生者未嘗其生化者未嘗其化此真人之游也能將素樸之道矣

十三虛無

老君曰生從十三虛無清靜微寞柔弱里懷時和當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二曰損心棄意廢倫去欲謂之無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

七曰牛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八曰竣形從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適盈逃滿衣食麤跡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不疾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視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內守謂之當

七報

真人曰負陰抱陽因緣各異捨死得生果報

不同為善至為惡惡來如影隨形墨分無
謬善惡多端福報難數大而言之其標有七
一者先身施功布德敷度一切今身所行與
先不異必得化生福堂超過八難受人之慶
天報自然

二者先身好學志合神仙崇奉玄科敬信靈
文念善改惡立行入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得接帝皇名書紫簡上昇玉晨

三者先身樂道不憚苦實隨師執役唯勞為
先飢渴務救不生怨言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

得策飛軒遊宴五嶽乘虛蹈烟

四者先身貞潔不淫不奸不貪不慾見色無
歎心如免灰執固道源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五者先身施善願天普隆同得昇度去離八
苦逮登神仙

六者先身不過己身不安割己之服以拯窮寒
指根飽鳥道物空山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四

司稱善感徹玉皇書名紫簡禮備上仙

君腹目相和如同一身心無嫉妒口無輕言

內外齊并動止令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
受靈人不經三塗超過八難善善相往福福
相貸七者生世不良懷惡把斬攻伐師尊毀
毀聖文不崇靈章疑二天真外形浮好假求
華榮口是心非行負道隊竊盜經書不盟而
宣泄露秘訣流放非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違科犯忌算入罪隊七祖橫罹責及窮魂身
死負掠食丈賤山三塗五苦萬劫不復楚撻
出在痛切其身夫欲修學熟尋此文改惡行
善速登神仙

○

七傷

真人曰學貴六合宜慎七傷

第一之傷帶真行偽陛色長神魂浪泄漏精
光枯乾氣散眼昏骨空形損神弦窮府上閉
天關真仙遠遊則與凡塵結因土府同符堂

復得仙

第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
凶惡內臻願人破敗嫉賢妬能口美心違面
歡內翼形論得失妄造罪原致慢同學攻伐
師友三官所記標為惡門仙真高逝邪魔攻

身走作形景飛散體神故令枉撓極其爲源
考滿形灰滅已九泉圖有玄名豈保自然
第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
神振驚魂魄飛散內外朽零本室空索赤子
悲鳴真仙高逝邪魔入形如此之學徒損精
誠雖有玄記孚玉名神昇上宮身灰幽冥
忧惚求延年爲久停
第四之傷行不引物責人宗匠心忽口形罵
詈無常嗔喜失節性乖不恒氣傲神散內真
飛揚魄離魂游九孔塵埃五府奔喪皆由性
之不純行之不祥真仙高逝外病入形如此
之學將欲何冀雖有玄圖不免斯殃望仙日
德地里日長
第五之傷或玄圖表見得受實經或運遇靈
師啓授神支而不依科盟形泄天真未經九
年校剌名山使青宮有錄金闕結篇便傳於
人流散世間輕真泄實考結已身圖有玄名
反累七玄仙道高逝身死幽泉長冤責萬
劫不原
第六之傷身履殆穢靈關失光五神飛散赤

子寥揚邪魔來攻內外交爰如此之學望成
反傷真仙高逝空景獨淪於溷濁仙胡可冀
第七之傷喫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竟
氣充於藏府伐生形於非已真氣擾於靈門
遊神駭於赤子魂魄游於宮宅濁滯纏於口
蓋仙真高登於玉清已身沈頓於地里圖有
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
高聖帝君曰爲學之本當以七傷爲急既得
瞻眄洞門披覩玉篇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
靈降白日昇晨如外勤存學內不遺於七傷
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生而反亡希吉而反凶
求飛而反沈靈仙遊於高清五神散於八
荒赤子號泣於中宅遊魂悲鳴於玄宮故仙
相有成敗上學有七傷篇尚之士孰精其真
諸有神挺應圖瓊胎紫虛名題東華得見七
傷檢文自無此神挺靈篇不可得妄披寶文
不可得而看得見此文皆玄質合仙九年修
得克得飛行玄虛上昇玉清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一

安妃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絶
縱勃轡馳馬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中自吟虛
心待神於玄宅高才英秀惟酒是耽翫棄心性情
太上曰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君聽過其耳精池
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逆既荒六通亦
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
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
澤跳躑奔趣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
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豎幡飄飄不止或
思作僞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
形深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惡於所有眛
於所無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
擲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反流轉於五道
長淪而弗悟嬰抱痛毒不能自知馳神惶悸
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凶是以兵
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
不爭垢辱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則
足矣得人所不爭則寧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君聽過其耳精池
漏愛過其心神出去牽過於利動惕懼結連
黨友以自助者此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

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道言吉凶禍福竅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
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
盡修福則善應累禍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
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
形故難終也

妙林經天尊白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
中雲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鑛中

象如熱中炎如電中火如聾中聽如盲中視
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雞如龜中毛如
兎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
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
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
不可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
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
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利諸見乃得寂
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譬如愚人
畏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
生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猷離所得
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
相深實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
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能
體如此名爲修習真道正行
又告聖行真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真道
在身莫能覩見譬及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
色而不能知即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
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知身心即是真道又
如愚人但見竹木而不知火捨木求火四散
奔走一切世間亦復如是捨身求道不知道
在身中爾又如愚人捨形求影默聲求響而
不知形是影根聲爲響本以是當知世間邪
見煩惱熾盛猶荊棘林如蒺藜園不可親近
我今宣示汝等令知將來三清不離煩惱令
知大道不在他方但觀身心脩習正道自然

天尊告遍通真士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云
何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一切衆生本有生邪
○若有生者從何有一切衆生本無生邪若
無生者見有生身汝衆今見身有耶見身無
耶遍通答言我等今衆見身是無何以故前
色滅已後色生故天尊曰心法亦爾非有非
無念念生滅前心滅故不爲後因後心生故
不爲前果是故我言一切衆生心法如生遍
通又問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法見生生法
如心心可見耶天尊答曰心法可見欲見
心法還如見生生無方所欲見心法亦無方
所遍通又問心法如生俱無方所云何安慰

今得安樂天尊答言身可安耶遍通曰身法念念不可安慰天尊曰心法亦然不可安慰通通又問既不可安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樂耶天尊答曰為見有身故令安慰既安慰已知心非有亦復非無名得真心故得安樂

保聖基要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吏情生於陰以起造性生於陽以治理陽仁陰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和精多則魂魄氣少則情性弱情性為嗜慾亂之由素絲染於五色也

又曰人之情性為利欲之所敗如氷雪之曝日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矣氷雪以不消為體而盛暑移其真草木以不凋為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久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者能導引盡理則長生罔極

又曰神者魂也降之於天鬼者魄也經之於地是以神能服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魄濁服氣者綿綿而不死身飛於天食味者混混而沮形歸於地理之自然也

仙經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為無之宮形乃神之宅莫不全宅以安主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魂為變火之於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於堤堤壞則水不存魂勞神散氣竭命終矣

又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養神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道與生相守神與氣相保形神俱久矣

聖母元君曰功術之祕者惟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藥者五行之英華池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萬物之靈寶也此三者救道之機要求仙之所寶也

又曰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获逆二千惡者為奴爾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惡痛流徙五千惡者為五獄鬼六千惡者為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為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氷獄九千惡者入無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薜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千萬惡墮薜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

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為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已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為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為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為聖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為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六千善則為聖真仙魁師有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為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為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有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千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算盡有職司隨應之理毫分不失長生之本惟善為基也

又曰孝慈精養神不為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保氣以存精思慮無忘寘想內視則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一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之氣常及此害之氣皇從遠在於彼此學道者之行也

徐來勒問曰何謂兼忘高玄真人曰一切凡夫從氣氣氣際而起惡凝深著諸有雖積功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名初入正觀之相

明威經云過無不在在師為師在經為經不離中矣

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本流末還至本源源即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為津既言冲用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皇有堅固者故急當取

遠之求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成者皆不久完三光明寘天地常昭然黃老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述書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也夫善言詞者必通其意其意無眹也入於虛無者知其有天地之初知其無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寘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見有書即知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其本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道也知

道即知其可以口言不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聽聽可尋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搏也謂之靈靈之變也之謂神神之化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出入之謂魄主管精魄之謂心心有所從之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指之謂志志有所存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者動也動靜一如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通衍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爾皆爲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脩短也積善內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若自不能道在我不由彼惟惡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四等乃與道爲鄰耳

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鶉薄之精形於芻狗之類魂做魄威尸妄腹滿人面蟲心體性狼狼嫉妬姐蝪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數既自過如玉過人如土陽推鬼黠不計決答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入大臣家此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功德吾時見此偷往作狗形吾即叱之令長作狗使常衛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

明威經云淫犯內外通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威屬相通奸校異類妖炎

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言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

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為人法愚者出言為身災害言逐改自傷

真誥曰夫百思燥胃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山之會身扇得失之門衆憂著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不為鴈抱道不行推實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稀聞也

在官無事友真內錄紛錯不織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胷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太清中經云慎無貴吾以求實也慎無傳吾非其人也慎無閉吾絶其學也傳吾學者昌閉塞吾學者難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

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為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

洞神誡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尚於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不住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之心故萬品所起萬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招名曰善惡故絶欲為惡貧欲為善善著能為濟俗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深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記於身則不能顯發備用身不藉於心則亡滅不起故身心體異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趣一故能表裏為用動靜相持身無獨往為心所使心法不靜惟欲攀緣身量無涯納行不息故心為凡聖之根身為苦樂之聚聖人知患。

生於心從必由己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慾。

凡俗之流其即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海使矜奢不知慢生於己惟騁愚蓁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達賢惡而垂教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二

洪範總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

仙籍理論要記

神仙可學論

天猶以為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于

衆則長生大慶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之人忽

而不高何哉審試論之中智已下遠于庶民

與鬼走蜎翹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不及聞

道則相與笑之中智已上為名教所撿巨巨

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遑而若存若亡能徙然

踊身而不使常情汨沒專以修錬為務者千

萬人中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罕得之者隱

自古有死復云有仙如之何消子曰兩有耳

夫言兩有者為理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

可學也猛公言神仙特受異氣稟之自然若

積學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

而致者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

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中憚識不終也

三者各有其旨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

之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取

恭援刀平陸泉涌李廣發天伏石飲羽精誠

在於斯須鉏土石應若影響況丹懇久著

真君豈不為之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

致矣孰為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柱獨在

於窅冥之先真高居紫微之上陰陽非所稱

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

末而迷悟之予焉測其源日用不知皆本向

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有七

焉當世之士未能窺妙門洞幽賾雷同以泯

滅為真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為者

形甘之死地乃為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

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者為性之府形

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於我何有遠於

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墜之弊

彼眷於智察則信詘詞詘知堀然之有起自

冥然之無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

徹著累著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為人矣故任

其流遁則死反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錬

形形清則合於氣舍道以錄氣氣清則合於
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固無極仙豈有窮
乎舉世大迷終於不悟遠於仙道二也其次
強以存亡爲一體課以前識爲悟真形骸以
敗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乃厭鬼有之貨
惟謀特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鑪住陰陽
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昧
先形猶鳥化爲魚魚化爲鳥各從所適兩不
相通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再造誠可哀
者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其次以軒冕爲
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馳聲豈衣厚味自謂
封植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高知盛必衰高
必危得必喪成必虧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
於度外肯以恬智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爲意
乎遠於仙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爲情愛所
役(一)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心雖修學始萌而傷
殘未補靡(二)鏤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
道之名乖契真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錄歲
月蓬蒿大期奄至及將沮謝而悠咎神明遠
於仙道五也其次閨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
以延齡遵汲汲於鑪火孜孜於草木財屢空
於八石藥難効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於靈
人芝英必資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末竟
無所就謂古人欺我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
接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習外招
清靜之譽內蓄姦回之謀人乃可欺神不可
調遠於仙道七也若乃性躭玄虛情寡嗜好
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力以自高不見淫辭
之可欲非閉邪以自正體至仁含至靜超跡
塵滓模真物表想遁結褵以無爲爲事近於
仙道一也其次希高敦古尅意尚行知榮華
爲淳穿忽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慤慈欲齊毀譽處林嶺
修清真近於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場
心遊道德之鄉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已薄
於人厚仁慈恭和弘施博愛外混賢濁內含
澄清潛行密修好生惡死近於仙道三也其
次蕭灑蓽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從若無
洞古今之學曠若虛爵之不從祿之不受確
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近於仙道

四也其次稟明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應機之旅當鋭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也其次追悔既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

為質是以體載長存真聖不滅故為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貺為吾存也若煙散厥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徒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之荼毒孰能黙彼荼毒拂衣絶塵獨與道鄰道豈遠乎將

斯至矣夫至虚韞妙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籥方寸以契虚虚則靜慮至靜以積感感則通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藏六府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列三元於紫房吸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網道備功全則不必琅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為仙自仙而為真

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
光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無心而朗鑒無
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聲浩
劫而無繼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
簡安可輕宣其密奧我好學之士宜啓玉檢
以探其祕焉又儒墨所宗忠孝慈愛仙家所
尚則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
孰爲大於戲古初不得而詳羲軒已來廣成
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
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者皎皎如彼神仙
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

道性論

天尊告善才言善男子我欲海空修習因者
即是道性道性無生無滅故即是海空之空無因無果無因果故以破煩惱
性之性無生無滅救生道性爲悉共有各各
有之若共者一人得入海空藏時一切衆生
亦應俱入譬如巷傳或千或百若一人可和
千百則千百亦和一人相怨道性亦爾一人
時和一切衆生道性不一不二究竟平等猶
如虛空一切衆生同共有之天尊告曰善男
子深山有寶名曰上勝人若取之則成富有
衆生道性亦復如是善才又言如所說上勝
寶者是一是多若一者一人得已則應有盡
山空寶盡云何而言一切衆生修持淨戒得
入一乘海空智藏若是多者云何而言是海
空者非一切法衆生道性亦如是耶天尊荅
曰善男子譬如一路或大或小一切衆生悉
於中行無障礙故道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
子譬如寶珠准有一門雖有人多經遊出入
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橋梁隨諸行
曾無過怨亦無人能破壞寶珠而奪持去道
人或重或輕以是橋梁無有增減衆生道性
亦復如是又譬如鹽味置於諸物乃至水中
復如是名字雖變性不失偏五味之中皆悉
皆悉鹹物物不名鹽鹽不名物乃至水中亦
衆生道性常一不異譬如是維遍五道長短異身而
鹹味若有飲水鹽味甚逼實不見鹽於水中

海空智藏經云三相者所謂有相非有相非無相若照此相則得入於智慧之源夫觀三相自有衆生從無相觀入至有相自有衆生神通變化出有決定當知無無不出又意定然非彼二相而得觀見有無之相善男子若有衆生作人學人常運其心從有觀無而樹意言我見萬物今雖現有必歸於無當知一切盡是虛無非有實事無湛然慧無觀空慧無應用慧當知此人是爲斷見雖似智慧而乖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常運其心從無觀有而樹意言即此世中皆從無生向本無此而今有之有何緣生必因於無是知無中皆悉有有以有有故一切無無當知此人是爲狹見雖以智慧而失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觀於三相作四有个常運其心從非有非無中觀於有無而樹意言即世衆生悉皆非有亦復非無所以爾者若言有者則終歸無若言無者今見則有若必爾者則爲不定不定業故不得出生人天果報當知六道形有則有形滅則無著作此觀是謂名見非謂智慧如此三見失智慧本善男子若復有人觀於三者作如此心自有衆生從無相觀入至有相自有衆生神通變化出有決定當知無無不出又意定然非彼二相而得觀見有無之相善男子雖如大山善能興雲生雨如此等從有出有決定當知無無不出又復觀於即有形質即此形質是有衆有離此形質無處名有又復觀於非有非無善男子譬如風聲聲響過徹如此等例風質非無質不可得若言實有又非礙著響亦如是應知此例非有非無若有學人作此觀者亦皆失於智慧之本善男子復有人觀於三相作四種意妙無妙有無無無明此四意自然能見非有非無何謂妙無即是道性以何因緣道性之理自爲妙無以淵寂故以應感故若以住於淵寂之地觀於諸有則見無相若以住於感應之地觀於諸有則見有相善男子若言道性令爲無有中有應感若言道性之有非世爲有者而實寂泊以是當知道性之有非世間有道性之無是謂妙無何等因緣觀於妙有即是應感法身之端嚴茂發起起紀三有

雖有其質不同凡有次是因緣謂為妙有善
男子以何因緣觀於羅無羅無即無無感無
應空處寂漠然而已謂為羅無善男子以
何因緣觀於羅有若羅有者即是貪癡以癡
著故謂為羅有善男子若能善知遍此四意
分別體相當知此人已得知非有非無以何
因緣而得知之即學道性義理得之若有學
人習觀三相了此四意則為入於智慧實城
遊智慧室坐智慧床餐智慧食是得智慧模
相之本

○

真相論

曜明真人稽首問天尊曰不審世間真相為
一相耶天尊告言曜明真士今當問子子之
所見為法見耶曜明答曰世間真相有法見
耶有相見耶天尊荅曰告言真相世間本無
差別衆生所見未能通達但觀其相未能見
法是故分別世間真相其相不同今以慧眼
觀世間相即相是真能了真相名為見法以
是之故不壞世間而得真相曜明又曰不壞
世間而得真相未審世間何以為相而言不
壞即是真相天尊曰世間相者即是無明貪
著愛見瞋恚愚癡等諸煩惱是世間相若人
能知煩惱性空本無貪愛無明永靜無法可
斷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無相無斷
無得無明無法無斷無得名斷煩惱無斷名
得真相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如向
所說是有二種一者相見二者法見法見之
人言得真相相見之人言得煩惱以是當知
法見之人常得妙本故得真相相見之人常
觀羅迹故得煩惱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未曾
有法從迹觀本名得法見

○

陰陽五行論

陰潛陽內陽伏陰中陰得陽蒸故能上昇陽
得陰制故能下降陽蒸陰以息氣陰凝陽以
澄精日月昇降乾坤交泰而萬化成焉陰陽
自少至老而分為五行少陽成木老陽成火
少陰成金老陰成水參和之而成夫婦火
性炎蒸木性勁直金性堅剛水性潤滋土性
和柔故木以發之火以化之水以滋之土以
和之金以勁之故得品物成焉五勝者皆以

生我養我利我貽彼我爲用利用相乘故有成敗經
云五行相剋萬物悉可全云動靜者終始之
道聚散者化生之門也陽其動乎陰其處乎
動以生之靜以息之導陽不生導陰不成陰
陽更用晝夜相資晝日行陽夜月行陰陽養
於陰陰發於陽而明生焉陽和氣者發於春
王於夏收於秋藏於冬九地之下反有陽九
天之上反有陰故十一月卦辭云復見其天
地之心手陽在下也陽伏地內潛靜之時故
見天心其在人也腎藏於陽腦藏於陰及其
老也和氣不足陰陽將散則陽上昇陰下降
故腦熱而腎冷腎無陽氣則脾無力腦無陰
氣則眼目不明故陰陽不交萬物不成純陽
則霖雨淫霪水淹以之漂蕩故陰陽相磨天
地相盪寒而爲雲霧液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
爲電蒸而爲雷擊而爲電鼓而爲風結而
和氣爲民人偏氣爲禽獸雜氣爲草木煩氣
爲蟲魚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三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四

太極真人徐靈府等撰

仙籍論要記

坐忘論并序凡七篇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
有道如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升水弱喪
之俗無心造道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業重
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甚色味爲得志鄙佔
素稽窮原蹈難得之貨市來生之福縱易染
之情喪本身之道自云智巧如夢如迷生來
死去循環萬劫審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真
經云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
道故養生者慎勿失道爲道者慎勿失生使
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
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也經云生者天
之大德也地之大樂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
之非命祿也又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於
天由此言之脩短在已得非天與失非人奪
捫心苦晚時不少留所恨朝菌之年已過知
命歸道之要猶未精通爲惜寸陰速如景燭

勉尋經旨事簡理直其事易行與心病相應者約著安心坐忘之法略成七條修道階次兼其福報以編敘之

信教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久然則璧耀連城之彩卞和致之而不信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則言開保國之効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況至道超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開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有闇坐忘之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周云膽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

惑者聞而不信懷實求實其如之何故經云信不足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

斷緣者謂斷有爲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

勞無爲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執不由此乎故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來入保己或遺問屢弄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之類皆應絕之故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醞交勢合自致日踈無事安閒方可修道故莊子云不將不迎爲無。

交俗之情故也又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逐生愛擊心爲業

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寔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顚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予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

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故經云至道故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源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逐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寂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又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為定必心氣調和久益輕泰以此為驗則邪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覺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人元來不別若雖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遊待自定者徒自誤耳若通行諸事言心無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真學之流特宜戒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有要疑者且任思量令其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事訖則止實莫多思多思則以知害恬為子傷本雖聊一時之後終爲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捨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諸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故經云人能虛心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為非靜非穢故毀譽無從生。

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至實則順中為常權可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為者自云不著終非真覺何罪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不得定又如良田荊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成變見思慮是心荊棘若不除真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食飛舞足以飾非勢

足以威物得則名已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難
學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然此心由來依
境未慣獨立作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
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
得安閑無問晝夜行立坐卧及應事之時常
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須安養莫有惱觸
少得定分則堪自樂漸漸馴狎唯覺清遠平
生所重已嫌弊漏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孚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鯁不受羈御
鷹鸛野鳥也被人繫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
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麤踈何能覩妙
故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此
言爲當不行則此言爲妄又時人所學貴難
賤易若深論法惟黄說虚無思慮所不達行
用所無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
其信言不美指事陳情聞則心解言則可行
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不信故經云吾言甚
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不知
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
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爲功今則盛
言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空言燈不照闇必
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只破相
之言而人反以爲深元之妙雖則惠子之宏
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料簡重學
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
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
寂今猶避事而取靜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
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宅是成取捨兩病不
覺其所執仍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述曰
總物而稱大道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
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然謂吾子之鑒
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
於素絲纔聞鳴鶴之沖天詎識先資於穀食
蔽日之榦起於毫末神疑之聖積習而成今
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
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何其造次哉故
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同事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要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適於叢葦飲河滿腹獸不慊於洪波外來諸物內明諸已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非當之事事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勞於形斷簡事物知其關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須神身之真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福福詐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析術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故謂之真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能觀見真理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於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躁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虛幻

已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至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緘事皆爲則身勞智昏修道事闕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自爲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目

註

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比實行之宗要可力為之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心空想誰為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色耶又思於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厭患身雖致死不入惡道為厭患故永離○邪婬妖艷喪亂人命人愛著乃至身死留戀彌深為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失人道福路長乖故經云今世發心為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為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仙人以為穢濁賢士捐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飢急失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道為性命之讎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若見他人為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已身引項承取他刀以自害命他自為惡不建伐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為已病又見為惡者若可嫌見為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貧者則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于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教無厭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拒惟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為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真命非假物也有何恐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擇劒當前羣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劒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港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立功勳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應焉若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

所託故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忘心生若枯體灰心則萬病俱泯若惡死者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神迷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宜此之由是故當生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疾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長不除何以見道是故忘心捨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後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人間又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惑鼻口所喜香味是悉老君厭世棄俗猶見香味爲俗嗜欲之流焉知鮑肆爲臭哉

泰定

夫定者盡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逐至昏迷澡雪柔挺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實而懷之勿爲多知以傷於定非生慧之難慧而不用爲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天下希及之是故爲難責能不騖當能不眷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德而不恃爲無遺過故得際證常道故莊子云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與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寧此行此言

俱非泰定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
鬼而歸所得蓋微良曲局小故莊子云古之
修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
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
其恬養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
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或因損
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成若自然疲雷
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無懼視名利如過
隙知生死若寢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
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爲物即體非有
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
羽怨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
三清何遠名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
著龜莫能測其爲調御豈鹿馬比其難爭太
上老君運常以救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二
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頓之
以不學喻則張弓鑿戶法則挫銳解紛修之
有途習以成性默聚體塔焉坐忘不動於
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由斯道者
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得道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
莫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通生
無貳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
猶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空
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至力染易形神形隨
道通與神爲一形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
融體無變滅形與之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
於神顯則神同於形所以踐水火而無害對
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身爲滓質
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故靈寶經
云身神共一則爲真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
同故能長久然虛心之道力有深淺深則兼
被於形淺則唯及其心被形者則神人也及
心者但得慧覺而已身不免謝何則慧是心
用用多則體勞初得小慧悅而多辯神氣散
洩無靈潤身生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屍解
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暉以期全備凝
神實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故經

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山有五草木因之不彫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練神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為萬法混萬法為一身智照無邊形超有際總

十二

色空以為用合造化以為功真應無方信惟

十三

道德故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安樂學知慈人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木牛木馬雜列施張作諸戲術慈者見之如生平牛馬相息諸煩憒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慈毒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諸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衆生皆足行步諸所作為悉不思議若知清靜自在無礙心所求願悉意充足若有修善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實未曾有彼三清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

以五

速得三清實救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慧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既知無因乃知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土

仙籍語論要記

法性虛妄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謂安樂皆

從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

安樂學知慈人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

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木牛木馬雜列施張

作諸戲術慈者見之如生平牛馬相息諸煩

憒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慈毒

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

諸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

衆生皆足行步諸所作為悉不思議若知清

靜自在無礙心所求願悉意充足若有修善

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

實未曾有彼三清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

以五

速得三清實救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慧

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既知無因

乃知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

土

海空智藏作禮問言天尊我今思念萬兆造化之由云何一切諸法各有道性從因緣生以是因緣應有縛耶應無縛耶是五陰耶是六塵耶天尊答曰譬如衆生臨欲終時如日之沒臨欲沒時山陵堆阜影見東移理無四現動應具理進退俯仰行住起卧莫有失節一一諸法皆合道宗無有差異若如此者衆生所見及與所聞動止所爲云何得染無有染無合泥滅瓶成而是泥相終不名瓶瓶雖非泥譬如燈明暗滅燈滅暗生譬如泥瓶泥與瓶之事天尊曰譬如冰寒之堂淳以冰凍而爲不緣處來以泥因緣而生是瓶五陰生滅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譬如眼根開時見色閉時無見煩惱繫縛合散生滅更無別法衆生五陰亦復如是本性淳善

天尊告最勝童子當知夫一切六道四生衆性始有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依道而行行住起卧語默飲食皆合眞理如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質本自鑒色本青大性本熱水性本冷不用我今有疑世間不實於善法中生無量惡唯願大德爲我解說令諸衆會悉皆洗然離

梁柱床席屏悴莫非氷結就此中間云何得火云何得熱煩惱之患一切衆生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爲善所習復善云何復種種果報又復天尊譬如百和之香共在一篋之內芬芳流溢無有一家臭穢之氣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香潔淳穢無方又復天尊譬如日光晃發明照於其中間了無暗黑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曉了冥昧云何猶復並用我今有疑世間不實於善法中生無量惡唯願大德爲我解說令諸衆會悉皆洗然離

諸疑滯爾時天尊安詳告言決理真人如斯
切勿問不可思議汝等已曾親近無量無邊一
號了無疑故能發此微妙之言我當為汝具
實解說汝等諦聽勿生疲怠決理大真夫人
心法不可全以譬喻如來瑠璃香等所以
確者知此物等皆為靜法其安諦不能變易
是以其體不能生他以靜因故物不能入比
譬為異若喻日者是義或同所以爾者日不
恒明不但正有時薄蝕有時異隱心法亦爾
遷動不定菩薩所驅貪著利已所招爾
有為無為法
一切諸法有為性相悉皆破壞無有常住所
以尋至真無上之道寧可得乎真士當知
兩時天尊告海空智藏言汝勿邪疑執有著
相相以是因緣一切衆生善惡諸業唯一
衆生何三界之所行諸法是知因衆生心力
念空寂生滅即其生時已是滅相即其實時便生
滅不住故是謂為空無所繼者則無毀壞無毀
壞故是謂為有決富恩惟善加分別一切妙
法本源所在

觀四大和
合

上真童子曰觀諸衆生四大之相何大是我
如空中雲如熱時火如電中光如水中月如
幻如化如鏡中像如空中響色想行識悉皆
如是衆生心相不可思議非是三乘之所能
了大哀天尊衆生之相亦復如是不來不去
非有非無非內非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而
常流轉妄受若皆以衆生無始以來染著我
故增長惡根受大煩惱無有窮盡衆生之相
烟焰之溫神本澄清湛然無雜一切法本從
中和有以是因緣一切衆生善惡諸業唯一
心作更無餘法是故衆生不來不去不有不
無同等虛空無分別相大哀天尊我觀衆生
相法如是

色身煩惱

海空智藏白天尊言大哀天尊云何凡夫不

見煩惱於煩惱中當有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未來世中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身者即是色耶色即非色耶身屬他耶不屬他耶非屬他耶非不屬他耶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俱有常耶俱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

身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俱有常耶俱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

爾時天尊安心含笑答海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凡夫有身無身煩惱之身何以故衆生不悟煩惱有異道性異道之性不在內耶不在外耶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無耶非過去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心耶非自他耶非有常耶非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非有命耶非無命耶非有身耶非無身耶非非有身耶非非無身耶云何煩惱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無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性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

若是異生異性應常云何異性從煩惱生若從煩惱煩惱之障或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墮地獄若是不墮云何道性從煩惱生若無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以是義故唯願慈愍爲我廣說時衆願欲有所聞爾時天尊爲發微妙音答海空言善哉善男子言道性者無性之性非有法性非無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無善男子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無身生非非有身生非非無身生亦無身生善男子言道性言道性者即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生是煩惱亦非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無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性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

易生是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
生是畜生生非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
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是因緣無生之生生
生無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如是者生相
不生若是無者無生不無不無不有是爲道
性道性之生生之所生生生不生善男子向
雖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
耶善男子今當爲說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
子譬如蓮花從淤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
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亦是父母亦非父
母善男子譬如人寄屋生屋非有人道性之
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種
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云道
性猶如虛空相不可得以是當知非煩惱本
亦非衆生亦非衆生善男子一切衆生若
非父母因緣而生不識因緣妄造諸惡生分
別想不信經典不愛衆生任令死生無復拯
已以是因緣分別善惡不攝六情生種種愛
誹謗一乘海空寶藏聞說不聞聽說不聽起
種種念以是因緣或得癩病或得聾盲或受
畜生牛馬猪犬或受人形六根不具雖有人
形而無情智
栴檀
海空智藏經云昔有國王以四虎令人養食
瞻視卽起摩陁虎令曰若令一虎生瞋恚者
我依律法當斬汝命爾時其人聞王教令心
大怖畏惶惶無所於是思惟捨虎而走爾時
大王聞人已走即遣少剛拔刀隨之其人回
顧見後少剛即便疾走是時少剛以惡方便
即藏持刀密遣一人假爲親善而語之言汝
可來還其人不信即入空城而自匿既入城
中視諸精舍悉空無人既不見人即便坐卽
聞空中聲唱哉男子此城空曠無有人居今
夜當有四百賊來汝設還者命不安全汝當
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益增恐怖復捨而
去路逢河水漂流無有船舫心又愁煩即取
種種草木爲栰復更思惟我今住此當爲孤
虎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栰不可依當沒水死
終不爲彼虎所傷害即推草栰置之水中身
倚其上運動手足栰流而去當到彼岸安隱

如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著今我疾
天尊吉善種王曰我說病者即是煩惱煩惱
病說
既空病法亦空病法既空身法亦空何以故
煩惱身者如幻夢故以是因緣以空爲空善
種又言地水火風四大之中何大是身答云
煩惱身者非地大生不離地大水大風大亦
復如是一切衆生煩惱身者從四大起以之
爲病是故眞士隨之爲病於是善種得聞說
已即起作禮讚歎一乘海空智藏是我大師
爲我等說言病諸行無常身法無我不說海
空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常樂云何平等
教導三乘爲諸衆生作大橋梁度生死海於
空滅中說身有疾衰彼衆生今識宿世億劫
中苦常念饒益一切衆生修弘福田令於衆
生勿令憂惱勸助衆生勤行進道作大醫王
療治衆生一切病根慰喻衆生以疾而卧爾
時海空智藏告善種王汝等勿疑我身疾者
而言無疾今我疾者皆前世因妄相顚倒諸
煩惱生無有實法惟之爲疾所以者何四大
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著今我疾
者皆由身起是故於身不應生著善種王既
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煩惱想當滅法想汝等
大王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我身之
身唯起滅法此法身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
我起汝滅滅時不言我滅汝起我念衆生亦
復如是善種大王汝等當知應作是念此法
身者亦是顚倒是我身者即是大患汝等應
當厭離此身云何爲離我所離我所者即離
二法離二法者不念內外諸法平等云何平
等教等常樂清靜內外無我我亦清靜此二
法者悉皆空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名字故
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
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了空病故是我有病今
我病者無受而受說身無常法相不滅而取
證信故設有身疲念衆生發大慈心說一乘
藏調伏我身亦當調伏一切衆生除種種病
令我說病爲斷衆生攀緣病本諸根若盡是
我無病善哉大王若有一人有疾而卧汝等
應當作如是念諸法無我我身無常若空非

我雖身有疾在生死中化度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汝等又復念於我身不離身是病是身悲新慈故是急方便設身有病而寂寞故莫知方便普種大王若有衆生有疾而卧不作是念不調伏心不厭離身而貪求愛如是人者是愚人法當知是人不離生死地如是若有一人有疾而卧念想法法若空無我無我所無有作者無受者是名方便引接譬喻如行客卧是人有疾而卧念想法法若空無我無我所無有作者無受者是名方便引接譬喻如行客

病是故衆生若欲求道當以大乘無上慧心觀我身相既了無身三業自淨修六度行四等心是名隨順方便引接譬喻如行客

隔礙湯谷欲到彼岸無由得過假借舟航以濟沈溺既至彼岸舟航之用無所用之六度四行亦復如是為諸衆生未能體了無生道理安慰其心令得調伏即了無身得致道地六度諸行無所復用度命又

言大德天尊所說聲喻要妙深達一切衆生修衆行以求度世既得度已無所復行如是一切成具得道無所行邪既無所行應失大悲云何大道於衆生常行四弘以度衆苦天尊答曰度命真士天尊大聖濟生度苦無彼此故無愛憎故無成壞故無得失故譬如橋梁無心度物不捨淨穢是人非人牛馬驢騾皆悉通過天尊大聖無心大度亦復如是雖度衆生無彼此相無愛憎相無成壞相無得失相猶如大海容納百川無增無減無穢無

求道二慧

淨無心簡擇

夢喻虛妄

天尊謂正見童子曰十方天尊出現於世爲欲開諸衆生虛妄說此妙經深達之法諸衆生各得淨慧明了法性無所障礙知諸法空本無虛妄虛妄既空心性清靜乃知十方一切天尊無出沒相以是之故十方天尊出現於世得大利益一切衆生皆得正見譬然安樂猶如夜夢見諸善惡境界開利牙齒近來過身擬作吞噬心神性懼東西馳走叫喊哮吼地床邊覺人呼之曰咄哉睡夢如斯叫耶而其夢人怒然睡覺申舒手足乃知夢見虛妄非真心意正定泰然安樂一切衆生同稟一華云何諸緣各有差別善惡不同生死之業苦樂殊形返覆往還受生各異或生邊夷或生中國或生奴婢或生人王或生貧賤或生富貴或生跛躃或生具足或生愚癡或生智慧或生慳貪或生布施或生好殺或生慈悲或生五逆或生孝順或生受苦或生受樂或生聾盲或生聰指或生禽蟲或生魚鼈如此業報種種不同唯

中有自然之果其果圓淨具一切味非一切味具一切香非一切香具一切聲非一切聲具一切色非一切色一切法非一切法具一切智非一切智其果名具慈甘泉得此泉味自然飽滿無飢無渴安空端正妙履希有到靈解山不生不滅湛然常住證無生果爾時衆中有一童子名曰善建從坐而起上白天尊不審本微之華中有自然之果散滿法界盡諸微塵無大不覆無小不入爲赤爲白爲青爲黑爲長爲短爲大爲小爲廣爲狹爲見爲聞爲來爲去爲天爲地如是華果法爾周普徧成法界不可思議不審一切衆生同稟一華云何諸緣各有差別善惡不同生死之業苦樂殊形返覆往還受生各異或生邊夷或生中國或生奴婢或生人王或生貧賤或生跛躃或生具足或生愚癡或生智慧或生慳貪或生布施或生好殺或生慈悲或生五逆或生孝順或生受苦或生受樂或生聾盲或生聰指或生禽蟲或生魚鼈如此業報種種不同唯

散花喻

眞藏經云天華在靈解山散本微花其華飄飄遍滿法界非青非白非赤非黑非長非短非大非小非廣非狹入於細微離諸色像華

願慈悲分別解釋天尊告善達童子曰一切
法生皆從一本微華種種相好衆生迷惑不
自覺知於實相中橫生顛倒法成受苦見德
自生不孝慈愛遠離失本求末冥冥不睹長
處閻中無有解脫慈慈種種滔度願法因由
衆中疑惑不了業緣諸法空寂畢竟無我推
問東方生物有邊崖不南方顯照有極源不
西方衰殺有情愛不北方冥昧有窮通不色
聲香味觸有已聲香味觸不貪嗅癡縛有貪
嗔癡縛不善惡行業可脩不也大師所顯推
○問諸法行業並無所得云何差別苦樂不同
天尊曰諸法幻生幻生幻滅諸法幻滅幻滅
幻生如是幻相生滅幻無生滅幻相去來幻
無去來幻相貪癡幻無貪癡幻相取捨幻無
取捨幻相煩惱幻無煩惱幻相恩愛幻無恩
愛幻相差別幻無差別幻相一切衆生業緣
端正生滅無幻來去無幻貪癡無幻取捨無
幻煩惱無幻恩愛無幻差別無幻如是空寂
究竟道場善達開之忽然覺悟

論種子

天尊告曜明真人曰向問言譬如種子種子
不壞牙並枝葉花實等法從何而生吾今問
子種子壞邪牙實生邪種子若壞壞則無因
無因有果斯無是處牙生種壞壞則不生壞
為生因亦非有是當知種子牙並枝葉花實
非生非壞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煩惱真相亦
復如是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不一異又語
曜明汝為種子壞乃牙生今又問種子牙壞
時生耶未壞生耶壞後生耶若壞時生者以
壞為生生則不生生則壞者以生為壞壞則
○不壞云何種壞而得生牙譬如陰壞身則不
生無陰有身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既壞
牙則不生無種有牙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
則不生若有說壞生者與壞同體云何得生
譬如一身諸根同體云何頭壞而得足生理
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壞時牙則不生生壞
同體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時不生壞後生
者生滅相離云何為因譬如種已先滅滅即
無牙云何牙後從敗種生以是當知壞後不
生壞已牙生理亦不然是故我言種子壞後

牙亦不生又語曜明種壞牙生生壞一耶生壞異耶生壞二者壞相相違云何同體滅則不生云何生壞異者異則非因非因生果理則不然譬如虛空非兔角因虛空非因生兔角果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異亦不生云何不生又語曜明未壞生者則種子體中未變未變牙生則無因無因有果無種有耶理則不然猶如無形影則不生形若未生有影生者當知此影不從形生譬如麻子未壞油不然猶如無乳酪則不生若無彼乳而有此酪是則酪有不從乳生以是當知未壞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壞後生者彼種已滅滅則無因滅後生云何有生檢求生相畢竟永滅不可得故是故無生

眞假

昇玄經于明問曰既無所有以何爲有遣使答曰以無所有而名爲有又問何名所爲答曰形聲虛僞故又問何爲虛僞答曰乃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速變異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也

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本無
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性空
我說虛妄說妄亦空是故我說不虛妄過通
白言大德天尊所說世間一切皆空隨順衆
生有何利益天尊答曰過通具士爲化引故
得出離故入空門故滅諸見故了無相故明
無作故一切諸行畢竟寂滅永不復生既不
生滅常住不動是故我今以大慈心隨順世
間令諸衆生得此大利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五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六　道教部

讚頌歌

太微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丹暉映雲庭紫煙光玉林煥爛七寶花璀璨
瑤靈音宮商自相和妙靈開人衿玄唱種福
田廣度無果心

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玄化本無跡有跡生道宗邈遠九天際息駕
於領官道暢虛漠內靈歌發太空形感至寂
庭思詠希微通

太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翳翳元化初眇眇養霞散太寂空玄上寥朗
二儀判凝精抱空胎結化孕靈觀含真順神
內修訣啓冥旦始悟要促齡運交反天漢

老君本生經頌一章

衆生之本際寂然無起滅弱喪逐其根自與
真源別妄作善惡緣福報無絕欲得苦海
傾當使愛河竭守一固專采持此無疵缺正
智通群有妙慧推諸結萬行混同歸三乘泯

殊轍真靜離塵垢清涼無惱熱

太上智慧定經頌一章

靈仙垂慶雲駕龍躡玄波洽真表嘉祥灌足

八天河福應不我期故能釋天羅道德冠三

界地網亦以過感遇靈真會淨慧經蓮華

太上智慧經讚一章

學仙紀華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躁

靡不爲滅念停虛閑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

渴持忘如金石保于飛玄路五靈度符籍

本願大戒經頌一章

學仙行爲急奉戒制情心虛爽正氣居仙聖

自相三尊若不信法言胡爲棲山林

玉皇授歎生大洞三十九章與登龍

臺歌二章

颯颯三霞領佩剛七元蓋八景入太元飛瀧

九天外瓊扉生景雲靈煙絕幽蔚西宮詠洞

玄清唱扶桑際守雌森華閒玄吟五老會欽

生有心哉與爾結中帶

其一

虛中遊詠洞神明唱音爲汝玄授欵生必至

行肘伏塵中超可爲苦心哉當告爾所求

其二

西王母授紫度炎光神變經頌三篇

塵滓氣流霞耀金室虛堂散重玄積感致靈

降形單道乘分俊欵盼萬劫豈覺周億播

其一

秀圖蔚神階朱扉環林庭流風鼓空洞玉籟

乘虛鳴紫烟纏曲戶丹暉映綠軒飛旗翳玄

愛幽境子一樂同朝生

益羽節耀紫清登景九霄際遨遊戲風城顧

騰總控朗暉宴景洞野外流浪尋雲人合形

慶霄際手披朱島戶朗若神仲泰金闕醫差

我清景無塵穢解衿玄閫壹適我良願會脫

從三塗難保鍊固年邁

其三

靈寶真一自然太上玄一真人頌一

章

衆妙出洞真煥爛曜太清奉者號仙人體無
永長生道遙戲玄虛宮殿羅無形旛葆七寶
林晃朗日月精龍鱗交棲馳鳳皇翔悲鳥太
上治紫臺衆真誦洞經捻香稽首禮旋行遶
天下普安寧
太上弘道頌一章
宮城三周畢高座道王爲應聲人主弘至道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俯仰已得仙歷劫
無數齡範軌太真德寂寂因無生實景結空
構乘虛自然征日月光炳灼安和樂未央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一章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紫精桂植瑤圃朱華馨棲棲月宮生慕淵日中
有瓊玼左拔負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
庭八景絶煙迴緑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
精童華顏琳腴充長飢控晨挹太素乘欻翔
王墀吐納六虛氣玉嬪挹巾隨殫徽南雲扇
香風鼓錦拔叩商百歌舞六天攝神威儻欵
億萬椿齡紀鼈魏小鮮未享鼎言我嵗下
悲
青童大君常吟詠一章
欲植誠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
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一章
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輩連
一時假哀世但識此但是惜風大種罪天網
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形爲渡神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
形常載俳佪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夫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
日已早悲哉苦痛客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
塵焉知反枯老
已上四首詩去月秋分日瑯臺大會四
君吟此言以和玄鈞廣韶之絃聲右英
夫人說此
郭四朝常乘小舡游戲塘中叩舡而
歌四首
清池帶靈地長林藹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
出從容鼓檝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

期遥通丘林中晨風謂上清王晨之風非毛
詩所稱鴟彼晨風之鳥也

其一

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
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炤塵顧哀朝生
蟋執盍汝車輪士羅不蔽庸男受不盡輪朝
生好蟲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滅

其二

遊空落非鳳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
唱朝陽揮翮扇天津睆鴈塵雲翔遂造太徼
○宇把此金梁綵道遥玄陵表不存亦不亡玄
陵九陔也皆八極之外九霄之頂名也混塗
木星東云朔東陽之陳故若士謂塵數云爾
汴謂期於九陔之上也

其三

駕旄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
北華室神虎洞瀆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宴
戶靈變玄跡誠四朝爲玉童執巾侍故士高
皇吞輪

其四

保命仙君告許虎牙杜慶平常喜歌
一章杜與宇慶平廣平隱名華陽

淳景騁廣林曖日東霄升晨風僻六炯勃鬱
八道騰五徹何必秀名山亦足陵嶺首躡洞
阜摸心潛中與吐納胎精氣玄白誰能勝

西王母寔漢武帝上元夫人彈雲林
之歌歌虛之曲一章

甘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霄負笈造天關借問
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梁景清飆
起雲蓋映朱蕃蘭宮故珠扇碧空啓瓊沙丹
○疊結空構暉曄生光華飛鳳翼鵷鵷時嬌龍倚○
遥蛇玉胎來鋒芝九色紛相萃挹景練仙骸
萬劫方童牙誰有壽前終扶桑不爲查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一章

晨登太靈宮挹此八玄王蘭夕入玄元關採藥
撥琅玕翟是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
雲味之當一餐紫微何濟濟瓊輪服朱丹旦
發汗漫府暮宿旬陳垣去之道不同且各體
所安二儀復猶存冥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說
行尸言此難

夫人既白日昇晨在王屋山時九微元君爲
王母贈魏夫人歌一章 并序

山王毋三元夫人雙禮珠紫陽左仙石路成
太極真高仙伯延蓋公子西成真人王方平太
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並
降夫人小有清虛上官緯房之中時夫人與
王君爲賓主焉設瓊酥綠酒金觴四奏各命
侍女陳曲成之釣於是王毋撃節而歌

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裾拂霄漠虎旂
攝朱兵逍遥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
相爽會絳河內○

會勒畫天地傾宮盡無中景不死亦無生體
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翰玉映騈
顏精有任攝期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緯河內
中顏

雙禮珠撵雲璈而荅歌一章 并序

秀蔚詠俯研智與慧藹真啓晨景唱期緑房會挺
玉清出九天神館飛霞外霄臺蓋蔚霊貝
幽運遊海悟井隘履覆覺世機儔輪宴重空
簽魚自然廢迴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

高仙盼遊洞霊之曲一章 并序

玉皇又命欽生入隱室見上清元君龜山君
於是二真乃各命侍女王延賢于横運等撵
雲林琅玕之璈侍女安德音范四珠撃昆明
之筑侍女左抱容韓能寫吹鳳鸞之簫侍女
趙運子李慶玉拊流金之石侍女辛白鵠鄭
辟方燕琬采田態雙連等四人合歌

宜忌靈暉倚華山林須史變衰翁迴爲孩
飛天元清淨太無中眇眇邈景遷吟詠大洞
中顏○

章也此三九篇曲寄大漠內神王方寸間哉○

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 并序

四真人降魏夫人靜室教神真之道授黃庭
等経因設酒飴四真吟唱太極真人先命北
寒玉女宋聡消殫九氣之玅方諸青童又命
東華玉女燕景珠撃西盈之鐘扶桑暘谷神
王又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唌之簫清虛
真人又命飛玄玉女鮮于霊金拊九合玉節

於是太極真人發飛空之歌一章
丹明燭上清八風鼓太霞廻我神實羣逸遣
玉嶺阿咄嗟天地外九圖皆吾家上採日中
精下飲黃月華盧觀空無中飄路無間邪顧
見魏賢要渴氣傷爾和勤研玄中思道成更
相過
方諸青童歌一章
太霞肩晨裨九氣無常形玄霄飛實外八景
乘高清手托玉皇秩勢我晨中生盼觀七雅
房朗明玄事奚超蜚絕氏子有心復有情玄
挺自弄會金書東華名賢安容所研相期暘谷沂

次扶桑神王歌一章
晨落太帝宝超越貌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
赤嶽峙浮輪雲濤際九龍同轡起虎旂鬱霞
津重風翻然理華存久樂通遂致高神擬拔
徒三緣外感會乃方始相期陽洛宮道成携
魏子

次清虛真人歌二章
駕棨控清虛徘徊西華館瓊林既神杪虎旂

逆煙散慧風振丹旅明燭朗八煥解縶庸房
襄神鈴鳴備梁樓景若林柯九絃玄中彈遺
我積世要釋此千年歎怕盼無極已終夜復
待旦

其一
紫霄餝玄空神風無網羅欵然滿八區祝爾
飴虛靜八窓無常朗有冥亦有足洞觀三丹
田寂寂生形景健神擬相遇雲婆卓鍊整魄
無郢石運蓋彼自然賴勤密攝生道泄替結
災害雲期自有時携手快乃俱上

其二
人間可哀之曲一章并序
太子文學陸鴻漸撰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地
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
夷山上置慢亭化虹橋通山下村人既往是
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
告時村人為曾孫汝等若男若女呼坐乃命
鼓師張安陵趙元胡拍副鼓劉小妹拍慢鼓高知滿振嘈鼓高
翕次奏鼓曾少童擺兆鼓高知滿振嘈鼓高
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横笛板師何鳳

鬼撫節板次命絃師董嬌娘撫箜篌謝英妃
撫掌樂樊騰景管師黃次姑梁
悲慄華秀琰鳴洞簫小娥運居業吐金師羅
妙容揮撫撩銚銅鈸乃命行酒須臾酒至云酒
無謝又命行酒乃本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
百年一鉤号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号恨不相
隨

巳誕一章并序

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
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
謠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
洲載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腸喜
乎

楊義真人夢逢萊仙公洛廣休召四
人各賦詩一章
石安慶先作詩一章

往推我高勝羊弱冠名慶安未肯崇尊賢朝
笑逢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
羊翰

吳王夫差書一章并序

天文五符云仙人樂脩門於勞盛山上刻石

作五符文
玄津流絳波崑碧映瑯山朝日控晨輝蒼鹽
何婉娗遊雲落太陽颺景凌三天靈寶曜九
虛幽明鐘山閒夏禹登八極散氣響金簡因
枝振玉條綠波討洪源扶質立靈幹垂葉以
結繁渺邈龍風跡煥爛九天翰仰挹三長精
保身永長安俯漱五華流逕復反童顏騰神
溫涼宮豈知熱與寒千秋似清旦萬歲猶日
半鼓翼空洞上要我靈寶官芬芬五帝篇俱
會景漢端相問飢與渴玄泉飲流丹永仙方
寸內入退慕易難顧閑朱門臭當塗中有難。

辛玄子詩三首 并序

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議
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也
玄子少好玄道遵奉法戒先世缺流享年未
永沒命於長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鄴都北帝
愍我通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
魂復真使我頭胎位為靈神近得度名南宮
定錄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而太帝今見
差領東海侯氏更生又選補綠元中郎將吳
越鬼神之司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敘推
情之至也仙云揚君既為吳越司命董此鬼
神玄子職兼方應相聞故先造此詩陳情
嗜昔入冥鄉願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氣與
慶雲俱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彫躡足吟曲
唱仰手配鳥條林室有通歡絕此軒外交遠
景附圖雁嘉音何寥寥此篇敘事遠之本也

其一

寂通寄興感玄氣擬動音高輪雖冬茫葛刃
故來暮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襟委順泯世○
化心操窈窕林同朗理外遊相與靜東岑此
篇申悟有之來解也

其二

命駕廣鄉門遠跡盤宴卿空中自有物有中
亦無常悟言有異際相與會漠泉目擊玄解
子鬼神理自忘此篇論入鬼之出致也

其三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六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 并序

太微玄清左夫人太微之上真也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是王所授之風雅翛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去

歌詩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 并序

女仙張麗英石鼓歌一首 并序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芭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自來娉女時年十五聞芮來乃投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登此山仰臥投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芒妻及芮使人往視忽見紫雲鬱起逐失女所在得所留歌一首在石鼓之上歌曰

石鼓石鼓悲我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擧手王威不可參余志有鸞有鳳自歌自舞凌雲歷漢遠絶塵羅世人之子于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玉今石鼓一處異色直下成女色髮時人號爲張女髮

漢初童謡歌一首 并序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
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言仙人得道昇天當
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
知其津者矣

萼綠華贈羊權詩三首 并序

萼綠華者仙女也年二十許上下青衣頗色
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巳未十一月十日
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山也
○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輿即晉簡文
帝黃門郎羊欣之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
馳玄味卓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
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為其師毋毒殺
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
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
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
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
因日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
客視金玉如瓦礫無恩無慮無事無為行人
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
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
人學俗務我學恬漠世人勤瘠利我勤內行
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今已九百歲矣
投擲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湖東山
中綠華初降贈詩曰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窈靈谷虛林
蔚蔚森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在意
津超形象緬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通俗心
○其一
我與夫子族源實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
○其二
靜琴欣斯會雅綜殫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
方寸裏翹想棲龍外俱為山巖士無令驕虛
翰中隨鸞鳳起遷化雖由人藩羊未易擬所
期皇朝華歲暮於吾子
○其三
九華安妃贈楊司命詩二首 并序
九華安妃者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五

日夜與紫微王夫人降金壇楊羲家妃著雲
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綉帶絛
十餘小鈴鈴作青黃色更相參間左帶玉珮
亦如世間珮但幾小耳衣服儼儼有光照眠
室內如日中瞬視雲母形也雲髮髻髮髻頭
絶倫頂中作髻餘髮垂下至腰指著金環白
珠約臂年可十三四許左右有二侍女一著
青衣帶青囊囊手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盛
書書當十許卷以白玉檢檢囊口檢上刻字
云王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著青
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侍○
女年可十七八許整飾非常妃及侍者顏容
瑩朗鮮徹如玉五香芬馥如燒香異氣也初
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啓之始乃見
告曰今日有貴客來於是楊君起立紫微曰
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於是就
坐相揖禮畢紫微曰此即上真元君金臺玉
人之少子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龍山學上清
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為紫清上官九華真妃
也賜姓安名欝嫺字虛箋蒯紫微問楊君世曾

見有此人否答曰靈真高秀無以為喻妃手
中先握三枝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亦不作
棗味食之無核味似黎而妃夫人楊君各食
一枚妃問君年幾答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
妃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宴
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期今日契冥運
之會君答以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
無緣稟敬徘徊靈降欣踊罔極惟蒙啓訓以
祛其闇滯其冗冗夙夜所領也妃曰君今語
不得有譫飾之詞諫飾殊非事宜良久命楊
梁筆為詩畢妃取視之曰今以相贈以宣丹。
心若意中有不歸者自可徵訪耳詩曰

靈關豎空上環臺疎櫺羅紫宮秉綠景靈觀
鵠業戴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靈瓶
津仲掇碧琴花雕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逐
策景雲駕落龍轡玄阿援衣塵陣隊纂雲步
濁波願為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攜雙清內
上真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

其一

駕欻發西華無待有待閒或眄五嶽峯或

濯天河津輝輪奉虛舟所在皆經綿芥子忽
萬須中有崑崙山小大罔無殊遠近同一緣
彼作有待業我作無待觀

其二

中候王夫人詩四首并序

東華夫人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
亦為紫微之婿理在滄浪雲林宮晉興寧三
年乙丑降金壇楊羲之家云靈王有子三十
八人子晉太子也師事嵩嶽浮丘公白日昇
天中候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晉為
別生妹子晉兄弟五人妹二人凡七人得道○
弟眉壽即觀香同母兄也是夕裴清靈真人
王桐柏真人昭靈李夫人紫微王夫人右英
王夫人南嶽魏夫人同降中候所受修真之
道與定錄同受曰風巢高木素衣杉紱履順
思貞疑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使急宜服
之可以少頽三八今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
可誦洞篇瓊丹應數精心高棲隱嘿沈閑正
氣不虧木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鉛飯兼教
勿違益體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誰

微寒欸白齒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
偃息盛木死執周書太極植簡金名西華與
眠可否自應靈符理契同神原門洞相求此
御梦史名持字思玄久玉爭先名字勤修習眼餌
衆真為詩中候吟曰

龍旂儻太虛飛輪五嶽門所在皆通遊有感
樂宴歌無待翁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
遠玄井不為多變絕幕步間俱會四海羅豈
若絕明外三劫方一過

其一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羅化浮塵中際解衿○
有道家昧煙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磐璞
軒玄鈞作風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儻雲波脊
德秀玉景何用世間多

其二 改此 本良久復空曰

但觀冥天真去累紲衆情體寂廢機馳崇有
則攝生焉得奢物子委運任所經

其三

登軒發東華扇緝儻太玄飛轡騰九萬八落
亦已均瞥眄山水際窈窕靈嶽間同風自齊

氣道合理亦然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
華可長靜何爲物所纏

其四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詩三首 并序

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
君季慶寘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妹也以
神虎符握流金鈐年可
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名隱暉
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色綬如世
人帶章衣狀隱章當長五丈許三四尺與上
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真同降臨去
作詩曰

雲墉帶天構七氣煥神宛瓊扉啓晨鳴九音
絳姬中紫霞與宋門香煙生綠憩四鴛舞虎
旗青軒擲玄空華蓋隨雲列落風控六龍策
景五嶽阿三素時君房過閒牒儀飛萬滴紡
我肯與物意精神黃塵互相衝明玉皆璀燦
何獨盛得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其年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

綠酒觀羣慕候款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
有待遊拍遏皆歡樂不過亦不娶總影玄空
中兩會自然嘯

十二月一日夜南岳夫人又吟寄許玉斧詩
曰

飛輪高晨臺控轡玄虛陽手揚紫皇枕倏忽
八風驅玉華翼綠幢青裙扇翠裙冠軒煥崔
鬼珮玲帶月珠簿入風塵中塞鼻迹當除昊
踵凋我氣百阿今心但何不飄然起蒲萬步
太虛

南極王夫人投擲義詩三首 并序

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
號南極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
受書寫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
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
褒字子登太上實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
可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

揮靈形貌真正天姿曉謳棄羽翼之車駕以
九龍女暐九千居洞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
當爲真人者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
之家與真人同會因吟授羲曰
控颯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霄外俯看
紀落滇玄心空同閒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
中有待無所管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
賓會高唱二侍何足爭東賓東叔上卿大事君也

其一

命駕王錦輪偏翰仰徘徊朝遊朱大官夕宴
夜光池浮景浩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
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侍互是非有
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其二

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夜南趣夫人又吟受楊
君曰

其三

紫微王夫人詩一十七首并本

紫微夫人名青娥字飛香王母第二十女也
林振須類感雲駕待龍吟玄歎自相求觸節
皆有音飛軒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遊非無
娭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俱
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得道拜清
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
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岳夫
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
玄龍之山上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人
會右英夫人歌倏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飆遊九天息駕三秀巔有待徘徊盼無待
○固當靜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

又吟曰

龍闕鬱巍巍墉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叩歎
吟太無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

又吟曰

宴帖東華內陳鈞千百簪青君呼我起折腰
希林庭羽帔扇翠曜玉佩何鏗零俱指高最
殿相期象中冥

又敘玄龍之遊吟曰

超舉步綠霄飛颺北龍庭神華映仙臺圓曜

隨風傾倒暉艷丹元扉景餐月精交秋雲林
宇浩軒還童要藥蘭菊寄無宅是非豈能營世
網自捷號安可語棲生
九月六日夕雲林又降命楊君梁筆
翰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欲攀造業丘手把八天氣絕身
空中浮一時造化網弄視宗高嘯道要既已
是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郭方回又吟
曰
空朗玄景玄宮帶絳阿瀣濯上清房靈堂
靈人隱玄峯真人韜雲來玄唱非無期妙應
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攜襟登羽
宮同宴廣寒裳借問朋人誰所存惟玉女
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翮於崆峒之
上斯人也豈不長把南面求謝千乘
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
寥寥清漠河漾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嘗宴
玄華官信道苟滓萬何不棲東峯此亦叙方
諸東華之勝也
四月十四日又作七章詞曰
控景始揮津飛颺登上清雲臺巍峨閒闔

病夫玄機不覺年歳分
徐謂楊君曰夫令勤者勤其事就其
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
難不可書矣有恥辱之心者於道亦
遠乎權柬然後可責耳賢者之舉自
更始爾今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罕世營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郭方回又吟
曰

秀玉城晨風鼓丹霞采煙洒金庭綠葉繫玄
峯紫芝蔽下生慶雲纏丹鐘錄玉飛八瓊宴
眄廣寒宮鳥楷含書翼龍旂格雲電旂青斤
虎旗徹朱兵高真迎九曜洞觀坱滄明誰能
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其一

騎鶴紫微館轡星敬景組鸞唱華益間風釣
導龍郭八狼搆絳峰旌棄尤火角蘭雲勃鬱
宮来適塵中黃部乃解襟佳人所同氣自相招琴
宗須史頃萬齡乃一朝搭期會足衰劫往豈
○
足逸真真乃招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玉空○

其二

朝啓東養曜飛軒越滄溟山波振青涯八風
扇玄煙迴明易遠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永駐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三

飄飄八霞巔徘徊飛蓋紫翰勝太虛曜駐
九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煙紀幽鶴高仙宴太
真清唱無窮際去來山微庭何事有待遇

其四

神玉曜靈津七元換神雇座遷方寸裏一曜
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
眄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矣

其五

海童塵颯領代謝緣運歸冥織靈劫期顧眄
令人悲

其六

雲草產玄方仰感旋曜精誌誌繁茂誦重德
公克昌
○

其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

諸姜雜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二首并序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勿遂事玄都太真有子名三天太上府司直總紀天曹之遺此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游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東嶽退真主之編司鬼神之帥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道過臨淄值縣小吏和君賢。

為賊所傷乃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藏胞漏血凝絳府氣激勝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聳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貧家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恭恩施唯當自展竭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載投夫人還入東嶽伐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液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衆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心堅志靜圓無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圓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還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麟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猶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廚食肴果非常香酒奇餚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咄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來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高朗警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為集於幽室之間徘徊飛翔躍之不去遠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若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

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綃袍乘白龍而去其袍尋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環金華太玄之鬼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褒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現金函奩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洒掃守嚴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窺闚之亦不敢有所諮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蘭輒不怠倦夫人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恭仰靈氣終莫之發雖欲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相語命又被太上及召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授服以欲教汝長生之方○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之持身也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其方秘要是元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屬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駭騁著朱衣戴遠遊冠帶玉璫及虎頭鞶囊執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甚摽敬稱下官須臾廚膳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懷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眷捨墉城內命駕從山阿仰躡太清闕雲轝羽蓋何婆娑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昕顧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稱湊由道泄密慎揚瑯多

其一

昔生堤陵官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駟紫虬華雲頒一何鮮落

我尋長沮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衛授以王
胎篇瓊音疑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風腴
仰上飡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旋玄都
安足遠遙乘在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
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

二十六首 并序

雲林右英夫人雙揚真人許長史詩

雲林右英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
女也受書爲雲林官右英夫人治滄浪山晉
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東嶽上卿司命諸
真同降於楊君因受書曰弱喪洞澡篤靈未
盡脩伏興因雲梯未杭雖有懷於進趨猶未
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關凝恨於高
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
於飛滯柔翰翳手寔契也動合規矩德掇良爲
方靜和真味吐納興音可謂經誕德掇良爲
欽然矣微穢未除不敢通不敢其目自命矣夫故
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況二景之

交耳夫失機者責在能改相釋有情令無妨
矣雖暫捐群聽故克和也前途悠邈此比非
一漏緒多端當恒戚寤苟情有愆散得隨事
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過之將何以遣之清響
散空神風洒林身超寔獨志詠靈音仁侯其
人也守真一勤篤者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
再生苟內愛子孫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
廢用聲氣雖役此亦無益矣又述玉爺修道
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
薛公之弟爲淫決失位然性好簫音風響長
里乞之於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門陰德可以
及於許侯玉爺也又聞北風則悲親容曜
懷素思駿騏以慕聘嘉柔顏以變辭世人之
心曷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氣首立之內
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壅者象欲丹
絳不暢靈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欽枕而遐晏
神氣不明其宅寂通不敢其目自命矣夫故
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排却衆累直面而進
於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
勞披千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靈山客

来賢者之舉擬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
顯默異會藏往誠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
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
空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玄斯業未就當暫
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
絕穀爭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
九練之戶然後知神仙為奇死而不亡去來
之事理之深也夫蚤蔭蔦訳者必出峻極之
嶺治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
之賢有似斯人也逸驎逍遥大荒之表故無
患人之僊道貴獻年歲身之密匿跡之深也
且琴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陵波浪
泉之舟不得馳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
翳荅則羽族雲華玄泉浩瀚則鱗翔競趍此
在德之茂也為道者實為勤苦者必得之矣
學道者當在專道任真情無散念掇奢恣保
沖白寂寞為如器有所覩然焉如潛有所得專
如臨深谷戰如履薄氷此得道之門耳而未
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若其探
玄躭味保和天真注神抱一棲研六府惜氣
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
此數者所以為難也況山藪氣趣則會數號
於林川潰結歸則龍蛇慘於澤此自然象也
苟趣捨理乖則次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
以要譲非虛柄無以宴會恩之無邪則累福
害矣在宴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
也若南起而北駭心念而口違捐蓍龜而苟
蓂哂九成而悅北鄙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
鑒也固告晉簡文帝宜以麝香一具於頴閒
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
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身如川赴
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善亦得道
也夫人過我以惡者以善對之過我以禍者
以福對之善常在已矣惡人害善人如常仰
天而嘯嘯不污天還自污身逆風揚塵塵不
污彼還污其已道不可壅禍必滅已又飯凡
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
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秘言太上之要戒也

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兒紙刀之蜜蜜不
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憂戒之哉愛欲之大
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惡無紋得不戒邪學
道在陰德施惠解紋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基
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夫人受詩曰

其一

驾欸遊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開
躡靈風我為有待果故乃越滄浪

其二

騰躍雲景轅淳觀寰空宵軒絕橫舞繁蓋
託靈方朱烟纏椅旄羽枝扇香風雷號猛獸
狸電吟蒼玄龍釣籟昆庭磬金筑唱神鐘採
芝滄浪阿擬華八溟峯朱顏日以新劫往方
晏晏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
隕我白鬢公長宴遺遐數恨不早逮限

其三

停駕望舒移迴輪返滄浪末覩若人遊偶想
安得康良因倏忽候青春以叙中懷忘

其四

控景浮紫煙八景觀汾流羽童捧瓊藥玉華
滄房煥東霞紫蓋連浮綵晨發德東道宗作鎮
真伯潘八臺可盼目比看乃飛元清淨雲中
槐眇眇躡景遷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久
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友此枝

中巍

其五

晨關太霞構玉室起青清領略三哥觀浮景
翔紀宴丹華空中有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
披碧樹曜四靈華蓋蔭蘭暉紫巒翠綠軒結
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

玉瓊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宴逍
任靈風鼓冥乘素編球明瓊臺中綠蓋入協
晨青軒擲空同右攝泉林帝上朝太虛皇王
實劑風腦敬酣飛羲漿雲鈞回曲寢千音何
琅琅錦旅召猛獸華愉正低昂香毋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絕幽高清開解駕佳人房昔運
挽未兆靈化順氣翔心馳玄涯感年隨積移

崇形垢甘昊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
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眄
朱大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雲翳映汎三
燭流任自齊宴風縈空洞守香觸節生手
攜織女儔併於豹丘庭左佩青羽旗華蓋隨
雲傾宴寢九度表是非不我嘗抱真抱太寂
金宴日食曼宜似寢機中悽慘無聊生

其八

○四旌曜明空來軒飛靈丘玉蓋廕七景鼓翼
宵上浮九音朗紫空王敬洞太無宴詠三晨
宮唱肅哇我倚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
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叢中自
多娛

其九

北登玄真闕攜手結高雁香烟散八景玄風
鼓鮮波仰超瓊園津俯眄青陵阿王簫雲上
奏鳳鳴動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為躡山阿金
節命羽靈徵安折萬魔齊抱二晨暉千春方

學牙喪真接競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眄太霞宮金闕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
皆朱璞擲翰空洞津總僊綠軒玉華飛雲
蓋西妃運錦旂龍駕然塵濁涯儻歌佳人庭宿
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宴乘風奏霄晨共酣丹
林覓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其十一

清晨把絳霞總氣霄上遊徊軒躡曲波遂覩
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唱何若逝玄
○鄉撫璇為爾娛君心安有際我願有中無

其十二

巖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綠雲繞丹霞靈謳
散八空上真冷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風唱朱
霧虛節錯羽鐘交振金庭內結我宴中朋俱
把玉醴津俛忽已暝宴童云何當路薄憩蔚隨
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采
圖景華彈璇北寒臺七雲輝紫霄浴滄高仙

舉紛紛塵中羅盤桓其藹內慾罷不當多

其十四

駕氣騁雲軒晨登大淳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旋流步空觀九緯八網皆已遊暫宴三金
秀來覲建志傳勤辭不相掩是以積百憂

其十五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其十六

紫闕構虛亞玄館衛絶嵐琳琅敷畫圓華生
結瑤瑶駭軒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枝羽扇北
翳裡節鳴金鼓風籟和千鐘西童歌晨朝心
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嶺六氣運
重幽我途豈能舉使爾終不彫

其十七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騁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誰可投雲中騁瓊
軸何為屢中趨

其十八

松栢生玄嶺攀翫為寒林採葉記盛衰水木肯

懼白雪亂世幽重棲迴生道常潔飛比遷轡
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為不能絶

其十九

清淨顧東山蔭景栖靈穴恬惔閑庭虛翳奮
青林容圓曜映南軒朱風扇幽室共快閑房
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緬心空洞津練轡策朱軒佳人來何遲通德
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歛跡奉此。
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應神機
會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轡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綠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與浮空同倏忽滄浪間來奉真中
友相攜侍帝晨玉子協明德奢首招玉賢下
盼八河宮上寢希林巔漱此紫瓊腴方知穢
途辱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覩

其二十三

絳闕排虛霄投丹登景房紫旗被雲霞羽蓋
儻八風停羲盤握碧綸採秀月支掌咀靈三蓋
華止吸九神芒榦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衆鵬
扶明真錯仰期無上皇北鈞唱羽人玉女都
賢衆駢云何波浪宇得失為我鍾引領蒼庭
內開心擬穢衛智適榮屢域罕曜希林官一
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遊宗玄實會稽衣拳真時迴軒
風塵際良德映玄曜顯拔絜華蔚遐言多僞
楊仲甫尚真貴恒當二象順攜手同樣帶何
為人事間日焉生惠害

其二十五

有心許爺子言當采五芝芝草不必得飲亦
不能朱汝當可得芝草與汝食

其二十六

學仙起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
靡不歷滅念停虛開蕭蕭人空寂請經若飢
渴持急如金石保子飛玄路五靈度得籍

其一

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塗清齋禮太素吐納
養雲芽逍遥金闕內玉京為余家自然生七
寶人人坐蓮華仰嘯玄都樣俯含空洞炁容
頹曜十日爽計年劫多法鼓會天仙鳴鐘徵
大魔

其二

雲扇扇香花璨爛開金樂太真撫雲璈衆仙
揮靈翠雅歌三天上散慧玉華林七祖昇福
堂由此步玄音前世德未足斯經邈難尋信
道情不盡圖飛乃反沈太上無為道弘之在
光心

其三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精景偶清虛玄玫
隨日新衆人未得度終不度我身大願有重
報女德異信怨陰惡罪至深對來若轉輪

其四

學道甚赤善晨夕建福田種德由植樹根深
果疎繁子能馳玄尚飄翔昇清天脩是無為
道當與善結緣太上弘至道經書智慧篇拔

贊太和雲笈會真詩二首 并序
贊詩詞
吳子來寫真於雙流縣與唐觀道士也大中

未有道士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
絕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
為忽誦玄真曰吾欲師寫真可爭玄真笑
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
墨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贊
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玄真為贊及詩未嘗持思。

贊曰

不才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
歷群山倘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
為家形影為鄰布衣草帶鹿裘紗巾餌松飲
泉經蜀過秦大道眷真吾師何人矚念下土
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

詩曰

終日草堂閒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養心有
既雲閒對酒惟思月餐松不飲山時時吟內

景自合駐童顏 其一

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雲如野鹿時時實酒醉煙霞 其二

寂爾孤遊儻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貴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仙人貽白永年詩一首 并序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真之義頗為高尚之所敬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事師不以為替因得丹書飛步數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以濟俗救民懲妖杜疾救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闕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替首豪獷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永年心約正道以戒教之從者多矣時境內有蓼師士其姓名尊為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辰忽有一少年騎

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烤某氏汝何為拿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縛絳絳煮雹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遜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交師無以拒之選迅足者百餘里召永年詰明將至少年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未矣乃泫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永年乃散之以遺貧病者因顧以逆順理論蓼師知非乃散繹堡聚杜解兵衛復為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詰師可造之永年疑其山水之伕也睨其目睛火辨邪正方擯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仙籍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為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瞑矣但見崖巒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鈐黑猶濕其詩曰

清秋無所事乘興出遠天應伏樵人語相期

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公佐 仙僕詩一首 并序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迫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詩曰

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喧來救世間人蘇子跡已往 注云蘇也顓蒙事可覩 顓蒙 字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鄰里見僕距躍凌空而去

○ 樂先生者名清字渾之好道術與東海徐踐字玄貞爲方外之友同遊江南泊舟於渚雨霽微風鬪上流有清嘯之聲乃相與上流望之見二人共乘一舟不剌不棹順風泛流樂移舟迎之見二客舟中有筆硯蓮葉及酒器二蓮葉上各有文字回並舟問之二客不對樂先生堅詰之笑持蓮葉以遺焉曰熟讀此明日當便知我無煩問也

一葉題曰擾浩然其詩曰

行時雲作伴坐即酒爲侶腹以元化充衣將雲霞補紂虞與羌仁可惜皆朽腐

一葉題云泛虛舟其詩曰

楓棹無所假超然信滓查朝浮旭日棹夕蔭清月華營營功業人朽骨成泥沙

有頃遺渾之酒一巵甚馨香飲訖別去渾之擬棹追之杳不可及須臾風濤忽起二人驚伏舟中良久方定失蓮葉之所在樂大醉日暮及漁人家至夜半樂轉側啼叫良久吐數斗物徐生疾起舉燭視之乃其五藏爛黑皆在於地先生歎然而起拊掌而歌曰

得飲擾公酒復登擾公舟便得神體清超逸歌畢復長嘯和之清響激越非昔所習數月矚無憂

樂謂徐曰吾醉遺所佩九寸鏡今端午將及議欲重鑄宜賈貨閩篋取樂屑二升和水十石自寅及午便成酒載於舟中沿岸治之不知所適徐玄貞與故人朱倣熟於江表相遇玄貞維舟登岸與倣展敘未覺風雨暴至及霽徐生與舟復失所在其後

有人於廬山聽巖中見醉人抱樽而臥誠者疑是徐生以其素好酒焉時貞元十四年也

靈寶道德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詳爭老君之旨趣蓋諭以衆庶之俗民非修生之道民也尹真人節解經云內觀者視神光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詳音握固者精神備體不可謂之無形凡在道中之民當須視不見之形聽不聞之聲搏不得之名三者皆得謂之道民矣余慕道年久

○仙持沒功夙夜自思如負芒刺嘗因暇日竊覽三清經云夫修錄之士當須入靜三關洵錄神氣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悉雖不敏情頗激切神道扶持遂發至懇且試以小靜即閉成三年戊午歲起正月一日閉戶自修不交人事魁期百日方出靜堂雖五穀併絕而氣長修幸免瘦羸不知飢渴未逾月而神光照目百靈集耳精爽不昧此三者皆應則知仙經秘典言不虛設也人不修即不知既不知則信彼前後

學成謂神仙之教盡為詐誑之辭今古相襲未始有極小兆忝為前得者故發言為詞以正將來之惑因拘五十篇篇之四句貽諸同好用紀玄深其詞曰

此響非俗響心知是靈仙不曾離耳裏高下如秋蟬

其一

入夜聲則勵在晝聲則微神靈斥衆惡與我作風威

其二

○妙響無住時晝夜常輪迴非是偶然事上界○特使來

其三

何以辨靈應事須得梯媒自從靈響降如有真人來

其四

存念長在心展轉無停音可悔清奚夜靜聽秋蟬吟

其五

衆仙步虛詞五首

飄颻上雲路驂鸞入長霄星宮日去遠光陰
劫數遙仰德金顏隱傾想佇神飆願得映震
軒共登香積首朝

其一

玄風轉飛蓋紫氣汎仙車浮空不待駕倏忽
昇虛無徘徊哀下界顧盼愍群諸三元真化
畢倘然入太虛

其二

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一首

靈谷秀澗蘂蔵身樓巖神太霞庭霄上有陸
奔玉鳴形盤出遠裏賢空中有真聲仰我曲晨飛紫此綠軒軿下
觀八度內俛歎風塵榮解脫遺波浪登此眇
○眇身曼寃三津鴻奔馳割爵齡

南嶽夫人作一首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雲書贊紫晨蘭風
扇綠軨上真宴瓊臺邊爲地仙標所期貴遠
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六邊人
事胡可踈使爾形氣消

其四

案冥七籤卷之九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紀一

真宗皇帝御製先天紀敘

蓋聞幽通造化是謂神功脊洎範圍斯云聖迹若乃六合無外億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運之若繩墨上賓之御默贊於高旻長發之祥降興於丕緒故當通追威烈昭示摩倫廣五典之閎疑爲六經之首冕者也思文

聖祖摩初生民時屬洪荒政方朴略儲精曹○宙下撫於八紘應運中央茂宣於三統先覺以化庶彙總已以御衆重冢鹿觀兵濟人而定難畀峯紀號奉天而告成順拜峒山所以尊乎沖妙輕舉治谷所以登乎

紫清俗畏其神民習其教九國承於世紀三代繼於大宗宣乎竹帛之文紀丕功而罔盡車書之域仰遺迹而咸周豈止唐堯之協和萬邦姬文之本支百世庖犧之始畫八卦高辛之正是五行者哉顧以眇躬纘承寶曆元符之降實荷於鴻仁真馭之臨獲聞於諄誨知開先之有自懷積累之無疆由是竇綏以奉徽稱棟宇以新原廟夙夜之意靡捨於歸尊卿士之心彌思乎順美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欽若樞機協贊文史博通仰錫羨於元都徇追崇於涼德覃精細素盡銓魯壁之編率勵鉛黃感正晉河之誤以至琅函瑤緘竹簡芸籤遠訪名山近觀藏室摹分類聚索隱造微纘集成書蓋無乎遺論封章來上尤見乎賓忠庶諧○永世之期求乃冠篇之作慶基紹祚思祖德之垂鴻惇史揚輝表孫謀之繼志雖有勉於靡薄蓋聊敘乎徽音式製佳名用標綢衮題曰先天紀冀夫恢隆世表丕顯天宗龍門楠鎛之言常傳其實錄闕里升堂之士莫得而措辭云爾

軒轅本紀

軒轅黃帝姓公孫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爲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爲姓

不知古史何據也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伏羲生於成紀女媧氏生於風陵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能帝位居
有熊之封爲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瞑見大
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
娠以樞星降又名曰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
軒轅於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帝生而神
靈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姁
○
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
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在鄭州新鄭
得奢龍辨乎東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
方心星以火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
火之官號祝融南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正
對爲明明爲陽則南爲陽北爲陰也得火封辨
乎西方酉之半也雖之酉亦則望東而身居
西也酉雖也以小入時名之酉半爲西也得
后土辨乎北方北陰也背也故曰北四方之
名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
穿木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日所

出在扶桑東數十萬里帝娶西陵氏於大梁
曰嫘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
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黃
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民
勸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謂之太清
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
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
是謂大同帝里天下十五年之後憂念黎庶
之不理增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
○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
蠶爲絲今程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葛稚川
西京記曰宮內有先蠶壇乃有天老五聖以
佐理化帝取伏犧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按神
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曾胡造衣
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冠
者則服之又名冤者則冠中之別名以其後
高前下有似仲之形因曰冠冠冕也始代毛
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
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

地甲之義帝見浮葉方爲舟即有共鼓化狀
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刻木爲舟刻木爲楫也
以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
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
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又曰吉良出大封國
毛州東古國也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
以聖人爲政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厥曰
雅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
此也薛綜曰吳盛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爲
○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
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
日古黃又曰軍黃出日本國每三千歲日行
萬里乘此今黃帝得而乘之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
歲六典云黃帝有乘黃署即共事黃帝得而乘之遂
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共事黃帝得而乘之遂
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
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
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取諸隨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

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
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
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
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
刻木爲矢也史記云黃帝爲之也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
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室言處於
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
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
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
○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
過也帝服黼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
與容光等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
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雉頭鷰喙龜頸龍形
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倜儻
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爲麟前
麗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有九苞
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
采色備六冠鉅鈌鉤七合曰鮮明八音激揚
九腹大一名鵬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

足朝鳴曰璧晨晝鳴曰上梓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吕見則天下
安寧黃帝曰是鳥過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
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迵頊蒼
頡觀鳥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先儒論
文字之始不同或始於三皇或始於伏羲或
云與天地並興今按司馬遷班固拿延秉
傳主等去蒼頡黃帝且今按此載之諸家說
蒼頡亦無定據黃帝修德教天下大理乃召
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
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
狀予甚悉天老曰昔伏羲氏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
宮衣黃服載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
與天老五聖遊于河洛之間求夢未得帝遂
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鳥之泉有大
鱷魚於河中游流而至殺三牲以釁之即甚
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帝謂
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
授跪授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綠錯圖令侍臣寫之

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河圖書是歲之秋也
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章始
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決也決
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九事按皇甫
謐帝王代記載此九事皆黃帝之功今各以
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
易繫說此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
先儒說者或以為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
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創制之以
服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繼作修飾爾於是
○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
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
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
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袞之頌
帝納女節為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
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記云女節即
娵訾也帝又納聘氏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
有淑德焉六德之頌又納賚修氏為夫人是
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
欲之心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

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使民心
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
善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
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味美如
十五日一大雨以叶運也以嘉禾爲糧謂大
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
園則芝英紫芝金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
上藥時有水物祥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
天故有黃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
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
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
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
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
月即一葉爽歜而不落謂之蓂莢以明於月也
亦曰曆草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
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
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
以名月以爲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
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犧之三畫成卦八卦
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以定年也帝嚳大

撓以爲師因斗杓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
陰陽之法焉黃帝開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
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
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
乃止帝東園藂于梧桐又巢于阿閣非竹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其歌也則自鳴舞音如篪
簫帝即使伶倫伐崑谿之谷嶰谷采鍾龍
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三寸七分吹
之爲黃鍾之音十一月律爲黃鍾謂冬至一○
陽生萬物之始也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
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
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晉書云律管長尺六
孔十二月之音界之以竹取自然圓虛也以
玉取堅貞恒也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
知音律始造律曆元起辛卯又推冬至日在
之星南斗復星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
辰之書天文刻漏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
算法始作數著算術爲臣伶倫作權量推秤
也量即斗斛也黃帝得蓂元始明乎天文

常子言之甚九有術後乃改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箕斗爲析木之次牛女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沈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柳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何圖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吏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真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圃玄枵之歲也尚書中候云虞舜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牡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姑蠃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螟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蟋如師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泰於天徙之

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縉雲之官或云帝嚳金丹有縉雲之瑞自號縉雲氏赤多白少爲縉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雲官秋爲白雲官夏爲縉雲官帝嚳之次堯姓者也縉雲者帝之祥也是時炎帝之裔共工氏亦以雲紀官有朱襄氏以雲師而雲其雲非雲非煙非紅非紫又以帝鍊丹於藝州縉雲之臺有此祥雲也帝置四史官令但誦蒼頡讀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周禮掌故國人戶版籍也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摯坯飲之朴著盤盂篇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孔安國曰道三皇之大典有臣史王始造畫又唐南人笑之不可聞也有臣史王始造畫又唐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

炎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脉法撰脉書上下經漢文里陽公得于意能知人之生死按脉細也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今有二帙各九卷後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同少其八十一難後來增修又于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三百歲而動作皆衰豈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帝曰余聞古人有言曰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窮時此皆得道者之所修乎岐伯對曰真人者呼吸天地之氣保守精神與形體俱生而盡其天年者也帝曰余聞古人有言曰上古有至人淳德全道和於陽氣調於陰陽處於恬惔無爲安於素樸嗜欲不能勞其眞精無恐懼之患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壽敝天地此至人之治

羊藹羣是牧人爲善者也豈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即作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佐理於是順天下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爲相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

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金枝玉葉止於

帝上如龍華之象帝因令作華蓋今之蓋是也黃帝即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地在上谷郡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瀰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雖有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

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受

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剋矣置壇祈之帝依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即佩之仰天歎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

費修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啟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日常先又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爲將帝之行

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萬戰萬
勝也玄女教帝三官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
術兵法權謀玄女戰術也術公孝靖用九天玄
女法是也又神符寶帝之符也陰陽術即六
壬太一遁甲運式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
言帝觀之十句討伏蚩尤授帝靈寶五符真
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誠蚩尤又令風后演
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名曰遁甲用
公時約爲七十二局張子房共制以一云
四時環之爲十八局集神龍負圖文遁去甲
乃名之也遁甲今爲一局揲帖是也以推主客○
勝負之術黃帝又著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
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
及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宋武傳士神人出
之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
軍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
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
六卷此書至夏后時重修之也黃帝十八陣
圖二卷諸葛亮重修爲八陣之圖黃帝問玄
女之法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

其也牧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上谷郡涿州地名擒蚩尤曰涿鹿山傳記謂之冀州古曰冀州也黃帝又與榆罔爭天下榆罔恃神農帝之後故爭之黃帝始以鵰鶡鷹鷂一云鷐之羽爲旗幟六典曰今爲鶡旗也以熊羆貔貅貙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地名在上谷郡今媯州也三戰而後剋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卽匈奴也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車鼓鼓吹謂之簫銃歌以爲軍之警衛棡鼓曲靈夔吼鵾鷄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六典曰漢時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八曲軍旅之遺音鼓也金鉦如鈴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帝以土德繼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奇書伯常荷劒昌疏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逐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腳下即其一也餘四河說在於東方與十洲記帝令豎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二億三萬三千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二億二十萬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東盡奉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萬里曰選神農時泉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萬里適四海之外掌昭注謨書不信此間遠於海外臣瓚據○適書神農衆龍遊遠也黃帝衆馬以理土境○適書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地遠都掾適書也黃帝衆熊以治兵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眷雜寶爲屑以沉檜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文出封禪記帝喾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今之縣也者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鳥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

時有瑞草生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
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
豸如鹿一角置於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帝
問食何物對曰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竹此
獸兩目似熊容成子有道知律者女媧之後
初為黃帝造律曆元起甲子至此時造室以
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
古史考曰朱則非也黃帝損之為二十五絃
其瑟長七尺二寸伏羲置琴女媧和之黃帝
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
義之教七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十
義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黃
帝書說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謁呼也
此山門以竹雚為門而度之山有神荼鬱壘神
能禦凶鬼為百姓除患制驅儺之禮以象之
帝以容成子為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
樂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成曰其奏咸池
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堯二
年洞庭側有人穿地得古鍾有古篆文黃帝
時樂器也永泰二年巳酉冷廉通中得來藥
人石季德於洞庭娜梯藥得古鍾上有篆文
州刺史李琴追之可明莊子所謂黃帝於洞
庭張樂城不妄者也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
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蜿尤居前
玄冥之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伯風名玄冥
師曠善於琴晉平公張請奏角弄師曠不得
已一奏雲從西北起奏大風起大雨作平
公懼而成疾馬謂崑崙山之靈封致蒼大之
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禮也于時崑崙山北
玉山之神人也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
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題一云虎已豹尾
蓬頭戴勝顥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
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
王母也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
有神人自南來秉白鹿獻帝德至地稚齒
乃出黃帝嘗樂以舞眾神又感玄鶴二八翔
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果味如李狀如棠華
赤黑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帝立臺於

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宾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此國神仙國也伏羲生於此國伏羲氏此國人帝往天姦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後來曰天竺去長安一萬二千里古史考曰在海外矣也帝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氏之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玄珠喻遺蒙氏女行之爲水神帝迺狩東至海岱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蒙其方也以護喪亦曰防喪氏今人辦行投洞食先祭道神之祖餞祖道也頗師古注漢書云黃帝子爲道神奉妻也在窒四人月令復曰黃帝之子亦妄也皆不得審

詳祖娵祖之義也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太山禪于亭亭山泰山下小山也又禪於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以祭夾帝以觀天文察地理篤官室制衣服侯熹律造百工之德故天授與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丘黃帝著軒轅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紀鍾毓謂帝之四妃娵祖嫘母貴修女節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詬姞儇依史記云六十一姓惟黃嫘二姓不同所云黃帝姓公孫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薄不記錄亦不可也娵祖聯仕僖詬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黃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黃帝生於有熊長於娵水振合以娵爲姓至周武王播黃帝十九代孫娵姓之後即黃帝娵姓非公孫也且周室五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後諸侯子孫多稱公孫言公之子孫也故建公子爲姓者且有八十五氏皆非黃帝時人黃帝九子

各封一國俗安仁詩言之未知其源元妃嫘
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
爲北方水神曰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
帝位即黃帝嫡孫也號高陽氏摯字青陽即
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小子也少昊後有子
二十
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高陽帝賜姓
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
一十
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
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
人過教大法出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遂成仙
○
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
沙頭頌曰青葉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餅飛
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
夏時餌桑根桑性枝條有道每未者有赤蔣子
與不食五穀啗百花而長年光時爲木工能
隨風上下即巳二千歲矣有容成公善稱導
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
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
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太山時致怪
物而與神仙通接神人於蓬萊回乃接勵靈

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
甘泉雲陽黃帝於是祭天圜丘將求至道即
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
首山在河東蒲坂雷澤復周遊以訪真道令方
明爲御昌宇騄秉張若謖朋道焉謖音甘廖
二十一
訪氏切或作明昆閻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
廿十
野七聖俱述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
若何小童曰理天下何異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
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圃丘其國有不死
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巒之泉飲之
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卻逐之其蛇○
留一時而反外國記云當九年也帝令三子
習服之皆壽三百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在
於陽翟見大隗君在焉大隗神也又見黃盖
童子受神之圖七十二卷適中岳見黃子中
受九茄之方一云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岳見黃子中
方原州有崆峒之山至崆峒山見中黃真人其
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司馬彪注莊子云
崆峒當斗下之山也一方在梁國虞城東三
十里是也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築特室

藉白茅閒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之道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拾帝王之尊託猴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抱朴子云有二十卷以劾召萬神南至五芝玄澗登圓嶠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一云花飲丹巒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問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蹻經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居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覆而復受道即中黃真人黃帝拜謝記東過廬山爲使者以次青城丈人也廬山使者狄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潛山爲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真形之圖黃帝往綵石於緱雲堂於地綵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緱氏因名緱雲山在偃州今華陰一云永康縣也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南會計切於此集諸侯因名會稽也黃帝合符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奏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房中之術能御三百女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訣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救傷殘緝金冶之事故能祕要窮盡道真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增城在度索山具在山海經也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圖以返吾真矣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以象太一冀州號州湖城縣有石虹迹黃帝鑄鼎於此晉曰冀州弘農郡地理志云閿鄉縣有荊山是也是冀神質文精也知吉知凶

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愚能行不灼而沸不
汲自滿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錄九鼎丹
服之遠王錄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
重盟以誡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嶷山東
號桑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
黃帝之遺戒識也蓋再得之亦仙化去又云藏
之桑會稽山中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
符真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於究
婁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題上古之字
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黃風至神人集
成。○
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時
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思有龍下于
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救
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
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
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
自擇日卜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
及臣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
著將龍髯拔墮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

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
湖至周王時封號叔於此因名曰號州古曰
鼎州於漢曰湖縣也其後有臣僚追慕靡所措思
黃帝象平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靡所措思
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
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間陽縣又有苑縣
有黃帝祠四所邠州喬山黃帝冢在焉黃帝
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劒與
赤舄在焉一旦亦失荊山記龍旨記其載之
也黃帝居代總百一十一年在位一百年自
○
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
南宮黃龍之體象大雅祭天神軒轅星一也
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也以配天黃
帝土德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東方青帝太
昊南方赤帝神農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
顓頊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
於黃帝帝之子昌意居若水昌意弟少昊帝
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
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少昊名摯字
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

陽氏黃帝之孫也各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
終母蜀山氏所生都商丘濮陽禹強黃帝之
胤不居帝位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爲水神
顓頊已來以州異之地爲名號帝嚳高辛氏
黃帝之孫蟜極生高辛也帝嚳高辛神靈自
○
禹爲玄孫也按通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
古有大禹女嬉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
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
天下洪水既慈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
於石紐山承女狄慕級水得石子如珠愛而
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衆源代父
理洪水三年功成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
殷湯黃帝七十代孫黃帝子少昊生蟜極蟜
生高辛十四世後即天一爲殷王是也黃
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具
在中卷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姓以黃帝居
姬水帝嚳子后稷姬姓也堯姓伊祁舜姓姚
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鄭軒路黃冤宋鄢白薛
虞賓伊祁申屠黃公託拔吕意少子封北土
以黃帝土德化俗以
託拔爲姓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具在中卷
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黃帝相承凡一千
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已百歲至今
○重爰七籤卷之一百

紀

元始天王紀

元始天王稟天自然之胤結形未洗之霞記
體虛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玄景未分天
光冥遠浩漫太虛積七千劫劫天朗氣清二
暉纏絡玄雲紫蓋映其首六氣之電翼其其
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靈耀之煙棲心霄
霞之境棲化綠容洞波之濱獨秉靈符之節抗御
玄降之章內氣玄虛潛想幽窮忽焉道遊流
盼忘旋瓊輪玉輿碧鸞玄龍飛精流霄耀電
虛宮東遊碧水秉林之境上憩青霞九曲之
房遊眷金闕受號玉清紫虛高上元皇太上
大道君受金簡玉札使奏名東華方諸青宮
於時受命總統億津玄降玉華之女金晨之
童各三千人飛龍奉歌巨虬千尋獲天奢爪
備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飛青羽蓋流
紫鳳章人金真玉光容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
火鈴結綸元皇位在玉清掌括上皇高帝之

太上道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醫家
山浮羅之嶽坐七寶寨木之下清齋空山靜
思神真合慶宴摳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
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真尊神詣座燒香稽
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
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為盡如是復有轉輪
天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
是得度何獨如之爾時道君告本行因緣辭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
元輪轉隨劫攻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
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
開光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
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
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上
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
不盡今為可粗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
遐迹爾今聊以開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
妙我灌紫晨之流芳蓋皇上之胄胤我隨劫

死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
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
洪氏之胞凝神於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
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
玉國浮羅之鼓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
尊以我身承大法靈寶眞文世世不絕廣度
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實
由我身承大法靈寶眞文世世不絕廣度
天人爲心於萬劫濟濟於衆生功德之大熱
名緒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宗焉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洞真太上大洞眞經云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
蓋二景之精氣九慶之紫煙玉暉煥耀金映
流眞結化含秀苞姙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爲
人諱譚養字上開元母姓三千七百年乃誕
於西那天藝察山仵羅嶽丹玄之阿於是受
錄紫皇受書王虛眺景上清位司高仙爲高
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蘂珠日闕館七映紫
房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衛於是振策七
圖揚青九霄騰空儛旌駕景駐飄徘徊八煙

盤桓空塗仰瞻日華俯拾月珠摘絳林之琅
實餌玄河之紫藥徼蹇靈軒領理帝書萬神
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皇抱圖乃仰空
言曰子欲爲眞當存日中君駕龍驂鳳乘天
景雲東遊桑林遂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
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嶺遂詣
帝堂精根運思上朝玉皇奏奏數紛儀以躡
景晃晃散結琳以暨霄雙皇合策後天而凋
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者清虛三十六
天之首洞於是

高聖太上大道君初乘一景之輿駕八素紫。
雲攝帝微奏帝名錄豐子俱乘行詣鬱悅那
林昌玉臺天見玉清紫道虛皇上君受九暉
大晨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二景之輿駕七素絳雲攝
中微赤帝名定無彥俱南行詣高桃麾冲龍
羅天見玉清翼日虛皇太上道君受觀雲元
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三景之輿駕六素紅雲攝
太微白帝名藥淵石俱西行詣碧落空歌餘

黎天見玉清昌陽始虛皇高元君受總長九
極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與駕五素青雲擲
玄微黑帝名赤元旋俱北行詣坤摩坦妻子
翳天見玉清七靜道生高上虛皇君受昏曜
旋根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與駕四素黃雲擲
始微上帝名接空子俱東北行詣扶刀蓋華
浮羅天見玉清大明虛皇洞清君受玄景晨
平隱符
○
太上大道君次乘六景之與駕三素綠雲擲○
靈微中帝名桑巨文俱東南行詣貝宿耶菜
初黙天見玉清始元虛皇太青君受合暉晨
命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與駕二素紫雲擲
宣微下帝君名宏度子俱西南行詣冲容育
鬱離沙天見玉清七觀無生虛皇金靈君受
齊暉晨玄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與駕一素靈雲擲
洞微真帝名洒陵俱西北行詣皇綠寮寶

輪法天見玉清八觀高元虛皇浮景君受高
上龍煙隱符
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與駕太霞紫煙玄
景之暉擲九微內帝君名申君名閑及上皇九
玄九天諸真仙王等俱仰登彌梵羅臺肴絕
參丘飛元雲根之都玉清上天見玉清紫暉
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高清太虛無極上
道君隱符

三天君列紀

○
上清真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
姓柏成諱欵生字芝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
維之際謁于北水中山柏林之下夫名為欵
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孕年九歲求長生之
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尹俱師事黃
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為不死修靜無為不
營他術合精內觀凝神空漠思真安炁以致
不死後五百年過金仙石公霞氏先生晃夜
童子三人受胎精中記化胞內經養神上法
解結之要又登太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
酣紫明之液還上清為石先生授以乘飛駕

虛八氣景龍之蹻反胎守白越度之法又廣
成子授以飛煙發霜沈雲浮日朱之法又遇始元
童子丰卓小童受盧皇帝籙仙忌真飛化一
成萬解形之法後遇玉清丈始東王金睟仙
公號曰玉皇二道君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
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真之事後復詣二玉皇
君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君曰三真
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真也若使輔弼
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
田司命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
三素合明於是變化離合與真同靈明堂雲
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丹城朱戶皆帝一之
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
人上通崑崙下臨清淵雲盧嵯峨林竹葱羊
七靈迴轉七門幽深金扉玉匱符籍五篇公
子內伏外奉白元混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
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
陽召陰出入無方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
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入也召陰者六丁
之所往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知六丁之
所因者則陽氣化為龍車陰氣變為玉女則
騰轉無方輪奔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
隨所生焉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零氣者即
二十四神之正氣是為二十四氣也氣能成
種種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而為形影出之
為仙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
為兆身動為兆神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變
化三五之真人混成正一合為帝君即兆本
神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
之根元靈生之胎流會太一達觀三道神精
玉宮液溢玄府津流地戶澤慈洞房日月煥
於霄暉五神混於元父元父主氣化散帝極
玄母主精變會幽元是以司命奉符固形扶
神公子內守桃康保魂左揭無英右引白元
雲行雨施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敕生大
洞真經三十九章迴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
割青盟著品而得得為上清真人位曰總仙大
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理太玄都關風王
臺總司學道之仙籍主括三天之入神萬仙

受事於玉臺五帝北朝於靈軒矣

青靈始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稽悅金映雲臺那林之天西養無量王國浩明玄嶽名元慶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勲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記於赤籍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綠女元慶遂以寄世散想靈魔舉其滔目朱宮暱其仙名一退遂經三劫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為女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衛天洞明玉國丹霍之阿玫姓洪諱那臺年十四敬好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暝大作功德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傭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貢潔好尚至法迴駕於丹霍之阿投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為男丹心退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玻碧之溪扶瑤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來真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墻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赫爽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凝暘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乂手遥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真得滅度轉形為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逐通彌齡之運有於今日天河隔凝無由披陳今當投身碧海汝命于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更建功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訖使從墻上投身擲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為水帝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蠶中得化形為男子乘龍乘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即命仙都錫加帝號於大劫受命輔於靈寶青帝玉篇七百年中大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青絶寥丘飛元雲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號

洞玄本行經云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君者本姓鄭字仁安大炎之紀生於檡黎世界赤明天中生有三氣之雲纏其身朱鳥鼓翮覆其形三日能言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金容玉顏便棄世離俗遠遊山林於峯靈洞宮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五氣玄天黑帝真文一篇智慧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是奉戒而長齋大作功德珍寶布施以拯諸乏剖口飴鳥功名徹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飢○舟誦戒書黑帝真文以救水中水爲開道百頃之地鳥跡獸蹤鹿虎豹師子皆往依親悉得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漂收數不能得度仁安見王垂沒乃俘舟而往以所佩真文投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劫即退翕然得過王既得免真文於是即飛去入雲中莫知所在仁安失去真文退仙一階運應城度記命告終免於北戎之阿羅靈屍三十餘年形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于北戎長林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大而去其靈屍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然麋鹿虎豹莫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屍之上有三色之光雲霧鬱冥鳥跃市繞王乃伐薪圍屍放火焚燒于時屍放火中鬱起成人坐青煙之上指拈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童玉女三百餘人肅然而至凡是禽獸依親之者並在火中皆得過度仁安以赤明二年歲在丙午於邙摩坦妻于穹天中洞冢之嶽改姓洞浮諱曰極夾受錫南單梵寶昌陽丹靈眞老帝號○丹靈老君也

中央黃老君紀

洞眞九眞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以倪皇二年始生焉年七歲乃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仍紿上思欽納眞玄蕭條靈想棲心神源解脫於文蔚之羅披素於空任之境乃拜於是太上授九眞之訣八道秘言施修道成受書爲太極眞人

金門皓靈皇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

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瑛意甚憐愛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群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可得暫見致與不於是鳳即數翮便坐翮上舉之俛至頃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尊特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封以西。

解雲深十丈鳥獸餓死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好篤而臨之長林歸悠悠我思采與願違萬杳杳寔鳳綿綿長歸是王所殺鳳鬱然而生劫無期何時來飛於是王文今於景霄之上受抱女俱飛俛入雲中王文常乘九色之鳳此女前生書為南極上元君當乘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徹天真感降以上元之年歲在庚申七月七日中時元始天尊會於衛羅玉國鳳麟之丘坐寡華之下衆真侍坐是時皇妃所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真大神普在鏡中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陽之臺遠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鬱勃神光煒煥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通以女根處在官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即數翮便坐可得暫見致與不於是鳳即數翮便坐上舉之俛至頃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尊特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封以西。

靈玉妃之號即命九光靈童披霜羅之蘊出靈寶赤書白帝真文一篇以授皇妃受號三百年中仍值青劫改運皇妃方復寄胎於李氏之胞三年於西那玉國金墓幽谷李樹之下而生化身為男子改姓上金諱日昌至閒光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錫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號

五靈玄老君結

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明真鬱絕五靈玄

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
胄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
好幽寂心觀山水遠於家中或去十日時復
一還時天下災荒人民饑殍一國殆盡敷明
於地境山下遇一頊巨勝身自採取餉係窮
之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
三年不說他人往覓莫知其處是時羊苦形
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致瘦頻死於山下九天
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慶其魂神於朱陵
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數兩翼以覆其尸
七百年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運水浸尸漂
於無崖之際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見消那源
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墅玄丘四十年中又經
山火盛行焚燒尸形於火中交錬而起化成
真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
墅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
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甘二

宋道士張君房奉敕編

紀

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
無因爲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光無象
無音無聲無宗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殆綸無外故稱大道爲夫道者自然
之極尊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洞爲空洞者
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氣化生
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
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
成德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
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中三氣三氣各相去九
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玄老
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
化生下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
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生後
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一氣
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前三

氣三氣各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
合成德共生老君焉老君生後八十一萬億
八十一萬歲化生一氣一氣生後八十一萬億
億八十一萬歲化生後三氣三氣又化生玄
妙玉女玉女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
三氣混沌淡結變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入
玄妙口中玄妙因吞之八十一年乃從左腋
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為老子老子者老君也
此即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
夫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
○挺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正真之道神
奇微遠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
乎太初之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
浮游幽虛出入杳冥觀視沌之未判視清濁
之未分盼髣髴之興光曜譬罔之眇然窺惚
恍之容象視鴻洞之無邊步宇宙之曠野歷
品物之族群惟吾生之早亏獨立而無倫消
則為氣息則為人矣
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強為之
容則老子也以虛無為道自然為性也夫莫

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
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者也至若
以地為輿操天為蓋駈驚曦湯翬翔八外不
足比其大也窮幽極微至纖無際析毫剖釐
刃鋌鋒銳不足言其細也絲竹八音簫韶九
成宮商調暢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聲也玄黃
煥爛丹青燿煌煜煌曄曄麗靡華飾不足言
其色也皦耀煇燦神明忧惚風流電遊変振
響逸不足言其疾也結根九泉沈幽八溟水
凝數澤淵涔蔽峙不足言其止也陰陽不測
○變化無倫飄風太素師虛友其不足言其神
也光燭玄昧洞鑒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
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馨絕雲銷霧除鑠冰求
火探巢捕魚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穢
掃雲漢於天衢下坑宏而無底上冢泰而無
隅包六合而造域跨八維以為區不足言其
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夫何為名故乃託虛寄
無假道以言之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
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衆聖所共
尊道尊德貴矣莫之爵而常自然惟老氏乎

老君者乃元生之至精兆形之至靈也昔於
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爲之容體大無邊相
好衆備自然而處不須不落著光明之衣照虛空之中如
合日月之光也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面
放五明自然化出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
師子列於前後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頭
建七曜冠衣最精服披九色雜羅帔項負圓
光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羣天
丹節幡九光鐸蓋神丁執麾從九萬飛仙師
子啓塗鳳風翼軒或乘玉衡之車金剛之輪
駿駕九龍三素飛雲寶蓋洞耀流煥太無燒
香散華浮空而來伎樂駭虛難可稱焉或坐
寶堂大殿光明七寶之帳朱華羅網垂覆其
上仙真列侍神丁衛軒擁幢旌節騎乘滿空
或金容玉姿黃裳綵帔凭几振拂爲物祛塵
或玄冠素服白馬朱鬃仙童夾侍神光洞玄
夫妙相不可具圖學上道之子宜誠真形真
形不測但存此足以感會也天學不知其本
如嬰兒之失母能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母者何也無中之有也是道也
至真也宗極也一切所崇也隨感而應應有
著微微則妙象恍惚乍存乍亡屈者資之得
伸暗者向之獲明遠者歸之果定故神明之
君應著之時形像相好動靜有則以正理邪
周徧無滯救度無窮故稱爲聖或君或臣或
師或友依緣相逢此應者皆由指心感道
道氣通感是故隨機適品矣夫大道處於無
形無形非凡所見應感以形妙相隨時而出
或玉姿金體髮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寢或卑
或山或低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靈妙應
已則藏或來或去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
徧一切悟者即心得道迷者觸向乖真能崇
識老君尊而敬之則得正真道矣論曰夫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
理教俱空寂而不動也而道亦能使未見者
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遂通也然
通寂雖殊其至一焉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
爲以此論之蓋由人心者也夫心之念道凡
有二種一念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

微妙三界特尊二念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
淨不生不滅若然此相未能明審須憑圖像
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水銅絲稱
力所為殿堂帳座播華燈燭隨心供養如事
真身想念丹倒功德等若能洞觀非身之
報之輕重惟在其心念念增進自然成道所
謂人能念道道亦念人即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紀

紫度炎光神玄變經云太微天帝君生于始
青之瑞九朗神靈之胤玄氣未凝之始結流
芳之胄而法形高建光映靈紫雲羅電玄煙
流霄丹輝煌絡妙覺潛啓仍株納上契條暢
純和吐納實津遂降靈生之胎哺飡洪泉曲
芝行年二七金容內發玉華外映洞悉神聰
朗觀虛玄編掌帝號其所住宇澄泯九霄之
霞飛朓洞清之源明機覽於極玄領綜運于
億津積感加於冥會妙啓發於自然是以得
御紫度交光迎神飛霄登空之法修行內應
上登玉清高上之尊道備以付中央黃老君

青要帝君紀

洞真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云青要帝君者九
陽元皇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
維天始告暉君育於玄立王國無崖之天瓊
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之濆法化應圖三日
洛晨厥姓堯諱字伯開仍有九龍翼君側七
色瓊鳳廢君身神駢合芝以哺玄天女吐精
以灌真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妃散香以擾塵
含淑胎息法秀自然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
生靈符容與順化應運淨況接心明霞之境
遊進玉闕之墟執杖元皇之策落景九域之
丘道通流盼遂經萬劫方還清齋室房之間
以紫雲爲屋青霞爲城黃金爲殿白玉爲牀
五氣交結高臺連蔓玉陛文階鳳闕四張金
童侍側玉華執中天仙羅衛五千餘人九陽
元皇玉帝君時乘碧霞九鳳飛輿瓊輪羽蓋
從森林千真萬乘雲億騎飛行侍仙三十六人
宴景霄庭來降於君與君共登九老仙都之
東九曲之房命西臺龜母開雲鳳之蘊紫錦

之衰出元始天尊真訣玉篇已受於君君修行道備位登玉清太上大道君授君飛雲羽蓋流紫鳳章金真玉光綸落七元金神虛符流金火鈴青玉璽九色無緤之章皁青羽裾飛行上清於是縱景焉變迴轉五晨策虛召月攝日揚輪洞化雜合與真同靈解形遯變體赦億千上登三元朝謁玉宮進覽無崖臣落九天出入洞門褫契玉仙仰稟高上元始太真應氣順命佐掌帝晨縱統萬道無仙不關下擯十天山靈河源五嶽四海莫不上諫於君者也

總真主錄紀

洞真變化七十四方經云上清總真主錄南極長生司命君姓王諱玫生字易度乃太虛元年歲洛西番孟商啓運朱明謝遷天元冥運三暉降腎晨風迅虛六日明焉君誕于東林廣昌之城長樂之鄉行年十四棄世離俗心慕神仙遯紫府華先生投陰陽補養削死修生三五變錄七九復神道御中和胎息之方行其術靜至四百年登玄溟之洞陰巖之房詣屠先生受金丹錄雲芝之根黍金剛之經飛煙起霜沈雲之方招霞咽精之道服御七年與日合景行經神州空洞之山遇太一真人戴元生受帝君九錄之方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者本姓現字信然蓋洞元之胤中和之冑生於善忍世界育元天中流生之丘受生一劫黙然不語混沌無心食氣爲糧天地未先無常靈于於無色之國授信然靈寶赤書赤帝真文一篇於是而言是時惟修一身初不開張廣度天人善功未充還應更滅於青元天中命終流生之州靈體紹絕丘之下經一百餘年死而不灰常有黃氣覆蓋其上至水劫流行天下溟然靈散四面涌土連天逼雲水道信然應化勃然而起更生成人改姓通玭諱曰元氏水過之後天地開光三象玄曜七元高明元始天尊以開光元年歲在巳丑於高梢厲仲龍羅天反魂林中錫元氏玉寶元靈元老君號

洞玄本行經云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維音一切智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衰損常行山中周帀巖澗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相林之下執往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往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往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業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遇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爲其感遣朱宮靈童下教往音理身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往音養夕朝禮天文道眞既降道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燋爛王大懼怖祈請神明往音往白王言常聞山中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顏女顯其道爲王仰嘯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仍更寄形王氏之胞還未應歸方又受生還爲女身父字以福慶名曰阿丘曾年及人禮乃發大慈之心布施窮乏獨寢一處不雜於物然燈燒香長齋幽室丹誠感積道爲之降以開光元年十方大聖尊神妙行眞人會南圖丹霍之阿三元洞室青華林中衆眞侍坐香華妓樂五千餘衆眞文爽爽光明洞達映朗內外雲景煒燁如星中之月去阿丘曾所住舍數十里中丘曾時年十六見舍光明內外朗照疑似不常乃出南向望見道眞丘曾歡喜又手作禮遥稱名曰丘曾今遭幸會身覩天尊非分之慶莫知所陳歸命十方天中之天惟蒙玄鑒賜以誡○言萬劫滅度冀得飛仙魔見丘曾心發大願力過魔界因化作五帝老人往告丘曾云我受十方尊神使命來語汝曰靈寶法典五道方行每欲使人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如聞汝父當娉汝身已相許和受人之言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餘生不幸夙無因緣功德未充致作女身晨夕赴廟誓在一心用意堅固應於自然生由父

母命歸十天誠違父教不如君言魔見丘曾
執心昜正於是使退丘曾自云道既高邈無
緣得暢乃聚柴發火焚燒身形冀形骸得成
飛塵隨風自舉得至道前於是火然丘曾投
身紛然無著身如虛空俄頃之間已見丘曾
千〇人中乃得至真大神為洞陽赤明天帝
化成男子立在道前元始天尊師命南極尊
神為丘曾之師授丘曾十飛靈寶真文元始
天尊又告南極尊神曰丘曾前生勤劫已奉
靈寶功德未備致寄生轉輪至于今日化生
人中見吾出法即得化形當更度人九萬九
南極尊神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極尊神者本姓皇字虔明
乃閻浮檀國宛王之女也生於禪蓁世界赤
明天中生乃當貴父為國王女居宮內金牀
王捐七色寶帳明月雙珠光照內外王給妓
女數千人國中珍寶無有所乏常欲布散大
施志極山水訪及神仙遍限宮禁津路
無緣志操不樂心自慈煎王意憐愍慰諭百
端問女意故女終不言淚落如雨切無一歎

王加其妓樂日日作唱虔明聞樂常如不聞
獨在一處清淨焚香長齋持戒日中乃餐王
知其意乃於宮中為踊土作山山高百丈種
植竹林山上作臺名曰琴真玉臺虔明棄於
宮殿登臺梭身遍過道徑人不得通單影獨
宿一十二年積感昊蒼天帝君遣朱宮玉女
二十四人乘雲駕風下迎虔明當去之夕天
起大風雨雷電激揚地合旋轉驚動一國王
大振懼莫知所從天曉分光失去山臺不見
其女天帝迎虔明於陽丘之嶽丹陵上舍相
林之中朱鳳侍衛神龍翼軒玉童玉女三百
餘人於後大劫數交天地易位虔明應在素
落之例南上感其丹至朱宮書其紫名化其
形骸於無始之胞一劫而生得為男身於南
丹洞陽上館明珠七色寶林赤帝梵寶昌陽
丹靈真老君錫虔明以南極上真之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道教部

傳

宋真宗御製翊聖保德真君傳序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冥契戮而不誅乃有接三統而開基特隆景業寵百神而儲佑茂顯明徵奠保條極之名區號龜玉之○與主見之於

翊聖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曆親德而無科之秘瞶決威顯洽孚物魂神姦諐諏博之實睠序丰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言太宗祗紹寧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扆之臨揚乎天祺民社由是靈埏岳峙徵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藴沖眇纘乃基扃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為上帝之恒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編帙旋成想風烈而昭然思音徵而可覩誠足鏤之金板袐于蘭臺披封奏歸美之心願載於序引屬乙夜觀文之暇聊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真君傳云爾

翊聖保德真君傳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大原郡公臣王欽若編集

○

真降之初鳳翔府整屋縣民張守真因逝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惟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於室中曰吾受命降雪汝事當已粉碎汝無懼也不聽吾言吾若不為宋朝大何為頑梗如此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都睹神祇願勿憑度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

正真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
汝可度心奉吾道訓也守其曰竊聞在男曰
吾上天在女曰覡守其雖處凡庸恥為慈類又曰
巫在天之神非鬼魅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
汝若廻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
徵命受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其
曰神人既若此教導敢不度事乃設酒肉之
餘以祀焉又聞言曰吾神人也汝何為以塵
穢濳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去但以香茶
及素食餙果為供吾雖不食歆汝之意也守
其猶昔而謝又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有○
人間之師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其乃禮古
樓觀先生樑奎為師度為道士遂於所居之
側擇陳地出家則於北帝宮內立壇以事神
焉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
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
位二千四百焉周天大熊法物儀範降上壇
一等其下曰祈教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
普天大醮莊嚴鐵劒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
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焉
其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為國家設
結壇之儀伏俟指教
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焉
普天大醮莊嚴鐵劒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
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
位二千四百焉周天大熊法物儀範降上壇
一等其下曰祈教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
為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
樽杞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詞章鮮異花
果和鼓集神稽禱而告去北九尺焚香以奏
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為臣寮設之其上曰
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
醮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籙去邪

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
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為士庶設之其上曰續
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
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
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
增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
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而為之
如臣庶上為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
一千二百位或為父母師尊禳災祈福當為
酌設壇隨儀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
有徵驗不能備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
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齎信幣香燭就宮致
禮使者未齎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欲備
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勑賜宮名
冀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
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
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為吾啓大王言
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
者歸以聞太宗嘉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
未甚信異遣使齎香燭青詞就宮致禱召守
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誠
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聞奏
太祖召小黃門長隨於側謂守真曰神人之
言若此卓守真曰陛下十儻謂臣妖妄乞賜按
驗幾臣於市勿以斯言爽聽上聖詔守真止
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設醮移
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庭告須臾真君降言
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益遵符命降衛
宋朝社稷來定迴長基業固非山林鬼魅之
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喚以比吾言斯為不可
汝但說與官家言上天宮闕已成玉鑾開晉
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
不敢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香歷歷聞者
兢悚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
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召守
真於瓊林苑為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壇醮
罷真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
為吾奏之曰
建隆元年奉帝言奏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
孽猶閱事機橫整頻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

泰兆民樂業保天眞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
振伏自稱臣親王視壽須焚禱遍相度深向
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壞人若
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貫罰行之
既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
萬年基業永長新
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嘉其稽
首謝曰國家之幸宗廟之慶荷上聖賜此
格言命鐫諸於內殿尋建內供奉官王守節
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
○於終南鎮
眞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
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
中正之位列四大殿前則王皇通明殿次紫
微殿次七元殿次眞君所御殿東廡之外有
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之外
有眞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曹四殿又有靈官
堂南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鐘經二樓
齋道堂室廬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
清太平宮一如眞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

人監宮揮道士焚修每歲三元及誕節上本
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
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初宮成眞
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動則
至矣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不盡八小殿壁
堵墝壞覺亦未嚴備惟求速成以冀恩寵然
上天亦不掩爾功亦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
切驚懼然已奏訖役不及增備惟稽首祈謝
及至開皇復增秩賜白金千兩既而守節染
疾而亡龜從致於兵刃此乃不掩功不赦罪
之戒明矣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眞君忽降言於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
勉復城池汝當令監官內臣等設醮以謝勝
捷於上帝守真等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眞
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
官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壽齎內庫香藥御
署詞章詣宮陳醮以謝上帝與諸天皆甚國祚延
曰官家設此大醮上帝與諸天皆甚國祚延
遠過於有唐矣至六年守眞以乾明節詣闕
朝賀召見因面奏曰聖眞下降俯爲昌朝乞

降詔加號以答靈貺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
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蔫芬致馨肹饗
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以答神
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命至官守真焚香
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
聖者翊於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言
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遽具章以聞
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
玉帝輔臣所輔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
真令容白也統而內臣傳命到官守真詣殿
○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
闕朝賀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
家曰
大道興隆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悅宋朝社
稷甚延年大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
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未長新金枝
玉葉無休歇
守真得之到闕以聞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
大師自後每遣使酬告
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塞以聞至道初忽降言
謂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時
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
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
儻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
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
三十五年勤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爲五土之主此限滿日
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
年閏七月十六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
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聖上嗣位崇
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
昭應宮於宮中實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
殿後爲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
曰誕數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徵度增於
懿號益爲昇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翊
聖將軍
宣元化式表衆靈司陰隲於含生播明威於
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和而已彰洎文考纘
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爲徽章
崇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紹
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眷委緬懷

幽於贊冏怠欽崇是用孟以丕稱奉之茂則式
違至精之懇應伸祗答之文期克事於寅恭
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俾告宰司深體予
懷共宣其事翊聖將軍宜加號曰
翊聖保德眞君自眞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
嗳人即傳錄而歧雍之間有物魅妖怪為害
之極者皆投誠致告則守眞析禱奉敎而往
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可勝紀今錄其傳聞
者云守眞常朝禮至
上帝在無上三天為諸天之尊萬炁群仙無
不臣者嘗陞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
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為通
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
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徹諸天焉有王
世之物魅邪怪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汝
劒法俾汝為民救患攘災汝宜精勤無或懈

謏妄之事則捉腕切齒自眞君之始降未甚
信嚮洎日覩靈異欣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
赴官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
忽告守眞啓殿門瞻禮裴香且泣曰老夫本
懷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
有幸得遇
上眞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
在左右以備驅使爲萬足矣眞君降言而許
之未幾果無疾而終踰旬守眞忽於眞君殿
前開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
何以略不見錄守眞仰而問曰眞君左右有
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眞常所虔事未知鐵輪
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吏也
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案收錄使當千鐵輪位
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
也眞君嘗謂守眞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
靈官捷疾吏兵數逾百萬掌孛妖祲知吾騎
從所至皆屏跡遠避嶽鎮海瀆可以麾召而
世之物魅邪怪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汝
劒法俾汝為民救患攘災汝宜精勤無或懈

急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
若慢道輕教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
怒萬物立爲塵汝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貴
罰乃吾小將軍怒汝不專謹爾汝自宜致恭
於彼汝所興念彼各預知不可欺心貽汝禍
患守眞常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眞親
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其語以蠲蒙滯眞
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則如世之
九卿奉天子也守眞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
又何理也眞君曰教流中夏
帝之念也隨世盛衰亦帝之念也守眞曰道
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審崇奉何者即獲其福
眞君曰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
身鍊行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
用造次於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謀無所不
至夫釋氏之學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
禍垂慈訓誡證以千惡亦一貫於道矣奉之
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僊品而
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
雖諷誦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
應仁義信行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
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遠矣守眞又嘗啓
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之人多所
祈祀屠牛擊豕以爲饗餌酒樂喧沸民瑕敗
舞若斯之事其獲佑乎
眞君曰終南山定名山福地人凡境聖今古
皆然興妖致邪殺命祈福以益侯福斯亦遠
矣既而草竊潛匿其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
宇燼燼寂無靈異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頎頗
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官再拜祷曰頎欲知
將來位秩高卑願賜靈訣
眞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祿位汝若
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妄求進身慮促汝壽
算也頎聞之不悅而退後三歲果無成而卒
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卒於張超谷石
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眞朝禮之次因焚香
啓告曰華山陳摶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
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希上眞略賜指諭

眞君降言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
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爾端拱中知鳳翔
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宰毓官致禮既去
眞君忽降言於監官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
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
十五
爲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
祐今爲此職又何福耶
眞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卒吏部
高書宋白乾德中家于盩厔有弟顥小字曰
岐哥年十餘歲爲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
失常忽力啟數夫家人莫能制醫祝之益至
者必遣疫撲白因齋心遠所親於官致禱懇
求衛護
眞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眞往彼守眞受
教而往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悼
惶失次家人遽出迎拜守眞具問之因厲聲
呼其名須臾岐哥粹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
守眞前戰汗悚息守眞呵責移時鬼乃露形
叩頭伏罪守眞以術戮之應手而斃岐哥仆
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

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奚家有山魈爲
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煙焰欲焚其舍
財物耗散親族慈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誦
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遁亦隨而至英奚計
無所出因齋戒持香躬詣宮庭精度以告
冥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眞繼往也守
眞尋再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塡隘其戶守
除守眞乘宣如故觀者塡隘皆曰此道士必
凡之聲宣畢如故觀者塡隘皆曰此道士必
不能去此怪守眞乃盥潄潔整衣引劒而
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爲壇於庭中守眞嗽
劒主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魈鬼何在予儘爲
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
外釋汝之罪如是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
安甯乃隨守眞詣官陳謝以謝焉又長安富
民楊氏家有鬼物爲怪擲瓦礫火一日焉燮
乘機變惶英可寧處時有術士李提鬼者尤
善符禁楊氏召之及其門若爲物所擊匍
匐而起俄復顚隕如是者三遽狼狽而走楊
氏復召僧衆爲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
又若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
僧惶懼而去乃至梯衆砧石亦自空中騰起
三三兩兩相逐而落中庭遇物輒觸而物無
所損如是之怪尤衆不可具紀楊氏素聞
眞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具言其
怪且求軀殄
冥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眞繼往也守
眞再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塡隘其戶守
眞易衣整冠呪水揮劒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眞謂楊氏曰此妖伏矣請爲熏以
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稽
首稱歎守眞既歸楊氏隨詣官中陳謝以謝
又富民劉文琛者忽爲牧鬼所感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遠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
必爲邪物所着
眞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琛乃自
齎香燭晨夕馳赴中路爲鬼物所追或爲僧
尼婦女或爲商賈萬端誘惑不進文琛既迷
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告其故道流曰是皆
鬼物也汝宜遥往無或退志爲羣妖所害文
琛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潔齋懇至百拜殷

下
眞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令守眞爲汝除
邪是夕守眞立文璨於庭中守眞仗劒興水
呵叱數四文璨憯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
先生呵叱之除見數人若神將者各擒二鬼
而去文璨惶駭不覺顚仆今神思清爽如酣
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自

上源

洞元百拜度諸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
詔知鳳翔府就宮禮請守眞就府署中陳無
祈降是夕源齋致禱曰沖身居職守阻拜眞
儀輒以羸瘵虔祈降鑒乞賜眞語以導蒙昧
眞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面財勿顧
邪事支開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
爲吉人積德累善必有沈海衆生本無形之
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
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冥同理

又

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盲
暮江湖如將智慧觀自超千重海

上眞敕求一言

旨奉達

上眞敕求一言曰
沖稽拜錄而奉之左楠關王廟從一日齋心
詣宮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憂咎無涯幸達
眞君降言曰勸汝修身以獲遐壽

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
即大運動觀無障礙希爽合自然功成神真
到境始知安形忘靈物閒眞空須照達幽微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鍊真如精勤精動不怠
曹除罪薄六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無
上源
洞元百拜度諸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
詔知鳳翔府就宮禮請守眞就府署中陳無
祈降是夕源齋致禱曰沖身居職守阻拜眞
儀輒以羸瘵虔祈降鑒乞賜眞語以導蒙昧
眞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面財勿顧
邪事支開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
爲吉人積德累善必有沈海衆生本無形之
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
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冥同理

又

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盲
暮江湖如將智慧觀自超千重海

上眞敕求一言

旨奉達

上眞敕求一言曰
沖稽拜錄而奉之左楠關王廟從一日齋心
詣宮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憂咎無涯幸達
眞君降言曰勸汝修身以獲遐壽

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
即大運動觀無障礙希爽合自然功成神真
到境始知安形忘靈物閒眞空須照達幽微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鍊真如精勤精動不怠
上源
洞元百拜度諸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
詔知鳳翔府就宮禮請守眞就府署中陳無
祈降是夕源齋致禱曰沖身居職守阻拜眞
儀輒以羸瘵虔祈降鑒乞賜眞語以導蒙昧
眞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面財勿顧
邪事支開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
爲吉人積德累善必有沈海衆生本無形之
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
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冥同理

又

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盲
暮江湖如將智慧觀自超千重海

上眞敕求一言

旨奉達

上眞敕求一言曰
沖稽拜錄而奉之左楠關王廟從一日齋心
詣宮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憂咎無涯幸達
眞君降言曰勸汝修身以獲遐壽

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
即大運動觀無障礙希爽合自然功成神真
到境始知安形忘靈物閒眞空須照達幽微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鍊真如精勤精動不怠

用武則益君食祿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
清貧清貧者譬合天地豁富者像火投冰投
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
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親吾懸千尺之索捉
鉤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
物衆生頭象天足象地中心空然合真理蠹
戶牖以爲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形亦無
影杳杳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
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
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厚大道混
合虛無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妙
門開竅中丞相沈倫寧連綿卧疾度心遣使
詣宮陳顙致告曰倫獨積之質病惱所役如
何修行得免斯患敢期聖語以導愚蒙
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
罪願垂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
數盈之後泥丸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
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
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幸太原李
鑄掌知鳳翔府備覩靈應俄復奉詔監官凡
十餘年志願嚴潔
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所錄者數首

一曰

建隆之初方稟希夷上帝命吾衆聖皆知乘
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
社稷密佐明時吾要奉鑄知吾降期不得輕
泄免漏天機

又曰

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
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
是延年益壽盖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

又曰

為官求理在貞明智慧俱通臨事清親天行
道合陰德食君爵祿常若驚寤吾洗心復損
骨背凡入聖奔長生天官快樂勝凡世不夜
之鄉挂一名

又曰

府主累世為人生中國與吾清直莫行斜曲
與吾積善累功與吾輔佐明主與吾洗雪黎
民與吾拽掛心刑獄

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剋取捨住世轉流之財
但修取有形之像獲隨身之功得無量之福
與吾不得因循不柰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
勳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一依吾聖言必得延
年益壽

又曰

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問汝
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穫
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凝愚

又曰

有緣無緣福業相牽有緣福至無緣業纏三
業大罪信根不圓若遵吾語如倚太山

又曰

聽吾之語必延年亦將康健保安然至誠不
退修眞理今生若在玉皇前

又曰

為汝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法
雨開盲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於
正路因汝懇告

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
開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若重清白若重白
明若重明勿初動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為濁

迴善爲惡設靈官奏聞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
眞君降言汝忠勤奉國惠愛臨民更要用心
勿違吾誡未遇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盖
銷除也遇吾之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錄汝功
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惰吾聖
言也又曰但行王事洗雪冤沈常差靈官謹
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況是
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憂

又曰

○托托莫憂煩軍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
天下傳

又曰

爲主虔誠拜上玄宋朝社稷保長安不久太
平天下樂一家受福鎮如山

又曰

爲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官錄其職每事
更宜精衆聖晉知汝衆措置須臾一朝功滿
後永住看三清

又曰

生前莫亂憂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凡人
得幾秋但依聖言著長生上天求

鑄每受一篇未嘗不晨夕諷誦焉又嘗謂鑄
曰汝年及八十別無修鍊之功未免捨形升
魂亦當有所主掌爾鑄再拜曰此生得遇
上眞下降屢受秘語他日儻獲主掌願與守
眞同列

眞君曰人間官職守眞不及汝天上名位汝
不及守眞也但心歸眞正升仙階亦有時矣
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
○致煎虔祈願開休咎
眞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
上帝所知賜汝福壽然以大坊小曲府亦有
冤對當啓誦眞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
與汝達于
上帝庶解玆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
錄之而去普晚節感涕因焚香謝過復道人
詣官設醮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掌道人
投誠致禱以祈聖誨
眞君降言曰聖主命臣臣之事君道佐當代

心依古人善惡無隱奏邪必聞君臣合道可
立功勳
又曰
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
殿甲子丙寅張卓曾乙聖言
又曰
真君曰大道眷汝性陰陽生汝身爲吾勤行
道爲吾勤修冀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
時佐明主清濁上帝聞濁當終不久清貧爲
天人莫教人道當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當
清高不愧員
又曰
形凡性不凡爲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罪
自家擔
又曰
但服陽和氣天道再熏蒸地鎮別有用道德
日日新延年積福應真空若至清虛無有妙
又曰
理度脫有緣人
道士周務本帶詔宮奏詞一通乞降真語
真君降言示守其曰當今顯聖明修德動三
清上天歸正道四海息交兵八方欽睿聖五
穀盡收成勸君須修德上帝賜長生
又曰
關西賊寇縱應時數官家須指揮招捉使臣
莫殺平人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剪滅又嘗
官察錄無違過免墮鄧都數百年依吾所語
合吾道要復三清應不難
張守真子元洛常齋戒詣宮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
受福汝豈不聞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
孫不絕亦逢於上聖得道之後應及後世汝
亦於吾有緣直須在家孝於父母食祿忠於
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之曰
無事莫街行動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道塵
有長生
又曰
爲過自家知善惡日相隨分明違天道問汝

降言誡輔道士曰
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
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誡官吏等曰
年定基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行德行合其
道燒香虔祝告虛玄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
輔佐太平年
又嘗降言誡朝臣等曰
擎天之柱著功勲包羅大海佐明君文王治
烈死生齊却誠皇思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
如始莫憂穷
○
世及尭日輔弼乾坤在忠臣爲主直須行決
進詞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欽若言臣聞高穹聽命元聖膺期必有至
神聿彰繼賢謨訓標於保乂雅頌載於監觀
考古今之宜符見天人之交感臣欽若誠慶
誠扑頓首頓首伏以靈源錫羨炎德嗣興景
祚有開五世免赫惟玉扆之元輔奉金闕之
明威降精采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造佐

大邦之啓運吾神宗之紹圖兆自幾先聲乎
閒聰鋪美增隆靖館茂加徽稱鉅典崇
梧擊磬乃至搢紳卿士橫目熬黎稽首以贍
聖容洗心以佇靈語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
之淺深時亦戒以徹音警其蒙志尋尋之誨
咸洞其陰微蚩蚩之氓潛識其真正或愚愚
爲孽者罪之所未判或膏肓致災秦醫之所
難究亦復俯聆友龜遥授指蹤真教振臨羣
耶必矜宥實之象既炳於人寀飆收之遊亟
還於宵趣未載苾芬之紀聊施聽祐之祥凡
○
厥祕言悉存舊錄將伸倫次以示方來敢謂
微臣猥承明詔尋心仰誦盥手兢持奧究淵
沖粗伸紳繹竊念上真之茂躅實爲昭代之
明徵豈夫膺瓊之材敢形容其事伏望皇
帝陛下垂旒注覽按輪摛文賜名以紀芳聲
作序以冠篇首式彰寵錫永耀洪休臣無任
瞻天望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録成
真君事迹三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批答

省表具之夫妙道爲大本於若沖至神無方
昭乎善應惟王虛之元輔寇瓊簡之真階幽
贊裁成圓彰陰隲實藝祖之受命降福環而
炳靈燭遠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前兆式申美報肇建殊庭奉禮禋之
嚴科令著黜之丕祉若乃爰敬委鑒於鑾攸
憲示誥誨以惟勤昭明威而叵測忱弓之應
猶響冷然之馭亟旋自朕慕承貴加榮奉假
睟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念祕詣之具存
精術及丹法能水游飛行時已九百歲雅不
之道琴高切爲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
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錬氣益命
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帶負擔
先師姓蘇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棄
傳
玄洲上卿蘇君傳周季通集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　廿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稽首禮請良積硯懇嘉尚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
命名要循淺昧之辭昌叙且聰之烈勉從勤
綢帙以惟精封緑雲而來上懇求制序復冀
稽衍道源承雅資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紬○
表格思之攸威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任寇
○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
也當學真道我遊不足蹔矣乃致林於消子
消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
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
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睛
面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
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耄氣少善忘荒
悶由白姑貫穿六府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

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燋志意不開所
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慼感欷精誠昏忽神爽
雜錯由血尸流喉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
而服藥者救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
雖勤吐納亦無益着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
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
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鬼雖復斷穀人體重
滯奄奄淡悶又所夢非真顛倒錯邪涕不
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
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
○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九制仙丸者太上八瓊
飛精之丹也失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冏不
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矣若人
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虮鬼安得真乎其
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消子後告林曰
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
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消子寢靜之室得書一
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太帝所秘精
恩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
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判玉札況
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為上清公加知三
元為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
周行十天宴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术
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閒
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閒
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迴翔五嶽休息洞室
樂林草之華條與鳥獸之相激川瀆吐精丘
陵翁鬱萬物之秀實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
玄瀨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吐六丁玉女見
衛晨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
餘年定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
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
子勤勗之相望颯宇室也林有書流涕徬徨拜
空消師之遊於是絕迹矣夫玄丹者泥丸之
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為地真守
洞房為真人守玄丹為太微官也林謹奉法
術施行道成周觀天下遊睯名山分形散影
寂息丹陵實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栖遯
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
三月六日告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命

上卿領太極中候大夫與汝別比明旦有雲
車羽蓋駭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即日登
天舟舟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絶林未
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爲中嶽真人
後又太上遣王郎下拜爲五嶽地真人官在
丹陵子見先師得道爲仙已三被拜授而乃
登昇玄洪德高妙玄韻宿感虛化虛源神澄
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隱顏津梁觀試風
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翰意所能述
宣令珎奉聊撰本師之標略冈將來有道之士以
遊目也

太和真人侍元陽子附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
生之從弟少學天文秦道戰縛來事先生因
敎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几百餘篇皆案口
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陽士杜沖等同於先
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絶粒行氣專修上法
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案於杜
陽官時復出遊帝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
護有緣或錄金銀以服餐氣或行丹藥以救

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或上朝玉京
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
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遊宴諸天參校
神仙圖籙品位部御之方或論童真始仙感
儀俯仰之格或監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
齋請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道
或遊百山千川披閱神司鬼神考錄罪福之
日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儉之事高吾所遊
行或爲道士或爲儒生或爲童愚或爲長老
不可以一塗限也或與羣真來仙駢龍馭鳳
○策空駕虛雲駛電遠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
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遍十洲之宮出入荒
之域入九幽之府或酌碧海之津挹玄丘之
雲採丹華於閬苑掇綠實於王圃故上清瓊
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
君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侯北帝中真九靈
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王童玄谷先生南嶽赤
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
生趙伯玄山仲宗等同修行三真寶經上法
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

變化萬方適意翔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擁
制羣魔決斷生死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爲
元陽子者仙人也生於北極之端育於虛無
之中與天地浮沈隨日月周迴被服自然含
剛慷柔優游孑太漠之外踟躕乎中嶽之上
觀和氣之布施察萬物之經紀覽緯度之差
序圖盛衰之終始乃遇老君哀愍元暢遣經
一卷名曰黃庭乃太素之始元陰陽之至道
分理之眞要養神之訣文上古之人行得其
真中古以來不得其要傳授謬誤亦從來久
也本黃老作此經令學者皆得神仙然黃老
已來英儒之士多爲注解不得黃老之本旨
失其要說於是元陽憮然退思採黃老之妙
識粗爲其注不能究盡道意深遠至通猶可
爲學之徒使微悟之爾有得黃庭經者老子
也史記或云黃者黃帝老者老子今亦謂太
上經爲正也

太極眞人傳

太極眞人杜沖字玄逸錫京人也以周昭王
丁巳年開丈始先生登眞乃於茲靈宅樓玄
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
並沈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
之則也後穆王閱之爲修觀建祠置沖爲道
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
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蓋以其弘修道業
故也沖閑居幽室吟詠道德常攝攬氣液吐
納光華經二十餘載幽感眞人展先生降於
寢靜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乃拜
首求衆紫授九華丹方一函謂沖曰老君與
尹先生於東海八淳山召太帝集羣眞天下
山川洞室仙人不遠而至時有地司保舉子
之勤勞老君勅我付爾仙經也沖依按合服
而身生玉映五臟堅潤裁容氣息又感眞人
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
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眞領攝
羣神洞觀衆妙焉移王親崇道教以祈神仙
共策遠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
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
碧海晨敬文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壑南遵
長離同挹絳山之髓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

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巳
亥歲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眞
人下任王屋山仙王矣

太清眞人傳

太清眞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也以厲王甲
寅歲入道於是凝心寂景抱一沖和不交人
事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
年乃蓄感老君頂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
之帔建七映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負執隨
倫周旋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
迴輪親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
即爲毀又云周穆王所立也以其結草爲樓因
王大夫關令尹喜所觀今尹喜所設樓觀碑云樓觀者昔周康
相承于今不絕故據此宅爲樓觀焉次昭王時
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遺
塵爲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自爾
於樓觀本記並云昔周
康王聞尹先生有神仙大慶之志乃拜爲大
夫并賜嘉名因號此宅爲樓觀焉次昭王時
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遺
塵爲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自爾
相承于今不絕故據此宅爲樓觀焉次昭王時
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遺
塵爲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自爾
相承于今不絕故樓觀碑云樓觀者昔周康
王大夫關令尹喜所設也以其結草爲樓因
即爲號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
迴輪親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
於觀北晉宋謁板于今尚存秦僕廟尸相繼
不絕由是論之乃驗老君西度關在於昭王
之時信矣或云幽厲乎敬之時西度者此由
後人不見老君本紀妄爲穿鑿者也幽王時
孔子時有見老君者斯並化胡之後復還中
夏幽演之時也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按張
天師述老君本紀云老子幽演訖乃與文始
先生遊此赤城上虞山過女几雞頭天柱太
白山泰昭襄王聞之於西麓下爲修城邑今
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謂曾於此過乃昇
於崑崙山故此舊墟尚稱尹喜城老停驛等

名爵以此詳之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矣或云史記無文事同虛妄者至如九天九疊川源土俗備於六合猶有不書況其一區一第輒能備載焉若編以史爲實錄者則天下譜牒圖書識緯經論並爲虛誕豈獨此一書

觀一傳而已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周宣王時郇伯勤王時郇侯伐淮夷之有功焉衛鞅趙衰楚共擊秦取呼長精敏書衆嘉其能備載焉若編以史爲實錄者則天王時郇侯伐淮夷之有功焉衛鞅趙衰楚共擊秦取之惟老君同出異處之說已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周宣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

弟子中侯仙人李道宇安林撰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保識玄遠察究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先生遂隱遁華山盤桓靈峯遁迹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蓍絕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僊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王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吐弼霸正有功業於時高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王爲廣信侯始皇即位嘉輔帝室當莊襄王時也秦地漸廣以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鞏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

號文信侯以嘉爲德信侯使招置賓客游士欲并天下始皇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鞅趙衰楚共擊秦取嘉又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荊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柞字孝英不仕不學志願農業即盈之父也柞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李偉小子諱表字思和盈少秉異操天才韻燦矯志蕭抗行邁達逸不營閭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怡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達棄家妻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及周易

傳採取山术而餌服之階景絶塵素挹靈岫
仰希標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
盈高祖父隆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
天先是時共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
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
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
事於是始皇忻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
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容應
寢興妙論通于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
○札而搗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爲君師
子奚不尋而受教乎心豁靈暢恪徒內奚覺
悟流光之勝曄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明辰
植暉東盼霄漪登嶺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
月沐浴向望遥超捧冒險稽首雲蹊幸見王
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
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
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
菌之質窺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以知滯
律塗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

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
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
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造行其事師重見
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恒氣非四時常
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通和液得修
形神靡銷感應思積則魂魄不備理合其分
氣數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
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
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便妙訪
求其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
○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見遺以要
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
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
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
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
皆上陟霄霞登遐太極寢晏高空游行紫虛
也向說元始天王太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
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
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今授諸司命子玉
札玄挺錄字判金簡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

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
子也然不先關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
實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帶索混俗亦不
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
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為子不孝
不親供養孥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豬汝為
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
應當得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違遠供養
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
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
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
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
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
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十段段
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
悟不凡瞋意乃止盈曰向所荅正慮如此避
迫中人則有所傷故耳至漢宣帝時二弟俱
貴哀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並
當之官鄉里相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
實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

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
許之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
寸莽皆青綠幔屋屋下鋪數重白褥容數百
人坐逵近翁赫相語來者塞道容乃有數倍
於送弟時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
人但見金槃玉杯自至人前奇饌異果不可
名字酒又美好又有鼓樂綠竹金石聲動天
地香聞之方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
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
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杖曜日盈與家
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
隱貴在跡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
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
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速耶
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冒言訖
逶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為茅君之山時二
弟在官聞盈玄跡眇邈白日神仙乘飛步虛
越波凌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莊旗光
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
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

日仄之年方修盈籍狥遺事不得口訣未為
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
人也忽不往從覩棄問峯訣而留此按云云
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兄之神仙終
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與自載
以尋斯舉以僕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
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忻流陳告二弟
顧賜長生術弟元盈曰卿已老矣欲難可
曰悟何晚矣二弟咒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
補復縱得其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上清昇
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衛階其易行以
自支住於是垂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氣液
之道以住血斷補益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
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
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
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
兵衛護盤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
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書各
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儀者
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蓋真書言

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宇秦偉受名當仙位
為定錄秉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動
恭所莊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
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又曰盈固弟衷挺業
該清雖晚反正思徹徹誠斷誠六天才韻標
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仙宗領死記
生位為地仙九宮之英勤教童蒙開道方成
教訓女官授諸妙靈莊治百鬼典紊校精閑
察水源江海流佩符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
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
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平帝
元壽二年八月已酉五帝各乘方面色車從
羣官來下受太帝之命授盈為司命東卿上
真君文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
虛挺逮朗幽耽妙玄受自童蒙散髮北山靜
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攀奉師門擲形
絕嵑投軀萬仞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
匝乃授靈篇前髮祝號殘骨截身帶索自縛
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
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領東嶽上

卿司命神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繡衆栖神昧故報盈以玉鈐綠莊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眞思激窮岫落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髮之節藉數華宛使盈招駕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峻嶮冬袒山川今故報盈繡羽紫帔丹肓飛帶使盈從容霄階揭命玉眞君步驟深數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怨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軒盈伴晏太空飛輪帝庭君披綵併景寒凌霜○

雲心求明眞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曲蓋實○蓋瓊幹綠室使盈進聆九宮靜神溫密君遠秀適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焉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貞心高靜德累不經素挺詰狀

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意向餌物陰德寓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具舞靈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眞萬物不能致其感千罪不能毀其淳今故賜盈紫琳之腰玉璽金印丹心繡衆栖神高駃故報盈以王

傳

清靈真人裴君傳 茅子琳實子撰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頴儀整素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膺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鍾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常於四月八日與鴈翔超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荅君下車以載之康子李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論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為慙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頗知道宿舊人傳之云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陽處呼之共生乃謂曰

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
瑤光星自背巳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
神仙天下志願子寶事焉然律綵未啓七氣
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秘
術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
吾昔遊焦山及麓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
乃赤將子輿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
於今一百七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
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
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
以教子子祕而慎傳之

七通而咒曰

白元金精五華敷生中央黃老君和魂攝精
皇上太精凝液骨靈無上太真六氣內盈上
精玄老還神補腦使我合會錬胎守實視畢
男子守腎固精煉炁使夾眷遛上泥丸鳴曰
還元女子守心養神煉火不動以兩乳炁下
腎夾腎上行亦到泥丸鳴曰化真養之丹扃
百日通靈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長生住世
不死之道也

第三用五行紫文以除三尸常用朔望之日
日中時臨日南向臨目者當閉而不閉也心
存兩目中出青氣心中出赤氣臍中出黃氣
於是三氣相統合為一氣以貫一身須臾內

第二初以甲子上旬直開除之日為始以生
氣之時夜半之後勿以大醉大飽身體不精
皆生疾病也當精思遠念於是男女可行長
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賢勿傳使男女並取生
氣合養精血此非外法專採陰益陽也若行

外洞徹如火光之狀良久乃叩齒十四通咽液十四過畢此錄形之道除尸蟲之法也久而行之體有五香之氣目明耳聰長生不死第四名曰陰德致神仙之道其文曰常以甲子日休浴竟甲子上旬日當燒香於所止床上右向北方東首而臥存此道長生神仙

第五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中時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常以其夕夜半時正北向仰視北極再拜頻首陳乞已罪多少之數求解釋之意畢復再拜乃止至春分之日日中時竟各瑤臺太素其人會諸仙官校定真經至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玉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功過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三官會於司命河侯校定萬民罪福增年減算至立秋之日日中時五嶽諸其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房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定天下神圖靈藥至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帝乃登王清靈關太微之觀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公八海大神五嶽尊靈仙官萬萬共集議定天下萬兆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條列副之司

命至立冬之日日中時陽雲真人會諸仙官
五女定新得道始入仙錄之人至冬至之日
日中時天真衆仙諸方諸東華大官見東海
青童君刻定衆仙籍金書內字常以八節日
夜半日中謝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罪過罪過
自除也久行之致神仙不死夫秋分日者太上
神真觀試萬仙自非真正者不可輕用其日
謝罪也真人仙官以八節日日中時共會集
三日乃罷欲修道者當先齋戒勿失之也又
一法每至八節日常當行入五嶽若神仙真
人所棲名山之處也每於深幽隱蔽之中密
燒香乞願祝曰
玄上九靈太真高神使某長生所欲從心百
福如願壽如靈山謹以節日叠襲請生畢因
散香於左右勿顧而返常能行此必長生神
仙所欲如心王女諸房衆靈衛身也若或有
接適冥契而不獲登山者寄心保願精意向
真亦與身詣名山者無異每事決在心誠密
暢求真堅正乃獲之也此赤將子與五首隱
訣內道要事畢矣君乃再拜而奉要言還歸
精思行之常處臨室不棟名好乃服食茯苓
餌丹醴華腴積十一年夜視有光常能不息
從旦至中年二十三本郡所命爲功曹君不
應命琴又州辟主簿轉別駕舉秀才詣長安
拜博士高第轉尚書選部郎御史中丞散騎
常侍侍中出爲北軍中候以伐匈奴有功封
潍陽侯後遷冀州刺史別駕劉安之時年四
十五初迎君爲主簿後轉別駕亦知仙道飲
食甚精積二十餘年身輕面有華光數與君
俱齋靜室中以正月上旬君休浴齋子靜室
至三月奉有仙人乘白鹿從王童王女各七
人從天中來下在庭中他人莫之見君拜頓
首乞請一言仙人曰我南嶽真人赤松子也
聞子好道故來相過君何所修行乎君長跪
自陳所奉行凡百二十事松子曰動存五靈
別當授子真道奉然而去君於是乃求解去
官自稱爲疾欲詣太上請命遂棄官委家遊
遊名山尋此微妙別爲劉安之從爲君時年
四十五帝累徵及一不應命逼之不已君乃
北遊到陽浴山於避人間之網羅也遂入石

室北洞中學道精思無所不至安之不能久
處山中時復出於人間君於後將雲子去乃
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裏積二十二年庶
見五老人皆巾來詣君再拜頻首乞請神訣
乃出神芝見賜一老人巾青衣柱青
杖帶通光陽霞之符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
以青華之芝見賜出青書一卷是紫微始青
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
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
○
道經也又一老人巾蒼衣柱蒼杖帶
鸞真策鳳之符乃北方辰星之大神也以蒼
旋經四卷見校又一老人巾白衣柱
白杖帶皓靈扶希之符乃西方太白星之大
神也以白華之芝見賜出太素玉籙寶玄真
經三卷見校又一老人巾赤衣柱赤
杖帶四明朱碧之符乃南方熒惑星之大神
也以丹華之芝見賜出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見校又一老人巾黃衣柱黃杖帶中
元八維玉門之符乃中央鎮星之大神也以
黃華之芝見賜出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
見校乃五星之精天之大神也君再拜服此

神芝說神經十句之問視見萬里之外能日
步千里能隱能彰役使鬼神乃遊行天下東
到青丘過谷希子青帝君授以青精日水飲
食青芝遂到太山過司命君授以上皇金籙
乃西到流沙濱白水岸過太素真人乘龍雲
軿建紫蓋巾以紫羽為蓋仗七色之節侍從
神童玉女各二百許人在白水沙洲空山之
上方遊觀金城鳴玉鐘舞華幢望在空山之
上往而不至君乃身投長淵浮白水冒洪波
越沙岸登燔沈溺遂登空山見而拜爲頻頭
稽顙乞請真訣太素真人笑曰危乎將哉子
今日始當得之矣因口敕服二景飛華上奔
日月之法又授太上隱書告君曰此足以爲
真矣遂留空山上修二景引日法誦隱書積
十一年太素真人曰子道已成矣因以景雲
龍輿見載羽蓋華寶之儀詣太素宮見上清
三元君君當爾之時亦不知在何處也三元
君治太素宮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餘人以
黃金爲屋青玉爲牀君既詣金闕再拜稽首
三元君以玉璽金真見賜玉女二十四人玉

童三十二人見侍乃乘飛雲中輦復北遊諸
太極宮見太極四真人四真人見授神虎符
流金火鈴乃諸太微宮受書爲清靈真人治
青靈宮佩三華寶夜乘飛龍書與仗青旂玉
鉞七色之節遊行上清九宮
十五
西玄者葛衍山之別名葛衍有三山相連西
爲西玄東爲蓬絶根山中央名葛衍山三山
有三府名曰三官西玄山爲清靈宮葛衍山
爲紫陽宮蓬絶根山爲極真宮三山總固萬
三千里高二千七百里下有洞庭潛行地中
○
通玄洲崑崙府也西玄山下有洞臺方圓千○
里金城九重有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
百二十真人處焉其樹則絳碧草則芝英其
鳥獸則麒麟鳳凰距崑崙七萬里其間有高
暉山上有洞光如日葛衍西玄靈絶根三山
也道人支子元受蔣先生入室精思存五靈
之神光服氣之法常以夜半之時靜室獨處
平坐向東瞑目陰呪曰

叩齒九通次南向瞑目陰呪曰
赤庭絳雲上有高真三氣歸心是我丹元太
微錄字書名神仙畢因閉氣三息咽液三過
叩齒三通次西向瞑目陰呪曰
素元洞虛天真神慶七氣守肺與神同居白
玉金宇九帝之書使我飛仙死名已除畢因
閉氣七息咽液七過叩齒七通次向生年之
本命處瞑目陰呪曰
黃元中帝本命之神一氣侍脾使我得真老
君玄籙書名神仙長生久視與命永存畢因
閉氣一息咽液一過叩齒一通次北向瞑目○
玄元北極太上之機五氣衛腎龜玉參差神
名玉札年同二儀役度六甲以致八威畢因
閉氣五息咽液五過叩齒五通爾乃存五方
之氣都畢又咽液九過北向再拜陰呪曰
謹白太上太極四真君請存五方五靈神使
某相見得語言畢乃精思此一法存五靈先
服氣陰祝之道與出中庭存法等耳此訣乃
運要不煩又於靜思易也裴君後重更授傳

如此於靜室祝特亦先存五靈在體中使備
然後服氣爾庭中之法所修煩多難行又於
致神之驗不勝於靜室之速也後出要言秘
篤而言之室中為要法支子元受蔣先生第
五首之訣以八節之日存思陳已立身已來
罪過多少之數輸誠目狀已上希天皇諸真
開寫之祐剋身歸暮以求長生神仙者也蓋
秋分之節者氣應清靈太和之正日也衆真
諸仙是其日皆聽訟焉又地上劉姦吏部境
域諸仙官並赴奏所在道士之功過及萬民
有罪應死生者也仙忌真記曰子欲昇天慎
秋分罪無大小皆上聞以罪求仙甚難是
故學道為心寒此是朱火丹陵仲陽先生之
要言矣秋分氣調日和中順天地者也夫火
之府乃太陽光轉少陽藏養天地於是所以
定剛柔之際合二象之序煥成旋明乃別陰
陽三元寔八節之標日求道之要梯矣每至
其日日中之時上皇太帝君玉尊陛下乃登

廣寒上清靈宅太空之闕丹城紫臺長錦玉
樓羣真集于太微之觀上闕九天之真皇中
要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及八海大神下命
五嶽名山諸得道者尊靈萬萬並會于陽峯
之殷共集講議定天下萬民之罪福記學道求
仙者之勤跪議犯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
科生死之狀各隨其所屬部境根源條例副
之司命書之皇錄罪福纖芥刻于丹城之籍
伏匿之犯惡陰德之細切者無不一二縷而
知之者也其夕夜半當出中庭北向脫巾再
拜長跪上啓太上北極天帝太帝君因容自
陳己立身已來犯罪多少之狀乞得赦貰從
今自後改往修來之言言之必使信誓于丹
心盟於天地不敢復犯惡之行也其中言在
意陳之也畢云願太上皇帝削其罪名移書

三官使神仙之錄某屬玉札長生久視通真
達靈畢又叩齒四下再拜而還靜室深自刻
責并存念三元中神今上啓太上如此者三
名上仙籍罪各除滅也三元泥丸綠宮丹田
三神也存念三元三神上啓天尊求恩赦助

已自陳令必上聞也三格秋分生籍乃定死名乃除此一法出經命青圖是長生秘法矣俗人雖存道未離人間甚多罪咎犯之者非一恐未使可施用秋分首過之法也入山林中遠去人事蕭然獨處不犯萬物者乃可爲之坑有反善之詞誓有改行之言已聞於高上之聽慎不可復使犯惡遠生之事也重犯罪十過天地弗救身死爲驗非可復改補者矣以此求道無所復索也養生者有如水火之交慚得其益則白日昇天犯戒律則身沒三泉也又此日獨重於七節趙伯玄所謂生死門户者也三九素語曰秋判之日尊卑盡會生死之日也古人以秋分之日爲秋判之日也所以爾者秋分之日乃會九天八地衆真人神上皇至尊三日三夕共定萬民之命所聚議者咸多而神尊並集故也諸八節日會天地諸真官先後及節凡三日三夕而各還所司此是支公之口訣又別此一事不離七節之條例也候夜神童金根經曰八節之日求仙極會天命衆真皆當集對未節一日爲靈誥閼節日日中尊單入謁節後一日罪福分別三日三夕天事乃畢子其慎罪務爲功德名可上真列編太極吾不試言知者深察急宜謝過祕而慎泄此亦支公所告出以傳示裴君太素真人教裴君二事爲真人之法曰旦視日初出之時閉目閉氣十息因又咽日光十過當存令日光霞使入口中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存左次存赤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存白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存黑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前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駿駕飛龍之車東到日宮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中五帝俱乘日形見在左右三年之中終日而言語笑樂五年之中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駿乘飛龍之車東到日宮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授裴君以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食青精日精

飲雲碧太玄胺於是與五帝日君日而遊此
所謂奉日之道也日中亦有五帝一曰日君
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為真當存日君駕龍
驂風乘天景雲東遊扶桑琳還入帝門精思仍
得要道不煩名上清靈列位真官乃執鬱儀
文第二事為真人之法日夕視月臨目閉氣
九息因又咽月光九過當存月光使入口中
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
之左次又存赤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
上次又存黃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手
上五帝夫人都來乃又存流鈴飛雲之車駕
十龍從月光中來到我之前仍存五夫人夾
載而奔月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昏行精思
一年之中髣髴裴容二年之中五夫人遂俱
乘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
語五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青
之車西到六嶺之門入絡之玉協晨之宮八
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太和之殿授裴君流

星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琰紫津之精飲
月華雲膏於是與五帝夫人夕夕共遊此所謂
奉月之道矣月中亦有五帝夫人外經云日
君月夫人者是少有髣髴也太上隱書中篇
曰子欲昇天當存月夫人為十飛龍乘我流
鈴西到六嶺遂入帝堂精思乃見上朝天皇
乃執結璘章裴君白日精思對日存日中五
帝君夜則精思對月存月中五夫人五年之
中日月精神並到共乘飛龍上遊太玄始學
則五靈形見按書賜芝丞成則日月五帝君
五夫人驂鸞清虛乘雲太丹朝謁三元稽首
金闕乃復玉童金真咸制羣神役使玉女玉
童北朝四真人受書為真佩神虎之符以制
嚴六天授流金之鈴以命召衆精仗青旄之
節以周流九宮皆由精思微妙幽感天心是
以靈降扶身上昇帝庭爾道士行之者則是
耳不必以已仙人也若處窓室及日月不見
時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不待見日月要見
視之為至佳惟精思終心盡無所不通此言要
也臨目者令目當閉而不閉之間也少令得

見日月之光景寂而行之勿令人知雖人
同室而止真有寂其思者比肩仍自不覺每事
盡當爾不得但此一條而已求生養命在於心
三丹田三寸之間耳是以龍變蟬蛻皆以一
致而成也八素經曰仙者心學心誠則成仙
道者內求內寂則道來學者外求口發則貴
至財者動心心寂則富集諸寂動異用而所
攻者一守之在役用之機也
太素真人曰為真不知道者亦復多耳要於
衆光揚景騰雲昇虛並日月之精遊九天之
○
表餐霞飲玄呼吸太和乃不可不為此奇道○
此道亦易成而遠得也衆真有不知此道者
見吾衆雲而揚日月五帝五夫人莫不敬親
而求請問之也吾亦復未示之也內視中方
曰子欲步空當存日月子欲登清泠當存
五星密室密行不出宇庭此之謂也

夫守道者及學道求仙者修行至精皆可為
之為之既得便成昇天仙人也此道不必真
人而當獨行之也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
必能舍章守慎不妄傳泄故以相教耳黃老
祕言曰子得斅儀結琊乃成上清之真子得
大洞真經乃能飛行上清無此三文不得見
三元君要道盡此仙子加勤中仙都無知此
道者此道相傳惟口訣耳能知此道不問賢
愚皆乘雲昇天役使鬼神奉仙立盟為約不
得妄宣泄則滅門口訣者黃老祕言是也裴
君受命留在空山之上精思存修二事五年
之中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讀隱書及九
有十明之符積十一年太素真人來告曰子
成真矣因錫以龍車給以羽蓋並日月之遊
○
精參五帝之同乘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
受玉璽金真給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
人北遊詣太極宮及太微宮位為清靈真人
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君口含太上鬱
儀文須此道成乃見日中君無此徒勞自煩
究太素真人曰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口含
太上結琊章須此道成乃見月中夫人無此
徒勞自悼傷

右二條太素真人受太帝君訣言
太上隱書云存時執之帝君云含之太素真

人教裴君存時合一文執一文並行之太上
隱書曰欲行此道不必愚賢但地上無此文
耳其官玄法啓誓乃傳金丹之信道乃備焉
青帝之盟道乃可宣有得而行位為真人乃
乘步景雲羽旂瓊輪迸行九天上諸太極
宮謁高皇上元君裴君乃先容受太上靈儀
文太上結琊章二書然後奉戒而得存日月
之精爾有仙名骨錄者乃得見此二書見之
者仙為之者真靈儀結琊經及大洞真經乃
太極四真人之所秘上清天皇之所珍貴也
西玄山下洞臺中有此書刻以玉簡書以金
字及王屋清虛洞中亦見有靈儀結琊之篇
日爾和不盡備具惟大玄宮高上臺及蓬萊
府北室金柱玉壁刻文並備具也精心存令
晝夜為之十一年而成爾與修洞經者大都
等爾夫此二文是洞經之祖宗靈經之園
囿凡諸下仙莫有聞靈儀之篇目結琊之
客旨者得其道皆遠成而無試也又致神之
驗是為還疾得其要道者但遠於大洞之秘
妙爾非有仙名者皆不得聞此書聞見此書

而敢妄以語一人者即滅侍真官玉女玉童
各十人自然使天大笑而失之語二人已上
不可得以學仙也按洞經之科條即已有
輕重之異滅損侍真便十倍於大訶地上骨
錄有相之道人而有此書者皆為師主男稱
監靈大夫女稱執明大夫男稱左女稱右素
奏丹符曰大試弟子某甲某乙某丙某丁
非上仙不聞以致日月玉精之神乘龍步空
足躡景雲遨與五帝上入天門有之閫之慎
勿妄言去世可出警金乃得要付弟子有心
之者勿道篇目玉童上言洩則被考身終不
仙王童玉女去而不還書文必失獲刑三官
子其慎之言為罪先戮眉山北洞中石室戶
楣刻石書字曰攀儀引日精結琊致月神得
道為上官位稱大夫矣凡二十字下仙讀此
不解其意仙人自有不見其篇目者多矣其
金液九丹蓋小術也皆不得飛行上清大洞
真經有洩之者按玄中科即滅一紀玉童玉
女各滅一人三洩之身死不得復成仙人太
上攀儀文結琊章有洩之者滅玉童玉女各

十人天火燒屋書從大中央而還上天也再
泄身刑死不復生學道終不成仙也泄言妄
說篇目並受考於三官師有當因緣去世之
日或駕歸反陰塗絶迹藏變之時要當有所投
若無其人乃自隨身受之者皆青金丹縷之
眺爲誓天地不泄宣之盟約乃得出之師隨
事上聞而有奏署日月也不從科條皆爲妄
泄大洞真經乃中央黃老君之實書非至真
上士有玉名之者莫見篇章條目也真仙亦
有不聞此書者矣初限本一百年乃得一出
傳可成而不得妄說篇目太上贊儀結斑文
章以致於日月之精神上奔日月通天光飛
太空之道也皆乘雲車羽蓋駕命奉龍而上
昇皇天紫庭也大洞真經以致於朝靈之道
招神成真人之法也乘雲駕龍隨理玄虛衣
二書天帝之祕塗微妙哉太素真人猶隱其
篇目但漫云二事者是秘諱之甚也況世人
而今都不知其甲乙乎有相遇而得之者里誠好
事仍可為之別有事旨故不一二裴君所受

真書篇目列之于左

太子元神訣五首蔣先生所秘用底陽城南
佛國中山室容身之
青帝君授紫微始青道經一卷
蒼帝君授蒼元上籙光丰真經中命四旋經
四卷
白帝君授太素玉錄寶玄經三卷
赤帝君授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黃帝君授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
青帝君授通光陽霞之符
○
蒼帝君授變真羣龍鳳之符
白帝君授皓靈扶希之符
赤帝君授四明朱碧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維玉門之符

右十書於太華山西洞玄石室受

谷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之氣到青
丘安服
上皇籙司命君於太山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變儀文在白水沙洲空山
之上授

太素眞人授太上結琳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太素眞人授太上隱書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上清三元君授玉璽金眞在太素宮金閨下授

四眞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太極宮授

日中五帝君授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青精日月華雲青

粘雲碧玄腴

月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

琬紫津之粘日

右裴君受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

裴君受支子元服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篩以漬白蜜之以銅器若耐熱曰凡器以此

蜜三斗中盛著水裁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

器著大釜中著水裁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聚令相和合良

久蜜銷鴝煎出著盛曰中搗三萬杵令可丸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

但服三十九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書二年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

夜視有光能隱能鄣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

害不能傷疾病不復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

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合藥齋三日煮之丹窓

盛處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穢浸之也五斤茯

苓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器

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火以

好薪炭不可用不成搗華以煮之也當用意

伺候料視恒以為意欲并合多少在意藥成

預作九盛之以容器可煩於千歲不敗

裴君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鼇

祖山中授支公也

胡麻三斗肥者黃黑無拘在可擇之使精深

於微火上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擣以為散令

設沒爵勿下旋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

中攪令相和使調市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

煮茯苓法也伺候令煎蜗可擣乃出擣之

三萬杵如桐子大旦服三十九盡一劑腸化

為筋不知寒熱面反童顏役使衆靈蔣先生

惟服此二方先生已凌煙化升呼吸立至出

入無間與乘羣龍上朝帝眞位為仙宗者也

當簇擇胡麻令精
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裴君所祕者驗而有
實也云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茯苓
若出三十者當服胡麻蔣先生云此二方是
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之祕寶玄經云扶
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蚤卉醴
華腴大精水實和以為一還精歸實此之謂
也卉醴華腴蜜也大精茯苓也水實胡麻也
裴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茯苓二方同耳皆
長生不死必仙之奇方也若大有資力者亦
可合二物倍用蜜共煎持以為丸乃佳亦蚤
治老少矣茯苓胡麻不必別作之也此二方
蔣先生乃各在一處授支公不頻之也是以
焦山而淡苓方傳甚祖而胡麻方出明道祕
之文乃不可得一盡其根源也至於支公授
裴君亦乃頻倒衆笈之奥言肆傾玄真之祕
塗將以遥鑒蔡天錄必當已知應為仙真乎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南嶽魏夫人弟子南極夫人
紫華丹根　撰

傳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　弟子南極夫人

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侯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鎮吳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尋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屬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謨披枚領卓職莅民政以禮成捨刑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撥言既暢搢紳來其範大義已陳百王格其唯遷光祿大夫謚曰文侯夫人司馬遷之孫淑慎洗博德配母儀蓋以清源高流圓韻遠映靈根散條芳華朗曜是用忠孝格於上葉善誘彰於文德世載英規斯人有焉君體六和之妙稟挺天然之嘉質含嶽秀

以植韻秉靈符而操貴暉灼煥於三辰峻逸超於玄風少讀五經傍看百子綜萃衆緯遍探陰陽及風烏律呂靡有不覽也父爲妙尒相孔光女要姊在室以和人倫而君凝形淳觀明德獨往高期冥全絶不內盼戚戚焉若望慶雲之杳軫皓浩焉似汎滄溟之無極神棲萬物之嶺烝遨青漢之津鴻漸鄧林展翻東園將棲鳳羽以翳於南風匿龍華以沈於幽源是乃夜光潛曜映耀於難掩遂名沸鎗圖琴駝京夏四府交辟君即閑袪之感喟然悲嘆曰人間塵蹟競得失利害相攻有暗心唱圭真爾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焉鶏鶩之視老燕矣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契闊備至精感冥穹神映幽人體期冥靈之聲蕭鼓之音殷史之間漸近此山仰而望之見千騎萬乘浮虛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鉞啓途擾節執旄曲屣領蓋錦旃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眞人西城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敢眞要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爲至矣君乃馳詣輪

數之下叩頭自搏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頑庸賤體染風塵德躁亂性然少好生道莫知以度眞人曰夫學道無師恭緣自解我太極眞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衆主眞爾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爲天王之任爾但注心四景勤慕上業道自成也後陽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乃指西城曰君當西城眞人並降南極夫人爲王子登之師子登亦住弟子也良久西城眞人長嘆而謂君曰夫學道者諒不可以含卒期求生者不可以立爾綠故冥術棲於玄元而高偕太妙凌重霄以眾抗矣夫道雖無形其實有焉妙雖眛眛其實坦然子當勤求其粲然後見其至有子廣延諸妙然後究其坦大得有則有生得妙則年全也子求生雖

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啓其門殆猶沿沸而朱宮爲之喪潰肺弊於理子心疲於導引而朱鉞啓途擾節執旄曲屣領蓋故神華爲之洞落肝勞於視盼而魂精爲之遺索脾竭於守神而丹田爲之閑滯腎困

於經緯而津液為之不澤膀銳於趣競故四肢為之亂作五藏相攻六府煩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絶而無續頽鈹飯以勁沒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西城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實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交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濟千丈洲上官闕朱閣接觀瑰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倦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官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揖共坐君時侍側爲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廚膳寸吸立具靈香有千種丹醴湛溢煙霞撞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磬於七芝崢嶸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鳳雲集飛

鳳鳴簫山阜洪鯨滂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遷延明童拊節慶雲繽紛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彼悠悠者將西城之室客上宰之宾友耶視此子心眸澄邈神淸形凝圓晨不換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未被果何人哉於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道君今何脩音之不妙曲問之陋碎哉請粗陳其歸要焉蓋夫聖匠剖太混之一朴分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爲無窮之物是故立三光呼天而置晷儀封區域呼地而創五服制漏刻以分日夜正四時以財歲月五位以正方面山川以定險阻城郭以自居爲兵械以自衛爲旌旗興服以自表用九教以自養凡此之類象玄乎天而形存乎地日月有幽明之分寒暑有生殺之忝震雷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節類忝浮乎上而泉精流乎下慶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

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忘壽夭之命貴賤之
位尊卑之班吉凶之徵窮達之期普陳矣性
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故立之者天而行之
者道受焉性合神同混而爲一流通並行不
可細得分別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
華趙峻瑛珠王抱臺掌發瓊笈披綠蘊出上清
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子登又以雲碧
陽水晨飛丹牋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
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軨之車東行渡
洛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太帝君稽
首再拜太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
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勃海丹海登長離
山詣南極紫元夫人一號南極元君授以九
道迴玄太丹錄書又詣赤臺童子奉蓋上公
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南極夫人曰昔日
之言豈負舉哉君精言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
度丘海沈羽之津登麗裏山詣紫蓋晨夫
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錄字迎雅太真
隱書次北遊渡彫桑玄海濟飲龍上河勉瓜
津登麗野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

遊萬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焉黃素之雲
勃蔚八景之曜飛真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
道側唱者曰聞君乃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
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
賜太極隱書龍明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
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眾形又
退登閬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
形避變流景玉經乃越藝絕濟弱河西詣龜
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
三華寶曜瓊文飛書靈暉上籙七晨素經退
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廣山山周
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
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丹靈白玉宮飛
映絕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
奇麗玄黃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天尊蓋
無數也君既至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
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綠衣命者西林藻校
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絡落七元八景飛晨
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
齋神某玉童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

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經悉主之焉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得乘虎折龍拳拿盃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後歸西城清齋三月授書為太素清虛真人矣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

紫陽真人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寇狄播流世居貴官祖父玄元鳳元年為青州刺史父柳為范陽令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為人沈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炁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為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之飢餓之人解衣與之特時上登名山嘗然悲歎或入石室中歎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沈美咸修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輒辭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凝默內閉欽神虛靜領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飢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惠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善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錬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公乃見教以服炁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服炁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相助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炁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蟲

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詣
之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
思不固夫食則飢悲慈感動精志不至仍以
飲食不節斷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滯奉奉淡
悶所夢非真顛倒錯邪咎不除皆由此蟲
在內往來動五藏故也殺蟲之方如後
附子五兩 麻子七升 地黃六兩 术七兩
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
凡七種先取舊蒲根煮濃作酒使清淳重矣
一斗半以七種藥收四內密中煮之亦可不
用收四三宿乃出曝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
之三宿又出曝之須酒盡乃止曝令燥內鐵
臼中搗之下細篩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
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九如小豆漸益一丸
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結實上焦心胃結
塞益肌膚令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蟲
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
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丸加雷青黃精各
一兩以斷穀單若導引服炁不得其理可先
服食衆草藥巨勝茯苓木柱天門冬黃連地

黃大黃桃柱及皮仕擇高雖服此藥以得其
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矣為
可延年益壽亦辟其死也君按次為之服食
術五年身生光澤微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
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
朱雲篇龍白日升天與太極真人為友拜為
仙官之主其位可司真公定元公太生公及
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
為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
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
或遊翔小有群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
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
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消子祕
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為真人我之道
非子非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
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函朱柯若乾之與
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
教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
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藥先生能
讀龍蹄經遂往尋之過衍門子於是授以龍

踽經及三皇內文退登王屋山遇趙佗子受
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祕符又遇黃先生受黃
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
退登碣峯山遇上衞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洞
東蒙之錄右庚素文撫殺之律退登嵩高山
遇中央黃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
之內君頻頭再拜乞長生度世黃老君曰子
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對曰實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
當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未見無
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
投于英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期三千年見。
無英君乃為真也可期一萬年矣君再拜受
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
沙野帛先生受太清上經退登義堝山入空
洞金府遇甯先生受太丹隱書八素十訣退
登岷山遇陰先生受九赤班符退登岐山遇
臧延甫受衆曲素訣辭乃登梁山遇淮南
子成受天關三圖乃退登牛首山遇張子房
受太清真經乃退登九嶷山遇李伯陽受李
氏幽經乃遊登鍾山遇高丘子受金丹方二

十七首乃登鴈鳴山遇陽安君受金液丹經
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黃素
傳乃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受
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
乃登陽落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
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民
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內視
圖中經乃登鞠名山遇太帝侯衣神童受金
根之經乃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
光藏景化形乃登大旋山遇劉子先受七變
神法乃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受黃赤之法。
太空之術陽精三通之要乃登桐柏山遇王
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
受上元真君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
受黃水月華四真法乃登玄雚羽山遇玉童十
八素真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黃臺萬畢
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梁山遇淮南
人九疑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乃
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書祕
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冀仲陽受仙

忌真記乃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而退洞房
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
其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綬之袍光赤朝
霞流景耀天要太上靈杰之章佩九帝祛邪
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
子之祖父也左建青宮之杰乘雲駕龍神乃來
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
玄黃微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
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參天垂輝狀神
有圓三寸威儀具爲天王恩神見得爲真人若
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游崑崙
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磕冢山有洞穴
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磕冢爲○
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磕冢山有洞穴
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馬明生真人傳

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寶少
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
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
十六七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寶
曰汝何傷血也君寶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
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鋒府忽激腸

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比白日升
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按子上真之道君乃還
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
元君無英君黃老君遂使受之大洞真經三
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
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
白日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真人佩
黃苑之節八威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
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父也左建青宮之杰乘
玉晨之軒飲金液之漿治蒿山金庭之
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
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磕冢爲○
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磕冢山有洞穴
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馬明生真人傳

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寶少
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
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
十六七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寶
曰汝何傷血也君寶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
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鋒府忽激腸

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實知是
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
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
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
以謝不知何以奉答恩施惟當自展駑力以
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佳
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隨
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
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
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
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
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
夫人亦以鬼怪狼虎駭惧衆變試之明生神
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
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
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
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風往來
或有拜謁者皆仙彌日盈座客到輒令明生
出外別室或五致精細廚食肴果非常香酒
奇饌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
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
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高玄響
徹聞於數里衆鳥皆為集於帷室之間徘徊
飛翔駕之不去益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
夫人接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牖爾幽
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
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蠙袍
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
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
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
被褥綀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現金函英玄
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
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
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掃灑守巖室而已
至於玩服亦不敢竊閱之亦不敢有所請問
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
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
俗人而不溫不慢恭仰靈炁而莫之廢雖欲
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
名婉羅字勃遠事玄都太真有子為三天太

上府郡官司直總紆天智事官秩比人間卿
位也年少數奏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
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
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
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
召不復得停念汝宰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
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
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
龍胎之體適可校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
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其方
秘要便可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
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屬之爲相隨
稍久其術必得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駭騎著
緋衣戴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舄婦侍之可
年二十許儀白嚴整從六七傳人皆執節奉
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
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
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
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
而辭乃隨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其一

暫捨蒲城內命駕仙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棲
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詭錄形保自
然俯仰食太和朝九天王夕館遲西華流
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
然歌上下凌景宵羽衣何姿婆五嶽非妾室
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蜮顧盼
壑澗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
磨稱漆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二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遲未若
太和僊仰登寒雲臺虛怨詠靈人忽遇扶桑
王九老仙都真僊駿紫虬華靈顏一何鮮落
我尋長途遊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受以玉
胎篇瓊膏曉玄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
仰上颿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
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投相親愛結友爲天
人替即游刑對稱必無愚賢祕則事無傾泄
則軀身顯一
明生乃隨安期先生負笈西之女几北到圓

江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疑周遊天下二十
年中勤苦備嘗安期乃曰子真有仙骨何專
恭之甚耶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
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升天但先服半劑
與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
金丹餌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
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甯
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
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老遽復服金丹
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漢
光和三年也詩曰

其一

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
睦覺頃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
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消
子奉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
嶽嶺仰抹瓊瑤綺俯濯琳琅井千齡猶一刻
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亂年若驚弦發時猶
輕矢遊雖有灼灼姿玉爲塵土徽林草無秋
耀綠葉豈終歲惜此繁茂推哀彼寒霜屬有
存理必亡有興故有歷眞官戲玄津與物無
淀滯神仲嘗內形接山水除對虛忘有懷
遊目記容裔風塵將何來眞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爲數世樂豈足預振翮歸屋遐騏風
獨遠舉冥冥蓋蔽際蘭綏萬塵雲眞與我
遊落景來鴻御朝乘雲輪來夕羽扶搖去敖
嘈天地中冥翳安得附

陰長生者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巳
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
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米聞
有爲明生得度世之道乃以入諸名山求之
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
親運履爲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但旦
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
十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
十二人皆得恚歸去獨長生禮敬彌爾而明

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寫之長生乃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嗟曰惟乞生爾今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明生哀其語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教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歃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及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紫極希教早遊剋身勵已若臨冰谷不能弘道贊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老○老及之是以心存生哭捨世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遇自執箕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致替筋力弱劣海嶽効靡恩養不酬夙夜感慨告以更生頓受靈方是將厌之質蒙延續之年麥林燋草忽骨澤之露若絶而以其蘇息驚開關其視聽感荷珠戴非陋詞所謝昔太歲庚辰閑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授富妻鍊之警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光仙都九炁丈人諸君待稱受之大藥必行不祭而受為之不成弟子預在曲室肅侍惟側亦具聞諸仙起來得道之言說昔受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論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教之不盡將恐是弟子困窮鬲閡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執玄味專烝而和靈官幽翳以相察矣不復煩委為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又服半劑不即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委之入平都山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已來高士得仙者四十五人追子為六矣二十人見尸解去餘者白日升天焉弟子丹陽葛洪字稚川日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竅自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升天然方以嚴麗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開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為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

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閑達猶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聞之徒知其所云為哉

陰眞君自叙

惟僕延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眞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悉道寧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為有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

吳猛眞人傳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膝下無驕慢色後得道海內上僚路有大蛇時或數斷道以吞吸行人行旅為絕猛與弟子往除蛇害蛇乃入藏深穴猛勑南昌社公追蛇蛇頭高數丈猛踏蛇尾沿背而以足按頭弟子斫殺之猛云此蛇是蜀精蛇死則社稷滅矣果如言將軍主教迎猛道過官亭廟神具宴供帳盛飾猛不顧直前入坐神乃去至蜀見敦時多疫病猛標浦水百步飲者皆愈日中請水者將千人救惡之於座收猛奄然失去大相檢覆猛恐坐者多乃徐步於萬人之中還船天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弟子見兩龍負船眼如鏡大猛云救踐人君之位命終此愁其年救死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便歸自言算盡未至家五十里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不見其尸

許邁眞人傳

許邁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為業一旦入山射鹿鹿胎從弩箭孱中出墮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邁愴然感悟折弩而歸閉豫章有孝道之士晨昏吳猛學道能通靈達聖歎我緣薄未得識之於是旦夕遥禮拜猛久而彌勤已鑒其心猛告仙去時語其子云吾去後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邁應來吊汝汝當重看之可以眞符授也至時邁果來吊其子以父命將眞符傳邁奉修眞感有愈於猛

許邁眞人傳

計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容人也世爲冑
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會從郭
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
君元吉自天宜學經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
部之法及三皇天文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
（其二）
入臨安縣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术黃
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
密感玄虛太元真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
善於胎息內視步斗隱遁每一感通將超超
○雲漢後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
初映因師世龍受餌東反行之道服玉液朝
腦精三年之中面有重顏臨應得道三官都
禁遣典柄侯周紡主非使者辰白虎出丹簡
罪簿各執一通詰映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
也賴得冀幼節李開林相助映惡怖懼強長
嘯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與天地無
私隨德乃矜是以阪泉流血無遠龍幕之舉
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垂化高通上
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
獸遇山荒疫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
（其二）

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
四百八人德隣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
青宮豈是爾輩所可度乎言畢會司命君遣
中侯李遠捉鈴而至紡等笑而走即得度名
東宮爲地仙中品映第五弟謐小名穆官至
（其二）
護軍長史散騎侍郎年七十二拾世尋仙能
通靈降真先經患滿腹中結寒小便不利遇
西王母第二十七女號曰紫微夫人謂穆曰
此病家訟之所致家又有怨鬼爲害可服术
自得豁然除去紫微夫人因作服术敘以傳
○穆依方修合服十旬都愈眼明耳聰容貌日
少司命君受以飛步之道告穆曰淵奇體道
辭幽達精玄中授物素德順貞寬慈博採閑
道必行道遇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超浮煙
三清是真仙之師友乃長里之先生必當封
（其二）
牧鍾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蜂名穆第
二子虎牙耀讀玄根列景真圖諸天仙人咸
謂爲實獸白齒定錄君所告服藥事多隱語
誌諸姓名曰鳳棲喬木素衣炳然履順思貞
凝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

以少頗三八合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可識
洞篇瓊刃應數適心高玄棲隱默沈正烝不
衆木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鉛飯兼穀勿違
益髓除疾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
獸白齒爾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
盛木玩靚報周書太極頒簡金書西華學服可
否自應雲符理契同歸神洞相求穆第三子
玉斧含真淵疑少有徵誓司徒辟掾不就隱
居茅山師楊羲受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
錄君授其上道告玉斧曰斧欲學道當如穿
井井形已會深土愈難運出若不堅其心正其
行豈得見泉源耶又曰夫學道當專注精無
散念掇奢侈保沖泊寂焉如密有所覩煦焉
若潛有所得始得道之門也猶未入道之室
也所謂知道易學道爲難者也若乃幽寂
沈味保和天真孰正六府無視無聽此乃道
之易也即是不能爲之者所以爲難矣許侯
研之故斧子塋之哉年二十八超然登仙肤
於東山與穆書曰吾自寄神烝牧景東林沐
浴明丘乘我同生每來賜飡流歡迸之迅西
盼雲崖良興內發髣髴故鄉夢何壘壘將欲
返身歸塗但緣足自抑爾於是靜心一思逸
遐靈虛登嚴崎嶇引領仰玄真志飛上遊空
蜂真始覺形非我質遂忘軀逐神失浪心飄
外世務永絕足榮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
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授奇術請諸新妙玉
音洞密吐納平頻鍊形保骨沖炁秀泯無復
內外也但恨吾遺良師之太晚返滯性之不
早吾得道之狀鄰幸情事定錄其君以當說
之矣崇賴成霞救濟之功天地不能踰也閩
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觀靈無烝陶太素
登七關之巍戟味三辰以積遠虛落宵表映
朗九玄此道高妙非吾徒所閑也亦由下拙
棄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
者常險孝將失禍福之萌於斯而用道親於
勤神歸精感丹心待其招之須臾若念慮百
端協以營道雖時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
吾昔聞之在前七考之福既已播之於後因
運乘易不亦遠耶數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
千端因邪而生矣爾想善功苦心勞形動立

功德萬物芸芸亦何益哉爺子顗爺其可蒙
也各不自悟當遠此事爺獨何人享其高乎
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
吾方棲神空岫靡形深林揉汙谷之幽芝掇
丹草以成真矣昔約道成當還貌信雖未通
[illegible]
徹粗有髣髴亦欲暫往洞野看望崖壁不期
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耿報

楊羲真人傳

楊羲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晉簡文帝爲舍人
朝隱唯要入冥能識少好道服食精思遠能
○進靈接真屢降女人茅君定錄安九華等授○
其道要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精及思泥
丸絳宮錄現制魄滅三尸之法玄清真人謂
羲曰夫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造堋
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羲恭受動
行得仙簡文後師羲得道

鮑靚傳觀真人傳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器鑒洞於幽元
深心冥肆人莫之知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
是先身七世祖李添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

同在渭橋爲客舍居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
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錄改氏更生合爲天
倫根胄雖異德藩並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
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
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太興元年
[illegible]
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
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
馬不及已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
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到赤城
君有心故得見我爾靚即下馬拜問寒温未
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
計至蘇峻亂是十年也君慕道久矣吾相見
當得度爾仙法多得仙者尸解爲妙上尸解
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
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
而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遠去勿復還家家
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
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修短之期皆演一
爲十廣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
言是陰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齋醮雲籤卷之一百六　道

傳錄

陶先生小傳　吳興沈汾永明十年作

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聰明多識

五經子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不肯婚

宦以資營未立且齊遊下位爲宜都王侍讀

年二十餘便稍読服食遵行道要所得符文

妙法並是真人遺跡於是棄行漸進乃拂衣

止於茅山爲觀共神儀明秀盼睞有光形鈿

長頂耳間稍矯顯然異衆矣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　梁丹陽尹許長史撰

明詢

永明十年太歲壬申謝詹事洽先從吳興還

聞先生已辭世入山甚懷嗟賞於路中仍爲

前傳雖未能究洽和粗舉大綱有似王右軍

作許先生傳翊從叔隱居先生諱弘景字通

明丹陽人也宅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上

斷仍割秣陵縣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

氏本冀州平陽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

冀州平陽故因居焉漢興有陶舍爲高祖右
司馬子青擁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僕末遭
江始居丹陽七世祖寔交州刺史璞之弟仕
吳爲鎮南將軍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與孫
皓俱降晉拜議郎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謨
濟第三子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軍
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
參軍敦爲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
情懼禍及乃恪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爲車
騎丞相參軍不就昇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
山之陽○顔延之廣陵高士傳曰高祖吐有理識器幹高奇之○
文帝踐阼徵黙不肯遊宦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板授
南安正佐亦不起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
才藝三善○晉安帝紀曰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
令美鬚眉○二
有氣力便鞍馬善騎射好學讀書善寫篆隸
藥性常行拯救爲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
從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除正佐固辭
頻受特寵晓求宅以益佛寺弟興因辭官見
譖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西平縣令後

監新會那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諱貞實字國
重司徒建安王劉休仁辟爲侍郎遷南臺侍
御史除江下孝昌相亦閑騎射善蔡隸書家
貧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以羊欣
蕭思話法深解樂術博涉子史好文章美風
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劉劉秉周旋多爲諸
貴勝所賞遇元徽四年冬衡使虞庭通鄰國
之好甚得雅稱昇平元年還都具撰遊歷記
并詩數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劉秉索看仍值
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不得傳世建元三年
於縣亡背喪還葬舊墓毋東海郝夫人諱智○
隱精心佛法及終有異焉先是貞實攜家隨
蕭之郢州孝建二年萠亡其年九月毋覺有
娠仍夢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
昇天遂視之不見尾既覺窓語比立尼云弟
子必當生男兒應出家又蒼審爾亦是非凡人而恐無後尼問
其故以所夢荅尼云將出家又荅審爾亦是
所願時年二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
東府射堂前參佐廨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
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

閏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故即休浴而起
了無餘患先生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
時書已方恪成就九歲十歲讀禮記尚書周
易春秋雜書等頗以屬文為意年十一為司
徒左長史王劍子吳博士十三父貽宅席卷
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慧
中外徐甥合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
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恨下
食出入乘廐馬乘第二男侯少知名時為司
徒祭酒侯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
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侯與江數稽炊等侯
為願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侯作宋德頌
連珠七警當世稱絶侯既亡後文章皆零落
先生欲為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
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
建事先生與韓賁廉同軍文檄及事敗城
潰即得奔出侯及第俊為沙門以逃為人所
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殯瘞葬
查明舊墓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值
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劉宗常懷憂傷父
乃因紀僧真求事高帝於新亭即蒙恨內驅
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後從還東府公仍遣使
侍弟玉息摹六息高侍讀秉助公間管記事
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明年侍從
高祖登極還臺住殿內除太尉諮議章王侍郎
先生云革運之際頗有微勤何處不容三兩
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成王出鎮石頭次
歲夏丁孝昌府君憂上郢奉迎冬還都安厝
世祖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再
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有文才
者先生於吉凶內外儀禮表章受及牋疏啓
牒莫不絶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為准
格諸侍讀多有慙悴顏致說嫉先生亦任之
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召拜左衛殿中將
軍顏竣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度通
敏論屈滯度為面啓武帝帝云先帝昔親
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度告先生先生
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龍
為此職駑馬非驥縣猶欲固辭度切言之云
太元已來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從此轉貢

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任君恐為爾誤我
事度于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
獲已而赴之先生拜表麻頌又有伏愛容亦上賦於是
勅遣中書省舍人劉倏宣旨慶賚幷勅諭旨
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
沮議而止時嚴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為最將
欲遷擢會母憂去職尋授武將軍起特賜
酒食省祿隨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官先
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事寢不復得奏云此
頌體制奕絶倍勝舊格三年還都方除奉朝
請辭竟快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職中
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
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
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
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
表解職求託巖林青雲之志於斯始矣是歲
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
出仍脫朝服掛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約
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晏

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
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嘿
思良久答云余本狗志非為名若有此處奚
為所宜於是即不詣有直上表陳誠詔賜帛
十疋燭二十鋌又別勑月給上茯苓五斤白
蜜二斗以供服餌先生既逸命理舳東下衆
宵並餞於征虜亭祭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
未有此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于句容之句
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
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
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
非川之抱朴凡經人間書疏皆次此號代名
先著緒古訓詁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
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
陰陽風角推候太一遁甲星曆算數山川地
里方國所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
校名類莫不該悉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
家骨體勁媚琴基騎射亦皆頗括常言心中
恒如明鏡鑒形遇物不覺有滯碍為人少憂
感無嫉競淡泊樂善怒時有形於言速者

云皆是欲顯事屬物了無歡愠於智樸先生
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王東
陽孫逆嶽容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
真本而經歷模寫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
遠近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使得楊許手
書真跡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行浙
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訪居士杜京產又到
慧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訪居士杜京產又到
始寧兜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
謁諸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並得真人遺跡
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
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
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賜邨寒楔拯救
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其別有陰思密惠
人莫得知之雖悟人書隨誤治定在人間襲
述甚多了不存錄謹條先生所撰記世道書
名目如左

學苑十秩百卷此一書先生常云辨書并雜
欲採一事不可捐棄乃抄撮古本要用以類
相從為一百五十條生為學死此於是覽十
倍該備近賜增益無復此恨汝可理成之
此書若畢於學門寸筆家無復他事之勞矣
孝經論語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二卷三
穆序共一卷并自作注尚書毛詩序共一卷
左傳已有劉炫賈逵注易唯用王弼序
不改作也 老子內外集注四卷并自立意三
國志讚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語闕字
二卷依陸文學以意補連世說訪問者續臨川
康王世說二卷太公孫吳書略注二卷古今
州郡記三卷并造西域圖一張帝王年曆五
卷起三皇至汉獻竹書為正拾五十家言皆。
異同共撰之也負儀集三卷玉匱記三卷說
名山福地事七曜新舊術二卷占筮略要一
卷有十三法風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有十
法算數藝術雜事一卷舉百事吉凶曆一卷
本草經注七卷肘後百一方三卷增補葛氏
効驗施用藥方五卷此二十四種皆世用所
撰目書又作抱書序述異記序如此等並在
集中登真隱訣三秩二十四卷此一訣皆是
修行上真道經要妙秘事不以出世真誥一

秩七卷此一話並是晉興寧中衆真降授病
許手書遺謝居士已撰多有漏脫更檢次
叙注之間不出外閒夢記一卷此一記先生
自記所夢做想事不以示人合丹藥諸法式
節度一卷集金丹藥白要方一卷服雲母諸
石藥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雜藥法
一卷斷穀秘方一卷靈方秘奧一卷消除三
尸諸要法一卷撰集服柔導引法一卷集入
閒諸却災患法一卷此九種所撰集道言自
先生凡所撰集皆是多加言大意會易捉錄
○
書大言皆附集四又有圖象辨記若多本得
二盒知知見也

一卷斷穀秘方一卷靈方秘奧一卷消除三
尸諸要法一卷撰集服柔導引法一卷集入
閒諸却災患法一卷此九種所撰集道言自
先生凡所撰集皆是多加言大意會易捉錄
○
書大言皆附集四又有圖象辨記若多本得
二盒知知見也

骨青白色長頭面踁眉目鼻小而平直長額
長七尺二寸髮止圍二尺六寸薄皮膚露筋
易生若垢參差不定是故末立先生形細身
使不試慶入山必來巾褐未嘗離體
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
伏早晚以機轉之意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
不數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
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
○
遂至今不得復常音響本清正大小稱形言
詞率易無姿製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顏儀和
明不嚴教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
服門徒胥附承奉祇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
有隔數歲便不與人共既飲食及長遊處
宿息常自然安置性不朝調世中戲謔一切
不為為人強精魂夜行獨宿無所疑畏一生
不試慶入山必來巾褐未嘗離體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唐李渤撰

吳荊牧陶濬七代孫名弘景字通明丹陽秣

陵人也初娠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曰當孕男子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因讀神仙傳使有業雲駁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敷褚炫劉俣為宋昇明四友仕齊歷數王侍讀皆總記室牋疏精麗為時所重師法及清淡宮成獻頌宣旨褒贊兼欲刻石王儉議異乃止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與世館孫先生諮禀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轉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敕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隱居書跡亦如此代名特突松風庭院皆植每閑共譬使近然為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勑命餉賚恒為煩劇乃造三皆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各一小竪傳度而已潛尤隱曜內修祕寀深誡所詣遠屬賓人可謂成而遂通者也身長七尺八寸為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過物斯應少愛咸無棄疾喜怒清哀樂或有形於言迹者是顧事屬物深慕衰良之為人率任輕虛飄飄然恒有雲間器其所修為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尤長於銓正偽謬地理曆算文不空發成即為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纂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勑伏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靜必報先生所得祕訣以為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手勑答○迂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二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扶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以大通初獻刀二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為佳寶梁帝金樓子云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玄談平叙坐談空不言生常作詩云表甫任散逸平叙坐談空不言朝陽殿化作單子宮其時人事競談玄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

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
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
遣舍人監護喪事焉棺將還葬仙
監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逈神攝上足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
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
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寧封子

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
人過之為其掌大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
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
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寧北山中故謂之寧
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先生之
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
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銜其脊下口中以
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
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老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倢佺

倢佺者攜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精炁者髮白復黑齒墮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

方回

方回

方回者隱人也堯時以爲閭士錄食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宮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圖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消子

消子齊人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

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色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菟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之還而道死

務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韋根渤伐榮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

也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
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明不逐之
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
也遂負石自沈蔡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
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
興迎而從遁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
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
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
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
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也

甲疏

甲疏周封史也能行炁鍊形袭石髓而服
之遁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迎風中而去
北方人尊而祠之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紫虛木實
及無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
見之歷數百年也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
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消影之
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
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傍
設祀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
一月復入水去一本涿作砀

寇先生　寇先生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常著寇帶好種荔食其範實爲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踰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緉爲報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齎生等數百人入海求至蓬萊山望氣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寡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爲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棄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使人知我爾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孟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實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桓掃山上三世不知所在骨人常服其丹炎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

瑕丘仲　瑕丘仲寡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爲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棄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使人知我爾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謫仙人

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
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
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
百常止其傍矣

朱仲

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
○ 有名即召珠仲讀音円名書笑曰真值汝矣裔三寸
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景元公
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
玉閤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
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
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
千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
詔問公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石羊題
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遁士武帝時以道術受賞
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
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曰陛
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
之但祠而還爲君立祠復百户使承奉之

崔文子

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陰山下後作
○ 黃老九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
有疫烝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擁朱
旛繫黃散以循民閒飲散者即念所念計萬
後去蜀賣黃藥故世賣崔文赤丸散實近於
神焉

赤須子

赤須子鄭人也鄭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
魚吏也數言鄭界災害水旱十不夫一臣向
迎而師之從受藥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
腦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飡赴後往吳山
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犢子

犢子鄭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
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

人也常過酤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
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猾子
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
猾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梵甘美色中
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
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廬山下冬實桃李
也

騎龍鳥

騎龍鳥者渾亭人年二十於他中求得龍子
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
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〇龍
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為伯昌孫也此
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
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進士共上宿山言此有
丹砂可得數萬斤宿長史知而上山封之砂
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色今章君明餌砂
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
去矣

鹿皮翁

鹿皮翁蜀川人也少為府小吏王木精巧衆
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
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
忽橫生數十日靜道四間成上其巔作桐合
留止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乏卓飲神泉
且七十年苗水來三下尋宗族家室得六十
餘人今上山半水蓋漂一郡毀者萬計小吏
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
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昌容

昌容常山道人自稱湯王女食蓬藁根往來
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能
致紫草貨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
奉祠者萬計也

溪父

溪父南郡臥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
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
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
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山圖

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後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毋服於家春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爲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生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横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常止於市中乞市人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放火燒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寄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寄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令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須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頗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實之於蒼梧溟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姬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循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脞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

阮丘

阮丘睢山上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芝蘿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賣藥廣陽人朱瓊有妻疰疾立與

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瓊俱入浮陽山朱瓊發明之乃知是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豫戒於人世共藥奉祠之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十二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滑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藥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鵠來棲其

邠子

邠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邠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邠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邠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邠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有賤主助產常採木羽爲業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後母生兒宇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遠俱去後二十餘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遠俱去後二十年鵲崔旦旦以街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實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於○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戎貴藥都市七九一錢善治百病河間王患寒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曰王寒乃六世餘狄下隨情非王之所招王審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遣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妻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甘九

翰林學士張君房奉　敕編集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曰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而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王失吾道者下爲土孚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爲人也深目而

玄準爲肩而脩頸豐上而敍下欣欣然方迎風而俳顧見虛敖因遯逃乎碑下虛仍而視之方踧踖龜敖而食蟹蛤虛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爲背泰難常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生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窺今親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名之地猶旁奧也昔我南遊乎涸洲之野北息乎沉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鳴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遂入雲中虛敖仰而視之不見(二)

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俱往尋之初平言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柏葉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顛

年益命之道服之有効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麥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復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無羊也初平曰羊(三)

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開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絶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接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乃得仙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官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試之飼於白犬即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若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

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服丹弟子姓奠及白犬而去達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兒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丈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僞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義

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費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遷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劒耀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侍郎簿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義入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後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儴喜口開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老君老君東向坐左右數羣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無根生龍虎群遊獨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鉤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皆習習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漿玉盃盛飛鳴羣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

大如雞子膊五寸還義去曰汝還民間治百
姓之疾病者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門抄
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忽
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
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
居廊市知者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
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
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
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
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
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
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
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恡惜而今
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人鼠
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
疾愈若得君鼠應愈公房即自舐之八百
言君鼠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
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
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
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
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志心
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
矣使公房夫妻及鼠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
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
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
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
市人莫知其所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
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
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
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
強刀以擊右刀折敗強竊憂刀折至旦復出
阿問強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慈父怒阿即取
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遂阿還
成都未至道逢人葬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
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
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

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徵暮
召當去遲不肯復還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
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阿
洛之要逕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
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遣載以詣
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
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
內字復見墨跡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
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躭為方
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
方平在躭家三十餘年躭家無疾病死喪奴
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
語躭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
發至時方平死躭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
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
燒香就牀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
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躭
冕或謂躭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躭

將終故委躭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住
胥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
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
稍官像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
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耳告以
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
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燋狀如此三日中
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
○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復十
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
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
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甕
器作飲數百斛羅列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
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
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方平
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虎頭鞶囊五色之綬
帶劒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羽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

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蜆窓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蔣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彼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覩。

覩顏未即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擎脯而行之如行栢矣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故是蔡經母及經婦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案少許未來便以擲之親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

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

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閒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

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
平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
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
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幷一傳著小箱中
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
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
未終及經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
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教杜
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
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
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字
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而正常
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
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
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
子皆不覺頃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
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
以行赤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時正
爲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
誦經數十萬言脫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
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曜數十里中亦能令
身成火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即焦枯更指
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

藏人七日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
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
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
起張天如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
擲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
悉復故捷博每作火有他燒他人雖以水灑之
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
沒不濡終日盡歇其病疾者就
舞於水上不沒不濡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意即愈又山○
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意即愈又山○
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
但已身不霑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霑
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令水
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憂也或時閉氣不息
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
術以救貧苦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泉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

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
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憂也或時閉氣不息
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令水
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
術以救貧苦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泉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

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九泥爲馬與
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
里又能吐炁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
墮地瞎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
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
貶時以器盛水著兩貶之間吹而噓之水上
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
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復入
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

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柔剛躁志節疏畧至於遊宴聲柔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緝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舍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看而懷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已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乃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九鼎大要惟付王長後得通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初到門不通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遣升於草中守稻驅鼠暮遣美女詐言遠行過寄宿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婬容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餘餅升趨過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搏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第

五試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
証言未得直升即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
貿之於他交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
升守別田穀有一人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
塵垢身體瘡膿臭惡可憎升爲之動容即解
衣衣之以私糧爲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
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
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
樹大有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
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
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還謝不能得唯升一
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
吾死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得之
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躍跌取桃
滿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
一一擲上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
枚餘二枚陵食一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臨
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臂不加長如擬一
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向餘一桃
與升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足

不蹉跌吾今欲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
言不可唯趙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
上不知陵所在四方訪則皆連天下則無底往
無道路莫不驚咄唯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
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投於不測之谷
吾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墮陵前見
陵坐局脚玉牀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
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槃巴

槃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相見屈焉功曹侍以師友之禮掌謂巴曰聞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巴而聞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巴耳後入朝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態酒至又不飲即西南嘆之有司奏巳大不恭詔以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謂人爲臣立生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即委之是以頗有酒態適來又覩臣本郡大火故嘆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馬書問

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兩自東北來颯之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二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拕鼎拔扈虎搏之士今先生皆者矣自無一焉而教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者矣自無駐衰之術貴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敏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蓋鳴吠之士誠欲市馬者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群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公(六)

就今無益亦不作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公見少年則謂之有通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化爲十五童子齎持青綦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揉馳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机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材少好道德羇鎖世業況倫流俗不能遺類貞藪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浮薄抱情不暢遠若棄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螻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以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嘯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燃入(七)

水不濕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鳥獸草木立成轉徙萬物陵岸駕雲而行宮室一人能防災辟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水錬八石飛騰琉珠乘

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
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
有効遂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轉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錄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羊
經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
○吟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
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
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高山老童步六紀之法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面往在我盈帝若學之順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膩曰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嗽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為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治已死之人但散骨存者以符救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建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昇鈴經得仙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為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閬風鐘山建業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市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之伍敬言於淮南王安安欣然迎之謂安曰黃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朱裏君受長生之訣即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墓發服之得道

西門君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校秦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鈐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至穴邊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猕卿

公猕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轅來救榮榮為治之惠差榮云惠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尼子作牽三詩類手識緯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卒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羊山南洞修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遥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烏靈木雙闕俠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微頃飲歃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覩絳宮正值于丹服金樓兜兜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

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峰嶸蓉城相接隱隱我
飛龍轡忽臨無極端黃精生泉底芝草被岐
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朔
冀奮迅鮮意猶未窮外子蓉提膺率所經信
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鶴飛下石
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
王母索九劒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
訪王母者得九劒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
即翩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
當市天青訣大歷跖雙白徊二赤此五神道
之秘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
季修行得道

劉道偉

劉道偉少入嵩冢山學遺積十二年遇仙人
試之將一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
道偉卧其下顏色無異心安體悅又十二年
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
學真遊諸名山至霍霍筒山見山上有湖周迴

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
也同於王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
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
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
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悔
悔謝道恭授以服從本方二人後亦度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
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
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漿方合服得道

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廩玉春秋時嘗能群飛復有小石筍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得耽後至迴翔階前欲下次為威儀以笏擲耽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范豺

范豺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范○太平無為之道臨目盧漱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而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朔乃黙我我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屍乃悔之越明年豺果于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豺入門訖稱坐又一老翁後至豺起迎之忠門是誰豺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豺閉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具人與之木鎖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期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傅○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遁能分身同時指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鄭思遠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候辭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

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
虎父尋還又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
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
橋逢相識許隱且服藥酒虎即拾藥然火隱
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摘齒間得愈
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鄢人晉元帝時云已四
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備兩篋中
常負之多止烏場猿績家每數曰兵荒方生
○毒流生民將以瀹瘡為楷材蒼蠅為羊子必
然之期可立為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疫
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
備粗材器瘞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
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
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
行作書與績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師白羊公受玄白之
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暫過吳為先

主禮之先主為琰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遣
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
不受餉遺先主欲學其術琰以帝多內御遂
不傳道法先主大怒敕縛琰著車甲轅引弩
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苑
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
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
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是東海中祖
○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
似芙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乃謂
可索得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
各五百人率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
所在遠沈義得道黃老遣福為使者乘白虎
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簿延乘白麗
車俱來迎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學稍遷
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

應去至夏中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華妖嬈兮無極美淸揚兮婉孌方馺遝兮宵征旋華芝兮采三秀靈芝生兮溪谷芳杜若兮荊蓀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懷兮嘆息愁人間兮不樂遊惜蕙路兮遠行芳雷聲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輒有雙魚躍入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受命應仙違遠供養便還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病安得愈乎李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將客東行爲父報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詢汝也李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耶李山曰父有爲人所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實理難欺汝勤自首吾還山爲請命李山漸愈巨君傳李山筮訣遂善於易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遁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生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

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請船主曰欲得速至家
但安躁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杪而不
危抗聲眠覺有窺者見兩龍俠舉其船迅若電逝
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癡
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
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
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山中還於窓
○村舉亡家迎覺輕疑非真尸發看惟竹杖○
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
門遇越客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
欣疑然越云吾婦慮快未差今因與卿散一
裹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都奉下具傳越言
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
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耕占之璞
曰大江扶犁耕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
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盍何時璞曰下官命盡
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伯曰吾年十三時於
栅塘脫袍與故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
吾刀伯感昔深恩銜淚行法瘞後三日南
洲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
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為
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
軍本姓燕名脩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
○陰山校猎法於清雲真人裝右得玉佩金環○
經石精金光符仙人郭子華張步逵趙叔達
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
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脩木於樹苦
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
遂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
頹然其貌旁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
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

害人周顗庾亮桓溫劉惔共歎文舉雖無腎
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成和元年徵求遁山
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
作亂時人謂文舉遂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
卷温嶠懸屋未嘗見讀之山外人徐凱師事
之

徐譬

徐譬者兵部海鹽人也少有道志能收束邪
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譬召魅即見丈夫著
白俠高屐衣入門譬一叱即成白鼈一旦與
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暮譬不
返明旦尋覓見譬在山上服狹鎌倚而不動
或乃把譬譬有空疑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
任意所欲嘗勸人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
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
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夫左元放
為羊令威為鶴斯並一時之跡耳非永為羊
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矣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父在於東陽谷
口携弟子登崖穴處御六氣守三一冬夏不
改其服顏色日少衿帶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
南征以弟融為大將軍遣人問嘉曰金堅大

強仍乘使者馬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困墮
其衣委棄馬而遁賊林而不言堅又不解更
遣人問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
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
是歲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為金晉部南為火
火能鑠金也嘉尋移高高山蛻長定長安問
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略當得長大怒曰小道
士各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長先使
入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
日嘉使書與長子發長令發嘉及二弟子皆無
○
尸各有竹杖一枚長大多鬚垂手下膝○

冤謀之

冤謀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衆嶽
佹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
日昇天謀之得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
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
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
幼病困不可幸愈從眾二兄終不得活欲依
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
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遠洞明道術年四
十一夜有莫人降投幼水行不弼之道以一
馬轡與幼令幼以轡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
晉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
人間令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
時可還幼曰應往城帽山更受業未有歸期
中表鄰隣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轡水而
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劉憕

劉憕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衆嶽
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
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
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乃密于藥性雍州刺
史劉道產息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
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送廷尉憕後以兩短
巷言與獄吏吏不敢取憕焚之一夜失憕關
鑰如故閤閽門吏行夜得憕還廷尉憕語獄
吏云官尋敕我殞後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
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

王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碁歌笑質聊立斧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洞仙傳

干吉

干吉者琅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為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為客在軍中將士多疫病請吉水歃徼輒差策將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干君耶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東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者當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霍至中漂沒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失尸策大恪恨從此常見吉在共前後策尋為許貢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因

拾鏡大吐貿劇裂而死世中猶有事于君遺者

昌季

昌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撿柴崖崩墮山下尚有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閔之恰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波堵即以角煎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藥治季即愈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每見于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候輒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雙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為立信校尉黃武二年起學道師介琰受黃白術久久能隱形遁迹後居茅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貨易山場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范幼沖

范幼沖者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縫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自飽便上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一旦天降劉文饒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得入太華山文饒名寬弘農人也仕後漢位至司徒太尉視民如赤子恕不形顏口無疾言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馥

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术和雲母後入吳山過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過桐柏真人授之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

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感服其高邁

劉諷字偉惠頴川人也師李圭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枝履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池乃植李彌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合為九宮右保司其常白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來住福鄉之桑下公云此地善可種桑所謂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種桑所謂福鄉之桑可以除災癘

周太賓 墓表茂附

周太賓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姜巴地多韭薤即其種耶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車宴于句曲太賓善鼓琴昔揮獨絃乃彈而八音和以教廩長生孫廣田即登也二人後皆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皋於遠域時乘飆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一開閤幽冥戶靈變玄迹滅

公受服术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道要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

來華陽內為理禁伯主諸水雨官玄賓專談
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
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
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
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
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桐
相諸靈仙亦不能折之自云曾於蓬萊過宋
晨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趙威伯

趙威伯者東都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邢和璞
先生挹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来。
入華陽內為保命丞何圖云吳楚多有得見
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不虛此驗不久其所
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爾聲若衙風之擊
長林衆鳥之群鳴須臾歸雲四集零雨其濛
此疫曷為奏章云今君大尼得過授納靈飛
散方納服之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溫北
伐問以捷不曷云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拄其
鋒溫至坊頭石門不開水涸糧盡為鮮卑所
擒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遂至此
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

樂長治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
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
道

杜昜

杜昜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
輩北郭戲有父老召昜曰此童子有不凡之
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昜早孤事後母至孝
有聞鄉郡三禮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患殺
亂非正一之烈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
子受治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感附焉
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
道法故来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昜每入靜
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
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遣俗歸化如雲十年之
內操米戶數萬晉大傅謝安時為吳興太守。
見黃白光以問昜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
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令陸納世世
臨終而亟患侵瘥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
此疾昜為奏章云今君大尼得過授納靈飛
散方納服之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溫北
伐問以捷不曷云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拄其
鋒溫至坊頭石門不開水涸糧盡為鮮卑所
擒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遂至此
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

問以勝負曷云我不可往往必無功彼不可
來來必覆敗是將軍功命之秋也堅果散敗
盧竦自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曷以白
桓溫竦協東治老木之精術感百姓比當過
挾宮闕然後乃死耳咸安中竦夜半從男女
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間官軍誅
勤溫方數伏後桓沖欲引曷息該爲從事曷
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曾玄孫
方得吾福耳曷曰吾去世後當以假吾法以
破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
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婁馮氏若有災異可
開示子姪勤修德自守隆安中聊聊孫泰以
妖惑陷於及禍延者衆曷恕彌日聚集縱樂
無度勑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
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
於寢不覺尸柔香潔諧道民弟子爲之立碑
謚曰明師笑

扈謙

扈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恥惡衣食好飲
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
搖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魏我藜著下獨
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无
以消天日當作巍我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
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
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
西有養女三四人自料理謙日日送錢三百
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
西旦出見赤蛇盤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
卦易林曰景宅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
象海西曰

嗜飲客隨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
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尋覓經
年忽於蕪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檻用先令隨
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千斗
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卑許有耳大
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算便知
也許氏試依自言算不差一文謙後毋夜亡
謙旦還云因緣盡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
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
手牽引罹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又服石舂辟穀符水
不飢不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赴日發
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韡須臾有兩
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
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因
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
藥忽值仙人使伯真爭五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為
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班柔軟形如小石
處所皆有又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繁陽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
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
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
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
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牀以小
胡盧中出余被惟慳細梅器用陳設服玩無
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
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真
天晚之後聊待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
宗老剋心責己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撓捩避雨於大樹
下忽覺雷公為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當
霽後却合遷韶為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
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
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筆一卷與之曰
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
兄弟五人要雷聲與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
雷五姓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
符致雨咸有殊効雷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
而責之欲加凌辱遷韶於階下大呼雷王一
聲時中早日光猛熾便震霹一聲人皆顛沛
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霑雨澤
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
從官吏被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
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
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千
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
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嗜棠腥不修道
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關水
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
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
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訖即邀
滿川過其家入揵竹徑歷渠塹可十里許即

見門宇靜閑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衆矣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瓚化厨中爾云來日鬻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敞

進士王敞漁經獵史之士也玅玅砲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穀予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鋟其膏而棄其肓矣所有二種之篇釋奇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闇之詣諸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嘯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吟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攫杖棲筇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

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子雖釋仆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也敞委質以師之齋于滻水之濵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离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奉吾宜

近劾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吟陰滋神異鬼滅千歌萬譜皆未決古往今來地日月受而制焉餌之周星疹且療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通中識者痊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摯騃結尾為害尤甚敞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官官也蜀王初篤制邛蜀黎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羅○鎮為郡從玘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濵于死所採懷袖中小蠒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羣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髭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繇之子也雅尚玄微不

務名宜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
煙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
童張異香每見閣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
尹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
於天師為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
再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
功即敕尹真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
景○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
代尹為元中法師焉乙未年閒冬於之說丁
酉年於西川滲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
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
天師進位近為元中法師與令於所說符契
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
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
本經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
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
用傳同好其本麤爛筌抄讀數千遍意不曉
其義理因入秦至隴山下逢一老母髮鬢皆
頂餘髮半無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道
大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
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
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
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類
○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
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
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
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
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
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
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
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
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
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跡識分不同也如佛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又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柚中出一缾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執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磚壁倉人也嘗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敕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巔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高徑荒梗露草霑濕纔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生設食閱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窘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今於所止店中傭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過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玲蓋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潛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彥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磚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賚市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寶臺顧

望群峯森列於地有道士弈棊書童採藥淸
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顧問老人曰此爲
何處也荅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
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擇坐之際有
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
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
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
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
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
見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
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綦布行列
被蔥柔弱其實如梨馨香鬱烈景顧望無人
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崐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
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
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
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綠飾以珠翠張樂而
遊可交立而觀之舫纔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
王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
廓然自開宮殿盤礴樓臺博敌球入門窺之
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綦於堂上
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
而至焉言訖復彈綦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
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
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王華
子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
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
○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
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崐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
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
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
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綠飾以珠翠張樂而
遊可交立而觀之舫纔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登舫見十餘人戴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是纔及地已隆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穀○狀鮮筆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傳授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奏本道切加安邺遂其栖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跨以俟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机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書之發禮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審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

森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悅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

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日方傳祕籙有此真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刻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寫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沖寂既解憩庶下久之烹野蔬藥苗

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祗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是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等師何時當還荅曰及鶴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痡老人喜曰因是常人以大人哻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有少漿可就飲之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願為僕老人曰君世緣未盡不宜住此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裹一幞物大如芙蓉戒無窺閱并視鶴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窺閱其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問徵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路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願為僕老人曰君世緣未盡不宜住此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裹一幞物大如芙蓉戒無窺閱并視鶴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窺閱其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還病
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
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大憩不為市
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
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麪分按之為豆湯
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
余貧病多時既念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
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
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以水漉之悉成牛
肉汲水數餅為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
○
東縑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甚遺遇遒○
者過亦甚矣今請為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
余少有失謫為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
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
常慶慶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為說脩短窮達
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惟淤泥中朱筋
及髮顏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雖足處
穠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
狀踈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
德義極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茆
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
以負累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請酒二升可
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閑欲逃難欣然
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
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
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
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
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
○
階以冒奉傳以申報荅耳即焚香於天尊前○
傳杜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
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
師營衛召命與令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
潘曰可於中堂壘牀為壇設案机焚香恭坐
九州內外吉出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
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
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榻
隱凡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
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諠聒潘

勃然曰我問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
靈官不使傳報答曰職司不宜瞰闕所報益
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
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
來曰吾輕傳真訣已罹譴責師犯污真靈罪
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
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
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啗掌食之後自知已
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朱屑和之
為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
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
粉人以知災祟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
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
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翦疾赴之者
如市十餘年少年復至淹留逾月多詰諸天
方外之事然後剖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
其得尸解之道也

盧鈞

相國虛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
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
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
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揄垣
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
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
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淪
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
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
中解井一粒授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
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
勸立陰功救人惻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遇
○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
解印還京單騎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
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
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寃獄
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
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
十千於徇春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
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
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
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仕清切便善貴盛而後

出鎮漢南之明年己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
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
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
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
十粒授於公曰當事上毒無忽修錬世限既
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
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
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
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
聞者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
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諸帥鄭鄘
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屆於紫極宮王今
待之甚厚又開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
仙苗因出還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
意甚異焉因市其新厚價歌價樵者得金亦
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踵其後以問之樵者徑
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
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

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
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析於樵者曰石氏芳
醑可致不樵者歡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
上煙未絶有小竪立于所樵者勃之曰爾領
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
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竪謂子芝僕
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
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
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實樵者謂子芝曰子已
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朱符置火上聊息間異香滿室有一人碧
堂霞裾紫袍秉笏揖坐樵曰坐引滿而巡
二壺且槖樵者燒一鐵筯以煖紫衣者云子
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
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
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迺神耳
鐵筯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
事弘文館校書郎蘇耽亦寓於中條甚熟跡
跡其後子芝再過樵仙別傳修錬之訣且為
地仙矣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閭丘氏子俱學於師氏又玄性憍率自以門望類而與吾儕學吾雖不語竊窣不愜於心乎清貴而閭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丘黙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泰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層與閭丘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貲產有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路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其罪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危飲之道呼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其後因入長安褰城進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與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叱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縕之家而淩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呼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而意以慙作而卒免

蚍蜉客

蚍蜉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弼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檐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投於靈石店與蚍蜉而蚍蜉破衫蹇衛而來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虯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

梳於牀靖見虯鬚與一道流對飲張熟視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梳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卽者曰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遂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娃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押必可致也客曰望期果至靖詰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遠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衣裹而來神氣揚揚邈與常異客見之默然居末坐氣長心益喜賀既出虯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虯鬚與一道流對飲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對碁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眄煒如也道兄一見愴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奇哉教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弄既出謂虯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入京虯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虯鬚紗巾褐裘扶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也。殆若洞天之會既而舁二十牀以繡帀蓋之去其帀曰此乃大簿鎗避耳皆珍寶貨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為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

助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秦有海賊以
艘船千艘兵十餘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
爲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虵頭成功歸告其妻
乃溼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眞人之興乃天受
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崔希眞 二十

會稽崔希眞嚴冬之日有貧薪老叟立門外
雪中崔竦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
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
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
可乎叟曰大麥四時焉足食之益人勿以豉
不利中疳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綃欲
召畫工爲圖連阻阨寒畫工未至張綃倚于
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掾藥道士
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殆非人世所
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
淮海遇鑒古圖畫者使閱之鑒者曰此稚川
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灞橋
遇賣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
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
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二十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晚晨欲上殿燃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
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秀水石
幽勝或連峯聳天長松夾道或瓊樓縹霧日層
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
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
以一枚授之大如二升器香珍味非世所
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
身雲末或狼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
如是復歸遠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
周遊人間與父母訣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
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荊渚隨船將過洞庭風
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琴山徑登山而
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
路側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
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

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歌窪宂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杳無消息

山學道去復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廊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揖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為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鐘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疰俣暴死者研丹一粒扣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閻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費乃奏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荅徐荅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蜀丹之靈初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蜀色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歌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詫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瞻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雖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投之自容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冏

府見餚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詰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麪湫麪堆鹽積殽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縐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飲甚美問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界平縣界訪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骨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爲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晉氏飢荐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線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樓閣比閭并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逐出宛容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度仲沖雍荆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蔥自成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羊叢室中有書數千卷普通士

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
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即豁然開朗
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
人甚多蠻人驚還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
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
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
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高跡緇褐而潛心
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
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嵋山閒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遠穴之間無所遺焉
偶歌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
挹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
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
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
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異經記相
合然後可往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
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
可戒也悟玄驚歎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
峨嵋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
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
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
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
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
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
玄醉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忝力不
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
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
敢拒命食盡三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
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毛子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
溪上有峭壁此天眞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毛
扣之三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即扣之則
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
無異以毛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
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
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
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
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

女時有仙官遣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无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不知所之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峨眉許日乃還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編介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賤焉稍垂青睞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秩滿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眄費悚息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投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排闥而入超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晡黑或得逢旅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庸地一宵明日卸裝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穩庸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閑于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穩庸入廳後對堂小閑子中既而閉門鎖鍵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箒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饌品奇果香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須臾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得信甚安頓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矣曰費冠卿且喜及

第也今在此耶劉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了一杯酒送閤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賣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與徒徒乘雲而去劉拜歎不已(三十八)

辭鳴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棨以去世劉費願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吏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仲仙靈境也劉以窩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欲維而起謂主人曰某閒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

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災方重旦夕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爲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遒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三十九)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實其書裝寇犯閩方失其所在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傳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閑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書箋青友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而人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閑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翼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

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曩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

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曩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

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曩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

數運冥合暫謫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潔願奉箕帚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墻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曰予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遥遥不絶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閒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翫月公遠曰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曲也

乃密記其聲調旋為冷氣所逼遂復踡銀橋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公遠致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棺視之惟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稱維公延來謁召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公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門衛者皆怪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誑妄若試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澗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部人皆往注視遂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煙如綠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起赫風雨驟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葉基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兒有何解乃各執基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開手累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生力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升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一道士眉鬢俱老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

翠樹光彩奉日院宇數十甯有號至一院扁
鎖嚴固窺之衆花滿牀堂有几杖焚香階下
容問之此院誰何荅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
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
具白廉使李公盡録以報白公公已脫煙埃
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
仙哉

裴澈

裴相名澈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
麗無比裴公因腊登臨此山行數里遲漸幽
阻絶無跋有人儒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之○
下裴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裴公曰此
境小○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庾儒生曰有
道士五六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
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裴公曰某可
公後乃登第累拜相領西蜀節制
○過洞踰嶺抵羅跋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裴。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員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
列有布衣方樂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
數人在廳王君方與談諧會除廁案老携織
路側窘近聽所王君妻令左右止之因附耳
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怪之
少頃案老備言事畢王君將如廁還於戶外裴
老斂衽似有白事曰員外甚好道王君驚曰

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負外酷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工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負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罵之曰君身為朝客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裝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茶酒更進裝老曰負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可驗取一鐵合重二斤分為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裂老解布衫角藥兩丸小於麋粟撚碎於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遂巡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老曰此一兩敵常金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遂辭去同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

伯高第申起居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告去裴老亦不知所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曛黑驢即奔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盖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庶體若蟬蛻瑩然嬰兒之貌每朝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蓂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逸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

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舍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具寫本末上勑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劾之即輟講避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幾錢葉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墾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遠今於觀內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為鑪以大鎚之採懷中取一胡盧寫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插鑪鞭者肩絆小複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撥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搨禮而已老人鬢盡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姬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私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臥

茅

簫以鯨即波一鎮隨之語幾閱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百人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數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

尊

月餘麻婆問之常來爲作瑞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眞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爲請求之盧曰某貧賤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爲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輜軿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奉見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鏤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胡盧生於斐上漸大如兩鮮薤許麻婆以刀剖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但聞波濤之聲逡巡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氷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温暖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胡盧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晶爲墻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諸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落上帝乃索青紙爲宮殿樓閣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愜節香幢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把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把欲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夫色令麻婆速願　遂入胡盧依前聞風雨之聲

至地遂到舊居廬榻儼然時已中夜胡麻葉俱不見矣杞後果爲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而去後李生爲橘子園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竄匿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揚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履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衣弊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恥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積負且攖囚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原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餉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塵筵須臾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粧巷靴李生視盛筵上有朱書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貲貌兼美李生曰某安敢及此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負官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汝斯店內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殺身陷盜也迨晚僕人復御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泊歸頗疑訝爲神仙矣即以拄杖詣波斯店其掌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廬二舅所居將謝之即蒹草原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見顏類廬二舅北李見者復解瑩篋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廬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書之句嘗夢見云仙官追知公所言也李生嘆訝之甚後竟不能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問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爲仙厄運所鍾爲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

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
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
純人乃投一限睫同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
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
頗衆悉非全人或犬或驢馬首偶於橋上見
一老翁騎驢以睫映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
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
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
鶴謝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
非遠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
將妻入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絶而倒雅心
上微暖舁歸客邸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
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祓龍迴去此一
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
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
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
謂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
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墨筆及紙
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嘆之符化飛走聲如
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
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令李公左
右袪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
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
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大
人第二拜云留取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
親賓大集閽鼓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
乃第一符也逐迷門門者數人細言
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
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
第三符也李公釐衣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
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
冕世利蔑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
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
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
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
而卒

裴谷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心惠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自北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遣婢志奉天神何故中遺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節旄鉞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復為太原顛而倒之良久驟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相公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親

傳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親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攻苦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蔵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畢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蛇留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

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眞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
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
記兼復閱見書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
不書事散於野乘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
闕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
三卷冀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諱柄用顯真
仙者哉朝請郎前行澠水縣令兼監榷酤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
文進士擢第著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
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
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為湖州刺史與門
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音唱即志和之
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
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
賞而志和命丹青前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
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
而眞卿與諸賓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眞卿
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
獨坐飲酌吻詠其詞有雲鶴隨設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
驚異舉於水上搖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
猶有傳寫其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大鉾黑
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
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
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
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
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詞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
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耀在
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
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鎖與之繩穿拖行或
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
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者及班白見之

顛狀如故後踏歌滾梁聞於酒樓上乘醉有
雲鶴笙簫聲悠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
帶拍板舞舞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箬巖（巖舊作岩今改正下同）真誥於此亦為
真治巖巖之四有桐山在焉）勤
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
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灌蔬見岸側二小花
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
許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過
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
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拏歸以煮之
而孺子益薪煮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
汁味取啖不已及見根烟以告玄真共取食
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
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
為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
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
客務行陰德為鄉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
緇褐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
餘閒日與王老玄談至酣甚相歡洽俄患惡
瘡徧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
日甚遒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
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
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
逐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髮鬚俱墨而瘡復少
年肌若凝脂王老閭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
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
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爾清冷香美
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
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
適於是祥風忽起練雲如蓋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
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質
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
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俟道華

俟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

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斂衽拜觀
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
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
為擔水汲湯灌足浣衣又洵溷灌園辛苦備
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
華揚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
之於凡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
憎仙人翔然又常好于吏手不釋卷一覽必誦
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有劉天師客
錄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
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
見光於梁上階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
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
無變動謂之庶誰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
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
樹憩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
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常為風狂怒之且甚
適永樂縣令至其公人觀見斫松課訐之衆
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復七
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嘗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
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空奏簫聲良遠華忽
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遠道
俗奔馳瞻禮其書辱道華縣官叩檻流血道
華揚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
知上清官善信院令去尝俄頃雲中仙衆作
樂幡幢隱隱陵雲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盩厔人也世為縣之小吏
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
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隋堤溪經日而出
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
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
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
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
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
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弟同宗姓欲為兄弟
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
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

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
郡齋叅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
上以筌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
上模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
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
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怙於
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咸群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增前湘曰汝
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
亂無已耶宜速去不爾當加誅殛鼠乃迴群
而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海太守聞其事
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
雜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
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湘
與婁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
[illegible]
延史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
使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史速食而起僧
但使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
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閽琴遣士聲主人
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
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
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
下牀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
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史但笑之
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
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登
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
仍聞惡言命延史取紙筆湘笑曰我非
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乃畫一大者近增前湘曰汝
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史捧紙筆湘畫一
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
赶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赶捉白
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
笑求菜致此應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
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及猧皆飛走
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
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
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
容已過日暮知微延史曰祇能舍宿爭會壁
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

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脽適主人夜起燭大照見大驚異堌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復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青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痛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腳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輒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劒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勑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碏

許碏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復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荊襄沈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驛壁題云許碏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常醉吟曰仙翁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間苑花前是醉鄉溺以舟翻王母九霄鸞鶴群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簧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塡溢山谷莫不聆禮歎異焉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容聚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道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閱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簧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塡溢山谷莫不聆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

即滅指人若陳風所吹飄飄然指庭間花草
飄飄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閬州希玄觀
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鹿肉五斤以蒜
薤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
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
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
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
帛求置二三美妻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
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炙樂龍
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
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
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霔雨告足越人大神異
之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
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遂作術飛釘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隣誰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
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步輦欲向之手脚
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拗杖亦自摧折玄白笑
謂德隣曰使君忏悞劉根欲誅罰祖禰也德
隣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
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眞

賀自眞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
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
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
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眞忽飛昇而去
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
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
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五下五色雲屯御
苑前朱頂舞翻迎綽節青鬟歌對駐香輧誰
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
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
州松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
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
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
慕前事登具山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眞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
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

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劒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益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劒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動修無怠劒

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劒丹送於去奢劒乃張天師七星劒丹以石匣藏之一瓶和羊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游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鑄造以剌史而造出陰閒去奢神與劒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於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為去奢服及施人有疾皆愈將麗水縣人葦造因中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

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劒却歸石下爾後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警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綠雲鸞鶴群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軒與幡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慕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

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詣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見一堂獨出忽為惡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小兒獨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駭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當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閹人宮妓呼袷帽君王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客設酒餚樂以宴思邈辭以辭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卧曰山居樂道思真錄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乘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

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攀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清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義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兎陽盧照鄰有時名而深惡疾嗟稟受之不同眛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疣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

此而為焦枯詮發爭面變動爭形推此以及
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
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
人之焦枯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疵贅
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
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
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謂小心也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勝也不
為利迴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類出其道術也不
可勝紀高宗復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商藥
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
然冠帶與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生拜謁問
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
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
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
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
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
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言趣
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
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
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
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
山俄死於蚘女廟前時方夏暑須臾爛生
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
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
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
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過
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
○重玄費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
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生拜謁問
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
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
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
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
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
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言趣
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
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

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禍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于撲落地化為榴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夫道士矣但金榴在地葅之乃集賢院中榴也眾試仙術榴貯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榴也眾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柢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矣并寵命可錄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綃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復發之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茅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奉馬時或負薪以貨薪輒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週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奉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弄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輩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是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奉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寵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歸奉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奉不免更深居其奉復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當遂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

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
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童遣婢
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舉樵轂輕健到家具
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
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
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健身衣樹皮
行疾如風逐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
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躭道術逢道士即
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景甚促
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
益於己古賢皆隱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
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
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
聚觀頗眾人言多有靈效眾中見商目之甚
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
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商頗為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
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
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
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
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
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
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胡麻得九粒藥
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
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暮晝溪之景乃入胡父諸墓居
○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
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字德高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
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
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道士曰能相
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
山瞻與瞻俱讀書瞻栖栖求道無巾裹髽角
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
鄙必不爾則逸於山野倘得第則勞於塵俗

竟不及於鄙也然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
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
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白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
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樊謌之稱俄謫南
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鬢角布衣少
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
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
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
瞻已皓然素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
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暴日之言今四十年
矣瞻登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
選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
弟奈何況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令惟來相別
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閡一
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
行發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
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
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
魯栖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
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
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
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嘗藥飲酒來往無定
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
先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縱行莽馬莫及後
却歸石樓菴竟不復出遂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
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
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
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貞方赴召睿宗問陰
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
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
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
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
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

理國之要也唐宗深實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孝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還

早

篇

多

辭

理

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悟而祕之○故人其得知也由是明望理國四十五年○

必

天

徑

微

年

之

雖

方

初

對

圖

於

也

為

貞

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貞居山修真勤苦年二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王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須去人間儀頃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焉

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宇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貽二十○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眞殿劉處靖學修眞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宮日誦寶藏皆眞文秘訣晝以供役而方遠守一行氣之眼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掌自

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舉名參播於江淮間唐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錡錄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以來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又推尋秦地

將欲荊榛唐柞必當華易作之圖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圖扮聖化啓發蒙昧莫霣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者混於門下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榮陽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韋隱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泰宮教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讓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錬神之妙○

音其餘遊於聖跡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事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適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記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滕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白言我拾大滕洞歸隱潛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遠宇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部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荊南書記早捨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幸勤十餘年傳法籙修真之要復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週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遶遶而來遶綫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故小駐三遍復奏樂金石管絃鞺鞳高越震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數日方採靈藥遠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兜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綦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綦真人在其間師道事之

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闕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遠入水甚淺及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膳日高不起又無火燭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藥及喫鼎復有數箇黃熟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

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粮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餅盤是崖險乃迴已遠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蕎苗而長尺餘嚼之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噀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念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蓁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

黑皆見主人曰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本近

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父憂望師道日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撫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風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于一入見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勵業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守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賀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威也其親時聞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翠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

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類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荅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靈源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王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今爾與我素有道緣是時相見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諺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然梅簫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詎識其涯不期今日邂逅見道君實百生之幸也修通曰并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還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錯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兎上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髮角童

以湯一盥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自袖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遵意欲求住師學未之落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疑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二十九

疑山紫芝在彼見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遵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衆道士驚曰一

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

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衆道士驚曰一

二人放躍乞與師遵共入郁木坑到蒼虎巖

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

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

化衆仙秘要眞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

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

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

成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

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數之以釋疑滯

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

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眞形畫像瞻禮仍自以

嘗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覇江淮間

聞師道名遣冀其道德護於軍旅繼發召止

及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

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

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

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為道遙大師

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正王處

訥楊忠翌汪用眞程守朴曾景宵王可儒崔

○

緯然杜崇真鄧啓迺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

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

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吳荊齊燕梁閩蜀之

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

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

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

禹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

仙今愚是枯骨子孫日過朽腐思避短景希

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

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露露

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為黑情來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真靈所集爽然言別而化弟子瞼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

後數日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鬟角童隨行遣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令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

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倚侶也隱化而往絶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峯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雪晝暮漢或瘧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壽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遣術還元之事及實移鎮淅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實問之驚喜遠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史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鐘鍊白朱砂實掌試之愁有驗其於種本鈞魚若為仙公術也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將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

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竇察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竇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嘗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竇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那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以即歸閭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或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
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者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嗅
輕侮之化作石緥於臺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
值舍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
二〇
下優伶輩一時辭鼓樂自作歷頗合節奏
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
人皆有異香及花細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戚
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
行止船即住爭鳥自隨嚶魚即活撮土畫地
狀山川形勢折茆聚壞變城市人物有人曾
經其境名之以禍亦其盡族實八十三箭
力尤壯女妓百數盖得七七之術復為無辜
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
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
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鵠
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株信歸閭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閩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
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
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
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
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
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遍遊歷名山
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
于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
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
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
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
服鳥裘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雨雪霜中經

日人為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
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
喜復書遷遷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
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
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盡
之所窮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
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
�voice鞋拋向海東邊蓬葉信道無多路只在譚
生柱杖前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
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
壽不食穀常飲酒三斗不醉頹甚恍澤若三十
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
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
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
市門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椀及盆內以沙書
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吐之則飛起高丈餘隱
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
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
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
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疑以術惑於衆
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
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
夏醉睡醒也杜獨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為蘇
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
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獨休曰先君出
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重常來去書齋
中時獨休總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
四十年而裝飾頹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
○
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
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娶家林
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郡人以錢
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獨休敬之
愈甚可雲或與獨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
可雲出口成章屬章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
以繼之後軍亂獨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人
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
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
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

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
魯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
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惜

羊惜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
第解褐真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
州樂安令惜幽棲括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
榮志尚遺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
鼓盆迴為達者今榮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
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
○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
華題後盛咸使匠人整石摸拾驗之乃唐李
陽冰常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
在仙雲洞口橫人問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
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合惟
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
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入委
羽山人莫得見

日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
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
風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
遠遊冠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
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
（雲笈二十六）
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
飛昇猶宣地上修鍊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
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
三升日食百合一益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
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
○
晝夜不已時或以絁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
遍文字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
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
間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
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合惟
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
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入委
羽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傳

墉城集仙錄敘

墉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
墉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傳後仙傳洞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說搜神博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別書事跡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識成真而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舉此蓋愚蒙未達之甚也何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人之友或為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冥冥而雲駢遐邁者則谷希長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書棄籙陰景錄形靈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崑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之例是也況復大洞七棄八棄三圖胎精班符隱芝曲素玉精金液黃水秘符赤樹青英琛剛絳實白羽皇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風化龍餌之而為金為玉復有金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之文華

次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

丹素奏之靈神虎金眞之要飛行之羽超虛
躡空流金之光攝神制逆翱翔則翠羽玄翮
控御則飛蓋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虧毫
髮三十七色之所授漸備羽儀至或降九錫
以騰凌踐七試而眞介資師秘訣證自我心
曆象不能易其堅雷霆不能駭其聽富貴不
能惑其志聲色不能誘其衷此則我命在我
長生自致故古今得者詎可殫論南眞云功
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无已自致不死此之
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飛其
次也○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地蛻○
蟬飛然而沖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又有積
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
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樓獨鍊於已身善行
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極以其權
誠限盡而終鬼神受福者得為善爽之鬼地
司不制鬼錄不書逍遥福鄉逸樂遂志年充
數足得為鬼仙然後昇陰景之中居王者之
秩積功累德亦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
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洪纖在立功而不
休為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勗哉又一
陰一陽道之妙用裁成品物孕育群形生生
不停新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
日照月臨晝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
故木公主於震方金母尊於兌澤男真女仙
之位所治昭然觀夫誥籍之中圖傳所述混
同載錄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
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步之篇元
父玄母以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纂彼衆說
集為一家女仙以金母為尊金母以墉城為
○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目為墉城集仙
錄上經曰男子得道位極於眞君女子得道
位極於元君此傳以金母為主元君次之凡
十卷矣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西王母傳下仁道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
九光龜臺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
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
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
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

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玉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太无毓神玄奥於西方眇莽之中分大道純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毋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隷焉所居宮闕在崑山之春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瑩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既堅天綠臺承雲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盖昭映羽旄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瑶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

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趨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之間已至王母宮矣王母於闕下手盥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實雌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趨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之間已至王母宮矣王母於闕下手盥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實雌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趨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之間已至王母宮矣王母於闕下手盥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實雌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

子126-553

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旃羽
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
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雲
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寶
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爽爽腰分景色之
劒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載太眞晨纓之冠
躡方瑰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奇麗靈
顏絶世眞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牀東向
而坐帝拜跪問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
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菱藥紛若瓊摽精珍
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
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帝曰欲
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
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
八珍之嬴黃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
庭之玉斝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
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
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清音駭空歌
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

賤榮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恣體
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
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擊對奢者
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
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
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
翅之鷄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
若能蕩此衆亂撤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
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
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髣
髴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C
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
遂羈世累刑政乘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
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
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
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
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沉珍溉長
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闕青白分明適
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緑宮黃
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綸吐納六府

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眞要道者也凡人為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靈台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存則生氣去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靈台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存則生氣去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靈台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存則生氣去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

○霜絳雲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玄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

非中仙之所實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逝乃天眞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遺其次藥有千芝之威喜九光西流石髓東滄青鍼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綠草雲童飛于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苟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于

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後使群鬼得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

○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

出八會之書五嶽眞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

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寶開雲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生死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眞激氣太澤玄精天

四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
節信由茲通靈泄隆滅罰實歸長齡徵其慎
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授之王母曰夫始學
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
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
少君可校之爾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
國家授簡長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
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
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
矣昔為太山仙官因沉湎于玉酒失部御之
和論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
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遠東
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樹興土木海內愁怨
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
焉所受之書置於柏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
少君辭形而去東方朔飛者不還巫蠱事起
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
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
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
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
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
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
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
之天皇大帝遣綠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
童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
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
晨大夫石叔門明真人使正一上玄王郎王忠
閤聖君令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王郎王忠
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
接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鈐而
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
食金閼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
為司祿食長瞿僊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
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
天地位為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
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
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
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
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記俱去王母及
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

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
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袁太霄隱
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
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周及
東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與
東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
華存是時三元夫
人喝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
延蓋公子西城眞人王方平太虛眞人南嶽
金閨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
華存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
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與
東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
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周及
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
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袁太元茅眞人於華陽
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眞皆
從王母昇還施臺袁太眞金母師匠萬品校
領群眞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違洞玄躬
朝而受遣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
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
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
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
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
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
號赤帝共工之後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
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己
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
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
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
葛盧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
爲己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
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

上台天老為中台五聖為下台始復奮鼎不
爨而熟迎日推筴以封胡為將以夫人費修
之子為太子用張若隨朋力牧容光龍行倉
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為輔翼戰蚩尤於
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
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
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壬毋遣使披玄狐之
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
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
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
○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
曰蚩尤暴橫姦宄蒸黎四海敖放莫保性命
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
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
之書制祆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
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
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能靈略命魔之劒靈
冠火珮龍戟雲旂翠羽蓋綠轓虬騑虎騎千花
之蓋八鸞之輿羽旄玄罕虹旌玉鉞神仙之
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

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
尤驅魑魅雜禾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應
龍畜水以攻於帝帝畫制之遂滅蚩尤于絶
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
揄冈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
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
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奏法設
教然後珠旨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黄龍下
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
○

傳

梁母

梁母者肝胎人也嫡居無子舍迸旅于十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麤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數至家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

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寃鑒洞於幽元況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建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

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眞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

為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崗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開塚左右兵馬之聲顧之驚散中間其刀匐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

復葬之說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
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奭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頹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女子

李女子者晉永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貞節五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為事李女每與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路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饑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蝸蝨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實瓊英

實瓊英者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當以葬枯骨為事以活死為心故祚及瓊英今行女仙在易遷宮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遍化鍊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實瓊英韓太華李女子並天姿嚴麗儀冕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時山澤以自足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此地傳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常日灑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為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轉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官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華陽含真臺師東華玉妃交服霧氣之道云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久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急難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令為朱陵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劒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婚戲未嘗輕侮於其象前必欵手致敬若有禮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劒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誰設待齋戒亦如指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株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王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太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五行之大體天地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土甚不易也而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本食之本救已勑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勑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府

今且今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實螣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讚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軸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置堂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勤苟或凡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污者營兼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庭迅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宗事雖愚朴之士任暴之夫罔不戰慄競戒肅恭擊鼓知奉其法焉或嫉妒旱潦害稼傷農之處界誠有率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玄旦夕禮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軼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從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痼歷年未愈良弼赴闕竟不果行而加綿篤時吳筠天師遊四明天台蘭亭嵩宛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謁而求救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晨飛因絕粒嚥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忽謂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過往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顛憶妬妒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鍊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耳吾

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宿如其言凡事儉約置其園林間僅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其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者之及舉其尸

則身輕如空穀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脇上有折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嘗言凡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蟬蛇如地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為天仙不居山嶽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期侍

○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躡履徐行奔馬不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湖嶺閒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有神明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

○

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

○

尊像油熨雜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特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泪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她虎鷲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群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脐蠻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慕光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導高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響探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

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為拔之其後每齋前則
衙道藉以獻姑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
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
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罩覆棺上而已明
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煖異香滿於
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
而已忽聞雷震擘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
唯有被覆未開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黃瓜
數日生莖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風
雲變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使覆其事
○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
年庚辰三月乙酉勑道士齋龍璧來禮忽有
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即花姑葬空
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
張景佚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
巳丑以聞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
修香火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
為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闢人住持召仙臺觀
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
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
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
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
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
浮括蒼名山勝實無不周徧多宿巖巒林窟
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為惡僧數輩微詞巧言
姑輒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敎
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奈家雲來不避蛟龍
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遂撤其燭
○僧輩喜以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
一夕皆殞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
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
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
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
通初謂暨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
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
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拜之即
實之才之女也

綠仙姑

纖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子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

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仙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聞貽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黑黃元南渡之後者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徵抑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往南抵交阯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傾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爐而設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劒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超而設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為橋面瀰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闕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于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自東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遺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雲輿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師吾不當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

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與番舅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素之夫人今與南嶽郎君為子矣中間迴鴈峯而為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悵望二客持此合子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逸洞玄

逸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飢餓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絶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

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荅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飼禽鳥於宇內以飼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官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衆笑叟面目黔黑形容枯槁行步傴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神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今於藥囊中自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卷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遽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飼飤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今於藥囊中自

採之洞玄以意於藥叢中取得三丸吏曰此
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
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鏡
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
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吏喜曰汝之至誠
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
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
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
天樂自來迎矣須吏而霽吏不知所之衆女
官奔詣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
嗟○其怪疑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
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
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
更勤篤焉仍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以紀
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
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粮栢葉栢子焚之每
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爾
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
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昇仙觀樓曰紫
陛下言訖再拜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馹
州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
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
吏而霽吏不知所之衆女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
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烟充庭有青童

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
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烟充庭有青童
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洞
州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
陛下言訖再拜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馹
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昇仙觀樓曰紫
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
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爾
更勤篤焉仍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以紀
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
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粮栢葉栢子焚之每
疑然靜坐無所營為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栢
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
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
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
驗聞之固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
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摝得一木像天
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

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民雛地尤甚十喪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桑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桑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賃為摘桑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顧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家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珊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荅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損闕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峯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

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裕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為名永　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幹巧而神異貢於京盧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綠析為三縷染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蘚鳳之像而外列執憧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開一丈径之無三數雨自煎霑香傳之則虬硬不斷順宗皇帝數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舁舉棺覺輕撤其蓋惟舊履而已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盧道遜傳蘇鶚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忽見少年女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餉飯即聚戲焉常矣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曉方散或攜奇果或說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淋隨來衆雖多不以為窄父母閨其言笑疑焉詗來衆雖多不以為窄父母閨其言笑疑焉而伺察之復無所見又疑秩魅所惑詰之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往來或引其遠遊凌空反迴無所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日將夕。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懇問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諭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前露眉後垂至肩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豐瑩潔若氷雪蠐首螓領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智辯明暗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令徐公絢鎮維揚延請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考請留於江都展師敬之禮高士主父愴景正直倜儻疑以為邪詣而

問之奉仙欣然加敎話遺累日主父問所論之理頗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其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未容歸侍縢下遂電留寺中閱巷不知騰口虛譽至有擊香捧燭施寶投金晉然經年莫知窮免而今日遂其修養不拘閉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領之明劾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耳且名之與道兩者孰親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某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編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話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道遠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宮仙闕金樓玉堂脩廡廣庭芝田雲圃神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殿之中羽衛森列嘗奉仙旨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還此勑左右以玉漿一盃見賜飲畢戒曰百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殺人夭汝年壽特宜修絕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巾髻青襟女子則金翹翠寶或三髻雙角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乘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駭羽幢虹節之仗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無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啓四十年間遊淮浙之宛陵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貞正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寡行之要故遠近聽敬凡金寶貨委之於前所施億萬皆棄之去而未嘗顧也雖三淮沸浪四野騰煙棲止自若曾不為患其有擁

衆威悍如孫儒趙宏畢師鐸欲以不正過之陵○之察與童顏雪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液之劾豈能白刃惰之及覩其神貌不覺折腰屈膝仲第之禮後與二女第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啓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棲華宇以居之歲餘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雲鶴異香十七

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飆車迎汝於蒼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室靈風異香雲擾鈞樂奏於其室媽徽亦不知也徽以○

玄同別室修道遽不可親愚姐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犯闕衣纓奔竄所在偷安媽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登用庚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投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流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檝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春申私第去無遠也其官吏遂各散

去而同舟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
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降其
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
終于私第有仙鶴三十六使翔集室宇之上
玄同形質羸瘠狀若生人額中忽然白光一
黙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
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震震之
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
異香雲鶴浹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同寶
奏曰伏聞趙夫人歷遐之日玉貌如生閻先
生歌世之時異香不絶同其羽化錄在仙經
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以媽徵妻薛氏早拋
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秘密之書能採奧旨女
子鉛華之事不撓沖標非絶粒茹芝守真見
素履聖世無爲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
者安得方念益靈禽疊降正能鍊玄髮
重生雷電顯祥雲霞表異天迴而但聞錄竹
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間仙去却歸
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楨乃
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
廷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
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
勤修玄功是致覽奏申奏頗叶殊祥同歸氏
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煥我國朝
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
其住處修金籙道場以眷上玄用伸虔恪者
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道教靈驗記

官觀

宋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張君房奉

真宗皇帝御製敘

夫妙道本於侃成至神彰於不側經誥所以詮其教象官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詞所以達精誠驗徵應之非一明賞罰之無差誠覺悟於蒼黔而彰望於善惡也昭顯者人得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戒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淫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荅影隨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馳帶鄭玄之粹劉蘭之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爲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勿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宇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爲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戒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淫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荅影隨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馳帶鄭玄之粹劉蘭之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爲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勿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宇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

歷代已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貴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匡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郡人避暑暮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財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慮是也

洋州素靈宮靈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為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浸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為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為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又加營飾由是材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為宏壯焉行客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焉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群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蕩然無敢犯者

文錄臺二僧擊敕苦天尊像驗

文錄臺二僧擊敕苦天尊像令於別業讀書焉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筍之具罾羅之屬弋綱置罩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記

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錄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熱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錄見之異常要懼道士曰萬物皆然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錄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舊住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問訊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亳州太清宮老君挂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拈檜葬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濮相增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投規模遍詔薛道衡為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大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株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

道微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
領徒三千餘人徑来欲奪官所據為營壘是
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官內見黑氣自九
井中出良久昏瞪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
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靴水橋斷溷死
水中遂巡閉霽賊黨無子遺矣廣明中黃巢
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遍川迷失行
路又有草賊過地自欲燬毀太清宮迷路乃
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
綢望宮拜香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
中而来周繞城外腥風妻氣聞者頓仆容霅。
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
有神獨無數衛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
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霅賊人懼此神
力解圍而去擧亦散滅潘綢奏云自大冦犯
闕之後群兇誅殄已来大小冦逯前後一十
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
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
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勒旨恐移縣就宮必
多穢瀆縣依舊所宜惟萬年例昇為赤縣仍

降青詞修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三十一而
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
茅嶺之前平陸爽塏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
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甎甓麤蹤跡太玄於其上
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裒衣或三或二亦有
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
小豆緩五六歲遊戲其上遂逕有人送置庭
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
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
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
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
三洞實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
可不擧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
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
之七百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
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
室朝拜存修恐法位高卑有真凡之隔爾

魏夫人壇十僧来毀九遣虎嘗驗
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
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
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出入遊
態其上奇雰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
人乘炬扶杖夜至壇所欲害縁仙姑入其居
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壇
夫人壇皇然有慙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
能動知其靈異奉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
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為虎嘗
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
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速近驚異者

嚴諝掘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
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
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白潭
州井中奮劒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
此井之下蛟螭所宂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
度為民之害後来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

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
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鏁地脉自是鍾
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日後
人壞我柱者城池涂没江波泛溢人皆知之
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綱所
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諝節制江西信誹
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霆大擊江
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内外驚懼諝
方信之楚香告謝而止莊側道院為其所毀
近亦再修矣

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
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
者事賴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
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
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
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黄衣人曰為觀
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荅之間下馬而卒其
觀内有鍾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
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

鍾樓遺跡勝賞併為疑滄矣頃年駕在蓟明
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
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
鐵鑞繫械晝夜不休木纔積埰又却飛去如
是趲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于孫為立
福(未)
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讓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
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墜計數千車功用
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
○
其堵之中搜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
晉內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臾復如前剖穴似有
驅迫之者時聞為物挫擊痛楚之聲但流淚
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荅日又沉困垂命巫
醫殫術略無徵應偶君瞽者筮云求道法救
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
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
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无知犯暴道
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
令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三二

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慁冥官考責鞭捷極
嚴辛楚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有所訴
一家聞之俱為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
焚香祈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廢
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
曰天符有勑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陪填
尚未塞責有十二年報命並宜削奪所連累
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僉按道科凡故意
毀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
陪填百謝罪止一身得不為戒爾
○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皐為成都尹相國
張公之愛壻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猾於
俗張家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
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
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璝緣
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
當富貴無以葛瓌為怠也由是韋有干祿之
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莊奩數十萬
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饑久兩因知友

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鄜守
恭難行在皐率土客甲士鎮軼軍儲以申扈
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
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
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
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閬以
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
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
倚注我璽憊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人
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丈翰之美冠於一
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璜之
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
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發駭久之乃躬詣靈
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擬日修崇作南宮
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
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山下列屯輸貯糗
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
徐層樓焚僧六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
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
命丁卯屬葛璜化也

果州開元觀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奧墟以形勝之美
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
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遣流將於嘉陵江於
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
人云來風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
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
可踏踏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使
一匝曰吾於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
已到未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
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鉤求得梓木千段稍成
三尊殿鍾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
埤甃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大力未足棄而
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
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
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
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
豐足今為曹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雖刀求利
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
閱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
地形顯敞迥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
榮葺風號雨墳日以傾摧相國崔公秉昭常
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
紫氣氤氳祥光四照无登躡之路良久復聆
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陡絶
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
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閣欄摧蹔登不得即
見巨千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搤指未定已登
臺上矣彿相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數
嗳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
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
絶氤氳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
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
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投北都留守到鎮兼
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令駕往遊
用據其志閱潛丘臺不遠遣而觀焉唯古殿
摧殘深草堙翳乃瞻拜天尊見像侍衛宛
若雲所遊覩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攔折板斷
矣復睨金臂及楷書醒然頓寤即前之所夢
也施俸金募工役葺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
之且久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
壇庭門房圖繢丹臒補塑金翠扇不畢備焉
締構之功香花之獻讎為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舟將
將欲解纜迴旨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
圮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
潸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
徑逶延崖巇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
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
仰粹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
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
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
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塑
陳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于
為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講方
勞問相繼旋得金帛宮信於荊帥特創天尊
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禁修之士以居之於是

再徵入掌鈞軸泊厥俗棄世果符夢中之言
歲辰亦無奏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蔚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趨心玄
閫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蓁箔間見奇
光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
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掇記
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遺像暴
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禮
謁○像降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
崇飾焉巨殿森沉飛甍翅赫齋宮講肆月
增修洎入掌綸等居鈞軸樞機少暇前願
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群仙賁翫奏鈞天
廣樂以恣婚遊俄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
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群仙
○或控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
袂騫飛一仙人理首笑曰還畢真宰之願然
後可此來爾既覺着憶真宰修觀之事乃輟
鼎食之資爲締構之費邠帥李尚書侃命都
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審詰
斯夢以爲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群仙者二十
七真也驚其忽忘懇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
矣

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濮真人王方

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舊治既
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爲崇祀名太元中
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葺國朝繼修華
閣翔廬丹楹照日黝荆蜀恃元戎重臣或弭
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窩之
年遭迴峽內時因登眺炷香稽首祝於二真
曰苟使官達粗脫逢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
不十歲擢旋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
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
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
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爲常住本錢常俾繕。
完以奉靈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盩厔
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
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
尹喜靈井老君支葦捌昇天臺晉宋謁板奉
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
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寇
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迎車駕幸扈

翔整厘特陋觀中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
士庶多投觀中靈跡彰然入莫敢犯高祖時
賜號爲宗聖觀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木寺至誠○隱幕諫議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寇非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士使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懇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綃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糊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之光焰如太一天尊眉髮髣髴髮細於圖畫自外之首右肩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有雲蓁天花一十二朵頭光之上有大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

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来之由邑人迎引上岸數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大人眞君賜錢驗 續仙傳附

青城大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禁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寇之色宛如新○

製有村人无知以賦稅所迫微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焚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貴以充稅因驚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依俙向前傳云今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漢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廬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為僧徒所奉為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准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挫擊不壞鍮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

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大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遶遍層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

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擾竊之徒但焚香被髮陳即有響荅有隱情証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遠令對會被喚者見官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鞫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荅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衆之言及於倩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習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訴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無所縻東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墨叢刺肉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遥見黑城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權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辮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劒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閒之中行四五里一无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荅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閑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讀誦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向嗤騰胡可得也既閒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眄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閒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拜稽顙述平生之過頲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大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鋩外射如千萬槍劒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

寫木寶花照曜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
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
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
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
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哉之人首
當其罪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矜
幽苦汝宜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
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
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
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
像東洛關外緱氏輔之問傳寫其本過今開悟
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荊棘之中如曾
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置掛衣縷縈纏及
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
年而終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為馮翊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
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
陀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
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欽祉而至問其故
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逢
迎即回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
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
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敘存沒之事
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
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嗚咽揖邵請去邵未
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恕遽避之小玉即
引於簷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獨
蓋於地化為大鑪水滿火起煙焰逢勃少時
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叉立於
鑪前以叉其妻拋於鑪中號叫痛楚榮久即
爛骨肉分張琴赤大誠以叉挑其骨排於庭
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
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
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
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
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
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
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
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

之像殿上有古本剥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

揚師謨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揚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剔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裏門遂宇壯麗華盛冠絶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杌而坐帳○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備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先天觀東聖祖

敕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幸臯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

式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先天觀東聖祖

院○

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杌而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皇帝常夢為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

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

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
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人
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
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
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
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
如煙衆人睹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求訪
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
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
進高餘一尺天鑒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
所製寫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
埧亦是玉女埧金砂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
君自近年以来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
裕貴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斬山川
祠廟无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黃
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榛徑往果有嵌實懸泉
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
君之狀前有玉童捧拂爐雙鬟高髻後有
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
為請雨還未及州廿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
告足乃鼎葺無隳創為齋宮立碑以紀其事
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小池
植花木松竹遶成勝實光啓年大駕還京光
庭奏置玄元觀冠切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
祝靈驗奏聞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黙門館為客
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
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
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果王則辯博聰
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果則謙
默謹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肖也
雅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果稍狎賴處士忽於
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
之乎成曰甚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
士曰果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

于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殁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之位應感之劫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楚金帛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葬居遷難衣冠及遠近逋流皆投其家谷與極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釋賊忍圖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拜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爲人無敢犯或問群盜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貫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現衰膽唯恐不得令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還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與里尋其舊第已隳拆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

未掌開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刺
縣市中有居第時草寇衆肆起自農畝聚集
山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竄瑩用因據
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十二
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
○在舍中卻回將開門則菅幕施列不敢寇犯
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
之入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
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

問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柏初搆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霧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請何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揚閬見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閬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懇不怠閬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廡之下未審有香燈之薦頒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疳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

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睨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葬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絲為五藏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古本相應藏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藏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聽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綃本出入護持雖秖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蒼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幀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為擄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過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況素无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只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於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繪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遂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謁天師愼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塡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頴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話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躶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舁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

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靡留填納未得解去晉人素亦崇道因與慶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義溢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比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戍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无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所煎鹽至戍亥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穢貧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窮民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李環夢遇天師告梭陵州刺史驗

李環成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勳貴之族不慣平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蒼古觀宇焉環素崇玄教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宇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環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慨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至于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為銘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環未得之矣

謝貞精意巧墜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墜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无破壞而已貞貸工為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墁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堪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劾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劾大獲金帛家業數○豐鶴鳴諸山无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過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幀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瓢依天師劾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瓢師事老君精修介深早佩畢道法籙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勔按天師劾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劾勅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

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疾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睨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无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劾俱葬其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丈下牒將李生領徒發其墓欲以取劾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眠而已顧睨其劾哮吼有聲群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痊之而去不獨劾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錄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頹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老通忽患風癩瘡瘍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力修葺是夕夢一王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隴裝金彩通擔兩龕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與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

上立堂宇居人閭士林卧疾月餘迫將不救
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
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繢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田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
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
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髭眸朱髮袒而
旋諏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
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
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
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
化亦恐是仙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孫者本命屬筍瓚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接
九隴什邡之界在漢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
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
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
於期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幾服之內
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
人每風雨從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

一帙書舉怪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荅曰
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孫我
有容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
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田後山一峯堰
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
容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纔舉一一記之
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
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
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
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
化亦恐是仙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孫者本命屬筍瓚

羅真人降兩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接
九隴什邡之界在漢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
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
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
於期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幾服之內
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
人每風雨從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

青城丈人同葛瓌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裴度
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使本
訪尋草藥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動風自谷
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
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

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歌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官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兩亦立應如是○

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官處處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徵效忽為乞士於堋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贖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事於山觀得真人像輒一幅

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欠明日復來燃炭墨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今歸覲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

嘉州開元觀復同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捍賊驗○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琛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鄉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鄰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祈禱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頴鎮成都壇場不修閒成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璽書分三道而來捄我不備將

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奉濆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元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奉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舉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迫无虛日○

又客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舟三船一巳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无異成都乾元觀在錦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梵暨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侏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无損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赴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充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赴彭州更覩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赴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臣疑北帝祥應

楚王趙臣疑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墨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兀皆震動潛起睜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明睜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搆孽之狀咸勤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

氣之異詰朝乃森應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其香燈閑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煙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駭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汝祖盡得生天自後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

崔書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

姚元崇文精志修老君授經驗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渭南尉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云云

王道珂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晚夕有人祈賽長

垂簾簇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无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契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聽之无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吽忽隨村人擔蒜趁市 驚動數頭眼如火炬衝投入廟堂堵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遶巡却行神兵達其穢臭而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来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衛其身邊彼妖狐擒伏泊擎蒜人拋去道。

一以貫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通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內至二更已来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捉搦叫譟唯言乞命清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槐奔竄入雖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无之聲至明乎喚鄰近居人睹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无妖異竟絶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甚餚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匝縣飢荒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呪經驗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闐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悲輪行秘宇蛆清遠之醫道大有忽一日冒夜来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来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捉搦叫譟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槐奔竄入雖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无

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嫉妒庸儓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閭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整江路陸行進經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整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无擊獻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即備黃籙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惟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遂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遣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溢霖經在案上異香盈空梓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歸

道士郭重光晏玄靈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綃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類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穰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効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縄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枝梧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過怨怨遂欲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東帶鞾足執板趨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

即来飲食都忘夕不眼寢攸攸焉企踵翹足
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
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懼呼踊躍前導
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
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僧道置塡室道
士
夕焚脩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
女
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唒於符下
見一神人介金執劒長可三四寸從符中
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
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来葉房之前立且
定忽吐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
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劒於
頭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捧
驗奕受之數年念逾篤邇稍覺心力開悟因
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
本命日齋潔焚香念
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
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
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
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
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目是兩家契為骨

吉經宿太玄遂言疾在汪濊求之即差籍中
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念憂復請太玄看之
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錄於一屋中安
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
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
士
或兩宿然後迴爾既再往檢現名宇云年三
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
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宇於天曹黃簿
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
姓之弟常崇道慕善言教玅不倦因詣嗣玄受
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性頗得心神
聰爽受之數年念逾篤邇稍覺心力開悟因
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
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
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
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
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
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目是兩家契為骨

冈黄冠把關之前其二衆皆在

趙業受正一籙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捜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讁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官閥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来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爭甚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来云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放去即與童子到官閥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遽於思依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東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過道流而堂殿經廚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十四卷往靈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主佛經名字改天尊為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荅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如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隊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来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闡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来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徧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是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界入山數日方蘇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

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来貨卖求乞
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
數額入道道流以其無賴无人許之是夜時呼
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轉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誦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
看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
呪爲五如来所說經来復加轉讀功效之詞
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太清部明皇
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之
呪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
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陰開元中天師
随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
追者引到謁署之門立於屏外遂巡有官人
着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為帖
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
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録
事巨簡使君初官尚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
得酆都録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

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
曰如此无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
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
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
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
曰當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遂巡頓仆
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
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
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
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
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
随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
追者引到謁署之門立於屏外遂巡有官人
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
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録
事巨簡使君初官尚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
得酆都録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

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
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
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
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忽悲慼精神
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
中良久言曰此有柰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
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
慨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
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遂巡有吏執案
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
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
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
場奮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
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
史也

劉晝戴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者
彭城劉晝戴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者
火不懈多宵庶師少而神氣恬愒每驚魔往
往不悟寧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
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掌腥葷香

大道旅之中亦奉修尚自是无復魘悸矣
冤陷長安在宣揚里禹冤所虜力役勞苦之
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違舒必承之以劒性命
受迫在乎頃刻而寤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
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
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
載之疑為冤所試酹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
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
參差泉壑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
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遶數十里有謁者平冤
衮袖云太帝君令於實宇息息俄賜酒饌仙
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
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閣深嚴層城煥麗金
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
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
上理斗極下統酆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
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聞
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
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

朝謁太帝叩頼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泰事行朝具話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達之感神不遠老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逮近舊邊姚為賊所迫夜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槳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聽掛若百許斤爾日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

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并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關接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聞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温江縣太平觀鑄鐘遺士得遺驗

温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澧僕射鎮蜀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陁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踏領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

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云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郛頃年僧軍誰陳文狀云觀元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和擊之聲不閑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貴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膝入○船出岸皆有傷損龍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

浴裘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裘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

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
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道非錯範所作既
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
有光影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
表進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實應
中鹽座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
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
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
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古鐘厚而重既得
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奏上進
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立捧花座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
鐘上鐘形再殺三成如盤座古鐘之狀於其
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
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相
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跧跡奇巧工甚固細
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
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凡中細而實如腰鼓兩頭圓厚扣
之皆有聲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
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
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倫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
渾厚形如鍾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
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
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
內藏之府庫錦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
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
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
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
外柳韜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
相奇妙乃重裝修作盡頂寶帳以白金香鴨
香龍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
畢李貽命宵為鐫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
老君像宵送山中所刻之處煥然金色禹跡

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鎔勒銘等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耒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棚千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龍金龍道具寶於囊中廢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疑惜○疑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尊師呪○水澆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舁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雩宼驗 雩宼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敺效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扣鐘立有明効至有四徒刑獄推鞫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四徒来於鐘前焚香告誓揆起將擊之際有人押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詔詞宼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宼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子遺矣有理枉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絶古用麟○為鼻以系於簴狀若蟠虬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復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審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

於地下有年矣波不逮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弄白郡守置於閤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泰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惟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

洪州遊惟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勑所鑄一

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

洪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无聲爾嚴怒

州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

捕諸道士皆懼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

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

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

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

大道本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投劒於侍者嚴

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劒髣髴在其前遽釋諸

道士送鐘還觀自陳請進惟焚香致謝迴顧見

持劒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

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

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劒愈疾驗

天師劒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

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

用誅制鬼神降劈光砉昇天之日留劒及都

功印傳於子孫普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

印劒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

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

其劒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

應至十六世天師嘉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

以神劒靈功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

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劒借之

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

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温和守

謙退與物无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

有所言雖論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檯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縅鉼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劒鉼縅得乎此人請劒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為礎熾炭鍵擊盡關于外門人皆股慄俟心戰憂此劒碎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鍵鍛聲絶工人執劒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鉼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磨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頁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劒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鍵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問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遂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躶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曛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漆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燋然數移將廢願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電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

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寇亂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

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言特加寵異自言初居黃膠巷印篆初成而蛮寇突居人奉散藏印於堂屋无中發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存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門有隊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鐘喬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千戈不施寰海克定惟王謙據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禳後周舊臣勳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

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華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刻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噀之曰雨至即愈无煩堅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蹻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丈人受龍蹻真人寡先生受龍蹻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載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尊耳。

五嶽神一月再朝廬中灑水以代聚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益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為五嶽丈人希真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燋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拈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

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劾役鬼神
顯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
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
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大
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
病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劾之其病
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
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
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
永常宜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動於
修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
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
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奉命來所在留滯
必為撝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
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都署行里有如親吏焉
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
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
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鉾武器之屬

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瘥於兩階之下將別去
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動之甚也荅曰某乃本
命神爾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
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瘥無以為憂也
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全忠亦享
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撟都知兵馬指揮使不
到任死以其瘥武器門旗故也

崔國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國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
次馬忽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恕下馬欲
射之馬作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
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為嫁資不告
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已
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
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
亦流淚曰吾為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
瞥目之婢仍復喑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
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
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
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至第三夜圍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

豈可偷盜賴汝夫婦為吾修無上黃籙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圍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雲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叛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雲州刺史到官未幾有黑雲至於廳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像人今吾轉轉罪重寵乃簡勾悲泣懺悔謝過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放父生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天兒比罪報後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救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押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妻惠風勞久未差瘥母曰我兒狂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今貸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貸其婢與婢為計遂矯其母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

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毋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籙蓋歌讚禮願懺悔披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罪婢春紅令瘡療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奉家於晉州羊角山諸禹道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寃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腳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使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兒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烏來衆承嗣心痛不可忍駈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寃魂所為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之後烏烏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寃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敕我母子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寃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尊像莫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沐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泝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

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衆敗如此願賜救護
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
之幽魂咎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既如此何以免
即為發願誦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
見有此瘡嘗是殺生太多宿業
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
夷陵之日寬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
福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
重[C]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慈悲胥標也古○
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
己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通順不
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明祐
杜物命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
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
散領兵卻迴自益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冤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
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
童漁釣弋獵恣教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
人持刀劒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
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
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
疾驚曰未審見有此瘡嘗是殺生太多宿業
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
人一往求問救得一日此疾是殺生害命
述所疾梁迎求救得一日此疾是殺生害命
衆寬所為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
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
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
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
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鼈鳥獸豬羊牛馬
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
化為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
之所殺寬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
人汝罪已除疹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
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隱慕幽境
直至日晚得一日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

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飢餒此有徑路可以還
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
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撲與僕從
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
得一所在撲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證(李幹切)居梓州紫極宮
嘗泝江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辭博
該贍文而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
以祈感通精之速師皆賢相重德慕下盡皆
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其
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浩陵方知基

○蜘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裏閭間自王法
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
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
胃科禁而嚴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崧
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

夫爾俾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莚整蓮洗
爵恭敬以成禮嚴格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
其不勤況感降天真接福祐豈可陵然而
買罪爭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子衆
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崧承命警衆潔己率先

而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颿入座拔其二柱颯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閑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繅絰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況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膠內外坦然明不媿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詩並附

武昌人熊水驗

崔公玄亮奏業崇道雖登龍躬鵠金印銀章實不足以為之榮也實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蓋峯下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翱集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超道之志未之一夕之役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基有徙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役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基畫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犧醪之禮撰詞以告焉其

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休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為災歲荀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況復漂陷為憂倫昏是懼有一於此則棄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慝地租天賦无曠於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祭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擔囊荷橐襁負攜孺若遷於他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遠成其塘八月之後方復摧陷潛為渠川溉田漳焉

徐翥為久旱黃籙齋驗

高平徐翥連水人也田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雁殘小者項有肉柏人見所共驚畏翥初銳意求官騷佚自任下鞏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柏之異悒悒不樂遣遠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撻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翥法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

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寵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怒慈惠者為懦夫以強愎忍酷者為能吏仁惻道息貞正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社此罪瞻此冤泰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靈寶解厄齋救存殁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怯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牧牧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翥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半晡中夜闔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翳勃直

北而來中有三人扣鐐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耆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神仙備禮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倏法害人宜加考誡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耆曰吾不知罪福但恣穹襟法外害人又被究詰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未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不可見赦前罪併除宽恕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遺恩乃飛空而去耆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耆終身高閑不窺綠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飽粒

張郃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蠹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者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貲殖豐

積而疾苦沉痼逾年不瘳齋供像設巫醫符
呪靡不周諮莫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
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
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
羸苶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
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
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
壇之際疾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
既畢道明持紉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
曰請尊師飢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
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
矣乃求衣令扒隱坐而書曰一生錯用心不
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
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絶甚謂今夕死矣尊師
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閑空中有言大帝
(ママ)
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
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
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
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今君
(ママ)
甚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西清涼襟心無復

痛楚但氣稍羸苶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
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
天尊有光一道下照其身今則氣力亦似勝
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而恐其
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留詶更衣扶杖而立良
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撣手
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遽迥
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
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
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
設之製丹机器皿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
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益氣爽神清智識明
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鼬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鼬公幼履艱釁顛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
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荊諸是夕中使揚
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
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
所以魯周馹騎所使奉亦成寐四衢之內師
旅尤斤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

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
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
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衰變是夕
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僧友間自是
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
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
籙道場以希退免命送錢二百萬國幕各二
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詰沖真大師胡紫陽
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
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兒冥官之任
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
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幸皋修黃籙道場驗

南康王幸皋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隅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發為怪異擲石擊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幸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住甚強正早閤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詰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祆妄之言固不可聽幸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

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
箚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勑下之後方復
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
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
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
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持廳日
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往未得原免今居
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
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
之問何故須修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
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
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
消解寃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
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
勑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
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
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爲急
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
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
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違
棄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劾
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
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
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
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矣
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
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爲上矣勿以
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
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
○子復寧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
小子當今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度請
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貴修黃籙道場驗

盧貴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爲道州
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棰楚人
不勝酷死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
舁一大鍍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佛湧數
人上廳擒貴投入鍍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

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
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
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貴延請到
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
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
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
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
詣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
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
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
○之豈可肆彼心胷法外加罰苦毒摧楚害及
亦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
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冤所以彼受其
苦今蒙簿籙謝救彼冤魂既生天冤即解
矣比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
側翩翩上天自此鐘陽永息貴遂捨官入峨
嵋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脫歸莊僕
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几七
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妖豔遲回不
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
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女
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
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舁侍
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嬪媛歡樂彌日移
時令言日以疲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
氣衰寢興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
悲愁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
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峯杜
○太明熱脈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祆疾
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
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
僧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
効勿為驚怛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
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
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凡其婦望而惡之
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麏犬弋獵之具

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今言驚懼投密室中
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廳
犬軍誅樊令言家宅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
此令言所疾日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
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鮮于甫為解冤修貴籙道場驗 出十二 十一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
十七蹔勇多計卑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
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鄧荊襄之間大為劫
奪殺害吾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
手痛疼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
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
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
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冤報教人素報使然也
急詣官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
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
有十餘人或未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
於東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
之欣然歌賠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冤
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雠君

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作玄經聖典開黃籙道
場奏表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
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
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
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
貫廣修宮觀補葺像旌及貧病救厄濟危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實德玄為天符事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實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
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
為艱難欲託船復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
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
三五十里不知可不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
以悶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
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
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
奉天符往揚州追實都水耳聞之極驚請天
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
水使者實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
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

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滅於天捷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未下天符待上章乎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穢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

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谿頗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谿氏怒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但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

冥司罰我生受燔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痛三年求死不得醫藥稱甚廣作功德亦無清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士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冤結除宿報之災惟黃籙道場可以懺救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役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麴線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之罰為大蛇身長丈餘棲山林中晝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記被諸小蟲日夜噆食之謝氏族敬宣不在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敬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噢廣造功德其子夢覺

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嗜食鱗甲血流異常醒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聚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衆極宮通士霍太清曰可修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修奏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蓋令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服衆妻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赦故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劄爪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指中隨驗之物信知生天非譯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修宮宇立碑錄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照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纔年多疾十歲稍延岁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雖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脈濕添請其穢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異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曰投。以黜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黜然復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闕致黜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餌亦設位致響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遂著鳥向下懸鍼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
國相西川節度使垂涕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承十三

道教靈驗記

衡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衡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如俗中之說○

徐六侯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緻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訖於坐倒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諸衆前踶之不去試以杖監齋呼之跪而兩淚每呼名必踶應焉道侶愍之為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焉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得牲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判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

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
便通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勘要占地造宅道
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
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
士問覩地疆界荅云未後生晚長自主覩來
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
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
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
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
指說但處分剌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
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剌史忽入觀行脚
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
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
巡未敢祇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令懸牓
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
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
錢隨閒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墻修
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
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滿貨
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訟沃壤常住體量實主持
道流每減剋隱欺以私於已雖敎門鈐轄官
中舉明必廣贊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
行多獲藏匿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
知罔冒積弊乂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
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
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
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聾瘖躄數歲有
白拳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
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
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請觀中諸
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匿
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
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
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
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
懺謝求乞救宥常住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
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
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

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
死履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
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慇
物之故適爲局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
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
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履此轍也月
餘疼瘡皆愈者相續而死惟健者足稍能履十
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
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捨其幽牢也
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
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相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
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
既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
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國潛欲革命勅鑿斷
山脉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如血天寶末
明皇幸蜀駕入劒門有老人蘇坦迎駕奏曰
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基因李古人名逐爲州
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

乃則天掘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裹藏於山脉斷
處修築復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
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使齎御衣國
信祭山修築剌史蘇遵准詔以近山四鄉百
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遽使如舊山果有
聲如牛

明年諫議大夫李宙奉詔重修其觀及廟
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壺山自
狩巴梁屢昭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
龍州爲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
張士謙王元宥剌史蔚遵銳修之實曆元年
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齎詔祈熙僖宗朝宗子
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綠事參軍與內使高品
王彥忠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
高法道士來道常等開黃籙道場熙山祈福
山亦有牛吼之聲明年誅黃巢復京邑靈應
復　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望縣其後東
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柏皆可
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
徑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濟便於運載所斫材

未捷遽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實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機謝之路既而以賊賄發露爲衆所怨令相國鄆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有玉人長一丈[金玉]所真像存焉化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冬夏盈溢[金玉]左有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冬夏盈溢[金玉]左有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

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金玉]

山二水榮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耕之火燔其材用之餘者爲烏賊華修棲已摧壞官牧其不蠹亦置於木梗之傍既而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置於木梗之傍既而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置於木梗之傍既而有古制門扉堅朽

成都下肆支機石即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
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下肆即今成都
小西門之北橋感寺南巖其觀是也有巖君
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井及支機石存焉太
尉敞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所取
支機一片欲爲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鋤刻之
際忽若風雷震驚起尺咫督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
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
掘其下則風雷震驚起尺咫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
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
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
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局上應鬼宿不宜開
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
記十三
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鎮玄元之像爲節度
使長史韋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
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精
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報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殿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
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
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晝昧之其跡似
黑夜昧之其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
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即先乾雪即先消此
最爲異歷歲年雖鋤剷珠珠其迹常在頃
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殿前微汙其迹所
汙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
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開一尺雖年歲更移
其迹依舊屬雲仙都山溫州仙巖山皆有報
迹或報石上或在平地與此報迹靈應無異。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指山處士孫立畫也乾
符庚子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巳時已畢蟠
拏跳騰者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
鼓波顯爲奇狀燕國公劉景宣因夢神龍降
於玉局遂畫其像顯川王陳公敬瑄潛幷於
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一旦
川境亢旱有一徒步者恃酒臥於龍前幷攔

之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爲以大石擊盡龍之脚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

○青城絶頂上清宮天池驗

青城絶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官之下東南十步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春遊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霪無人汲水水亦不赤或人所汙徹立致○

○竭焉頃因遊檀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登山令以桉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即涸數月經雨克平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考昔黃帝命寧君爲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盧中瀉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下陰晴即無晝夜凡六時瀉水故號六時水焉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側石爲六角池圍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注香

執鑪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撮明皇真碑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爲佛院其水遂絶半歲餘僧爲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酺入山聞鄉閭所說芟薙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不絶

葛璜化丁東水驗

葛璜化周回巖巒左右嵌宂地靈境秀迥絶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碾○泉深在谷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窾中積而不溢加久旱不竭人或污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堆詔投龍郡縣奉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污觸其水者頃刻乃竭

安公與道流頗爲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消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鎮市之民衆遊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之上鑿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涯蜀王討東川之年軍士於歲鶴翔必致於年豐鹿鳴必致於嘉賓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槃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噓氣賁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進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簷下鑄道場未撤門纂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其即近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纂未移其不敢輒還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坼門纂其神見形媿謝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仙都山陰君洞驗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尺其上鏨鳥獸花卉文理纖工織鏤極固泯然無毫釐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也真人丹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

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遑迫戚所嗷之大
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閑有真
人石函笑謂官屬曰幸坦平之詐見矣即詣
觀睹果函使破其鍰道士白曰真人有遺敎落
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
十三
怒曰君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
鍰而堅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
之轆轤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
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
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
○
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鍰如舊崔既歸郡是
夜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且賀崔謂
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審知神仙之事無何開
閫尹眞人石函果有紫衣吏直至寢門曰
我實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
矣始聞甚懼既聞甚憧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
里至一官署其宴宮即故相呂公諱也謂吾
君之棲壽果如何哉即召吏案吾名籍吏曰
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奉上帝命削
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
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
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自
已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
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一
十三
年假職俟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
即爲吏所導遷郡麾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
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視其尸現神翕然相
合即蘇爲閫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麾使
崔即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崔寧
○
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詹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
道自山門漸遷就高深峯窅之地每居作一
麤牀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
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麤牀已在山
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闊三尺
次作第二麤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
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
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

延慶縣令王翺令人強取藥曰行未及縣王翺家舉二十餘口悉皆沒溺萬壽一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拯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十五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集爲 十五
而靡不爲是以現簡瑞函委敎實訓雲童風
筭感演秘文標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
博利伏助洪鈞爲善敎之筌蹄道合靈之耳
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真詮潛資庶
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太清寧語金閒真符素有前徵播於別錄其
或洗心誠誦結念奉持固可却殃蹲邪驅和
致壽類義圖之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
枖不逢魑魅會慶山災於六極集戩穀於百祥
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敘列所期寰海共
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
餘景福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
家道艱竭親屬二十餘口悉皆飢餒及并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
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遂往漢州投託親知
行至新都縣覓日色猶早乃更前去殆至昏
黑無處止息遥見西山之下隔播似有人居
茅齋四向園林森整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
丈子出年纔及笄容貌端麗萬壽問曰君是
何人因何至此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
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
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婿非人也
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唉
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即新都縣藍淀行內王
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擒至此無由歸得萬壽
曰未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
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爲娘子通報本家令知
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廈中以
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
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
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鏘旗旛蔽耀入於
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鈐轄之聲雷吼逵
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竊聞語萬壽曰我

王與群鬼聽矣然王問妾云適來惠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速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逐吾至大鐵圍山吾奔進窟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之豈是有術人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耶為妾言之萬壽曰某無所能適但至心容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容靡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讀默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面尋覓絕無影響但聞香風飄颺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萬四即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子126-638